长篇小说

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

朝鲜·平壤

1982

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

第　一　章

一

不论朝哪儿看，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墨绿色的林海。

宛如几百万大军高举着的矛尖冲天而起的常绿树林，逶迤起伏地漫向四方，绵延千里，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覆盖在树顶上的白雪，好象凝在矛尖上的寒光，更给这庄严的气象增添了几分威严。

行色匆匆的冬天的太阳，从一清早起就在林海上面勤奋地游泳，可是刚过晌午不久，就已经精疲力尽，似乎放弃了要游过林海的念头，在远方西头树林边上失去了光辉，变成一块黑红的火炭，渐渐地倾斜了。

不知从哪儿，不时传来犹如野兽怒吼般的“呜呜”的声响，又卷起一阵云团似的风雪刮过林海。太阳好象显出惶恐不安的样子，把自己的光芒藏到雪雾里去了，然而，林海却象大海一样威严地浩浩荡荡地翻腾起来。

在风雪掠过的天边，光线越来越暗淡的太阳，好象屈服于某种威严似的，不安地悬在空中，光景显得十分凄怆，甚至令人担心它会不会就那么挂在天边冷却了。

这也难怪，这块性情粗暴的土地上的严寒，连日在零下四十

度内外起起落落。就连那些以林为家的飞禽走兽，在这个季节里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不用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就连一声鸣叫也听不见。据说，号称北国之王的老虎，在这十冬腊月，也只能深深地躲在洞里躺着，饿着肚子，以忧郁的眼睛望着风雪呼啸的山川。

没有在这个凶猛的冬天面前屈服的，只有树林和人。这块土地上的树林，就象它的外貌一样，天生性格刚强而又有骨气。也许残酷的北国的冬季，要比炎热的夏天和和煦的春日更合乎它的天性。然而，人们在和冬天搏斗，以争取生存。

梦想一下子发大财的采伐业者，正是要在这隆冬季节尽力伐树，把原木码起来，等待山沟里溢满桃花水的春天。到了那时，每一道溪谷里漂流的就不是木筏，而是黄金了。

贫穷的人们，在这饥肠辘辘，严寒又无情地袭来的十冬腊月，为了维持生计，仍得进山砍树。

于是，在那乍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有任何生命活着的北方的千里林海之中，就这样出现了无数的林场，响起了一片丁丁东东砍伐树木的斧声。

德山木材所，座落在这片林海东头边上的一条山谷里。

在这个林场上，太阳也西斜了。

时令已经过了冬至，本来就很淡薄的日光，越发清冷起来，在那舒缓起伏的山谷和峰峦的树梢，染上了一层宛如淡紫色的烟雾似的朦胧的晚霞。白天，这里天气干冷，没有一丝风，可是太阳一西斜，就起了小风，树木梢头也开始轻轻地摇动了。

这当儿，林场正干得一片火热。

往常，一到这个时候，散在山谷里的采伐场、贮木场和爬犁道上，就响起林场监工们的吆喝声，整个林场闹得象是翻了锅似的。可是，今天与往常不同，显得特别有生气。

分布在山谷两侧的山坡上的林场，回荡着咚咚的斧声，在一

片斧声之中还传来“嗞啦嗞啦”的尖利的锯子声。这强烈的声响，好象要把整个林场给锯断似的。这时，四面八方就有一些高大的树顶浮动起来，划着天空转了一阵，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倒在地上，那里霎时便腾起一股濛濛的雪雾。

谷底的牛爬犁道上和贮木场上，传来了萧萧的马嘶声和凄凉的牛叫声，更远的地方，传来了贮木工们拖木头的号子声和运木工们的“吭唷”声。这一切，更增添了日落时分的林场情趣。

要是在往日，监工们再怎样大声吆喝，也没法叫整天被苦役折磨够了的伐木工们加紧干活。可现在月尾眼看就要到了，就是监工们不特别使厉害，伐木工们也会自动勒紧腰带，拼命想多砍一些和多运一些。越是靠近拿不到几分钱的月底，对故乡饥寒交迫的年老父母和可怜的妻子的令人断肠的怀念，也就越是朝他们的心里钻。他们想尽量给家里多寄一点钱，这种急切的愿望使他们勒紧腰带加紧干活，就连在锅伙里吃的那么一点不象样的饭食，每天也要省下一两顿。

尽管这样，可是监工们生成了这副习性，今天还是没来由地在各个林场上乱闯，大呼小叫。

在幽谷深处的伐木场的树林里，一个小伙子两只脚埋在没膝深的雪堆里直挺挺地站着，使劲地砍着长得象披了铁甲似的、坚硬的、一抱多粗的树干底部。

寒风，象刀刮一样，在地上卷起雪尘吹过，可是小伙子却把棉袄连同罩在上面的坎肩一起脱下来，往雪地上一扔，只穿一件麻布衫抡起斧子砍树。一道道的汗水从他那紫铜色的脸上流到一条条肌肉象波浪一样凸起的粗脖子上，宽大结实的肩头和胸脯上。

小伙子把雪亮的斧子举到头顶上，“嗯”的从丹田里发出吼声，往下一砍，“当”的一响，斧刃就深深地楔进早已砍掉了一半的树干，几乎看不见斧背了。这时，巴掌大的木屑向四外迸飞，高高

的树梢哗哗一抖，簌簌地把白雪抖落下来，甩在青年的头上。这个汗水淋淋的青年，好象感到这样反而凉爽似的，连理也不理地又"嗯"了一声，把斧头抡到头顶上。他紧闭着的厚厚的大嘴唇上毛茸茸的，看样子是个刚交二十岁的小伙子。

他这样砍了一气，突然把斧子放在一旁，走到大树跟前，用变得象雪团子一样的脚，"当当"地往树根踢了两下，然后把宽大结实的肩头朝树干上一顶，撑开两腿，悄悄地使上一股劲儿。突然"咯巴咯巴"一阵响，高高的树顶一歪，树身便滴溜溜地向侧面扭过去了。

他紧咬着厚厚的嘴唇，"吭吭"地使劲，壮实的脖子上咽骨高高地凸出来。大树发出嘎啦啦的声响整个儿倒下了。

"树倒了！"小伙子喊着。他那粗壮的身体敏捷地从树底下闪开。正在往下倒的大树，把旁边的树枝砸得咔嚓咔嚓响，扬起一阵雪雾，终于"通"的一声，无力地倒在地上。

小伙子把绾起袖子的如同两条铁棍的胳膊往腰上一叉，望着这种情景，咧开嘴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

"嘿，我叫它累得好苦！……"他嘟囔着，又从雪地里把斧子拿起来，蹒跚地走到倒了的大树旁边。

"喂——甲龙，你又放倒一棵？这是第几棵啦？"

有谁在那头左边的树林里喊道。

小伙子回过头朝那头望了望。在不远的树林里的大树底下，有一个后脑勺上扣着一顶毛蓬蓬的狗皮帽的身材颀长的小伙子，手里拿着斧头，正朝他这头微张着嘴笑。他面前的那棵树根部也砍掉一半多了。这头的小伙子只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咱就干到这儿，开始拾掇吧。我把这家伙放倒也就行啦！……"

那个小伙子把斧子一举，喊道。站在这头名叫甲龙的年轻人，仍然只是点点头，走到砍倒的大树跟前，喊喳咔喳，不大一会儿

就去掉了树头，把上上下下的枝枝桠桠砍个精光，修出一根溜直的圆木来。然后，手里照旧攥着斧头，瞅了瞅头顶上。他看了一阵从交织如网的树枝的缝隙透进来的稀疏的阳光，深陷的眼里掠过一种决心要干什么的坚定的光芒。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大步走向离他几步远的两三抱粗的大树，往手心吐了两口唾沫，两手攥起斧子就砍了起来。砍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又突然把举起的斧子停在头顶上，留心地朝山梁那面看了看。尽管前面有一片低矮的灌木丛遮着看不清楚，但那边分明传来了一个人在"吭吭"地使劲儿的声音。他把举着的斧子用力朝树根上一砍，踩着积雪，朝山梁那头走去。

绕过灌木丛，前头还有个年轻人，两脚撑在雪地里，正在跟树拼命，想把快砍断的大树放倒。名叫甲龙的青年快步走上去，不声不响地同那个蹬着地推大树的青年站在一起，把肩头顶在大树干上。这时，推树的青年把头转了过来，只见他努劲儿努得发红的清秀的脸上，流下一道道汗水。

"没关系！"

他不自然地笑着说。

"推吧！"

去帮忙的青年这样说了一句，就用宽大结实的肩膀扎扎实实地顶住树干。两个人同时使劲儿，大树就"嘎吱吱"地响着倒下了。

"万植，打掉树杈子，歇一会儿吧，快收工啦……"

去帮忙的青年，不露声色地说。也许是他的胖脸本来就不善于表现内心的感情，但他那和善的闪光的小眼睛和说话的口气，却透露出一种亲切的情意。

"嗯，我不要紧，你先下山吧！"

名叫万植的青年显出一副歉疚的神情。

去帮忙的青年又踩着积雪走回来，抡起斧子，"当当"地继续

砍树。

这三个年轻人是从离这儿有一百多里的南阳村来的。今天他们也同往常一样，在一天的末尾最吃累的时候，你帮我我帮你地把活儿赶完。

没过多久，山谷里突然罩上了一层黑糊糊的暮霭。座落在舒缓地伸向山谷尽头、树木被剃个精光变得象“和尚头”一样光秃秃的矮山脚下的工地办公室原木房的屋檐下，便有人影晃动，接着“丁当丁当”地传来一阵无力的钟声。

钟声的余音还没有消失，林场上喧腾的噪音就停止了。没过多久，在隐隐约约地从笼罩着一层雾霭般阴暗的谷底浮现出来的车道上，就远远地看见了收工的人伕、牛车和马爬犁等稀稀拉拉地连成一串儿往回走的影子。嘟嘟囔囔的说话声，悠闲的马铃声，间或传来的精疲力尽的凄凉的牛叫声，更增添了突然平静下来的林场上的岑寂感。

很快地，人伕的影子就看不见了，铃声也消失了。这么一来，林场就好象沉没在静寂里，而弥漫在山谷中的暮霭也越来越浓了。向远方谷口逐渐扩展开来的谷地上，有一座山村，村中象竖直了的筷子似的细细的烟囱里，正冒出一股股袅袅的蓝烟。

这三个来自南阳村的年轻人，在山沟尽头的伐木场上干活，等监工检完了尺才收工，所以比别的伐木工晚一步走出林场。他们前前后后地朝着炊烟蒙蒙的谷地上的锅伙村走去。

整个冬天用马爬犁和牛爬犁运原木的坡道，轧得结结实实，象冰盘一样光滑。小伙子们在没膝深的大雪里砍了一天树，裤腿上沾满了泥和雪，冻了一层又一层，硬得象狗皮，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

大高个、大骨棒、肩宽腰粗的铁三，肩上扛着斧头，迈开大长腿噌噌地走在前头，鼻子里哼着歌：

梧桐树在风雨中哀哀啼哭的夜晚，
亲爱的朋友离开了我的身边。

每当他向前迈步的时候，披在肩上的狗皮坎肩的前襟就一掀一掀地飘动。

崔甲龙在离铁三不远的地方走着。他个子不算高大，身上只穿着一套粗麻布罩衣，可是看上去身板非常壮实。他腰里紧紧地系着根草绳，腰后别了一把斧头，两手拢在胸前，交叉地伸进粗麻布罩衣的袖筒里，缩着身子慢悠悠地跟在铁三后头，模样显得很憨厚，竟不象刚才那个劲头十足地砍树放树的人了。他低着象青栗苞一样蓬松松的头走着，有时脸也不抬地用凹陷的眼睛望望前面。看神情，好象在专心地想着什么。天气这么冷，他还是光着头，脸色依然是红红的。

走在甲龙旁边的是万植。

他就是那个因推不倒砍断的大树而拼命使劲的青年，个头跟甲龙差不多，身上虽然穿着大棉袄，可身材还是显得细长，脸长得很俊秀。他昂起头望着远处的山谷。山谷对面的山顶上渐渐消敛的霞光，把天的一角染红了巴掌大那么一块。在万植的那一对灵敏多情的好象姑娘的眸子一样明亮的眼睛里，隐约含着某种凄凉的神情。

他们三个人这样不慌不忙地走了一阵。

甲龙还是满脸愁容低着头走路。他脚上的草鞋，整天在雪和泥里打滚，冻了一层又一层，变得有枕头那么大，走起路来，就象林场监工穿的长筒皮靴一样，"橐橐橐"直响。

这会儿，他正一门心思地想心事。他们三个从南阳村来的时候，讲好了的在林场上做工的日期也只剩五天了。甲龙还没有打定主意，五天后是不是跟伙伴们一起回家去。

甲龙本来就沉默寡言，不轻易谈自己的心事。他虽然没有对

伙伴们露出过这种情绪，可是一连几天心里总嘀咕着这件事，到如今还没有打定主意怎么办。父亲、锦顺，还有姐姐，他们大概都眼巴巴地在等着了。前几天，家乡来的人捎来了父亲的口信，说那活儿挣不到几个钱，干脆回家算了。听说最近还有人被大木砸伤了。不要想别的，马上回家。喜事嘛，家里无论如何总会办的，别为这事操心。口气十分恳切。又说，听说林场伤了人的消息，锦顺每天都背着人到村前的岗顶上，望着远方的天空叹气。万植和铁三在旁边听到了这个口信，也劝他干满期就跟他们一起回去。当时，甲龙只是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心里并没有打定回家的主意。

甲龙心里翻来复去地笨拙地打着小九九，左算右算地算计了半天，能到手的至多不过是一张五元钱的票子！就连这个也还没有十分把握。他原以为能挣到十块钱了，结果却弄成这号样子！想到在林场上遭的罪，真把人气死了。他们刚来到这儿，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尽吃"黄鼠狼"监工的亏。这家伙在量砍倒的树的尺寸时，欺这三个小伙子老实，耍了不少花招儿。他不是既量大头儿又量小头儿来计算平均直径，而是光量细小的一头。他的这种花招儿耍了约摸半个月才被林场的老木把老朴头知道了，给纠正过来。现在，就是大致算算，光是在这个上头就硬叫监工给卡了三块钱，还有一件冤枉事，那就是饭费。一顿只给一碗发霉的小米饭和一碗盐水汤，一天要出二角五分钱。如果到镇上去，一天有个一角五分钱就能吃到比这好得多的饭食。在这个上头，又被刮去了两三块钱。这样看来，一个月就被他们刮走了整整一笔钱、五块钱！要是把这笔钱也算上，一个月挣的就有十多圆。有这么一笔钱，就不必犹豫五天后要不要回家，干脆一口气跑回去，把钱塞到父亲手里。去年，父亲为给他娶媳妇的事，愁了一秋一冬呢。要是能把这钱交到父亲手里，为这发愁的父亲，他那脸上的皱纹也就会舒展开来了。这模样现在好象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

眼前。

这么一想，他越发舍不得被刮走的钱了，就象把捕到手的鸟儿给放跑了一样。但是，他没处去申这个冤!

甲龙感到十分惋惜,呼了一口憋在心里的闷气,想开了心思。

怎么办呢，是不是照父亲的说法就带着五块钱回去?要不,离办喜事的日子还有个把月，再挣一个月的钱回去?

甲龙还没有走出几步远，心里就动摇了。因为坐在灶间屋的炕沿上，通宵抽着很辣的旱烟，为儿子的安全担惊受怕的父亲的白头在他的眼前晃动。对甲龙来说，林场劳动并不象父亲所担心的那样劳苦和危险。他是一个有着与众不同的健壮的身体和坚强意志的青年。如果需要的话，即使是比现在艰苦和危险十倍、百倍的事，他也有信心去干!

使他犹豫的并非是自己要不要再做一个月的苦工，而是怕因此而给父亲带来忧愁和痛苦。对他来说,只要是让父亲犯愁的事,哪怕是针鼻儿大的,也是忍受不了的。这固然是因为他禀性善良、感情真挚，但同时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儿子，在含着奶头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一直在父亲的怀抱里长大，除了父亲的怀抱便什么也不知道。对这，南阳村的人自不用说，就是附近一带的人，也无不啧啧称赞,说他们是沈瞎子①一样的父亲,沈清②一样的儿子!做父亲的，平生过着痛苦的鳏夫生活,一直到老,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儿子。做儿子的，打懂事到今天，一次也没有违拗过父亲的意愿，一次也没干过让父亲操心的事。

单拿今年甲龙要办喜事这件事来说，就有过与别人不同的波

---

①②——沈瞎子和沈清是古典小说《沈清传》的主要人物。沈瞎子抱着失去母亲的幼女，挨家讨奶，养大了女儿。对父亲一片孝心的沈清，听到只要向佛爷许愿布施三百石白米，就能使盲父重见光明的话，便把自己卖给船商作生祭水神的牺牲品。——译者注

折。原来，父亲从去年起就准备让甲龙成亲，可是甲龙却另有自己的想法。这当然不是他有意要去违拗父亲的心愿，也不是不喜欢锦顺。说起来，他是觉得村里象万植和铁三那样十九、二十岁的伙伴中间，自己一个人首先忙着娶媳妇太难为情，然而甲龙也还不是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违拗父亲的心愿的人。去春是父亲的花甲之庆。甲龙是不会先想到自己办喜事，而不替父亲做寿的。所以他就跟姐姐甲女商量，打算把婚期推迟一、二年，等收了秋做一套白棉布衣服，摆上一桌饭菜，再酿一缸土黄酒，然后把村里的老人们请来，给父亲做寿。

但是刻薄的岁月，既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也没有成全儿子的诚心。去年的收成特别坏，而地主仍象往年一样收租，加上官厅的苛捐杂税，什么地税啦，户税啦，山林税啦，杂赋金啦，区长俸米啦，等等，用各色各样的名目搜刮，把粮食全都刮光了。这么一来，不用说娶媳妇，就连糊嘴也很困难。因此，在第二年春天，也就是今年春天，到地主许区长那里借了对半利的粮食，才勉强糊口活命。

父亲和儿子，都没能使自己恳切的愿望发出芽来，只好把它埋在心里，又辛勤地种了一年庄稼，专等秋收。可是，今年的秋天也没有使他们父子俩的心愿得到满足。庄稼勉强是个平常年成，交了例年的税，还了今春吃的对半利的谷，就只剩下刚过冬的粮食了。父亲去找许区长，苦苦地求他答应缓一年还债，可是没有用处。

不过，父亲管父亲，儿子管儿子，都各自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今年实现隔年的愿望。

收秋之后，差不多夜夜手拿着烟袋睁着眼睛到天亮的父亲，有一天把儿子女儿喊到身边，说：

“我跟亲家商量过了，得马上定个日子办喜事。”

甲龙只是圆睁眼睛瞅着父亲，半天开不了腔。父亲的态度是

非常坚决的。甲龙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回头看了看姐姐。姐姐也是一副惶恐不安的表情。甲龙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违拗过父亲的话。惟独这一次，没有恭顺地说出一个“是”字来。他正为难的时候，姐姐靠坐到父亲的面前，说：

“爹，甲龙的喜事明年办吧，今年先替你做花甲。我和甲龙早就这样打算过了……”

没等姐姐把话说完，父亲就霍地蹦了起来：

“你胡说些什么？花甲，什么倒霉的花甲？你妈在世的话倒还罢了，我一个人活到老，有什么功劳，要你们替我摆花甲酒？往后，再也别提花甲的话！我这就去择个日子。你也不要想别的，先把我冬天的衣服收拾一下，我要到林场去挣它两三个月钱，做一套衣裳给新媳妇穿，哪怕是人造丝的！”

父亲根本不给她再说话的机会，说完就走了出去。

姐弟俩长了这么大，头一次看到父亲这么坚决强硬，不禁怔得呆呆地坐了一阵。但是，甲龙觉得唯有这一次他是不能听从父亲的话的。不给世上独一无二的父亲做寿，自己先娶媳妇，怎么想都不合乎做儿子的道理。姐姐也是跟他一样的想法。他俩商量好，等父亲回来，再由姐姐去向父亲好好地谈谈他们的恳切的心情。

甲龙在上屋枕着木枕躺着，等父亲回来，左等右等，直等到夜深父亲才回来。灶间屋长时间地传来了姐姐和父亲压低嗓门谈话的声音。不一会，话声停了，隔扇门一开，姐姐走了进来。甲龙猛地坐起，甲女坐在弟弟的身边，犹豫了一会儿，紧紧地握着甲龙的手，开口说道：

“甲龙！”

“姐，谈得怎么样？”

甲龙凑到姐姐身边，等着回答。不知为什么，对着他看的姐姐的眼睛，好象被泪水润湿了，他不禁有些不安起来。

“反正，我看还是应当听爹的。”

“呃，那就不替爹做寿了？”

甲龙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咳，小点声，下屋里听得见的！甲龙，爹说，他就是指望你这么一个儿子，才苦撑苦挨地对付着活到今天。现在，他的最后一桩心事，就是给你娶个媳妇，给你成亲以后，他就是马上闭上眼睛，也无遗恨了。所以，他叫我好好地劝劝你，让你回心转意。”

“喜事非在今年办不可吗？明年也可以办，后年也可以办嘛。爹的六十大寿，今年不办，拖到什么时候去办呢？”

甲龙听了姐姐的话，这才感到自己娶媳妇的事竟然是父亲如此看重的平生宿愿，因此也就觉得心里有个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压着似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这样说了。

“甲龙，再不要让爹难过了。”

姐姐接着说：

“甲龙，你也看到了吧，打去年起爹的头发白得多了，今年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又加上咳嗽和气喘，还能活几年呢？我一面望着爹爹，一面听他说话，实在不忍心违拗他的心愿。想到爹为了养活咱姐弟俩累弯了腰，为咱俩操心，头发都变白了，我就……”

姐姐的眼里汪满了泪水。

“姐，你说的什么呀？”

甲龙感到心扑通一下沉了下去。下屋传来了父亲咳咳咔咔的咳嗽声。在他的眼前又清晰地浮现出这几年突然苍老、气竭力衰的父亲的苍苍的白发、憔悴的面容和弯曲的脊背。

考虑衰老和死亡，甲龙还太年轻。何况直到今天，他从没有把衰老和死亡同父亲联系起来想过。而且也不能这样想。父亲怎么会去世呢？天可以塌下来，地可以陷下去，唯有父亲去世的事是不可想象的。

可是，突然听到了姐姐的话，父亲那衰老的容貌就格外令人痛心地浮现在眼前，同时，父亲有可能去世这样一个异常严重、异常寒心的念头，也就象追在眼前的现实一样，紧绞着他的胸膛钻进心窝里来了。

真是令人焦躁、气忿和冤枉的事！此刻，如果那个使父亲的头发变白、脊背变弯的凶恶的家伙出现在眼前，他真恨不得象枪子儿一样扑过去，把他打倒。但那凶恶的东西，却是既没有形体，也没有声息的无情的岁月！

对他来说，能够减少父亲白发的现实的道路是，只有从现在起就不让父亲犯愁，少让父亲吃苦，尽量让父亲多活几年，在晚年能够享到人生的乐趣。

这样，办喜事的日子就定在腊月三十了，而甲龙则屁股后头别着一把斧子，代替父亲跟伙伴们一起上林场来了。

正因为甲龙有着这样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所以决定是不是留在林场多做一个月的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他一想到再干一个月回去，眼前就浮现出因为惦念儿子而不能入眠的白发苍苍的父亲，而一想到干脆回家去，耳边就响起父亲叹息的声音："要是不能给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娶来的儿媳妇腰上系上一幅人造丝，我死了，怎么能瞑目呢？"

甲龙一边走，一边反复想着从三天前就一直在心里苦思冥想、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的问题。然而，当他随着两个伙伴走下林场的山坡快到谷底的时候，忽然想出一个好主意来。

他决定顺路到现场办公室去先算算帐，能拿到五块钱，就打算回去。姐姐说过，有五块钱，就能买一件人造丝的衣料了。要是不够，就只能留下来再干一个月。他觉得留在山上可能会让父亲操心，不过这比空着手回去让父亲因为替自己办喜事而遭受痛苦要好一些。

尽管是这么个主意，能把几天来东想西想的问题告一段落，

心里也感到轻松些了。

甲龙这才把低着的头抬起来，望了望一路同行的两个伙伴。

二

铁三还是鼻子里哼着歌，走在最前头。他那一对象兽角似地竖起来的毛蓬蓬的狗皮帽耳，一走一扇。

在不远的山角上，现出一所灯光明亮的房屋。那是现场办公室。甲龙吭哧吭哧地跟在铁三后头走着。

梧桐落叶的秋天到了，
亲爱的朋友还没有回还。

铁三唱起歌来。这支歌是他最近跟一个在林场要好起来的绰号叫"大学生"的工人学的。昨天晚上，甲龙坐在厨房地上磨斧头，就听到铁三和万植跟"大学生"学唱过。这是一支凄凉哀伤的歌。可是，现在铁三哼得竟象一支轻快好听的小调。对性格豪爽的铁三来说，悲伤的曲调和欢快的曲调是没有差别的，也分不出哪一支是新式歌曲，哪一支是小调。不论什么歌，他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就象唱二八青春歌一样，随口乱唱。

他们三个是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的生死之交。在他们中间，铁三以性格开朗豪放，精力充沛见长。要是他们三个碰到什么事情，能够即刻下判断下决心，尔后毫不犹豫地站在最前头大刀阔斧地去干的，那还是铁三。

在这里，聪明敏感的万植，总是起着给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多

出一些点子，增加一些趣味性的作用。铁三的那种盲目的果决，常常要借助于万植的智慧，才能免于狼狈。不过，要讲到把开始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就抱定决心一气干到底，他们三个人当中谁也抵不上甲龙。假如把这三个人比作一座房子，铁三可以比作耸天而起的屋顶，万植可以比作明光透亮的玻璃窗，甲龙可以比作埋在地里擎托房屋的础石。

反正，他们三个就这样互相补充，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全村羡慕的、象亲兄弟一般的好朋友。

正在用鼻子哼歌的铁三，不知想起些什么，突然不哼了，回头望了望。

“甲龙，你娶媳妇的日子是定在下月三十吧？”

铁三忽然问道。他那粗犷的嗓音，也许是因为受到个把月林场冷风的刺激，有点沙哑了。

甲龙瞟了铁三一眼。他那稳重、结实而又善良的脸上，显出了一丝惊惶的神色，但没有回答什么。跟在铁三后头的万植也停下脚步。

“拼死拼活地砍了一个月的树，连自己娶媳妇的日子也忘掉了！哈哈哈……”

铁三把大嘴一咧，笑了起来。甲龙只是缩着粗壮的脖子，抬了抬凹陷的眼睛，用戒备的神情望着铁三，仍然没有答话。他觉得铁三又狡黠又滑稽，说不定心里又在琢磨什么鬼招儿，准备捉弄人。这时万植在一旁笑嘻嘻地望着他俩。可是，铁三并没有说别的，又在前头走起来了。甲龙和万植也跟着慢慢地走去。

“锦顺可是个老实厚道、脸盘儿漂亮、心眼儿好，又会过日子的好媳妇呀！”

铁三突然又冒出这么一句。他的话越发不象样子了。甲龙的脸一红，心里想道：说不定他嘴里还会蹦出些什么话来哩。甲龙嘴笨，为人耿直老实，不会耍手腕，堵不住铁三的嘴。有的时候，

铁三装模作样地开起荒唐的玩笑来，真叫人哭笑不得。反正，一遇到这种情形，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理他。

“不管怎样，你都要和她好好过日子。锦顺和她妈是多么可怜呀！再说，看在指望你生活的父亲和姐姐的面上，也应该这样。”

铁三接着说。本以为他会说出一些更加厉害的玩笑话来的甲龙，多少有点懵怔，不觉望了望迈开长腿噌噌走路的铁三的背影。说是玩笑话吧，这话说得太真挚了；说是真挚的实情话吧，这话又太不合乎铁三的性格。万植也用诧异的神情望着铁三。但是，铁三作出根本不理会他俩的这种心情的样子，只是望着密集着圆木房的远处的山谷走着。他的额头、颧骨、下巴一切都长得又粗又大很有丈夫气的脸上，忽然流露出心烦意乱的神情。他的话说得奇怪，就象一个不问事事的老人说的一样。

“你怎么突然胡说八道起来啦？来年秋天，你也该娶个媳妇，好好奉养老母亲了。你妈不也常说，要是看到你成家过日子，也就死而无憾了吗？”

万植好象非得要弄清楚铁三的狡黠的居心不可，抬起明亮的眼睛死盯着铁三看，把甲龙想说的话先说了出来。

铁三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瞅了瞅万植。他那微微突出的大眼，总是红红的，好象充了血，带有一点血丝和火气。铁三的嘴角咧了咧，突然把大嘴一张，哈哈大笑起来。他笑了一阵，擦了擦眼角，回头望着万植，反问道：

“你说我要娶媳妇？”

“是呀……”

万植睁圆眼睛望着铁三。铁三又笑了一阵，说：

“我是不娶媳妇的！”

他象向谁发表宣言似地斩钉截铁地说。两个朋友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愣怔怔地望着铁三。

“等甲龙娶了媳妇，我想离家出走了。”

“你要走？！”

甲龙听了铁三的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眼睛睁得老大。

“你突然想往哪儿走？”

万植也诧异地问道。

铁三笑嘻嘻地看着两个伙伴吃惊的样子，好象觉得挺有意思，他慢慢地抬起头来眺望远方的天空。甲龙和万植也随着他把视线转向那边。在那连巴掌大的一块红霞也消失了的逐渐暗下来的天边，浮现出一派黑魆魆的阴沉的山影。

“我不想娶媳妇，倒想出外逛逛见见世面。万植，你不想跟我一块去吗？”

铁三细眯着大眼睛，望着远方的天空，说。

“出外逛逛见见世面，你又胡扯什么？”

“胡扯，我干吗胡扯？你们没听说，翻过那座山，就有广阔的天地吗？那里有好几十万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有什么东西都能制造的工厂，有航行着象南山那么大的船的无边无际的大海，真是什么样新奇的玩意儿都有。难道你不想尽兴地去跑一趟吗？”

铁三用充满悬想的目光望着远方的天空。甲龙和万植随着他的视线朝那边望了一阵。他们也新奇地感觉到只要越过那座大山，到霞光隐灭了的遥远的天边去，就会有极其广阔的人间世界。他们三个或是出生在这北方的偏僻的深山沟里，或是在不懂事的时候，背在母亲的背上来到这里长大的。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的界限，是无限狭小的，也是无限广大的。他们自幼嬉戏和成长的世界，就是南阳村狭窄的山谷和围绕村庄的、方圆数十里的郁郁苍苍的山峦。他们长大以后，种田打柴，维持生计的世界，就是座落在这座山里的、周围几十里的几个村庄和一个小小的城镇。用一句话说，他们从出生到这个世上直到今天，所过的二十年出头的生活，全部是被禁锢在这个穷山沟方圆几十里的险山峻岭的狭小圈子里的。

他们这趟到林场来，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事件。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来到离家将近一百里的异乡的工地，夹在一些陌生的人们当中，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事林场劳动。但是，这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冲击的，却是每一个漫长的冬夜，在锅伙狭窄的屋子里听到的有关这广阔世界的新奇的故事。这年冬天，林场大大扩展了，不光是德山一带的农民，天南海北流浪的人们也大批聚集到这里，所以非常热闹。他们一到晚上，就把困乏的身子朝锅伙的炕上一躺闲聊，每个人都讲讲自己漂泊人间的所见所闻和经历过的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乐趣。他们的故事是夜夜讲，夜夜新，没有个完的。听了故事，感到这世界广大新奇，产生了一种想去看看的好奇心，同时又感到这广大的世界可怕。他们三个人当中，铁三和万植听这种故事最热心。他俩每天晚上都要紧靠在那个上过几天学校，在林场工人中算得上最有学问的、差不多跑遍朝鲜和满洲各地的"大学生"的身边，听得入迷，连夜深了都不知道，还跟他学了好几支新式歌曲。

刚到这儿来的时候，甲龙对听故事也很起劲，夹在他们中间听，可是后来就渐渐冷淡起来了。不知怎的，这些故事他越听越对那个异常宏伟和复杂多端的世界感到不安，甚至感到害怕。转而一想，又感到那个世界和摆在他眼前的紧迫的生活，距离实在太远了。他觉得那个所谓广阔的世界同他未来的一生，似乎没有一点关系。与其晚上听这类虚妄的故事，倒不如早睡早起，第二天多砍一棵树来得好。所以，甲龙往往一吃完饭，就回到宿舍，先磨斧子，然后爬上炕去躺在角落里，听一阵故事，慢慢睡去。这已经养成习惯了。

现在，铁三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要背井离乡到那宽广的世界去看看。是说他不懂事好呢，还是说他胡闹好呢？真叫人哑口无言，不知怎么说才好。甲龙心想，铁三到林场后，身上中"风"中得不轻。万植也许跟甲龙是同样的心情，也不安地瞅了一阵铁三，开口说：

"到外面去逛逛，好倒是好，不过你说得容易，突如其来的上哪儿去呀？你有可以依托的地方吗？再说，世道又这么坏……"

铁三回头朝万植噗哧一笑，说：

"依托，有个鬼依托！要说世道坏，那儿这儿，能有多大的差别？你听着，甲龙！"

这会儿，铁三靠近甲龙，抓着他的胳膊，接着说道：

"你以为我是想出去看看什么大城市、飞机、汽车和人影晃动的电影吗？不，我现在不想在这个远离人间的山沟里活下去啦！就象'大学生'哥说的那样，人生在世，总得有个奔头和希望。一年到头象地鼠似地翻土，把骨头都累断了，到头来还不是得挨一年饿，还不是得象刺猬驼黄瓜似地背一身债。妈的，我一想到这些就浑身打颤，真没法活下去。"

铁三好象是把嘴里作呕的东西吐出来似地说了一句，瞟了一眼渐渐暗下去的天空。

"是啊，可怎么办呢？"

万植叫铁三的那副昂然的气概给慑服了，小心地反问道。

"所以，才想出去看看，才想出去痛痛快快地见识见识这鬼世道到底是个啥样子。世界这么大，没有咱们可以立脚的地方吗？谁知道！我要是到了那样的地方，就给你们捎个信，到那时，你就领着大爷、姐姐和锦顺他们来吧。妈的，既然活成这个样子，干吗非蹲在远离人间的穷山沟里，把美好的青春给埋没了呢？你说是不是？"

铁三闪着激动的大眼睛，回头望着他们俩。这时，正在留心瞅着铁三的万植，短促地叹了一口气，说：

"是呀，你说得对，痛痛快快地出去转转自然好啊！"

万植不知啥时候也有了同感，用心烦意乱的口气说着，把明亮的目光转向渐渐暗下来的天空。

然而，望着他俩的甲龙却是满脸无可奈何的神情。铁三说的

越来越荒唐，这会儿，连万植也倾向他了。这样下去，他俩真说不定会闹出不堪设想的什么大事情来呢。说什么才能使他们的浮躁情绪平静下来呢？甲龙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但也不能光是闭着嘴听他们说。

“我真不懂你们都胡说些什么……”

甲龙这样扯开了话头。两个伙伴都把头转向甲龙。甲龙继续说道：

“铁三，你没听见你去世的爹和我爹常说的话吗？我们的父母本来就生活在你说要去看看的那个广阔的世界里，因为活不下去了，才逃到这里来的。我爹说，他牵着我姐姐的手，让我坐在背着的包袱上，走遍了整个朝鲜和满洲，最后来到这个地方落了脚。”

甲龙说得有些结巴，但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铁三和万植半天没回答，只是瞅着甲龙。铁三忽然嘻嘻一笑，接连摇头说：

“那是早年的事了。甲龙，不管怎么的，我是打定主意了，非得用我的眼睛见见世面不可！”

但是甲龙也不让步。

“你要见世面，连家也不顾了？铁三，我看你到林场以后心里浮躁起来了。”

“你说我心浮？”

铁三做出有些不解的样子，只顾眨巴眼睛。

“可不是，你想想，你走了，你的老娘和弟妹怎么办？万植，你也一样，你能把小京玉扔下不管，让她无依无靠？”

他俩听了甲龙的话，也许是泄了气，半天不说，只是面面相觑。

“甲龙，我只不过是说出去逛一逛好，怎么能把京玉扔下来自己走呢？铁三，你也要好好想一想……”

万植不自然地笑着说。铁三默默地站了好半天，突然长吁了

一口气，抬起头来，用他的大手使劲抓住两个伙伴的肩膀，苦笑着开口说道：

“甲龙，其实刚才我说的，也不过是说能那么试一下就好了。”

“你这说的又是什么意思？”

万植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不论我多么想出去，既然披了张人皮，怎么能把患病的老娘和弟妹丢下来走呢？”

“你不是说，马上就要走吗？……”

甲龙也觉得他太不象话了。

“我是想听听你们会说些什么。嘿嘿嘿……”

铁三摇晃着他俩的肩膀大笑了一阵。不过这笑好象有点空虚。甲龙和万植也跟着嘿嘿地笑了。

三个人又走起路来。

“明知道铁三捣鬼，又叫他骗了一通。”

甲龙象刚才一样抄着手，一面走一面嘟哝着说。

“说得那么实在，还能不受骗？你要是再这样，我可就不客气啦！”

万植也瞪了铁三一眼帮腔说。铁三只是嘻嘻地笑。

“说起来，年轻的时候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的。”

甲龙突然说了这么一句。真是出人意外的事。两个伙伴停下脚步，回头望着他。

“你看，这回是甲龙刮‘风’啦！嘿，你可千万别这样，难道你想看锦顺上吊怎的？”

铁三这样耍着贫嘴逗他。三个年轻人愉快地笑着加快了脚步。

甲龙看到透出明亮灯光的现场办公室，才清醒过来。现在可不是只顾开这种没用的玩笑的时候。今天晚上，得算算帐，打定主意是不是要再干一个月的活。他让两个朋友先下山去。

“怎么，你是想去算帐？”

铁三回头悄悄地问。甲龙不好意思地笑着点了点头。

“那还不是明摆着的。反正你去对对帐就来吧。”

铁三和万植继续走他们的路，传来他们俩用鼻子哼歌子的声音。

甲龙站在那里，望了一阵在黑暗里晃动的两个伙伴的背影。不知怎的，一种恻隐之情流进了他的心田。头发象葱须一样白的铁三娘皱皱巴巴的脸和铁三年幼的弟妹的形象在黑暗里浮现出来。站在村口的独木桥上，飘拂着破旧的裙子送别哥哥的万植的小妹妹京玉的泪痕斑斑的圆脸也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多么好的朋友啊，可怜的朋友……”这种凄怆的情感突然充满了他的心胸。

甲龙叹了一口气，掉转身来，朝着座落在对面山脚下垒着原木的阴暗的贮木场旁边的灯火明亮的原木房走去。

三

甲龙站在办公室门前踟蹰了半天。他跷起脚跟，伸长脖子，想透过玻璃窗朝办公室里看，窗玻璃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什么也看不见。屋里有嘀里嘟噜的说话声，听不清是谁的话音。用整块的厚木板做的房门，象铁门似地沉沉地关着。

甲龙鼓足勇气，肚子上使了一股劲儿，虚咳了几声，跨上了台阶。

“可以进来吗？”

屋里嘀里嘟噜的说话声霎时停止了，随即传出一声粗哑的声

音：

“谁呀？”

甲龙不由自主地把身子一缩。听声音就知道分明是外号叫“黄鼠狼”的现场监工道涉。这家伙是以凶狠和狡滑出名的。甲龙原以为办公室里只有会计一个人，没想到碰上了他，看样子，这次来得不是时候。正在踌躇考虑怎么办时，屋里又大声问道：

“谁呀？”

甲龙这才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

屋里散发出一股热烘烘的空气。整天在外头冻得发僵，这会一进屋就象突然钻进了锅里一样，脑袋直发胀。甲龙小心地打量了一下房间。

屋子中间放着一个烧得通红的火炉，炉上坐着一把洋铁壶，壶盖上“哧嗞哧嗞”地冒着热气。监工敞开皮夹克的大襟，坐在火炉前头，手里拿着本小本子，用铅笔头一边写着什么一边嘟囔着。火炉那边并排放着两张桌子，一张桌子空着，另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马脸上带着银丝眼镜的中年汉子会计。他耳丫上夹着一杆蘸水钢笔，正在拨着算盘珠子。正面墙脚下放着一个四只铁爪子狠劲撑在地上的保险柜，铁皮闪着暗灰色的光。保险柜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块用潇洒的字体写的“王道乐土”的匾额。

监工和会计，连看也不看一眼，只顾忙自己的事。

“三七那个二十一，六八那个，哎咳，四十八，八九……八九那个……他妈的，又全乱了套，刚刚都快轧对了嘛——喂，你是谁？”

嘟嘟囔囔的监工，这才霍地转过脸来，好象算错了帐都怪甲龙似的。甲龙不由地向后退了一步。刚刚刮过胡子的下巴发青看上去有三十多岁光景的监工，脸长得挺秀气，跟他那粗重的声音迥然不同。涂了发蜡梳得溜光的分头，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从象荞麦粒一样有棱的深深地嵌进去的小眼睛里冷冷地流露出来的犀利的

目光，同他那清秀的脸庞出奇地相配，给人一种冷酷而狡猾的印象。

“唔，是南阳村快要做新郎的小伙子！有什么事找上门来啦？”

看他刚才算错了帐直嘟囔的样子，好象搭不上腔就要被他轰出去似的，可现在竟笑着开起玩笑来了。不过，他那冷冷的目光仍在犀利地闪灼着，似乎要把甲龙的心思一眼看穿。

“不为别的，我想看看自己干了多少……”

甲龙吞吞吐吐地开了口，监工哈哈一笑，把他的话拦腰截断：

“你是想看看娶媳妇的钱挣了多少吗？嘿嘿嘿，好的，好的。在我们林场，象你这样勤干活，只要干到春天，准能把娶媳妇的钱挣出来还有得多！呵，不知新媳妇是什么样的，她算找到个好新郎了。老朴！”

不知道监工有什么高兴的事，一直嘻嘻地笑着，喊了声蹲在桌子跟前拨算盘珠子的会计。

“穷吵吵什么？人家帐还没有算对哩！……”

会计微微扬起干瘪的瘦长脸，隔着度数很大的眼镜片瞪起眼睛，不耐烦地嘟哝着。

“你替南阳村的新郎官查查帐！”

“查它干什么？到结帐的时候，挣多少就发多少！”

“唉，唉，别这样，替他查查。晓得娶媳妇的钱挣了多少，不是干起来更起劲吗！是吧？嘻嘻嘻。”

监工一面耍嘴皮子，一面回头望了甲龙一眼。甲龙低头瞅着脚尖，用手抹了抹飞红的粗脖子。

“真讨厌！你叫什么名字？”

会计从桌头的书架里抽出一本厚厚的帐本，问道。

“我叫崔甲龙！”

会计嘴里嘟嘟囔囔，一面“哗哗”地翻帐本。

"唔，你是不是想算了帐回家？"

监工突然面色一沉，用锐利的视线盯着甲龙，那张清秀的脸上根本看不出刚才笑过的痕迹。

"我，不是这个意思……"

甲龙多少有些惊慌，嗫嗫嚅嚅地说。

"好的，别回去。南阳村来的三个小伙子干活都勤快，好得很！我让你们多挣一些钱。打明天起，要实行传票制了。象你们这样的勤快人，准能挣足钞票！"

"传票制？"

甲龙看了看监工。

"往后，你们砍多少就给开多少传票。这和干活的时间没关系。多干活多发票，凭票换钱！"

"真的吗？"

甲龙的脸上浮现出一半抱有希望一半带着怀疑的神情。

"嘿嘿嘿，山沟里的乡巴佬，疑心病倒不小！这是刘正雪林场主老爷吩咐的，怎么样？好吗？"

"好。"

甲龙一愣，就做了回答，但心里还很糊涂。回想起刚来的时候，有半个月时间，由于他在检尺上要了花招而上当受骗的事，至今还觉得委屈，一股冤气还未消除。所以听他说从明天起要实行传票制，不禁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畏惧，怀疑他的话里是不是又包含着某种叫人讨嫌的东西。不过天生耿直、笃信别人的老实的甲龙，并不认为监工总是说假话。他觉得反正干多少活开多少票，这事儿是很不错的！

"好好干吧！回到锅伙也向你的朋友们说说实行传票制的事。明天早晨，我向大家宣布实行传票制的时候，你要首先表示赞成，懂吗？"

"是。"

“好的，你好好听我的话，我会特别照顾你。”

甲龙唯独对这句话没有应声，他觉得好象有个什么叫人发麻的东西在脊背上爬。

“好吧，那你就好好算算帐吧！”

监工说罢，就飞快地支起他那生得结实的、小巧的身子，拿起放在桌上的皮帽，朝着会计那头喊道：

“老朴，我走啦，照刚才说的，明天早上回来！”

然后敏捷地迈开穿着马裤的腿，朝屋外走去。

会计瞟了他一眼，嘴里又嘀咕着什么，继续拨算盘珠子。甲龙怔怔地瞅着“砰”的一声关上了的房门。

现场监工走到外面，一路“嘘嘘”地吹着口哨，哼着流行歌曲，直奔马厩而去。他拉出一匹正在吃草的马，备上鞍子，飞身跨了上去，用脚后跟磕了一下马肚子。不一会儿，已经上了直通城镇的大路，象疾风似地奔驰了。

道涉是林场老板最信任的现场监工。刘正雪挑选现场监工有三个条件：第一，对老板忠诚；第二，有能把木把抓在手掌心里的手腕，也就是说，手段要辣，善于摆布人；第三，熟悉林场业务。道涉是个只要给钱就会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的人。这样，他就博得了刘正雪的信任。

不过，最近道涉的心并不放在林场上。他用脚后跟狠狠地磕着马肚子，催马快跑，心早已飞到城里去了。上次，他见到林场主刘正雪的儿子炳甲，炳甲吹嘘说，自卫团长的位子差不多等于弄到手了。他还夸下海口，说什么等当上了团长，就给道涉弄个官儿做做，说完还给他斟了一杯酒。今天晚上，炳甲突然喊他，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事。道涉整天跟木把们打交道，现在感到非常厌烦。尽管有一年多时间，他实在憋得没法，不得已才干了这种差事。但是，当年挎上洋刀上街，就连正在号哭的孩子也会吓得不敢再哭的大名鼎鼎的道涉，不论怎么潦倒落魄，也不能再

照这个样子活下去。

"我要叫他们看看我的本事！"

骑在飞奔的马上的道涉，清秀的脸上露出了冷笑。

甲龙一边忍受会计的漫骂，一边坚持跟他算细帐。甲龙的估计和会计报出来的数字相差太悬殊。会计说，他只能领到二元六角五，这比起别的木把背了债就算美到天上了。前半个月的工钱，远没有后半月工钱的一半多。由于着了在检尺上搞的鬼道道，所受的损失远比甲龙自己估计的金额要大得多。此外，还被罚掉一块多钱。甲龙追问这是罚的什么款，会计说，不按规定砍树，扣除一成作为赔偿。加上前不久在贮木场被坍塌的原木砸死了的三水人的丧葬费又公摊在大家身上，这就所剩无几了。甲龙想跟他叹几句苦经，可是会计勃然大怒，说他要下班了，就把甲龙赶出门外。

甲龙站在办公室前面，浑身无力，恨不得痛哭一场。他勉强拖着身子，蹒蹒跚跚地朝着锅伙村走去。

他突然机伶伶地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一进锅伙门，锅伙主人的年轻媳妇就叨咕他来晚了，端给他一碗又凉、又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霉味的小米饭和一碗咸盐汤。甲龙象嚼沙子似地吃了几口，放下匙子，走出房门，朝离锅伙不远的宿舍走去。他心里充满了凄凉和悲伤。在漆黑的天空里，轮番地浮现出愁容满面的父亲、姐姐和锦顺，好象在喊他赶快回去。

他来到木把们住的原木房，推开了笨重的房门，走进灶间。屋里烟雾弥漫，简直睁不开眼睛。加上热烘烘的空气里又散发出一股辛辣的旱烟味和臭味，熏得他都出不了气儿了。

甲龙呆呆地站在门口，瞅了一会儿房里，等到眼睛慢慢适应了，掩映在濛濛烟气中的房内的情景才隐约显露出来。

就象咸镜道住家的灶间一样，灶间里有一块脚地，一头是类

似板炕的火炕。在透出通红的火光的灶膛里，桦树劈柴正在毕毕剥剥地烧着。

这是看上去只有一开间半大的屋顶低矮的小房间。里面挨挨碰碰的尽是工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左边墙上当腰挂着一盏拳头大的油灯，升起袅袅的灯烟。

房里有嘟嘟哝哝的说话声，某个角落里传出几个人齐唱的歌声。甲龙先往有歌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在右首炕头的角落里，“大学生”背靠着墙半躺半卧地坐着，铁三和万植也用同样的姿势并排坐在他的两旁，正在唱一支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悲凉的歌。“大学生”头上仍旧歪戴着那顶破旧的、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脱掉的滑雪帽，把交叉的两手垫在后脑勺上，用无精打采的眼光望着半空唱着。他虽被人叫作“大学生”，据说也只不过念过几年中学。人们送给他“大学生”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在林场里是个最有学问、最开明的青年。

炕的中间放着一个刻得四四方方的木头大烟灰盒，旁边围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敞着用狍子皮做的毛坎肩的前襟，叼着小烟袋，无精打采地坐着。他就是林场的年长者老朴头。

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林场的老板、会计和监工管他叫老朴头，在林场的木把中间他被尊称为长者大爷。夹杂着几根银丝的硬挺挺的眉毛，端正的鼻梁，方方的下巴，紫铜色的脸膛，无处不显出他是个刚直而又威严的老人。交错在前额和眼角上的或粗或细的皱纹，好象是在向人们介绍他历尽了沧海桑田的大半生。

在林场里，唯独对他谁也不敢乱来。林场的老板和会计自不必说，就连对待工人象对待猪狗一样，用不堪入耳的脏话恣意谩骂和殴打并把这种事当作家常便饭的“黄鼠狼”监工，在老朴头的面前也掩饰不住惧怕的心理。这也许是因老朴头在干林场活方面

有着谁也不能与之相比的熟练手艺，或者是因为他受到整个林场木把的尊敬和信赖，要不就是因为他具有明于事理、刚直不阿和富有人情味的品德。不管怎的，老朴头在林场里是一位谁也不敢随便惹他的人物。

不只是同一个宿舍的木把，整个林场的木把也都尊敬和拥护他。刚上林场做工的新手，从磨斧刃和锉锯齿的活儿开始，到不用笨力气就能把树砍倒的方法，往爬犁上装原木，在坡道上赶牛，搬运大木头的要领，没一样不是跟他学的。只要照老朴头指点的去做，就能事半功倍。夏天，林场流送原木，据说离了老朴头，德山木材公司里就没有人会排木筏。

但是，最吸引人的，可能还是他那敦厚的人品。木把们受了监工和会计的气，或者他们本身有什么为难的事，都去找老朴头商量。不论什么事，他都象自己的事一样，尽力帮助解决。正因为他这样受到整个林场工人的尊敬，所以只要他出面发起什么事情，就没人不响应。前几天，从三水来的名叫姜成满的木把被原木砸死了，也是以老朴头为主，大家合伙给他举行了葬礼。

甲龙他们到林场来，也得到老朴头不少帮助。刚到林场，由于“黄鼠狼”监工在检尺上耍了花招，他们吃了亏。一天上午，甲龙用一顿饭的工夫砍倒了一棵合抱粗的大树，刚修去树杈，砍掉树头，“黄鼠狼”监工就提着检尺跑过来，量了量倒在雪里的树的长度，又量了一下原木的梢头，记在本子上。这时背后突然传来了沙哑的声音：

“喂，监工先生，量木头哪有这种量法？我看最好量得准一些！”

原来是老朴头拿着烟袋站在他身后，“黄鼠狼”心里着慌，转过身来，用凶狠的目光瞟了老朴头一眼，气得脸色煞白，颤抖着薄嘴唇儿，发狠说道：

“你不去干活，瞎插什么嘴！少管闲事，免得自找苦吃。我量

得对不对，你怎么知道？”

监工挑起与他清秀的脸庞很不相称的大老鸹嗓门叫了一声，也不等老朴头回答就溜走了。打那以后，“黄鼠狼”就再也不敢耍这种鬼花招了。

尽管老朴头这么细心亲切、刚强正直，平常却总是那么严肃地坐在一旁默默地吸烟。他非常喜欢吸烟，谁也没见过他嘴里有过不叼烟袋和不喷烟的时候。

坐在老朴头对面的一个四十左右剃了和尚头的中年汉子，正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夹着快烧完的卷烟头，起劲地讲着什么。

在这个林场里，他跟“大学生”一样，据说是个差不多跑遍了朝鲜八道的有名的流浪汉，也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尤其是他俩同住一个宿舍，这么一来，每天晚上，这个原木房里就以他俩为中心，长时间地谈论天南地北、古往今来的异事奇闻。虽然难以分别高下，但是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大学生”喝过学校的墨水，又在城市里混过很长的时间，不论是所讲的内容还是表现的方法都是新式的。而这位火田民出身的、绰号叫“青山流水”的中年汉子就不同了，他所讲的不是朴素的山村故事，就是古时候的珍谈奇闻，尽是这种土里土气的玩意儿。他们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分不出优劣。只是年轻一辈比较倾向“大学生”一边。

不知“青山流水”今晚又讲了个什么故事，简直是独霸全场。

在他们的身后，靠近炕梢的地方，有五、六个木把把木枕头靠墙放着，并排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不知是睡了还是死了。他们都是晚秋的时候从南边一带来的农民，虽然收了秋，可还是没吃的，只好把妻小抛在家里出外挣钱，走上了流浪的道路，最后流落到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德山来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剃着光头、身材短粗的三十几岁的农民，昨天晚上听故事，东听一个西听一个，当他听到某年某地闹了个大灾荒全村人都饿死的故事时，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数叨着他的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兴

许都饿死了冻死了。闹得满屋子的人心绪不宁。今天晚上不知他是睡着了还是精疲力尽了，枕着木枕头，蜷着身子，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每年冬天，背井离乡的农民就涌到林场里来。今年来的特别多，使德山一带本来已经开始有了点苗头的林场增添了景气。照"大学生"的说法，每年都有几十万农民撂开农业，变成乞丐，离开可爱的家乡。这样被迫出走的人充塞了每个城市，而他们中间大半是渡过豆满江和鸭绿江上间岛去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由于现实太令人吃惊，简直是难以想象。但不管怎的，这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在左边吊着油灯的墙脚下，有三、四个壮年汉子围在一起下象棋。别看棋盘和棋子儿挺笨重，但毕竟是木材出产地的东西，敲起来当当响。

"将，将一军！"

"嘿，用什么将的？"

"相走的路子通了，用相将的！"

"相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啦？你不是骗人？"

"什么？骗人，谁骗你？"

"你不骗人，相怎么会突然跑到这儿来了？"

"咳，真是无赖，你想叫我让你一着，得恭而敬之好好地求求我。"

"我看你才应该这样。相的位置不是在这儿吗？相能走田字吗？"（朝鲜棋法，"相"不走"田"字——译者注）

"嘿，这才叫贼喊捉贼！……"

下棋的地方吵了起来。

甲龙走进屋里，可是听故事的人热衷于听"青山流水"讲故事，下棋的人只顾争吵，谁也没有注意他。只有倚坐在"大学生"旁边唱歌的两个伙伴把视线转向他，点了点头，好象是叫他上炕来。

甲龙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拔出别在屁股后头的斧子拿在手里，无精打采地走到火光通红的灶膛口，拉过一根劈柴来，蜷着身子朝上一坐。

四

灶门前放着磨刀石和水碗，好象有人刚用过。甲龙把磨刀石拉到跟前，捞起泡在水碗里的松树叶，朝磨刀石上洒了点水，就“唰唰唰”地磨起斧子来。

帐上记的和他原先估计的数字相差太远了，怎么办呢？甲龙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回家吧，觉得太冤枉；留下来干吧，又觉得太憋气。

钱这玩意儿，真把人坑死了。甲龙一直住在穷山沟里，直到今天，习惯于过那种等于是自然经济的生活，平生手里就没攥过什么钱，也没感到过钱有那么珍贵。只要用自己的手吭哧吭哧地刨地，燕麦饭和土豆总是有得吃的，也能凑合着穿上一身麻布衣裳。就拿这次到林场干活来说，也不是觉得钱很可贵，而是为了父亲。他原先想得很容易，以为只要砍上个把月的树，就能弄几文回去，让父亲少烦点心。现在碰上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倒觉得那些鬼铁片和花纸头是怪物了。

这么看来，那炕上的十几个身板挺大的壮汉，也都是为了搞到这种怪纸头才到这个凶险的林场来挣命的。

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又磨起斧子来。

炕上的人突然吵吵起来。不知“青山流水”又扯开了什么话题，四周的人都抢着跟他说什么。“青山流水”把两个指头夹着的

烟头贴在噘出来的嘴唇上，吧嗒吧嗒地抽着，一个劲儿嘻嘻地笑，等屋里稍微平静了一些，才开口说：

“说来说去，最吓人的还是半夜三更在山里碰见老虎！”

说罢，悄悄地环视了在座的人一眼。

“老虎？你说世上最可怕的是老虎？”

紧靠在“青山流水”身边的小伙子反问道。

“老虎哪有那么可怕？那家伙要是碰到我手里，一顿拳头就把它揍死！”

在“青山流水”的对面，靠墙壁坐着的那个从北青来的小伙子，好象觉得可笑，大声叫道。

“喂，你知道什么，别瞎夸口！你几时闻过老虎的屁，就说这种话？只怕一听到老虎打个唿哨，就会吓得瘫在地上屙出血来。你小子吹牛！……”

屋里哈哈哈爆发出一阵轰笑。

“你真把人瞧扁了，它有力气我也有力气，就那么个老虎……”

受到抢白的小伙子嘟囔着。“青山流水”只是贼鬼溜滑地笑，又戳出一句：

“你知道什么叫‘青稞楞’？”

“问这个干什么？没熟透的就叫‘青稞楞’呗！”

性急的北青小伙子瞟了他一眼，似乎是说真没见过这种老头儿。

“我以为你不知道哩。不管你用怎么新鲜的青菜，怎么好的作料，来腌泡菜，腌得不透就是个‘青稞楞’，算不得好泡菜！”

“大叔，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别的人都咧着嘴嘻嘻地笑，性急的北青小伙子却还懵懵怔怔地一股劲瞪着眼珠子。

“人也是一样。年轻气盛，好是好。不过，也只有喝遍了世上的咸水、苦水、辣水，经历过这些的人，才能说大话！”

“那你说我是‘青稞楞’？”

北青小伙子霍地蹦了起来。

屋里顿时又爆发出一阵轰笑，过了好一会儿，笑声才停止。

“喂，喂，我说，大家少说废话，还是听讲故事吧。老头儿，你快讲老虎的故事呀。这儿的一盘棋也下僵了，快收掉听故事！”

把木枕头垫在胸口底下，趴在炕上看下棋的平安道人，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把大扁脸转向这边，粗里粗气地说。大家好象表示赞成似地静了下来，瞅着“青山流水”。北青小伙子光是挠着后脑勺。“青山流水”做出象深信自己是个权威的那种样子，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满心忧愁地坐在那里磨斧子的甲龙，也听起他的故事来了。

他说他现在讲的，是年轻时候在故乡附近亲眼看到的事。（“青山流水”讲的故事，就没一个不是“实有其事”的，甚至连荒唐透顶的鬼的故事，也要一板正经地贴上一个“实有其事”的标签。）那时候，村里闹老虎，有一个赶集去的农民，在回来的路上，连同他赶回来的牛一起叫老虎叼走了。刚举行过婚礼的新媳妇，晚上出外不一会儿，也叫老虎给背跑了。有一家人家，爹妈到山那边大伯家祭祖宗，剩下小兄妹在家。谁知老虎就找上门来，扒了一夜的窗户纸，终于摄了他们的魂魄，把他们骗出来叼走了。村里的人被老虎闹得实在受不了，只得四散逃亡。他讲得非常生动，娓娓动听，就象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亲眼看见和亲身经历的一样。听的人也都是一副掉了魂、着了迷的样子。

“喂，糊涂虫！”

“青山流水”不知想到什么，又抬眼望了望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吃了他的亏坐在对面的北青小伙子。北青人也戒备地瞅着大眼睛。

“我们村里也有一个被老虎吓疯了的人。他一睁开眼睛就抖

着下巴，‘老虎！’‘老虎！’地叫唤。不过，那人在未疯之前也吹过牛，说‘我要是碰到老虎，就骑到它身上去把它的脖子拧下来扔掉！’”

“你是说，我跟他……”

北青小伙子满脸通红。屋里哄堂大笑。“青山流水”毫无恶意地咧嘴笑了笑，摇了摇头，接着说：

“那得看你往后碰见老虎究竟怎么样了。反正把老虎的脖子拧下来并不那么容易，所以你得好好准备准备。老虎确实是非常可怕的野兽。古时候，只要说是什么地方出现了老虎，就全国震动，象出了什么乱子似的。国家甚至兴师动众来扫除虎害。看来，你凭一副拳头能不能敌得过老虎，还是个问题！”

这个会讲故事的老滑头好象非常担心似地望着北青小伙子。

“大叔，你真会逗人！……”

北青小伙子也许感到很尴尬，喃喃地说了句叫人听不清的话。屋里又是一阵哄笑。笑声刚停，不知谁说：

“老虎这玩意儿，是一种又凶又狠的动物。我们老家也怕虎，晚上都关门闭户，不敢上外面去。”

其他的人，也都谈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说“青山流水”的看法是对的。

甲龙听着，觉得没意思，心想世上还会因为老虎可怕而活不下去吗？尤其是那故事同他郁闷的心情相距太远。他又重新磨起斧子来。突然，不知是谁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都朝那边看，原来是把滑雪帽扣在后脑勺上的“大学生”。

“大叔，老虎吓人，那是古时候的事情。现在世界上有枪，一打当当响，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别的东西！”

跟讲话慢腾腾的“青山流水”相反，“大学生”的语调非常明快，称得上是个年轻人。大家都瞅着“大学生”，眼睛闪着光，充满了好奇心。因为两个讲故事的唱对台戏了！

“还有旁的？难道还有比老虎更可怕的野兽？”

看来，“青山流水”还不敢小视这个“大学生”，回头看了他一眼问道。

“有啊，不过，那不是野兽，而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铁片。人也好，野兽也好，大叔说的老虎也好，还有在世界上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凶猛的家伙也好，没一个敢跟那铁片作对的！”

“大学生”笑嘻嘻地说。

“嘿，世上哪有这种铁片？要说是枪子儿倒还罢了。年轻人，瞎扯淡行吗！”

“青山流水”完全是一种教训人的口气。

“哈哈哈，我干吗要瞎扯淡？”

“不是瞎扯淡，你倒说说看！”

屋里的人，都带着一股强烈的好奇心瞅着他俩。

“好，我讲，那就是叫黄金的东西！”

“大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

“黄金？你指的是钱？”

“对了，就是那个，是钱，就是这个钱！只要它咪口来了，不管是老虎，是人，还是世上的什么东西，都能一口吞掉！”

甲龙停下手里的活儿，睁圆眼睛望着“大学生”。

“是啊，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钱再怎么有势力，也不能把人们生活的世界给吞掉吧！”

“青山流水”很斯文地回敬了一句。

“大叔，这话可没说对，你以为如今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被钱左右的东西吗？请你想想，钱能买人的命，也能叫人卖命。不说远的，就拿我们在座的人来说，还不都是为了挣钱活命才受这份穷罪的吗？”

故事想不到竟从老虎发展到钱上头去了。在座的人，都用吃惊的目光瞧着“大学生”，他们的表情跟刚才谈老虎的时候不同，一

个个都是吃惊而紧张。

"我来讲一个因为钱而被夺去生命的伤心的故事吧。"

"大学生"这样开了个头，讲起故事来。

他说讲的是他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同他一起一边送牛奶一边读书的同学的事。这位同学在家乡有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后来订下了百年佳约的姑娘，他们彼此相亲相爱，感情深厚。姑娘不时寄两三块钱来。每逢接到钱，他总要拿给"大学生"看，眼泪汪汪地说，这是他的未婚妻把一连几个月替人家舂碓子、洗衣裳、上山挖野菜卖，几乎磨秃了手指甲挣来的钱，一个铜板两个铜板地拴在衣带上积聚起来寄给他的。

有一年秋天，突然从姑娘那里寄来两块钱和一封信。信很短，字写得很潦草。信上说，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请他把她忘掉。这位同学大吃一惊，不顾一切地跑回家乡，一去几个月没有音信，到了冬天，才突然寄来一封信，谈到他的爱人被拉去顶债，给财主当姨太太，当他赶到家时，姑娘已经在后山的松树上吊死两天了。

"这是真的吗？她上吊死了？"

紧靠在"大学生"身边坐着的万植，明亮多情的眼睛里闪着泪花，瞅着"大学生"说。"大学生"凄楚地笑着点点头。

"是的。他从那个时候起就绝望了。书也不念了，什么也不干了，变成了在世上到处流浪的人，如今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大学生"就这样把故事结束了。甲龙听了，心里很乱。其他的人表情也都很严肃。被钱逼得上吊的姑娘的事，在房里所有的人听来都不是与他们无关的遥远国度里的悲惨故事。他们本人就是在数九寒天，在没有任何可以抵御无情的饥饿和严寒的情况下，把可爱的妻子和儿女抛在故乡离家出走的。正因为这样，听完了"大学生"讲的故事以后，房里所有的人的脸都由于不安和恐怖而变僵了。昨天晚上放声大哭说家乡的妻子、儿女也许

已经死了的那个光头汉，正凝视空中某个地方的大眼睛里也汪满了泪水。

“他说得对！”

不知是谁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

“是啊，就是这个钱把人坑死了！”

“我们村里也有过类似这种事情……”

人们在各个角落里露出不安、恐怖，或者是绝望的表情，各自一边叹息，一边嘀咕着。

“今天晚上的话，好象你讲得对！”

心情沉重地坐着的“青山流水”，突然起了个话头，接着说：

“不必说远的，大家记得前几天在那炕头上咽了气的可怜的三水人姜成满吧。他临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几张一块头的钞票，索索直抖。只要想起这件事……唉，就是这个钱，把那么个硬实的汉子给折磨死了！……”

“青山流水”竟然没能把话说完。这在他来说，是罕见的事。

甲龙听了“青山流水”的话，受的冲击格外大。不知怎的，他心里一凛，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手中的活儿站了起来。因为原先就躺在那个炕头上的满身血污的尸体，那瞪着大得好象整个面部只剩下一对眸子似的眼睛变僵了的姜成满的脸，非常清楚地浮现了出来。

“啊，真是钱把人弄死了！……”甲龙情不自禁地这样叹息着，又无力地瘫坐到原来的位置上。他感到心跳得厉害，攥着斧子的手止不住直发抖。

不光是甲龙，看来所有的人都受了很大的冲击，屋里一时流过了沉重的沉默。

“你们的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想，世界上好象还有比老虎和钱更可怕的东西。”

有人打破了炕上的沉默。大家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一直默

默地坐着吧嗒小烟袋的老朴头。每天晚上，人们都这样闲聊，老朴头也许是因为沉默寡言吧，轻易不插进来。可今晚，他却一反常态，开了口，而且压倒了先前所有的人的见解。大家不由地都把脑袋转向他那边。

“你说还有比钱更可怕的吗？长者老兄，那是什么呀？”

“青山流水”瞅着老朴头问道。

老朴头把小烟袋在木头烟灰盒上磕了磕，慢慢地抬起头来。剃得短短的头发和蓬乱的络腮胡子里，掺杂着根根银丝。

“据我平生的经验，这世界虽是人生活的世界，最可怕的还是人！”

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沙哑，但很粗重。大家只是默默无言地望着老人。

“是啊，要是半夜三更在背静的地方突然碰见了人，谁知道他怀里揣着刀还是揣着枪呢？”

不知谁突然敲起了边鼓。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喂，‘大学生’！”

老朴头摇着头，瞅着坐在炕梢上的“大学生”叫了一声。

“嗯？”

“大学生”一面懵怔地回答，一面把头转向老朴头。

“你说的那个最可怕的叫做钱的东西，也是人造出来的吧？”

“是啊！”

“你们看！”老人点了点头，接着说：

“人们说钱可怕，实际上是攥着钱的人可怕！就拿前几天被木头砸死的可怜的三水人来看，事情也是这样。那么个老实、勤劳、壮实的庄稼人，还能因为懒息种田而弄得一身债，被财主抽了地，没收了房子，拔了锅，在数九寒天跑到野外来吗？那是有钱的家伙活活地剥了他的皮！”

“长者大爷的话对！常言说，一户财主，十村遭殃！”

平安道人多少有些激动，在一旁帮腔。

老朴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人们在各个角落里，东一堆西一堆地各自谈着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或者看到、听到过的事，越谈越没有个完。

放下活儿听得入迷的甲龙，叹了口气，又磨起已经都快磨好了的斧子来。他那结实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沉重的愁影。

他越听越感到世道险恶。要是象他们说的那样，人要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可真不容易。甲龙凝望着杂乱无章地放着被雪打湿了沾满稀泥的草鞋和劳动鞋的灶房脚地，眼里的恐怖神色越来越浓了。

直到夜深，大家才躺在炕上。所谓睡处，别无长物，只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在一小片破炕席上，枕着那个装载了不知多少人的困倦的梦而油垢汗渍亮光光的木枕，蜷曲着身子睡觉。充其量能脱下一件大棉袄或大皮袄盖在上半身睡的人，就算是最好的了。这里因为是林场，炕烧得很热，就象躺在烧红了的石头上一样烫人，可是一到深夜，房顶上的风又象要把人的鼻子割去似的。

紧接着传来了疲倦的呼吸声和鼾声。

甲龙同往常一样，爬到炕梢蜷着身子躺在铁三和万植中间。左边的铁三早已鼾声如雷，几乎震破了鼻腔；躺在那边的“大学生”也呼哧呼哧地拉起了风箱。右边的万植，不知睡没睡，一点没动静，等甲龙躺下，他才转过身来，低声问：

“怎么样？算过帐了吗？”

万植多虑的眼睛闪着光。

“嗯。”

甲龙把到办公室去的经过简单地告诉了他。万植带着埋怨的神情瞅了他一会儿，短促地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不要太担心，睡吧。不管怎么的，眼下回家去算了。村里大家也都在张罗着帮你办喜事，总归办得成的……”

万植热情的话语，使人感到一种体贴入微的友情。甲龙下意识地漫应了一声。过不一会儿，大概万植也睡着了，传来咝儿咝儿的呼吸声和咂嘴的声音。

甲龙睡不着，一个劲地翻身子。今天晚上不知怎的，连房里震天动地的鼾声，听来也象被痛苦压抑着的人们的呻吟声一样令人心情沉重。

据说是在后山吊死的姑娘的凄惨模样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感到简直难以忍受。甲龙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这回是被木头砸得血丝糊拉的姜成满的尸体浮现出来了。他猛然一惊，翻了个身，摇了摇头，可是幻影总不离开他的视网膜。

他长吁了一口气，在家里等他的父亲、姐姐，锦顺和她妈的形象也浮现在眼前。甲龙感到好象有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肩膀上。

夜，不知有多深了，外面风声萧萧。挂在对面墙上的油灯，象受惊了似地晃动了几下，噗哧一下灭了。屋里一片漆黑，甲龙无法入睡，还在不住地辗转反侧。

五

“京玉在家吗？”

锦顺一只手捂着被刮进院子里的风卷起来的裙子，跨上廊台，朝屋里喊道。这时，从歪歪斜斜倒向一边的、似乎眼看就要被风刮跑的小草房映着微弱灯光的房门里，传出了孩子柔和的声音：

“谁呀？”

“是我！”

锦顺急忙推开房门，走进灶间。雪花随着她“嘘”地一声涌

进房里。

"哎呀,吓我一跳, 是大姐来啦!"

手里拿着什么针线活儿、圆睁着两眼瞅着来人的京玉, 认出锦顺, 欢叫着站起来迎了上去。

锦顺急忙脱下草鞋上炕。京玉就象吊在她的身上似的, 拉着她的手, 满心高兴。

"你今天又到区长家推碾子了吗?"

京玉用热乎乎的小手, 摸着锦顺冰凉的手, 问道。锦顺低头瞅着京玉那张富有人情味的招人喜欢的圆脸, 微微笑着点点头。

"看你手都皴了! 姐姐快坐, 这儿暖和。"

京玉拉着锦顺的手, 说。

"好!"

锦顺被拉到炕头上坐下。京玉紧靠到锦顺的身边, 把她的手拉过来捂到铺在炕头上的褥子底下。这个刚过十岁的孩子, 不论什么时候见到, 都是这样亲亲热热的。锦顺紧紧地搂着穿了棉布小袄的京玉的小肩膀。

"你做晚饭吃了没有?"

锦顺望着并排地支着一个大锅和一个小锅的锅台, 问道。京玉点了点头。

锦顺有点不相信, 伸手揭开小锅的锅盖, 一团白气从锅里腾地冒了上来。往锅里一看, 放着一个盖着碗盖的饭碗。

"看样子, 你还没吃晚饭呐!"

锦顺转过头来看京玉, 京玉有些慌张地回答说:

"我不是说吃过了吗?"

"那么, 这碗饭是谁的?"

京玉低下头, 摇晃着小肩膀, 半天没回答。突然把脸一抬, 抿着嘴笑:

"我哥哥和甲龙哥他们回村的日子不是都过了吗? 要是半夜

回来……"

京玉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说了，只望着风雪呼啸的窗外，又大又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怀念的神情。锦顺不禁觉得她很可怜，心想近些日子，自己也因为想念甲龙而不能入睡，京玉送走了象擎天柱一样的哥哥，自个儿守在空荡荡的家里，心情该多么急切啊。锦顺把京玉的肩膀搂得更紧一些，说：

"万植哥捎口信来啦！"

"我哥哥有信？啥时候？"

京玉睁大眼睛望着她，眼里闪着光。

"你认识中村的景天吧。昨天他给区长家打零工，到木材所拉了一趟米，回来的时候带来了口信儿，他刚到！"

"是吗？我哥哥他们都好吗？他们说什么时候回来？"

"万植哥挺好，大家都挺好，说是还得再过一个月才回来！"

"一个月？一个月是几个晚上呀？"

"三十个晚上！"

"唉，三十个晚上！那么说，还得等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京玉感到很伤心，没有把话说完，哭丧着脸望着窗户纸发出凄凉的啸声的房门。锦顺找不出什么话来劝她，也同京玉一道望着房门。

锦顺也是刚听到这个消息。她从碾房回来，在灶里升了火，正往锅里下米，甲龙姐姐找上门来告诉她这个消息。挣不到钱就算了，何必再在那个砸死了人的伐木场多呆一个月呢？干吗要做结婚的衣裳，干吗要办喜酒……她心里充满了又象是埋怨又象是恼怒的激动的情绪，可她并没有在甲龙的姐姐和自己的妈妈面前表露出来。她先把饭做好，给妈妈摆好了饭桌端上，又把药罐子放在火盆上，然后就到京玉这儿来了。

锦顺坐在那里好半天没开腔。尽管被阳光晒得黑了点儿，可她那瓜子脸上笔直端正的鼻梁，温柔的眼睛，却显出一种亲切的

美。尤其是梳得长长的、好看的、油光水滑的大黑辫子，与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十分相衬。

锦顺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回头望望京玉。

“京玉”，锦顺摸着京玉的头，接着说：

“万植哥捎信来，叫你再等三十个晚上,他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样顶喜欢的东西。咱们一起等着吧！”

“真的？！”

京玉瞅着她，眼里闪闪发光。

“那当然是真的啦！”

“是什么东西？”

她拉着锦顺的胳膊，追问道。

“是啊……”

锦顺也不知道。

“绸子发结？”

“是啊……”

“胶鞋？……裙子布？……”

“是啊……”

“唉,真气人，姐姐，你光说‘是啊’，‘是啊’的！”

京玉焦躁地皱着眉头，抓住锦顺的胳膊摇晃着。锦顺想到自己不能满足这个孩子的愿望，让她着急，心里很难过，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你最喜欢什么，他就会给你买什么！以后知道比预先知道要好得多，不是吗？”

“唉，那到底是啥东西呢？……”

就是这样，京玉还不满意，怏怏不快地望着门外。她那小小的肩膀好象缩得更小了，嘴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用心烦意乱的语气，自言自语：

“东西，我不要了。要是哥哥能早点回来就好了！”

锦顺听见京玉的话，心里猛然一阵酸痛。这孩子说这种话，该是多么想念哥哥啊！锦顺轻轻地按住京玉的双肩，叫道：

"京玉！"

京玉又叹了一口气，转过头来，眼角上凝聚着泪花。锦顺也眨巴着变得热乎乎的眼睛，伸手想替京玉擦眼泪。京玉先自发觉了，摇摇头，用袄袖擦了擦眼窝，然后盯着锦顺，好象说我几时哭过来着。锦顺一时也说不出话来，踌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明天我进城给妈抓药，想顺便……也到林场去看看。"

锦顺枉自加了个多余的辩解，结束了自己的话。

"姐姐，你去？"

京玉疑惑地反问。锦顺只是点了点头，两颊上泛起了红晕。

死盯着锦顺看的京玉，突然伸出两手，抓住锦顺的手摇晃着，嚷道：

"姐，我跟你一起去！"

京玉的乌黑的眼睛亮闪闪地充满了欢喜的神色。

"你能走那么远的路？……"

锦顺慌张地支吾着说。

"我能走！秋天我还跟哥哥进城去过呢！"

京玉的架势不象是会让步。

"那时候天气暖和，再说，你是坐车去的！"

锦顺很为难，一再地劝阻她。京玉听了这话，好象多少有点软下来了。

"那么，姐，你是走着去吗？"

"是啊，帼丹爷爷说，他明天赶马爬犁进城，要我也一同去，可就不知……"

京玉听了，什么话也不说，眼睁睁地瞅着锦顺的眼色，犹豫了一阵，再次拿出勇气，开口说道：

"要是走着去，姐，你就一个人去；要是坐爬犁，可得带我

去啊！”

京玉的语调真叫人可怜，锦顺什么话也没说，紧紧地搂着京玉的肩膀。她特别疼爱京玉。锦顺自己是个独生女，刚懂事就没了父亲，跟着母亲来到遥远的异乡，无亲无友，非常孤独。看到人家跟哥哥弟弟一起过活，羡慕得不得了。小时候，曾经央求过妈妈给生个小弟弟，惹得妈妈伤心地笑了，还淌了眼泪。因为这样，锦顺就特别疼爱南阳村上、中、下三个庄子的孩子。上山挖野菜，常常按季节采些山楂、山葡萄和猕猴桃等野果，还采些酸浆草、白茅嫩叶、布谷草等可以吃的草带回来，碰到小孩子就分给他们。村里的孩子见到锦顺，都叫她姐姐或大姐。在这些孩子当中，锦顺是把京玉当做亲妹妹来疼爱的。哪怕是在老远的地方看见了刚生到世上就失去了爹娘，在哥哥怀里长大的京玉的身影，特别慈善的心里就会充满怜悯痛惜的情感。

现在，京玉缠着她要跟她到哥哥那里去，真叫她为难死了。

在这样的大冷天，领着衣衫单薄的京玉出门是个问题。就算马爬犁可以一直坐到城里，但从城里到德山林场还有二十多里路要走，怎么个走法呢？就是锦顺本人也得赶紧点儿，不然就很难搭上约好了傍晚一起回南阳村的帼丹爷爷的马爬犁。带京玉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但是她又觉得，“你不能去”这句话太无情了，说不出口。

“从城里到你哥哥那儿，还得走二十里哩……”

锦顺勉强嘀咕了一句。盯着她看的京玉的脸，突然由于失望而变灰了，但这孩子机灵透了，马上嘴角带笑地说：

“姐，我不去也没关系，我只不过是说要是能去一趟就好了。”

“唉，你呀……”

锦顺在孩子面前话门堵住了。

“姐，明天一早动身吗？”

“是啊，帼丹爷爷说，明天天一亮就走，叫我早点做好准备。”

京玉听了，腾地站起来，把刚才锦顺进屋时扔下的棉线拿起来，说：

“姐，今晚我把它织完，你给我哥哥捎去好不？”

“那是什么？是不是手套？”

“嗯，一只已经织好了，这一只今晚也能织好。我哥哥走的时候连手套都没有，手大概冻坏了。我原想等他回来再给他……可布袜子怎么办呢？都穿破了吧……”

锦顺心里一阵酸痛，半天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瞅着京玉。

“织吧，我替你捎去。你不要愁布袜子的事，万植哥和铁三哥的我也要准备，缝三双带去。”

“姐，谢谢你！”

“这孩子，看你说的。这线是打哪儿搞来的？”

锦顺摸着京玉手里的东西，问道。京玉把去年秋天哥哥进城卖掉一斗土豆粉，给她买的棉线围巾拆掉了，但她不肯直说，只是含含糊糊地笑笑支吾过去。

锦顺叫京玉一同到她家去睡觉。京玉不肯，说就是熬夜也要把手套织好捎给哥哥。锦顺只好约定明天一早见面，便离开了京玉的家。

风雪更凶猛地席卷着狭窄的山谷。缩着身子，好象要被风刮跑似地快步走着的锦顺，在甲龙家门口停下了。隔着围着院子的篱笆，看得见灯光昏暗的窗户。锦顺紧靠在矮篱笆旁边站着。盖在房檐上的木瓦被风吹得咯勒咯勒地响。从透出灯光的房里，传出吭吭的咳嗽声和搓草绳的稻草磨擦声，分明是甲龙他爹。

锦顺想：这些日子爹烦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怎么办呢？是不是进去看看他，告诉他明天到林场去？……不知怎的，她又有点害羞。

“明天去了回来再告诉他吧……”

锦顺自己回答了自己，又迈开碎步匆匆走了。

锦顺刚走进灶房，用两手捂着冻得生痛的面颊，“吁”地叹了口气。屋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是锦顺吗？”

“是我。”

“这么冷的天，你上哪儿去了？快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唉，就来！药煎好了，我把它榨出来。”

锦顺看着放在泥火盆上的药罐冒出一股很浓的药味，回答说。灶坑里的劈柴大概也烧光了，看不见火光。

“老煎药干什么？这病又不见好，白白地……”

母亲在屋里咂着嘴说。

锦顺装着没听见，走到火炉旁边把药罐子端起来，放在锅台上，在盛刷碗水的盆子里洗了洗手，从搁板上拿下一个大碗，把一块被药汤染黑了的麻布铺在上面，然后很灵巧地端起药罐子倒药。她把倒在麻布上的药渣裹好，用两根象筷子一样的小木棒卷在麻布巾的两头开始拧起来。浓浓的药汤滴滴答答地淌到碗里，积了有一多半。她又另舀了半碗温水，一只手端着药碗，一只手端着水碗，脱下鞋跨上门台，打开隔扇门走进屋里。锦顺她们家，跟北关地方有灶间的房子不同，按照南道的式样，把灶房和住房隔开，另外开了一扇隔扇门。

“妈，吃药吧！”

锦顺把双手端着的药碗和水碗放在母亲的头前，轻轻地蜷起一只腿坐在炕上。用悲伤的目光望着女儿走进屋来的母亲，半欠起身子，一手拄着枕头，倚在上面。她接过女儿双手捧到她面前的药碗，瞅了一会儿，闭上眼睛，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看来药味很苦，母亲端着药碗，皱起眉头。锦顺马上端起水碗，把碗边贴到母亲的嘴唇上。母亲呷了几口水，“吁”地呼了一口长气。

“锦顺，以后我真地不吃药了，你千万别再抓药来，这是白花

钱。”

母亲的话里带有一股怨气。

“妈,您别发愁,还是吃药治病要紧。”

锦顺漂亮的小嘴角上带着微笑，扶着母亲的肩膀，让母亲重新躺在炕上。

“孩子,你千万要听话。我的病我自己知道。过了冬天，自然会好的。咱们本来就没钱，何必白花在这上面呢？你办喜事的日子只剩下一个来月了，钱也该省着点花,哪怕是省一分钱也好！”

“妈,办喜事算得了什么大事……”

锦顺红着脸,说。

“这是什么话？如果你爹在世的话,咱家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还能这样象个花子似地打发你出嫁吗？咳,你爹为什么先走了呢？这个世道也太无情啦！”

母亲说着说着，就用手背去按眼窝。近来母亲的话多了，心烦的事也多了，动不动就流眼泪。锦顺很理解母亲的这种心情,曾经向母亲提过把喜事再拖一年，谁知反而惹得母亲生了气。母亲是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也要看到女儿上了头再死。

“妈，别这样，这对身板儿不好，只要您在，我怎么样都好。”

锦顺心里猛然一阵酸痛，但她眏着双眼皮的眼睛，勉强笑了一笑，紧紧地攥住母亲的手。

这时，母亲似乎也多少镇定了一些，用流露着眷恋之情的眼睛，望着那因为整天做苦工而无处不显出困倦神色的女儿的脸。门外的风声很响，一阵阵风雪时而沙啦啦地从窗户纸上刮过，窗户纸发出的声音，使人感到凄凉。

“天冷得很吧？”

母亲拉着女儿皴裂粗糙的手，问道。

“是。”

“甲龙那孩子大概苦得不成样子了，也不知道他睡的炕热不热。”

母亲忧心忡忡地望着窗户纸直响的房门，自言自语地说。锦顺也用不安的目光望着房门，说道：

“景天捎来口信，说住处蛮暖和。”

锦顺并没有听到过这话，无意间撒了个谎。

“我才不信哩。噢，明天你一准到林场去一趟。”

“是……”

锦顺喃喃地回答。母亲深情地望着女儿泛红的脸，接着说：

“你这次进城，干脆甭替我抓药，用那个钱买儿双袜子带去。这么冷的天，整天站在雪里，怎么受得了呀！”

“妈，您别这样操心嘛。他走的时候……”

锦顺嘴里无意间说了个“他”字，两颊象火炭似地直发烧，勉强接着说：

“再三关照说，压根儿不要为办喜事发愁，有了钱，无论如何要买药，好好给妈妈治病。”

“咳，他呀，临走还在院子里码了两垛柴。你算享到丈夫的福了。虽说天地世界很大，象这样老实、孝顺、有情有意的人在天底下还没处去寻哩，再说，他干活儿又是一把好手……”

母亲显出没法用言语把女婿的好处夸完的样子，用惦念的神情一个劲儿地望着窗外。锦顺越发把头低了下去。不过，她俩的心里都充满了对甲龙的爱和惦念的情意。对在迢迢万里之外的异国土地上，失去了丈夫和父亲的孤独无力的母女俩来说，甲龙不单纯是她们的女婿或丈夫，而是擎托着她们的生活的支柱。她们的生活是依靠在这根支柱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同甲龙的父亲崔老汉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独生子甲龙身上而受尽了一辈子的苦楚的心情，是没什么两样的。

“唉，就这么办吧，那个柜子里有一双大布袜子！”

母亲好象突然想起来似地拉了拉女儿的手。

“大布袜子？”

锦顺诧异地问道。母亲一时没有回答，然后象是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挖出来似地叹了一口长气，说：

“柜里不是有一双去找你爸爸的时候缝的布袜子吗？你把它带给甲龙吧！”

“妈！那怎能……”

锦顺眼睛睁得溜圆。

“那有什么关系！留着干什么？每次见到它心里都翻得难受。棉花虽不怎么好，可是絮得挺厚。”

锦顺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默默地低下了头。母亲抬起另一只苍白的手，替女儿把被风吹乱了的头发拢上去，用亲切的口气说：

“把你嫁给了靠得住的人家，我往后就没有遗恨了，你那在阴间的爸爸也可以放心了。亲家公疼你比疼亲生女儿还疼，大姑子待你比待亲妹妹还亲，甲龙就更不用说了。村里人不是都说他们是没有法律也能生活的人家吗？只要你好好儿的就行啦。贫穷，那有什么办法呢？彼此都是生就的八字。只要你们情投意合，身板儿结实，就会有福享的。噢，真是，亲家公可不是个一般人呐，尽管他年轻的时候，甲龙妈就死了，可他直到现在也没有续弦，男子汉一个人把姐弟俩拉扯大了。”

说到这儿，母亲暂时闭上了嘴，用深思的目光瞅着低着头的女儿绯红的漂亮的脖颈，接着说：

“上林场见到甲龙，告诉他不要愁别的事，赶快回家。他那个人，一干起活来就不晓得爱惜身子，真叫我不放心！”

“是……”

锦顺喃喃地平静地回答说。

母亲似乎抑制不住感慨万端的心情，这一件，那一桩，没头

没脑地向女儿嘱咐了好些，也许是药劲上来了，不一会握着女儿的手，悄然入睡了。锦顺坐在那里，久久地瞩望着睡着了的母亲憔悴的样子：灰白的头发，满是皱纹的前额，苍白而消瘦的脸庞，越看越令人心痛。

过了半天，锦顺长叹了一口气，把母亲的手塞进被窝，又掖了掖被沿，然后站起身来。

锦顺打开油漆已经剥落了的衣柜，翻了一阵，把爸爸的布袜子拿了出来。这是一双粗纹土布袜子，棉花絮得很厚，挺软和。她把布袜子放在膝盖上，瞧着瞧着，突然想念起爸爸来了。

"爹！"

锦顺一边喃喃地叫着，一边摸着布袜子。

"啊，爹，您怎么先走了呀！……"她喉头梗塞，眼角发热。

现在留在锦顺脑子里的父亲的形象，就是她幼年时节刚交五岁那年，一天晚上父亲离开家乡时的模样。那时，父亲抱着小锦顺，把胡子拉碴的下巴贴在锦顺嫩脸上蹭着，母亲则侧过身去无声地抽泣。锦顺因为脸蛋痛得受不了，摇着头，拼命地用小手推父亲的脸。父亲在村口的小河边，把锦顺送到母亲的怀里就走了。

过了一年又一年，锦顺渐渐长大，就想爸爸了。人家都有爸爸，就自己没有，她感到又奇怪又生气。她央求妈妈把爸爸找来。每逢这时，母亲就紧紧地搂着她，反复地说着相同的话：

"等往后挣到很多钱，爸爸就会回来的，还会给咱锦顺买件花衣裳哩。"

这样过了三年，第四年早春的某一天，刚交九岁的锦顺同村里的女孩子们一起，到河对面的平川地去挖小根蒜，过了晌午好久才往家走，心里直怕母亲骂。可离老远就看见她家低矮的排子门外边站着一个陌生人。她圆睁着眼睛仔细地看，只见那人身上穿着黑洋服，头上戴着一顶圆帽子，从挎在腰边的大皮包里掏出一样什么东西，交给站在排子门外的母亲，就朝着村子那边走了。

母亲鞠躬相送。锦顺觉得奇怪，心里直跳荡，于是紧攥着拳头朝家跑。这时母亲也大声叫着锦顺，迎了过来。母亲手里好象拿着一张纸一样的东西，一扇一扇的。她抱着锦顺，眼泪汪汪地低声说：

“爸爸来信了！锦顺，咱上爸爸那儿去吧！”

锦顺听了这句象在梦里一样的话，乐得直蹦。她从母亲的手里抢过信，朝家里跑去。

第二天，母亲到城里去了一趟回来，当天晚上开了个通宵，给锦顺做了一套棉布裙子和小袄，还做了一双父亲穿的大布袜子——就是现在从柜子里拿出来的这一双。母亲不知道是由于担心，是想辩明，还是太高兴了，一边把布袜子朝包袱里放，一边说：

“听说，爸爸在的北间岛，现在还是冬天呢。”

第二天早晨，母女俩动身上路了。徒步走了两天，又乘了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夜，然后又足足走了十二天，才来到北间岛的某一个矿村。

母女二人就这样好不容易找到了目的地。可是等待着她们的却是，即便是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令人感到幻灭的和难以置信的父亲的惨死。就在她们来到目的地的四天前，矿山的坑道里起了火，死了十三个工人，锦顺的父亲也在其中。在插着一根木桩的赭红色的新坟前，母亲昏厥过去，而她则拉着母亲吓得直哭。这段幼年时代的回忆，至今还是那样清晰。当时她还不知道什么叫死亡，因此，她与其说是被父亲的死吓哭，倒不如说是被母亲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吓哭了的。后来，她慢慢地懂事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时的记忆常常使她感到剜心刮骨般的痛楚。而且五岁时狠命推临走前夕蹭她面颊的父亲的脸的事，也一直象芒刺一样梗在心里消失不掉。

锦顺把布袜子放在膝盖上，一边抚摸，一边回忆，不由得翻肠倒肚似地长吁了一口气。这些往事，越想越使她感到心胸欲裂，感

到幻灭和痛苦。

锦顺用衣带擦着不觉间流下的滚热的眼泪，又去翻衣柜找旧布片。

锦顺比着父亲的布袜子，又裁了两双袜料，通宵做针线活儿。

一清早，京玉跑来了。怀里抱着一双织好的手套和用麻布包着的还有点热气的饭盒，说那是新煮的土豆。

锦顺做完动身的准备，先到福姬家，托福姬白天到她家里去一次，拧点药给妈妈吃，然后就到帼丹家去了。

帼丹爷爷早就开始套马爬犁了。爬犁上小米麻袋堆得老高。吹儿吹儿地打着响鼻儿的马儿，鼻子里喷出一股股白气。

"混账东西！你吃足了煮烂的燕麦秸，还要什么驴呀？今天得给我使点劲儿，一口气跑到城里，好让咱锦顺到林场去，呵呵呵。"

帼丹爷爷摩挲着披着一层柔软的鬃毛的马脖子哈哈大笑。早上虽说没有风，却很寒冷。老大爷很有风采的胡须上结满了雪白的霜花。锦顺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袱，呆呆地站在爬犁旁边，被清晨的严寒冻紫的脸上，泛着红晕。

老大爷给马驾上了辕，回头说：

"你怎么站着不动？快坐上吧，中间给你留了个好坐位。用围巾把脸包上，天这么冷，还能讲究漂亮！"

老大爷笑着，抓起长长的缰绳，爬到爬犁的前头高高地坐着。

"驾！"

老大爷飘着雪白的长髯，很精神地喊了一声，马儿就吹儿吹儿地打了一阵响鼻儿，拉起爬犁。爬犁在雪路上飞快地滑行起来。

"姐，好好走呀！"

京玉站在路边摇晃着小手。锦顺回过头来朝她点点头。

这是个没有风但非常之冷的早晨。冰花一闪一闪地在空气中飞溅。锦顺怀里抱着包袱，缩着身子坐在爬犁上，望着黑暗还没有

消逝的远方的天空。

六

德山木材所经理刘正雪去德山镇，比原定日期多呆了几天才回林场。他本来是把家安在镇上两头跑，只有在冬季林场最闹猛的时候，才在山上多住些日子。

现在，他把自已颀长的、很有风采的身躯挺立在现场办公室前头，用满意的心情望着喧腾的林场。他身上披着领子上镶了水獭皮的价格昂贵的骆驼毛外套，头上戴着用水獭皮做的西洋毛皮便帽。稍稍向下弯的长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遮在眼镜片里的眼睛，也许是叫太阳光给照的，眯成一条线望着林场。戴着亮光光的皮手套握着文明棍的两手背在背后，文明棍的尖端来回晃动着。

身穿皮夹克头戴皮帽子的现场监工道涉，正微弯着腰站在刘正雪身边报告这一段时间的林场情况。刘正雪没有怎么回答，间或点点头。

对面的山腰上，斧子声激起一阵阵回响，四面八方接连不断地有些大树的树梢在空中划着圈子打转，嘎喳嘎喳地倒了下去。

留着小鼻胡子的刘正雪紧闭着的大嘴的嘴边浮现出一丝微笑。

随着吭唷吭唷好听的号子声，一批批抬着溜直的大原木的工人不断地从林场的树林里走出来，向贮木场涌去。山下的贮木场上，木材堆得象山一样。从那个贮木场起，穿过刘正雪站着的现场办公室门前，远远地伸到林场山谷外面的五龙川拦河坝边的爬

犁道上，拉原木的牛爬犁和马爬犁响着铃声，成串地走着。

走到现场办公室所在的坡路上的牛马，昂起眼珠子鼓得有铃铛那么大的头，鼻子里呼呼地喷着白气，拼命使劲拉。它们用打了掌的蹄子在压得象冰一样坚的雪地里刨几下，才能吱吱吜吜地把爬犁一步步朝上拉。

“驾！驾！该死的牛！狠劲地拉呀，驾！”

绷紧了缰绳的车把式，把胸脯贴在爬犁上推着，发狠地抽着鞭子。牛和人脸上都白花花地结着一层冰。要是往常，这些过了难关的爬犁上了岗坡以后，照例要缓一口气再下坡。可是今天，因为刘正雪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只好接着就下坡了。下坡比上坡还要辛苦。在这下坡路上，牛和人不是拉爬犁，而是要同直向下冲的爬犁放对顶着。在又硬又滑的冰道上，载着三、四根一搂粗的大原木的沉重的爬犁，无情地撞开顶住它的人和牛向下滑。老牛好象眼珠子马上就要蹦出来似地瞪着眼睛，把力气集中到缩紧的脖子和撑开的四只蹄子上挺着。但它终于支持不住，打了掌的蹄子划拉着冰板滑了下去，蹄尖上溅起一阵阵白花花的冰屑。每逢这时候，紧杵到牛背上的爬犁，不是整个儿向右拐就是整个儿向左拐，似乎一眨眼的工夫，爬犁就会一个大转身，一下子把牛和人一齐压倒滚落下去似的。可是赶爬犁的车把式总能很有本事地驾驭着牛，把爬犁扶正，稳稳当当地赶下坡来。下了坡的牛，浑身冒着白气，丁丁当当地响着铃铛。赶爬犁的也把狗皮帽子推到后脑勺，拍着汗湿了的牛脖子，用亲切的声音“吁——吁——”地哄它。

在刘正雪的耳朵里，工人们骂牛骂马的声音和落在牛马背上噼啪噼啪的鞭子声，听起来都分外亲切。

一想起这次进城遇到的事情，他浑身就象立刻要飘起来似的。日本军中佐森虎之助率领几百名精兵，以“讨伐”队长的身分进驻德山地区。刘正雪不仅被邀请参加了欢迎他的盛大宴会，而且

深得他的信任。森向刘正雪预购了准备用来修建德山镇的城墙和炮台以及“讨伐队”营房等军事设施的大批木材。同时，刘正雪那专门到处惹事生非的坏小子炳甲，当上了城里的自卫团团长，穿上了长筒皮靴，挎上了手枪。

这件事就是对做父亲的刘正雪来说，也是令人惊讶得眼珠子朝天的。但不管怎的，现在，黄金和权势，都成为长在他胳肢窝上的翅膀了。

日本军向大陆的进攻，是上帝投在刘正雪头上的幸运的灵光。

几年来，刘正雪所以能在德山一带开设林场，大赚其钱，完全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大陆才交上了好运。在这以前，他只不过是县城大街上的一个棉布商罢了，根本不敢起经营这样的大林场的念头。

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端。他胸怀凌云的壮志离开故乡，已经过了十五个年头。现在混到这个地位，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离开故乡时所怀的志愿，大功告成了。在故乡，他家也曾经是一个号称在方圆百里之内行走不踩别人土地的响当当的财主。可他爹晚年沉湎于赌博和酒色，在荡尽了大部分家产之后死了。

刘正雪清理了一下家产，给弟弟拨出一份，就带着其余的钱财北渡到间岛来了。

大约有一年光景，他周游了一些地方，寻找大发横财的机会。他考虑究竟是做鸦片生意还是开金矿，或者经营农场，最后就在现在的德山地区三百里河的县城落脚，在繁华的大街上开了一家棉布店。他所以这样落下脚来，是因为他想到，贩卖鸦片和开金矿之类的事，尽管罩着一道有可能大发横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彩虹，但实质上是同他老子所爱好的赌博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在这凶险的世上，一有失闪，就会落到当乞丐的下场。他不想重复他父亲的悲剧，哪怕是多花一些时间，多费一点力气，也要稳当可靠地一点一滴地来积累财产。

这样过了十年，刘正雪成了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布商。他手里有了一笔本钱，便想是不是进一步深入到内地去，在松花江流域办个大农场。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恰巧日本军队强占了满洲。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头一年里，周围一带兴旺起来的林场的景气，引起了刘正雪的注目。县城紧挨着方圆数百里的森林，又位于连接作为省会的大城市和朝鲜的港口城市的铁路交叉点上。一些穿洋服的实业家，便从日本和朝鲜涌了进来，在县城周围百里方圆的森林里开设林场。于是这一带便响起了丁丁东东的斧子声，而满载着象山一样的原木的长长的列车，则鸣着汽笛日夜不停地从县城的火车站里开出去。当时他有点拿不定主意，很晚才下了决心。这事刘正雪现在想起来也不禁后悔起来。当他决心办林场，把县公署山林科科长请到一家大饭馆里去的时候，已经是在县城周围的林地落到尾随日本军队而来的大采伐业者们的手里之后了。

不过他没有灰心。

他亲自跑遍了县内的山林，在离城几百里的德山停住了脚步。

他发现散布在德山镇（当时还不是市镇，只不过是个被人称为德山村的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附近方圆几十里的山梁上的好林地。这里有着在县城附近见不到的象麻杆一样密密麻麻的几抱粗的红松，而且山势不陡，容易砍伐，也容易搬运，真是一看就叫人垂涎三尺的林地。只要把原木运到县城，那就不是原木而是黄金了。可是没法运出去，从德山到县城，别说是通汽车，就连可以通牛车马车的路也没有。

正为此懊恼不已的刘正雪，发现山谷里有条河。调查的结果，这条河叫五龙川，从开春到夏天，水量增大，简直象条大河一样，一直流到县城。估计从德山地区流送木筏，要比在县城百里方圆内用马爬犁搬运花费少得多。而且只要打通了县公署的官老爷，就可以用比买县城周围的林地便宜得多的价钱把它弄到手，树木

还尽是象金子一样的合抱粗的红松。由此看来，选择德山地区要比县城附近的林地有利。他急急忙忙跑回县城，雇了一批擅长采伐和放筏的工人来，又作了一番周密的调查和计算之后，于当年秋天开设了现在这个德山木材公司，第二年早春，在长达几百里的地段内筑了三道拦河坝，流送了第一批木筏。刘正雪的打算并没有落空，木材象长了翅膀一样以上好的价格卖出去了。这样，当年就收回了本钱，还捞到一大票。在此后的几年内，刘正雪的德山木材公司一直很兴旺，在德山一带自不必说，就是在全县范围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大林场了。

刘正雪自诩为德山地区的开创者，就因为有这点来历。

但是，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的了。现在使刘正雪感到心情振奋的是将会变成花朵结出硕果的对于未来的炫目的设计。

单拿约定了要在明年春天和夏天向县城木材商交货的木材订购量来说，就几乎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这次，他又从森“讨伐队长”那里接到要在今年冬季交给军部的数量庞大的木材订货。要想满足这些需要，就是现在把林场扩大一倍，恐怕还是不行。照他那个贪心劲儿，恨不得扩大三倍。森队长说运材条件由他担保。当他谈到林场到县城的道路不好、运输手段不够的情况时，森马上欣然表示要向村民派工替他修路，并给他动员牛车和马爬犁。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多招工，新开辟一个比现在这个山谷还要大的采伐区。至于工人问题，冬季在附近的农村里，有很多因为没有吃的而在发急的农民，另外，去年和今年有将近十万名抛弃了农业的农民和失业者从国内流入间岛，所以，一进县城就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为找工作而红了眼睛的流浪民。这么说来，剩下的只有把新的采伐区安排在什么地方这么一个问题了。

“……这样，最近效率一下子就会提高了，嘿嘿嘿。”

道涉说了一阵什么，放声笑了，从深思中醒过来的刘正雪，这才回过头来盯着道涉说：

“你说什么怎么样了？”

道涉以为自己刚才说的一番话出了错儿，担心地瞅着主人。想到揣在自己口袋里的另外一笔帐是不是被发现了，心里凉了半截。刘正雪这个人精于权术，表面上装得很大方，实际上事事都很周密。道涉耍花招耍得不好，常被刘正雪逮住狠狠地整一顿。不过现在他的主人一直掩饰不住某种满意的神情，从他的脸色来推断，今天不是那种气色。于是道涉白净的脸上露出了狡滑的笑容：

“我是说，按照主人老爷的吩咐实行了传票制之后，就是不大声吆喝，活儿也干得快了。您看，这一阵贮木场和拦河坝的原木比原先多一倍，运出去的原木也比从前多五成！嘿嘿。”

朝道涉所指的贮木场那边望了一眼的刘正雪，突然摇晃着颇有风采的漂亮的身子，高兴地呵呵笑了：

“好的，好的，人嘛，就得动点脑筋！象你那样尽扯着大鹅嗓子嚷嚷，成得了事？特别是现在工人们都很不驯顺，不能光靠鞭子往前赶，要动脑筋。人的脑子是越使越灵的，懂吗？”

刘正雪并不是因为听了道涉的话心里满意，而是因为自己兴致来了才说了这么一通废话。他想，不论大事小事，凡是他想出来的，可算样样对路，而且干起来红火。就说实行传票制吧，也是这样。这个办法，使工人们手脚不停地干，真是不花本钱，却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急于挣钱的工人，为了多拿到一张传票，从黑糊糊的清晨就砍树，一直砍到深夜点起篝火还在干。一张纸片片，就把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一倍。

“是，我懂了！是应该动脑筋。不过，那得是个好脑袋，象我这个石头脑袋，再怎么拿布缠上绞脑汁，也没用处！”

道涉并不认为刘正雪的话有那么了不起，但他却装出十分心服的样子，凑上来说些奉承话。

“嘿嘿嘿，你这话说得有理。人嘛，他们的命运都是前世注定

的。你的脑袋，当这个德山木材所的监工大人正合适！”

道涉看到刘正雪对他毫不关心，眼睛只顾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不感兴趣地自说自话，心里很不愉快。“臭老头子！几年前你也不过是个靠做棉布生意吃饭的！”尽管这么想，但他并没有流露出这种神情。因为他是一个本能地把在金钱和权势面前应该怎样办事这一点刻在五脏六腑内生活的人。

“是，那当然啦！老爷前世就注定要当木材所经理大人！”

道涉毫不踌躇地继续顺杆儿拍马，但他的话里隐隐地流露出酸溜溜的心情。玲珑剔透的刘正雪，今天好象不管道涉说什么都根本不放在心上似的，只是望着远山嘿嘿地笑。笑了一阵，突然停住不笑了，转过头来对道涉说：

“进驻德山地区的日本讨伐队长森虎之助阁下，明天光临我们林场视察！”

“日本讨伐队长阁下！”

道涉感到非常意外，小荞麦眼睛睁得溜圆。

“这位大人，光听名字也够气派了。不是有句话叫山中猛虎吗？他就象他的名字一样，是个气魄又大、性格又爽朗的豪杰！”

“您见过他吗？”

“跟他一起吃过酒！”

刘正雪做出很平常的样子，回答说。

“是吗？”

道涉感到有点压力，低声说。

“以后你要振作精神，多拿出些劲头来克尽职守！将来木材所要扩大两三倍，你也可以捞到大笔油水！”

“要扩大两三倍！”

今天听到的话，句句使他感到惊奇！

“德山地区有不少木材所，可是讨伐队长大人惟独把向军部提供木材的任务交给了我刘正雪。还有，据说昨天晚上我们家的炳

甲接受了队长大人的任命，当上了德山自卫团团长！”

“真的?!”

道涉听到炳甲被任命为自卫团团长，耳朵顿时竖了起来。这一下就是林场再怎么扩大，自己再怎么能扎扎实实地捞到一大笔钱，他也不当一回事了。前些日子的晚上，他是认为炳甲当上了自卫团团长，一定会喊他去才到炳甲那儿去的，可是炳甲只托他推荐几个在德山一带能当自卫团干部的朋友。道涉半信半疑，给他推荐了治洙、成八等几个朋友之后就回来了。从此他心里就在盘算，要是这次事情不成功，他就把现场办公室的金库给掏了，逃到哈尔滨或者奉天去。谁知现在炳甲竟然被任命为自卫团团长。刘炳甲曾经吹过牛，说是一准要给他弄个小队长的位置……

“明天，他会跟着队长大人到林场来的。”

刘正雪又说了几句什么，可是道涉的耳朵早已听不进去了。

头脑变乱了的道涉，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定定地瞅着正在了望林场的刘正雪的那个胖得打叠儿的后颈。

刘正雪忽地把文明棍朝前一拄，抬起穿着亮闪闪的皮鞋的脚向前走去，连头也不回地说：

“到对面山沟里去看看！”

道涉完全是一副晕头转向的表情。

刘正雪早已迈开快步走了。他正在考虑在岭那边的山沟里开辟新的采伐区。

七

甲龙刚刚砍倒一棵有两抱粗的大树。他走到还蒙在一片濛濛的雪雾里的大树旁边去打枝桠。打完了枝桠，又掐头去尾，把树

身修得溜直，这才掸着那落在头上的白雪，嘴里嘟嘟哝哝地说：

“嘿，这个树节子长得真结实！”

刚才他修的那棵树，表面上看起来很光滑，可是斧子一砍上去，就发觉树心的纹路扭结，还有一个象石头一样硬的大树节子。为了把它修好，差不多搭上了砍两棵树的工夫。

甲龙想要在休息时间以前补上这个空，向四外张望着，察看要砍伐的树。忽然看见铁三敞开的狗皮坎肩一掀一掀的，在那边树林里狠劲儿砍树，心里不由地想道：铁三抵死拼活地砍，今天说不定要赶不上他了。就在前些日子，甲龙听了宿舍里讲的故事，受到意外的冲击，心烦意乱地度过一个夜晚，第二天跟他的两个朋友商量再干一个月，这时候，铁三一口答应了。他还说：妈的，在哪里都是一样受穷，何必回那个闷死人的南阳村去，干脆就在这个热热闹闹的林场里住下去倒好。而且，从第二天起一直到现在，一天也没有休息，总是拼命地干。甲龙知道，他话尽管说得这么轻松，但实际上是想着在家里受尽了许区长逼债的苦的老母和饥饿的弟妹，才下狠心砍树的。

铁三停住斧头，瞅了瞅砍过的树干底部，朝两只手掌心呸地吐了口唾沫，又砍起来。嘴里说着：

“你这棵大树……”说着，砍了一斧头；“叫你死！”说着又砍了一斧头。

他好象同活人干仗似的，边嘟哝边砍树。甲龙看着那样子，冲着他咧嘴笑了笑，转过身去，又看见老朴头和“青山流水”在他们的下边把树周围的雪踩板结，弄出一块平平的空地，上面铺了张狍子皮，面对面坐着“嗞啦嗞啦”地拉大锯。老朴头拉着锯子向后一仰身，“青山流水”就象磕头似地向前一弯腰；“青山流水”一拉，老朴头就向前一冲。锯齿飞快地在两边来回移动，锯屑唰唰地掉下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

从他们的下面，有节奏地传来向山下搬运原木的工人们“吭

唷吭唷 ”的号子声。

甲龙又挑了一棵要砍的树。他用粗笨的大手轻轻地摸了摸毛糙的树身，向后退了一步，猛地把斧头举到头顶上。

“喂，甲龙，歇一会儿吧，你那么个干法，没等娶媳妇就得把所有的本钱都摆上去啦！懂吗？嘿嘿嘿。”

有人在下面喊。甲龙举着斧子，回头一望，只见原先跟老朴头对面拉锯的“青山流水”，大概是拉完了锯，正站起来瞅着他这边笑。四周爆发出笑声，这是没有恶意的爽朗的笑声。林场里的人都知道甲龙窘迫的处境，好象当作自己的事似的，真心地给予同情。他们都骂在检尺上要花招儿来盘剥甲龙的“黄鼠狼”监工是该杀的家伙。这固然是由于他的家庭情况，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甲龙本人的行动象在村里一样，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他少言寡语，埋头干活，不显山不露水的，显得那样善良、朴素和勤劳。他拼命干自己的活儿，但只要看见周围有人推不倒砍过的树，就放下自己的活儿跑过去，闷里不吭地把肩膀靠上去帮着推。打路上经过，发现有爬犁在坡路上受苦，就帮他们一直推到山顶上。晚上回到宿舍，朝灶房地上一坐，先磨好自己的斧子，然后一声不响地把戳在灶房地上的别人的斧子也都磨个遍。要是人们事后知道了称赞他，他反而感到不好意思，羞红了脸。所以，林场的工人们虽没见过甲龙的父亲崔老汉，但都夸他老人家养了一个好儿子，并善意地开玩笑说，锦顺姑娘找到个好新郎官了。

甲龙听着笑声，做出用一只手摸了摸后颈的样子，回过身来使劲儿抡起斧子。他打算在间休之前把这棵树也砍倒。这时，随着一声“树倒了！”的喊声，通地响起了大树倾倒的声音。这是老朴头和“青山流水 ”放倒了锯好的树。扬起的雪粉，从头顶一直落到身上，弄得他全身白花花的，但他连头也不回，“哼哼， 哼哼 ”地更加使劲抡起斧子。大树铮铮的响，象一片片打糕似的斧屑四处飞扬，这棵足有两抱粗的大树，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差不多砍了一半的时候，附近的地方又传来一声“树倒了！”的喊声。分明是万植的声音。回头一看，在不远的山坡下，万植正把手插在腰里站着望着倾倒的树。那棵树他先前就在砍了，并不怎么粗，好象现在才刚刚放倒。

他们三个中间，万植是体质最弱的，在林场过了将近一个月，非常疲惫。最近砍的还不到甲龙的一半。甲龙觉得自己有好些地方对不起万植。前次商量再干一个月时，曾经劝过把小妹妹一个人留在家里的万植先回去。可是万植却坚持说，大家一齐来的，怎么能自己先走呢，一定要一起留下来。不过最近他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而且他虽然表面上不露出来，但心里难过，很担心妹妹。甲龙看出了这种神情，更觉得非常对不起他。

他后悔自己不该砍新树，应该上去帮他把那棵树放倒，可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甲龙短促地叹了一口气，回过身来继续砍树。

可是没砍多少，远处就响起了钟声。霎时间，林场变得安静起来。原先在他周围干活的人们嘴里嘟哝着什么，朝山下升起篝火的地方走去。甲龙向四外望了望，又抡起斧子砍树。一连好多天，唯独甲龙在休息的时间不休息。工人们对这一点已经习惯了，因此也不去劝他，一个个从他身边走过去。只有在那头干活的铁三，一边朝下走一边说了一句：

“甲龙！快点砍完下山来吧！”

在变成了寂寞世界的林场里，一个人砍树的声音特别响，铮铮的，在整个山谷里回荡。

最初几天，他听到这种声音，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所以并不把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搭进去干活。他开始这样从清晨到天黑一刻不停，使看的人都不能不伸舌头地拼命砍树，是在去现场办公室算了帐，回到宿舍听了人们讲的可怕的故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之后。

那天晚上，他虽在烦恼中熬过了一夜，但第二天天亮，一看到太阳升起的蔚蓝的天空和苍郁的树林的时候，浑身又来了勇气。他毫不犹豫地决心留在林场再干一个月。要是现在这样回去，父亲势必要向许区长或什么人借债。而昨天晚上谈到的一切悲剧，都是由欠债开始的。不用说别的，南阳村锦顺她们家，就因为欠了许区长几个钱，天天受他们的煎熬。想到因为钱而死去的姜成满，也不由得浑身打颤。甲龙确信，就是让父亲和家里人多操个把月的心，也要多挣一些钱回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家免受祸殃。他是个只要一旦下了决心，就象盘石那样牢固，既不动摇，也不破裂的人。现在他的决心是很坚定的，他打算要是先跟伙伴们商量得不到同意，即便是自己一个人也要留下来干，而且要比别人干得更猛更快，多干好几倍！

他干活的本事本来就够大的，何况现在又下了这么一股子与众不同的狠心，看他的气势，真象是一个人要砍平整个林场。

起先，到了休息时间，每当静悄悄的林场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斧声在响的时候，他就唯恐那些不了解他深刻的用心的人会嘲笑他："这小子为了挣钱娶媳妇，就不知道要累断骨头！"想到这，就悄悄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朝地上一坐，但他总是很快地定下心来，重新拿起斧头干活。因为他不能怕别人嘲笑而把担在自己身上的一家四口人的命运置之不顾。

甲龙没干上几气儿就把树砍好放倒了，他从树根一直修到树梢，打掉枝桠，截掉树冠，然后直起腰来向四下里看看，寻找下一棵树。这时候，背后突然有了人的动静。

"喂，甲龙，来劲儿啦！这是第几棵啦？"

这是"黄鼠狼"监工的刺耳的声音。甲龙拔出深陷在雪里的脚，回头一看，想不到木材所主人手拄文明棍，跟监工一道站在他的面前。

甲龙下意识地向他们哈了一下腰，缩着膀子站着，隔了一阵

才朝着站在刘正雪身边的监工回答说：

"这是第十四棵，以前的我还没拿到……"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拿到传票。

"嘿嘿嘿。知道，这个我知道！你只管砰砰地砍好了，我不打算克扣你，让我瞧瞧，行吗！"

"黄鼠狼"走到原木旁边，用拿在手里的长尺开始量木。刘正雪露出满意的笑容，点了点头。"黄鼠狼"量完原木，从皮夹克里掏出传票本子，用铅笔头划了几个字。

"喂，拿传票来！"

刘正雪不知突然想起了什么，凑到"黄鼠狼"身边，把传票本子抢过来，自己又开了一张，撕下来送到甲龙的面前，豪爽地说：

"给，小伙子，你接着吧！票里记的比你砍的多一倍。对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什么也不在乎。快接着！"

甲龙手足无措地瞅着木材所主人。

"我，我砍了多少，你就给我开多少吧！我……"

刘正雪望着由于惊慌而说话结结巴巴的甲龙那张淳朴的脸，呵呵一笑，然后把传票塞到直向后退的甲龙那皴裂的大手里。

"没关系！一份是你的工力钱，一份是我刘正雪给好好干活的人发的奖。收下吧，以后对好好干活的人，都要这样发奖。监工，你下去把我的话照样告诉工人们！"

"是，世上哪里还有象经理老爷这样宽宏大量的人呀！"

道涉哈着腰，奉承了一句。刘正雪"呃哼"一声，煞有介事地咳了一下，回过身来朝山下走去。甲龙惘怔地目送着他的背影。

在山谷里，围着篝火坐着休息的人好象都朝着这边望。篝火上头烤着湿漉漉的鞋子和裤子，腾起一片白濛濛的热气。

甲龙觉得自己一个人突然受了"赏"，很难为情。砍新树吧，有点奇怪；到伙伴们休息的山谷里去吧，又很不自然。他不知怎么办才好，站了一会儿，把手里拿的传票偷偷地朝腰里一塞，然

后坐在修整好的原木上。

幸好没过多少时间，又响起了开工的钟声。

八

下一轮活儿刚开始，甲龙已经紧挨着山梁砍树了。

快到晌午，山下传来喊“甲龙——”的声音。不知出了什么事，铁三的大身板冲开雪堆，摇摇晃晃地奔上山来。甲龙手里握着斧头把子，留心俯视着他。

站在他面前的铁三，累得呼呼喘气，鬼诈地嘻嘻直笑。

“你怎么啦？”

甲龙诧异地问。就这样，铁三还是嘻嘻地笑了半天才开口：

“春香① 来了！”

“春香？……”

甲龙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鬼话。几天前，据说是打南道来的流浪汉工人倒是唱过《春香歌》，受到听众的喝采。

“嗐，你这个人，对你来说，春香还能有两个、三个？锦顺小姐找你来啦！”

铁三嘿嘿笑着，拍了一下甲龙的肩膀。

“锦顺——”

---

①——古典小说《春香传》的女主人公。春香是个美丽的姑娘，她坚决反对两班统治者的利诱和迫害，专心等待与她结下婚约的爱人，坚守了贞节。——译者注

甲龙说话的腔调虽然依旧是慢腾腾的，但却是一副很惊讶的神情。

“有一个刚从贮木场那头来的抬原木的人传话说，南阳村来了个傻姑娘找你，快去看看！”

“真的？”

甲龙显出不相信的样子，抬起绯红的脸，远远地朝谷口的贮木场那边张望。

“咳，你还这么磨菇，我是闲着没事干才跑来的？去吧，这棵树我替你砍！”

铁三嘻嘻地笑着，推了推甲龙的脊背。

“这可怪了，她上这儿来干什么？……”

甲龙嘟哝着，但他的眼睛却亮闪闪的，掩饰不住高兴的神采。

“铁三，这树你别砍了。你和万植也跟我一起去。”

甲龙被铁三推着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来拉着铁三的袖子，羞涩地说。

“咳，你呀，真象傻瓜。快去吧，我们等会儿再去！”

铁三狠劲儿推了一下甲龙的脊背。甲龙搔了搔头发蓬乱的后脑勺，踌躇了一会儿，拾起大棉袄穿上，快步走下山去。

铁三愉快地望着甲龙的背影噗哧一笑，自言自语地说：

“唉，我来砍一棵吧，给甲龙挣点娶媳妇的钱！”边说边转过身去。

甲龙心里直跳，耳朵根子都发烧。他不知不觉小跑起来，但看到周围干活的人，又不由自主地红着脸，放慢了脚步。人们向他投以并无恶意的笑声。

上贮木场的路，由于抬木头的工人拉着原木来回走，踩得象冰盘一样光滑。他再怎么朝贮木场周围看，也看不到长相跟锦顺一样的姑娘。

甲龙的脑子里突然浮起了一个不安的念头。锦顺为什么突然

走这么远的路找到这里来？这是个疑问。是不是家里出了事？如果是的，那是什么事？是爹不舒服吗？爹从今年冬天起，身体就明显地衰弱了，咳嗽又很厉害，还常闹个感冒发热的……更叫人担心的，不知道是不是锦顺妈出了事。出来的时候，她病势不妙。尽管进城卖了几趟柴把钱交给了锦顺，关照她一定要给大娘买药，可又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甲龙担着心跑到贮木场，没找着锦顺。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从贮木场转过山角伸向锅伙村的爬犁道。突然，他细眯着的眼睛里闪出了光亮。因为山角路边上的大泥杨树下站着一个女人，怀里紧抱着一个小包裹。半掩在白围巾里的脸，朝着对面山梁站着的小小的身影，即使在远处也能一眼认出她就是锦顺。黑色的半长不短的裙子在风中轻轻地飘拂着，也许是掠过的风老是把她的头发吹乱了，锦顺不时抬起一只手掠着前额。甲龙的心，突然“通通”地跳着，竟不知不觉地放步跑了起来。

本来望着对面山梁站着的锦顺，也突然把头转到这边来，而且匆匆地迎上几步，但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又就地站住了，眼睛望着脚下，一股劲地摸着用粗棉线织的围巾的边儿。

甲龙跟锦顺面对面地站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怀着一颗激动的心，半天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望着锦顺绯红的耳轮。几绺被风吹散了的头发轻轻地飘着。锦顺的细手指一个劲儿地扭着那条可怜的围巾。冬天晌午的洁净的阳光，明亮地照在他们俩的头上。

“你怎么来啦？”

甲龙在懵怔中说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锦顺抬起头，瞬间，她那虽不算大但确是弯曲得很漂亮的眼睛，迅速地把甲龙周身扫了一遍。一种既非埋怨、又不单是怀念和高兴的微妙而复杂的表情，出现在锦顺的眼睛和脸上。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俩的视线突然碰上了。锦顺微黑的小脸一红，不自然地笑着，低下头

喃喃地说:

“到城里办点事,顺便到这儿来的……”

锦顺说完,“吁——”地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是看到安然无事依旧健康的甲龙之后放了心的表示呢,还是说明了到林场来的尴尬处境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呢,那就弄不清楚了。

甲龙咧着嘴笨拙地笑了笑,说了声“是吗……”,然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半天没有说话。甲龙也放了心。反正锦顺不象他刚才朝这儿跑的时候心里所想的那样,是因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才来的。锦顺这会儿又把围巾的边儿朝另一个方向扭着。甲龙瞅着锦顺那只冷得裂了口子而变得粗糙了的手,突然问道:

“大娘的病好点没有?”

锦顺低着头,磨蹭了一会儿,还是小声儿回答:

“用那个钱买了药,吃下去好点了。”

他俩又没什么可说的了。甲龙本来就嘴笨,这会儿突然见到锦顺,虽然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就是脑袋直嗡嗡,找不出话头来。

过了一会儿,锦顺抬起头来瞅着甲龙。她那变得比刚才大胆得多的温柔的眼睛闪闪发亮,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兴奋和喜悦的光采。她先开口说:

“大爷和姐姐在家都挺好。”

“不知道家里是不是断了烧柴,叫我爹受苦了……”

这会儿,甲龙也似乎觉得自己的舌头稍微灵活点儿了。

“我们说不要紧,可他老人家总给我家和京玉家打来烧柴,还给劈好,真叫我们过意不去……”

“是吗?嘿!我应该快点回去,让年老的爹爹……”

甲龙没有把话说完,抬起沾满干树叶和斧屑的毛蓬蓬的头,望着远方的天空。在他的眼前清楚地浮现出头发灰白的父亲,背

着沉重的烧柴，一天几次在陡峭的山坡上爬上爬下的模样，心里阵阵刺痛。

“大爷这样说的，我妈也是这样说，叫你不要愁旁的事，马上回家去。”

办喜事的话，锦顺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换了句“不要愁旁的事”。

“老人家操了不少心吧？”

甲龙心情不安地瞅着锦顺，问道。

“是呀。还说大木头砸死了人呢。”

“噢，这样的事有是有过，不过没关系，只要小心点儿就行啦。”

甲龙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可是一个人的事情也很难说准，我妈也叫我领你一同回去……”

锦顺话没说完，就垂下了眼皮。在不懂事的时候离开母亲的怀抱的甲龙，从锦顺妈的身上第一次领略到母亲的温情。锦顺妈的操心，使甲龙的心更加火热起来。

“你回去劝我爹和大娘放心。只要闭着眼睛再干二十来天，就可以回家啦……”

锦顺低着头，没有回答，轻轻地点点头。她的目光突然扫到甲龙的下半身。他那沾满了雪和泥的大布袜子和草鞋，被树根刮破，叫篝火的火星子烧成了一团破烂，简直不象个样子了。锦顺打开了抱在怀里的小包裹。甲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呆呆地望着。锦顺从包裹里掏出了另一个包着三双套袜的小布包儿，递给他说：

“据说在林场干活，脚可得保护好……这个你们分着穿吧。”

“布袜子？”

甲龙明知故问，不自然地噗哧一笑，把布袜子接过去。锦顺本想告诉他最好的原是她父亲的布袜子，是给他穿的。但她不想

说出这双布袜子的来历，免得让甲龙伤心。同时，又觉得那样做有些不好意思，便问别的话：

“京玉的哥哥他们，也都好吗？”

“噢，真的，他们怎么不来呀？说是随后就来嘛……”

甲龙好象这才想起来了，回头看了看林场那边。这时，铁三他们俩也似乎正在等他说这话，摇着手从贮木场那边跑过来。看样子是到了午饭时间了，林场工人成群结队地跟在他们后面走下山来。

“唉，咋办呢？来了那么多人！”

锦顺慌了起来。甲龙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向四外望了望，说：

“跟我来！”说着，先拐到路旁。

他俩朝着堆在山脚下的原木垛后面走去。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铁三和万植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万植先跑到锦顺面前，问道：“什么时候来的？”说完，禁不住高兴地笑。

“刚到。”

“咱京玉好吗？”

万植首先急着问他最关心的消息。铁三站在万植的背后，张着大嘴笑。

“挺好。每天早晨起来，就摘下一个吊在柱子上的红姑娘，数数剩下的日子，等着你回去！”

万植听了这话，脸色立刻阴郁起来。

“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她把夏天摘来串好的红姑娘拿出来，叫我照离家日子数出个数儿来。唉，她早就摘完了吧？……”

万植满心忧愁地嘀咕说。

“她自己又串了三十个吊在廊台的柱子上。再说，这孩子真够乖觉的。叫她到我家去睡觉，她不肯，要是哥哥半夜里回来怎么办。每天晚上，她都煮点粥温在锅里等着你呢。拿去吧，这是她

给你织的手套，她还再三关照我看看你的手冻坏没有。”

万植接过锦顺从小包里掏出来的棉线手套，双手不禁颤抖起来。锦顺唯恐平白无故地引得万植心里更难过，没提京玉跺着脚要跟她一起来的话。

“这丫头，尽瞎操心。这线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把自己的围巾拆了？……”

甲龙听着万植忧郁的话，心里很不好受，抬起头来望着远方晴朗蔚蓝的天空。大家半天都没言语。

“锦顺，许区长没到我家去逼债吗？”

手里拿着狗皮帽子，呆呆地站在后头的铁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打破了沉默。锦顺瞅着个子高大的铁三，回答说：

“大娘和弟弟他们都好……”锦顺停了一会儿，踌躇了一下，接着说：

“许区长好象去催过几次债。”

“那小子，我已经跟他说过，叫他等我回家再说，怎么还到我家去逼债？”

“他说，阴历年前不还，要来拔锅哩！”

“他说什么？要拔锅！”

铁三忍耐不住了，大声喊叫着，瞪起大眼珠子，握紧了拳头。

“咱们走着瞧吧！等我回去把钱朝他面前一扔，那就不是他拔我家的锅，而是我要拔他的脑袋！”

看铁三的那个样子，如果许区长在跟前的话，当场就会把他的脑袋拔下来扔了。

他们四个，在还不懂得世事人情的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挑起了极其艰苦的生活重担。残酷的生活把大山般的担子压着这些青年人，无情地驱赶他们。他们只仗着自己年轻有力，艰辛地支撑着，一步一步地踏着还没有认识到的生活的险峻道路。

“铁三！区长的脑袋过后去拧也不晚，先收下这个！”

甲龙不知道怎样安慰铁三才能使他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正在犹豫，突然想起手中的布袜子，就把其中最大的一双送到铁三面前。这时，锦顺差点儿要喊出个“不”字来，但是她强忍了下来。那一双是她父亲的布袜子，是准备给甲龙穿的。

“万植！这是你的！”

甲龙也递了一双给万植。

“唔，这是给我的？”

铁三懵懵怔怔地收下。甲龙好象有点不好意思，光是笑。铁三回头瞅了瞅锦顺，也咧嘴笑了，他似乎根本没有激动过。

“嘿！托你的福弄到一双穿了！谢谢你，锦顺大嫂！我脚上穿的布袜子破得不成样子了，这可好啦！锦顺大嫂的人情，到办喜事的时候再还吧！怎么样？”

铁三耍着贫嘴，轮番地瞅着锦顺和甲龙。

“咳！”

“看你这个人！”

甲龙和锦顺各自说了一句，把发红的脸转了过去。

“今天我头一个拣了个大便宜！”

这时候，万植的脸色也开朗起来，嘻嘻笑着。

“好啦，咱们下去吧，得请贵宾吃顿午饭呀！”

铁三先想起来了，回头看了看甲龙和万植，说道。

“真的，快走吧！”

万植也帮着说。

“不啦，我没关系，得马上回去！”

锦顺推辞着。

“这说到哪儿去了。我请客，快走！”

铁三大声说着，张开两臂赶着伙伴们。

“吃了午饭走吧！”

甲龙笑嘻嘻地看了一眼锦顺，锦顺只是点点头。

四个人又上了路，或前或后地向前走。锦顺突然漫无所指地问道：

“这儿有个从三水来的叫姜成满的工人吗？”

三个年轻人同时吃了一惊，把头转向锦顺。

“咦，你怎么认识他？”

锦顺诧异地瞅着惊讶的甲龙，接着说：

“那……他大嫂领着孩子找他来啦。”

三个年轻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眨巴着睁得溜圆的眼睛面面相觑。锦顺也诧异地观察着他们三个的表情，继续说：

“在从德山镇到这儿来的路上碰见的。在没有人迹的路边上，一位大嫂头顶着大包袱，身边站着个女孩儿，看起来十三、四岁，也象她妈妈那样头顶着一个大包袱。她们的身后还有个十来岁的男孩，把一个年纪比他小、看来好象是他弟弟的小男孩的两只冻得通红的手拢在一起，用嘴给哈气。”

“后来呢？”

甲龙的声音颤抖起来了。

“大嫂站在那儿，神色很为难。她一看见我就高兴了，向我打听上德山木材所的路。这样，我就背起那个小男孩，跟他们一起找到这儿来了。路上问了她上这儿的来由。她说，孩子他爹借了债，被逼得走投无路，说是出外去挣点钱，秋天就离开了家，到现在还没回来。她们还不起债，最后叫人家抽了地、占了房子，被撵到门外。娘儿几个只得不管死活来找孩子他爹，一路讨饭，有一顿没一顿的，走了一个月。真可怜！现在她们在那个村里等着呢。”

“嘿，这可怎么办！”

铁三皱起眉头嘟哝着说。万植把几乎显出了一副哭相的脸转向村子那边叹气。甲龙则象丢了魂儿似地站着。

那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满身血污的姜成满的尸体，现在还

清楚地显现在他们的眼前。

那天，风雪很猛。林场的山谷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叫：

“砸坏人了！”

工人们一窝蜂地涌过去。甲龙也跟着跑去。在他们砍树的那个山谷的第三号贮木场周围，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在坍塌的原木堆旁边洁白的雪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工人。他就是从三水来的叫姜成满的农民。

姜成满是个三十出头寡言少语的中年人。林场的工人，不论是谁，都有过许多伤心的、曲折坎坷的经历，因此他们聚在一起总是无话不谈，倾心相与。可是姜成满却紧闭着厚厚的嘴唇，从早到晚光干活。有些好奇心重的朋友，想了解他一直隐藏在沉重阴郁的表情和暗暗的叹息声中的苦衷，曾经问他家在哪儿，有没有妻子儿女，并劝过他跟大家倾心地交谈交谈岂不痛快。每当这时，他也只是凄惨地笑笑，轻易不张开他那厚厚的嘴唇。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出事前约十天的一个晚上，拿了一封信请“大学生”给他看，表情显得十分不安和焦躁。这是他在故乡的妻子请人代笔写来的。尽管是一封旧式文体的、没有几个字的简单信，但却记述了一件使满屋子的人十分吃惊的事情。

几天前，杨地主的管家跟驻在所的警察一起，带着牛车来到他家门前，扔出一张按有大红戳子的纸条之后，就不由分说地跑进屋里，把衣柜、破被子、手磨、犁、锄头都朝外搬，把灶房里的锅也拔了，连砂锅也统统装上车，然后又在每扇门上钉了两道十字形的木板，走了。姜成满的妻子和小儿女们，在十冬腊月的大冷天里，光身被撵到门外。她们在乡亲们家里，这家吃一顿，那家吃一顿，勉强对付着活命。她想来想去，这样带着四个孩子过活，等不到丈夫回来就会冻死饿死，反正要出事情。因此，只好不顾死活，去找孩子他爹，动身到这里来了。

工人们听了信的内容，一个个气得大声叫嚷起来，好象恨不

得要立刻把杨地主和管家打死的样子。可是姜成满却手里拿着信坐在那里，脸色发黑，傻瞪着两眼望着空中，象个丢魂失魄的人。当时，老朴头神情严肃地说，这样的事情，要是你早一点说出来，大家无论如何总会帮你一把，可现在已经晚了。还安慰他说，等你的妻子和儿女来了以后，不管怎的，也要设法安家过日子。

自从那一天起，一直是沉默寡言和稳重老成的姜成满变得象个精神失常的人了。有时他望望风雪弥漫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有时突然拉着身边的人的手问："这段路只有六百里，如果没冻死，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问罢，他那充血和溃烂了的眼角总是扑簌簌地朝下掉眼泪。

过去，姜成满一天也只吃两顿饭，打从这时候起，又减去一顿，勒紧了裤腰带。人们都恳切地劝他不要这样，可是他不听。有一天晚上，人们在屋里听"青山流水"闲谈听得入了迷，唯独姜成满背着身子坐在炕角上，从腰包里掏出几张左叠右叠的一块头钞票，用粗笨的手指数了一遍又一遍。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望着风声呼啸的窗外，眼角上泪光闪闪的。甲龙暗中看在眼里，心里也感到难过。

谁知这样可怜的姜成满竟叫木头给砸死了！

那天，姜成满在贮木场垛原木，突然原木从头顶上轰隆隆地坍下来。一起干活的人都向左右闪开，来不及躲闪的人，就顺着坍下来的原木堆向上爬。唯有姜成满一个人怎么躲也没躲开，摇晃了几下，整个儿被压在原木下。

虽然还有一口气，可是已经没指望了。老朴头他们跑来进行急救，抬到宿舍不到三十分钟就咽了气。

临终的时候，他竭力想抬起不听话的手去摸腰包。甲龙猜到是这么个意思，把手伸进他的腰包里去，把那几张眼熟的叠了又叠的钞票掏出来，塞到他的手里。他那早已发凉了的手抖颤颤地摸索着，找寻坐在头前的一个人。"成满！"这时，老朴头哽咽地喊了他一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老朴头把自己的脸凑到姜成满的鼻子跟前，这时，姜成满的眼睛已经没神了，焦躁地转动着眼珠子，老半天才认出老朴头。他把眼珠固定在一个地方盯着老朴头，动了动嘴唇，费了半天劲儿，勉强喃喃地说：

"不知她们是不是能活着……找到这儿来……长者大爷，我那可怜的家里人来了，请您千万照应照应她们……这样，我才能闭上眼睛。拿这个添补添补吧……"

姜成满眼角上汪的，已经不是泪水而是血一样通红的东西，还没等它流下来，就头朝后一仰，死了。

甲龙回想起姜成满的惨死，不禁打了个冷战，倒抽一口冷气，然后又长叹了一声。

锦顺看到他们三个突然怔怔地站在那里闭口无言，心里觉得奇怪，但没有想到姜成满已经死了。她又继续说：

"一进村口，那位大嫂就突然站住不动了。我问她为什么，告诉她现在已经到了林场，可她还是一动也不动，突然象坍倒似地朝地上一坐，伤心地哭起来。我劝她快去找孩子他爹，她说……咳，真叫人伤心……"

锦顺犹豫了一会儿，声音颤抖地接着说：

"她说没脸见孩子他爹了。路上死了吃奶的老儿子。他们一过江，小三得了寒病，浑身烧得象火炭似的，老儿子病倒，后来连她本人也都病得昏过去。幸好遇上一个厚道的庄稼人才得救，可是老儿子终于埋到冻土里去了。"

"这，这是真的吗？！……"

甲龙动了动厚嘴唇，呻吟似地说。

"啊，这事可怎么办？"

万植也眼泪汪汪地嚷起来。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吗？"

锦顺用由于不安而发抖的目光，轮番瞅着他们三个。

“他就是前几天被大木给砸死的……”

铁三用激忿的口气开了腔，但没有把话说完，就把头扭过去。

“那么说，他死了?!”

锦顺大吃一惊，向后退了一步。

万植点点头。

“唉，这事可怎么办呢?”

锦顺绝望地喊道。她望着村庄的眼睛里，汪满了泪水，好象马上就要溢出来了。

“嘿！这个该死的世道！为什么总发生这种叫人透不出气来的事情呢?”

铁三握着拳头，叹息道。

过了半天，还是铁三首先回头向伙伴们说：

“咱们去看看！”

甲龙只是仰着头瞅着铁三，他的脸上完全是一副绝望的表情，好象在问去了又能怎么样。

“我看还是先去告诉长者大爷一声吧！”

大家听了万植的话，都无言地表示赞成。

三个年轻人朝着锅伙村慢腾腾地挪动着缺乏信心的脚步，锦顺也擦着眼窝跟在后面。甲龙身子直打晃，好象每走一步脚都没踩稳似的。世上哪有这样悲惨的事啊?!

九

林场辟建以前，山谷的入口处就有四、五间原先在这一带种

地的农户的草房。姜成满的妻子和儿女，就在其中的一家里等着。

但是，甲龙他们还是先到锅伙房去了。

“长者大爷他们都在院子里呢！”

万植望着锅伙房说道。锅伙房的院子里，聚集着老朴头、戴滑雪帽的“大学生”和头上缠了块棉布巾的胖墩墩的“青山流水”，还有披着一件车夫穿的大棉袄背朝着这头站着的大个子平安道人等许多人。

甲龙他们一靠近，聚在那里正在低声谈论着什么的人，都把头扭到他们这边。

“长者大爷！”

铁三上前一步，叫道。手里端着那个总不离嘴的小烟袋，正远远地朝着山谷那边望着的老朴头，慢慢地回过头来，不知怎的，他的表情非常严肃。

“三水人姜成满大叔家的大嫂领着孩子……”

铁三底下的话就含糊不清了。这时，站在老朴头身旁的“大学生”叹了一口气，嘀咕说：

“知道啦……”

院子里着实沉默了一阵。

老朴头又朝山谷那头望了望，忽然短促地叹了一口气，用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

“还能这样呆着？去看看吧！”

老朴头在前头走，众人跟在他后面。

一行人来到屋顶上苫的燕麦秸差不多都抵到了廊台上的农家前院。人们顺次走进灶房。甲龙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最后才走进去。突然进到房里，眼前一片漆黑，看不清屋里的光景。稍停片刻，才看到宽敞的灶房地上靠门这边有一溜刚从外面进来的人影，对面黑糊糊的灶间屋那头，则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个不知是谁的站着的灰白的影子。

过了半天，那站着的女人的轮廓才清楚地显现出来，她的周围也渐渐明亮起来了。

女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通灶间屋的火坎前头。许多男子汉突然走进屋来，她也许是感到害怕和尴尬，弓着背，做出了好象要向后退的姿势。只有她那两只睁得很大的眼睛飞快地转动，观察着进来的人们。

女人的下半身，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好象要钻到妈妈的裙子里去似的，紧紧地偎在她身上。母亲的两只手也紧紧地搂着孩子。小孩象是害怕进来的人，低着头，装着不朝这边看的样子，可实际上他那吓得溜圆的眼珠儿，几乎翻到了脑门上头盯着这边看。而他那使劲攥着母亲裙子的小手，连同红通通的手腕也露了出来，有好些地方裂了口子在淌血。

甲龙觉得那孩子的两只眼睛和满是伤口的两只小手，都象钉子似地钉在他心上，实在不忍心再看。

但是叫人心痛的，还不只是他们两个。在他们身后的火坎上，呆呆地坐着一个看上去有十三、四岁的女孩儿，她身边又紧挨着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儿，两手把着姐姐的胳膊，环成一团。那男孩缩着瘦得喉骨都差不多要露到外面来了的细脖子，不安地望着这面，干瘪得只有拳头大的小脸儿上，两只耳朵支棱着显得特别大。女孩的脸也很瘦，平静地垂着一双大眼睛，大得好象脸上再别无他物了。但是异常迅速地转动着眼珠子，在进屋的人们中寻找着谁。甲龙感到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老朴头和站在灶房地上的其他工人，都僵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甚至连呼吸声也听不见了。站在最前头的老朴头，用颤抖的目光仿佛在抚摸他们似地望着对面的姜成满的妻子和儿女。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攥着小烟袋的手在哆嗦。即便是在姜成满出事的时候，老朴头也还是沉着地指挥人们勉强摆出个样儿，把葬礼给办了。但是现在，就连饱经沧桑的老朴头，在死者的家人面前也

似乎茫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他那紧闭的嘴唇，有时痉挛似地颤颤抖动着。

屋内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阿姨——”

紧把着母亲裙子的小孩突然发出一声喊声，打破了沉默。他向单独站在另一边、眼泪汪汪的锦顺投来了高兴的目光。

孩子松开紧攥着母亲裙子的满是伤痕的小手，迈开趔趔趄趄有点危险的步子，朝着锦顺走去。锦顺象栽倒似地往地上一蹲，把孩子抱在怀里，她的肩膀一起一伏的。

那女人望着这种光景，突然打了个机伶，抬起了头。她那好象找不到方向和焦点，在睁得大大的眼睛的眼白中间冲着站在对面的工人们到处游移着的黑眼珠，转到老朴头身上停住了。

“咱孩子他爹呢？……孩子他爹怎么啦？……”

在这一瞬间，甲龙不觉后退了一步。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从早到晚一刻不歇地砍树、垛木、抬原木，见什么干什么的姜成满的稳重的模样，浮现出他手里攥着几张揉皱的钞票，抖抖索索地拜托别人照应自己的家属的情景。他怎能扔下这么可怜的家属死去呢？甲龙觉得透进带着蒙蒙灰尘的阳光的房门好象马上就要“当啷”一声打开了，并且响起姜成满的声音“你们来啦！”似的，不由自主地回头望了一下房门。不，他还想：姜成满也许象往常一样，到吃中饭的时候也不下山，照旧留在林场砍树哩，得快去把他找来！想到这里，甚至猛地转了个身。但是，姜成满瞪着眼睛、脖子向后一仰断了气的模样和在林场谷口围着一圈白杨树的向阳山坡上的小小的新坟，又清楚地出现在眼前。

甲龙赶忙把就要瘫倒的身子靠在墙上。

老朴头干咳了几声，攥着小烟袋的手抖得更凶了，他朝前迈了一步，还是不停地在干咳着，不敢正视姜成满的妻子。

“大伯，请告诉我，孩子他爹上哪儿去啦？”

女人抑制着某种不祥的预感，平静地问，但声音颤抖得非常厉害。老朴头慢慢地转过头瞅着女人说：

“大嫂，坚强一些吧！”

“啊？您说什么？”

注视着老朴头的女人的眼睛，霎时激动得忽扇起来。

“孩子他爹……去世啦！……”

老朴头把头转过去，眼角上掠过一道某种闪亮的光。

“啊？！……”

女人惊颤着向后退了一步，瞪着的眼里只剩下白眼珠儿。

老朴头对姜成满的死，没头没尾地讲了几句。

“这是真……真的吗？他怎么会那样……”

女人象丢了魂似地喃喃地说了一句，稳不住自己的身子，摇晃了起来。锦顺急忙走上去扶她坐在火炕上。

女人用她那只剩下眼白的眼睛呆呆地望着空中。突然，她好象清醒过来了，打了个机伶，瞅着站在旁边的锦顺，眼里掠过一道奇怪的光。

“阿妹，他们骗我吧，是不是？他是不会死的，我领着孩子来了，他怎么会……阿妹，你告诉我个实话吧！”

女人抓住锦顺的胳膊摇晃着。吓得脸色煞白的锦顺，什么话也回答不出来，只是低头瞅着那女人。

“快告诉我吧！”

女人又抓住她的胳膊摇了摇。锦顺这才动了动嘴唇，喊了一声：

“大嫂！……”

锦顺转过头去，腮帮子上流下了一串眼泪。

“那么，他…………”

女人象失魂落魄似地站了起来，只是大睁着眼睛瞅着锦顺轻轻耸动的肩膀。屋内是一片沉默，简直象要爆炸了。

“呜呜呜……”

女人搂着锦顺的肩膀，突然瘫坐在火炕上放声大哭。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走了？你不是说过了冬天就回家吗？可你上哪儿去了？呜呜呜……”

女人一边数落着，一边伤心地痛哭。

“现在叫我怎么活下去呀？要走就该大家一块儿走，扔下孩子光你一个人……呜呜呜……光你一个人走，叫我怎么活下去呀！……”

女人用手拍着炕。那个最大的看上去有十三、四岁的女孩，喊了一声“妈！”扑到女人的腿上，一起放声大哭。

两个还不懂事不知道什么叫死的男孩，看到妈妈和姐姐一齐痛哭，也撇了撇嘴，跟着哭起来。顶着走了一个月、上面拴着葫芦瓢的大大小小的包袱，孤零零地放在炕上。

“大嫂，你定定神。为了孩子，要忍着点儿。成满嘱托我们。不管怎的，就在这里同我们一起过吧！”

老朴头这样劝着。可是女人和孩子哭得更凶了。甚至在灶房脚地上站了一圈的男子汉中间，也发出了呼噜呼噜抽鼻子的声音。握着拳头站着的铁三瞪大了的眼睛里，掉下大颗大颗的泪水。万植则用手背连连擦眼窝。

甲龙只感到心里憋得快要炸了，两眼象火炭似地发热，可是流不出泪来。这样过了一阵，突然不由自主地“呜”地一声哭了起来。他再也忍不住了，就转身朝外跑。

他紧紧地抓住排子门的门柱，仰望着天空，眼泪这才顺着两腮哗哗地淌下。哭了一阵，他用拳头擦了擦眼窝，但是屋里仍然不断传来的凄惨的哭声，又使他难过起来，觉得简直难以忍耐。他走到院子外面，漫无定向地迈着步子。走了一阵，哭声听不见了，可是这次相反，不论是看山还是看天，眼前总是清楚地浮现出只剩下眼白的女人的眼睛，紧紧地抓着母亲裙子的小孩子的带着眵

目糊的恐惧的眼睛和淌了血结了痂的小手，还有那大男孩的只剩下喉骨的长脖子和显得特别大的耳朵。

啊！在那么多人中，为什么偏偏死了姜成满呢？他的家口怎么活下去？死的固然可怜，他就是再想体验一下痛苦也办不到了。可是那活着的无力而又可怜的大嫂和孩子们，怎么在这世上活下去呢?!他越想越感到心焦肠断。

甲龙把身子靠在路边的一棵伸展着枯枝的树上，凝望着远山。地上出现了这种惨象，天空还是那么湛蓝，他觉得实在奇怪。

这时，他突然感到有一股火热的激情象潮水般地涌进心头：要是放着丧失了生路的大嫂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不管，不为他们做点什么，那实在受不了。

怎么办好呢？怎么才能搭救他们呢？

由于这种急迫的冲动和焦躁的念头，他感到浑身发热，喉咙焦干，但是又轻易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甲龙又噌噌地迈开脚步，突然有一种想法浮现在脑际。

"让她到我们村里去过活，怎么样？对，这是好办法。恰好，现在锦顺也来了，就让她领去。到了春天，给她们盖房子，帮助她们种地。铁三、万植，还有村里的乡亲，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说实在的，我们家，还有许多人家，过去不都是象现在正在号哭的姜成满的家属一样，无依无靠地到处流浪，后来得到乡亲们的帮助，才在南阳村落脚的吗？锦顺她们家也是这样。有一年，我爹和村里的大人们进城赶集，看到她们母女二人数九寒天无依无靠地流浪街头，样子实在可怜，才把她们领来的。"

甲龙想到这里，心里松快些了。他长吁了一口气。现在找到出路的，与其说是可怜的姜成满的家属，还不如说是亲眼看到了这种惨状、痛苦得要窒息的甲龙他自己的心。所以，他不知不觉地从胸膛里吐出一口长气，朝着人们聚集的那个农家快步走去。

快走到的时候，那家院子的排子门开了，锦顺走了出来。她

一边用衣带擦着眼睛，理着耳后的头发，一边朝甲龙这边看，微微地低着头匆匆地迎面走来。甲龙觉得她来得正好，也加快了脚步。

锦顺走到甲龙面前，瞅了他一会儿，便垂下了头。看样子她哭得很厉害，眼泡儿哭肿了，鼻梁和两腮也都通红通红的。

"我要回去了。"

锦顺短促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低声说。

"等一等，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甲龙说着向前靠近一步。锦顺抬起头，眼睛里还噙着泪珠。

"不为别的，就是姜成满大嫂和孩子，请你领她们到我家去吧。数九寒冬的，她们上哪儿去过活呀？"

锦顺原先一直一声不响地盯着甲龙看，这时她阴郁的眼睛里突然有了生气。

"真的，要是这样，那该多好呀！我看不必了，干脆把她们领到我家去！"

锦顺的眼睛也由于喜悦而在闪闪发光。

"不，大娘在闹病，你家又是一间单间小炕，还是一准领到我家去！我爹和我姐姐会赞成的。最好是我领她们去，可是现在不能那样做。再说，我去你去都是一个样。"

锦顺用信赖的目光瞅着甲龙，点了点头。

"好，我这就去跟长者大爷和大嫂他们商量一下……"

甲龙高兴地迈开大步走进农家的院子，锦顺也匆匆地跟了进去。

女人依旧瘫坐在火炕上，颤动着肩膀，无声地哭泣。大女孩还是把脸埋在母亲的腿上，只有两个不懂事的男孩，在灶间炕上，正对着一个缺了边的托盘吃饭。他们不时朝人们站立的灶房那边瞟上一眼，满满地挖起一勺子饭塞进嘴里，裂了口子的脸上还留着泪痕。被皱纹包围了的眼角上噙着泪珠的房东大娘，坐在旁边

瞅着他们。甲龙走进灶房，看到这种情景，胸口又发闷了。

老朴头微弓着腰站在女人面前，一句一句地、断断续续地安慰她，其他工人则低着头坐在灶房脚地的各个角落里。

“对大嫂来说，就是天坍下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叫你感到空虚和可怕的了。不过，为了孩子，还得想开一点。成满因为想这些孩子，死的时候始终没有闭上眼睛。大嫂，你无论如何要狠狠心活下去，让孩子他爹在地下闭上眼睛。”

这时，女人好象倒抽了一口气似的，又哭了起来。

“成满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们——就是没嘱咐，我们彼此处境相同，都是把可怜的妻子儿女留在家乡，到这儿来受苦的人，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不管怎的，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过活。好吧，你先在这儿呆一会儿，然后跟我们一起到坟上去看看。你要把心放宽，吃点东西，拿出劲来。——房东大娘，这事由我们负责，请你先让这位可怜的大嫂在你家住几天，好吧！”

老朴头朝着灶间炕最后说了一句。房东大娘擦着眼窝一口答应了。

那女人平静地站起来，低着泪痕斑斑的脸，躬着腰说：

“大伯，谢……”

女人的话，因为哭泣而中断了。

老朴头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院子，甲龙和其他一些人也都跟着走了出去。老朴头对随后跟出来的“大学生”说，最好到锅伙去弄一瓶上坟的酒和一碟菜，就是萝卜干也行。甲龙看到老朴头这么厚道，心里热乎起来。想道：世道虽然刻薄，可人情倒还是很温暖的。他拿出勇气，走近老朴头身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把姜成满的家属送到南阳村去。

“甲龙想的办法很好！长者大爷，就这么办吧！”

在一旁听着的铁三，站出来欢叫似地说。

“对啦，我看这真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光我们三个帮帮忙，也

能替这位大嫂把地种上！”

万植也闪着秀气的眼睛，靠前一步说。

老朴头手里拿着一根划着了的准备点烟的火柴，瞅了瞅甲龙，眼里流露出一丝柔和的光。他把火柴梗扔在地上，然后把手搭在甲龙的肩膀上说：

“南阳村的好小伙子们，你们想的办法真好。”

“好是谈不上，我看他们实在困难……”

甲龙红着脸辩解说。老朴头默默地点点头，瞅了他们三个一阵，接着说：

“你们想的办法，好是好……”

说到这儿，又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

“不过，到明年春天实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再照你们的办法做也不为晚啊。”

“啊？……”

三个年轻人诧异地望着老朴头。

“依我看，现在你们村里的情况要比这里还要困难。再说，甲龙，你们家不是要办喜事吗？这个林场，有许多和姜成满一起做过工的朋友，各人省一勺子凑起来帮助她们，也是容易的！另外，林场锅伙扩充了，缺人手，兴许可以给大嫂找个事儿做做。我们还想叫林场经理拿出一笔抚恤金来。前次发工钱的时候，他们把丧葬费摊到我们头上，可见是想拉下脸来不认这笔帐的。一来是为了姜成满的家属，二来是考虑到以后万一再出现这种不幸事件，我觉得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给他们念念紧箍咒。首先还是设法在这儿生活下去！”

老朴头神情严肃起来，看来，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就这样办吧，在我们林场照顾她们，就是从做人的道理来看，也是对头的。”

站在旁边的“青山流水”和别的工人都赞成老朴头的话。

甲龙听了，也感到按照老朴头的话做似乎更实际一些。想到姜成满的家属反正有了活路，便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甲龙和锦顺一同走在通向村外的路上。

甲龙用眼瞟了瞟低头走路的锦顺，突然说：

“真的，吃完晌午饭再走吧！”

“不啦，已经晚了，帼丹大爷在城里等着我呢！”

“不管怎么的，你也得天黑了才能赶到家的。……”

他觉得锦顺的小肩膀特别令人心疼，显得可怜。

“不要紧，我带了点吃的东西来，路上吃一点就行了。”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阵。甲龙说不准究竟是什么原因，感到烦乱、凄惶和不安。稍稍落在后面的锦顺，呼的一声短促地叹了一口气，朝甲龙说：

“那位大嫂的处境……真叫人难过。世道一片漆黑，她怎么过活呀？”

还沾着泪水的锦顺的眼睫毛异样地颤动着，这又使甲龙心旌摇动，更加心烦意乱和不安了。

“好在长者大爷和大家都挺身而出帮她们的忙……”

甲龙明知道这种话宽慰不了锦顺的心，还是结结巴巴地说了。

锦顺也没说别的，走了一阵，才开口说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你要好好帮助那位大嫂。”

“嗯。”

尔后，又沉默了。

“好啦，你回去吧。”

等到锦顺停下脚步这么说的时候，低着头走路的甲龙才抬起头来。不觉已经到了村外上了冻的五龙川拦河坝旁边。在白雪覆盖的平坦的冰上，有一些拦河坝用的木头桩子稀稀落落地把头露了出来，旁边有一条爬犁道横穿过并不算宽的河面。那光景显得非常

萧疏。

“嗯，你快走吧，回到家里要好好地劝我爹和大娘，请他们不要为我担心。”

锦顺干咽了一口，点了点头，不知为什么，眼睁睁地盯着甲龙的脸。

“你快走吧，日头要西斜啦！”

甲龙不自然地望着天空嘀咕说。可是锦顺似乎没听到这句话似的，用她那温柔的、充满感情的目光看着心情沉郁的甲龙，突然问道：

“你身体不舒服吧？”

“我？”

“脸色不好。”

“一点儿事也没有。就是景天家那条大公牛闹病，我也不会闹病的。放心吧！”

甲龙故意做出笑容，不自然地开玩笑说。尽管这样，锦顺的眼里，并没有消失担心的影子。

“要当心身体，钱不钱的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身板结实就……”

“我说你别担心嘛……”

“不过，还是千万当心，在这个世上，我们只靠你……”

锦顺说到这儿，不知为什么，猛地把话一停，低下了绯红的脸。

“那么，我走啦。”

锦顺讷讷地说着，转身走下河岸。

甲龙怔怔地站着目送锦顺。锦顺走到河心爬犁道上，回头望了一眼，裙子飘飘的，又迈开急匆匆的步子。刺骨的寒风在冰盘上卷起阵阵雪花，紧跟着锦顺的脚跟。她那小小的身影早已跨过江转到远处山头的弯路上。一种悲伤的、恻隐的情感，更加满满当当地涌上了甲龙的心头。

他的耳边，忽然又响起了锦顺临别时用颤抖的声音说的那句没有说完的话：

"……在这个世上，我们只靠你……"

她的意思是说，除了他自己就没有可指靠的人了。

"尽说废话！"甲龙虽然否定了这句话，但是心里却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流了进来。他不由自主地尾随着在远方山头的弯路上逐渐变小了的锦顺，向河岸下面走了几步。

"你放心走吧！多余……"

甲龙讷讷地说，两眼热辣辣的，目送着渐渐消失的锦顺的背影，同时感到一副沉重的担子已经落在自己身上了。等锦顺的影子消失在山那边以后，又呆了半天，才掉转脚步。

他回到锅伙，吃过午饭，就同铁三、万植一起跟老朴头去上坟。女人只带了一个大女孩去。她虽不象先前哭得那么厉害，但坐在坟前不肯回去。老朴头左劝右劝好容易才把她哄下山。

甲龙他们顺路走进林场砍树。甲龙心慌意乱，斧子老是砍不准，常常滑出去，吃了不少苦头。

这天夜晚，甲龙他们的宿舍里，比替姜成满办丧事那天晚上还要沉寂和郁闷。整个冬天，人们每夜都聚在一起大谈其闲话，现在都紧闭着嘴，象突然变成哑巴似的，有的坐着，有的躺着。除去为了给姜成满的家属找住处不知上哪儿去了的老朴头和"大学生"而外，大家全在屋里。"青山流水"枕着一个油垢亮光光的木枕躺在炕头上，今天他那张有名的嘴也沉重地闭着。间或从某个角落传来沉重的叹气声。凄凉的神情，严肃的脸庞，紧锁的眉头，惘然若失的眼神，屋里的人各有各的表情，但这种表情都一样地包含着某种难以消解的苦恼。

老朴头和"大学生"到深夜才回宿舍。大家都爬起来，用询问的目光迎接他们。老朴头坐到用半截火油箱做的火盆旁边，低头往烟袋里装烟。"大学生"坐在他的身旁，不知为什么，脱下了那顶在睡

觉的时候也没有脱过的滑雪帽，四下看了看屋里的人，然后向着老朴头说：

"大伯，你说吧。"

"不，还是你说。"

老朴头说着，把叼着小烟袋的嘴凑到火上。"大学生"又正色地望了望房里的人，开口说道：

"姜成满家属的住处，临时安排在刚才那家的上屋，也跟锅伙老板办了交涉，让大嫂到锅伙去当厨娘。至于抚恤费，想跟大家商量定个数字，然后向林场主人要钱。可是现在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合计合计……"

"大学生"顿了顿，回头瞅了一眼老朴头。老朴头稳重地坐着，只是抽着烟。"大学生"接下去说：

"现在，不管大人小孩，差不多等于光着身子，一把米、一只碗也没有。而且，孩子们的情况很糟糕。在路上又饿又冻，都得了病，如果放着不管，恐怕要接二连三地办丧事。需要一些钱，长者大伯把上次领到的工钱全都拿出来了……"

"伙计，你跟我们在一个炕上睡觉，是不了解我们的心情，才说这么长长一大篇话的吗？干脆说要收点钱不就得了。就是想到家乡的妻子儿女也没有谁会坐着不动的。给，我早就掏出来了。"

"青山流水"打断了"大学生"的话，朝火盆旁边凑凑，交出一张钞票。

大家都哄哄地聚到炕中间来。

同铁三和万植一起坐在炕梢上的甲龙，也把手伸进腰里。在掏钱的那一瞬间，他的手有点颤抖，但马上摇了摇头，挑出一张一块头的，靠到"大学生"身边。

"算了吧，你还需要我们帮忙呢。"

甲龙把钱递到"大学生"面前的时候，坐在旁边的老朴头用沙哑的、但很柔和的声音说。

“真的，你不要交了。实在要表表心意，拿出几张一角的就行了。”

“大学生”在争先恐后伸出来的手中，惟独把甲龙的大手推了回去。

“不要紧，添补添补吧。”

甲龙硬把手直挺挺地伸过去。

老朴头、“大学生”和“青山流水”，说是要去找别的宿舍的工人，一同走出门外。其余的人都找了个地方躺下。

同往常一样，甲龙枕着木枕头，躺在万植身旁。他忽然感到浑身疲倦，象要散了架似的。要论白天干的活儿，比往常还少砍了五棵树，可是非常劳累，打从到林场以来，头一次感到这么疲惫。往常他整天拼命抡斧头，砍的比别人多一倍，晚上回来还磨斧头，连别人的也都磨好以后才上炕。朝炕上一躺，每个骨节好象都舒展开来，感到一种微微恬适的倦意，立刻沉沉入睡，梦都不做了。这样睡了一觉，清晨醒来，年轻的四肢又结绷绷地充满了新的活力。可是今天躺在炕上，身子又沉重又酸痛，连胳膊腿儿都懒得动一动。

然而，更沉重更昏昏沉沉的是脑袋。他平躺在炕上望着屋顶。但是屋顶看不见，在雾一样迷蒙的空间里晃动的是一些难以辨明的幻影：象是倒在地上痛哭的女人的轮廓，又象是拉着母亲的裙子，用恐惧的目光盯着这边看的孩子的脸。不，好象还看到了那个长脖子上瘦得只剩下喉骨，脑袋上支棱着冻得肿了起来显得特别大的耳朵的男孩的脸。而且凄凉地座落在谷口山坡上的那座小坟墓，也在这些脸庞中间显露出来。

甲龙心跳得厉害，眼前一片模糊，所有的幻影都好象淫雨时节的乌云一般漆黑，飘飘悠悠地幻化成一团。某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侵袭着他的全身。

尽管甲龙是在远离社会的穷山僻壤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从未

经历过世间的风波。他一次也没有仔细考虑过自己的将来，更没有感到过害怕。他认为只要帮助父亲勤勤恳恳地耕地播种，上山打柴，那么，不论过去、今天和将来，生活就可以对付了。然而从前他连这样的事情也没有特意想过，只是在本能的潜在意识中有过这种念头而已。但是现在，甲龙望着浮在屋顶上的乌云般的幻影，有生以来第一次审视生活，而且怀着某种不安和畏惧展望了自己的未来，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卷入了叫人难以捉摸把某种陷井和悬崖掩藏在什么地方的漆黑的云海里。

不，在那个云海里徘徊的不只是甲龙一个人。

那里还晃动着弯腰驼背的父亲的身影。终生在那个云海里挣扎的父亲，已经精疲力尽，并且陷入了绝望。与父亲的幻影交错出现的是锦顺，她的模样十分清楚。白天，在五龙川畔，她不肯干脆地转回身子，久久凝望着他的那对泪湿的眼睛，非常真切地浮现出来。锦顺一步一步地走拢来，用颤抖的声音低语：

“那位大嫂的处境……真叫人难过。世道一片漆黑，她怎么过活呀？……千万当心，在这个世上，我们只靠你……”

这话声热乎乎地钻进甲龙的心里，他不由自主地欠起上半身，过了半天，才把头重新枕到木枕上，呆呆地望着乌云和锦顺的幻影都已消失了的屋顶。可是锦顺说“我们……只靠你……”这句话的声音还十遍二十遍地在他的耳边反复响着。

甲龙忽然意识到自己家和锦顺家的命运完全担在自己的双肩上了。看来，两家的四个人，没一个不是指望他过活的。不，如果没有他，他们都活不下去，也不会感到有必要活下去。

这一点，对甲龙的父亲来说，更是如此。他一直从甲龙身上寻求希望和乐趣，以此来度过他那充满苦难的生涯。姐姐也是一样，她和姐夫别离以后，失去了仅有的一个亲骨肉，回到娘家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弟弟的身上。同样，更不消说锦顺是怎样地把自己的纯洁而深切的爱交给了甲龙，就对指望着锦顺这么一个

女儿生活到老，现在正在病中的大娘来说，即将成为女婿的甲龙，简直就是她的天，就是她的地，就是她的生活的全部！

结果，四个人的命运都寄托在甲龙身上，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

猛然醒悟过来的甲龙，犹如盲人突然复明地看世界一样，眍䁖的眼睛睁得溜圆，闪闪灼灼地望着屋顶，只是找不到焦点。

似乎到世上来过了二十年，今天才发现自己处境的穷迫和困难。屋顶上被烟熏得漆黑和网着蜘蛛网的椽子木象肋骨一样排列着。他到这个林场来在这个屋顶下睡了一个多月，但好象头一次发现屋顶上有这种椽木似的。

这些椽木，没一根是长得一样的，一根根都随心所欲地弯的弯扭的扭。甲龙望着，心里不禁感到它们就象是家人们将要遭遇的不可预测的无数的波折。哪一根椽木里隐藏着类似姜成满一家的命运呢？甲龙害怕地望着屋顶，眼睛里闪出一道带有热气的奇怪的光。

甲龙躺着望了半天屋顶，心里嘀咕说：

干活吧，狠劲地干活吧！世道再怎么险恶，毕竟是人生活的世道。就凭我这个年轻力壮的身体，狠劲地干活，还能养不活几个家口吗？

十

村里的人都说甲龙的父亲崔老汉是个没有法律也能生活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善良老实、勤勉实在的庄稼汉，在南阳村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还没有人见过他跟别人吵过嘴，甚至没有人见

过他大声说过一次话。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黑糊糊的清晨到深夜，人们也没看见他有过身上的背架子空着，粗壮的大手没拿锄头家什和放着活计不干的时候。无论何时，他总是低着头发灰白的大脑袋，吭哧吭哧地干活。村里的人已经习惯于把崔老汉的这种性格看成是他的天性了。

今天，崔老汉已年过六十，他一直就是这样生活的。可是他一生总被坎坷的命运和贫困追逼着。

他生活在故乡的青年时节，曾经是一个比甲龙力气还要大一倍的庄稼汉。俗话说，没一个老汉不自夸年轻时在摔跤中得过牛的。虽然说不准他有没有得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家乡村子一带，那些自以为“老子第一”的小伙子中，没一个在摔跤中敌得过崔老汉的。这倒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技巧，而是因为他有着这么一股蛮力气，只要把对手抱住，就能吭的一下举起来挺住，让他悬在空中象蛤蟆似地踢蹬，直到对方精疲力尽动弹不得为止。

但是在家乡却没有一块可以供他使用这股力气的土地。连在三十出头的某一年租种的东拓会社的一块水田，也被人家抽走了，小草房还贴了红颜色的封条。这样，他就只好领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动身到北边去。

一路上，东讨西乞，忍饥挨饿，妻子一下子就得病躺倒了，在某条大街入口处的桥下，把奶娃子甲龙和小女儿留在世上咽了气。

他这个壮年男人，背上背着一口小木箱，怀里抱着饿得直踢蹬的奶娃子，拉着脚底板流血流脓的女儿的手，走上了流浪八道江山和辽东八百里的道路。为了给甲龙讨口奶吃，他挨家敲过门，拱手求过人。有时让女儿背着奶娃子自己整天筛石子儿，挖土，背货，比别人多干两三倍。即使这样，有活儿干的日子还算运气，没活儿干的日子，尽管他有这么一副粗壮的身子骨，也没法动弹一

下手指头，父子三人只好眼睁睁地挨饿。

经历了这一番苦难之后，大约二十年前定居下来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南阳村火田庄。

那时，德山镇不消说了，就连这个名叫南阳村的地方，总共也只有四户人家。在现在的中村，座落着帼丹爷家的房子和另外一栋圆木房，下村住着铁三家，上村住着万植家。

他们得到好心的邻居们的帮助，盖了房子，开了荒地，种了几年燕麦和土豆，日子好象舒展些了。最叫崔老汉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地方远离那充满了悲伤和痛苦的回忆的人间世界。种了庄稼之后，只要秋天到离村四百多里的城镇去买点盐、扯点布回来，就是一年之内不同那个使人战栗的人间世界打交道，也可以过活了。

三晃两晃，女儿甲女的年纪大了，跟住在山那面清溪村的一个很踏实的小伙子订了婚。村里的人，过去就曾劝过他续弦，现在更缠住他说，往后女儿出嫁了，家里的事情怎么办，并且准备替他做媒，找个相当的寡妇。连女儿也都流着眼泪说，如果不把新妈妈接进门，她是不出嫁的。可崔老汉总是闭着嘴不吭声。这倒不是他心里从来没有活动过，而是每当他看到在院子里玩耍的甲龙，就不想让一直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长大的可怜而又可爱的儿子，看着后妈的眼色吃饭。他走过许多地方，从没有见到过受人称赞的后妈。也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他还认为就是想到死去的妻子，续弦也不合乎道理。只要从嫁过来一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毫无怨言地承担起艰难困苦的生活重担，最后惨死他乡的妻子的可怜模样浮现在他眼前时，他就会猛然打个机伶，把一时活动了一下的心稳住。

崔老汉生平的愿望，就是把甲女嫁到相当的人家，把甲龙快快养大，替他成家立业。所以女儿平平稳稳地出嫁了，甲龙尽管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也还是结结实实没灾没病地长大了。

但是，坎坷的命运并没有离开崔老汉。

日本鬼子入侵大陆的消息一传开，德山一带就办起了木材场，离村三十里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市镇，建立了什么村公所呀，警察分驻所呀之类的机关，警察和官吏也不时到村里来转游了。从此，在德山地区的火田庄里，一些自称是土地的主人的家伙好象从天上掉下来似地出现了。

南阳村的地主许区长，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崔老汉自不必说，全村的人都在他们自己开垦的地里突然被套上了佃农的枷锁。从那个时候起，他又重新开始过如同在家乡过的一样的生活。佃租、税金、债务、赋役、高利贷和那些叫人战栗的夜叉一般的家伙，统统又象在家乡时那样复活了，开始搜刮、盘剥、克扣他们。铁三的父亲想多开点地，放火烧荒，被抓到警察署打了个半死，后来被移送到县城的监狱，去年夏天有消息说已经死了。人们耕种的都是开垦已久的土地，产量年年减少，而地主佃租和官厅的苛捐杂税却年年增加，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说起来，真是雪上加霜。清溪村甲女的婆家，也债台高筑，在一个早上被夺走了房子抽走了地，赶到荒郊野外。女婿被逼出外挣钱，不知上哪儿去了，甲女背着吃奶的小孩回到娘家，一晃就是两年。第三年又过去了，女婿杳无音信，连吃奶的小孩也没活到满周就死了。

这样，崔老汉的命运又急转直下，滚落到下坡路上。

村里的人看着崔老汉直咂嘴，都说：老天爷有眼这句话，大概是虚无荒诞的。要是真有什么老天爷的话，怎么会把那么残酷的绞索套在这么善良的人身上呢？

可是当事者崔老汉本人，既不埋怨人，也不发牢骚，他已经习惯于顺从残酷的命运，埋怨也没用，跳也不顶事，这一点通过坎坷的一生他是刻骨铭心地体验到了的，何况现在精力衰微，想拼也没有力气，于是他断了一切想头。

现在，他只剩下一个愿望，那就是把独生子甲龙同锦顺配成对儿自己再死。但是就连这件事也不如意，年年张罗，竟拖了两年多。村里人都准备帮他的忙，劝他今年无论如何要把喜事办掉，崔老汉本人也下了决心，哪怕只能摆一碗清水，也要举行婚礼，并把办喜事的日子定在阴历腊月三十。正因为这样，这个平生从来没有向儿女大声吆喝过一次的人，竟一反常态，硬是把儿女要替他先做花甲的要求顶了回去，加紧办喜事。尽管这样下了决心，老汉的心里还有一个苦恼的念头郁结着没有消解，那就是他痛彻肺腑地觉得不给锦顺做条裙子是不好意思把她娶到家里来的。他想来想去，下决心要到林场去干一个冬天，挣点钱回来。儿子甲龙听到这话，霍地蹦了起来，代替他上林场去了。

甲龙是崔家四代单传的独子。自己的先辈为什么是独子，崔老汉不大清楚。不过，他原先并不是只有甲龙一个。在甲女上面有过一个儿子，甲女和甲龙中间，有过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没满周就死了。然而崔老汉宝贝甲龙，也并非单单因为他是四代独苗，就象村里的人交口称赞的那样，甲龙是世上少见的孝子。加上也许是象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勤快、有心计、嘴巴稳，受到邻近老乡们的夸奖。早在几年以前，家里的农活儿几乎全由他包了。不仅如此，他还不声不响地到村里缺人手的人家去帮他们除草背柴。甲龙是一辈子快完了的崔老汉的唯一的骄傲、喜悦和希望。

今天，崔老汉也同往常一样，早早地摆脱了纷乱的梦境，起来到外面去劈柴扫院子，然后重新拾掇歪倒的篱笆。这时，天才开始蒙蒙亮。

房子尽管是小草房，可是靠了勤快的父子俩的拾掇，抹得溜光的墙壁，干净整齐的庭院，用修得一崭齐的白桦树条围成的篱笆，都显得那么整洁。院里象筑了一道很长的城墙似地按着一定

的规格锯断的劈好了的烧柴沿着篱笆一直码到后院。在这山沟里，最多的就是烧柴。房子右首角落上的烟囱旁边，紧靠着篱笆下面，还搭了一间存放土豆、燕麦、大麦什么的仓子。

映着对面山的朝霞变得红通通的灶房门悄悄地打开了，一个三十上下身材颀长的女人走到院子里。她凝望着弓着腰，正在用力要把歪倒的篱笆木桩扶起来的崔老汉，说道：

“爹，吃饭了！”

她是崔老汉的女儿甲女。那没有血色的瓜子脸和无精打采的眼神，都显得很忧愁。

“唉，就来。”

崔老汉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回答说。他立好了桩子，掸了掸手回到屋里，坐在稍微显得粗笨一些，但同家里的其他家具一样打得很结实的小桌子前头。可他没有吃上半碗饭，就端起了锅巴水。

“爹，您近来吃得总是这么少，怎么办呢？您吃得多，身子结实，甲龙回来也放心呀……再吃点吧。”

两只手捂在裙子的前襟上，用担心的目光盯着崔老汉的甲女说。

“吃得不少了。噢，孙子他妈！”

外孙子死了快三年了，可崔老汉还管女儿叫孙子他妈。

“唉。”

“我怎么想也应该到他那儿去一趟。”

“到甲龙那儿去吗？”

“听说要再干一个月，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林场本来就是既危险又靠不住的地方……再说他的鞋袜肯定也都破了。鞋打好了，今晚你缝双袜子吧！”

“我已经缝了一双布袜子，预备他回来时给他的。爹，我去吧。今天我到清溪谷办点事，明天到甲龙那儿去。”

“没关系。你哪能走那么远的路？上清溪谷去，有什么事？”

清溪谷就是甲女嫁过去的那个村庄。现在村里的她婆家的家口，只有一个老太太——是离家远走的丈夫的姨母——和一个小叔子。从前些日子起，甲女常到清溪谷去，有时住上一天，有时住上两天。崔老汉起初以为她可能是去向婆家的亲戚打听丈夫的消息。

说起甲女，从小就在爸爸的怀里长大，家里的活儿，不分脏的干净的，都由她一个人做。后来出嫁了，日子虽然贫穷一些，但几年来同老实厚道的丈夫相亲相爱，又生了儿子，生活过得很幸福。谁知突然和丈夫活生生地分开了， 弄得象个青孀寡妇似地回了家，加上回家不久，连那么一点亲骨血也忽然死去。起初有一阵，她就象精神失常的人那样呆呆地坐着，然后猛地站起身来，朝埋孩子的后山跑去。崔老汉在一旁看到女儿象孤雁一样凄凄惨惨的样子，心里很难受，不止一次地背着人偷偷地抹眼泪。

不过，这是起初一段的事，现在她和没出嫁以前一样，一手包办了所有的家务，尽心着意地伺候父亲和照料甲龙。

好在她本来就有心计，能把自己的悲伤藏在心里。要是换个别的女人，没准早就精神失常或者出什么事了。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她打算这样把燎人的愁思埋在心底的吧，她的脸才越来越干瘪，脸色也越来越变黑了。

反正近来甲女常到清溪谷去，好象不单是去找婆家的亲戚。前些天崔老汉在德山镇集上碰到了那个村子的人，听说甲女最近常到清溪谷地主家里，给他们浆洗衣裳和做针线活儿，卖工挣钱。她的模样很象她妈，干活儿的手艺也象她妈，又干净又利落。崔老汉马上就估计到女儿为什么上清溪谷地主家去卖工，因为他想起了女儿曾经说过，她无论如何都要给锦顺弄一条裙子料。

“那……”

甲女对父亲的询问，支支吾吾地没有回答。

崔老汉用复杂而又沉重的表情，望了一会儿甲女微低的额上过早出现的皱纹，叹了口气说：

“不要太劳累了，你就去这一趟吧。”

女儿抬起头，一脸惊讶的神色。崔老汉干咳了几声，站起身来。

“爹，我走啦，中饭温在锅里。”

崔老汉走到院子里，继续修理篱笆，甲女这么说了一句，匆匆地走了出去。崔老汉扶着篱笆桩子，微弯着腰，望着朝村口外面越走越远的甲女的身影，不知怎的，眼前忽然浮出甲女出嫁时的情景。那天，轿夫们在外头等着，可她还在屋里抓住甲龙哭。

“姐，快走，快走吧！……”

甲龙这样说，用拳头擦着眼睛。

“我怎么能离开你……留下你，我怎么……”

甲龙越是叫她快走，她哭得越是厉害，旁边的人也都哭了。甲女比甲龙大九岁。对甲龙来说，她既是姐姐，又是妈妈。她把弟弟抚养成人，宁可拆掉自己的裙子给甲龙做衣裳，也不让弟弟在北方的严寒中受冻；宁可自己整天挨饿，也要尽量弄点吃的，哪怕是破皮子粥也好，给正在长身体的弟弟吃饱。现在，甲女就要留下在父亲的怀里长大的、比自己的心肝儿还宝贵的弟弟走了。她的心情该如何难过呢！

“姐，我天天上你那儿去玩，你快走吧，反正离这儿不远，我一口气就能跑到……”

“嗯，你一定来，一定要来呀！……”

姐弟俩就这样哭着说着分了手。

他们姐弟俩的感情就是这么好。所以，在甲龙眼看快要成亲的时候，实际上甲女也许比崔老汉心里还要痛苦、忧愁和难过。要不然，她怎么会上清溪谷地主家去卖工呢？……

崔老汉打算给甲龙办了喜事以后，再对付对付搞点路费，到

开春的时候打发甲女到间岛八道沟什么的矿山上去一趟。前些日子，村里有个出外流浪卖工的人回来说，他在八道沟见过一个人象是甲女的丈夫。不管怎的，得去一趟，好好打听一下。她年纪轻轻的，身边又没个孩子，怎能守活寡守到老吗？……

崔老汉心绪缭乱地想着这些，修好了篱笆之后，就背着背架子上山去了。

一天背了三趟柴，背四趟的时候，太阳正斜斜地落到对面山顶上。青幽幽的谷底开始卷入暮霭之中，家家户户的烟囱中升起的袅袅炊烟，在半空中汇合在一起，象蓝色的雾气一般笼罩在山谷上。

他回到院子里，女儿甲女正端着破木盆从灶房里走出来。

"爹，天都黑了，您打这么多柴干什么呀？"

甲女放下木盆，帮父亲卸下背架子，埋怨说。

"不要紧，用柴的地方多着哩，得给锦顺、京玉她们一些。还有，就要办喜事了，就是烧开水，也得有足够的柴呀！"

崔老汉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柴禾都垛成山了。快进屋里去吧，我这就给您打热水来。噢，清溪谷小叔子他们给了一瓢爹爱吃的橡子凉粉，我带回来了。"

甲女忽然神情开朗地说了不少话，一反平素沉默寡言的样子。

"咳，每次总是这样，真叫人感谢……噢，他们家都好吗？"

"好。"

崔老汉留神地望着轻快地端起木盆精神抖擞地朝外走，跟往常大不一样的女儿的背影，脱下便帽，掸了掸身子，跨上了廊台。

整个冬天替人家洗衣裳洗得手都裂开了的甲女，今天拿到了几文工钱。她想，下一次赶集就可以用这钱到德山镇去买一块人造丝裙子料了，所以心里很高兴。可是崔老汉对女儿的这种心情，是无从了解的。

他捶了捶酸痛的腰，朝热乎乎的炕上一坐，正掏烟荷包，外头

突然响起嗒嗒的脚步声。脚步声刚一停，就听到甲女高兴地喊道：

"是锦顺吗？你到哪儿去过了，这么……"

老汉听说是锦顺，立刻尖起了耳朵。锦顺是他放到眼睛里去都不觉得痛的最心爱最宝贝的儿媳妇，可是锦顺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听不清楚。崔老汉就向门边靠了一步，打开了房门。

"爹，锦顺到甲龙那儿去过回来了！"

在打开房门的同时，传来了甲女的话声。

"什么，锦顺……"

崔老汉惊讶地朝院子里望了一眼愣怔怔地站在院心的锦顺。她急忙解开脖子上的围巾，恭恭敬敬地向他躬腰问好：

"大伯……"

锦顺没说话，耳根儿就红了。在外冻了一整天，脸上汗毛都竖了起来。崔老汉急忙站起来，顾不得穿鞋，就走到廊台上。

"大冷天，你怎么走那么远的路？"

"我进城有事，顺便去了一下。"

锦顺低着头，象辩解似地勉强说了一句。

"爹，甲龙挺好。"

甲女在一旁补充说。

"你是说甲龙吗？见到他了？"

"见到了。还给甲龙和村里同去的年轻人每人缝了一双布袜子呢。"

甲女替锦顺回答。

"姐……"

锦顺脸更红了，不知如何是好。

"他没有受伤吗？闹病没有？"

"没有……"

注视着锦顺的崔老汉，突然把肩膀一低，放心地吁了一口气。

"今晚能睡个安心觉啦，……他说什么时候回来？"

“我把大伯要他快点回家的话也说啦。”

“他没说什么吗?”

“他说很快就回来。”

“嗯……我再也不让他到那种地方去了。真是，这样的冷天，你吃了不少苦头吧，快进来坐!”

崔老汉好象这才想起来似的，忙着张罗。

“该走了，大伯，我刚回来。”

“噢，你是先到我家来的。”

崔老汉感激地望着她，点了点头。锦顺恭敬地行了个礼，转身走了。甲女也跟了出去。

崔老汉站在廊台上，对在黑暗的胡同里越走越远的锦顺的背影，投了一瞥充满感情的亲切的目光。

“这么冷的天，走那么远的路……”

崔老汉自言自语地说。他越想越觉得锦顺的行动是又出奇又可嘉。这么远的路，年轻的女孩子决心不大是走不下来的。她比我这个光是坐在家里犹豫发愁的当爹的强多了。可见她是多么爱甲龙，多么看重甲龙的呀!一想到这里，崔老汉心里就感到更加熨贴。他伸长脖子，用火热的目光望着在胡同里渐渐走远了的锦顺的身影，他觉得身板壮实的儿子甲龙似乎在锦顺身边，同她并排走着。老汉把紧闭着的厚嘴唇一张，微微笑了。

“如果老天爷有心，一定会保佑你们一辈子享福……”

老汉暗中反复地说，喜悦和希望象潮水般地涌进他的心头。同时在这一瞬间，崔老汉又感到在他那毫无价值的好象是在炕洞里挣扎了一辈子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道明亮的光。

第　二　章

一

“甲龙！甲龙！”

不知是谁，一边在他的耳边喊着，一边摇着他的身子。甲龙昨天晚上坐在灶门前头打草鞋，一直打到深夜才上炕。早觉睡得正香，好不容易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屋里还是黑糊糊的，枕头边依稀看见低头看着他的万植的面部轮廓。

“起来吧，天亮啦！”

甲龙这才振作精神，坐了起来。

“铁三！铁三！……”

万植向旁边挪了一步，去叫醒脸上蒙着皮坎肩睡觉的铁三。铁三打鼾的声音曾经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打那以后，他就养成了这样蒙着头睡觉的习惯。不过，他的鼾声本来很响，所以即使蒙在皮坎肩底下，那粗重的声音也还是呼噜呼噜的。

昨天晚上他们约好第二天早早起来收拾收拾动身。清早，屋里稍微有点凉，别的工人都还象虾子似的，弯着身子躺着睡得正香。在回家的前夕，三个人当中最睡不着觉的，可能就是把小妹妹一个人扔在家里的万植了。

“铁三，起来！”

万植的嗓门略微提高了点儿。

铁三打鼾的声音虽然停止了，可他还吧嗒着嘴哼哼，没有醒过来。

万植又摇摇他。铁三突然把蒙在头上的毛皮坎肩一掀，睁开红红的大眼睛，望了望，大声叫嚷：

“干什么？”

他的眼珠不停地转动着。

“嘘——大家都还在睡觉哩，你要悄悄地起来，天亮了！”

铁三这才注意地瞅了瞅万植和甲龙，张开大嘴，长长地打了个哈欠，坐起来说：

“是不是太早了？啊，啊，早觉真象蜂蜜一样甜呀！”

嘴里虽是这样说，他还是跟在伙伴们后面爬了起来，唯恐碰着旁边的人，小心地迈着步子朝着灶房脚地那边走去。

到外面一看，比屋里亮多了。虽然没有风，可是冷到极点的空气里闪着点点冰花。

甲龙把三、四双草鞋串在一起挎在肩上，铁三看了，这才忽然想起来似地说：

“真的，咱也得把小爬犁带着。”

说着，又回过身来朝刚才出来的屋那面走去。这时，万植早已拉着两架孩子们坐着玩的小爬犁，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地上发出咯勒咯勒的响声，从房角上出现了。

“咱们洗过脸，直接到锅伙去看看姜成满大嫂再走，怎么样？”

万植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俩点了点头。他们走到院子附近的雪堆旁边，两手满满地捧起一捧雪抹了抹脸，就你追我赶地朝着对面山坡上映着灯光的锅伙走去。

昨天，他们领到了两个月的工钱。甲龙两个月挣的合起来是六块钱，外带几个白铜子儿。铁三和甲龙相差不多，就是万植不到五块钱。想起这两个月干得骨头都快累断了，真叫冤枉，假如

在家里打柴拿到德山集上去卖，也许还比在这里强点儿呢。

他们走到锅伙的院子里，恰好碰上姜成满大嫂端着破木盆朝屋里走。灶间的门缝里冒出一股白气。

“啊，你们今天真要走啦？”

大嫂一看到三个年轻人走进院子，善良的眼睛里就掩饰不住惜别的神色。

“是的……”

铁三下意识地摸着后脑勺，回答说。这些日子，三个年轻人和大嫂她们家关系搞得特别好。三个人轮流给孩子们打草鞋，在山上碰到海松，就采松子给他们。孩子们有时晚上到他们宿舍里来，央求给讲故事，还跟他们一起睡。在老远的地方，只要一看到他们的影子，就“叔叔！”“叔叔！”地喊着跑过来，摽在他们身上。大嫂和孩子们的情况也好多了。他们来的时候，“大学生”用跟大家募集来的钱到德山镇给他们买了几尺布、几个陶器和一包棉花。大嫂和孩子们受了损伤的身体复原了，心情也渐渐地安定下来。从半个月之前起，大嫂就到这个锅伙烧饭。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是抚恤金问题。前几天，老朴头领着“大学生”去找刘正雪，正式要求发抚恤金，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办公室的监工和会计们嘴里悄悄放风说，这次伤亡事故纯系本人不慎所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抚恤金。但是，昨天晚上老朴头和工人们还在宿舍里商议过，说非要他们发抚恤金不可。

反正在姜成满一家的不幸事件中比别人受冲击更大的甲龙和他的两个伙伴，觉得要离开姜成满的家人动身回去，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你们是得赶快回去了，家里的父母和兄弟们放你们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该多么担心呀，赶快回去，让爹妈高兴高兴吧！”

大嫂的眼里洋溢着诚意，望着这三个响当当的青年，还流露出某种难以掩饰的羡慕的神色。肩上挎着一串草鞋，呆呆地站在

伙伴们的身后望着大嫂的甲龙，一直没有说话。从见到大嫂的那会儿起，他就心乱如麻。虽说她们得到了一时的安定，但是细想起来，大嫂和三个孩子们的命运仍然是茫然的。孩子们要能自立生活，至少还要十年。林场锅伙烧饭的这个活儿，也许干几天或几个月就没得干了。那些没有忘记对死去的姜成满的道义的林场工人，也都是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预卜的流浪汉，一到春天，大多要东流西散。到那时候，这位大嫂带领三个小孩，怎么生活下去呢？带着羡慕的神情望着他的大嫂的目光，热辣辣地钻到甲龙的心里。他不由自主地站到两个伙伴的前头说：

“大嫂，你先在这儿过冬，要是事不如意，就领着孩子们到我们南阳村去！我们的村子都是由这样的人家聚集而成的。你一定去吧！”

甲龙很想把话说得恳切一些，叫大嫂能够充分领会他的心意。可就是嘴笨，说不周全，心里很急。

“真的，就这么办吧，春天我们来请你！”

铁三用他洒脱的话语，补充说明了甲龙的心愿。

“谢谢，就是光听这话我也放心了。世上哪里还有象你们几个大兄弟这样的好人呢？这些日子你们可没有少帮我们的忙，真是恩重如山呐……”

大嫂看着三个小伙子，没能把话说完，眼里噙着泪水。

“看大嫂说的……不要光是听过就算了，一定到我们村里跟我们一起过活呀！我只有一个妹妹，就到我家去，象一家人似地过日子吧！”

万植恳切地说。他那总是那么多情的亮晶晶的眼睛，洋溢着温暖的情意，显得更亲切。

“谢谢，我一定去……”

大嫂终于忍不住要淌眼泪，转过头，用手背擦着眼窝。忽然，她不知想起什么，又抬起头来望着远处有一个漫岗的谷口，说：

“真是，昨夜我对孩子们说，今天你们要走，孩子们听了急得直跳，吵着要去拉住你们不放呢……”

大嫂还住在来的那天歇脚的谷口的那户农家的上房里。

“嘿，孩子们也真懂事，看看他们再走才好……”

铁三自言自语地说着，望着谷口。

“大嫂，呆会儿你把这个交给孩子们吧，他们老早就叫做个小爬犁。”

万植好象想起来了，把小爬犁咯勒咯勒地拉到前面，不自然地笑着说。

“看这些孩子多不懂事，又去缠他大叔啦，还做了两个……”

大嫂嘴里尽管这样说，脸上却掩饰不住感激之情。甲龙这时也想了起来，把挎在肩上的一串草鞋悄悄地放在爬犁上。

“你还给他们打了草鞋……上次打的还有呢……”

大嫂不知如何是好，张着嘴站在那里，低头望着虽说是用稻草打的、但从打得很结实的每一条纹路中可以看出真诚的四双草鞋。

“不知道合不合脚……快过年了，让孩子们穿双新草鞋吧。”

甲龙难为情地红着脸嗫嗫嚅嚅地说。现在他的腰包里不是掏不出可以给孩子们各人买一双鞋的钱，可是他没有痛快地把手伸进去。他感到自己很小气，很丢人。

“三位大叔的好处，怎样才能……”

大嫂吞吞吐吐地说，很难为情地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似地接着说道：

“唉，快进屋里去，没什么东西，早饭总得……”

大嫂端起放在地上的泔水盆，匆匆走进灶房。

甲龙跟在两个伙伴的后头，一边往锅伙房里走，一边心里在想：明年春天一定要把姜成满一家领到南阳村去，否则，就会象有人掉到水里快淹死了也不去救他，看看就走过去了一样，一辈

子也消除不了没有尽到做人的道理的令人懊恼的悔恨。

吃完饭回到宿舍，老朴头、"大学生"、"青山流水"、平安道人、北青人和宿舍里的工人都在院里等着他们。说也奇怪，甲龙一见到他们，心里就一阵发酸。从昨天晚上起，他那因为高兴而安定不下来的心的一角，就流过了一道惜别的冷丝丝的感情。从到木材所的头一天起一直到现在，这些人看到他干活不得要领，就把着手教他，帮助他，又制止了监工在检尺上耍花招，给他挑选好砍的林地，还担心他家里的生活，等等。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多少关心和帮助啊！即使在这样危险的林场里生活，因为有老朴头和"大学生"这样的人，他就象生活在父母和兄弟身边一样，感到心里踏实。

"长者大爷，在这些日子里，我可没有少麻烦您。"

甲龙不由地忽扇着眼睛，他把许许多多的想法都勉强归结到一句话里，向老人躬了躬腰。

"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上路的准备都做好了吗？背包呢？"

老朴头温和地审视着三个年轻人，问道。

"背包在屋里。大爷和各位赶快去吃早饭吧，我们再准备一下，就要走了。"

万植代表他们三个这么一说，老朴头就安祥地笑着，摇摇头说：

"怎么也不能就这样在院子里分手呀，快进屋去做准备再出来。甲龙，你用手巾把耳朵包好，脚也要裹得紧紧的。大冷天走上百里的路，可不那么容易呀！"

老朴头很细心。三个年轻人听了，也觉得没有别的话可说，便走进屋去。所谓行装，就是昨晚装好的绳篓子背包，背上它就再没有别的了。在他们三个人背上的绳篓子里，插着一把用桦树皮包着斧刃的斧头，装着两个月来穿破了的粗麻布衬衣和布袜子，此外还有一些在林场拣的松子。

他们就在院子里告别，可是老朴头、“大学生”和许多工人都不肯，一直跟着他们走。

当拉成长排的一行人经过锅伙门前的时候，只听到一声尖叫“叔叔——”，两个男孩子象石子儿似地滚了出来。大嫂和女孩跟在他们后面，两个男孩子的屁股后头是两架小爬犁，咯勒咯勒地响。

小的拉住甲龙，大的拉住铁三，扭着身子叫道：

“叔叔，别走！”

“好的，好的。”

“过几天天暖和了，我们就来带你们。”

“叔叔，你们家离这儿远吗？”

“不远，一天就能走到！”

“噢，那现在就去。”

“我也去！”

孩子们欢叫起来。

“你们……别跟叔叔瞎缠啦，快到这儿来！”

大嫂随后赶到，当着大家的面不好意思大声制止，只是严厉地叱责了一句，可是孩子们仍然拉着叔叔的裤腿和胳膊不放。

他们就这样被孩子和许多人簇拥着走出村口。甲龙既感激又歉疚，不知怎样才好。上工钟快要响了。

“请……请大家回去吧！”

走到望得见五龙川拦河坝的路上，甲龙回转身瞅着老朴头和大家，恳切地说。

“好吧，甲龙，你等等！”

老朴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用同情的神情望着甲龙，又回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大学生”，然后说：

“老弟，把它……”

和铁三拉着手，一边谈一边走的“大学生”，听到老朴头的话才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翻了翻口袋，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纸包儿，

脸上显出多少有点不自然的笑容，走到甲龙的身边，不由分说地把纸包朝甲龙手里一塞，说：

“不多几个钱，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儿心意，拿去添补着用吧！”

“啊，这怎么行！”

甲龙的眍瞜眼立刻睁得圆圆的，猛地向后一退，把塞在手里的东西又顶了回去。

“别这样，收下吧。按理说，喜事应该由我们来替你办。要是不为难，你爹会打发你上林场来吗？”

老朴头难过地说。

“可是，大家的处境也不比我……”

甲龙拼命把纸包退还给“大学生”。他深知拼死拼活地干了一个月，到头来都没法给故乡忍饥挨冻的妻子儿女寄点钱，只能送去一声叹息的同伴们的悲苦处境，觉得这个纸包象火炭一样炙人，实在没法接受。

“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什么处境不处境的，都是这么对付着过呗。嘿，不要小里小气的，你不收，我们心里也不好过呀，是不是？”

“大学生”干脆把纸包塞进甲龙的黑坎肩兜里，退后一步，回头望着身旁的铁三和万植，征求他们的同意，说：

“甲龙，收下吧！”

万植哽咽地用颤抖的声音说。铁三也眨巴着发红的大眼睛，向他点点头。甲龙鼻梁一酸，深深地弯下腰：

“长者大爷，还有你们诸位，谢谢啦！这个恩情，我这一辈子……”

甲龙没法把话说完。

“嘿，你呀！这么老实的人，我是头一次看到。什么恩情不恩情的，你娶媳妇的那天，送张请帖来就行啦！呵呵呵……”

站在老朴头身旁的“青山流水”这么说着哈哈一笑，大家也都跟着笑了。

“真的，就这么办吧。到那天，我拿着甲龙的请帖来请你们！”

万植高兴地帮腔说。人们正在闹闹哄哄地笑着说要去吃喜酒的时候，铁三忽然惊叫道：

“啊，大嫂，你干什么呀？往人家的背篓子里装什么？嘿，真是……”

“啊唷，怪难为情的，别嚷嚷！这是几团小米饭，给你们在路上吃。我求你千万别动啦！”

姜成满大嫂使劲抓住身子扭来扭去的铁三的高大的肩膀，硬把包在麻布里的东西塞进篓子里，然后才红着脸退下来。她踌躇了一会儿，走到甲龙的身旁，说：

“你回村告诉上次来过的那位好心肠的阿妹，就说我祝她一辈子享福。大兄弟，你也跟你的尊贵的父亲和那位阿妹一起享福！”

大嫂的充满真情实意的话，特别打动甲龙的心。

“是……”

甲龙只答应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就低下了头。

“好吧，你们上路吧，路途很远呢。”

老朴头的亲切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三个年轻人在大家面前，脱下帽子和手巾，恭敬地躬腰行礼。

“祝你们平安！”

“保重身体！”

“路上小心！”

“别忘了送请帖来！”

“有空来玩吧！”

三个年轻人转过身去，迈开了脚步。

姜成满的两个男孩一直跟到五龙川拦河坝岸边。甲龙搂着他们小小的肩膀，哄他们说：

“往后天暖和了，大叔来领你们到我们村去！”

“真的？”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到我们村去，我给你烧土豆吃、煮苞米吃，还到河里去给你们捉鱼。回去告诉妈妈和姐姐，叫她们一定要到我们村里去住。”

“嗯，太好啦！你一定得来呀！”

甲龙一行就这样连哄带骗地跟孩子们分了手。他们不住地回头张望，走下了冰封雪冻的五龙川的凄凉的河面。

但是，甲龙实在忍不住心里难过，把头扭到后面望着他们走。站在河岸上的两个可怜的身影，离他越远就越是热辣辣地朝他的眼里钻。

此刻，他的心情，好象是把失去母鸟从巢里掉下来的、没有长毛也没有长翅膀的、浑身精光一团红肉的小鸟儿，扔在路边走开了似地惆怅。

二

直到过了河转过一个大山头，三个人都是闷声不吭地各想各的心思。在他们刚刚转过来的山角上，滴铃当啷地响起一串儿马铃声，出现了一架运原木的马爬犁。马爬犁到了他们跟前，突然停住了，高高地坐在爬犁前头的马夫，快活地喊道：

“你们回家吗？”

“是回家。”

“上来吧！”

“呃？”

“叫你们坐上来！”

“谢谢！”

是熟悉的马夫。三个人飞快地爬了上去。近来，天一亮，装原木的马爬犁就首尾相接地出发，奔向德山镇去，据说是给“讨伐队”送木材。

两匹马走上了平地，大鼻孔里呼呼地喷着气，跑得挺轻快。

“都是些好人呐！”

铁三坐在车上，狗皮帽的遮耳被掠过爬犁的冷风吹得一掀一掀的，他望着渐渐在视野中远去的林场山谷，感触很深地说。

“那可一点不假，起初觉得他们有点粗里粗气的，可是处久了才知道他们都是些连肉也可以割下来送人的好人，可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万植紧挨着铁三的肩膀坐着，用深情的目光望着同一个方向，表示有着共同的感受。

“回去之后，想念长者大爷和‘大学生’老哥，大概要把人想死的，妈的，要不是家里有事，我真想留在林场里！”

铁三嘟哝着说。

甲龙坐得离他俩稍远一点儿，抄着手，缩着脖子，靠在原木上。刚才围在他们三个身边跟着他们说的孩子们的身影，老是不离开他的眼前，这使他心烦意乱。他想，不管以后怎么样，也应该把兜里的钱送点给他们，哪怕少送就是几文也好。但是，自己竟然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很后悔。

“甲龙，想不想到集上去一下？”

正跟铁三讲话的万植突然这么问了一句，甲龙才从自己的思绪中惊醒过来，抬头说：

“是啊……”

“什么‘是啊，是啊’的，你不是为了要替她弄条裙子料才拼死拼活地砍树砍到现在吗？嘿嘿嘿……”

铁三哈哈大笑。说实在的，甲龙还没有打定主意。手里真正有了几个钱，到底该怎么花才好，买什么才能让爹少烦心？昨天

夜上想了一宿，也没有想出个好主意来。

“是啊，那就去看看吧！”

“看你这个人，老是‘是啊，是啊’的。我到集上去给你选好裙子料讲好价钱，那时你可别‘是啊，是啊’的，立刻买下来。嘿嘿嘿……”

铁三这么一笑，万植也嘻嘻地笑着帮腔说：

“甲龙爹一定很高兴！”

“光大爷一个人高兴？锦顺的嘴也会咧到耳朵根子的！”

“那可是真的！”

他们俩又愉快地笑了一阵。

“你们俩真是……”

甲龙不自然地笑着转过头去。

“这次尽管吃了不少苦，可也不算白来！”

“实在不错，村里的人都会高兴的。”

笑了一阵以后，两个人又这样谈起了真心话。甲龙心里隐隐地领略到两个伙伴的友情。

不知不觉之间，城镇已经逼近眼前。

城镇的入口，座落着还是德山镇出现以前就有的大约有几十户破草房的村庄，村庄的那边，望得见许多在最近四、五年内突然出现的砖房、铁皮房、瓦房好象在互相比高低似地排列成行的街道。这些房子中间，也有一些地方耸立着二层的楼房。他们上林场去的时候，只有街中心警察分驻所的二层砖房和旁边盖了的铁皮房虽不是二层楼，但房檐耸得很高的区公所的房顶上，飘扬着日本国旗和满洲国旗，可是今天他们一眼就看到在街尾的私立学校的大长瓦房的屋顶上，高高地升起了比区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的旗子还要大一倍的日本国旗。

三个人在街口老村庄的村口下了爬犁。

走进繁华的大街。挂有门扇那么大的牌子的商店，饭馆，各色各样的小卖铺排成一溜。不知哪儿传来了刺耳的留声机的声音。

间或有一些日本鬼子兵，脚上穿着钉了钉的大皮鞋，踩得街道山响。过去在这条街上，日本鬼子只有几个警察和一个刚开了一爿新药房的老板。三个年轻人急急忙忙朝前走，经过私立学校砖房前头的时候，都不禁睁圆了眼睛站住了。只见宽敞的运动场里，黑压压地挤满了鬼子兵。他们分成两拨，面对面地站着，挥舞着木制的长枪互相拼刺。整个院子里充满了“啊！”“啊！”的犹如野兽般的吼叫。院墙正门口，拿着枪尖上上了雪亮的刺刀的岗哨，转动着大眼珠子，监视着来往的行人。

他们象被人撵着似的，慌慌忙忙地走过学校前头。刚刚走到集市口上的一块宽敞的空地上，走在前头的万植突然站住了，说：

“你们看！”

铁三和甲龙顺着万植睁得溜圆的眼睛指示的方向一望，也都不禁睁大了眼睛。

“是‘黄鼠狼’！”

铁三没好气地嘀咕说。

“还有，那边的是林场主人的儿子！”

“真的！”

甲龙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望着那边。

空地对过有一所二层的砖房，是一家中国饭馆。万植和铁三说的“黄鼠狼”和林场主人的儿子，就站在饭馆前面。他们歪戴着军帽，看样子，刚刚从馆子里出来。胖笃笃的林场主人的儿子站在大门口正在剔着牙，身穿绿色军服，肩膀上挎着枪的看去颇为眼生的“黄鼠狼”，正对他讲些什么。林场主人的儿子，因为刚刚吃了热乎乎的晌午饭，又喝了点儿滚热的烧酒，大盘子脸红红的，间或点点头。

约摸在半个月之前，林场主人的儿子就穿着现在穿的这样的军装，到林场来住过一个晚上。从那天起，现场监工道涉就不见了。人们传说，林场主人的儿子刘炳甲当了德山地区的自卫团长，

把“黄鼠狼”监工带去当心腹部下了。现在看来这并非流言。还传说不久要抽调大批青年去参加自卫团。

“这个消息肯定没错，又要坑害不少人啦，走吧！”

铁三嘟哝着，迈开了脚步。三个人朝集市入口走去，经过空地中间时，不知有谁在身后喊道：

“喂，这不是南阳村的伙计们吗？”

三个人一下子怔住了。“黄鼠狼”晃动着挎在肩上的枪杆，凑过来说：

“新郎官，是挣足了娶媳妇的钱回家去吗？”

瞅着甲龙的“黄鼠狼”的小眼睛里，现出阴险的笑容。

“哼！又有钱又娶媳妇，好大的福气啊！来，你们想不想跟我一起干自卫团？我很喜欢你们。你们又能干活儿，又肯使力气，这个比你们的锄头把子强多了。年轻人嘛，应该有个理想。怎么样？”

“黄鼠狼”把挎在肩上的枪一抖，问道。甲龙觉得这句话非常出人意外，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我们没那个心思！”

铁三瞪着眼睛抢白了他一句。

“没那个心思，哈哈哈，你以为这是有心思就干，没心思就不干的差事吗？好的，你们好走，呆会儿再见！”

“黄鼠狼”晃晃荡荡地笑着走开了。

“这种东西真没见过。倒霉！”

铁三愤愤地啐了一口唾沫。

“你看他说的话是不是有点怪？”

万植扬起清秀的脸，注意地望了望“黄鼠狼”的背影，说。

“你说什么？”

铁三回头问万植。

“他不是说什么有心思进自卫团就进吗？”

“哼，那个狗崽子什么话不说？咱们还能干自卫团？走，到集市

上去看看！”

“对！真是！”

甲龙附和着铁三的话，一面说，一面迈开了脚步。

集市还很拥挤。一过晌午，赶集的人就要走掉好多。商人们为了在晌午之前尽量多卖点儿，一个个红着眼睛，扯着青筋爆爆的脖子大声叫卖。来买东西的人，想快点买到合适的东西，在日落之前赶回村子，正在忙着讲价钱。

三个年轻人立刻卷进了人流。

“甲龙！那儿有棉布店！”

走在前头的铁三，抬起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脑袋，朝前面望了望，拉着跟在身后的甲龙的袄袖，喊道。

“嘿，什么样的布都有，就象彩虹似的，快去看看！”

甲龙红着脸，光是不好意思地笑。他已经看了几家路边的棉布店，打定了新的主意。

“我不想买了。”

“不想买了？”

两个伙伴都惊讶得抬起头。甲龙噗哧一笑，小声说：

“我不识货，想回家去拜托姐姐。再说，或许有比这更要紧的地方需要用钱哩。”

“你这个人前思后想的，简直没个完了！要是我，一下子就扯一块给她！”

铁三不满意地咕噜着。

性格开朗的铁三和稳重沉着的甲龙，在每件事情上总是这样合不到一起。

“我看就照甲龙的话办吧。做买卖的都是强盗，咱们要是买错了可不好办。铁三，你说呢？”

万植在一旁帮着甲龙说。

“是啊，你这话也有道理。嘿，算了吧，就这么着！”

铁三好象根本没有反对过似的，很痛快地表示赞成。

三个人又冲开人流走去。

“铁三！甲龙怎么不见了？”

万植走了一阵，在有一排鞋摊子的胡同里停下来，看了看身后，说道。正在瞅着鞋摊子的铁三，也抬起头来四下里张望：

“是不是他又起了什么别的念头？”

“啊，他到香烟摊上去了！”

万植指着在对面搭了个凉棚的货摊前低头站着的甲龙，说。

“真是孝子，看样子是想买几包烟孝敬大爷呢。”

铁三咂着嘴说。

“铁三，昨天晚上咱俩商量的事怎么办？我看咱们现在就背着甲龙买下来，等会儿再悄悄地给他，好吗？”

万植明亮的眼里现出淘气的神情。

“那好，钱在我这儿，就买吧！”

用棉袄和皮围巾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卖鞋的这下来了劲儿，大喊白胶鞋呀，花胶鞋呀，黑胶鞋呀，又是什么“月星牌”呀，“三千里牌”呀，“朝日牌”呀，接连不断地把鞋翻出来摆在他们面前，还吹牛说要保穿三年五年，喊个没完。他俩先挑了一双女胶鞋讲价钱。在这件事上头，万植和铁三少有前例地发生了争执。铁三自己挑了一双，用他那一叉足有一尺长的大手量了量鞋底，硬说这双鞋合脚。万植挑了一双比它小的拿在手里，惊叫着说，铁三挑的一只鞋，锦顺两只脚都能伸进里面去。卖鞋的傻瞪着眼睛瞅着这两个年轻人，好半天才醒悟过来，说铁三挑的那双，老实讲没几个女人能穿的。铁三这才缩了回去，交易总算做成了。万植另外又挑了一双孩子穿的黑胶鞋。他从坎肩兜里掏出一小卷麻绳。这是他在离家的前一个晚上，趁妹妹京玉睡觉的时候，偷着量下来的尺寸。虽然挑到一双合脚的，可是看着总不够结实，他让卖鞋的再拿一双同样尺寸的。卖鞋的发了火，万植好说歹说，才挑

到一双可意的胶鞋。

“你们在这儿！”

这时，甲龙才走到他们的身边，说。

“我们想扔下你走啦，东西都买好了吗？”

铁三把包好的胶鞋悄悄地藏到背后，不自然地耍了个坏，斜着头瞅了瞅甲龙背上的篓子。他一辈子就是这么个脾气，心里有了事就藏不住。

“嗯，买了一包长寿烟！”

“那就走吧。”

“你都买了什么？”

甲龙冲着铁三问道。

“我？……”

铁三想回答而又没说什么，脸上的神情有点发僵。他本来也想给母亲和弟弟妹妹买双鞋和买包果子，几次把大手伸进放钱的口袋里，可是每次都缩了回来。当时他的心情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把这种气色表露出来，而甲龙的话却触到了他的痛处。但是性格豪爽的铁三，立刻又大方地笑着说：

“没有什么可买的，我要把钱带回去摔在区长脸上！嘿嘿嘿。”

他的笑声隐隐地有点感伤的味道。

“来，这个你们收下吧！”

甲龙突然这样说着，把两个纸包分别递到万植和铁三面前，一人一包。纸包里露出扭成卷儿的麦芽糖。

“这是啥呀？”

两个人惊叫着说。

“回去分给小妹妹们吧。”

甲龙说着，就把纸包塞进他们背上的篓子里。

“嘿，干吗这样，我们帮你忙还怕帮不好呢。”

铁三瞪着眼珠子发了火。

“你真是多余搞这个名堂！”

万植也扭着身子想拦甲龙，可是没有用处。

“别这样，你们纯粹是因为我才吃了这趟苦头……”

“唉，唉，真是，往后我再也不跟你打交道了！”

他们尽管嘀嘀咕咕发了火，心里却翻腾着有来有往的深厚而又火热的友谊的激浪。

从集市出来，沿着伸向五龙川上流的山谷，有一条通向南阳村的大车道。

他们三个走得很快，登上南阳村后山的时候，对面山头上的太阳还有一庹多高。不过，眼下的谷底,却投下了长长的山影,望去有些黑糊糊的了。天尽管很冷很冷，三个伙伴的额头上还是淌着汗。他们一面擦汗，一面久久地俯望着熟悉的、亲切的、叫人怀恋的村庄。

在对面投下了黑影子的山麓下面，被白雪复盖着的五龙川的河道绕山而去，沿着河岸长长地座落着南阳村上、中、下三个村庄。村庄附近的谷底里和山梁上，散布着一块块田地。山谷的上流,一排排险峻的山岭,或高或矮比肩接踵地滚向遥远的天际。就在那遥远的天边，浮现出白雪皑皑的五龙山最高峰雄壮的身影。

说是三个村庄，其实也不过是那么叫罢了。站在这样的高处朝下望，几乎分不出村庄的界线。五、六年前，上后山打柴，站在山顶上往下看，三个村庄的界线是很清楚的，近几年来村庄扩大，几乎连成一片了。

一幢幢象蟹壳一般密密麻麻地紧贴在地皮上的房子的屋顶上,复盖着皑皑的白雪。一根根象是竖直的筷子似的细烟囱里，冒着缕缕蓝烟。座落在有十来所草房的下村村口的铁三家的房子上,位于流过中村中心的小河旁的甲龙家的房子和座落在有七、八幢房子的上村的万植家的草棚棚顶上，也都升起了炊烟。那是令人感到高兴的炊烟，是叫他们赶快回来的象挥舞着旗帜似的弯弯曲曲

地上升着的炊烟！啊，那是可亲的人们——父亲和母亲，亲爱的姑娘和弟弟妹妹们，一边点柴烧炕，做着滚热的饭，一边扳着指头等他们回来的家和村庄呀！

甲龙首先放心地吁了一口气。林场也好，德山镇也好，都变得令人不安和骚乱了，唯有他们的安乐窝南阳村，还跟离开的时候一样，是那么宁静、平和、亲切。甲龙的厚嘴唇似开似闭地张开了一条缝，而那眍瞜的眼睛里则流露出一往情深的神色。他忽然想起了少年时节的一桩往事：不是十一岁就是十二岁的时候，在铁三冒冒失失的倡议下，他们三个人出发去征服五龙山顶峰。那天，在深山里迷了路，整天哭着乱窜，黄昏时分才找到五龙川山谷。三个伙伴登上就象现在这样可以俯望村庄的山梁时，天已经黑了。他们远远望到灯光闪闪的村庄，心里高兴极了。他弄不懂为什么会觉得当时的心情就跟今天的心情一模一样。

出去两个月见到的世界，就跟小时候他们钻过的那个险山一个样。姜成满的死，姜成满可怜的家属，乱糟糟的德山镇……所有这些使他感到这里的南阳村山谷和那杀气腾腾的社会，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我终于逃出了那个骚乱的世界！一种安堵感再次使甲龙的心情松弛下来。往后不离开村子，就跟家人们一道过活，不去管那个骚乱的世界了。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种念头。

铁三和万植或许也跟他是同样的心情吧。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一口气跑到中村村口的小山岗。

"就在这儿分手吧，喂，甲龙……"

铁三走到甲龙身边，把在集上买的女胶鞋往甲龙背上的篓子里一塞，挤了挤眼，不自然地笑笑。

"这是啥呀？"

甲龙一怔，退后一步，问道。

"刚才你干了一桩不象样的事，这是我们对你的惩罚！"

铁三还是一个劲儿地笑着。

“这不是给你的，是给锦顺的。”

万植也笑嘻嘻地补充了一句。

“咳，买这个干啥？……”

甲龙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轮番地瞅着他俩。

“明天早上咱们碰碰头，一起打柴去！”

铁三挤了挤大眼睛，喊了一声，就朝着左边的岔路跑下去。万植向铁三招了招手也接着走了。甲龙心里一热，望着两个伙伴，嘟哝着说：

“你们真是……”

他转向右边的路，开始飞快地移动脚步。

三

离岔路口最近的是铁三的家。铁三喊着妈妈走进院子里。正在院子里劈柴的十四岁的弟弟扔下斧子迎了上来。随着一声“大哥”的尖脆的喊声，房门哗啦打开了，小妹妹光着脚丫子跑出来。妈妈看样子正在烧火，手里拿着烧火棍，打开灶房门走了出来。

铁三一把抱起妹妹走进屋里。母亲看到儿子还跟从前一样精神，也抹着眼泪跟进来了。三年前，父亲被抓去蹲监狱之后，铁三就成了这家的支柱。

小妹妹抱着装米糖的纸包，高兴得连蹦带跳地在炕上来回乱跑。直到妈妈说她，要她跟二哥分着吃，才愣怔着站下来，忙着从纸包里挑小的给哥哥。

“不要紧，你都吃了吧！”

小哥哥象个大人似的，客气地推让着。

铁三恻隐地瞅了一会儿弟弟和妹妹，忽然想到松子，就拉过背篓子掏出来给他。母亲仔仔细细地把铁三周身打量了一遍，说：

“听说林场出了危险事，你没有磕着碰着吗？我一天也放不下心呐！”

铁三回过头来，看了看母亲憔悴的脸，微微一笑，然后拉着母亲的手，说：

“你看我还不是这样壮实吗？妈，你有没有生过病？”

“没有。跟你一起去的甲龙和万植，他们也都平安地回来了吧？”

“嗯，刚刚一起回来。那米糖就是甲龙买的。”

“这成什么话，他办喜事，咱帮帮他的忙倒是应该的。他到林场去能挣几个钱！”

母亲大吃一惊。

“就是呀，他挣的钱还不知道够不够买一块裙子料呢。”

“甲龙真不简单。你爹要是活着，他家办喜事，还能这样攥着这个空拳头光坐在一边瞅着吗？”

母亲的声音已经发颤了。铁三什么话也没说，光是低下头。母亲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打这个村子只有四间草房的时候起，我们就住在一起将近二十年了，处得象一家人似的。现在咱这样两手空空，哪成做人的道理呢？你爹常对甲龙他大伯说，不要愁办酒席，还是赶快让甲龙娶个媳妇，先抱孙子。光是心比天高能有什么用？手里没东西，就做不了人情。今天我出外转了几圈，想弄斗把土豆粉，可是大家的情况也都跟咱家一样……唉，这个该死的世道，不知为什么越变越坏。”

铁三低头听着，脸上的表情也异乎寻常地沉郁起来了。在最近这些日子里，因为朋友的婚事，他的心情本来常常就是很沉重的，听了母亲的话，他觉得自己沉重的心上好象又压上了一块大

石头。

尤其是母亲提到去世的父亲，这使铁三的心更加难受了。不是他五岁就是六岁的那年冬天，有一天，父亲同帼丹大爷、万植爹一起到县城去赶集，回来的时候突然背来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男孩，还领来一个大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他们就是甲龙一家。甲龙他们在铁三家的上屋过了那一年的冬天。从那时到现在，就象母亲所说的那样，他们两家处得象一家人似的。要是父亲活着，他会挺身而出把甲龙的婚事包下来的。可是他为了在五龙川山沟里多开一块火田，放火烧荒，就被人抓了去，没有回来。铁三总觉得父亲一定在什么地方活着，所以他们的心更加难以镇定下来。

要是父亲在世，也许不至于因为欠了债而受到许区长这个肮脏的家伙的残酷折磨。如果没有人逼债，他就会很爽快地把腰里的钱掏出来叫甲龙拿去贴补着办喜事。

他好象把肚子里什么令人作呕的东西往外吐似的，“呼”地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说：

“妈，您别太犯愁，在甲龙办喜事之前，我无论如何也会搞到一两斗土豆粉的。还有，今天回来的时候……”

铁三踌躇了一会儿，把在德山镇集市上给锦顺买了双胶鞋的事也说了。

“嗯，那很好。可是你打算怎么去弄土豆粉呢？”

母亲的脸上略微显出一点高兴的神色。

“会搞到的，您放心好了。我上林场前，已经托过人家了。”

“那一定要搞到啊。这回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母亲信赖地瞅着儿子，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铁三的心情也轻松些了。

“妈，这些日子区长没少来折腾您吧？”

铁三过了一会儿忽然问道。母亲的脸色又变僵了，她瞅着铁三，支支吾吾地说：

"没怎么受折腾。"

"他要拔我们的锅，妈都急哭了。是吧，二哥？"

正在"咯吧咯吧"嚼米糖的小妹妹，眼睛睁得溜圆，一边向大哥告状，一边要求二哥支持。

"唉，你替我悄悄儿地呆着，几时有过这种事？"

弟弟瞪了妹妹一眼，站起来走到灶房里去了。铁三用怜悯的目光望着弟弟的背脊，想到他小孩子家竟然象大人一样处事，心里多少有点难过。母亲的神色也很惊慌，她曾多次关照孩子们，哥哥回来绝对不许谈这件事，谁知不懂事的小姑娘偏偏脱口说了出来。

"妈，我都知道了。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没有尽到做朋友的本分。现在我就去把钱摔到那个老家伙的脸上！"

"你是说有了还债的钱了吗？"

母亲那包在皱纹里的眼睛闪着亮光。

"一连两个月拼死拼活地干活，骨头差不多都快累断了，回家的时候连咱铁顺老是摆在嘴里说的人造丝扎头带都没买一条，还能没有钱还债？该死的家伙，看你敢拔我的锅！"

铁三气呼呼地站了起来。

"先吃晚饭，明天慢慢给他送去吧！"

"不要紧，我去去就来！"

铁三说着，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孩子，你去就好好地还给他，不要惹出麻烦来！"

母亲站在门口，不安地目送着儿子的背影。她觉得铁三不光是外表，就连性情也象他爹。这，一方面使她心里感到踏实和满意，另一方面也总使她放心不下。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爹就是把地主的管家打倒在水坑里逃走的。据说那年被抓走时，他还嚷嚷，说区长的亲戚放火烧荒就没事，光我有罪？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就因此而死在牢狱里。

母亲忧心忡忡地目送着铁三的背影，回头朝在灶门口升火的老二说：

“你赶快跟去，你哥哥脾气暴，我不放心！”

万植跌跌冲冲地走着。要说担心家里，三个人当中最焦心的是万植。甲龙提出要再干一个月时，要不是三个人的交情非比一般，他早就甩开一切从林场回家了。特别是临回来的十天前，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而且总觉得妹妹不是生病了，就是饿倒了，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恨不得马上奔回家来，但他勉强忍住了。因为他还有所依靠，可以寄一线希望于甲龙的父亲和锦顺会照顾她这一点上面。

一看到孤零零地立在一幢幢房屋的影子长长地躺在地上，飘浮着一片蒙蒙的蓝烟的远方胡同尽头的熟悉的草房，万植就放开步子小跑起来。歪斜的小烟囱里，也同别人家一样，升起一缕袅袅的炊烟。坐在火光通红的灶门前的京玉的小肩膀，圆圆的招人喜爱的脸，象大人一样充满了忧虑的大眼珠子，在他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了。不是说她每天夜晚都做好饭等我吗？不是说锦顺和甲龙的姐姐喊她去一起睡觉她也不去，说是哥哥回来怎么办，硬是一个人守夜，蜷缩在炕沿边上打盹儿吗？……万植的心禁不住难过起来。

没有父母，没有亲戚，象一对孤苦伶仃的鸽子，被撂在这广阔而又荒凉的世上的兄妹俩，就在那所房子里过了将近十年的岁月。十年前，那所房子里也曾有过喜悦，有过爱恋，有过温暖的生活。然而一年功夫，晴天起了霹雳，父亲去世了，母亲也跟着离开了人间。

那年是个大荒年。甲龙的父亲、帼丹大爷和村里的大人们，整个冬天都到外面去打零工。阴历年关，大家都回来了，唯独不见万植的父亲，说是在某个筑路工地上被石头砸死了。第二年春上，

村里又染上瘟疫，后山上添了许多新坟。也就在那个时候，母亲把年幼的兄妹俩抛在世上走了。

尽管把不满周岁的婴儿扔在一个还不懂事的少年怀里就离开了人间的父母是不会闭上他们汪满血泪的眼睛的，可是村里的老乡们因为实在不忍心看这种惨绝人寰的情景，竟然埋怨他们的父母说：你爹你娘把你们兄妹俩扔下不管也太狠心了，太无情了！

小万植用母亲留下的破背带，背着小妹妹在村里挨家转。全村的奶娃子妈都曾把奶头塞进小生命的嘴里，流过眼泪。村里的同情和照顾再怎么温暖，要想消除可怜的兄妹俩的不幸和苦痛毕竟还差得太远。当既不会说话，又不懂事的京玉挠着小哥哥的胸脯哭叫的时候，万植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把京玉紧紧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呼喊过妈妈和爸爸。

几乎是一生到世上就失去了妈妈和爸爸的京玉，就是这样，在小哥哥的瘦瘠的、粗疏的、脆弱的怀里长大起来的。这两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长大以后兄妹之情又不同于一般。万植只要是为了妹妹，就是火坑也会豪不犹豫地往里跳。京玉也一样，她比别的孩子早懂事，特别疼爱哥哥。从三年前她九岁的那一年起，就把灶房活儿包下了。有了什么好吃的，她总是放在那里不动，等哥哥干完了一天的活儿回来再拿出来，递到哥哥面前使着心眼子说，她已经吃过。想的做的完全不象个小孩子。

“京玉！”

万植大声喊叫着跑进院子里。差不多和他呼喊的同时，灶间门哗啦一下开了，一个小小的身影象枪子儿似的冲了出来。一只拖在脚上的草鞋掉了下来，落到地上。

京玉一把抱住万植的腰，哽咽着勉强喊了一声哥哥。

“京玉！”

哈着腰，紧紧地把妹妹的小身子搂在怀里的万植，声音也是发涩的。他那泪水晶莹的眼睛，望着“蹬蹬”地跺着地的京玉的小脚。

过了一会儿，万植松开手，低头瞅着京玉的脸。京玉有点发慌，用皴裂得发糙的手背抹了抹噙在明亮的大眼里的泪水，然后嘻嘻一笑，又把脸埋在哥哥怀里。万植深情地望了一会儿她的这种模样，摩挲着她的头，问道：

“你想哥哥了吗？”

“嗯！”

埋在怀里的头，点了一点。

“你没有挨冻吗？”

“没有。”

京玉用响亮清楚的声音回答说。

“一个人不害怕吗？”

京玉没有回答，抬起头来盯着哥哥的脸看。她微微笑着摇摇头，反问道：

“哥，把你累苦了吧？”

万植心想京玉是看到他的脸瘦了才问这话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刺痛，但他马上装出笑容，摇着头说：

“不——”

“听说你还要再呆三十天，我以为你后天才回来呢。”

“我想你，就提前回来了！”

在顶着屋檐的柱子上，还晃晃悠悠地挂着两个红姑娘。

“我泡了些橡子，打算在你回来的那天做点凉粉吃……”

京玉回头看了看灶间屋，好象十分惋惜自己没有把凉粉做好。

“是吗？那咱们吃过晚饭磨磨吧，明天把甲龙哥和铁三哥他们喊来一起吃。”

万植为了安慰京玉，这样说。

“哎哟，太好啦！真的，我也很想看看甲龙哥和铁三哥！哥，你来，你看那个！”

京玉高兴得直拍手，不知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抓着哥哥的

手。万植懵懂地被小妹妹拉到院心，顺着京玉抬起皴裂的通红的小手所指的方向朝上一看，只见一只硬邦邦的白兔四腿朝天地撂在房顶上。

“这是哪儿来的？”

万植圆睁着眼睛问道。冬天下套子打围，可以捉到兔子、狍子之类的野兽，但他不知道京玉是怎样捉到的。京玉也许是看到哥哥惊讶的样子觉得好玩，嘻嘻地笑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

“你不是认识帼丹姐家的成根吗？”

成根是帼丹的弟弟，是村里小孩子的头儿。

“怎么？”

“今天早晨，他这样背着手，象个大人似的，文文雅雅地走进院子……”

京玉学着成根背着手走到院子来的样子。

“怎么啦？”

“他一开口就问我‘你饿不饿？’唉，真笑死人了……”

京玉的脸微微一红，咯咯地笑了。万植看她学人家的样儿好笑，也跟着笑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饿。他说：‘不，你饿。我爷爷说的，京玉这些天兴许饿肚子，让我姐姐送点糊糊。来，你把这个烧了吃吧，我在后山下套子捉的。’说着他就把背在后面的手伸了出来，我一看，原来就是那只兔子！唉，真好笑，还有这样逗人的孩子！”

京玉好象觉得很好笑，捂起了嘴。

万植抬起头来望了望屋顶，又转眼瞅了瞅码在篱笆下面的劈柴垛。这分明是甲龙的父亲的手艺。想到在这些日子里全村人都照顾京玉，心里热乎乎的。

“哥，明天你替我把那只兔子的皮剥掉，等甲龙哥和铁三哥他们来的时候一起吃！”

京玉抓着哥哥的手晃了晃，说。

“嗯，就那么办！”

万植没来由地忽闪着眼睛，回答说。

“真的，哥，进屋去吧，我给你做饭！”

京玉好象突然想起来了似的，放开哥哥的手，“蹬蹬”地朝灶房门跑。她这才发觉自己的一只脚没有穿鞋，就蜷起一只腿朝掉在院子里的草鞋那边跳。万植也才想起塞在篓子里的胶鞋。

“京玉！”

万植把背篓子放在地上，拿出胶鞋，急忙叫了一声妹妹。刚刚拉住灶房门环的京玉，回过头来。万植笑眯眯地举起了胶鞋。

“呀——胶鞋！”

京玉欢叫着跑来，一把把胶鞋接了过去。

“你穿穿看，不知道合脚不合脚。”

京玉急忙脱下草鞋，把一只穿着干净布袜子的脚轻轻地朝里伸，然后把脚后跟蹬进去。还好几次抬起脚来跺跺，说：

“正合脚！”

一面说一面扬起脸来瞅着哥哥，嘻嘻地笑。

“把这只也穿上！”

万植也禁不住高兴得直笑。这是京玉出生到世上十一年来头一次穿到的胶鞋！

京玉把另一只胶鞋穿好，“蹬蹬”地跑进灶房。

万植望着小妹妹的样子，心里霎时难过得好象要裂开似的。他觉得把一个小妹妹留在家里自己出去了两个月，是犯了作为一个人所不会犯的罪过。他下定决心，再也不把京玉一个人留在家里了。

四

崔老汉吃过午饭，上清溪谷去找那个据说是在八道沟看见过他女婿的人。当面听下来，虽说不准女婿现在是不是还在八道沟，但是可以肯定，清溪谷的人看到的那个人无疑就是他的女婿。

崔老汉打听消息之后，急急忙忙往回走。太阳偏西才过了五龙川，走到南阳村下村村口。

一个男孩子从胡同里猛跑过来，一看见崔老汉就蓦地站住了，喊道：

“爷爷！”

崔老汉正在考虑要打发女儿甲女上八道沟去，脑子里乱糟糟的，听到喊声吃了一惊，停下来一看，原来是帼丹家的成根气喘吁吁地站在对面。

“甲龙哥回来了！”

“什么，我们家的甲龙！”

崔老汉的眼睛陡然张大了。

“这是他给我的。”

成根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看，还得意地噗哧一笑。那是大松球。然后沿着他走的路跑去。

“你在哪儿碰见他的？是刚到吗？”

崔老汉朝他的身后喊了一声，可是小家伙早就转过那边的房角了。

崔老汉朝着中村小跑起来。他把本来就已经弯的腰弯得更低了，还甩开了胳膊，可是步子跨得并不如意。

上次锦顺去了一趟以后，老汉多少放下一点心，最近甲龙回家的日子快到了，他又焦躁起来，坐卧不安地等儿子回来。

老汉远远地一望到家，脚步就更加加快了。前一阵他出外回来，望到的家好象是座空房子，心里很空虚，脚步也常常变得沉重起来，今天却感到脚步跟不上他的心情，因而很焦急。

崔老汉一跑进院子，就嚷道：

“甲龙回来了吗？……”

灶房门开了，甲女走出来，说：

“回来了，一到家就背着背架子上后山去了。”

“咳，你怎么让在林场吃了苦的孩子上山去呀？”

崔老汉似乎有点失望，瞅着女儿说。

“我不是没拦他，可他还埋怨我寒冬腊月的让您去打柴呢！他说后山有垛现成的柴禾，太阳落山之前他去背回一背架子。”

甲女显出十分为难的神情，望着后山梁解释着说。崔老汉也望了望后山腰，嘟哝着说：

“嘿，这孩子，怎么这么巴结……”说完，便转回身走出院外。

崔老汉在暗淡的夕阳斜照着的山腰小径上遇到了儿子。甲龙一看到父亲，就把背架放在地上，他那很象父亲的厚厚的嘴唇边，显出一种笨拙的然而却是无法掩饰其怀念之情的笑容，躬了一下腰，说：

“爹，您一向好！”

崔老汉抓着儿子结实的肩膀，首先埋怨道：

“这孩子，你刚回家就上山，这是干什么？家里又不是没有人，院里的柴禾都堆成山了……”

甲龙难为情地支吾了半天：

“您不在家，日头还有一庹多高，傻坐在家里干什么？”

“这孩子真是！你身体好吗？”

崔老汉虽然早已把儿子的象截头去尾的中段的原木一样粗壮

结实的身子和红通通的血色很好的脸仔细看过了，但不这样问一句仍然受不了。甲龙噗哧一笑，只回答了一句：

“很好。”

“这回我可放心了。钱那玩意儿，挣到挣不到有啥关系，满一个月就该回家嘛。天冷，快下山！”

“是。”

甲龙又只回答了一句，他走到背架子跟前，屈下腿，把肩膀伸到背绳里，“吭”地使了使劲，有房子那么大的一背架柴禾就耸在他的肩膀上了。父子俩一面谈着这两个月来的事情，一面从坡路上走下来。

崔老汉回到家里，在灶间屋热烘烘的火坎边，和儿子面对面坐下，心里更加宽舒了。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儿子把用报纸包的前一阵挣来的钱放了下来。当然，用这笔钱可以给就要过门的儿媳妇做件人造丝衣裳，这对崔老汉来说，的确是件非常高兴的事。但是，使崔老汉感到满意的远不是这个。俗话说，儿女们就是老了，在父母的眼里也还是个孩子。今天，崔老汉惊奇地发现儿子已经长成大人了，所以心里很高兴。他想：象甲龙这样勤劳、踏实和有心计，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生活下去，完全可以安排自己的前途。我打发他上林场去，就象把小孩子放在江边，提心吊胆。看来这都是做老人的无谓的婆婆妈妈的心理。实际上，早在几年前甲龙就差不多把家里的庄稼活儿等所有的重活都包下来了，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支柱了。

崔老汉一面想着这些，一面瞅着儿子翻篓子的稳重模样。甲龙从篓子里掏出一包烟放在父亲的面前，说：

“爹，您尝尝这个。”

“咳，你还替我买烟？”

崔老汉嘴里尽管这么说，神情倒挺高兴。儿子知道爹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不过，爹从来没有吸过象样的烟，不是吸碎烟末

子，就是吸在山上割来晒干的苍耳子。甲龙小时候，为了给父亲采苍耳子，在草丛里奔走，曾经浑身沾满带刺的籽儿。

“爹，把烟袋给我，我替您装。”

甲龙打开烟包，高兴地瞅着父亲满意的神情，从父亲手里接过烟袋。站在灶房，正在用淘米盆淘米的甲女，也满脸含笑地望着屋内的情景。

崔老汉看着儿子低着毛蓬蓬的大脑袋，坐在火炕边把香喷喷的烟往烟袋锅子里装，还揿揿结实，脸上浮起无限感慨的神色。火坎里堆着一堆甲女刚从灶坑里扒出来的火炭，红红的，烧得正旺。在靠火坎的墙壁上，悬着一根一庹来长的短木杆，上面挂着甲龙穿到林场去的衣服和布袜子。在那被雪弄湿了和被泥土弄脏了的裤腿和袜统子上，冒着团团白气。

崔老汉象抛却了忧愁望着这情景，眯缝的眼边更加流露出感慨万端的神色，平静地开口说：

“岁月真是虚假得很呀……”

儿子和女儿听了这句突如其来的话，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诧异地瞅着父亲。

“我在十岁那年开始当长工，还象是昨天的事，可一晃眼就变成了弯腰驼背的老头子了。呵呵……”

老汉不是悲伤，而是深有感触地安详地笑了。甲女似乎理解到父亲说这种话的心情，用同情的目光望了他一会儿，又动手淘起米来。

“是啊，已经过了多少年啦！当长工，当佃户，当散工，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你娘撇下还没有断奶的你，变成另一个世界的人，就象在眼前刚刚经历的事一样清清楚楚，可这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甲龙手里拿着已经装好烟的烟袋，抬起他那长得很和善的眍䁖眼，谛视着忽然变得感慨不已，正在回顾往事的父亲的脸。甲

女也重新停下手中的活儿，望着火坎那头。崔老汉依然瞅着挂在火坎上面衣服上升起的白气，接着说：

“真的，世上哪里还有象你娘那么可怜的人呢？我说这话，倒不是因为她一辈子没吃过一次象样的东西，没穿过一身象样的衣裳，光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尔后死了，我是说她死时也没有闭上眼睛呀！唉，当时的情景，到今天在我的眼前还很清楚。她怀里抱着直扒她胸脯的你，手里拉着你姐姐，临咽气的时候还说，扔下两个孩子，我怎么能闭上眼睛呢？我前世犯了什么罪，甲龙还没断奶就得死呀？……所以，你娘就是到了阴间，也不会闭上眼睛的……”

说到末尾，老汉说不清楚了，直眨巴着眼睛。

甲龙朝父亲面前挪了挪。他小时候就知道母亲是在流浪他乡的路上去世的，但象这样详细地谈她死得那么惨，还是第一次听到。

“爹，不要再讲啦！……”

站在灶房里的甲女，用指头按了按眼角。

望着房里的白气，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的崔老汉，这时才转过头来，冲着儿子和女儿点了点头：

“外孙他妈说得对。我多余说了这些话，弄得你们心里难过。也许是因为我老了，总爱想过去的事。你妈死后，起初我也没心思活下去。可一看到你们又觉得不能这样。还有，总觉得无论如何只有把你们拉扯大了，能自己过活了再死，这样你妈才会闭上眼睛，我到阴间去才能见她。我让甲龙坐在背着的包袱上面，爹儿仨走遍了朝鲜八道和辽东八百里，生的关死的关，哪儿没有闯过！到临了我这个平生不知道什么叫病的人，突然病倒在县城大街上。甲女拿着个瓢，进城去挨家挨户叩门讨饭，甲龙站在小窝棚前头，望着城里呜呜地哭。唉，想起来就象昨天的事……”

甲龙瞅着父亲，眼睛直眨巴，睫毛上凝着泪珠。这是他六岁时的事情。听着父亲的话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尽管只剩下茫

无头绪的片断，但还是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出来。

他记得当时又饿又冷，站在望得见城里的平原地上哭着，小声地叫唤等了又等也不见回来的姐姐。因为姐姐进城讨饭去的时候，吓唬他说，在我回来之前，不许在爸爸面前喊肚子饿，也不准哭。要是不听话，我就不回来了。所以，他只好嘴里嗫嗫嚅嚅地说："姐，快回来吧，我饿！"压低声音，呜呜地哭。

"那时候，我想，咱爹儿仨算活到头了。说起来也真叫人感激，竟然遇上了村里的几个老乡。是他们搭救了咱们，这样，咱们就到南阳村落脚过活了。"

"爹，千万……不要讲了！……"

站在灶房里的甲女，实在忍不下去了，说着扭过头去，用衣带擦眼窝。崔老汉怜悯地望了望女儿，继续说道：

"好，不讲了。今天看到从林场回来的甲龙，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大人，成为咱们家的支柱了。现在，你们在阴间的妈妈也该闭上眼睛了。还有，你爹我也放下了平生一桩大心事，就是马上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恨啦。所以我才说这些话的。"

崔老汉象放了心似的，"呼"地叹了一口长气。他本来就沉默寡言，轻易不愿跟孩子们倾诉过去的辛酸，今天回忆起往事，特别谈了许多话。

"爹，现在有了我，您就别担心了，愿您长命百岁，把我妈的寿数也加上去。"

甲龙殷切地瞅着父亲，眨着湿润的睫毛，一面说，一面把装好烟的烟袋递给父亲。

"好的，就这么办吧。"

崔老汉朝儿子微微一笑，接过烟袋，靠近火炕旁边，把烟袋锅凑到火上点上，吧嗒吧嗒地吸着。他长长地喷出一口香喷喷的烟，接着说：

"这回咱们也该过一过象样的日子了。咱还能有什么大的想

头？又不是要享不是命里注定的荣华富贵。我只是想给甲龙娶媳妇以后，一家人可劲地干活儿，能闹个不在野地睡，有粮食糊口，子孙兴旺就行了！外孙他妈，你说呢？"

崔老汉把头扭到灶房那边。

"是！"

甲女一面向老人投去热情的目光，一面回答，浸在淘米盆里的手又开始动起来。

"噢，甲龙，咱们原以为你姐夫死了，可有人说在八道沟看见过他！"

崔老汉突然想起来似的，说。

"看见了姐夫！……姐，是真的吗？"

甲龙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突然睁大了眼睛，回头问姐姐。甲女扬起两腮绯红的脸，冲着他微微一笑，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蹲在灶房地上，往本来就烧得很旺的灶门里塞劈柴。甲龙用怜悯的目光望着姐姐。只见她的脸上，说不准是哪儿，老是罩着一层忧愁和绝望的暗影。这暗影使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使她一天比一天衰老。姐姐不愿在父亲和弟弟面前露出这种气色，故意装得神情开朗，故意地笑。越是这样，越显得她青春逝去得过早，年轻的容颜已经凋萎了，使看见她的人伤心。甲龙很想看到从前那从某个隐蔽的地方暗暗地透露出温柔善良的感情和蓬勃的青春活力的姐姐的清秀漂亮的脸，但是没有办法把离家出走的姐夫和埋在后山的侄儿还给姐姐。今天，甲龙似乎出乎意外地又见到他所怀念的从前的姐姐。她那象老人一样满布在眼角和额上的皱纹舒展开了；总是显得暗淡的眼睛也有了生气了；三年来一直蒙在她脸上的黑影消失了，他所怀念的从前的姐姐又出现在眼前了！同时，甲龙还觉得一直笼罩在屋里的阴郁的雾气好象突然一下子消散，黑糊糊的房里霎时亮堂起来。他舒心地呼出了一口气。

父亲在一旁接着说：

“老鼠洞里也有照进阳光的时候。老古话真是没错儿。尽管我已经老了，快要活到头了，可兴许还能睡几年安稳觉哩。甲龙的喜事可以凑合着办了。等办完了喜事，化了雪，就打发你姐姐上八道沟去。看样子，咱家的事情一件件都可以得到解决了。呵呵……”

崔老汉象甲龙一样不善于讲话，不大会表露内心的感情。今天晚上，他表达自己心里充满的喜悦，也只是无所谓的“呵呵”地笑了两声。可是，这却使非常了解父亲的儿子和女儿感到好象整个世界都由于父亲这么一笑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

甲龙瞅着父亲，嘴巴绽开了，他那稳重的脸上，也浮现出明朗的笑容。他觉得父亲的眼边、两腮和额上的条条皱纹舒展开来，至少年轻了十岁。他的心里产生了一股冲动：只要是为了让父亲能象现在这样高兴，哪怕是火坑也情愿往里跳的。

灶房里劈柴迸溅着火花，毕毕剥剥地响着燃烧的声音，火炕散发的暖烘烘的热气布满整个房间。

“今年咱用心种庄稼。地一年比一年瘦，打的粮食越来越少。往后等天暖和一些，上山背点腐植土来铺上。”

崔老汉信赖地瞅着儿子，说。

“爹，您放心好了。从今年起，把种田的事交给我吧。连锦顺家的庄稼活儿我都要包下来。”

甲龙满心高兴，感到浑身有着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信心十足地回答说。

“这孩子，你要我往后头站看热闹吗？”

崔老汉做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脸上却掩饰不住十分满意的神色。

“甲龙说得对。爹的力气、身板儿，都比不上从前了。庄稼活儿是该干脆交给甲龙了。您就是想到我和甲龙，也要活得长久一些呀！”

正往锅里下米的甲女，抬起被灶膛里的火烤红的脸，帮着甲龙说。

“您看，我姐也是这么说的！”

甲龙又一次愉快地望着姐姐，说。

“你们打算把我当老爷来侍候吗？还早着哩！今天晚上我好象年轻了二十岁。干活的人一闲起来就会死的。俗话不是说，穷人走运发横财就要死吗？呵呵……”

“爹，看您说的，这叫什么发横财？”

父亲笑了，姐姐笑了，甲龙也舒心地笑了。

这时外头“嚓嚓”地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又传来咳嗽声。

“是不是有人来了？”父亲说道。甲龙倏地站起来开门。帼丹爷爷弯下颀长的身子，走进屋里。他那很有丰采的白胡子上挂着冰凌子。

“听说甲龙回来了，打这儿路过，顺便进来看看。唉，你就象把小孩子放到江边一样，日夜提心吊胆的。噢，甲龙，身体好吗？”

“好，大伯，您好？”

甲龙恭恭敬敬地行礼问安。

“大哥，谢谢。到这儿坐，抽一袋烟。”

崔老汉把儿子买来的烟放到他面前，高兴地说。

“嗯，这可了不起。是甲龙买来的吧？老弟，你算有了大福气了。在我们德山一带，里里外外，哪还有象甲龙这样的孝子？呵呵呵。”

帼丹爷爷笑着，信赖地拍了拍甲龙的肩头，坐了下来。

“大哥，您当着孩子面讲这个……”

崔老汉虽然这样支吾着，实际上却是一副得意的神色。

帼丹爷爷作为这个村子的建村人之一，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跟甲龙家关系特别好。从前甲龙他们在县城陷入困境的时候，帼

丹爷爷是搭救他们的老乡中的一个。

“看孩子们长大，就象清楚地看到年头岁月在眼前过去一样。甲龙穿开裆裤跑着玩儿，就象是昨天的事，现在都快娶媳妇了。嗯？呵呵呵。”

帼丹爷爷十分满意地望着甲龙。

“真是这样。”

崔老汉做出很有同感的样子，赞同地说。甲龙用手摸了摸发红的粗粗的后颈，低下了头。这样开始的老人们的话，又转到回忆往事上去了。

甲龙坐着听了一会儿，悄悄地站起来朝外走。他走到大门外面，向四周望了一会儿。太阳落到五龙山那边，山谷里开始铺上了一层黑暗。甲龙的家门口，有一块宽敞的空地。从春天到秋天有一条小河从对面山上旁岔子山谷里流下来，穿过空地中间，绕过甲龙的宅旁，再穿中村的当腰流去，汇合到沿着前山山脚奔流的五龙川。不过，现在小河完全冻结了，又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不出哪儿是河，只是靠了雪原上一处处伸展着象小条子捆一样干枯的树枝的柳条丛和鼠李丛，才能辨别出小河的河道。甲龙家的篱笆旁边，有一丛一人多高的鼠李树，尽管埋在雪里，仍然长得很好看，还挂在树丛里的通红的鼠李果，在沉沉的暮霭中特别显眼。甲龙离家时，鼠李果结得不少，现在剩下不多了，看样子是这些天来被席卷山谷的风大批刮掉了。即便是这样，甲龙看到剩下的几个鼠李果，心里还是很高兴。小河从鼠李树旁流过，现在盖在雪里看不见了。不过鼠李树旁熟悉的水碓，杵子杆高高地翘在空中，还是他在离家前初冬的某一天把它竖在那里的那个老样子。据说，水碓是父亲到村子来的第二年做的，快有二十年了。这个水碓很出名，南阳村自不用说，附近的村庄都知道它，这样，在德山一带，人们也把南阳村称为水碓谷。

甲龙伫立在房子前面，眯缝着眍瞜眼，陶然欲醉地望着水碓、

鼠李树丛、沉浸在炊烟中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和烟囱、被白雪复盖着的山峦和暮色苍茫的天空。这一切，他感到都很可亲。

今天白天甲龙的情绪还不是这样的。他在受尽繁重的苦役的折磨，目睹纷乱的社会状况回家，就象浑身压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沉重东西，感到非常疲倦。可是现在这一切不觉都已经消失了，身子和心情也轻松和爽快了。他好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复盖在小河、村庄和山峦上的积雪融化，鼠李树枝上绽出了绿芽，河水潺潺地流淌，水碓反复地发出"吭吭"的单调的响声在舂米。春天已经逼近到眼前了。他预感到的喜悦和幸福，也将同这个春天一道，满满当当地来到围在柳丛和鼠李树丛中的他们家的低矮的篱笆里面。这使他的心怦怦直跳。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父亲纵声大笑的开朗的脸和姐姐的绯红的脸，还清晰地浮在他眼前。想到他们的幸福和喜悦都担在自己肩上，他不由得心情十分激动。为了尊贵的父亲和亲爱的家属，他恨不得背东西背得压弯了腰，刨地刨得骨节咯巴咯巴响，不论什么事情都拼命干。由于这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他浑身颤抖起来。

甲龙再也没法站在原地了。他漫无定向地迈开了脚步，他的脚不知不觉地转向下村锦顺的家。

五

"这是谁呀？你回来啦？嗯，受了不少苦吧。身子好吗？"

锦顺妈从炕上坐起来，握住甲龙的两只手，摸摸他的肩膀，高兴地说。

甲龙问了她的病情。锦顺妈说，前一阵吃了药，有点见好了，

还满有把握地说在办喜事前准能掸掸床铺起来了。甲龙看着，也觉得锦顺妈的气色比他出去的时候好得多，心情也就轻松了不少。

可是，锦顺没露面。外面天色发黑了，还听不见灶房里有做饭的声音，灶膛里有劈柴烧火的声音。甲龙没流露出声色，但锦顺妈好象也猜到了他的心思，忧愁地说，这些日子锦顺从早到晚在许区长家的碾房里干活儿。这话在一直很明朗的甲龙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甲龙走到院子里抱了一大抱劈柴，在冰凉的灶膛里升了火，然后离开了锦顺的家。白天风刮得很大，打傍晚起渐渐停了，这会儿德山镇那边辽阔的天上满布了乌云。看样子要下雪了。

地主许区长的家在五龙川对过，与村子相隔一段距离。前年由村里人出工，搭了一座通向他家的木桥。甲龙过桥的时候，听到了水声。靠近栏杆朝下一看，只见河面上还结着厚冰，积雪也很深，那犹如清泉流动似的淙淙的水声是从冰层下面传来的。他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温暖的春天。大概是五月端阳前后吧，傍晚时分，他 耪了对面山腰上的燕麦地往家走，来到河边洗锄头，忽然看见一个女人藏在对岸柳丛里洗头。

那女人把油光光的好看的长头发，一会儿浸在映照着红霞的河水里，一会儿又拿出来。每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伸长了的发梢上，水珠儿就象一串串珍珠似的，出溜出溜地往下淌。

分明是锦顺。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脸上发烧，心儿直跳。想转身走开，脚下又象生了根似地动不了，只好怔怔地站着。这时候，他碰上了把浸在水里的头抬起来的锦顺的视线。

“哎哟，妈呀！”

锦顺大吃一惊，跑到柳树林里去了。甲龙的惊惶也不亚于锦顺。他慌里慌张地转过身去，一脚踩在水里，溅得浑身透湿。

他俩本来是从小就在一起扮家家，手拉着手在山上、原上、河边上玩耍的两小无猜的同伴，可是后来成了一见面彼此都害羞心

跳的姑娘和小伙子。

倚在栏杆上这样回想着往事的甲龙，咧嘴一笑，掉转脚步向前走去。过了河，眼前就看到一个慢岗，岗上耸立着围有高高的院墙、盖了鼓鼓的洋铁皮屋顶的许区长家的房子，离这座房子左边不远的山梁下，是屋顶低矮的孤零零碾房。甲龙站在岗下望着许区长的家，略微踌躇了一下，好象下了什么大决心似的，一板正经地朝碾房走去。

用秫秸编的碾房门大开着。碾房里头很黑，适应了外面的光线的眼睛看不清任何东西，只听到"吱呀吱呀"的碾砣转动的声音和"咯喳咯喳"的谷粒破碎的声音。等到眼睛慢慢适应了，才看到把身子伏在套毛驴的碾杆上，低着头一步一步吃力地迈着步子的锦顺的模样。散乱的头发，把她那在暮色中显得特别白的汗津津的前额遮住了一半。"吱呀吱呀"的碾砣转动声刺痛了甲龙的心，他感到锦顺受苦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好。他大步走进碾房。

锦顺听到有人的动静，吃了一惊，猛然站住了，抬起头来。蒙蒙的暮色中显露出她清秀的小脸的轮廓。甲龙不自然地笑了笑。锦顺的眼睛突然一亮，说：

"哎哟，我还当是谁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的声音虽然因为疲倦而有点暗哑，但好象是禁不住高兴似地在发抖。

"今天……"

甲龙这样回答着，用不自然的眼色望了望房里，不必要地把身边的一个粮食袋子"嗖"的一下抱起来放到一旁。他走到锦顺停下的碾杆旁边，伸出手去。

"你歇着吧！"

锦顺着了慌，急忙握住碾杆，说道。甲龙把她的手推开，然后用自己的大手一把把碾杆抓了过来。

"一年到头替他们干活，还抵不上借的两三斗苞米钱！"

甲龙朝许区长家那边瞟了一眼，咕噜着。

“现在才一半多一点。人家说，多亏他家的毛驴病死了，要不然还找不到这种活儿干呢！”

“是吗？真是……”

下面的话，甲龙含含糊糊没有说清楚。他把宽大的肩膀往碾杆上一靠，没使多大劲儿，就把碾砣推得转起来了，那象大岩石一样的碾砣轻快地滚动着，压得谷粒噼噼啪啪响。

“你回家歇着吧，挺累的。我把它碾完就回去。”

锦顺显出为难的神情。她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朝外面望了望。甲龙回头瞅着锦顺，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

“没关系，这么一点儿，我一口气儿就能把它碾完，你簸簸箕吧！”

锦顺呆呆地站在那里，望了一阵象摆弄玩具一样轻快地推着大碾砣的甲龙的敦实的模样。她好象一下子放下了一桩大心事，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一面用手背把搭拉到额前的头发拢上去，一面走到甲龙身边，把冻得通红的小手搭在碾杆头上，同甲龙并肩站在一块。甲龙回头朝她笑了笑，两个人默默地推了一阵碾子。碾砣“吱呀吱呀”发出急促的悲鸣，飞快地转着。

锦顺老是调转视线，用眼去瞟着甲龙。尽管天黑看不清楚，可也不觉得他怎么消瘦，样子依旧很敦实。原先她心情烦躁地盼望甲龙早点回来，等到真地见了面，却又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感到心里沉重。她本来决心要在他回来之前把债还清，以便心情松快地来迎接他，可是未能如愿。

不觉间，好看的雪花，在碾房低矮的屋檐口飘飘飞舞着。几只麻雀扑扇着翅膀飞回窝巢。碾砣转得很顺当。锦顺想到自己将终生同甲龙在一起，靠在甲龙那敦实的肩膀上生活，心里充满了喜悦。幸福感就象新棉衣一样温暖地把她的周身给裹住了。因为她觉得不管人世间的日子怎样艰难，只要同善良、坚强的甲龙在

一起，就完全可以战胜它活下去。

“你簸簸箕吧！”

甲龙回头向锦顺说。

“唉，真是，米都快要碾碎了！”

锦顺唯恐自己的心思被甲龙看破，绯红着脸，慌忙离开碾杆退后一步。她把簸箕贴在碾盘边上，用手熟练地把碾好的米朝里面拨拉，蹲在地上“唰唰唰”地簸起来，米糠四下里乱飞。

他们俩干完活从碾房走出来，外面已经完全黑了，鹅毛大雪悄没声儿地下着。

“下雪了！”

锦顺低声说着，仰头望着天。好看的雪化接连不断地落到她的脸上，可她却象小孩子一样，依然仰着喜气洋洋的脸。甲龙也点了点头，也望着下雪的天。在那穿过五龙川木桥伸向村庄的孤单的路上，在那屋檐碰到屋檐排列得整整齐齐好象互相靠在一起的村里的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在那象屏障一般环绕着村庄的远处的山峦上，都罩上了洁白的雪纱。对面山头上的灰蒙蒙的天边，大概是月亮升起了，泛出一片晦暗不明的光。待得月亮缺了牙，办喜事的日子就到了。远处的山里，不知是什么地方，传来了野兽的凄凉的叫声。

甲龙两只手插在坎肩兜里在前头走，锦顺腰里夹着簸箕拉后一步，跟在甲龙后面一起走上五龙川木桥。雪花飘飘忽忽地落到他们俩的头上和肩上。

“那位三水来的大嫂怎么样了？孩子们好吗？……”

锦顺突然想起似地仰起头来，问道。

“她到锅伙去当烧饭大娘啦，真够辛苦的。孩子们挺好。我们回来的时候，大嫂为我们准备了路上吃的午饭，一直送到水闸，还要我代她向你问好呢……”

甲龙不好意思把大嫂祝福他们生活幸福的话说出口来。

“那些孩子好象就在我的眼前。他们怎么跟我们家的处境一模一样啊！可怜的孩子们，要是离得近一点，过年我给他们每人缝一双袜子……”

“真可怜！林场的锅伙，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子很难说。明年春上，工人一减少，那个锅伙就会停办的……”

“那么，那位大嫂怎么办呢？”

锦顺用充满忧愁的眼睛望着甲龙说。

“我跟万植、铁三商量好了，打算春天去看他们一次，想把他们领到南阳村来。”

“那太好啦，一定要把他们领来！”

锦顺的眼睛顿时一亮，流露出一股温暖的情意。

“嗯。”

甲龙回头向锦顺使劲点了点头。他们俩又迈开脚步向前走。

“刚才到你家去过了。”

甲龙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我家去过？”

锦顺明知故问。

“是啊，我看大娘的病见好了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了。”

“不，我妈真地好了不少。她常说，在那头儿，回来之前要爬起来的。”

所谓“那头儿”，指的就是甲龙。小时候，他们彼此直呼“甲龙！”“锦顺！”不知打哪一天起改了口，几年来，锦顺找不到适当的称呼来喊甲龙，就尽用些什么“那头儿”或“他自己”这样的含糊、暧昧的词儿来。

“是真的？看样子，那药是很有效呢！”

锦顺用充满信赖和情意的目光瞅着高兴的甲龙，点了点头。

“人们都说城里的方先生很灵，明天我进城再抓几剂药来。”

甲龙来了劲儿，说道。

“唉，算了！”

锦顺不知不觉地拉住好象忙着马上就要动身的甲龙的袖子，拦他说。

“为什么？”

甲龙诧异地低头瞅着锦顺，问道。

“哪有钱呀？再说，买来的药家里还有呢。”

锦顺悄悄地放掉甲龙的袖子，回答说。

“那会儿买来的药还没有服完吗？”

“前些天我到城里又买了几剂。”

甲龙默默地瞅了一阵低着头走路的锦顺。她身材虽小，内心却是无限深沉和坚强。想起她家里欠了债，没有过冬的口粮，母亲又病倒了，她用自己的小肩膀挑着这副艰难的担子过活，甲龙不由地心里一阵难过。他感到在朦胧的夜色中显现出来的锦顺的脸，比到林场去的时候更瘦了。

“锦顺，从明天起你别上碾房去了！”

甲龙没头没脑地突然说道。

锦顺忽然挑起总是显得有点微微下垂的那漂亮的弯弯的眼皮儿，瞅着甲龙。

“别给他们推碾子了！”

甲龙再次恳切地说。锦顺好象要在甲龙的脸上找出什么来似的，用她的明亮柔和的眼睛盯着甲龙瞅了半天，然后垂下眼皮，短促地叹了一口气。

“我想在那以前把债还清哩！”

锦顺嘴里喃喃地说。所谓“那以前”，是指结婚以前说的。

“我替你还，别担心。从明天起，你好好地服侍大娘养病就行啦。大娘要是爬起来了，咱们家里就没有任何要发愁的事啦。”

微低着头，瞅着脚下犹如铺上一层新棉花一般松软的雪地走

着的锦顺，又扬起脸来，用深情的目光瞅了瞅甲龙。

甲龙抬起显得很稳重的圆脸，用发亮的眼睛望着雪花乱飞的天空，接着说：

“我姐姐现在也知道姐夫的去向了。”

“真的，我也听姐姐说过了。”

“现在只要大娘病好了，咱家就没有什么忧愁的事了。喜事嘛，怎么办都行。往后只要咱俩狠劲地干活，还怕侍候不了爹妈，让他们很好地度过晚年吗？放心吧，什么事情，我都干得了！你瞧着好了！”

锦顺的那一对瞅着甲龙的眼睛越来越明亮了。毛蓬蓬的大脑袋，凹陷的眼睛，庄重的鼻梁，紧闭着的显得坚强的厚嘴唇，硬挺挺的脖颈，微微弯曲反倒使人感到可靠的宽大肩膀，……锦顺新奇地打量着甲龙的全身，心中不禁涌上了喜悦和希望。她感到在那遮在雪帘里的白皑皑的五龙山巅的那边，在那透出朦胧月光的云彩里，掩藏着预示幸福的蓝天和明亮的阳光。

在她身边走着的甲龙，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离开了道儿，踩着没膝深的雪，噌噌地朝地里走去。锦顺停下脚步诧异地望着他。前面的那一片不太宽的岗坡地，是甲龙他们家的地。崔老汉年年在这里种燕麦。甲龙走到地当央，突然站住了，弯下腰伏着身子，用两只手哗啦哗啦地刨雪堆。在这块覆盖着白雪的岗地上，到处兀立着犹如路标的黑影子，那是开荒的时候没有挖掉的大树的树桩子还留在地里。甲龙弯着腰磨蹭了半天，双手捧着一捧什么东西一冲一冲地走出来，凑到锦顺面前，把两只手伸给她看。手里是一捧泥土。锦顺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我爹说得对。开荒的头几年，地里铺着一层很厚的腐植土，所以庄稼长得好。后来这玩意儿年年被雨水冲走，地就自然而然地瘦了。现在底下的砂子都露出来了。”

甲龙起劲地说明。锦顺尽管怔怔地摸了摸甲龙手心里的土，但

搞不清他要说的是什么。

“现在又不许人到别处开荒。我打算过了阴历年，就到后山沟去背腐植土，在地里铺上一尺厚的新土再播种子。下沟你们家的地，也打算这么办。”

甲龙信心十足地冲着锦顺说。

“那就能多打粮食吗？”

锦顺这才微笑着问。

“是啊，爹说能多打一倍呢！”

“哎呀，多打一倍！”

锦顺惊叹着，瞅了瞅甲龙，不知怎的，又马上改口低声说：

“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

甲龙的眼睛睁得溜圆。

锦顺瞧着脚下，踌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

“哪能背得那么多的土？人受得了吗？”

锦顺一脸微妙的表情，交织着忧愁和信任。

“呵呵呵，放心吧！就是山我也能把它搬来！”

甲龙把土一扔，拍了拍手，回到路上。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又迈开了脚步。

“好吧，我也帮你干！不管什么活儿，可着力气……”

锦顺走了几步，瞟着甲龙嘴里小声说。她那清秀的美丽的脸上，象柔和的月光似地流露出一种无法掩盖的希望和爱恋。对着她的脸看的甲龙的眼睛里，也闪出强烈的光。他突然拉着锦顺的手，有力地说：

“没关系，我一个人足够了。你就好好地服侍两位老人吧。真的，就是山，我也有信心把它搬来的！”

两个人亲亲热热地谈着话，在村里的路上走着。雪下得更加招人爱了。可是远方的山里，传来了野兽的凄凉的叫声，好象有

一种什么东西始终在担心似的。

六

一清早，许区长就披上水獭皮领大衣，坐在板炕上穿皮鞋了。这时，在他身后的糊着白纸的横推门忽然哗啦一开，传出了一声尖利的喊叫。

“喂，你又上哪儿去？”

一个女人飘动着锦缎长裙，向门外伸出一只穿着雪白布袜的脚，喊道。她那尖尖的小嘴唇上，抹着鲜红的口红。区长吃了一惊，回头瞧了瞧，便皱起眉头说：

“我有事要到村里去巡视巡视。”

“到村里巡视？哼！那你为什么穿上绸子衣服，披上呢子大衣，戴上水獭皮帽子呀？是不是又要到城里去呀？是找梅月那个女妖精吧？你还当我不知道呢！”

女人用尖声怪气儿的下贱的语调，象放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通。

“咳，我老早就不逛窑子了，这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啦。你要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

区长气馁了几分，咕哝着说。

“什么非常时期？是老头子怀春的非常时期吗？”

“啊，这话还了得！……”

“什么了得了不得的？今天早晨一想，我这个糊涂娘儿们，这一回又叫你给骗啦。你照实说，你临走的时候说当天就回来，怎么到昨天晚上才回来呀？”

“唉，别这么瞎闹啦！”

“别这么瞎闹？这回我可得跟你闹出个名堂来，这个样子还有个什么活头？你娶我，原来就是想把我领到这山沟沟里来，搞成这么个小里小气的样子吗？哎呀，冤死人了！糟蹋了我的青春啊，你这个死老头子！”

女人忽地一把扯住区长的大衣皮领发狠。区长差点儿没让她给扯了个仰八叉，只好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勉强稳住了身子站起来，顺手就把她一搡，只听得“通”地一声，那女人就势一屁股坐到板炕上了。

“好啊，现在你开始动手打人啦！来吧，咱俩拼个你死我活吧！老头子，你杀！你剐！我让你杀！”

女人把纤细的指头张成耙子模样，跪着向前扑去。只听得“哧”地一声，裙子撕破了。区长的小眼睛惊得溜圆，紧紧地把住女人的两只手。

“你这是胡闹些什么？叫村里人听到了，多丢人呐？活象个疯子似的。说实话，我真的有急事，到村里转一遭就回来，你回屋里去吧！求求你，千万不要这样胡闹啦，你也该照顾一下我这个区长的体面啊，嗯，春心！”

区长一面向她求情，一面伸出穿着丝绸袜子的脚，用脚尖探了探地面的鞋，把另一只黄皮鞋也穿上了。然后，他趁机把那女人的手甩开，象逃跑似的朝着大门走去。这时，在他的身后又传来了屁股蛋子落在地板上的声音和那个女人的撕裂般的叫声。他连头也不回，把大门一开，便走出门外，紧皱着眉头朝村庄那头儿望了望，迈开了急匆匆的脚步。

他是这个村唯一的地主，而且又是区长。他把村里的一切都攥在自己的手里。土地、金钱、粮食、权势……遇到什么，他就吞噬什么。可是不知怎的，他的肚子就象饿了三年的狗肚子一样地瘪，脸和身子也很干瘦。究竟要吃多少，才能填饱那个肚皮和吃胖那个身子呢？人们都咂着舌头说，这是件叫人寒心的事。

说实在的，他对吞进了自己肚子里的财富和权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就象俗话说的那样，连肚里的肝脏也都没有察觉到它在什么地方。他这样当然不仅不会感到满足，而且还有一种饥饿感，这使他饿得连眼珠子都翻转过来了。他曾经到大地方去转游过，见到许多大财主和有权有势的人，都住着宫殿一样的房子，还有几十房姨太太，一出门就坐自家的轿车。所有这些，使得他对自己已占有的财富和权力，是决不会感到满足的。他认为最近的目标，至少要赶上外祖家亲戚德山木材所刘经理的水平。因此，去年，他特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刘经理穿的那种呢子大衣、戴的那种水獭皮帽子以及金表之类的东西，从衣着外表方面赶上了刘经理。可是，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实际上，他和刘经理根本没法比。从他暗地打探到的情况来看，老刘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拢共大约超过十万元，可他才刚刚爬上万元的阶梯。往后得拼死拼活地滚它十个个儿，才能赶上老刘现在的水平。

非不择手段地搜刮和积攒才行。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贪得无厌的利欲心和口渴症使他消瘦了的。

"许区长"这个叫法，是村里老年人的叫法，年轻人都管他叫"非常时期"。这个诨名是几年前就开始叫开了的。就象刚才我们从他向小老婆讲情的那一段情节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人特别喜欢用"非常时期"这个词儿。他是村里唯一的识字的人，就他一人能读报纸。日本鬼子侵略大陆之后，报纸上常常出现用大号铅字排印的"非常时期"字样，这个词儿正合了他的心意。他紧紧地把自己贴在日本鬼子的身上，既捞了钱，置了地，又攥到了区长的头衔和权力。既是这个样，难怪他对日本话、日本食品、日本风俗……凡是日本鬼子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一律推崇备至，加以仿效。"非常时期"这个词儿，之所以特别合他的心意，那是自有其道理的。

他认为，爱用这个显得很有学问的词儿，一方面可以在日本

人的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显出他对天下大势是何等通晓，对日本是多么忠诚；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法宝，在村里人的面前，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拿出这个词儿，就可以使他们闭口无言。

总之，"非常时期"这个词儿，不论用到哪儿，都是非常有效、妙处无穷的，真有点儿象汤药里的甘草一样。

这且不去提它，单说这个满脸不痛快朝着村庄急步快走的干瘪的"非常时期"，前几天跑进城里住了五天，昨天傍晚回村的时候，情绪倒是很好的。

这几天里，他很荣幸地参加了有日本"讨伐队长"和警察署长出席的商讨在德山地区建立自卫团和集团部落，加强反共宣传等基本对策的地方当权者的会议。会后，警察署长又特别召见了他，给了他莫大的信任，要他成为维持南阳村一带的治安和统治的支柱。看来，这个许区长的墙脚是越来越坚实，变成坚如盘石了。

说起来也真是锦上添花，这几天粮食市价也突然猛涨了，老刘等德山一带各个木材所的经理都向他定购了很多粮食。这是因为各个林场的规模都在急剧扩大，工人也骤增的缘故。前些时候，因为粮价不称心，"非常时期"手里的粮食一直堆存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这回总算能捞一笔大钱了。他也想在来年秋天办个林场，曾向警察署长吐露过这个意思，警察署长立刻回答他说，只要为当局好好地效劳，可以选个好林场给他。

跟梅月胡缠的这些日子里，美事接踵而来，"非常时期"满心欢喜。可是他一回到家里来，整天受小老婆的气，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了不少。

"非常时期"来到桥头，才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哎，哎，老娘儿们就象猎狗一样，最会嗅味儿……"

他边嘟哝着，边敞开大衣襟，掏出一块白手绢，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让她闹去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非常时期"又喃喃自语地说了这么一句，露出大金牙一笑，向前迈开步子。他顺着直通村子的那条路走了一会儿，忽然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看到有几个村里人走到桥头上来了。

"嗯，这几个小子回来了，来得正好。"

许区长咕哝了这一句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话，大咳了一声，使劲儿向前腆着干瘪的肚子，迈开四方步，登上了桥顶。

他看清了登上桥头的人，分明是甲龙、铁三和万植这三个小伙子。他们身上都背着背架子，走到桥头才看出是许区长，不觉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才慢腾腾地从桥面上走过来。

这三个小伙子和区长打照面儿的时候，向旁边一闪，勉强打了个招呼说：

"区长老爷，你好？"

区长倒背着两手，身子向后微微一仰，受了礼，说：

"噢，是你们呐，什么时候回来的？眼下是非常时期，回到村里来，就该到老爷我这儿，先问个好才对呀！"

甲龙和万植两手把着背架子腿，微低着头一言不发，可是挺然站立在桥栏旁边的铁三，却亮开大嗓门回答说：

"昨天晚上我不是到你那儿还了债，还问了好吗？"

许区长把头一转，不满意地瞜了一眼铁三，说：

"混蛋！瞧你这副嗓门儿，你总是这么粗野不逊！"

"我生来就是这么个嗓门儿，那有什么办法！……"

铁三寸步不让，瞪着眼珠子说。

"你，你这无礼的混蛋！……"

区长气得接不上话来，只是使劲儿地跺了一下脚，"呃哼"大咳了一声，接着说：

“我听说，你们这些个愚蠢无知、粗鲁无礼的男男女女，看我在这个非常时期，放着荣华富贵不享，跑到这山沟儿里来当区长，就小看了我，张口什么都骂，哪有这样混帐的东西呀！要说起我的家门来，祖父当过‘一进会’副会长的大官，我们的一家远房亲戚，现在当郡守，要说起那个在德山一带连天上的飞鸟也要受他管的木材所刘经理嘛，他还是我外婆家的兄弟。也就是说，我们家是名门豪族。也正因为这样，这次我到城里去拜访那位新上任的‘讨伐队长’阁下，他还亲自召见我，夸奖我的功劳呢。如果你们只知道老天爷可怕，而不知道我许区长可怕，那就要身遭雷劈，一定要活活遭到雷劈！嗯！”

许区长摆动着尖尖的瘦下巴，大发雷霆。

小伙子们微弯着腰站在那里，用背架子的棍儿来回拨弄着路面上的石子儿。铁三的嘴角咧了一咧，实在忍不住要发笑，只好用粗大的手掌把嘴一捂，偏过头去。

许区长大发了一阵雷霆之后，感到刚才叫小老婆闹的那股子不愉快的劲儿好象顿然消失了似的，心里非常舒服。

“这就不说了，我有一件事要正式向你们说。这一回，有件非常光荣的事落在你们身上啦。”

三个小伙子都抬起头来望着许区长。

“在我们村里，要选拔几个响当当的小伙子去当自卫团，你们三个都被选上了！”

“自卫团？！”

铁三瞪起大眼珠，靠近许区长一步，甲龙和万植一时感到晕头转向，只顾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许区长摆出一副非常尊大的架势，点了点头，在尖尖的小嘴边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纹。

“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我们南阳村的光荣。说起自卫团……”

许区长一面回想着前几天在当权者会上听到的那些话，一面大谈起什么自卫团的重要性，和加入自卫团的好处。并且说，要是逃避不当，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三个小伙子就象丢了魂的人一样，只是呆呆地听着。

“你们总算走了红运啦，还能攥着锄把子烂在这个山沟里吗？在这个非常时期，年轻人嘛，出去保卫国家，又可以高升，这有多好？马上就要征集的，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呀！呃哼！”

许区长说完，又大咳了一声，离开失魂落魄的三个小伙子，迈开四方步走了。现在，他的心情非常轻松，手里摇着文明棍欢快地走着。要做的事多着呢。不说别的，单说从城里接到的需要立刻执行的任务就有：征集村里的年轻人派送到城里去啦，在村里实行“十家连座法”啦，到明年春天搞完集团部落啦，如此等等，一想起来就叫人感到担子重得不得了。其中最紧迫的，是征集年轻人，派送到自卫团去。他本来打算在今天晚上召集村民大会，谈清意图，正式通知被征集的青年的。可是他又觉得有必要先到村里去找几家谈谈，事前打好招呼，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

其实，抽调南阳村的年轻人派送到自卫团去这件事，从许区长本人的利害关系来看，也有不少相抵触的地方。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村里的响当当的好劳力，抽走他们就会影响到农事，而这又会直接减少将收进许区长的仓库里的粮食。不过，许区长这人脑袋很活，他在会上并没有象其他区长那样，就征集自卫团员的问题，同当局硬讲价钱，他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了下来。

这是因为他深知日本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同他们讲价钱是毫无用处的。再说，失去几个好劳力也算不得什么，他从日本人那里将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即或因为少了几个壮实的劳力，农事受到一点影响，但是也不至于因为这个就收不到该收的地租。

现在，他最关心的问题，怎样才能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在把清溪村和南阳村合并成一个集团部落这件事情上，无论如何都

要把清溪村拉到南阳村的山谷里来。如果南阳村被并到清溪村去，他就要吃很大的亏，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他的土地大部分都在南阳村山谷里，要是归到清溪村，他就不仅要拆毁现有的房子，到那里重新盖房屋，还会失去区长这个职位，被归到清溪村地主吴区长的管辖下。要想尽一切办法，拆毁清溪村，把它归并到南阳村来建立一个集团部落。他认为这是很有把握的事，因为他很容易就可以向日本人显示出自己的办事能力要比那个愚昧无知的老头子清溪村吴区长强得多。刘正雪的儿子虽然是他们八杆子也够不着的远房亲戚，可不管怎的，他在城里当上了自卫团的团长，只要他出面稍稍使劲儿推动一下，这桩事就会按照他的愿望办成的。

可是，他从城里回来以后，脑子里仍然有一个不安的阴影在徘徊着。那就是在日本讨伐队进驻德山镇，大搞筑城工事，组织集团部落，建立自卫团等一系列霹雳般的骚动的后面，隐约传来了关于游击队进军的可怕的消息。

不论是从人们的风传中听到的，还是从报上间或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到的，他知道游击队对日本鬼子和跟鬼子一个鼻孔出气的走狗是毫不留情的。许区长每听到这种消息，总要在心里盘算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可是不论怎么盘算，算盘珠子总是朝着走狗的方面拨。这种感觉，使他不寒而栗，四肢麻木。不过，直到今天，这到底不过是从千里之外的豆满江沿岸传来的一些消息罢了。再说，在最近几个月，日本当局也宣称他们已经把共军消灭掉了，确立了整个大陆的治安，同时，报上也不常见有关共军活动的消息。这样，他也就多少放心点了。可是不知怎的，就在这德山一带，又突然跑来了日本讨伐队，说是要阻止共军的活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许区长凭他那脑袋瓜子，怎么想也想不出个头绪来，只感到心里吓得直打颤。既然共产游击队早就被消灭了，可他们怎么还活着呢？再说，在几个月之前，这里也还是远离共军大肆活动的豆满江一带有一千多里地的地方，可是怎么

共军就突然打到这里来了呢？当局的意图大概是考虑到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先给人们敲敲警钟，就说共军要打来了，以便促使人们采取牢靠的防卫措施。他就这样地左思右想，可始终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有一次，他到警察署长那儿，用话来试探试探，可是听到的不是肯定的回答，而是更令人可怕的话。警察署长说，“如果你抱着糊涂观念来敷衍当局的措施，那共军就说不定真的会打进南阳村，把你的脖子给吊起来呢！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不要埋怨我们！”要吊脖子！这简直叫人脊背发麻。想到那个可怕劲儿，直恨不得马上就卷起铺盖跑回故乡或者跑到城市里去过活。可是他又不愿意毅然决然地下这样的决心。因为这么一来，十年来在这个令人寒心的地方，用尽各种手段才创立起来的“大业”，就要在朝夕之间，尽付东流，这是多么冤哉枉也的事呀！再坚持几年，就可以搞到几万块钱的家产，这是明摆着的事。可不能一听到有关共军的可怕的传闻，就吓得扔掉手里的金棒槌，逃之夭夭呀！从这方面来说，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这种主意的。

另一方面，他又想到，讨伐队已经进驻这个地方，又有警察署，又要建立一个很大的自卫团，还要搞集团部落，共军是不敢打到这里来的。这样一想，他又觉得做事周备的日本人，这次所以要这么说，准定是为了给人们先敲敲警钟，以便于彻底实行防卫决策。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是不会错的。

许区长不觉来到中村的村口，停下脚步，望了一眼村子，好象想起了什么事似的，把毛皮大衣领一敞，从里兜里掏出一本手册来，“叭叭”一翻，嘟哝着说：

“到中村去……对，景天、甲龙、元道儿、根三。先到谁家去好呢？”

他又望了一眼村子，讷讷地自言自语说：

“对了，先要糊弄住那个老头子，这是最有效果的办法。”说完，就摆出一副很有气魄的架势，得意地向前拄起文明棍来。

许区长来到甲龙家的篱笆前，停下脚步，留心地望了望院里的光景。崔老汉正在双手端着刚刚糊上窗纸的、还看得出斑斑点点的浆糊痕迹的窗框，走到廊台前头，小心地戳在向阳的地方。

“哦，十冬腊月的，为了什么事，要新糊窗纸呀？”

许区长突然发话，说了这么一句，举起文明棍把篱笆门推开，走进院子里。微弯着腰正凝视着窗框的崔老汉，怔了一下，回头一看是区长，多少有点惶恐不安的样子，低下须发雪白的头说：

“是区长老爷来了，上屋的窗纸破得实在不象样子……”

许区长的小眼珠很快地一转，瞅了一眼崔老汉和卸下窗框的上屋。看样子，房间的四壁也用泥水刷过，显得很干净。许区长装出一副很敦厚温和的样子，点了点头说：

“做娶儿媳妇的准备啦，老头子这回该享享福了，嘿嘿嘿。”

崔老汉又低下头说：

“这都是托区长老爷和诸位乡亲关照的福呀。”

“嗯，谈不上什么关照，还不是因为老头子养了个好儿子，今年又交了好运！”

“哪里哪里……噢，区长老爷，不嫌脏，请到屋里坐吧。”

崔老汉从廊台上向后退一步，说。

“不啦，今天外面挺暖和的，我在这儿稍站一会儿就走。”

“是……”

崔老汉感到又惶恐又诧异，瞅了瞅许区长。这样找上门来说好听话的区长，可真没见过。许区长把皮手套脱下来插在大衣口袋里，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闪耀着银光的烟盒，抽出一支烟来，插在雪白的象牙烟嘴上，往嘴里一叼，点上了火。随着四散的蓝烟，院里弥漫着香烟的香味儿。

“你听说过‘锦缎上绣上了花’这话吗？这就叫‘锦上添花’呀！”

区长没头没脑地冒出来这么一句。崔老汉怔怔地瞅着区长发呆。

“我说的是你老头子的运气，可以称得上是‘锦上添花’了。”

“哎哎，这都亏有区长老爷和村里各位的……”

崔老汉这时好象才听懂了区长的话的意思似的，又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说了一遍。可许区长却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老崔头，你听着，城里的官厅看中你的儿子甲龙是一个很老实的青年，选拔他去当自卫团啦。”

“刺猬团？”

老汉又糊涂起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眨巴着眼睛。

“嘿嘿，你真是什么也不懂。不是‘刺猬团’，是‘自卫团’。也就是说，去当官儿啦！”

“当官儿？！”

崔老汉大吃一惊地说。许区长那笑嘻嘻的尖尖的脸，忽然皱了皱，装出一副不知怎样才能把这个无知的老头子说通的为难的表情。

“城里新成立了一个衙门，叫自卫团，有权又有势，你的儿子被选上了。村里一共选上了十二名，其中有你的甲龙！”

“我家的甲龙被选到衙门上去啦？咳，区长老爷，您真会开玩笑……”

崔老汉以为自己受了开玩笑的骗，不自然地笑笑。

“嘿嘿，你这老头子，把我当成什么人啦？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还能到处瞎说，开这种玩笑吗？”

“不不，自然是不会的，不过……”

许区长一生气，崔老汉吓呆了。可是，区长缓了一缓语气，接着说：

“我看你这老头子不错，还特别给你使了劲儿呐！你儿子到了自卫团，团里供吃供穿，有权有势，自卫团家属，又不用出伕役了。”

“不用出伕役？……”

崔老汉听了许区长这话，越发感到糊涂了，眨巴着他那温顺

的、布满深深的皱纹的眼睛，自言自语似的说。

“每年不是都要出伕役去修路、割马草、修城墙筑炮楼吗？家里有当自卫团的，就一概免掉。只要本人好好干，将来还能高升，当大官儿呢！”

“您是说我家的甲龙，到大衙门里当官儿吗？”

“是呀！”

“是我家的甲龙吗？”

“嘿，你这个老头子，真怪急人的。不是甲龙，还能是谁？难道我是指着过路的人，找你老头子来说这个吗？”

许区长动了肝火地说道。崔老汉惊恐地瞅着他。但他仍然弄不清楚区长说的是什么意思。甲龙这孩子，打出生到今天，除了锄头把儿，压根儿就没摸过别的，如今要选拔他到衙门里做事，真是奇怪极了，区长的话，说它是太不着边儿好呢，还是说什么好呢？崔老汉就象在大白天被无常鬼给迷了心窍似的。可是，在他的眼前，明明是许区长拄着文明棍站着，还因为不相信他的话而动了肝火，这样崔老汉也就不能不相信了。不过，他又觉得，选拔的不止是甲龙一个人，而是要在这个村里选拔十二个人到那里去，供吃供穿，叫他们享清福，这事就越发不可理解了。他心里想：那里到底是干什么营生的？在这养活一个人都是很不容易的世上，为什么要一下子就派去十二个小伙子，让他们坐享清福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出外闯荡过，见过世面，除了那些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而外，从来就没听说过会选拔村里的穷光蛋小子们到衙门里去当官儿享福的事。

崔老汉想到这儿，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和恐惧。如果没有什么缘由的话，在这个世上是决不会有这种便宜的事的。老汉偷偷地瞟了几眼许区长的脸色，只见他的小眼睛眯得更细，正紧盯着自己的脸，可火气儿好象消了不少。这样，他就鼓出了勇气，小心翼翼地问道：

“区长老爷，他到那里去干什么事呀？”

“没啥特别的事儿！真算交上世上绝无仅有的好运啦。他们要做的事，只不过是扛杆枪，到处晃晃荡荡地一逛就完了。”

区长毫不犹豫地说。

“扛枪干什么呀？”

老汉吓得退后一步，问道。

“嘿嘿，看你这个老头子，怎么就吓成这个样子啦？”

区长向前一步，凑近老汉，接着说：

“他们扛枪，不是上战场去打仗，就在咱德山境内，来回走一走，护一护城镇和村子就行啦！”

可是，崔老汉还是满脸惧色。

“是不是跟军队一个样啊？”

老汉颤声问道。

“不一样，不过，跟军队嘛，也差不了哪儿去。可他们就是不上战场，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好了。再说，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当国民的，本应该送自己的子弟去保卫国家，这不仅是每个国民应尽的本分，而且应该引以为无上的光荣的。再说，他们到那里去，一面享福，一面扛枪，帮助当局搞二年治安警备的事，还能不干吗？如果我年轻几岁，我准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也要出去闯一闯的。这事就说到这儿吧，你们先准备准备，过几天就送甲龙到城里去。”

“过几天就走？”

“对啦，不是大年三十，就是破五前后，我要亲自带他们进城。本来上头催得很急，要立时派去的，是我跟他们讲了情，才缓了几天。”

崔老汉虽是面向着区长，可他的眼睛却凝视着虚空的某一个地方。让甲龙去扛枪，这种事他压根儿就不敢想，尤其是让马上就要成亲的孩子去当自卫团，更是无法想象的事，更何况甲龙这

一去就是两年，真叫他寒心啊。他想拒绝，可又不敢在这个把全村攥在手心里恣意摆布的区长面前把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老头子，你怎么象个鬼迷了心窍的人那样，站在这里发呆呀？你想叫你那个响当当的儿子，一辈子攥着锄把，烂在这个山沟里吗？"

崔老汉听了许区长这话，才打起精神来，上前一步，叫了一声区长，说：

"老爷的话，是叫人感谢的，不过……"

崔老汉一嗫嚅，许区长就催问道：

"不过，不过又怎么啦？"

"哎，区长老爷，您也不是不知道，我就只有甲龙这么一个儿子，过几天就要办喜事了。再说，他也没个学识，老实巴焦的，又不懂事，他上那儿去，能做个啥呀？"

崔老汉做出一副恳切的神情说道，他是想得到区长的同情。

"那么说，你是想不答应了？"

许区长的藏在银框眼镜后面的小眼，顿时睁得溜圆溜圆的。

"我说的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是求求区长老爷体谅一下我家的苦情。我们不都是指靠着区长老爷过活的老百姓吗？"

老汉把两手贴在腰前躬身说道。眼看就要大发雷霆、满脸的肌肉都要抽搐起来的区长，听他这么一说，才勉强抑制住自己，说：

"既然这样，那就照我的话去办好了，你不要把送上门来的福气给踢出去呀！嗯！"

"区长老爷，我真是诚惶诚恐感激万分！不过，还是请您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高抬贵手，原谅这一回吧！"

崔老汉几乎是哭丧着脸说的。

"老头子！你真的想顽固到底吗？"

许区长把文明棍狠劲儿往地上一拄，大叫了一声。崔老汉猛

然吃了一惊，向后退了几步。

“说好话，你不听，那就没办法了。我先把话说下，上自卫团去，可不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的事。你要知道，那是当局下的法令！顺从照办，你们家就会改变命中八字，往后有福可享，如果拒绝不干，那你家的甲龙可就免不了要去吃黄豆饭！你要好好想想，怎么个决定，那就随你的便吧。呃哼！”

许区长大咳了一声，回身便走。这一下子可把崔老汉吓坏了。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啊，区长老爷，什么叫吃黄豆饭啊？您说的是不是蹲大狱呀？”

老汉踉踉跄跄地跟在许区长的后面，说道。许区长走到篱笆跟前，停下来，半回过头来说：

“你以为吃黄豆饭的地方是天堂吗？你要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全家人也就没法子在日本老爷的天底下得到安生啰！”

“区长老爷，那、那……怎么办才好啊？”

老汉吓得脸色青黑。用斜眼瞟着老汉的区长的尖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轻蔑和得意的表情。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儿子去当自卫团就啥事也没了！喜事嘛，马上办也行，要不然先让儿子去，等到开春以后，儿子成了堂堂的官老爷，再回家成亲也行。福都滚进门坎里来了，可是你还要用脚往外踢，你不怕踢出大祸来吗？老头子，你听我的话没错！”

许区长做出十分诚恳的样子劝道。崔老汉听了，感到天塌地陷似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干完两年，真的就能回来吗？”

“当然能回来。再说，你儿子就在城里做事，离这儿不过一箭之地，他可以抽空回家，你们也可以进城去看他，他又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差到村里来，你还愁什么呀？你那么宠孩子，孩子是成不了器的！就这样吧，我走啦！”

许区长转过身，向前拄着文明棍走了。崔老汉望着转过篱笆角的区长的背影，又吁了一口长气。

七

昨晚一场大雪把打柴人行走的山坡小路掩盖得无影无踪了。三个年轻人踏着没膝深的大雪朝山上爬去。铁三在前头开路，万植和甲龙紧跟在他的后头。不知是因为开辟雪道累了呢，还是因为刚才见到了区长，气还未消，铁三这会儿红着脸，呼哧呼哧地走着。万植满面愁容，紧跟在铁三的后头；甲龙把两手插在袄袖里，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走着。雪过天晴，蓝湛湛的天上放射出温暖的阳光。

爬过山坡，便登上了一道平坦的山梁。叶子早已凋落的桦树、青杨树和白杨等阔叶树林，一直连到五龙川上流最高峰那形似大马背的山脊上。昨晚的这场大雪，给树顶披上了厚厚的一层白雪。树挂被温暖的阳光照得闪闪发光。也许是鼯鼠飞窜弄的吧，这儿那儿，不时地从树梢上散下阵阵白雪来。

冬天的树林，特别是雪后的森林，是多么洁净、清爽和美丽。

但是，这三个年轻人对这种美景似乎毫无兴趣，只是低着头望着脚面往树林的深处走去，他们已轻走过了他们常来打柴的那片桦树林，可是不知道他们觉察到还是没觉察到，仍旧一个劲儿地向前走。

当他们走到一块阳光直射的不太宽敞的空地上的时候，万植才停下脚步，望了望四周，朝着在空地中间走着的铁三喊道：

“铁三！”

铁三站在深雪里，回头望他。

“走过头儿啦！”

万植这回是朝身后的甲龙说。

铁三满头是汗，汗气腾腾，仰起通红的脸，望了望四周，不自然地笑了笑。

“妈的，碰到那个混帐的老东西，把我的脑袋都给弄糊涂啦！”

他一边嘟哝着，一边用手背揩了揩额上的汗珠。

甲龙也停下脚步，仰起脸，望了望对面山坡的那片阳光直射的树林。

“嘿，天气好极了！怪不得人们说，雪后的晴天，连叫花子也出来洗衣裳哩！”

铁三打趣地说着，从深雪里拔出腿来，朝甲龙他俩走去。

“铁三，怎么办？”

万植小心地望了望走到身边来的铁三，问道。

“什么怎么办？管它是哪儿，随便打一背架回去就行呗！”

铁三把背架解下来，放在空地旁边的一棵小白杨树下，回答说。

“我问的是刚才区长说的事。”

“自卫团？”

铁三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回头问，可是，他那对鼓鼓的大眼睛却罩着一层阴影。其实，他们在桥上碰到许区长之后，一路上心里也都在想着那件事。当然，铁三也不例外，他刚才就是为这件事担着心，只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罢了。

“我在城里碰见‘黄鼠狼’监工的时候，就觉得他说的话很奇怪，看样子，咱们要碰上倒霉的事儿了！”

万植拄着棍子站在雪地里，满脸忧郁地向铁三说。甲龙依旧是一副走路的样子，袖着手，端着膀子，用沉郁的目光瞅着他俩说话。

“有什么可倒霉的，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呗！”

铁三从背架上拔出斧子来，还是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你说的什么意思呀?‘黄鼠狼’和许区长都说这事不是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呀。再说，这是上头的命令，谁不服从，谁就得去吃黄豆饭!”

万植听了铁三这话，也许是感到他说得太不贴边儿了，先用眼瞅了他一阵，然后冲了他这么一句。

“那你说怎么办?万植，你是想去当自卫团吗?”

铁三没好气地反问道。

“当自卫团?咱怎能干那种差事?”

万植一蹦老高地说。

“那你怎么说出那种话来?干脆给他来个不去!”

铁三这么一说，万植感到十分尴尬，又说:

“铁三，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咬定不去，能行吗?他们不是一开口就说什么要用法律来治你吗?”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不管怎的，咱绝不能去当自卫团!他们就是用绳子套住咱的脖子硬拉着咱去，咱也不去!咱们在林场的时候，就在‘黄鼠狼’跑去当自卫团的消息传出来的那天晚上，‘大学生’和老朴头他们说什么来着?”

万植和甲龙只是用惊恐的目光瞅着铁三那越来越气愤的面孔，谁也没有再说什么。铁三又接着说:

“人家不是说，自卫团是扛着鬼子的枪，给鬼子当狗腿子的吗?再说，咱们不是在城里亲眼看到‘黄鼠狼’和林场经理的儿子怎样为非作歹的吗?”

铁三瞪着大眼睛，发了火。

“是啊，咱们谁也别上自卫团去!”

一直愁眉不展地听着两个伙伴谈话的甲龙，慢腾腾地说了一句，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咱也不知道那里是搞什么营生的，可是不管它搞的是啥名

堂，咱也离不开家。咱们三家都一样，家里离了咱们，连一刻也活不下去的，你们还想上哪儿去呀？”

甲龙直截了当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铁三感到很诧异，眨巴着大眼瞅着他。等甲龙回头向他俩征求同意的时候，铁三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也对。万植，不管怎的，咱们三个谁也别上自卫团去。哪儿没营生可干，是去给鬼子当狗腿子的！”

万植没答话，望了望他俩，心里很着急似的皱了皱眉头。过了半天，才开口说：

“你们是不是把我看成愿意上自卫团去的人啦？不是的。”

“那你是什么意思？痛痛快快地说呀！”

铁三把背靠在一棵小白杨树上，注意地瞅着万植，问道。

“就象你们说的，不管怎样，咱们三个谁也不能上自卫团去。可是，这也不是靠硬挺就挺得过去的事呀。他们不是抬出法律和监狱来吓唬咱们吗？”

“他要吓唬人，就让他吓唬个够好了！那个老不死的区长，不论办什么事，都是这样吓唬人的。咱就给他来个硬挺，挺到哪儿算哪儿，到了实在挺不住的时候再另想办法。世界这么宽广，还能把咱给憋死啦？”

铁三望着阳光灿烂的蓝天说着豪放的大话。话虽是这么说的，可是他的眼睛闪耀着一种异样的光。

“我看咱们还是等会儿到区长家里去说一说吧。”

甲龙向两个伙伴建议说。

“到区长家？”

铁三和万植象合唱似的齐声反问，把头立即转向了甲龙。

“是呀，区长也知道咱们这三户人家的难处，咱们去讲一讲情吧。不管怎么说，他也不至于让万植你把京玉一个人扔在家里上自卫团去呀。铁三和我也都是一样。”

“区长他能同意吗？”

万植两眼流露出疑惑不信的神情说。

“区长也是人嘛，象咱们这样的苦情，他怎能不动一点心呢？咱们去讲讲情吧。”

铁三从他背靠着的小树上猛地欠起身来，那棵被他压弯了的小白杨树一打挺儿，就把压在树梢上的一团团的雪给振落下来了。铁三的脸上现出激忿的神色，嘴唇动了动，好象要说什么，可是又没说，只是望了望他俩。他本想反驳甲龙几句，说跑到区长那儿低三下四地求情，是没有用的，还不如索性一口拒绝他，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立刻想到甲龙和万植他们家的困难的处境。他望着两个伙伴，眼里流露出同情的神色。

“那个强盗一般的老东西还能听咱们的话？……不过，想去就去一趟吧！”

他声音柔和地说了这么一句。

“铁三，你不想去啦？”

万植诧异地瞅着铁三。

“我？我得再想一想……来，咱们快打一背柴回去吧！”

铁三支支吾吾地将话岔开，把斧子往肩上一扛，大步流星地走进树林里。

他们三个人各自走进了林子，但都不能象往日那样煞下心来干活儿了，凑合着打了一背架柴，便走下山来。

甲龙走到岔路口，同他的两个伙伴分了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中村的村口。

今天，他感到肩上的柴禾格外沉重，两腿发软，绊了几次脚，险些摔倒在地上。他虽然一再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件事，可是区长说的“做好准备，等待通知”这句话在耳边一响，脑子里就充塞了一团乱糟糟的思绪，两腿发软，连路也走不好了。

向区长讲情，会不会得到同情呢？如果区长不听，又怎么办

呢？上自卫团，是不是就象铁三说的那样给鬼子当狗腿子呢？如果去的话，什么时候去？要干多长时间呢？……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可是没一个问题是有着落的。

甲龙叹了一口气，抬头一看，不知不觉间已经走进了村子。格外温暖的阳光温和地照耀着村子里的一切。在家家户户的房顶上积了一冬的厚雪，表面上已显出一层湿润光滑的水气；低矮的屋檐下挂着的冰柱上，淅淅沥沥地滴下水珠来。房前，有几只母鸡摆动着肥胖的屁股在来回地觅食。不知在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一只公鸡不是时候地发出一声不顺耳的叫声。

甲龙望着这个从来没有变化的寂静的村庄的景色，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不相信令人不安的黑影会侵袭到这个村子里来。尽管生活是穷困和艰难的，但它终究能够平静地而且永远没有变化地持续下去。

“当初哪儿也不去，猫在家里就好了……”这种想法忽然涌上心头。这时，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次就因为上林场做工，才把这个令人不安的魔鬼带到村庄和家里来了。

他总觉得，只要自己埋头生活在这个南阳村山沟里，世间万事，一概不闻不问，也许就不会招来这种无妄之灾了。

为什么偏偏把我拉到自卫团去呢？我不侵犯别人，也希望别人千万不要侵犯我。如果能够这样，那么人们即便就是挨饿受穷，不是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下去了吗？说起来，这个世道也真是怪透了。甲龙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这种冤枉事。他一边想着，一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去。

他来到房前的空地上停下脚步，看见老爹手里拿着一把铁锹，弯着腰，正在拾掇着篱笆周围。篱笆旁边的鼠李树丛，也开满了雪花。这时，他想起老爹说的话：离办喜事的日子没几天了，要把屋里屋外拾掇干净，上屋的墙也要重新刷一遍。

甲龙站在原地不动，心里犹豫着是不是向父亲谈这件事，但

他最后还是打定了暂时先不谈的主意。甲龙的婚礼，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而且又打听到姐夫的去向，近几天来，老爹高兴得脸上的皱纹都要展平了。现在，甲龙实在不愿谈出那件事来给父亲增添忧愁。他打定主意，把马上就要办的婚礼办完以后，再想法子对付那件事。

甲龙打消了这个使他心情沉重的念头，向上掂了掂背架，故意用轻快的脚步走进院子里。

“哎，你也不怕累坏了身子，总是那样拼命地背柴禾！”

老爹把手里的铁锹戳在篱笆上，跟着走进院子里来，帮着他把背架卸到地上。

“哪里，柴禾不实，光显堆儿大。”

甲龙故意装出笑容，脱下背绳，站了起来。

“年轻的时候争强好胜，恨不得扛一座山来，可是到年老的时候就要得伤劳病的。今天打一背就行了，去歇歇吧！”

“不要紧。爹，您进屋里去吧。院子里的活儿，我来干！”

甲龙走到篱笆外面。

“算了吧，也没什么可拾掇的了。”

崔老汉咕哝着说，就到仓房里拿出一个铁耙，跟着儿子走到院外。

甲龙用铁锹把泥沟里的土铲出来，高高地培在篱笆脚上，崔老汉用耙子搂集篱笆周围的乱草。他不时地用眼去瞟了瞟儿子，脸上显出一种忧郁的神色，说：

“看样子，今年开春要比往年早哇。”

说完，仰脸望了望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的天空。

“是啊……”

甲龙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些来，随声附和地答应了一声，便伸起腰来。其实，不管开春开得怎样早，在这北关的土地上要冰化雪消，至少还得再等两个多月。

“甲龙！你没听说要抽你上自卫团吗？”

甲龙感到这话问得太突然了，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惊异地回头望着父亲。崔老汉正在仔细地瞅着儿子的脸孔。

“听说了，我原想回头再慢慢地跟您谈这事的……”

甲龙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呐？”

崔老汉依旧用注视的神情望着儿子问道，他的脸上，既没有什么特别的阴影，也看不到什么沉郁的神色。甲龙一时猜不透老爹问这句话的心思。

“是啊……我想到区长那里去求一求情……”

甲龙吞吞吐吐地说，用手摆弄着锹把。崔老汉半天没有说话，长叹了一口气，才又慢慢地开口说：

“许区长刚到我们家来过了。”

“区长他?!”

“我向他苦苦地哀求，真是把腰都要躬断了，可是顶什么用啊。他说，如果不去，就要按法律来治我们。我看，实在没办法，只好豁出去，闭着眼睛干它两年。”

崔老汉把目光从圆睁着眼睛望着他的儿子的脸上移开，接着说：

“我虽然不知道自卫团到底是干什么的，可是听许区长说的，觉得也没什么特别。这也不是上远场，不是在村里，就是在城里。再说，干这种事儿也没什么危险。当然，怎么也赶不上在家里好，可是不去，他们就要拿法律来治你，叫人没法拒绝。不过，家里有当自卫团的，就不出伕役，那里又供吃供穿。吃的又好，总比庄稼人在家辛辛苦苦地干活儿，到秋后闹个两手空空强得多哩。”

崔老汉一边小心地察看着儿子的神情，一边吞吞吐吐地说了这番话。可是因为甲龙老是低着头，用骨节粗大的手摸着锹把，没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只看到他的手在颤颤发抖。

老爹的话，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本以为爹听到这件事以后，一定要大吃一惊的。现在，听了爹的话，反倒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求情既然求不成，又没有可以逃脱的路子，只好闭着眼睛去干它两年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甲龙停下活儿，抬起头来。

老爹的弯弯的背，一头白霜似的蓬蓬散散的头发，网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的憔悴的面孔，在快要溃烂的眼皮里小心地望着人的眼珠子……这一切，使甲龙深情地望着老爹，抑制不住涌上心头的恻隐之情。

"啊，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抛下老爹离开家呀！……"甲龙躲开老爹的视线，把目光转向别处。在鼠李树丛旁边高耸着杵子的水碓，也盖上了一层昨晚下的白雪。这个光景更火辣辣地映进他的眼帘，强烈地刺痛了他。

父子二人沉默了一阵子。过了半天，崔老汉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起铁耙子，接着说：

"不管怎的，你要好好想想，把事情处理好。家就不用你挂心了。把婚事办完以后，家里就没啥可愁的事啦。庄稼活儿嘛，有我干就行……"

儿子还是一声不吭。老汉不安地望了望他，又开始用耙子嘲啦嘲啦地搂起乱草来了。

八

甲龙整天帮父亲拾掇屋里屋外，但总是六神无主，心乱如麻。到了晌午歪的时候，进城赶集的姐姐买来了锦顺的衣料。可是甲

龙却没有心绪同姐姐和父亲去聊些令人高兴的顺心事。

太阳斜挂在五龙山山巅的时候，有个警察出现在由德山通向村口的岗路上。这警察是德山警察分署的，外号叫"狗熊"，负责管南阳村和清溪村的。象今天这样的日子，他的出现，给村里人一种很不寻常的预感。他摇晃着正如他的外号所说的狗熊似的身子，走过五龙川桥，径直走进许区长家的大门。过不一会儿，区长家的老长工和小长工就走了出来，分头到三个村子去喊各家各户的户主和年轻人都到区长家的院子里集合。

院子里挤满了村里的人。区长走出来，把他在午前对各户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之后，就由那个从城里来的警察把盖有拳头大的红印的纸片，发给年轻人。那是以警察分署署长的名义发布的征集令状。警察扯起粗哑的嗓门宣读了征集令状的内容：

"……凡应征者，务于指定之日到德山警察分署报到。若有不服征召或违抗外逃者，一律按帝国刑法与野战军法严惩不贷，罪情严重者，处以死刑。然在自卫团里服务，乃帝国臣民之光荣义务……"

会一结束，院子里就骚乱了好一阵子。因为这样一来，不论哪一家，都要失去了顶梁柱。人们都围在警察和许区长的身边，哀求着说："孩子一走，我们全家就要饿死啦，给延期一年吧，至少给延期一个月吧。"住在中村甲龙家对过儿的景天的快七十岁的老娘，也一把拉着区长的衣袖，哭喊着说：

"哎呀，区长老爷，请给我们延期一个月吧，明后天我家的儿媳妇就要坐月子啦，你把景天拉走，叫我们一家可怎么过呀？啊，哎唷，俗话不是说，石头缝儿里也有路子可走吗？请你高抬贵手吧。"

"嘿，把袖子都要扯断啦，你这个老太婆！快松手！生孩子的是你的儿媳妇，也不是你的儿子呀！"

"哎唷，你怎么能这样说呀？家里没吃没烧，这日子叫我们

怎么过呀？……"

甲龙他们三个，站在拐角里看了一会儿院子里的光景，就象事先约定好了似的，一个一个走出大门。他们在暮霭沉沉的路上默默地走着，走过五龙川，来到岔路口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站了一会儿。

"上我家去吧，京玉在等着我们哩。"

万植向他的两个伙伴说。他的手里还拿着刚才在院子里接到的那张纸片。两个伙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跟着万植走去。

"哎呀，哥哥！你们都来啦，怎么办呐？快上炕吧，饭就要做好啦！"

一进灶间屋，就从罩着一片白蒙蒙的热气的屋里传出了京玉的爽朗的话声。万植象受了惊的人一样，猛怔了一下，慌忙把手里的那张纸片塞进坎肩兜里。摆在火坎边上的油灯，发出朦胧的光亮。在白气濛濛的灶房里，不时浮现出京玉那张满是汗水的圆圆的可爱的面庞。这么一个小女孩，却颇象个当家的主妇似的，脸上露出抱歉的神情，而她那明亮的大眼睛里却充满着喜悦。

"京玉，别着急，慢慢地做吧……"

铁三用不同往常的微微颤动的声音说着走进屋里。

三个人并排地坐在火坎边，都默默地望着火坎里的那一堆就要烧成白灰的火炭在发愣。正在灶房刷着碗的京玉，不时地停下手里的活儿，用诧异的神情望着火坎那头儿。沉默了好久，他们都各自感觉到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极大的苦恼在翻涌。

铁三从他靠坐着的墙上欠起身子，瞅着低着头坐在炕沿上的两个伙伴。在他的眼里流露出某种坚定的神色。他沉着地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办？"

甲龙和万植虽然把头抬了起来，但除了咽了一口唾沫以外，并没有回答出什么。

"现在可不是可以这样磨磨蹭蹭的时候了，非马上想出办法不

可，要不然，真的要叫他们给乖乖地拉走啦。”

铁三接着说。

“我不上自卫团去！我就给他来个硬挺，死也不去，看他能怎么着！”

突然，万植拉着铁三的手，激忿地喊道。灶房里的刷碗的声音也停了。甲龙睁圆了眼睛，瞅着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一向是最理智，最明事理的万植的这种激忿的神情。

“硬挺？哼，他们有枪，有刀，不把你抓走才怪呢，还能便宜了你吗？再说，你没听到他们说的，这张纸片上写着什么吗？谁不服从，就把谁给吊死！”

今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最沉着，最没有失去理智的，要算是铁三了。

“铁三，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一直瞅着他们俩说话，心里忐忑不安的甲龙，突然插了一句说。

“你说呗。”

“现在咱们就上区长家里去说说情吧。就象你说的那样，反正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那么，你和我就只好上自卫团去，硬着头皮给它干两年，可是万植是不能去的，咱们就请求区长把万植给免了。……”

甲龙瞟着站在灶房里圆睁着眼睛望着他们的京玉说。

“不，没必要那样做，比我更苦的还是甲龙你自己呀！”

万植惊叫着说。

“你们说的全都是些废话！”

铁三仍然用沉着的果断的口气说。接着又继续说道：

“刚才在区长家的院子里，你们就没看到景天他老娘怎样求情的吗？苦苦哀求他们延期一个月都不行，甚至连延期十天也不答应。”

他们俩听了，无话可说，都呆住了。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甲龙绝望地问道。

铁三仔细地把他们俩打量了一番，再向他们靠近一步，然后低声说：

"咱们一块儿逃吧!"

在铁三的一对鼓鼓的大眼里闪出一道可怕的光。

"什么?!"

甲龙猛吃一惊，半站起身来。铁三瞪着充血的大眼，瞅了瞅伙伴们的神色，又一次果断地低声说：

"逃!"

这时，万植的眼睛也睁大了，但不象甲龙那样显出吃惊的样子。铁三接着又嘀嘀咕咕地说：

"蹲在家里不上自卫团，是挺不过去的，这不是明摆着的理吗?可是我们又怎能去当自卫团呢?一去就完蛋了!你们好好想想吧。照甲龙说的，就算咱们硬着头皮去了，可我们又怎能扛着鬼子的枪，给鬼子当狗腿子呢?万植，甲龙，我考虑了一整天，想来想去，除了逃跑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咱们一块儿跑吧，不管跑到哪儿，只要咱们三个人在一起，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铁三握着他们两个人的手，感情热切地说。

甲龙和万植半天没说什么，只是凝视着空中。

半站起身来的甲龙，又无力地坐在原位置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但是，在万植的眼睛里却放出炽热的光来，他极力控制颤抖的声音，平静地说：

"我一想，铁三说的也对。甲龙，我看咱们如果不上自卫团去，除了铁三说的路子，恐怕再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

"你也是说要逃跑吗?"

甲龙用沉郁的目光瞅着万植说。

“那你想怎么办呢？真的，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上自卫团去！”

万植这么一赞同，铁三就来了劲儿，便抬高嗓门向甲龙说：

“万植想得对！现在不是磨磨蹭蹭的时候。甲龙，就是在今天晚上也行，咱们一起逃吧！”

可是甲龙只是瞅着火坎，什么也不说。尽管铁三用焦急的神情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甲龙还是一声不吭。

铁三的明于事理的恳切的话语，多少打动了甲龙的心。要说他心里的那股冲动的劲儿，他真恨不得马上拉着两个伙伴的手一起逃走。就象铁三说的那样，只要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跑到天边，也是没啥可怕的。甲龙的一腔年轻人的热血，被那不可抑制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友情所鼓舞，汇成了不惜抛弃一切的无可阻挡的冲动，正在猛烈地翻腾着。虽然他是个素来不表露自己内心活动的人，然而此时此刻，他的一对象火炭一样炽热的眍瞜眼已经流露出这种心情来了。但他仍然紧闭着厚厚的嘴唇，生怕它漏出一点儿缝儿，从里边飞出惹起一场大祸的话来。他用尽全力，狠狠地紧闭着嘴唇。

父亲和姐姐，锦顺和她的母亲，他们好些人的面庞都浮现在他的眼前，都在用哀怜的目光望着他。这些哀怜的目光，好象要捆绑住他的手足，不，好象要捆绑住他的整个灵魂，从四面八方交织着向他投射过来。把他们抛下不管，自己一走了之，即使可以得到本身的自由，可是不论走到哪里去讨生活，心里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吗？还有脸见人吗？如果自己逃跑了，那么他们不是被逼成疯子，就是被逼死，准要弄出一场可怕的惨剧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甲龙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自卫团员的事，不管怎么痛苦，那苦罪只要一个人去受就行了，难道就不可以硬着头皮挺它两年吗？

甲龙长叹了一口气，皱起了眉头。

“我并不是说铁三的话不对。我想，如果光是我们自已，还怕逃不出去吗？再说，不论跑到哪儿，还能饿死吗？可是……”

甲龙沉吟着慢吞吞地说。

“可是什么？”

铁三一反刚才的那股子沉着劲儿，焦急地追问道。甲龙也并不着慌，接着慢慢地说：

“没别的，我就是惦念着家。”

“惦念着家？……”

铁三反问了一句，正想说什么，甲龙把头一抬，抢先说：

“你想想，我爹在这个世上所受的那个苦，要比我受的多千百倍，可他还是把我拉扯大了。现在我长大成人了，反倒要扔下他老人家跑掉，这象话吗？我爹还能活几年呢？咱虽然不能尽孝，叫他老人家好好地度过晚年，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下他跑掉呀……一开春，我姐姐也得走，到那时候，我家就只剩下老爹一个人了。再说，锦顺她家……”

甲龙没法继续说下去了，铁三伸出粗大的手，把着甲龙的手说：

“家的情况还不都是一样！难道我就不想好好地侍奉侍奉老母亲、尽自己的一点儿孝心吗？老母亲一个人就指望着我这么一个儿子活到今天，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都要碎了！可是……”

铁三稍停了一会儿，摇着甲龙的手，焦急地喊道：

“拉到自卫团去，就什么都完蛋啦！”

屋里一度陷入异常沉静之中。突然，灯火摇晃起来，三个人猛然抬头一看，原来是京玉上炕站在他们的身后。京玉用充满担心害怕的神色的大眼睛，瞅了瞅他们三个，然后静悄悄地走到万植的身边坐下，伸出湿漉漉的通红的小手，摇着哥哥的腿问道：

“哥，你怎么啦？又要上哪儿去呀？你哪儿也别去啦，你去我也去！”

三个人的心里都感到很慌。万植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京玉一把搂在怀里，在他那轻轻闭着的眼睛里，凝集了一颗泪珠。

“京玉，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哥哥我……”

“刚才你还说要上哪儿去呢，你去我也要跟着去，嗯，哥哥！”

京玉在哥哥的怀里仰着脸追问道。

“不，我不走，要留下你……我哪儿也不去……”

万植的喉头哽住了。

甲龙感到鼻子直发酸，实在不忍心再看，便把头偏了过去。

“铁三，我看咱们还是再好好地想一想，看看情况再说吧。事情都是人做的，象咱们这样的苦情，他们还能一点儿人心都没有吗？到城里去，找个大官儿说说情，说不定还会有点门儿哩。”

甲龙望了望从哥哥的怀里爬出来走下厨房的京玉，用沉郁的语调说。

“铁三，咱们先看看情况，再决定怎么办不是更好吗？”

处于绝望境地的万植，听了甲龙的话之后，好象得到了一线希望似的，犹犹豫豫地补了这么一句。

铁三沉默地瞅了瞅他的两个伙伴。不知怎的，他那对充血的大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他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你们家的情况和我不一样，这个，我没有仔细想过。的确，你们是没法子干脆忍心抛开家逃跑的。”

“那么你呢？！”

甲龙预感到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问道。

“我？……”铁三踌躇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望着厨房说：

“你们看，京玉把晚饭都做好了，啊，这凉粉真叫人馋！”

“是啊，哥，你快摆上桌子吧！”

京玉把盛上饭菜的碗碟摆在锅台上，向他们笑着说。

铁三的笑声和动作显然是故意做出来的，并没有叫人感到快活，不过，甲龙和万植也还是从炕上站了起来。

这一顿简单的晚饭，是年幼的京玉好不容易地精心做成的。可是这三个伙伴却不能象平常那样愉快地吃了。

三个伙伴吃完了晚饭，就走出门外分手了。在分手之前，铁三踟蹰了一阵子，终于向两个伙伴说出了他的打算：

“说不定咱们要分手各奔东西了，可咱们谁也别忘记谁呀！再说，咱们不能昧着良心去卑鄙地生活……”

“铁三，你说什么？你也好好想想吧！”

甲龙慌忙上前一步说。

“是啊，我当然是要想的。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杀死了我父亲的鬼子们当狗腿子去。”

铁三似乎还要向他们多说几句，可是没说，转过身来走开了，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之中。

“铁三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事来呀？”

万植不安地向甲龙说。

“是啊，明天再劝劝他吧……”

甲龙没有把握地咕哝着。

甲龙回到家里来，虽然躺在炕上，但因为铁三的事，满脑子里乱糟糟的，没法入睡。他知道，铁三这个人是一旦下了决心，就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但又一想，这件事非同小可，他不会轻率地采取行动的。

第二天，甲龙背着背架子上山打柴，既没有见到铁三，也没有见到万植。他心里非常不安，急急忙忙打一背架就走下山来，把柴卸在院子里，正在犹豫着该先上铁三家还是先上万植家的时候，万植就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里来，把昨晚铁三已经逃走的消息告诉了他。傍黑的时候，许区长说是有事要通知应征的青年，叫他们

都集合到一起。这一下子，铁三逃走的事就露了底儿了。许区长当即大发雷霆，叫铁三妈交出儿子来。

第二天早晨，那个在林场当过监工的自卫团小队长"黄鼠狼"，带领着一个大酒糟鼻子团丁，跑进村里来，把铁三的妈妈和弟弟拉了出来，用棍棒乱打一顿，到末了，说是如果不把儿子交出来，就要把她处死，竟然把铁三妈给抓走了。

这一来，整个村子顿时陷入了一片不安和恐惧的气氛之中。特别是那些被抽了丁的人家，更是不安，连觉都不能睡稳当了。

甲龙爹小心地望着坐在火炊边上低头搓草绳的儿子，咂着舌头说：

"唉，这孩子，干吗要逃跑呢？"

第二天的傍晚，铁三妈回来了。他们把她打得半死不活的，扔在自卫团团部的门前。幸亏帼丹爷上集卖柴发现了，才把她拉了回来。

全村人都闹嚷嚷地聚集到铁三家里。甲龙和他的父亲也匆匆忙忙地跑过来了。甲龙把昏倒在马爬犁上低声地呻吟着的铁三的妈抱进屋里。也不知锦顺是什么时候来的，她早已铺好了褥子，扶着铁三的妈躺在炕上。

甲龙爹和帼丹爷等好些村里人也都随后跟进屋里来，围坐在炕上，用沉痛的神情瞅着满身血污的铁三他妈的凄惨的模样。

"铁三妈，你这是怎么啦？醒醒吧，你醒醒吧！"

邻居的顺姬奶紧坐在铁三妈的头前，紧紧地攥着她的手，哽哽咽咽地叫喊着，可是铁三妈却象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只是从她那破裂的嘴边，透出细微的呻吟声来。

"哎唷，她什么罪也没有，就把人抓了去，糟蹋成这个样子啊！这叫人怎么办才好呐？……"

顺姬奶绝望地独自咕哝着。

"不能这样光瞅着不动呀。甲龙，你快跑到清溪谷去请先生，

大嫂们快下地升火烧水，做热敷的准备！”

甲龙爹忽然想起这些，忙着张罗起来。

甲龙答应了一声，就跑出门去。他坐在廊台上，一边系鞋带，一边心里埋怨着：

“铁三，你怎么闯出这种祸来呀？看你把娘弄成这个样子，光自己跑了，又有什么用呢？到上头好好地说说情，说不定还能免掉，如果实在免不了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咱们这些当儿子的，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受点苦嘛。唉，真是急死人了！……”

大步走下院子的甲龙，一头碰上了抱着柴禾走进院子里来的锦顺。锦顺站住了，一动不动地瞅着甲龙。她那不安的神色，似乎在向他询问什么，又似乎要诉说什么，叫人摸不清底细。

“你不要担心！”

甲龙说出了这么一句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究竟不要担心什么的话之后，急急忙忙地走出去了。

九

刘炳甲到自卫团营房工地上转了一圈儿，然后来到满盖着一层白雪的院子当中，挺着那矮墩墩的身子，倒背着两手，把工地的情景又扫视了一遍。他上身穿着件皮夹克，宽大的胸脯绷得紧紧的。就那副长相看，刘炳甲一点儿也不象他的老子林场经理刘正雪。首先，个头儿就没有他老子那么大，而且长得肥胖、敦实。又是个大方脸，脸色铁青铁青的。如果硬说他有哪一点儿象他老子，那只能说他的那一对冷酷狠毒的细长眼睛象他老子了。

为了在这所原来是粮库的象监狱一般黑得阴森森的大长砖房，

相隔一定的间距要开出房门和窗门，好些人三个一堆两个一伙的正忙着打锤子。房子被一层白蒙蒙的灰尘给罩住了。刘炳甲倒背着两手，用手上的马鞭敲了敲靴筒，狠狠地望了望工地，突然叫道：

"道涉！"

道涉正从刚刚打出窟窿的墙眼缩着脖子钻到外面，向打锤的人指示着什么，忽然听见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炳甲来了，就把刚才正说着的话接着说了一句，然后朝他大步走来。

道涉身上穿的自卫团军服上面落满了灰白的尘土，不知为什么，他眉头锁得紧紧的，现出很不顺心的样子。刘炳甲象是要看穿他的五脏六腑似的用尖利的目光盯着向他走来的道涉。

道涉走到刘炳甲的面前，变缓了一下那种不顺心的表情，抬起头来看着刘炳甲。可是刘炳甲的那张铁青的大胖脸却没有一点儿表情。

"你是小队长吗？"

刘炳甲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问得很冲。道涉一怔，一时竟回答不上话来。

"我问你是不是小队长！"

刘炳甲的嗓门又抬高了一些。

"这是什么意思呢？"

道涉仍是一副懵懂的表情。

"你准备怎样教你的部下在长官叫的时候应该怎样行动？"

刘炳甲的话声虽然并不算高，可是道涉看到他的眼角里射出来的却是一道冷酷的光，便有点儿害怕，急忙做了个立正的姿势，行了个举手礼，报告道：

"团长！我来了！"

"军纪是军队的生命。我要求你，把小队长当好！"

"是。"

道涉满心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命令你在什么时候把营房修好的呀？”

刘炳甲依然用尖利的目光盯着道涉，又问了一句。

“到明天为止！”

道涉仍然用不高兴的口气回答。

“明天完工有把握吗？”

道涉睁着凹陷的三角眼，好象抱怨似的，把刘炳甲盯了半天，才开口说：

“团长，您怎么总拿我开刀呀？我名义上是个小队长，可实际上只有三个队员。劳工全叫讨伐队给拉走了，只给我拨来了七八个人。您看，我不是整天来回跑腿跑得成了这个样子吗？您还要我怎么样？我在林场的时候，也没有受过这种洋罪。”

道涉的脸皮本来就绷得很紧的，这会儿越发显出生气的样子来。一直是闭着嘴用皮鞭敲打着靴筒的刘炳甲听了这话，那张薄薄的嘴唇旁边，马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纹，厌恶似地说：

“好啊，那你就把手枪交出来，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

“您怎么这样说呀？……”

惊慌失措的还是道涉。

“饭桶！你以为讨伐队队长给你个官儿做，是因为你有一张白净的脸蛋吗？”

“团长！不，不，……我也是因为事情搞得不顺心，才急得我……”

道涉没想到刘炳甲会使出来这么一手，不禁惊慌失措起来，想找个借口辩白辩白，可是连话都说不利落了。

刘炳甲的那一对象划了一条线似的眯缝眼，毫不掩饰他那轻蔑的神情，瞅着道涉说：

“好吧，用不着你来解释了。队员嘛，我马上就给你拨一大批来，叫你管都管不过来。你不要发愁没队员，还是想办法到明

天就把营房修好吧。不要再打窗户眼了，现在打出来的窗门和原来的通气口就足够了，你干吗打那么多的窗门，是想叫队员们躺在营房里晒太阳吗？还有，也不要搭火炕，在屋子的两侧搭上二层板铺，能躺下睡觉就行了，屋里再放上一两个火炉，不就可以了吗？”

“是，团长，这样做更好，照您的意思去办，明天完工是保证没问题的！”

道涉早就露出笑脸来了。

“要善于动脑筋！凭你的这个笨脑袋，怎么当小队长呢？”

“是，团长，您的父亲也曾这样指教过。那么，我走了。”

道涉敬了个礼，向后一转身，一边朝着工地跑去，一边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刘炳甲望着他的后影，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饭桶！象他这样的，怎么还当过警察呢？……”

说完，就转身走了。

他虽然督促道涉加快了营房工程的进度，但在征集团丁方面并不是没有遇到严重的问题的。征集的期限快满了，可是征集来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而且在南阳村、清溪村好些个村子里，逃跑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

如果仍旧还把征集团丁的事交给各村的区长或者地方的支团去办，那么到后来非闹出很大的麻烦不可。

刘炳甲决心把自己考虑好的决定性的措施提到“讨伐队长”森那里去。于是他朝着大院子对过儿的那所雅致的洋铁房的自卫团办公室走去。

城镇的人自不必说，就连他的亲爸爸，看到这个在德山一带臭名远扬的色鬼兼赌棍的刘炳甲，跟着鬼子“讨伐队”的驻兵，突然当上了德山地区自卫团团长，都不禁大为吃惊。

人们都只知道他打着求学的幌子，又是汉城，又是哈尔滨的，在鲜满各地转悠，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来弄到走投无路，才

回到他老子这儿来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早在许多年之前就是宪兵队的特务，在豆满江国境地区进行过活动，后来带着给特务机关扎下根子的任务来到这个地方的。作为一个特务来说，刘炳甲可说是个混了多年的老手了，他从日本鬼子那里取得了相当大的信任。森来到德山，筹建一个可以成为“讨伐队”后备力量的自卫团，正在物色团长的时候，他的那个同宪兵队特务有联系的滨田参谋，就向他推荐了刘炳甲，这决不是偶然的。

刘炳甲登上挂着“德山地区自卫团本部”牌子的前门的台阶，在蹭鞋板上跺了跺靴子，刚要推门进去，一个人正从里面走出来。

“啊，团长！”

这个人慌忙地向后退了一步，敬了个举手礼。这是个名叫治洙的自卫团员。大颧骨，面目狰狞可怕，脸当中长着一个中了酒毒的通红的、汗毛孔很大的酒糟鼻子。

“你慌什么？”

“是，是，讨伐队长阁下刚才来电话，要我去请团长来。”

“是讨伐队长吗？……”

其实刘炳甲不是反问治洙，只是在心里想着什么，嘴里不觉滑出这么一句来，他瞟了一眼个子高高的治洙，说：

“知道了，你给各支团都打过电话了吗？”

“打过了。”

“你告诉了他们要严密搜捕逃犯吗？”

“是，团长，我已经传达了您的命令。”

“那好，你去好好地守着电话筒吧！”

刘炳甲在原地转过身来，朝街道走去。

刘炳甲一走进热气扑人的森的办公室，就感到脑袋发胀。他站在门边，望了望屋里的光景。他那毫无表情的铁青的大胖脸，是不轻易动一动皮肉的。现在，那张大胖脸叫房里的这股热气给烘得有点黑里带红了。他紧紧地把两只靴后跟一碰，来了个立正

姿势，正要喊一声报告，但他又立即闭上了嘴。

“讨伐队长”背着两手，在通红的火炉旁边来回踱着，用很生气的口气说着什么。在火炉那边，“讨伐队”本部的参谋滨田和进驻城镇的三中队中队长佐佐木等几个军官和警察署长都立正站在那里。

森的背后放着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后墙上高悬着一块写有“五族协和”四个大字的横匾。

刘炳甲恭敬地等待着森把视线转向他这边来，可是不知道森是知道了呢还是不知道，只顾一个劲儿地继续说他自己的话：

“情况很不妙，很不妙。没有一件事办得象个样子。筑城工事比限定完成的日期晚了十天，实行保甲制，上报说已经完成，可是到下边一查，实际上只不过发了公文，大多都还没有实际组织好保和甲。特别是那成为当务之急的征集自卫团的事，进行得更加糟糕。难道不是这样吗？”

森的话音虽然并不怎么高，可是却显得非常严厉。他瞪起象古时候武士那样的眼梢直吊到太阳穴上的大眼睛，横扫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几个人。他的目光在这一瞬间也扫过了刘炳甲的脸。

“是！”

被训斥责骂的部下，齐把鼻尖朝向脚面，低头回答。刘炳甲也把后脚跟重新一碰，恭顺地低下了头。

“你们以为回答了一声‘是’就没事了吗？诸君如此严重渎职，应该如何解释呢？这是对上级命令怠慢成性了呢？还是根本就不把我的命令放在眼里呢？再不然，就是有意迎合南下的共军！你们来给我痛痛快快地回答这个问题吧！”

可是，他的部下仍旧是把鼻尖对着脚面，用喉咙哽塞的声音一个劲地回答：“是！是！”

这时，森用蔑视的目光，把部下一个一个地打量了一遍，接着说：

"根据最近得到的情报，可以肯定，共军向白头山一带南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最近他们开了个很重要的会议，会上决定了当前共军活动的重要方针。虽然我们不知道详细的内容，但从会后共军部队的动向来看，南下的气氛很浓，而且，在与北部国境地区相邻的东方和东北方的边缘地区，已经发现有部分共军的小部队和他们的可怕的触角——政治工作员，进行着不寻常的活动。共军在去年冬天突然放弃那个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顽强性坚持了多年的东满一带的红色地区，越过老爷岭，猛击我们的后脑勺，打破了我军的围剿。现在，这一切都表明了就是这些共军，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壮大之后，又重整兵力，指向以白头山为中心的北部国境地区，要开展威胁朝鲜半岛的大规模活动的意图。如果北部国境地区被共军控制了，朝鲜半岛卷入他们点燃的烈火之中，那么，把进攻大陆作为出路的我们帝国就会立刻陷入困境。这一点，你们想过吗？这且不说，也许明天，共军会打到这毫无防备的德山地区来，你们那象小鸡似的脖子，也就会被他们给拧断的。你们应该想到这一点，马上振作起来。我们这儿，就象歌里所唱的那样，是和故国远隔重洋，迢迢千里的地方，难道你们就不怕横死在这里吗？"

森露出稀稀拉拉地嵌在牙床上的大板牙，逼问着。排立在他面前的军官，一个个缩着肩，小心翼翼地稍稍仰起鼻尖，用不安的目光察看着森的脸色。

"你们骗鬼可以，可是骗不了我。你们不把我的命令放在眼里，我知道，你们是把我命令的组织自卫团啦，筑城啦，搞集团部落啦，实行保甲制啦，等等等等，全部当作是例行的纪念活动之类的事情了，全部看成是对防御共军毫无用处的对策了。佐佐木！警察署长！这种话，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扯过的呀？说！"

森用靴子狠狠地跺了一下地板，喊道。

个头高大，脸庞宽宽的佐佐木，猛怔一下，抬起头来；留有小

鼻胡子的警察署长惊惶失措地一连朝后退了几步。

“哪里，哪里……”

“只不过因为事不如意，碰到一处，说说心里的犯愁的事……”

他们俩各自咕哝着说。

“住嘴！你们简直不象个军人，居然撒起谎来了！即使刀子架在脖子上，也要敢说敢当！这才是武士道！你们两个公然抗拒执行我的命令的滨田，难道你们还不知道，这种行动意味着什么？在战争环境里，我有权把违抗上级命令的人推出去斩首，我还佩有锋利的军刀呢！”

森用手拍了拍挎在腰上的刀鞘。佐佐木和警察署长硬挺挺地站着不动，吓得脸色煞白。森凶狠地盯着他那两个六神无主的部下，突然倒背两手，来回踱了几步，黄皮靴震得地板直颤。但他又忽然停住了脚步，扫了一眼部下。神气虽然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仍用严厉的神色盯着每一个人，好象恨不得把他们内脏都掏出来看看似的。他接着说：

“你们都是刚从士官学校毕业的，在内地的师团供职的时候，你们也无非是些在操练场上砍过草人脖子的小鸡雏。正因为你们没有同共军作过战，所以才有这种愚蠢的想法。考虑到这一点，我宽宏大量地饶恕你们这一次。不过，你们要通过这次的教训，从根本上改变对共军的认识。佐佐木，你胡说什么先辈们以覆压大陆的几十万正规武装力量竟然不能全歼一小撮共军是不可理解的。要知道，正是这种幼稚的见解才把我们皇军推入了今天的窘境。我们过去只用了几天工夫，就击溃了几十万东北军，占据了整个满洲。我们并不是因为缺乏兵力，少谋无勇，才被一小撮共军牵着鼻子到处跑的。我们用了几十万大军，把整个东满地区围进了铁和火的包围圈里，但是还没能消灭共军。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在他们身上有着我们所没有的两件有力的武器。一是他们有炽热的共产主义思想，二是他们不论到哪儿，只

要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得到群众的支持，无影无踪地融合在群众之中。当然，这与他们的炽热的思想的吸引力是有关系的。这么一来，就象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把人种灭绝掉一样，也无法在这块土地上把共军消灭光。不是吗？滨田中尉！”

“讨伐队长”回头问站在身边的身材瘦小，但显得慓悍的参谋。

滨田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服务了多年的军官，为了搞“民生团”的阴谋到东满进行活动的时候，才结识了森。这次森进驻德山地区，特意请示上级把滨田任命为他的参谋。现在，滨田仰起尖下巴和冷酷狡诈的眼睛回答说：

“队长说的极是！”

其实，滨田在东满活动的时候，为了说服这个小看特务活动，拒绝和他合作，一味主张进行冒险的大规模“讨伐作战”的森，曾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回想起来，事情就象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可他不露声色，故意装出深受感动的真挚表情，随和着说。实际上，在东满，是在“民生团”阴谋事件获得一定成功的时候，森才低头悦服，主动积极地把滨田拉进“讨伐队”的战斗活动里来。

森向站在面前的部下们继续说道：

“所以，我最怕的不是共军手里的枪，而是他们在群众中扎根。如果在德山地区，共军在群众中一旦扎下根子来，单靠我们讨伐队的兵力，就不仅不能挖掉这个根子，反而会使我们陷入游击战争的熊熊火海之中。佐佐木，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地瞅着我呀？”

他突然把目光盯在比他高出一头的佐佐木中队长的大宽脸上。佐佐木猛怔了一下，耸了耸肩头回答说：

“不，不，我是在恭听至言！”

“我不是说过，你们骗不了我吗？如果你不甘心横死在满洲

土地上，就该真心诚意地记住我的话。起初，我被召到司令部去，听到要大搞围剿共军作战的时候，也曾经象你这样，露出一副苦笑的表情。结果，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竟把我平生经过几十次出生入死才赢得的常胜队长的崇高荣誉埋葬在豆满江沿岸的一条无名的山谷里。我为了你们这些肩负帝国下一代命运的人，不致重蹈这种令人痛心的复辙，才这样反反复复地告诫你们，懂吗？”

森的话音越说越低，充满着郁愤，显得十分悲哀。他把大嘴紧闭了一会儿，望着透进曚昽的日光的窗门，突然下巴一抖，摇了摇头。

“不，在这块新的大地上展开的这一场新的较量中，胜利必定是我们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怎样去做呢？”

他那瞪得溜圆的眼睛闪出一道毒光；嵌在上唇上的那两撇八字胡，犹如痉挛似的翘动着。部下们恐惧地瞅着他。他把大手一张，好象要把整个地球抓在手里似的，在空中划了一下，突然把五个手指一握，接着说道：

“要握在手里，我们就要抢先把居民们握在手心里！把青年都拉到自卫团里来，把所有的人都圈进设有城墙和炮楼的集团部落里，用保甲制的锁链紧紧地锁起来，使他们连一个手指头也不能随便地动弹一下。解冻的季节就要到了。这些事对我们来说，是刻不容缓的。我们要无条件地、不择手段地立刻强制执行这些对策。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得到成功，那么这个德山地区，对共军来说，将是一个无法立足之地、无处栖身之所、无从得到颗粒粮食和尺寸布帛的荒原，将是一个没有任何出路的破灭的悬崖。与此相反，它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铜墙铁壁的要塞，一个胜利的决战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事优势才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才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那在荒原上彷徨无着的共军。”

他把攥紧了的拳头突然张开，一挥，做出个把眼前的一切全都一扫而光的动作。

接着是一片沉默。身材粗壮的佐佐木的大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稍稍向后拱着屁股把两手贴在裤缝上的警察署长，惶恐地微微低着头；其余的三、四名部下，也都是那么一副类似的表情，一声不吭地瞅着森。

只有站在房门口的刘炳甲，不论是刚进屋的时候，还是现在，胖笃笃的脸上，表情始终没有一点儿变化，仍旧用沉着的目光望着他的上司。当森的这一通冗长的大论刚结束，气氛转入极其严肃的沉默的时候，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突然向前迈了一步，脚后跟"啪"地一磕，开口说道：

"凡是在间岛同共军作过战的人，不论是谁，都能充分理解队长阁下的这种痛切心情。"

森把头一转，目光盯到刘炳甲的身上。在他转头的那一刹那，从他的眼角里闪出了一道闪电似的蓝光。刘炳甲却毫不畏惧，把头微微低了低，表一下敬意，又胆大气壮地把大脸庞一仰，和森对视着。

"哼，你还有脸说这种话，你现在干着些什么呐？"

森恶狠狠地瞪着眼睛，要看穿刘炳甲的五脏六腑似的盯着他问道。看样子，他那郁积的怒火又要大发作了。可是刘炳甲仍然冷静地回答说：

"毫不留情地收拾他们！"

"收拾他们？……"

森听了刘炳甲的这句没头没脑的，然而却是充满自信的话，现出一种诧异的神情。刘炳甲毫不慌张地、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说道：

"对于那些逃跑分子及其家属都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让他们看看敢于抗拒阁下命令的人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营房明天就可以竣工。队长，我有个建议，可以提出来吗？"

"说吧！"

森注意地望着刘炳甲，口气温和地说。

“象现在这样，把事情交给地方行政去办，搞的又是吃好的穿好的，又免劳工这一套。这只能造出大批的逃跑者，恐怕到年底自卫团也组织不成。不仅如此，还会使乡下人翘起鼻子来不服我们的管。在我们地区，几乎村村都有逃跑的。如果您把权交给我，我只要用明天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应征对象召集了来。”

成排站列在森面前的部下们，这时都一齐抬起头来看着刘炳甲。森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伸出他那大长下巴，翘了翘八字小胡，瞅了瞅刘炳甲，不无兴趣地向前迈了一步，问道：

“你要求什么？”

“把地区内的所有武装自卫团和警察都召集起来，让我指挥一天吧！那样，我就把他们分派到各村去，把所有的应征对象全都赶来。”

“哼！……”

森用鼻子哼了一声，不知是嘲笑，还是表示有同感，仍旧用跟刚才一样的神态狠狠地盯着刘炳甲，然后点了点头说：

“对！你虽然是个朝鲜人，可是你的脑袋却比他们的有用得多。今天我召见你，正是为了交给你这个任务。趁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更多的逃跑者，要果断地执行我的命令！”

“哈！”

这时，刘炳甲才低了低头，正是赌棍摸到一张好牌时那样的心情。

“不过，你不要指望能借那个没有胆量和魄力的警察署长的光。明天一清早，我要直接给你派出一个中队的讨伐队，帮助你工作。”

“太惶恐了！”

刘炳甲把头低得更厉害了。

“佐佐木中队长！”

森把头一仰叫道。佐佐木向前迈出一步。

“明天一早就出动你的中队，要全副武装，行动要果断。对反抗的或者逃跑的，立刻采取强制手段。自卫团长！”

森把脑袋向这面一转，喊道：

“到明天满二十四小时，立即向我报告征集结果。正因为是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所以我不问经过，只问结果！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是，懂了！”

刘炳甲毫无惧色地直盯着森，满有信心地回答着。森满意地点了点头。

“修筑城墙和炮楼的工程，搞集团部落，也将采用这种强制方法。你们都到桌子跟前来！”

森指着铺有大地图的桌子喊了一声，“得得”地踏着地板朝桌子走去。

十

明天就是甲龙和锦顺办喜事的日子了。

下村的锦顺家和中村的甲龙家，从大清早就闹哄开了。

锦顺家的小炕上挤满了村里的姑娘和妇女，她们给锦顺穿上新婚的衣裳，围着她闹哄着。锦顺穿着一条浅绿色混纺裙子和一件粉红色人造丝上衣，面对着射进明亮的阳光的房门，那模样可真漂亮极了。粉红色上衣映衬着清秀的脸上泛起的红晕，看去真象一朵刚刚开放的鲜花。从她那深深低着的头，羞红了的柔弱的

脖子，圆圆的肩头直到袅娜的腰肢，浑身上下，真是一个漂亮的身段。镶在那件粉红色衣服上的深紫色领口和袖口，更烘托出锦顺的大方和朴素的美。还没有挽上去的一大束光亮的长发，在背上泛起素淡的青丝的涟漪。

“领口合适，肥瘦合身，长裙子搭到象黄瓜籽一样的布袜尖上，真是好看极了！你们说，咱锦顺这新娘子怎么样？”

和锦顺最亲近，在村里是以大大咧咧出了名的，名叫福姬的胖姑娘，把锦顺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望着屋里的人说。

“真漂亮！”

坐在旁边的一个姑娘欢叫了一声。这时福姬就朝着她问道：

“她的脸象什么？”

这回是福姬旁边的另一个姑娘立刻接过来说：

“象初升的十五的月亮！”

福姬又随口问道：

“眼睛呢？”

“象启明星！”

“耳朵呢？”

“象雪白的银匙！”

“身腰呢？”

“象掠水的燕子！”

不论是这个连声发问的福姬，还是那个对答如流的姑娘，都不是一般的口才，逗得屋里的人，一阵阵拍手大笑。

这一问一答的说笑刚一消停，一直坐在锦顺的面前，仰起长脸默默无言地入迷地望着她的帼丹，象大小子一样用很粗的嗓音慢吞吞地说：

“真漂亮！我要是个小子，也会叫她给迷住的！”

说完，她还叹了一声。她的爷爷虽然给她起了帼丹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可实际上她长得并不怎么美。不过，她的脸和身段

也还很招人喜欢的，是个心胸开朗态度温和的姑娘。

帼丹的话使得刚刚停下来的笑声又爆发了起来。有个姑娘捧腹大笑，都笑出眼泪来了。锦顺站在那里，不知怎样是好。想一屁股坐下来吧，可福姬把着她死死不放。

昨晚打通宵赶做新衣服的锦顺妈，袄襟上别着根穿上长线的针，坐在炕头上，象痴迷了似的望着锦顺。母亲的脸上尽管仍有病容，但也泛上了一点儿红晕，在那深网着皱纹的眼窝里流露出掩饰不住高兴的温柔的目光。

帼丹的一句出人意外的笑话，把全屋子的人都逗得大笑不止。可她自己却一点儿都不笑，还凑到锦顺妈的身边，紧握着她的手，温柔地说道：

“大娘，我说得对吧，锦顺是很漂亮吧？”

“对，漂亮……怪不得人们都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裳。衣裳是翅膀，她长了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穿上她这样的人该穿的衣服呢……”

母亲这才把着帼丹的手，咧开嘴笑了。

锦顺听了母亲这情意深长的话，不由自主地抬起了头。几年来，锦顺这是第一次看到母亲的这种无忧无虑的明朗的笑容。在母亲的眼角里还浮挂着泪珠。锦顺向她嫣然一笑。母亲也深感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坐在锦顺旁边的福姬惊叫道：

“哎呀，锦顺，你可别笑，新媳妇一笑，就该生女孩儿啦！”

屋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锦顺给臊得用两只手把脸一捂，蹲在炕上。

“你不也是个女孩儿吗？怎么还向着男的说话！锦顺，别听她的，笑个够吧！依我看，比起楞头楞脑的小子来，还是有情有义的姑娘好。”

有一位大嫂把眼睛往上一翻，这么一抢白，屋里的女人们就

笑得更是什么都顾不得了。

“哎唷，光图过神仙生活，闲烂了斧把子啦。快起来干活去吧！帼丹，福姬，你们这伙儿姑娘们快上碾房去吧。春玉妈，咱们下厨房推磨去。就是土豆粉冷面也好，咱们也要给新郎满满地摆上一大喜桌！”

这个身材象男子汉那样粗实的女人，一边忙着围头巾，一边吵吵嚷嚷地说。

“好呀！”

“咱就要把这个酒席摆得叫下村新郎他们那伙儿看了都得目瞪口呆的！”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站了起来。

原来这两个亲家商量好了，在锦顺家这头儿什么也不办，用甲龙家这头儿办的喜桌凑合过去就算了。可是锦顺她们村里的人，特别是妇女们，都起来反对。在这三个村子中，又数下村的妇女们反对得最厉害。她们说，远亲不如近邻，下村的邻居们怎么能一个个瞪着眼睛白白地输给中村呢？我们一定得摆上大喜桌，让新郎磕大头，要不然咱就不能让他把锦顺领走。咱要是不这样做，在阴间的锦顺爹会怎样说咱们呢？全村的妇女们都跑来这么一哄，闹得锦顺妈简直插不上嘴，她连句谢谢的话都没工夫说，听着听着，只用衣带擦着眼窝。

甲龙的父亲崔老汉，总是煞不下心来，老在屋里屋外进进出出。他平素总是这么想，只要给甲龙娶上了媳妇，就是立即死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可是近来他却想多活几年，抱一抱大胖孙子。这种欲望象烟囱一样在他的心中竖立了起来。有时他想到，人总是贪得无厌的，甚至是不顾廉耻的。也因为这，他曾经暗笑过自己。

村里的人们，都把这门喜事当成自家的喜庆事情，高兴异常，

都来向崔老汉庆贺和祝福，即使是一小袋土豆，也是真心实意地送来。多亏有老乡们这样的好心帮助，虽然不算是什么好东西，终究收集了些燕麦、土豆和苞米什么的，可以招待乡亲们在当天吃上一顿饭了。何况岭前清溪村的老亲家，还送来了一对下夹子捕到的山鸡。凭这些东西，大喜桌上可以摆上燕麦糕，又可以用一对山鸡来代替家鸡了。

新房虽然很简陋，但拾掇得非常洁净。上屋的墙抹了一遍黄泥水，那是前些天到山谷里拨开积雪挖来一点儿黄土才抹上的，又铺上了崔老汉编了一冬的九龙树皮炕席，新房也就显得亮堂多了。现在，又从新糊的窗门射进了明亮的阳光，屋子就更显得敞亮了。

特别使崔老汉感到心情轻松的是，亲家母的病好了不少，她从前几天起就从炕上起来，到外面走动走动了。昨天晚上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忙着给锦顺缝结婚当天穿的新衣服哩。

他觉着平生经受的比别人更大的人间痛苦，到了今天才算减少一些了，心情顿然轻松了许多。只有对已故的老伴儿的怀念，还时时刻刻沉重地袭上心头来。这大概是因为对死去了的人们的怀念，在遇到喜庆事情的时候，要比烦恼时更为深切、更感悲痛了吧。

每当眼前浮现出妻子把干瘪的、挤不出一滴奶水的乳头塞在甲龙的嘴里，睁着眼睛死去的模样时，他的心就象刀剜似的疼痛难忍。可是，一想到她在阴间看见今天的喜事，也会安然地瞑目长眠的时候，心情又觉得轻松了一些，就象“眼泪往下流，勺儿向上举”的这句无情的俗话所说的那样，活着的人们毕竟是活了下来，尽管在遭受了连续的巨大的痛苦之后，也还算得到了一点儿人生的乐趣。他想到这，就更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如何地变化无常啊。

崔老汉吃完早饭，点上一袋烟，望着在灶屋间正忙着刷洗碗

筷的甲女，说：

"今天要干的活儿多得很呐。一般的食品，今天都要预先准备好。该碾的得碾，该磨的得磨，准备停当了，等明天一上锅就行啦。邻村的一些人家，该请的也还得再去请一声。万植说要上清溪谷去抬轿，不知道抬来了没有……"

崔老汉很为难，不知道许多事情该怎么办才好。

甲女停下手里的活儿，向父亲笑了笑。她的面容，到了最近，看去好象年轻了十岁。这些天，她为弟弟的婚事黑天白日地忙得不可开交，昨晚又打通宵赶做甲龙的上衣和裤子。可是她的脸上却洋溢着一种活力。这也是崔老汉心中的一件大喜事。

"爹，把事都交给我就是了，您去好好地歇着吧！"

"全家就你这么个妇道人家，一个人怎能忙得过来呀？别的我不行，我可以磨磨。"

"哎，这多丢脸！爹，您别担心，顺姬妈和甲道儿妈她们村里的大嫂们就要来了。"

"唉！真是，咱家的大事都是村里的人给办的，我活着的时候，恐怕报不完这个恩呢。"

"是啊。"

甲女一面回答，一面端着泔水盆走到外面去。

崔老汉想把里里外外再拾掇一遍，多劈点儿柈子，然后到上村把打糕槽背来。他刚站起来想出去，院子里就响起女儿说话的声音：

"你今天还去打柴？"

"是啊！"

是甲龙的答话声。

"哎，这孩子不是发疯了吗？……"

崔老汉自言自语地说。打开房门一看，甲龙肩头挎着背架子，正站在大门边笑着。

"哎，你呀，明天就要娶媳妇当新郎了，这会儿还背着个背架

去打柴，象什么话呀？”

甲女端着大盆站在院子里，看见弟弟要去打柴，便无可奈何地说。

“看姐说的，干瞪着大眼珠子坐在屋里头，有什么可干的呀？”

“怎么说没啥可干的，要试试你姐做的衣裳，看看合身不合身。等一会儿，清溪谷老亲家给借来推子，你那个头发呀，也该理理啦，要准备的事多着哩！”

崔老汉望着外面，帮着甲女说。

“我姐姐做的衣裳，还有个不合身的？爹，我的头发等会儿再理吧。上自卫团以前，总得多打点柴禾才是啊。冬天还长着哩……”

“你还嫌院子里的柴禾垛小吗？烧一冬也烧不完。就是你走了，家里有我，还有什么可愁的？”

确也是的。沿着篱笆已经垛了一圈比篱笆还要高的柴禾垛。崔老汉正说着，甲龙向姐姐挤了一下眼儿，早打开大门走出老远了。

“呵呵，这孩子真是……”

崔老汉满意地望着儿子的背影，无可奈何地笑着回过身来。

过了一会儿，村里的妇女们把办喜事用的各样东西，什么碗碟、匙子、筷子的，放在木盆里或者大瓦盆里，用头顶着来了。虽没有人指派，可妇女们人人都找了个适合的活儿干。有一伙儿妇女，把大盆排在烧得呜呜直响的灶门前头，围在盆边，甩开挽上袖子的通红的胳膊，在淘着作糕的米；另一伙儿在宽敞的灶房的一个旮旯里踩着脚踏碓，也在“吭吭”地舂着什么；几个晚来的妇女坐在灶间屋的炕上磨着燕麦；有个矮矮胖胖的大嫂，顶着个水罐，从厨房进进出出，把水缸和大锅都装得满满的。灶房、炕上和院子里，哪儿都有妇女们在忙乎着，咯咯地笑着和吵嚷着。那耸立在屋顶上的圆木筒烟囱口上，升起了一团团蓝色的浓烟。

崔老汉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为了看到这样的一天而活过来的。然而，此刻崔老汉反倒心神不定起来，不论哪个活儿，也都煞不下心去干。只见他到院子里才劈了几块柈子，却又回到屋里来转悠一会儿，又到外面去拿起扫帚去打扫那本来就够干净的院子外边。扫了半天，忽然想到不必再扫了，又回到院子里，坐在廊沿上，掏出烟荷包来。

屋里笑声鼎沸，只听见有一个女人声音吵吵说：

“哎唷，这有什么过份的？这家的新郎还不好到天上去啦。不耍嘴皮子，不象那些只能打狗的猎人一样穷作美。不喝酒不抽烟，就不算男子汉了吗？你看他多孝顺，多老实，又勤快又有人情味儿，力气大得象条黄牛。去年端阳节摔跤，咱不是都看过他独占鳌头吗？我可没看到有比甲龙更棒实的小伙子。锦顺在德山一带，上哪儿能挑上这样的好新郎呀？哼，走遍朝鲜八道，恐怕也找不见！”

“嚄，顺姬妈叫人家的新郎给迷住啦！哈哈哈。”

“哎唷，真丢人！”

屋里又爆发出女人们的笑声。

“真是天配的一对！”

“这家的大爷真有福气啊。”

妇女们说说笑笑，没完没了。喳啦喳啦的磨磨声也响得很欢。

“嘿，妇道人家的嘴碴子真够硬的啦……”

崔老汉咕哝着，从廊沿上站起来，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老弟，恰好你在家！”

一个宏亮的声音从大门那头传来。原来是帼丹爷。他胸前飘着一把很有丰采的白胡须，大步走进院子里。

“大哥，快进屋去吧，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崔老汉高兴地迎上去，说。帼丹爷是在前天赶着马车进城去拉东西的。

“昨天晚上回来的。”

“受苦啦，快进屋去吧。”

“不用啦。这次进城，叫他们给抓去筑城墙，没有拉上脚且不说，差点儿连甲龙的喜事都赶不上啦。呵呵。”

帼丹爷无可奈何地笑着坐在廊沿上。

“唉，您遭了祸啦！”

“倒还谈不上遭祸……喜事准备得怎么样啦？我本想早点儿赶回来，跟你分担一下忧愁，结果闹成这个样子。你操了不少的心吧？”

帼丹爷听着屋里传出来的磨磨声，担心地问。

“没什么，都是邻居们帮着做的，就象您看到的，我现在不是没啥活儿可干了吗？”

“应当这样。噢，这是老伴儿送来的，小意思，把它添上，压点儿冷面吧。”

帼丹爷忽然想起似的，把放在廊沿上的麻布口袋送到崔老汉的面前说。

“哎，又拖累您家了。全靠大哥帮忙，我才能来到这个村子里落了脚，住了这么多年，如今甲龙都要娶媳妇了，这个大恩大德还没报……”

“别讲这种小气话。要是不缺，这桩喜事该由我包下来办。要不还觉着不痛快哩。手头一紧，连做朋友的本分也难以尽到了。”

“谢谢。大哥的这片好心，比包办喜事大得多了。呃，外孙他妈！”

崔老汉朝着屋里喊了一声。甲女打开厨房门走出来，接过父亲递给她的土豆粉袋子，恭敬地谢了帼丹爷之后又回到屋里去了。

“想起来，真叫人高兴啊！”

他们俩正说着话，大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又听到“咯咯”的鸡叫声。有一个小老太婆怀里抱着一只母鸡，三步并

作两步跑进院子里。她是顺姬的大奶。在严严实实地蒙在头上的咸镜道式的头巾下面，露出一绺雪白的鬓发。她怀里的母鸡，片刻也不肯消停，打着扑楞要往外蹿。

“哎唷，这母鸡真够厉害的。他大叔，请您来接呀！”

顺姬奶直奔崔老汉而来，把母鸡硬是塞在他的怀里。这只母鸡长得羽毛发光，屁股胖得直颤。母鸡被塞到崔老汉的怀里，“咯咯”地尖叫了几声，用粗壮的结实得象石头蛋一样的大腿把老人的胸脯一蹬，蹿了起来。

“哎唷，别放跑了呀！”

顺姬奶急忙用两手扑住母鸡，又塞回崔老汉的怀里。崔老汉也下意识地把这只胖呼呼的母鸡一手抓住了。这时顺姬奶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气，向着站在那里还有点懵怔的崔老汉说：

“他大叔，这该多高兴啊……你可别嫌弃，把它放在甲龙的大喜桌上吧。”

崔老汉感到很愕然，半天他都说不出话来，只是瞅着顺姬奶。顺姬奶一家，只有妇女和小孩，在村里的穷人堆儿里也数得上是最穷的人家了。

“你这是干什么呐？是不是把家里的种鸡给抱来了呀？”

崔老汉把那只鸡向前一递，说，可是顺姬奶急忙把鸡又推了过来，说：

“甲龙给我们家又做庄稼活儿，又打柴禾，就是自家的儿子，也比不了他更精心更周到了。去年雨季之后，多亏了甲龙来给铲了五天土豆地，要不然呐，庄稼就荒废了，只好端着个小瓢儿去讨饭吃。一想到这儿，就恨不得宰口猪送来。”

顺姬奶满是皱纹的脸上现出恳切的神情说。

“顺姬奶，庄稼人互相帮一两个工，还不是很平常的事吗？可是你把种鸡都抱来了。你这片好意，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啊。不过，我不能受这份礼呀，我求你千万得把鸡带回去！……”

崔老汉越发感到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大叔，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我真没想到大叔会说出这种叫人遗憾的话来！”

顺姬奶真的显出有些生气的样子。

“老弟，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你还是收下来吧，不然，顺姬奶会感到遗憾的。”

双手抱着打扑楞的母鸡，感到十分为难的崔老汉，这才觉得实在没法退还了。他的心头热辣辣的。

“顺姬奶，那我就只好收下了。这次甲龙的事给邻居们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这个恩情呀，真不知怎样才能报答。真象古人说的，剃下头发编鞋……”

崔老汉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显出了十分为难的样子。

“他大叔，你就别说这种没用的话啦。说点儿实在的吧，明天办喜事的时候，你就给大家跳个舞吧。”

顺姬奶张开没有牙齿的瘪瘪的嘴笑了。

“对，就这么办！看你跳舞才痛快哩。嘿嘿嘿。”

帼丹爷也笑着插了一句。

“那有什么难的，好，我一定跳！哈哈哈。”

崔老汉也大声地笑了起来。

十一

甲龙从家里出来，直奔上村而去。今天又是个没有风的晴朗温暖的好天气。但在遥远的五龙山脉那边，天际就象淤了血似的

显出一道青色的边缘。甲龙眯着眼睛望着天边，加快脚步往前走去。那是大陆上的凶暴的寒风将要大发作的征候。估计晌午左右，风雪将会越过五龙山脉，席卷到德山来。

甲龙想在风雪来到之前打下两背架柴。这个明天就要办喜事的甲龙，不听父亲的劝告，硬要上山去打柴，是有种种缘由的。就象他跟姐姐说的那样，瞪着个眼珠子坐在屋里闲着，实在没意思。但是，他更怕的倒是，过一会儿，村里的妇女和其他客人们就会涌进门来，坐在家里头，他就势必要被他们要闹一阵的，那可就更糟了。他已经为这事冒过几次汗。昨天晚上，姐姐甲女这一辈村里的妇女们，有的拿着装有燕麦的口袋，有的端着装有土豆粉的瓢，有的挎着装有山菜的篮子，走进屋里来，挤满了灶屋间，说说笑笑，一直闹到深夜才走。当时，他正跟父亲一块儿坐在新拾掇过的上屋里编夏天用的网兜，就被这些个尖嘴利舌的妇道们拉到灶屋里，唱了一段“樵夫小调”才算罢休。她们还威胁说，举行婚礼的时候，要让他跟锦顺一起唱歌，他们俩最好事先见见面商量好，还要好好地一块儿练习练习。甲龙一想到明天要受的这份罪，不觉眼前发黑，浑身发冷。今早又听见姐姐说，村里的妇女们要整天到家里来帮着准备喜事。甲龙更是吓得急忙背着背架子逃出来了。

但是，甲龙背着背架子走出家门，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他纯朴，嘴笨，被人要笑的时候，他真恨不得钻进老鼠洞里躲藏起来。可是事过境迁，现在，他心里就满是老乡们的亲如一家的温暖情意了。

最近几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一个劲儿地打柴，柴禾多得差不多把房子给埋进柴禾垛里了。就凭他估头儿很大的眼睛来看，垛在院子里的柴禾，不仅足够烧到晚春，还可以拉出一车到城里去卖掉。甲龙亲眼看到铁三逃走以后他母亲所遭的苦罪，觉得不上自卫团是不行了，于是，他放弃了别的念头。

甲龙比谁都更为理解铁三选择逃跑这条路的心情，但他还是埋怨他不该这样做。他认为，铁三的行动，对他本人来说，不管是怎样的正确，但他只考虑个人的安危，竟然无情地抛下母亲和弟弟、妹妹，使他们受罪遭殃，这是不合乎做人的道理的。

这些日子，铁三妈得到甲龙一家人和村里老乡们的精心护理，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直到前天，才勉强能喝进一点儿米汤。可是，昨天晚上，区长又到她家去，胁迫她把儿子交出来，不然就要把她关到监狱里去。要是这次再被抓走，恐怕她老人家就活不成了。她要一死，家里就只剩下一对小兄妹，他们怎么活下去呢？不管铁三的行动是如何的正确，即使他能平安无事地逃了出去，但是，这样做就等于置母亲的安危和弟妹的苦痛于脑后了，怎能说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呢？怎能说他尽到了做人的本分了呢？当然，铁三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一冲动他就顾不得瞻前顾后了。因此，他这次逃跑的时候，也没有周密地考虑过事情的后果。甲龙很不赞成铁三的做法，并深深地后悔自己那天夜里在万植的家里没有更好地劝阻他。

不管怎样，甲龙还是庆幸自己和万植没有象铁三那样采取轻率的行动。为了家属，不论是怎样的痛苦，也都要忍受。他的这个决心，是更加坚定了。

甲龙下定了这个决心，心里头就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多给家里干点儿活儿，以减少父亲的负担；用自己的双手挣点儿钱，给开冻后去找姐夫的姐姐攒点儿盘缠。

这样，甲龙一连打了几天柴禾，他每天都是从清早打到天黑。他准备在后天借帼丹爷的马爬犁进城卖一趟柴，都到阴历年年底了，估计柴价是错不了的。

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匆忙地向前走着，不知不觉已来到上村的村口，只听得村头的太植家的院墙角边有人在吵嚷，又看见有几个村里的人直朝他这头儿走来。甲龙停下脚步一看，原来是

万植，大个头、长脖子的景天和用短腿迈着八字步的身材短粗的太植。身上背着背架子的只有景天一个人，太植和万植却都是空着手，身上穿的还是干净衣服。

“他们要干什么去呢？……”

甲龙嘴里讷讷地说着，快步走去。本来他们是约好了早晨一同上山打柴去的。

“甲龙，你打柴去吗？”

在前头袖着两手欢快地迈着小腿走来的身材短粗的太植，先朝他喊道。太植在许区长家里扛了三年长工，去年秋天才勉强脱出那个牢笼，可是这次又要被拉到自卫团去了。

“你们上哪儿去呀？”

甲龙点了点头，反问道。

“我们？”太植不知为什么，回头向万植挤咕了一下眼睛，把大嘴一咧，差不多咧到耳根边，笑了。

“我们上清溪谷去。”

太植直冲冲地说。

“上那儿去干什么？”

甲龙诧异地问万植道。万植把双手插在大棉袄兜里，和往常大不一样，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狡猾的神情，不说什么，只顾嘻嘻地笑。

“你猜！”

太植扇动着一对儿毫不害羞的肥大的鼻翅儿，狡猾地说。甲龙极力想看出这三个朋友的表情里藏着什么秘密，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少说废话，快打柴去吧！”

甲龙心想，这些日子连朋友们也都跟着村里的人们一道儿来耍笑自己了。

“好，一起走吧，走到岗上再分手。”

甲龙听了太植的回答，相信他们真的是上清溪谷去的，也没说什么，就转过身来，同他们一起走了。

四个人前后错落地走着。

“甲龙，明天你就要骑马娶媳妇了。咱们村要是有个会照相的人那该多好，给骑上马的甲龙照个相，我就是把房子卖了，也心甘情愿！”

身材短粗的太植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善意地朝着他嘻嘻地发笑。

“连你们也逗起我来了？”

甲龙不自然地笑了笑，用手捅了一下太植的腰眼儿。

“真的，刚才我们跟帼丹爷都说好了，明天要借他的马使使，万植给你当牵马的。”

大个头、长脖子的景天，在他那显得胆怯的大眼里流露出郑重其事的神情，补充了一句。甲龙很慌，回头问万植说：

“是真的吗？”

万植温和地笑着点了点头。

“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这样，骑马干什么？”

甲龙急得一把抓住万植的手，央求着说。

“不，一定要骑马！这是和铁三早就商量好了的，原来铁三他还一心要给你当牵马的哩……”

“铁三？……”

甲龙一听到铁三这个名字，就说不出话来了。

“不知道铁三他现在怎么样了？要是有这个伙伴儿在，该多么好啊！明天办喜事的时候，他准会闹闹哄哄的哩！……”

万植十分怀念这个远走高飞的朋友，细眯着漂亮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天空说。

“唉，我真想铁三！何必逃跑呢？结果叫大娘和弟妹受罪遭殃……”

甲龙也讷讷着，随着万植的目光望着远方。铁三的那性格豪放、精力充沛的形象，又浮现在他的面前，使他的眼睛都感到火辣辣的。铁三是不是已经安然无事地逃出去了呢？也许他还在德山的某个深山里徘徊受苦吧？他走的时候，只从家里拿了几个燕麦饭团子，手里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在这样的大冷天里，怎能穿过覆盖在大雪里的几百里密林呢？一种不安的预感使甲龙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了。

“这个臭自卫团，真叫人头痛！”

四个年轻人默默地走着，唯独景天自己说了这么一句。大家无言地瞅着他。他那长条脸上和大眼睛里满是忧愁。前天，他妻子生了头一个孩子，他是个独生子，一直是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可是，他的老母亲已经有好多年只能在院子里稍微走动走动罢了。一来是老母亲苦心盼望，二来是老乡们看着也觉得他家实在困难，这样就在三年前硬给十七岁的景天娶了媳妇。他本来性格就够脆弱的了，娶了媳妇之后，他的脸皮羞得越发薄了，一连几年在伙伴们跟前都不敢抬起头来。他母亲又常常怨叹自己怕没这福气能在死以前抱上孙，可就在前天，儿媳妇竟然生了个大胖小子。俗话说，有一喜必有一悲。景天恰就在媳妇临产的前三天接到了上自卫团当团丁的通知，看来，他只好丢下坐月子的妻子和躺在炕上的母亲，离开家了。

甲龙他们三个伙伴，用同情的目光瞅着景天，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才好。

“就是给我延个十天八天的期也是好的。……”

景天缩着大长脖子，望着远方的天空说。

“那有什么不行的？跟区长好好说说呗。”

太植听了之后说。

“什么好话都说过了。跟城里来的那个警察也央求过了，他说，就是晚一天，也得关到监狱里去，叫你尝尝黄豆饭的滋味儿。唉，

我走以后，家里的人怎么种地过活呢？我越想越觉得眼前漆黑一片。”

大家又是半天没说话。

太植突然长叹了一声，嘟嘟哝哝地说：

“说起来，谁家的情况也都是一样的。不论是甲龙，是万植，还是我，谁也离不开家。该死的，也许铁三干得对！真不如跟他一道，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甲龙注意地望了一会儿满腔郁忿的太植，突然张开厚嘴唇说：

“虽说大家的情况都困难，可是在咱村里，最困难的还是万植和景天。反正大家都得去一趟，那就不如干脆老老实实地跑进城去，再向他们央求一下吧。在林场当过监工的‘黄鼠狼’在那儿，那个当团长的是林场经理的儿子，跟他们好好说说，请他们把万植和景天免掉，或者准他们缓一些日子再去。这都是人应该这么办的事，他们还能干脆不管吗？”

“人家能同情咱们吗？”

景天的怯生生的大眼里现出了一线希望，问道。

“不管怎的，咱照甲龙说的先去试试，就是不行，也不赔本儿嘛。”

太植代替甲龙回答说。

“兴许那是白搭……”

把手插在棉衣兜里走路的万植，忧郁地说。

甲龙嘴里虽这样说，但心里也不是十分相信自己的话可以行得通的。从现在当局的态度来看，不论用什么话去央求，也不见得有一丝半点儿可以通融的地方。他看着愁眉苦脸地望着远山走路的万植，心里痛苦得难以忍受。昨天晚上，甲龙跟父亲和姐姐他们商量好了，等万植一走，就把京玉接到他们家里来一起过活。这话还没有跟万植讲。他本来打算今天上山打柴的时候跟他讲一讲的，可是万植要上清溪谷去。只好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再跟

他讲这个事情。京玉到甲龙家里来住，至少可以减轻点儿万植的忧虑。

他们走过五龙川冰地，越过山坡，来到从城镇直通清溪谷的车道，登上南阳村前山的山顶，一走到这儿，就分成了两伙儿。万植和太植翻过大岭，直奔清溪谷而去，甲龙和景天则走进树林里去了。

“他们去干什么呢？”

甲龙始终没有明白万植和太植为什么上清溪谷去，就朝着景天问了一句。这时，景天正用棍棒拨开绊脚的枯草丛和灌木丛大步走在前头，听见甲龙的问话，他回过头来，伸着大长脖子嘻嘻地一笑，说：

“我们商量过了，这事先不告诉你……”

“嘿，别还象小孩子似的……”

甲龙觉得没意思，吧嗒了几下嘴，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景天回头瞟了他几眼，又向前走了几步，就照实地向他说：

“他们去抬轿子去了！”

“什么？抬轿子？”

甲龙愕然地问。

“是啊，哪有出门子不坐轿的新媳妇？”

景天也颇会开几句玩笑了。甲龙站在原地，用为难的神情朝万植他们走去的岭下望了一会儿，咕哝着说：

“哎，是谁在这世上搞出婚礼这套名堂的呢？……”

“是啊，当年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嘿嘿嘿。”

曾经尝过小新郎的苦滋味儿的景天，笑着表示同感。这么一来，甲龙也不得不跟着讪讪地笑笑。

甲龙想打够往山下背的柴禾再下山。他砍了三棵粗大的枯焦了的桦木，待到截好，垛成小堆儿的时候，天色已经阴沉起来了。从那灰暗天空笼罩下的五龙山上，不断地传来有如野兽怒吼的呜

呜的声响，林海好象预感到某种不安即将到来，担心害怕似地汹涌着，一阵阵冷风不时地穿过森林。

远处，怒风阵阵，有如野兽发出不安的咆哮，突然扑向树林的上空。这时，树顶被拉向一边，就象被巨人的手扯住了头发似的。强劲的风，把整个树林捏在手中，甩了几下，把树顶上的雪和枯叶什么的胡乱地卷到空中，顺着伸向德山方面的山脉呼啸而去。过了半天，树林又重新安静下来，只听见远处风雪的咆哮声。

他们俩急急忙忙背上柴禾走出树林。

当他们走到从清溪村走向那边的岭路的时候，甲龙担心着万植他们，就停下脚步前后望了望，可无论是前头还是后头，都看不见一个人影。如果他们快去快回，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回到南阳村了。南阳村的谷底，被埋在一片白蒙蒙的风雪之中，看不清哪里是房屋哪里是道路。

"快下山吧！"

景天惊恐地抬头望了望天色，向上掂了掂背架子，在前头走着。风雪越来越大，风吹到柴禾架上，推着他们走。他们两个趔趔趄趄地好不容易才走到村子里。甲龙走到家门口岔路上的时候，请景天一同到屋里吃点晌午饭再走，可他非要一口气儿把柴背回家里，就径直奔向自己家去了。

屋外风雪咆哮，屋里却异常热闹。从烟囱里升起来的一团团浓烟，在屋顶上被风雪卷起来，急急忙忙地飞散在村子上空，好象要急着传递什么喜讯似的。灶房里传出女人们的笑声和喧哗声，以及吭吭的捣碓声。从那用整块木板打成的笨重的灶房门的挂着白霜的门缝里，冒出来一股股白气。

这才真象是人们生活着的房间。但是，从灶房里传出来的女人们的喧闹声，又使甲龙感到不安。他走到院子的旮旯里，小心地把背架子卸下来，解开头上的棉布巾，掸了掸身子，走到上屋门前。

烧了一整天火，连上屋都是热烘烘的。

“唉，你这孩子，你看到天阴了，怎么不早点儿回来呀？你不觉得饿吗？”

坐在屋里的老爹，咂着舌头站起来，打开隔扇门，朝灶房喊道：

“外孙他妈，甲龙回来了，快端晌午饭来！”

“哎！”

回答的不是姐姐，可是声音非常爽朗。紧接着女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哎唷，哪有这样的事呀？明天就要娶媳妇的新郎还上山打柴？锦顺这姑娘真是挑上了好女婿了！快给他摆上一桌饭菜吧！”

“不过，在这个大冷天，新郎上山打柴，要是冻成了冰棍儿，那不糟了吗？……”

说完还咂了咂嘴，表示十分担心似的。

“就用那个象盆似的大碗，给新郎满满地盛上一碗土豆粉冷面吧。明天还得骑帼丹爷那匹骜马，新郎可得有劲儿呀！”

“看姐说的，你就是把新郎饿上十天，他也不会觉着肚子饿的，给他吃那么多干什么呀？只要给他端上一碗泡菜汤，再放上几根面条不就得了。冷面留下来咱们自己吃吧！”

下屋里连连发出了笑声。

甲龙用手摸了摸羞得通红的脖子，躬着腰，很拘谨地找了个旮旯坐了下来，心想：“糟了，赶快吃了晌午饭，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万植家去吧。”

“呵呵，这帮妇道人家……”

崔老汉手里端着蓝烟袅袅的小烟袋，从开着的隔扇门，望了望灶房里女人们喧闹的情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然后关上隔扇门，回头望着甲龙。他那被重重皱纹围住的眯缝着的眼睛里，流露出深受感动的神情。

“咱家总是这样靠着乡亲们的帮助过活。这次办喜事，也多亏

了村里人合伙帮忙，不然的话，咱能有什么办法。我真不知道往后怎样才能报答他们这恩德。顺姬奶连家里的种鸡也抱来了。”

崔老汉说着直扇着眼皮。

“您收下了吗？”

甲龙惊得睁圆了眼睛。

“不收怎么行？她还直生咱们的气呢……”

崔老汉现出为难的神情说。

“可是，她们家那么困难……”

甲龙心里又感激又歉疚，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这辈子恐怕是报不了这个大恩啦，你要一辈子牢牢记在心里，好好地报答老乡们的恩情啊。人如果不懂恩情，那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爹，我一定牢记在心里！”

甲龙仰起异常激动的脸回答说，心里充满了一生一世永远不忘乡亲们的恩情的热乎乎的激情和要为乡亲们尽量多做点儿好事的不可抑止的冲动。

“那就好，你一定要牢记在心里。”

崔老汉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马的嘶叫声。

“啊，是不是大哥把马牵来啦？……”

崔老汉虽然有些慌张，但还是满高兴的样子，向门外望了望，站了起来。他说的大哥，可能是指帼丹爷。可是甲龙知道帼丹爷的马叫的声音没有那么厉害。大概是许区长骑着马进城去，或者从城里回来吧。甲龙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从父亲的身后往外望，马叫的声音消停了一些，可是人们的喧哗声和踩雪走路的声响却越来越近了。风声很大，听不清人们的说话声，但是，从他们那嗷嗷的喊叫声来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在村子的那一头，似乎还传来狗叫声。甲龙用莫名其妙的不安的目光望着房门，突然，崔老汉高兴地喊起来：

“噢，大概是上清溪谷抬轿子的万植他们回来了。唉，天这么冷，该吃了不少的苦哇！”

他这样说着，咂了咂嘴，打开房门，探出半个身子，但是猛怔了一下，又忙把身子缩了回来。

十二

外面响起了许区长的尖利的喊叫声：

“喂，老头子，正好碰上你了，叫甲龙出来一会儿！”

甲龙心里原来想着：万植和太植抬了轿子进院子里的时候，自己一定又得受到妇女们的一番戏谑，就想连晌午饭也不吃，出去躲一躲的。可是他从父亲的身后向门外一望，看到许区长拄着文明棍站在门外，一群身穿黄军装的人走进院子里来，就异常惊讶，虽然仍旧是躬着腰站立在那里，可眼睛却睁得溜圆溜圆的。崔老汉也愕然地站在敞开着的房门前头。村子里各处都传来了人们喊叫的声音。

“老头子，你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快叫你儿子出来一会儿！”

另一个声音尖叫道。接着不知道是谁“得得”地登上廊沿。甲龙听这话音很耳熟，可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不过，他终究感到有一股不祥的冷气直钻进脊梁骨。他霍地直起身子，向一旁推了推僵立着的父亲，走到房门前一看，不由自主地怔住了。

站在廊沿上的，就是上次在城里见到的自卫团团长刘炳甲和那个大胡子鬼子兵。刘炳甲穿着发亮的皮夹克和长筒靴，手里提着一条马鞭。那个鬼子兵穿着毛皮领的狗皮大衣，头戴钢盔，两手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这两个家伙都用杀气腾腾的象要吃人的眼

睛直盯着甲龙。廊沿下站着手拄文明棍、两眼溜圆的许区长，还有一个鬼子兵，端着枪望了望院子里的每个角落，也不知忽然想起了什么，走到灶房门前，哐当一声把门拉开了。接着灶房里传出了女人们的尖叫声和大盆之类的器皿滚落下来打碎了的声音。

自卫团团长刘炳甲，用一种简直要把人们的五脏六腑都看穿的冷酷无情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走到房门前的甲龙，慢慢地开口问道：

“你是崔甲龙吗？”

“是！”

甲龙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回答说。

“哼，好的，你穿鞋出来！”

刘炳甲凶狠地把眼珠子闪动了一下，走下廊沿。他旁边的那个鬼子兵，把指向甲龙的枪尖儿摇了摇，把头一摆，叫他出来。甲龙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心里忽闪了一下。他刚迈过门坎儿，正要把脚伸进草鞋，不知道是谁狠狠地朝他的脊背一推，喊道：

“快！快！”

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鬼子兵把枪尖儿顶在他的背后用力推着。甲龙就这样胡乱地被推下了廊沿。

一直象路标一样僵立在门旁的崔老汉，这时才醒悟过来，光着脚跑下廊沿喊道：

“老爷，你们这是为什么呐？为什么把甲龙……”

崔老汉踉踉跄跄地跑到甲龙的前头一挡，朝着刘炳甲大声喊道。

已经走下院子来，正在用马鞭敲打着靴筒，朝着村头观望的自卫团团长，这时把头转向老汉，不耐烦地说：

“老头子，放心吧！我们是来请你的儿子上自卫团去的，要给他个官儿做呢。”

这时，甲龙和崔老汉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啊，是吗？这个我们也知道。老爷，请您放心好了，等明天儿子办完了喜事，我一定照区长老爷的吩咐，把他送到城里去就是了。”

崔老汉感到庆幸，走到刘炳甲的面前说情。这时，许区长的那一对藏在银丝框眼镜里的小眼睛睁得溜圆，他慌忙地走出来说：

“在这非常时期，还办那份喜事干什么呢？”

“办哪份喜事干什么？你给我这个条子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的吗？老爷，纸条在这儿！请您再看看，千万……”

崔老汉又惶恐起来，两手抖抖索索地忙着从坎肩兜里掏出那张折折巴巴的纸条来，走到自卫团团长的面前，用双手捧给他。崔老汉还以为纸条上写着这个事由，用恳求的表情瞅着自卫团团长。纸条被大风吹得一个劲儿地嗯扇着。自卫团团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夺过纸条，哗啦一撕，扔在地上，然后就象看苦黄瓜似地回头瞪了一眼在那儿不安地站立着的许区长，嘴皮子动了一动，似乎要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在村子那头儿突然传来一片喧哗声。刘炳甲用凶狠的目光盯着那个方向。

“把他拉走！”

刘炳甲头也不回，只说了这么一句，就飞快地迈开小短腿，走出院外。

恰在这时，一股旋风卷进院子里来，把那撕碎了的纸片卷向空中。正站在那儿发呆的甲龙，这才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走！”

不知是谁狠狠地推着他的脊背。可是甲龙的强壮身体仍然挺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烟囱里依旧升腾起一团团的浓烟。难道世上竟会有这种事吗？

“混蛋，你想不走吗？”

甲龙觉得有个尖尖的东西刺着他的脊背。回头一看，是个青

面獠牙的鬼子兵，正把雪亮的刺刀尖紧紧地顶着他的脊背，好象要马上把他刺透似的，一面顶着一面跟了上来。甲龙不由自主的挺直了腰板向前迈出一步。就这样，他迈了第二步，又迈了第三步，不知不觉地走到篱笆外面了。这时，也身后传来父亲的喊声：

“啊，你上哪儿去呀？明天就要办喜事了，啊，甲龙！唉，老爷！”

崔老汉急得赤着脚趔趔趄趄地跟着跑出篱笆外面。

“爹！”

甲龙喊着，想扑向他爹，可是那个大胡子鬼子兵用刺刀挡住了他。

“你这老头子是不是发疯啦？老头子！”

许区长慌忙挥动着文明棍奔他跑去。可是崔老汉已经跑到他家篱笆拐角的地方，赶到自卫团团长刘炳甲的面前，在他的脚下一跪，哀求说：

“老爷，他是我们家四代单传的独生子，明天就是给他办喜事的日子啦，请老爷千万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我不是拦他，明天办完了喜事，后天就送他进城。人伦大事，连老天爷也都要照顾照顾的呢。您把我这明天就要办喜事的儿子也要拉走，那怎么行呢？我这个老头子，不知道还能活几天呢。老爷，请您高抬贵手吧！”

崔老汉跪在风雪漫卷的冰冻的地上，时而手拄着地，时而又抬起手来，连连央求着。刘炳甲厌弃地瞅了瞅崔老汉雪白的头，喊道：

“老头子！你儿子不是去死，喜事往后慢慢儿地办吧！”

刘炳甲绕过崔老汉向前走去。崔老汉猛地立起身来，拼一死，拉住了他的闪闪发亮的皮夹克袖子。

“老爷，请给他延一天期吧。啊！不是说石头还有缝儿吗？总有余地吧？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呀？如果实在不行，我替他去吧！您

把我带去吧！不管什么活儿，我都给您干！老爷！”

崔老汉一面看着被拥到院前小河那边空地上的儿子，一面又要拉着刘炳甲，急得他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是一个劲儿地苦苦地哀求。

刘炳甲用厌烦的神情狠狠地盯着崔老汉，突然朝着白雪飞扬的天空，把大宽脸一仰，“啊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就象突然发笑那样，他又突然把笑声一停，在那眯缝的眼里掠过了一丝冷酷的光。

“老头子，你要替儿子上自卫团去，你是不是发了疯啦？”

刘炳甲厉声地叫道，狠狠地甩开拉着他袖子的崔老汉。

“啊唷！”

崔老汉一跟头摔倒在雪地上。就在这时，有个妇女头顶着个大瓦盆快步转过篱笆角，看到这情形，猛地怔住了。她是甲女。看到仰倒在雪地上的父亲，她尖利地喊了一声“爹”，把顶在头上的东西向旁边一甩，径直奔去。只听砰的一声，大瓦盆摔个粉碎，盆里的雪白的米面，呼呼地被风吹散了。甲女抱着父亲喊道：

“爹！您怎么啦？”

崔老汉抬起头来。

“甲女，世上有这种道理吗？他们硬把甲龙抓走啦！你放开我，穿皮子袄的老爷上哪儿去了？老爷呀！老爷！”

崔老汉坐在雪地上，把两手举向空中摇晃着，朝着走进了村中心的刘炳甲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甲龙正被鬼子兵的枪尖儿推着向前走，看到这种情景，身子突然颤抖起来，眼睛里冒出了一道怒火。

“爹！”

甲龙拼命地喊，胸膛都要裂开了。这时，他根本看不见大胡子兵的那副凶脸了，也看不见那雪亮的刺刀，猛地向前一蹿，只听得挡在胸前的刺刀铮地一声，被顶到一旁去了。可是他没跑出几步，就听见“混蛋！你疯啦！”劈雷般的吆喝声，也不知是什么绊

住了他的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上。但他毫不犹豫地又马上爬起来继续朝前跑去。这时，不知道是谁的铁腕子一下子扯住了他的衣领，卡得他喘不过气儿来。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大酒糟鼻子的自卫团团丁，正扯着他的衣领站着。甲龙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一挣，只听咔嚓的一声，袄子撕开了，他身子一打晃，就蹿了出去。正在向前跑的时候，一把明晃晃的刺刀直冲着他的胸前刺过来，那个大胡子兵露出凶狠的大牙，叽哩咕噜地翻着鬼子话，象要吃人似的对着他咆哮起来。甲龙呼哧呼哧地站在那里，伺机再跑，可是又有一条枪从腰旁伸了过来，对准他的胸膛，还喊喳咔喳地响着枪栓。

“嘿，山沟里的穷小子，还真有一股子劲儿呢，混蛋，快给我老老实实地走，不然就给你一个透心凉！”

酒糟鼻子用枪口捅了捅甲龙的胸口说道。

“这不是太过份了吗？我又不是罪犯！”

甲龙喊道。象火球一样的东西一团团地冲上心头，可是有两条枪轮番地直捅他的胸脯，叫他毫无办法。他那宽宽的胸脯，象浪涛一样高低起伏着。

“混小子，你不知道什么是罪？谁顶撞这个枪尖，谁就是罪犯！快给我走！”

酒糟鼻子的枪尖儿又捅了一下他的胸脯。甲龙只得狠狠地咬着嘴唇，攥紧了拳头，被他们赶得倒退着步子走着。

他看到在远远的自家的房前，父亲被姐姐搀扶着，好象要抓住头顶上飞卷的白雪似的，把双手举到空中摇晃着，一步两步，踉踉跄跄地走来。

眼前的两个家伙把枪尖儿无情地指着甲龙的胸膛。在村中心，从呼啸的风声中时断时续地传来人们的叫喊和狗吠。他不知被这两个家伙推着退走了多少步，突然背后有人喊道：

“甲龙——”

回头一看，才知道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走向村外的岗顶跟前了。岗下有四、五个村里的年轻人被围在日本鬼子兵的好几条枪杆之中。比别人高出一头的景天，瞪着恐惧的、绝望的大眼睛，朝着甲龙又叫了一声。

“景天！”

甲龙也叫着他的名字，正要奔向他去，不知是谁狠狠地推了他一把，险些没摔倒在地上，幸亏伙伴们伸手把他拉住了。酒糟鼻子把甲龙推进这伙年轻人堆里之后，又回过身来朝村子跑去。

突然，在村子的上空响起一阵马嘶声。甲龙回头一看，有个鬼子军官骑着马正跑在由村子中心通向甲龙家房前的那条小路上。马蹄扬起阵阵雪雾，马背上的斗篷在飘扬着。那令人肠断的马嘶声，犹如死亡的警报一般，响彻在村子的上空。那匹一下子跃过甲龙家篱笆旁的鼠李树丛的乌黑马，跑到那块宽敞的空地上，突然停住了。马背上的鬼子军官，用戴着白手套的手紧紧地拉着马缰，喊叫着什么。可是马很难煞住疾跑时的那股冲劲儿，四个蹄子不停地直打转儿，扬头向满是风雪的天空，振鬣长嘶。鬼子军官又喊叫了几声，终于煞住马，望着他刚刚骑马跑过来的，人们叫苦连天的小路那头儿。和姐姐一起，在雪地上踉踉跄跄地跟着跑上来的老爹，被那个鬼子军官堵住了去路，呆呆地站在那里。

风夹着雪象汛期的五龙川的激流一样卷过小路，一到宽敞的空地上就变成一柱旋风，白蒙蒙地直卷上天空。雪雾后面爆发着人们喊叫的声音。人们从小路上拥了过来，汇成一堆一堆的人群，一步一步地逼近空地。

仔细一看，走在前头的是七、八个村里的年轻人，四围是七八个头戴钢盔的鬼子兵，手里端着闪闪发光的刺刀，押着他们走来。在离他们不远的后边，成群的老乡们哭着喊着跟了上来。

他们在不觉之间已经来到了甲龙家的附近。

现在可以比较清楚地认出他们是谁了。走在最前头的是身材

矮小的太植、后面是七星、元道儿、南哲……他们挤挤挨挨的，一面回头望着，一面被推拥着走来。走在最后边的是万植。他穿的还是刚才上清溪谷时穿的那身衣服，大概是衣带被扯断了吧，前襟在风中忽扇着。他走几步，就忽地停了下来，抻着脖子回头望望，又象是在呼喊着什么。大概是在找京玉吧。跟在后边的老乡们中间，却看不见京玉的身影。闪亮的刺刀一触到脊背的时候，万植就打个机灵，向前迈出脚步。

现在，跟在他们后边的老乡们的模样也渐渐地清晰了，他们的哀求号叫的声音也能听清楚了。

父母哭喊儿子的哽咽声，儿子呼喊爸爸的尖利的喊声，女人们呼喊丈夫的凄凉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当风雪猛烈地吹卷过来，吞没了被押送的人们的身影的时候，这些叫喊声也象是被风雪吹卷上天空的云雪之中，听不见了，可是一到风雪稍微平息下来的时候，一度消停了的叫喊声，又突然爆发出来了。

走在最前头的村里的年轻人，已经走过甲龙家的篱笆，被推拥到空地上来。跟在他们后边的乡亲们，也都涌向空地。拦阻老乡们的鬼子兵，顿时慌了手脚，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向他们摇动着枪杆。

这时，在空地上勒马，注视着小路上人们骚动的情景的鬼子军官，猛地用靴跟上的刺马钉磕了一下肥胖的马肚。马儿萧萧长鸣，立刻飞奔而去。他飞马跑到押送青年们的鬼子兵跟前，不知嗷嗷地喊了些什么。于是从那伙七、八个鬼子兵中走出四、五个家伙，回头跑向甲龙家的院墙边，同在那里阻挡老乡们去路的鬼子兵汇合在一起了。当被驱赶的那些年轻人通过甲龙家的院前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则被凶狠乱刺的十几把刺刀堵在院边，象冲不过江堤的江水一样，只是时而涌向这边，时而涌向那边，连哭带喊着。

被押着的年轻人几乎都已经被推到甲龙站着的土丘下面。混

在押送他们的鬼子兵中间的，还有身穿皮夹克的自卫团团长刘炳甲。他回头望了望，象是干完了一件大事似的，把帽檐儿往后一推，揩了揩额上的汗水。

就在这个时候，在那被堵在胡同里推挤着喊叫着的人群里边传出了一声格外尖利的喊声。

"哥！"

同这个喊声一道，从那用刀枪死堵着胡同口的鬼子兵的人缝儿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象枪子儿一样，朝着这头儿飞奔过来。

"啊，京玉！"

甲龙不自觉暗自叫道。

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了，在胡同口阻挡人们的鬼子兵，端着枪杆子，只是惊愕地回头望着。这时，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传出高喊"京玉！"的声音。只见万植拨开阻挡他的枪杆，冲了出来。

"哥！"

京玉又喊了一声，但她随即被卷进一阵刚刚刮起来的旋风中，身子摇晃了几下，就倒在地上了。

京玉的跌倒，好象是某种起事的信号一样，突然爆发出人们的响亮的呼喊声，人们从甲龙家的院边蜂涌而出。几十个跑到空地上来的群众，不分妇女、孩子，还是老人，各自喊叫着自己的亲人：

"七星！"

"爹呀！"

"孩子他爹！"

万植跑到风雪漫卷的空地中心，把京玉抱了起来。

在一涌而出的老乡们的前头，是一排飞起裙子奔跑的妇女。甲龙忽然发现了妇女当中有锦顺和锦顺她娘。锦顺妈摇摇晃晃地跑着，腿一打软，就瘫坐在地上了。

"大娘！"

甲龙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推开那个大胡子兵，直朝她跑去。

别的年轻人也跟在甲龙的后边，边跑边喊：

“妈！”

“爹！”

呆呆地站在两边的鬼子兵和自卫团团丁们，这才慌慌张张地喊叫着追了上去，可是老乡们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了。

突然，传来了一阵激烈的马嘶声，鬼子官骑着大马跳进老乡们和年轻人之间的狭窄的空当里。马在人群中，把前蹄往上一抬，蹿了几个高儿。马背上的那个鬼子官，拔出手枪，朝头顶上高高地一举。

“啪！啪！”

响起尖脆的枪声。

疯也似的朝前跑的人们霎时停下了脚步。在突然寂静下来的空地上，风雪的呼啸声显得格外清晰。

“你们再胡闹，马上开枪射击！自卫团团长！”

鬼子官霹雳般的喊道。

“是！”

手里提着手枪站在年轻人后头的刘炳甲，应声跑到那鬼子官面前。

“赶快押着他们出发！”

“是！”

刘炳甲行了个礼，向后一转，用日本话朝着周围的喽罗们喊了一阵。于是鬼子兵们就咯嚓咯嚓地扳开枪机，推上顶门子，嗷嗷地叫着，把年轻人又重新赶向村口的岗路那边儿。

甲龙又被那个大胡子兵给死死缠住。这家伙恶狠狠地跑上来，张开血盆似的大嘴，用日本话怪声怪气地叫着，把枪托举得老高，狠狠地朝甲龙的脊背打去。甲龙感到肩背要破裂似的，但他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大胡子连连地用枪托狠狠地推顶着甲龙的背。甲

龙向后仰着脖子，被一步一步地推着走。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锦顺站在没膝深的大雪之中，象个失了神的人一样，呆呆地望着甲龙。裙子在风中飘动着，眼边似乎闪着晶莹的泪花。锦顺的身后，是锦顺妈，她瘫坐在雪地上，头发在风中乱飘。离她们左边不远的小河岸的柳丛旁，甲龙的父亲靠在甲女的身上，两条胳膊无力地搭拉到膝盖，呆呆地望着甲龙他们那边儿。

"锦顺！……"

甲龙在嘴里呼喊道。锦顺的身影淹没在狂卷的风雪之中。他突然感到，有一种空虚之感袭击着他的全身，好象风雪径直吹卷进空虚得象深洞似的心中。他顿时感到四肢没有一点儿力气了。他站在那儿，犹如失了神的人一样，望着那仰着头，象一根石柱子一样一动也不动的锦顺，望着那坐在冻地上身子摇摇晃晃的父亲和乡亲们，但他终于被大胡子的枪杆推着，趔趔趄趄地朝着岗路走去。

他忽然看到那个酒糟鼻子的自卫团团丁扑向搂着京玉的万植。

"喂，快给我走！"

酒糟鼻子不由分说，伸手扯着万植的脖领喊道。万植不由得摇晃着身子向后退了几步，可是京玉抱着哥哥的大腿，死死不放，边走边喊着：

"哥呀，你走了，我怎么活呀？哥，你不要去，不要去！"

京玉仰起满是泪水的小圆脸，一边跺着脚，一边哭喊着。她的一只脚穿着万植从林场回来的时候给她买的胶鞋，另一只脚却光着。

"京玉！"

甲龙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停下了脚步。

万植好长时间不知道怎样才好，只是气愤得颤动着肩头。突然，他伸出两手，把京玉的被风吹乱了头发的脑袋抱在怀里，哽

哽咽咽地劝着说:

“京玉，过几天，哥哥就会回来的。你就到甲龙哥家里去住吧!”

万植眼泪从两腮簌簌地流下来。

“不,你骗我!哥，你不在家，我怎么活呀?我不愿意，你别走了!”

京玉摇晃着身子，呜呜地大哭起来,更紧地扑入万植的怀里。

“真的，是真的，我一定……”

万植支吾着，紧咬着嘴唇，强咽下眼泪,仰望着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的阴郁的天空。

甲龙眼看着这个情景，咬着嘴唇，强吞下呻吟声。他难过得肝肠欲裂。他那空荡荡的胸膛，好象又重新升起了一把火，灼热起来了。

大胡子鬼子兵喊叫着用枪尖点了点他的胸脯，可是甲龙连动也不动，忍住了炙眼的泪水。

傻站在万植旁边的酒糟鼻子，这时又尖声怪叫起来，他一把扯住万植的衣领，骂道:

“混蛋，象巫婆似的，念什么咒!”

万植被他拖走了，京玉急得更紧地抱住哥哥的腰，也被拖着走了。

“哼，小不丁点儿的!”

有个鬼子兵快步奔了上来，一手拉住京玉的胳膊，使劲儿向旁边一甩，把她甩出去老远。

“京玉!”

万植惊叫着，甩开了酒糟鼻子，可是另一个鬼子兵端着雪亮的刺刀，对着他的胸膛直扑过来。

京玉被摔进雪堆里,扒拉了几下,登地又站了起来,边跑边喊:

“哥呀!哥呀!”

就在这时，有个女人象箭也似地飞跑上来，一把抱住了她，喊道：

"京玉！"

她就是锦顺。

"姐！"

京玉抬起泪湿的脸回头瞅了一眼，就扑在锦顺的怀里，颤动着小小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啦，别哭！跟姐姐一块儿去过……"

锦顺抚摸着京玉的头，朝着人们那边望着。她那气得发青的脸上，挂满了一道道泪痕。

"唉！"

甲龙被挡在枪杆子的后头，看到这种情景，厚厚的嘴唇里发出断肠一般的呻吟声。他感到两个眼窝发烫，象火烤的一样，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了。甲龙深深地低垂着脑袋，又被枪杆子推顶得不由自主地抬起沉重的脚，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甲龙在岗头上停下了脚步，回头望了望村子。掠过岗顶的风雪，好象沙粒一样打在他的脸上。踉踉跄跄地跟着跑上来的乡亲们的身影，被岗腰上的阵阵风雪给遮没了。在人们当中，也有自己的父亲。

"甲龙！甲龙！"

父亲的撕断了衣带的袄襟和满头的白发，在风雪中飘动着。顺着风依稀可以听见他那无力的喊声。

岗下，搂着京玉站在那里的锦顺的身影，显得格外触目。她的两条腿深深地陷在雪里，真象条石柱子一样，倔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那边的旷荡荡的空地上，现在只有风雪在随意地翻卷。在空地的那头儿，围着篱笆的甲龙家，清晰可见。烟囱里的炊烟，依旧象他刚才背着柴禾进院子时那样，一团一团地升起，被风吹散

开来。院子里满是甲女摔碎了的大瓦盆的杂乱的碎片。在篱笆的那边，一向竖着的水碓的杵杆，不知怎的看不见了。大概是在这场骚动中倒落在地上了吧。

真使人感到这一切就和梦幻一样虚妄。他从林场回来的那一天，也是在这个岗顶上，曾经满怀着喜悦和希望，瞭望过这叫人怀恋的村子和家院，瞭望过那耸立在空中的杵杆。这才是几天前的事情？不，就在刚才，也还象那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一样，全家洋溢着幸福和欢乐，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想法和希望。可是这一切，就象被姐姐摔在地上的那个大瓦盆一样，在一瞬间全都破碎了。

在那风雪茫茫的前路上等待他的是什么呢？被抛落在身后的父亲和锦顺，京玉和乡亲们，又将怎样活下去呢？……

他突然感到鼻子发酸，眼窝发热。

"甲龙！"

有人喊他。甲龙眨巴着热辣辣的眼皮，回头一看，原来是满脸眼泪的万植。

"万植！"

甲龙颤声叫道，一串串儿泪珠沿着两腮流了下来。

十三

把整个南阳村翻腾个底儿朝天的佐佐木和刘炳甲，派了几个队员把这批被抓来的年轻人往城里押送走之后，径直奔向清溪村，在那里把年轻人通通拉走，然后坐到区长的家里，就着大鱼大肉，一连喝了好几杯烈性白干儿。整天在冷风中挨冻的身子，终于缓

过热呼劲儿来，心里也乐滋滋的了。吃罢晚饭，他俩信马游缰，并辔走进暮色沉沉的德山镇。

他俩径直来到森那里，向他报告了情况。刘炳甲瞅着佐佐木向森报告的样子，心里嘲笑道：这家伙倒挺会要弄大厚嘴唇和长嘴丫子的。他口气显得谦恭，但实际上却把今天的成绩暗暗地都归到自己的名下了。对他的这种作法，刘炳甲很不满意。但他毕竟比佐佐木高一手，根本不表露这种情绪，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森听完报告，向上捻了捻他那八字胡，又把他俩打量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说：

“辛苦了！不过，工作现在才刚刚开始！”

森说话的口气很厉严，但他对今天取得的成果还是甚为满意的。眼尖的刘炳甲，立刻觉察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露声色，只深表赞同地垂下了头。而他身边的佐佐木则取了个立正姿势。

“团长！”

森坐在一把大安乐椅上，身子向后一仰，叫了一声刘炳甲。刘炳甲平静地答应了一声，立刻端正了一下姿势。

“给你！”

森把桌上的一沓儿文件之类的东西推给他说。刘炳甲走到桌子前面，用两手接了过来。森继续说道：

“这是教练大纲和作息时间表。从明天起，立即执行！老实说，这比起我们日本军队的正规教练强度来，还要高上三倍。但是，你必须坚决遵照执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刘炳甲用他的那一对跟那显得持重的脸盘不相称的急速滚动着的眼睛，察看着森的表情。森虽然显得威严和冷淡，但他的表情和语调里，确乎是隐藏着对他的某种信赖和期待。刘炳甲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在内心里发出欢快的笑，但在嘴里却沉着地简短地回答说：

“我们同共军作战，时间是急迫的。”

森把马头脸一低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时间急迫。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冰化雪消了。我们务必在这以前做好一切准备。但是，刘君！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

森闭着嘴，询问似的瞅着刘炳甲。刘炳甲迅速地转动着他那小眼珠子，但是没有捉摸出森的这话的意思。森自己解答说：

“从第一天起，就要狠狠地管教这些新兵。从清早起床到临睡之前，不给他们一点儿缓气儿的工夫，叫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想什么，要毫不留情地催赶他们。这是驯兽似的把军人训练成为无条件地服从战争需要的工具的方法。不仅如此，朝鲜这个种族，很不好对付，对朝鲜人，一开始就得给他们狠狠地套上嚼子。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治理他们，而且反倒会使他们一听到‘共军’两个字，就马上被赤化过去。我这话也许说得太露骨了，你感到不快吧？”

森瞪着蛤蟆眼死盯着刘炳甲。刘炳甲泰然地回答说：

“我同阁下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你的回答，到底怎么样，这还得要看你在这一个月内如何执行任务了。明天早晨，让他们穿上军装，给他们发枪，举行入团仪式。我要亲自去参加。我已经命令每个分队派去一名日本上等兵，每个小队派去一名士官，监督自卫团的教练和活动。佐佐木，你都执行了吗？”

森把头转向站在那里感到有点儿无聊的佐佐木。

“是。”

“那好，你们回去吧！”

森显出稍感疲惫的样子说，把身子靠在椅背上。

佐佐木在院子里同刘炳甲分了手，便穿过冷风狂卷着的大操场，朝着对面的透出明亮灯光来的“讨伐队”营房走去。这所房子，原来是一所私立学校，自从“讨伐队”来了之后，就把它用作营房了。

冷风把院子里的雪和沙粒吹卷起来，狠狠地扑打在刘炳甲的脸上。但他毫不在乎，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突然，他眼里闪过一道锐利的光。他用马鞭敲了一下靴筒，转过身来，朝着正门岗哨飞也似的走去。

刘炳甲走到饭馆挨着妓馆的街道上，步子就放慢了。街道上虽然吹卷着冷风，但在屋檐相接的酒馆窗门上，却透出温暖的灯光，传出留声机播唱的流行歌曲的软绵绵的歌声。每当暮色降临，灯火一家一家地亮起来的时候，他肚里的酒虫就会抬头蠕动，一直在身上静静地循环着的放荡的血液也会突然翻腾了起来。这已经成了刘炳甲的习性。

最近几年来，日本鬼子侵略大陆以后，德山这个无名的山间小镇，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在中心街道上，商店和酒馆接二连三地开办起来了。刘炳甲每走过一家酒馆门前的时候，就感到脚脖子发软，但他还是强忍着向前走去。

他走到自卫团办公室门前的时候，看到小队长们住的大房间的玻璃窗上灯火通亮，从里边传出来烂醉如泥的人们的一阵阵吵吵闹闹的声音。刘炳甲站了一会儿，皱了皱眉头，就当地打开正门，冲进屋里去。

屋子中间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杂乱地摆满了酒瓶、明太鱼和鱿鱼。刘炳甲搜罗来的道涉、成八等小队长和治洙、马鼻子等五、六个心腹喽罗正围在桌边吵闹不休。他们听到“通通”的地板声响，吓得一机灵，抬头直瞅房门。他们的眼睛一碰到刘炳甲的冷酷无情的目光，一个个都吓得脸色苍白。

唯有治洙这个家伙，依旧坐在那里，仰起酒气熏熏的毛眼粗大的通红的酒糟鼻子，傻乎乎地望着房门，等到认出了进屋来的是刘炳甲，也毫不慌张，慢吞吞地站起身来，厚着脸皮笑嘻嘻地说：

“团长，对不起，我们在外头冻了一天，想热一热肚肠，未等团长回来，就先喝了一点儿，嘻嘻嘻。不过，团长的份儿，我

们也给准备好了，请到这儿坐！”

“黄鼠狼”的小尖尖脸儿吓得煞白，直瞅着刘炳甲和治洙。治洙这家伙一边嘴上大献殷勤，一边从桌底下掏出一瓶新酒来。其他人都低头瞅着地板，等待刘炳甲大发雷霆。

“你们这群无常鬼！”

他们听到刘炳甲的话音和向他们走来的“得得”响的皮鞋声。出乎他们的意料，刘炳甲的话音是平静的。他来到酒桌跟前，拉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来，接过治洙嘻皮笑脸地用两手捧给他的酒杯，然后用凶狠的目光扫了一眼他的部下，什么话也没说，一仰脖，把酒喝干了。

酒杯一落到桌面上，治洙又忙去斟酒 刘炳甲用胖胖的小手把酒杯一盖，瞟了治洙一眼，向大家问道：

“现在，团员们都在干什么？”

一直不安地窥伺着刘炳甲的神情的道涉，急忙上前一步回答说：

“给他们吃了晚饭，一个个都困倒在营房里了。”

“让他们睡大觉？”

“啊？……”

瞬间，刘炳甲的拳头当地猛捶了一下桌子，震得杯飞瓶倒。

“饭桶！把那些叫花子拉到这儿来，是叫他们好吃好睡，还穿好的，让他们来享清福的吗？”

在场的一个个都缩着脖子，一声不吭。

“跟我来！”

刘炳甲没好气地说，站了起来。

用这个粮库改修的自卫团营房，黑沉沉的，好象窑洞一样。屋里冷气袭人，两头儿搭了双层板炕，上面铺了粗炕席。被抓来的那些自卫团团员们穿着离家时穿的单薄的衣裳，什么铺盖也没有，在上下两层板炕上，一个挤一个地躺着。板炕柱子上挂着一

盏罩灯，挂了烟黑子的灯罩上，透出暗淡的灯光。在两排板铺中间的地上，放了两个大火炉，从火炉和烟筒相接的缝隙里，冒出一股股蓝烟。高高的屋顶上，笼罩着一片浓烟。

一百多个年轻人，一个挨着一个，象虾似的蜷着身子，躺在板铺上，一动也不动，象死人似的。房间里寂静得象坟墓一样。间或传来三几声怪声，听着象是呻吟，又象是说梦话，给这坟墓般的寂静更添加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甲龙同万植、景天、太植几个村里的被拉来的伙伴们躺在下层板铺的大里头儿。他两边是万植和景天，都蜷着身子背向他躺着，就象死了一般，连喘气的声音也听不见。

甲龙躺在铺上，望着对面墙上高处开出的巴掌大的窗口。窗口上面挂了厚厚的一层又一层的冰霜，看去不象个窗口，倒象是一块很厚的冰块。甲龙想睡但睡不着，却又不是在想什么。他只感到脑袋嗡嗡的，什么念头也没有了。自己为什么躺在这个阴沉沉的象坟墓一样的地方呢？他感到一切都象在恶梦里一样。

他想起：明晃晃的刺刀，倒在雪地里的父亲，姐姐的凄凉的喊声，乡亲们的悲惨的哭叫声，在风雪中奔跑过来的锦顺，京玉的那叫人肝肠欲裂的哀求声……但是，他是怎样在风雪中被押着走过了几十里的路的，他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生活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切都象大梦一场，根本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了。

不管怎样，现在他是同一百多名陌生的年轻人一起，不知为什么蜷着身子躺在这个如同坟墓似的地方，这却是现实。他总觉得这是很奇怪的，因此也就觉得这象是一场恶梦。他甚至产生了这种幻觉：在某一瞬间，一翻身，从梦里惊醒过来，原来是躺在南阳村自己的家里，也就是躺在散发着父亲的烟袋油子味儿的屋里，躺在热乎乎的炕上，还听到姐姐正在刷碗筷的声音呢。

这样，他在蜷着身子凝视了一阵挂着冰霜的小窗之后，还故

意地翻翻身子，摇了摇头。但是，那个窗口，那个缭绕着蓝烟的黑漆漆的屋顶，那个升起黑烟的罩灯，分明并没有从他的眼前消失。

突然，过道尽头的房门哐啷一声开了，传来呼呼啦啦闯进过道来的脚步声。

“喂！起来！都起来！”

营房里响起老鸹一般的叫声。接着从房门那头儿又“噔噔”地响起了许多人走路的脚步声。

“刚一来就死了？怎么不动弹啊？”

甲龙从话音听出这无疑是那个林场监工“黄鼠狼”。这时，不知是谁，“啊唷”了一声。

“甲龙！”

万植不知什么时候猛地坐了起来，圆睁着眼睛拉他的袖子。甲龙也坐起来了。万植的眼里网着血丝，看来他也没睡着。一下子都坐起来的青年们，不安地把头探出板铺外面，瞅着过道。

“黄鼠狼”来到甲龙他们的板铺跟前，两腿一叉，瞪起三角眼，把前前后后打量了一番，然后厉声叫道：

“团长来了，都下到过道来，排成两行！”

青年们乱哄哄地爬下板铺。甲龙和万植也慢吞吞地下到地上。这时，“黄鼠狼”猛然高声叫道：“快下来！”甲龙吓一跳，回头一看，在他们的上层床铺上，不知道是谁，还没有下来，趴在床上，两条腿搭拉在外面，正探着蹬脚的地方。“黄鼠狼”快步跳过去，用两手扯着他的两条腿，狠狠地一拉，只听“啊唷”一声，挺大的一个身子摔落到地上。这个年轻人把着下面的床沿，勉强地站了起来，嘟哝着说：

“这是干什么呐？把腰腿摔断了怎么办？”

“什么？混蛋！往后你这腰腿得摔断十五遍，才能当好自卫团！”

“黄鼠狼”啪的一声掴了他一记耳光。甲龙的心怦怦乱跳，嘴里直发干。

“黄鼠狼”、治洙、成八这些个刘炳甲的心腹喽罗们，大叫大骂，劈哩啪啦打了这些年轻人一阵嘴巴以后，身穿杂七杂八衣服的年轻人们，吓得魂都不附体了，排上了两行队，傻乎乎地站在长长的过道上。

紧靠房门的地方，放着一个用木板做的阶梯。刘炳甲站在上面，用冷酷的尖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的部下把新入伍的团丁们排好队。“黄鼠狼”向他作了列队完毕的报告，他才慢腾腾地从阶梯上走下来。

他从皮夹克兜里掏出手电筒来，把这些新团丁一个一个地从头顶照到脚跟。“黄鼠狼”打开一本象账本似的本子，跟在他的身边，介绍每个人的姓名、住址、年龄和职业。

刘炳甲终于来到甲龙的面前。他把手电筒的光直照到甲龙的脸上，仔细地瞅着。甲龙叫电光给晃了眼睛，不由自主地仰起下巴，把眼睛闭上。

“征集地点，南阳村；姓名，崔甲龙；年龄，二十一岁……”

道涉在旁边念道。刘炳甲眯缝起眼睛，留心地察看着甲龙的脸。道涉念完之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刘炳甲并没有把电筒移到下一名万植的身上，依旧照着甲龙的下身，然后又再移到他的脸上，点了点头，颇为文雅地说：

“我知道你，你就是向我央求明天办喜事的那个老头子的儿子吧？”

甲龙因为晃眼，只顾仰头站着，并没有回答。

“团长您也认识他呀。他为了挣点儿娶媳妇的钱，到林场来过，所以，我们是老相识啦。这个伙计，挺有力气，为人也挺老实厚道的。”

道涉在旁边补了一句。手电筒的灯光一灭，刘炳甲接着说：

“这事是干系到国家的事，一两个人的困难只好不问了。你在自卫团好好地卖力干吧。喜事嘛，以后可以办得更好，还可以有出息做官儿呢。一切都看你干得怎么样了。点下一名！”

刘炳甲咕哝了一阵，把手电一亮，尖利的眯缝眼便移到下一个人的身上。甲龙嘘地松了一口气，背上淌了一片冷汗。

“征集地点，南阳村；姓名，李万植……”

手电筒一亮一灭地朝着营房那头儿移动着。

当晚就编好了队。很侥幸，甲龙、万植和景天，都编在一个小队和一个分队里。同村的太植，也跟他们编在一个小队，只是不在一个分队。其余的人，都分散在别的小队里。“黄鼠狼”是他们的小队长，青面獠牙的酒糟鼻子治洙则是他们的分队长。半夜又搞了一通营房大扫除，过了十二点钟才算消停了。

就寝令下了后，甲龙和万植脸对脸地蜷卧在那里，谁也没能睡着，彼此交换着不安的恐惧的眼色，唉声叹气的。盖在身上的是日本兵扔掉的破烂毯子，散发出一股强烈的臭味儿，说不准是臭脚丫子味儿还是日本鬼子身上特有的恶臭味儿，直刺鼻子。熄了灯的营房，漆黑一片，连那个冰冻的小窗口也看不清了。自己到底被抛进什么深渊里来了呢？是什么在前头等待着自己呢？他俩越想越感到黑暗和恐惧。

他看见在漆黑的远处有一点儿火光，那是挂在房门口的一盏罩灯。从远处传来值勤兵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在他看来，这灯火显得那么远，竟象遥远的天空的星光一般。

甲龙忽然想起自卫团团长刘炳甲把手电筒照在自己的脸上时说的那些话：“……好好地卖力干吧……一切都看你干得怎么样了……”这话听来很象是对自己的一种嘲笑，可又象是出于真心。不管怎么说，甲龙愿把自己的一缕希望系在这句话上。当然，他并不希图当官儿和享福，只是希望他们能把他送回到父亲和锦顺身边，送回到没有他就无法活下去的可怜的家属身旁。为这，他

是能够忍受加在自己身上的任何苦痛和污辱的。

甲龙想到这里，抬眼瞅着面向他躺着的万植。

默默地望着黑暗的万植，眼里汪着一股泪水。甲龙心里也一阵酸痛。他好象又听到京玉跺着小脚哭喊着的声音："哥呀！你不要走哇，你走了，我怎么活呀！"那哭喊声简直要刺破他的耳膜了。他想，我心里这样难过，万植的心里更不知怎样难受了。想到这，不禁鼻子里一阵发酸。他情不自禁地拉着万植的手，眨巴着眼睛，低声地说：

"万植，咱们就挺一挺吧，他们也是人呐……"

万植睁着汪满泪水的眼睛，凝视着甲龙，点了点头，苦笑了一下。

第 三 章

一

这场凄惨的事变发生以后，南阳村的人家就象死了人似的悲苦凄凉。其中崔老汉、京玉和锦顺这三家的景象，最叫人目不忍睹。

崔老汉病倒在炕上了。因为在那天，他肩头被枪托打伤，又受了风寒。但是，使老人躺倒起不来的，不光是因为身上有病，恐怕还是因为心里上了急火，气出病来了。他一连几天，浑身发烧，神志恍惚，常常用迷惘的目光，在空中搜寻着什么，嘴里喊叫着甲龙的名字。

这么一来，他的女儿甲女，也被弄得失魂落魄的了。不论白天黑夜，她总是守在父亲的跟前，用眼泪去熬过那些时间。原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一根乱草都看不见的房里房外，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篱笆外头的杵杆倒在地上，旁边是一大摊大瓦盆的碎片儿。

锦顺家的情景也和他家差不多。母亲又病倒在炕上了，虽然病情没有崔老人那样重，但她象失了神似的，只是呆呆地躺在炕上，叹气流泪，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锦顺的脸变得青黑，没有言语、没有表情，也没有眼泪。她象是坠进了雾海里一般，两眼暗淡无光。她就这样地常常坐在母亲的跟前。

她的脸色，一天天，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变，变得越来越晦暗了。

京玉在失去了哥哥的那天晚上，整整地哭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亮，她就顶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去找哥哥。这引起了全村的不安。甲女和锦顺差不多追了十里路，才算把她追了回来。可是京玉每天都要跑到哥哥被抓走的那个村口外的岗顶上好几次，望着通向城镇的大路痛哭。有一天，她终于向甲女说，要回自己家去住。甲女劝她在哥哥回来以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是没有劝得住。京玉说，房子空着，哥哥会永远不回来的。就这样，她硬是回到自己家去住了。

在这三家人中，最先提起精神来的，还是锦顺。她想：如果甲龙知道家里闹成了这个样子，还不知会怎样地痛心呢。再说，他父亲得了重病躺在炕上，倘有个三长两短的，特别看重孝心的甲龙，不知会闯出什么祸来。她想到这儿，不禁害怕了起来。她又想：我不该这样糊里糊涂地坐着不动，应该代替他侍奉老人早日把病养好，减轻他的忧愁，坚强地等待他回来。锦顺下定了这个决心，咬紧牙关，终于站了起来。

锦顺废寝忘食地从这家跑那家，精心看护老人们的病。锦顺妈不知是因为看到了女儿的这种美德而强打起精神来呢，还是因为她的病真的好了，没过几天，就从炕上起来到外面走动了。

锦顺帮着甲女，为看护崔老人的病使出了最大的劲儿。她到岭后去请医生，一连请了三天，才好不容易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可是医生只给抓了两付药，就不再给抓了。他嘴上说是没有药材，实际上是因为看出了这两家没有了甲龙，还不起药钱。

真是个无情的世道。锦顺又几次过岭去苦苦哀求，但每次都遭到拒绝。她只好流着眼泪越过风雪弥漫的大岭回到家来。

那天晚上，锦顺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这些天，母亲在家，有时忽然叹起气来，又瞅了瞅女儿的脸色，便慌忙地站起来，出外串门儿去了。今天，锦顺又上岭后去请医生，回来以后，

母亲望了望女儿的那副绝望的面孔，也不说什么，又到外面去了。晚上，只用几根劈柴做了一顿晚饭，屋里有股寒气，冷得很。锦顺想：只要父亲能吃上几付药，病就可以好转的。可是怎么也想不出办法来。如果有什么可以变卖的，她将毫不犹豫地拿出去卖掉。可是，即使把这屋子翻个底儿朝上，也不会翻出个可变卖的东西来。她痛切地想起了那个斩断自己的手指和剜下身上的肉去救活父母的古代传说。如果这种方法真的用得上的话，她甘愿毫不踌躇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锦顺绝望地呆坐在那儿。突然，她的眼里掠过一道希望的光采。她猛地站起来，走到炕梢的衣柜跟前，急忙打开柜门，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阵，手指头摸到一卷儿溜光的布，就匆匆地掏了出来。那是准备在办喜事的那天穿的混纺人造丝的裙子。她心里在骂自己说：“你这个没出息的，怎么到现在才想起它来呀！”

锦顺生怕别人发现，望了望四周，又从柜里掏出一个包袱皮儿，动手包起来。快要包完的时候，她的手突然僵了似地停住了。她又把布包儿打开，把迭得整整齐齐的裙子放在腿上瞅着，摸着。

这裙子是甲龙拚命地干了一冬天的活儿，给她买的。听万植说，为了挣这几块钱，甲龙一连两个月，在人家还睡觉的时候就起床上山，人家下了工，他还继续干，从清早一直干到天头大黑，中间都不休息。他还省吃俭用，勒紧腰带，只顾干活。她不禁回想起，在那个雪花纷纷飘落的晚上，甲龙从林场刚刚回来，就到许区长的碾房来找她，一边替她推碾子，一边苦涩地说，干了两个月，还没有挣出一幅裙子布的钱来。但是，他的脸上仍然藏不住喜悦的神情。现在，当时甲龙的那模样又活生生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了。那天，他俩脚踏着素淡可爱的雪花，一同走过木桥的时候，甲龙用他那只粗大而热烈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的皴裂的小手说：“往后咱俩同心合力干活，日子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现在，锦顺的耳边又响起了甲龙当时的声音。

锦顺沉浸在美好的忆恋之中，嘘地叹了一口气。她觉得好象现在甲龙就要打开她家的灶房门，喊着她的名字，笑着走进屋里来似的。

锦顺现在也还是觉得，风雪漫卷的那天，突然跑来鬼子，挥着刀枪，把甲龙和村里的年轻人押走的事，不过是一场恶梦，似乎并不是实际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

自卫团是干什么的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是不是能吃上饭，可以睡好觉呢？在锦顺的脑子里，这一类的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地涌了出来。她很想跑到城里去，痛痛快快地见他一面。

锦顺呆呆地瞅着裙子，思绪万千。她终于想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条裙子卖掉。卖掉裙子，就等于把她的一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忽然抛掉一样。这不是辜负甲龙的一片心意，又是什么呢？……想到这，她那抚摸着裙子的手，也就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锦顺焦躁地想着，但怎么想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只有在病中吃不上药，呻吟着的崔老汉的消瘦的面容，不断地在她的眼前晃动。

锦顺的心里好一阵交织着两种想法，忽而这一种占了上风，忽而那一种占了上风，但是卖裙买药的这一种想法终于压倒了另一种想法。她想：父亲的病这样重，留着裙子干什么用呢？甲龙也不会希望这样做的。我这是把它卖了用来给甲龙诚心孝敬的父亲治病，日后他就是知道了，也会谅解的。她又想到：他回来后办喜事，也不是非有裙子不可。干脆用不着办什么喜事。生活本来就很艰苦，再搞那种名堂，又费钱又累人，纯粹是多余的。不管人家笑也罢，说也罢，根本用不着放在心上。只要他回来，只要他能在自己的身边，两个人一个心劲儿地侍奉好两位老人，过上一辈子也就行了。

她给自己的想法找到了这么多理由，觉着心情轻松了许多。她

恨不得当晚就跑到岭后的医生家里，但她到底还是勉强抑制住了这种冲动，把裙子包得严严的，藏在母亲看不到的灶房搁板后头了。

第二天早晨，锦顺到甲龙家里问了问崔老汉的病情，就火急火燎地翻过大岭去了。那个只知道钱的秃脑瓢儿医生，把她的裙子打了个半价给抓了几付药。锦顺并没有跟他拉价钱,也没有闲心和他论是非，就拿着药急急忙忙赶回家来。

刚一回村，锦顺就先到家里。她解开围巾，正要走出院子的时候，母亲也正好急步走进大门来。

“啊，你上岭后医生家去了吗？”

母亲惊异地瞅着她手里的药包问道。

“是。”

“人家根本不赊账，用什么钱抓的？我也正在想办法，刚才到帼丹家去了一趟……”

锦顺没有回答，踌躇了片刻。她是个有生以来从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纯朴诚实的姑娘。但是只有今天不能说出实话来，免得母亲伤心。

“我央求他，到秋后再还……”

她撒了谎，可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只是支支吾吾地说了这么一句。母亲留心地瞅着女儿，叹息道：

“不管怎的，你做得对！快去给大爷熬药吃吧。要是甲龙在家，怎也不会让亲家公病成那个样儿……”

母亲也没有把话说完。

“是……”

锦顺讷讷地回答，低着头正要走过母亲的身边，母亲又把她喊住说：

“景天妈到城里去了一趟呢。”

锦顺听了立即停住脚步，回头瞅着母亲。母亲接着说：

“他那刚生了孩子的儿媳妇，在孩子爹上自卫团的那天受了风，病得要死。她到城里去，苦苦地央求他们准景天回来一趟，就是给一天假也好。”

“准假了吗？”

“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还能准假？想和儿子见一面，他们都不让，把她给推出来了。”

“没见到儿子吗？”

“上哪儿去见呢？她在铁丝网外面转悠，朝院里一望，天哪……”

母亲没再往下说，叹了一口气，锦顺心里咯噔一下，走近母亲的身边又问道：

“又怎么啦？”

“景天、甲龙他们这些村里的年轻人，都穿上了和鬼子兵一模一样的绿衣服，扛着大枪，在操场上操练呢。旁边站着凶得象老虎一样的鬼子，手里捉着根大木棒，动不动就跑上去打人，又是踢又是踹的。”

“咱村的人也都挨了打吗？”

锦顺的变得紫青的嘴唇颤微微地抖动起来。她实在不好意思去问甲龙是不是也挨了打。

“是啊，当场虽然没有看到，可他们动不动就抡大棒子，还有不挨打的？唉唷，世道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母亲用手捂着眼睛，偏过头去。锦顺的心怦怦地乱跳，她简直受不住了。心想：他们象赶狗似的押走了那些无罪的年轻人，这事就已经够惨的了，这会儿又象打牲口一样地打他们！锦顺终于转过身来。

“我走了！”

锦顺说了一句，勉强地迈着颤抖的两腿，走到排子门跟前。恰在这时，从门外的那头儿，传来了皮鞋响声。她停下脚步，抬头向篱笆外面一望，原来是许区长挥动着文明棍，硬挺着干瘪的

肚子，神气十足地走了过来。

锦顺不由自主地一步步向后退，回到院子中心。

“您来啦？”

锦顺妈不安地望了望走进院里来的许区长，躬一躬腰说。锦顺也退到院子边，朝他低了低头。

“呃哼，你们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不知刮的什么风，许区长竟变得如此和颜悦色，连说话的口气也都很和气了。锦顺原以为他是来讨债的，心里一阵紧张，现在看到他这副模样，又不禁诧异起来。锦顺妈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站在那里。

“唉，你这漂亮的脸蛋都瘦成这个模样了，真真叫人伤心呐，啧啧……”

许区长仔细地打量着锦顺，装出颇为痛心的样子，还咂了咂舌头。

“锦顺，锦顺妈也听着，不要太伤心啦，现在是非常时期，事事都是非常事件。嗯，我说的对吧？”

“是……”

母亲不知道许区长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懵懵怔怔地回答了一声。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变得这样殷勤起来了。

“我来不为别的，你们家有了大喜事了，想跟你们合计合计。呃哼！”

许区长干咳了一声，望了望四周。锦顺妈越听越糊涂，朝区长说：

“请到屋里坐吧！”

“不啦，外头挺暖和的……”

许区长说得很客气，又瞅了瞅四周。

锦顺踌躇了一会儿，想悄悄地走出排子门，刚一转身，背后就响起了许区长的话音：

“喂，锦顺，你先别走，在这儿等一会儿！我有话要当面跟你说呢。”

锦顺猛怔了一下，站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一种恐惧不安的预感马上向她袭来。许区长呃哼呃哼地干咳了几声，接着说道：

“你认识那个在城里开棉布商店的老文吧？”

区长没头没脑地问锦顺的母亲。

“老文？他是哪一个呀？……”

锦顺妈现出糊里糊涂的神情。

“在城里大街的中段，不是有一家最大的镶着一排明煌煌的大玻璃窗的砖房棉布店吗？”

区长打着手势热心地作着说明，可是锦顺妈不知是懂了还是没懂，只是含含糊糊地“噢”了一声。区长又向她继续说：

“认识不认识，都没有关系。说起老文来，我们俩是称兄道弟，非常亲近的。要说有钱有势嘛，在德山这一带，能跟他比的，除了德山木材所经理刘正雪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了。我那位老兄开办的又岂止是一家棉布店，集市旁边的三和碾米厂，东门里的铁工所和弹棉厂，都是他的！不仅财产数他多，他的权力范围就象晾衣服的绳子那样伸得老远的呢。最近城里成立了协和会，大家推举他当理事。说起来，我的那位老哥真是没一样缺的，又有钱，又有势，又有长相，为人心地也善良，很有人情味儿。前几天我进城见到他，说东道西，不知怎的，谈起你锦顺妈的困难处境来了。我的老哥听了很是同情，说：‘啧，世上还有这样可怜的人！’他责备我说：‘你身为一村之主，不救济救济这样可怜的人，还干什么？’”

许区长的话没头没脑，奇怪得很，叫人听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锦顺妈象是迷了心窍似的，只是一个劲儿地眨巴着眼睛。锦顺微微低着头，用斜眼瞟了一下许区长，心想：区长大概是发

疯了，不然，干吗到我家来把这些根本和我们母女不相干的，关于城里棉布商的话扯得这么老长呢？她进城路过棉布商店门口的时候，也曾经见过这个老板几次。油光满面，两腮下垂，大肚皮，……这就是锦顺眼里的棉布商店老板的形象。那个老头子怎么会同情起我们家来了呢？……

"啊，你怎么象吃了蜂蜜的哑巴一样，光是眨巴着眼睛呀？你还不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嘿嘿嘿，那好，我就给你们实说了吧。你们来，锦顺妈，噢，锦顺，你也过来！"

许区长自问自答自笑，大献殷勤，一边用肉麻的声音说着，一边靠近锦顺的身边。锦顺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直到绊在晾晒衣服的绳子的支杆上，才停住了脚步。

"我说的既不是玩笑话，也不是谎话，你们可要好好听着。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的那位老哥看你们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又觉得锦顺挺可怜，但看你过日子很可靠，就大发了慈悲，愿意纳你为妾。他平生所愿，就是想得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你到他家去，只要生下个宝贝儿子，那么他家的荣华富贵就全都攥到你的手里了。他还答应，马上在城里给你妈开个小铺子哩。嗯，怎么样？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福呀。连我听了，也都十分感激，谢了他一百遍呢。为你们这件事，我该办的事也来不及去办，就径直先跑到你们这儿来了。锦顺妈，你受了好些年的苦，到了今天才改变了八字啦。是吧？嘿嘿嘿。"

母女俩听了许区长这一番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的话，惊得直向后退，只呆愣愣地瞅着他。

"有什么可惊的？噢，这也难免，不过，这确实是真话。锦顺，没必要去想甲龙啦。他已经被拉到自卫团里去，也就算彻底完蛋啦！现在是非常时期，还讲什么爱情，论什么义理呢？人在世上，生一次，死一次，就叫一生，还是先顾着自己的生活要紧啊。锦顺妈，你说呢？"

许区长满脸堆笑，笑得象蜜一样的甜，回头向锦顺妈说。

母亲吓得脸色煞白，张着口说不出话来，勉强支撑住摇摇晃晃的身子。

锦顺乍一听，有如烈火烧身，脑子里“轰”了一下，但她马上就怒火中烧起来满腔憎恨，狠狠地盯着把头转向她的许区长的狰狞面孔，一边气得牙齿直打战，一边大声呵斥道：

“你也是人吗？！”

许区长遭到这意外的反击，顿时慌慌张张，把眼睛睁得溜圆，向后退了几步。

“啊，你这个臭丫头……你骂我不是人，难道我是个牲口吗？嗯？该死的！……”

锦顺只是紧咬着气得发青的嘴唇，用尖刀般的目光死盯着许区长。

“你还想硬气？……要尝尝苦头吗？”

许区长向四外张望了一下，又看看手里的那根文明棍，嗖地把它举到头上。

锦顺连眼皮也不眨一眨，仍旧死死地盯着许区长，还大步朝他走去。站在她的身后，不知所措的锦顺妈，不禁慌了起来，一边喊着女儿，一边踉踉跄跄地跟了上去。

可是锦顺根本不听，还是迎着区长冲了上去，喊道：

“给我滚！”

“你疯了？唉呀呀，真的疯了？……”

区长吓得直打趔趄，一直退到大门口，绊在门坎儿上，差点儿倒下去。他强稳住身子，慌慌张张地迈过门坎儿去，但不知道他又想到了什么，转回身，说：

“臭丫头！走着瞧吧！你这恩将仇报、蛮横无理的东西。我倒要看看你不听我的话，你能挺上几天？你们种我的地，欠我的钱，可又不听我的，你们还想活下去？哼！”

许区长用鼻子哼哼地冷笑了几声，还“呸！”地吐了一口痰，回头就走了。

直盯着许区长那尖尖的后脑勺的锦顺，忽然感到浑身瘫软。她长吁了一口气，心里觉得空荡荡的，悲哀顿时涌了上来，眼泪忽地夺眶而出。在她的背后，早已传出“呜呜呜”的哭泣声。

锦顺妈倒在廊沿上哭了。

“妈！”

锦顺哭喊着跑上去，把母亲抱起。

“锦顺！”

母女俩伤心地抱头大哭起来。

“哎呀！冤枉啊，世上还有这样冤枉的事吗？要是你爹活着，还能饶了这个狗东西！呜呜呜……”

母亲哭着，咒骂着，用拳头捶着地。

“现在我才看透了他那象烟囱一样黑的心肠。这个狼心狗肺的老东西，他把甲龙拉到自卫团去，原来搞的是这个名堂呀！哎唷，呜呜呜，老天爷呀，你也够没眼的啦……”

母亲的哭诉没个完了，还是锦顺先镇定下来，劝慰母亲说：

“算啦，回屋去歇歇吧！”

“他临走的时候那样威吓咱们，谁知道他还要搞出什么名堂来坑害咱们呐！”

母亲仰起泪如雨下的脸，大声地说。这时，在锦顺的泪眼里闪过一道可怕的光。

“妈，至多不过是一个死呗！”

就象她自己说的，要真有个好歹，她是会下狠心拼一个死去报仇的。她好不容易把母亲劝住了，扶到屋里之后，就拿着药包朝甲龙家走去。

“锦顺你来啦？我正要找你去呢。”

她一进灶房门，甲女就高兴地迎出来说。

"怎么？大爷的病更重了吗？"

锦顺朝着上屋房门问道。

"不是。我想到城里去一趟，让你来替我看护一下父亲……"

"上城里去？"

"是呀，想到城里的医生家去说说情。就这样硬挺着，恐怕……"

甲女转过苍白的、瘦削的脸，指了指崔老汉躺着的上屋说。

"姐，我已经抓来几付药了，先给大爷煎了吃吧……"

锦顺红着脸拿出药包说。

"这是哪儿来的？"

甲女惊异地瞅了瞅药包，又瞅了瞅锦顺的脸，注意地察看着锦顺的那种不寻常的表情，把目光盯在锦顺的微微浮肿的眼皮上。锦顺慌忙地偏过头去，硬是抑制住翻上心头的悲伤，回答说：

"我又到岭后医生家里去向他说了情抓来的。噢，姐，我来给大爷煎药吧……"

锦顺走进了厨房。

甲女依然是一副疑云未散的神情，望着刷洗蜡石药罐的锦顺。这几天，甲女忽然又老了几年似的。

甲女望了半天锦顺，不知忽然想到什么，用手捋了捋头发，就走出去了。锦顺看见她走了出去，猛然想到，她会不会上母亲那儿去？赶忙打开灶房门朝外望，可是已经看不见甲女了。

锦顺只好把泥火盆搬到门外，拨开火，放满木炭，升了一堆红红的炭火。

不一会儿，药罐里的水"嗞嗞"地开着。甲女走进院子里来了。

"锦顺！"

甲女用粗浑的颤抖的声音叫道。她眼里汪着泪水。正在低头吹火的锦顺，抬起了头。

"锦顺！"甲女又哽咽地唤了一声。两行眼泪顺着腮边哗哗地往下淌。锦顺立刻意会到她上过哪儿了，心里不禁一懔。

甲女走上前来，紧紧地把着锦顺的两手说道：

“大娘全都跟我说了。那混账区长……”

甲女无法说下去了，她的长条脸歪扭得变了形。

锦顺一直是咬着嘴唇，强忍住冲上心来的悲伤。可是，她现在实在控制不住了，突然喊了一声“姐姐！”，一头扑到甲女的怀里。

“锦顺！”甲女紧紧地抱住了她。

锦顺很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但想到屋里还躺着闹病的大爷，只好咬着嘴唇强把哭声咽进肚子里，悄悄地耸动着肩膀抽泣。

甲女紧紧地搂着锦顺，索性让她哭个痛快。过了一会儿，才平静地抚慰她说：

“锦顺，在这个世上，比这狠毒的事还多着哩！还是忍一忍吧，无论如何也要挺过去，只要你拿定了主意，许区长就是再怎么奸猾凶恶，也不能把你怎么着！”

甲女一边说，一边摩挲着锦顺的落上了灰屑的头。说起甲女，她忍着极大的悲伤跟丈夫离别了，又死去了怀里仅有的一个亲骨肉。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把这些巨大的苦痛默默埋在心中消融掉。现在，她瞅着锦顺耸动着的脆弱的肩头，不知为什么，似乎看到了又有一个影子正在跟随着自己的暗淡而苦痛的脚印走过来了，她心里感到刀割似的疼痛。

“药煎好了，滤出来拿给你大爷喝吧。”

甲女又催了一次，锦顺这才慌忙离开甲女的怀抱，用裙子擦着眼泪，朝泥火盆走去。

“姐，还是您把药端给大爷喝吧。”

锦顺把冒着袅袅白气的、装满了浓浓的药汤的碗递到甲女的面前说。

“我先进屋去叫醒爹，你随后进来，请他喝药吧。”

甲女急忙向灶间屋的炕头走去。锦顺很难为情地瞅了瞅她，

说：

“姐，您可不要向大爷吐露一丝半句呀！”

甲女听了，恻隐地朝她笑了笑，打开上屋门走进去了。

崔老汉躺在原先打算用做新房的上屋炕头上，盖着被子，一动也不动。两个眼眶象淤了血似的黑黑地深陷下去，高高的颧骨明显地突了出来，苍白的两颊干瘦得皱皱巴巴，冷眼看去，竟不象一个活人的模样了。

甲女小心地坐在老人的头前，低声地说：

“爹，喝药吧！锦顺买来药啦！”

没等女儿说完，崔老汉就猛地睁开了眼睛。他被高烧折磨得两眼失神，到处张望着。锦顺端着药碗，坐在他的跟前。这时，崔老汉的视线才碰到了锦顺似的，极力想把头转向她。甲女把着老人的胳肢窝，扶他坐了起来。锦顺小心地把药碗送到老人的嘴边。崔老汉用颤抖的手接过药碗，他感到锦顺挺值得称赞的，用怜悯的目光瞅着锦顺说：

“锦顺，你哪儿来的钱，怎么弄来的药呀？”

锦顺没说什么，只是低下了头。

“爹，您放心喝吧，看在锦顺的一片心意的份上，也该把药喝下去，快些把病治好。这样，锦顺、甲龙，我们大家才能放心呀！”

甲女在旁边平静地说。崔老汉眏了几下眼睛，默默无言地点了点头，把药碗拿到嘴边。

崔老汉把药碗放在炕上，伸出枯树根一样的手，紧紧地拉着锦顺的小手说：

“你放心吧，本来你的心就够难受的了，我又闹了病，使你更加受苦受累啦。就是想到你，我也该早些起来走动走动了。咱们无论如何也要坚下心来，等甲龙回来。我想他们也是人吧，总不至于把甲龙永远带走的。如果甲龙请假回来，你们就马上办喜

事……等我病好了，我就进城去，跟他们说说情。”

锦顺听着崔老汉的话，不知为什么，方才到她家里来的许区长的那张狰狞的嘴脸，以及青面獠牙的鬼子兵闯进村子里来，抓走甲龙等村里年轻人的情景，就活生生地又浮现在眼前，使他禁不住切齿痛恨，浑身起栗。但她没有流露出这种情绪，只是勉强说道：

“大爷，您安心养病吧。只要大爷的病好了就好……”

二

在自卫团的大操场上，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甲龙他们小队在操场的东边排成两行纵队搞行进训练。满脸络腮胡子的鬼子上等兵站在那里喊口令，口令声把操场震得嗡嗡直响。

“一、二！一、二！”

一喊口令，他那长满了象栗苞一样的胡子的大嘴，就一直咧到耳朵根。

“向后——转！一、二！一、二！兔崽子们！没等我把你们的膝盖咯巴咯巴地折断以前，你们就不能把腿抬得高高的、把地踏得通通直响吗？地塌不了！一、二！一、二！……”

络腮胡上等兵象是要把人吃掉似的张着大嘴咆哮着。这会儿，他把手中的木剑突然举向头顶，走向正在行进的团丁身边。团丁们吓得两眼霎时睁得溜圆，紧咬着嘴唇，把腿抬得高高的。他们满脸都是汗水和尘土，就象闹高热病的人一样，只有两只痴呆的眼珠在闪光。

甲龙和万植并排站在队伍的前头行进。天气很冷，可是他们浑身被汗水湿透了，象个水袋子一样。每向前迈出一步，他们脸上，胳肢窝、胸脯、脊背和裤裆里，就唰唰地淌下冰冷的汗水，而那精疲力尽的身子就象要陷进深深的地层里似的一个劲儿地往下沉。甲龙狠狠地咬紧焦黑的破裂的嘴唇，象要从地层下冲上地面来似的，拼命地向前一步一步地迈动着脚步。他感到从嗓子眼儿里和眼角边都要冒出熊熊的火焰来。

今天从清晨三点钟起就紧急集合，来来去去跑了六十里路，一直折腾到现在。什么枪刺训练啦，什么队列训练啦，没完没了，简直是不给人喘气儿的工夫。可是天上的太阳还很高。自从来到自卫团以后，甲龙才第一次感觉到冬日是这么漫长。到什么时候才天黑，才能结束今天的训练呢？他只感到自己慢说挺到天黑，就连再有几分钟也坚持不住了，会倒在地上死去的。

“喂，喂，兔崽子们！把腿抬得高高的！一、二！啊，你这个小子！”

扯着脖子大喊的上等兵，象发了疯似的朝着队尾跑去。

只听“啪”的一声，象是什么东西折断了的声音，接着就是不知是谁的“啊唷”的叫喊声。这是太植的喊声。甲龙下意识地要回头看看太植的时候，络腮胡上等兵更厉声地喊起“一、二！一、二！”的口令。他，忽然清醒过来，又把腿高高地抬起。

说到这个鬼子上等兵，他确乎是个厉害的家伙。他一天的日课是从冷水浴开始的。他在连鬼都冻得龇牙的清早，就只扎个兜裆布，光着身子，跑到井边。他把系在辘轳把上的木桶，扔进冻了一冬、井口变得只有烟囱口那么大的井里，打上一桶水，然后毫不犹疑地将浮浮溜溜的满满的一桶水从头顶上浇下去，还好象挺痛快似的“呃嘿嘿”地喊几声，颤颤地抖一抖长满黑毛的结实的身子。

他的胸脯和脊背上，都有挺难看的伤疤。他时常夸耀这伤疤。甲龙他们被拉到自卫团的第二天早晨，刚刚换上那套眼生的军服，在庭院里列队站着的时候，就是这个络腮胡上等兵，手里提着一把长长的木剑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做了简单的训话。他说："我是这个小队的教官；不喜欢用话来教练，喜欢用这把木剑来教练；有谁在训练中要猾偷懒，我的这把木剑是不留情面的。不过，在这把木剑下毕业的人，就会毫不含糊地取得帝国军人的资格。"说到这儿，他突然把军上装脱掉，又把贴身的衬衣一脱，露出毛茸茸的胸脯上的和脊背上的难看的伤疤，大声喊道：

"我在热河的战场上，用刺刀一连刺死了十三个，当我去对准第十四个的胸膛的时候，一个卑怯的敌兵从我的背后跑上来，用刺刀刺中了我的脊背。刺刀穿透胸膛，露在我的眼前。可是我回过身来，又刺死了那个家伙，用自己的手把那穿在胸膛上、来回晃动着的刺刀拔了出来！听懂了没有？"

团丁们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脸色发黑，嘴唇发颤，谁也没答腔。

从那天起，他们就在这个暴虐的上等兵的木剑下度过了将近二十天的时光。不论是谁，每天都得尝几次上等兵的木剑的苦头。没一个团丁的棉军服是完好的，肩、后襟、前襟，都被打烂了，露出黑黑的棉花。这都是被大胡子的木剑和木枪给刺烂了的。

"一、二！一、二！……"

这家伙喊得真有劲儿。

甲龙看到旁边的万植腿发颤。如果叫上等兵发现了，又得挨一顿木棒。最近一些日子，万植每天晚上都在哼哼。只见他那干瘦得象个骷髅的脸上，流下了一道道冷汗。

"万植，上等兵紧跟着你呐，注意！注意呀！……"

甲龙心里直替他着急，可是万植的脚步越走越不稳当。

甲龙更加着急了。这时，在他们对面的操场角落里突然卷起一股狂暴的旋风，夹杂着掺上雪粉的尘土，狠狠地扑打在他们的脸上。

在甲龙的前面行进的个头高大的景天，只好把头向旁一偏。他那弓背的行进姿势，也是很不稳当的。甲龙知道，昨天晚上，景天连一觉也没睡着，翻来复去，唉声叹气，直到天亮。这是因为昨天景天在后门站岗的时候，从路过的南阳村老乡那里打听到家里的消息：在景天被押往自卫团的那天，他的妻子拼命地跑着跟去，结果受了风寒，现在病得很重，所以今天景天心神不定，从清早强行军到现在，已经挨了上等兵和小队长“黄鼠狼”的三次毒打。弓背的景天的军服后襟，被汗水浸得干一块儿，湿一块儿的。

“一、二！一、二！……”

突然，在队伍后头，响起了“得得”的错步的声音，接着，又有几个人错了脚步。

“是谁错步啦！”

同这喊声一道，在他的身后传来“啊呀！”的叫声。脚步一错开了头，就越错越厉害，不可收拾。整个队伍的脚步完全错乱了。

“混蛋！”“小队停步！”

上等兵发出劈雷般的口令。

队伍一停，腿就颤得更厉害。两腿发软，就象要跪倒在地上似的。甲龙强稳住身子，斜眼瞟着身旁。

“向左转！”

上等兵把队伍排成横队，拖着木剑走到队伍前面。木剑被团丁们的血和汗浸得闪闪发光。上等兵叉开笨重的穿着钉子鞋的两只脚，瞪起吊眼梢子的眼睛，向团丁们扫了一眼。

“你们都注意听着！”他喊叫道。

“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这坚强的军鞋……”

上等兵把他那一只穿上笨重的军鞋的脚高高地抬起来，通地往地上一踏，接着说：

“站在征服东洋的前哨。可是你们走的步，就象老娘儿们的小脚步子！用那样的脚步是征服不了整个东洋的！如果有谁再迈动那种脚步，我就用这把木剑立刻把他送到阴间去。作为军国日本的男儿，如果跟不上霸占世界的进军步伐，那就干脆死了好些。你们明白了没有？”

上等兵用杀气腾腾的目光又扫了一下团丁，张开血红的嘴说道：

“从现在开始，进行慢动作训练。小队向前走！一！”

行进训练又开始了。这个慢动作，更把人折磨死了。先抬起一只腿，用另一只脚站在地上，直到喊出下一个口令才能换脚。团丁们知道，如果身子稍微摇晃一下，或者把腿抬得不够高，就要挨木剑，被打个半死。于是他们只好拼着命地抬起一只腿站着。他们从清早三点钟起，直到现在为止，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叫人难以忍受的强行军、枪刺训练和队列训练，已经被折磨得全身没有一点儿力气了。这时的腿脚早已不听使唤了。眼前一发黑，就要昏倒似的，这时才听到下一个口令。

“二！”

甲龙把抬起的右腿往下一撂，又抬起了左腿。这时，他看到旁边的万植刚刚抬腿又放了下来，身子一打晃，就歪向一边。甲龙正想伸手去扶他一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万植象坍倒似的蹲在地上。“万植！”甲龙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喊叫着，伸手拽了一把万植的肩头。万植也惶恐地勉强重新站了起来。这时，在他的背后已经传来了劈雷一般的吼叫：

“啊！你这个熊包蛋！”接着是一阵，通通通的皮鞋声。甲龙感

到眼前一片黑。

上等兵跑了过来，他的那把木剑早已高举到头上。万植吓得脸色发青，两只大眼充满了恐怖的神色。这时，只听得“嗖”地一声，接着是什么东西被打碎的声音。

万植“啊！”地惨叫了一声，立刻用手捂住自己的肩头。

上等兵露出兽牙一般的参差不齐的牙齿，紧咬着嘴唇，又用木剑狠狠地直刺万植的肚子。只听得万植“嗬”地一声，就抱着肚子，倒在地上了。

“熊包蛋！”

上等兵还在骂着扑向万植。

“你死！你死！”

鬼子兵挥起木剑，劈头盖脸，也不管是脊背还是胸脯，只顾猛打起来。万植不知道该捂哪儿才好，身子蜷缩得象虾似的，两手抱着脑袋，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来回翻滚。

甲龙攥紧两只拳头，气得浑身发抖，他觉得从自己的眼里突然冒出一根火柱子来。他来不及思前想后了，一步跨出去用身子挡住万植，同上等兵面对面地站着。上等兵头顶上举着木剑，瞪着眼珠子，喊道：

“你这是要干什么？”

甲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万植没有罪，是我推了他一把。”

“什么？”

上等兵连嘴皮也不张，口里咕哝了一句，瞪着凶狠的吊梢眼，恨不得要掏出甲龙的五脏六腑似的盯着甲龙，喊道：

“臭美！好啊，那你就死死看！”

木剑凶暴地呼啸着打下来，接连不断地打在甲龙的脑袋和肩头上。但是，甲龙紧咬嘴唇，只是耸一耸身子，仍然挺立在原地上。

“嚄，你这小子！”

上等兵越发大怒，两手握紧木剑把，狠狠地刺着甲龙的肚子。但是甲龙把冲到嘴边的叫声强咽进肚子里，只是捂着肚子向后退了几步。可是上等兵却气喘得要命，咕哝着盯着甲龙，恨不得把甲龙一口吃掉似的。突然，他把木剑一扔，喊道：

"哼，不简单！"

上等兵猛地跑了上去，不由分说，用腿一绊，一下子就把甲龙给绊倒了。然后，他抬起那笨重的军鞋，使尽全身的气力往倒在地上的甲龙身上踹。这时，甲龙满腔怒火。他真恨不得撕开胸膛，大吼一声，跳将起来，把鬼子高高地举到空中，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这股不断向上冲的怒气，他真要忍不住了。但是，必须忍耐，必须咬紧牙关，忍受这被践踏的身心上的极大痛苦。火一样灼热的眼泪烫着眼角流了出来。

上等兵可劲儿地把甲龙揍了个够，踹了个够，直到他自己也感到精疲力尽了，才气喘吁吁地走开。他拔出掖在后腰上的手巾，揩了揩额上的汗珠，朝着倒在地上的甲龙和万植厉声叫道：

"起来！回去排队！"

行进训练又开始了。

鬼子兵嗷嗷地叫着，哪怕累得他们全部倒毙了，也要通宵训练，直到合格为止。

"向前走！一、二！一、二！……"

万植渗出鲜红的血的肩头歪向一旁，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甲龙的那一对深陷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天空，他刚才被上等兵猛踹的时候狠劲咬过的嘴唇也破裂得凝上了血块。

直到太阳完全落山，眼前什么也看不清了，训练才算完了。

团丁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迈过门坎儿走进营房。他们一个个爬上双层板床，就一头栽倒在床头上的发出一股霉臭味儿的破被子上。

只有万植和景天连一步也走不动了，就瘫坐在院子里了。甲

龙和太植，不得不一人扶一个，搀着他们回到营房里。他们刚刚躺在营房最里头的第一小队的板床上的时候，从过道那头儿的房门外，就传来了“准备开饭”的喊声。这喊声，与其说是喊人吃饭，不如说是要吃掉他们似的，听去异常怕人。

躺在床上的一百多名团丁，顿时从上下两层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按分队排成行列，跪坐在下层床的床头上。他们所以这样慌忙行动，并不完全是因为肚子饿，而是因为动作稍微慢了点儿，被小队长和分队长看见了，就不仅得不到饭吃，还要挨一顿猛揍。

小队的伙食值勤们，各自提着装有萝卜干汤、掺有黄豆的高粱米饭的发着令人作呕的霉臭味儿的铁桶，接连走进屋里来。值勤在每个团丁的面前，用拳头大的泥碗盛上一碗饭、一碗汤，挨次分发给他们。分发完了饭菜，站在过道那头儿的那个值勤分队长喊了一声口令，那声音把营房震得嗡嗡直响。

“拿筷子！默祷！”

团丁们都把筷子夹在虎口上，两手一合，靠近鼻子尖，低着头，嗅着盐汤和黄豆饭的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要感谢“天皇陛下”的“恩惠”。

“吃饭！”

值勤分队长领先一喊，团丁们立刻合声齐唱。

甲龙端起饭碗，扒拉了一口不中吃的饭。突然，从房门那头儿传来了喊声：

“今天谁是马号值勤？”

接着传来通通的脚步声。

甲龙猛然一惊，回头瞅了瞅身旁的万植和景天。他们俩也同样圆睁着眼睛瞅着甲龙。他们把值勤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昨天是第一组值勤，今天该甲龙他们第二组值勤了。景天先放下碗筷站起来，甲龙和万植也跟着站起来，走下过道，忙着穿鞋。

“是你们？”

"黄鼠狼"两手叉腰，瞅着正在找鞋子穿的他们三个人，眼里闪出一股怒气。其余的团丁们，手里端着饭碗，都不安地望着他们。

"是……"

甲龙先伸开腰站起来，用很低的声音回答说。

"嗯，甲龙，你越来越不听话了。白天，就是你惹的事？"

"黄鼠狼"凶狠地盯着他说。

"我马上去值勤。"

甲龙低下头，喃喃地说。

"跑步去！回来再跟你们算账！"

他们三个人从营房里出来，攥着拳头急忙朝"讨伐队"营房跑去。收拾日本"讨伐队"马号，给日本军官的家里和宿舍挑水、劈柴、烧洗澡水之类的事，都是由自卫团团丁们排班去干的。

他们刚走进"讨伐队"兵营，就被那带袖标的值勤士官打了几个耳光。之后，万植在马草锅的灶门升火，甲龙和景天管铡草，把草下到锅里，又去把大马圈里的粪起出来，把冻在混凝土地面上的马粪和马尿铲掉，忙得直打转转。干完活儿，请值勤士官来检查，那士官手里拿着一根小铁棍，捅捅这儿，又刮刮那儿，说他们没有把地面上的粪和尿铲干净，又打了他们三人一通耳光，并叫他们把马圈重新铲了一遍。

夜深的时候，检查合格了，他们才回到自卫团营房。幸亏小队长道涉不知上哪里去了，没有在场，算是免了一场大灾。不过，现在就是再怎么折磨他们，那怕是要把他们弄死，他们也没有一点儿力气来动弹一下自己的身子了。他们几乎是爬着回到自己的床铺的，就象一截木头一样放倒在床上。这时，躺在三分队的铺位上的太植起来走近他们的身边，把包在报纸里的拳头大的一个团子塞给他们。看来，是太植把他们三个人刚刚拿起筷子还没来得及吃的饭收起来了。这要被小队长或分队长看见，又非要惹出一场祸来不可。甲龙突然脑袋发昏，感觉到饿了。他啃了一口手里的饭团。可是白天

咬破了的嘴唇疼得不能动弹，塞进嘴里的饭就象沙粒一样又涩又硬。

他不知怎的，感到喉头哽咽，眼眶发酸。他把手里的饭团子往床头一放，脖子一仰，闭上了眼睛。这时，他的脊背就象截断了似的疼痛，连口气儿都不能喘了。他咬着嘴唇忍住了就要冲出嘴边的呻吟声。看样子，他的脊背在白天叫上等兵给踹伤了。心脏和头，就象被镖铊乱刺似的剧烈地疼痛半天才好了一点儿。他把紧闭着的嘴张开，长吁了一口气，伸了伸蜷缩的身子。前额、手心和身上，全是湿漉漉的汗水。

甲龙连手指也没有动一动，只静静地躺着。他现在浑身疼得厉害，只要稍微动一动身子，每个骨节就都象要散了架子似的。

躺在甲龙身边的万植和景天，也听不见他们的一点儿呼吸声。这个塞满了一百多名团丁的营房，就象一座坟墓一样寂静。也许是因为极度劳累的缘故吧，连打鼾的人也没有了。

当然，不能说今天是破例的一天。他们自从被拉到自卫团以来，从未有过身子不受伤好好地躺在床上的日子。昨天说他们没有做好枪刺训练，他们被上等兵用木枪刺得腋下脱了一层皮。前天又说他们起床动作不快，全小队排成两行，面对面地站着，相互打耳光，一连打了三十分钟，大家的嘴巴都打肿了。大前天，他们搞了一整天攀登险山的突击训练，到末了都累倒了。

但是，甲龙没有再往更前的日子去想。从到自卫团直到今天，要想找出没有残酷的苦役和不受毒打的日子和时间，就象在江边挑选砂粒一样，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一切，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越是回想越叫人感到窒息得难以忍受。

甲龙不论怎么计算，他度过的充满痛苦的似乎是很久了的这一段日子，也只不过二十几天。他越想越不相信，他觉着自己被拉到自卫团里来，已经有十年以至于二十多年之久了。现在，在甲龙的记忆里，南阳村山谷的房屋，父亲和锦顺，家人，忙着准备喜事等等，所有这些，都象梦幻一样被推到回忆的遥远的边际

上去了。

但是，不论扳着指头怎么计算，就是把被押往自卫团的那天也计算在内，也不过二十四天或者二十五天。

怎样才能熬过这两年的岁月呢？想到这，甲龙就感到眼前发黑。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慢说两年，就连两个月也挺不下去了。甲龙眯缝着眼睛望着天棚。那罩灯的灯光照射不到的黑魆魆的天棚，看起来就象从陷阱里仰望天空一样，显得异常高远。从那深陷下去的眼睛可以看出，他完全陷于绝望之中了。他虽然没有轻信区长和警察的甜言蜜语的宣传，但也没有料到竟然会经受如此难忍的苦痛。果真的能够从那个又黑又深的陷阱里头，平安无事地度过两年的漫长的岁月，然后爬到外头来吗？他越想越感到前途渺茫，绝望就象一块沉重的岩石，压到躺在陷阱底下的甲龙的胸上。

"嗯，呃哼……"

这时，他的身边传来了微弱的呻吟声。回头一看，是万植用牙齿紧紧地咬着焦黑的嘴唇躺着。甲龙瞅了一会儿平躺在旁边的万植那伤痕道道的面庞，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念头。不一会儿，呻吟声是停止了，但万植象僵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甚至听不见一点儿呼吸的声音。甲龙突然害怕起来，欠起身子瞅着他。这时，他的脊背又象折断了似的一阵剧痛，但他咬着嘴唇，把脸凑近万植，待到看见他的胸脯在轻轻地起伏，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气。

他看到万植那张没有血色的发黑的脸，心疼得难受极了。他比万植强壮十倍，可他还时常怀疑自己怎么会不死，居然还能活到今天。如此看来，身体瘦弱的万植，该是怎样地痛苦啊！想到这，他更心痛得无法忍受。即使他想用自己的身子去分担他的苦役，代替他承受毒打，也是无法办到的。这，就是他们现在所过的自卫团生活。这里的世道，连根铲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友谊、道义等一切可称为人的东西；在这个世道里，可称为人的东西，反被看成了一种罪恶。

甲龙精神恍惚地瞅着万植的脸，突然眼睛睁大起来了。万植的军服上肩渗出一片鲜红的血水。甲龙的眼前浮现出木剑就象打连枷一样劈打下来，万植蜷着身子在地上打滚的情景。甲龙向四外望了望，然后拆开床头上的棉被子的被角，扯出一大块棉花，用另一只手掀开万植的军服领子，把棉花塞进渗出鲜红的血水的地方。

他往回抽手的时候，原来放在床上的万植的胳膊，哆哆嗦嗦地向上弯起来。万植用手紧紧地把住甲龙的手。他的手象火炭一样发烫。甲龙用另一只手捂在万植的手背上，瞅着他的脸。

"万植，疼得很吗？"

甲龙低声地问道。万植听到话声，慢慢地睁开眼睛。他的眼睛本来就很大，现在一消瘦，脸上就好象只剩下两只大眼了。万植用充血的眼睛瞅着甲龙，轻轻地摇了一下头，然后又瞅着甲龙，瞅着瞅着，从眼角流出一滴滴泪珠来。他喃喃地说：

"甲龙，我对不起你呀……"

甲龙心里明白万植的话是什么意思。白天，上等兵毒打他的时候，是甲龙挺身而出挡住了他，替他挨了一顿打。万植就是指这个说的。

甲龙微笑着，更紧地握着万植的手。

"你还说这个……还是我对不住你呀！……"

甲龙没法把话说下去了。近来，每当他一看到万植在痛苦呻吟，就有一种想法涌上心来，使他感到烦恼。他常常悔恨自己，在铁三逃走的时候，即使自己不能跟他一起逃走，也不应该阻拦万植的行动。

看样子，铁三是安然走脱了，要是当时让万植也跟着他一起逃走，也许他就不至于遭受今天的这种罪了。现在细想起来，在他们三个人中，还得数万植比较容易离开家。他和铁三、和自己都不同，不管京玉怎样叫人哀怜心疼，但留在家里的毕竟只是她

一个人，况且鬼子再怎样凶狠暴虐，也还不至于在孩子的身上下毒手。再说，京玉在村里有自己的父亲，有许多乡亲们，有大家的关照，也没什么需要特别担心的。只要万植安然地逃到别处去活下来，就总有一天会和京玉团聚的。他十分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让他跟铁三一起逃走。因为这个，他每见到万植，心里总觉得十分内疚。

不过，现在看起来，当初甲龙一开始就有错误的想法的，他以为进了自卫团以后，可以再努力想方设法，跟上头讲情，把万植抽出来送回家去。当时铁三就果断地说，干脆不要有这种糊涂想法，可是他却犟着说，自卫团干的事也是人干的事，总不至于那样无情。他以为，只要是人，就不会不理睬万植的那种苦情的。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啊！这时，络腮胡子上等兵的野兽似的嘴脸又在他的眼前晃动起来。只因为他的这种愚蠢的幻想，万植也被拉进这坑害人的地方来了，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甲龙异常痛苦地吁了一口气。现在，不管他怎么悔恨，事情也是无法挽回的了。

万植那被高烧折磨得片刻也不得镇静的闪着泪花的大眼，瞅着满怀愁绪的甲龙，喃喃地说：

"甲龙，咱真不如虫豸……"

说完，一串串泪珠沿着两颊无力地滚落下来。

"万植！……"

甲龙感到喉头哽咽，眼眶发热，泪水眼看就要涌出来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流出来。他只觉得两眼发烫，正燃烧着一股火陷似的。

他们相对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远远地挂在房门上边的挂钟的嘀嗒声听来格外清晰。

"甲龙，躺下吧，你躺着听听我的话。"

还是万植先开的口，他把头转向这边说。甲龙无言地点了点头，倚在被子上。不过，他们俩谁也没有放开握着对方的手。

“现在，南阳村在干什么呢？……是不是都在睡觉呢？……”

万植的一对泪湿的眼睛望着天棚，好象是发问，又好象是自言自语似地低声说。甲龙什么话也没能回答。万植继续接着说：

“不，他们不会睡觉的。你爹就不用说了，锦顺家，景天家和太植家，还有我家的京玉……”

万植突然接不上话了。

甲龙心里火辣辣的。忽然，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发生在南阳村的村口的情景：风雪席卷着宽阔的平川，京玉象枪子儿一样跟着跑上来。同时，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京玉的非常可怜的喊声：“哥——你不要去啊——”

接着，在甲龙的眼前也浮现出另一个情景来：父亲被姐姐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跟随跑上来，他的一头白发，在风中乱飘；锦顺站在风雪大作的低矮的山岗上，裹在她那似乎完全僵硬了的瘦弱的身上的裙子，在风中飘动着；她的身后，是她妈坐在雪地上，用拳头捶地痛哭；甲龙的房前是一片杂乱的破碎了的盆碴；鼠李树丛旁，那高高地竖着的杵子杆，不知是被谁推倒的，已经看不见了，只有烟囱仍在升起一团一团的蓝烟……

甲龙要驱散这恶梦一般的幻景，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却又有另一个幻景不可抑制地浮现在眼前了：

这是个和煦的春日。在游丝升腾的五龙川畔的慢岗地上，父亲扶着犁，甲龙拉着犁，犁铧一过，掀起一条条土浪，散发出清新的泥土味儿。姐姐把头巾蒙到耳鬓下边，腰边挟着个种子篓，沿着地垄播种。忽然，父亲停下犁铧，揩了揩额上的汗水，抬头望了一会儿在高空中欢唱的云雀，说：

“今年咱们种好庄稼，得个好的收成，无论如何也要给甲龙办喜事啦！”

甲龙红着脸拉着犁，他那象柱子一般的大腿，一步一步地踩进泥土里。

“甲龙，我恐怕挺不下去了。一个人怎么能总是过这种生活呀？……”

突然，万植更紧地握着甲龙的手，低声地说。甲龙听了，睁大了眼睛。回头一看，万植用通红的充血的眼睛瞅着他，从他嘴里喷出来的灼热的口气，似乎都喷到他的脸上来了。甲龙也紧紧地握着万植的火炭一般发烫的手，但他却找不到一句可以回答他的话。

“你想想，咱们既然抛下可怜的家属，离开了家，那又何必到这活地狱里来，过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受这种难以忍受的虐待和苦痛呢？嗯？”

万植接着说道。他的每一句话，都痛切地钻进了甲龙的胸膛。

“是啊，咱们也没犯什么罪，干吗要把咱们拉到这里来，往死里折磨呀？咱们跟他们又没有杀父之仇……”

甲龙的眍瞜眼里也闪出一道郁愤的光。

“他们侵占掠夺了我们的国家，要说有罪，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甲龙听了万植的话，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反正糟糕！你身板儿这么弱，怎能挺得住啊？你身子象火炭一样在发烧，是不是得了劳伤病呀？……”

甲龙满怀愁绪地说。不管是怎样可怕的苦役和毒打，他觉得他自己还能挺得住，可是万植呢，身板儿已经衰弱到这步田地了，慢说两年，恐怕再挺两天也很困难了。

“不，甲龙，身板儿算个啥，至多不过是一个死！我说的是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

“是什么？”

甲龙向万植问道。万植想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也说不准究竟是什么，在我的脑子里，总有那么一个不安的念头，我总觉得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叫人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成的可怕的陷阱，正在张口等着我们哩。”

“什么是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的陷阱呀？……

甲龙听了这句难以捉摸的话，诧异地问道。

“甲龙，咱们这样硬挺着，到后来恐怕要遭殃啊！我看咱们得想个办法。就是现在，我一想到这个，就立即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我再也不能挺下去了！”

万植说着摇了摇甲龙的手。甲龙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恻隐的神情望着万植，陷入了沉思。

虽然不知道在他们的面前到底是陷阱还是别的什么，但是，有一点他们的感受是相同的，那就是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除死而外，活着几乎是没有路子可以摆脱的。只有逃跑这一条路。可是现在逃跑，比铁三那时逃跑要困难得多。

逃兵抓回来，是要立刻枪决的。即使抓不到，也要拿他的家属问罪。这个残酷的军纪，自从他们被拉进自卫团的那天起就三令五申，说个没完，简直把人们的耳朵都说出茧子来了。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逃跑这件事，将要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就不用说了，对父亲和家属来说也是一样，除了毁灭以外，也不会再有别的结果。

结论是，不管怎样苦痛，也只好按起初的打算忍受下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当初下决心到自卫团里来，闭着眼睛挺上两年的时候，虽然没有料到会遭受今天这样大的苦痛，但也没有照区长说的那样想过，到自卫团里来会享清福。对要作苦役和受屈辱，是有过思想准备的。万植为了他那无依无靠的唯一的小妹妹京玉，甲龙为了年老的父亲和可亲的锦顺和她的家属，为了两年后回到他们的身边永远不再别离，甲龙他们曾经下过决心，要忍受个人的任何痛苦。可是，至今还没过去一个月，就这样自暴自弃，这未免太轻率地对待承担在他们身上的极其重大和严肃的义务了。

听人们说，再过十天左右，就会结束第一阶段的训练，然后转入正式的勤务活动。到那时，就将大大减轻苦役，可以得到一

定的安闲。他们并不希图得到安闲。但是，要是能减少某些苦役的话，万植也就可以对付着挺下去了。

甲龙侧身躺下，紧紧地靠近万植的身边，双手紧握着他的手说：

“万植，那么你想怎么办呐？我们原先也没有相信区长说的话，到自卫团里来会享清福的！”

甲龙恳切地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万植闪动着被高烧折磨得没神的眼睛，摇着头说。

“那么，是什么意思？”

“你问我什么意思吗？……”

万植显出异常焦急的神情，但无法接着说下去了。甲龙感到痛心。他想，怎样才能分担他的苦痛，宽慰他的心呢？甲龙犹豫了一会儿，勉强开口说：

“每天晚上，我听到你疼得直哼哼，就什么都想到了，心几乎都绞成一团了。不过，万植，咱们还是再挺一挺吧。你为了京玉，我为了父亲和家属，就忍受这一切，坚持两年吧。咱们要是提一提精神，鼓一鼓劲儿，也许会好挺一些的。再说，人家不是都说，训练期一结束，就会好过一些的吗？你把身板儿伤成这个样子，不也是硬挺过来了吗？咱们再熬过这一关吧，嗯，你说呢？”

万植直定定地盯着甲龙，听了他这么一说，他那闪光的眼睛就渐渐晦暗起来，然后转过身去平躺在铺上，痴望着天棚。甲龙把话说完了，可是万植什么也没说，瞅了半天天棚，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来，干脆转过身去背朝着甲龙躺着。这时候，甲龙看到从万植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润湿了两颊。

甲龙感到鼻子一阵发酸。他虽然用这种话来劝慰万植，可他自己的心情也同样是很沉重的。甲龙也咽下泪水，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既然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万植身上的血肉，去分担同伴的火炙般的苦痛，那么他的话，即使说上

一百句、一千句，又有什么用呢？

甲龙不知不觉地已经把自身的苦痛完全忘掉，心里被这种焦躁的思绪折磨着。

阴森森的营房异常寂静。远处又传来了时钟的嘀嗒嘀嗒的声音。

突然，在他的身旁，不知是谁说起梦话来了。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我回来了！你醒一醒吧！我……”

摇动着长长的胳膊，哽哽咽咽地呼喊着的正是景天。他听到妻子病危的消息，是多么心焦难过啊。甲龙欠了欠身子，瞅着说梦话的景天，更是揪心地难受起来。他瞅了瞅万植和景天的脸，深情地低声说道：

“景天、万植，再挺一挺吧，难道真的会把人折磨死吗？挺过这两年，咱们就回到父母妻子和弟弟妹妹的身旁去啦！”

三

自卫团团长刘炳甲，把紧裹在军裤里的肥胖的屁股靠在桌头上，叉着两手，撇着薄嘴唇，透过玻璃窗望着对面的太阳直射的操场。在那里，自卫团团丁们正在进行刺杀训练。他们头上戴着个假面具似的东西，腰上围着象古代士兵们穿的甲服之类的东西，以分队为单位，分散在操场上，面对面地排成两行，端着木枪，象老鸹似地“呀——呀——”叫着，互相刺杀起来。

每个分队都派了一名鬼子上等兵，瞪着眼珠子在督训。只要看到有谁喊得不够响亮或者刺杀的动作不够准确，他们就从背后一个箭步窜了上去，狠狠地把团丁踹倒在地上，又把木枪夺了过

来，往死里刺他们的胸膛。站在队列中的团丁们，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吓得两眼发红、眼珠朝天，拚命地相互刺杀起来。

"熊包！什么时候才能成器！……"

刘炳甲一想到自己几年前在间岛宪兵队受训时的情景，就觉得眼前操场上的这些团丁们的那种笨蛋样儿十分刺眼，简直叫他无法看下去。他心急得火燎似的。本来想再挑选些精干一点儿的小伙子，可是村里剩下的除了残废的而外，就是些个老头子了。

"讨伐队长"森，一有机会就象口头禅似的说自己非常信赖自卫团，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等等，所以才从"讨伐队"直接派去教官，进行严格的训练，准备把它训练成不亚于"皇军讨伐队"的响当当的军队。不过，刘炳甲早已看透了森的用心。虽然不能说森连他这个人都不信任，但森确确实实是不信任自卫团的。在这一个月内，"讨伐队"新得到两挺性能良好的重机枪，五挺捷克式轻机枪，三门掷弹筒，几十匹可以一口气儿飞奔到山顶上的骏马。可是森连一挺轻机枪也不想给自卫团，只是驱赶他们搞刺杀训练和攻占高地的白刃战训练。

"讨伐队长"虽然没有明说什么，可是刘炳甲看他的眼色，分明是想将在同游击队交战的时候，拿自卫团去做挡箭牌。可是照现在的情况看，带领这些团丁去打头阵，就等于背着干柴往火坑里跳。这倒不是说自己惧怕白刃战，而是怕自己当了冤死鬼。

回顾以往，也不是没有叫他感到辛酸的事。在东满的时候，他曾几次度过险关，得到相当大的"信任"和"声誉"。他最后被派到红色地区，进行从内部瓦解根据地的重要工作。后来因为自己不小心出了事，十年的苦功竟毁于一旦了。他越想这件事，越觉得可惜，越感到冤枉。他差不多下了一年多的苦功夫，才当上了根据地的区政府粮食部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可是有一天，他去跟宪兵队派来的联络员接头，路上叫一个毛孩子儿童团员抓住了可疑的线索，暴露了身分，真是九死一生才逃出命来了。他虽

侥幸生还，可是差点儿没在被激怒了的特务工作队队长的军刀下掉了脑袋。从前的“功劳”总算救了他一命，他又被派到这个德山地区来了。如果那时的工作得到成功，不出事的话，现在他满可以在间岛的某个大城市里当上了警察署长，摆出与年龄和官爵相应的架势，作威作福了。想到这里，他感到冤枉透了，后悔极了。而他爹还以为儿子是高升了，气焰嚣张起来。想到这，他禁不住一阵苦笑。

刘炳甲叹了一口气。

过去了的事，不管你觉得怎么冤枉，毕竟是泼了出去的水。必须咬紧牙关重新搞上去。即便是从现在开始也好，刘炳甲相信自己有这种顽强的毅力和熟练的手腕。

为此，必须把自卫团搞得棒棒的。至少要把它搞到和如今在豆满江流域的某一地区威名四震的“神仙队”一样的水平。“神仙队”队长姓李，以前和他一同在日本宪兵队受训的时候，还仅仅是一个寒碜的不入流的家伙，后来东拼西凑，网罗了一些猎人，搞了个“讨伐队”，现在竟然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神仙队”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称号，威风凛凛起来了。

但是，羡慕和妒嫉都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取得森的极大信任，不论从装备方面，还是从战斗力方面，都要把德山自卫团提高到日本军队的水平。一定要设法搞到几挺机枪、一两门在山地战中具有威力的掷弹筒，再把现在进行中的训练进一步加强一下，那么，到来年春天就可以把自卫团搞成足以大显自己的身手的那种部队了。

“他妈的！我去给他们加把劲儿！”

正望着窗外沉思的刘炳甲，突然咕哝了这么一句，便提起戳在办公室墙角里的一支木枪，把粗胖的身躯向门外一跃，跑了出去。

刘炳甲身上什么护具也没带，来到操场上。他从每个分队里

挑出几个看来挺壮实的团丁，叫他们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让他们随便刺向自己。于是他就同团丁们交手刺杀起来，直到把他们一个个刺倒在地上为止。他就这样地在操场上来回刺杀，刺遍了各个分队，淌了一身热汗，心里也痛快了，就象堵在心口上的什么东西忽然消了下去似的。

于是，刘炳甲敞开了皮夹克，用手绢揩去脸上的汗水。

就在这时候，从正门岗哨那头儿，小队长道涉跑过来向他报告说：

"团长！令尊大人来啦！"

"我父亲？"

他朝着道涉所指的方向一看，有一台带篷马车停在办公室门前，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马车旁边站着那颇有风度的、身材颀长的刘正雪，嘴里还叼着嵌上烟卷的烟嘴儿，正朝这头儿望着。

刘炳甲紧蹙着眉头，一边扣着皮夹克的纽扣，一边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真象个军队啦！"

刘正雪望了望练兵的情景，用极为满意的目光瞅着向他走来的儿子，说。

刘炳甲满脸不高兴的样子，瞟了瞟刘正雪，问道：

"干什么来啦？"

这一问，使刘正雪感到意外，直瞅着他儿子的酸溜溜的脸孔，说道：

"干什么来的？你就这样来问候你爹吗？叫人家看了多丢人……再说，你今天有了出息，到了这个份儿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大人了。当了大人，也该认得自己的亲爹，尽到做人的本分。我好心来找你，可你却用这种话来对待我，啧啧……"

刘正雪露出很生气的样子，吧嗒着嘴。即使这样，刘炳甲还

是漫不经心地瞟了他爹一眼，冲了他爹一句：

“还是爹先来尽一尽自己的本分吧！”

“本分！你这又是扯的什么屁话？你说说我哪一点没尽到自己的本分？真是个败落家庭……”

刘正雪气得张开嘴说不出话来，只是把文明棍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了起来。

“进屋去吧，我有话跟你慢慢儿谈。”

刘炳甲连眼皮也不眨一眨，说了这么一句，就头里走了，径直登上正门台阶。

“混蛋小子！气死人的东西，我对你，既没啥可听的，也没啥可说的。”

气急败坏的刘正雪，用文明棍通通地敲着地喊道。刘炳甲走上正门，猛地回过头来，嘴边浮出一丝冷笑。

“爹！大喊大叫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笑话吗？我不是说有话跟你慢慢儿谈吗？我要说的是有关爹的林场的事，你不愿意听，那就请走好了。”

“什么？林场的事？你说我的林场怎么啦？林场办得兴隆，难道是因为有你的关照吗？有什么话要说，就该好好儿说……”

刘正雪大发雷霆，但是刘炳甲却把他爹的喊叫根本不当一回事儿，连理都不理，把正门一拉，便走进屋里去了。

“哼，流氓痞子！我还把他当儿子，一直养到今天！真不如养个狼崽子，嗯，嗯……气死人的……狗东西……”

刘正雪朝着早已走了没影儿的儿子，骂道。他再也找不出更解恨的话来骂了，气得敲了一阵地，然后猛地一转身，跳上马车，朝车老板儿叫道：

“走！”

但是，当那个上了年纪的驼背的车老板儿拉紧缰绳，把鞭子举向头顶真的要走的时候，刘正雪又忙把手一抬，喊道：“不，停

一停！”

然后，他把头一转，用赌气的目光盯着自卫团办公室。要转身回走的念头，象潮头一样翻涌上来。可是这会儿想到儿子要说林场的事，心里又犹豫起来了，无法毅然走掉。

“败家子儿！嗯，混蛋透顶的家伙，欺负自己的爹，不论到哪儿，都不得好死！呃哼……”

刘正雪这样诅咒着，但他还是从马车的皮椅上欠起身来。他刚从车上走下来，可不知又想起了什么，重新登上车，拿下一个用绿色的缎子包得四四方方的象个饼干盒子的东西。

刘正雪把办公室的门推开，冲进屋里，文明棍拄着地，盯着背靠火炉站着的儿子那肥胖的脖子，叫道：

“我来了，你要说什么？你是想把你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训示一顿吗？”

刘炳甲连头都不回，噔噔地走到敞开着的房门，抻出他那短粗的脖子，望了望走廊，然后关上门，再转回火炉旁边，突然说：

“我得到了一个情报，说逃避自卫团的青年，在你的庇护下躲到林场里去了！”

“什么？你说什么？！”

刘正雪暴跳如雷地说，但他已经现出一种恐惧的神情了。

“说你那里就有好多名从清溪村和南阳村逃跑的青年。”

刘炳甲依旧是爱理不理的样子，带着气地说。

“这是哪个混蛋告的黑状呀？该死的东西！哦，这话传到讨伐队长的耳朵里没有？”

“这是我手下的密探提交的情报，现在还在我的手里。”

“呀！混小子！你在我的林场上布下了特务网，怎么也不告诉你爹一声？”

刘正雪愕然地把嘴一张，说。

“你小点声儿！就是在父子之间，秘密终归是秘密嘛！”

“嘿嘿……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爹,请你不要这样,还是把那些家伙交出来吧!免得以后暴露了,连累到我!”

刘炳甲态度突然变软了,靠近他老子跟前,极其反常地央求着说。

“混小子,这就是你所谓的关照我的话吗?你只怕连累自己,就不怕你爹的林场破产吗?林场一破产,你也要跟着完蛋的!我为了帮助你搞自卫团,交出了道涉,还叫你们从我那里成批地抽走了身强力壮的青壮年。我问你,往后我的林场靠谁来砍树?他们是不是逃跑来的,我怎么会清楚?好,我宁可今晚就在这儿住下,也要见见讨伐队长。再说,从我的林场伐下来的大木头,都是用在哪儿的?还不是都用到军部和你们自卫团的吗?”

“是啊,不过,我的处境也是很为难的呀!”

“你为难什么?当初队长大人不是说过,他要特别地关照我们的林场吗?现在,你当了这么个官儿,就不能背地里支持一下你爹办的这么一个林场的事儿?只要你闭着眼睛不过问就行了。你把派到林场里去的特务的名字告诉我,我会用一大把钞票堵住他们的嘴的。”

刘炳甲说不过他父亲,只是苦涩地吧嗒着嘴。过了一会儿,才咕哝着说:

“反正小心着点儿好了。再说,也不必去见讨伐队长了。我也是为爹着想,才说这些话的呀!……”

儿子的态度一软,刘正雪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这个,我也知道。不过,你想想看,现在,一棵大木一把钱呐!要放过这个好机会,上哪儿去挣那么多的钱啊?我挣钱,不是为了带进棺材里去送给阎罗大王的,而是为了给你这个天天让爹操心的不肖之子做好事哩!就拿你来说,还能当一辈子自卫团团长吗?不管你怎么高升,也得有钱。只要有了钱,才能长上翅

膀，作威作福！再说，还想高升，也得有钱才行。那些砍木工有什么可爱的，我干吗要庇护他们？等我今年把德山伐木场的树木伐光了，漫说是自卫团，就是把他们扔进虎口里去，也没有什么可惜的。等我挣足了钱，我还能总待在这山沟里吗？又是共产党来啦，又是什么来啦的，天天叫人提心吊胆。来，这个你先收下，我要回去啦。”

刘正雪把放在桌面上的用缎子包的东西拿起来，递给他儿子。

“这是什么？”

“有一次，讨伐队长提到朝鲜名药人参鹿茸，我派人跑了一个多月，花了五百大圆，才搞到手的。这是一等珍品。我来的时候到队长的办公室里去过，他不在，所以我就带到这儿来了。我看，这还是由你送去更好一些。”

“真的吗？”

在刘炳甲的薄嘴唇边浮现出柔和的笑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扯过谎？你那个嘴不碰到对自己有利的事儿是不会咧开的。败家子！你要向队长好好儿说说，我走了。”

刘正雪提起文明棍走出办公室房门，刘炳甲也把匣子放在桌上，跟了出去。

四

一百多名鬼子兵从城后的山谷里钻出来，在通向德山镇的平野的路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走着。不知道他们是跑到哪块雪地里滚了一天，浑身上下沾满一块块的雪。他们个个都被折磨得象

冻白菜帮子一般，没有一个不是瘸着腿的。队伍前头有几个鬼子兵抻着脖子吹号，号声也显得疲惫无力，听来令人感到凄凉。

离队伍稍远的后头，“讨伐队长”和那个名叫佐佐木的个头高大的中队长，骑着马一前一后地走着。

今天，森直接指挥了佐佐木中队的山地战训练。从早晨直到近晌午，他不给一点儿休息的时间，不断地驱赶着整个中队去占领高地。这个超过二百米的陡峭的高地，他们至少攀登了十多次。每次森都是站在山坡下，用望远镜观察向山顶上攻击的鬼子兵。等高地上插上了膏药旗的时候，他就放下望远镜，瞅了瞅手表，于是眉头一皱，举起戴着皮手套的手喊道：

“重来！——”

他恐吓说：宁可全部累死在高地上，也要在十分钟之内占领高地，……否则，休想结束训练回到营房去。佐佐木非常生气，拔出雪亮的军刀，用刀背狠狠地砍打那些磨磨蹭蹭的鬼子兵的肩头，到后来大多数鬼子兵都累倒在地上了，只剩下十六个，算是在十分钟内爬上了高地。

佐佐木跟在森的后头，他那原来就显得下垂的两腮越发肿胀了起来。森放松马缰，坐在鞍鞯上，悠然自得地凝望着走在前头的好似残兵败将的队伍。不知道森突然想起什么来了，把头一回，向佐佐木说：

“你的腮帮子叫马蜂给蜇了吗？”

“啊？……”

佐佐木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眨巴着眼睛。

“你的腮帮子怎么鼓起来啦？”

“哈！没什么……”

佐佐木的脸红了。森说完这么一句，便不再回头瞅他，只是得意洋洋地信马前行。走着走着，他又冒出一句：

“我看你不是个愚蠢的饭桶，就是个过敏的饭桶！”

这一下，佐佐木又只能眨巴着睁圆了的眼睛。森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背后议论我，说我‘在共军面前吓得直打冷战’，‘信任朝鲜人的自卫团更胜于信任日本人’，不是吗？”

他边说边回过头来看着佐佐木，可是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生气的样子。佐佐木显得有点儿慌张地说：

“哪里哪里，……我也不是特意那么讲的……”

“还狡辩什么？佐佐木！我是拔出军刀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向天皇陛下宣誓过，不踏平东洋世界就决不活着回来的人！”

“啊，是吗？……”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使亚洲大陆大和化！为此，我们决不能容许在这个大陆上存在着不愿意向我们屈膝、不甘心当奴隶的，想同我们平起平坐，翘起鼻孔出气，争夺势力的民族！”

“是！”

佐佐木摸不透森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只是糊里糊涂地应答着。

“历史，特别是近代的历史，证明了人类的生存的法则也和动物界的完全一样，就是弱肉强食的残酷的法则在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强者要吃掉弱者，弱者将被强者吃掉。要不是英明的明治圣君使我们大日本民族在东方首先文明开化起来，成为亚洲的强者，那么，我们这个漂浮在海上的大和岛国，说不定早就变成某个豺狼吞噬的一块肥肉了呢。”

“这话说得极是。”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亚洲的权霸。我们并吞了朝鲜，还占据了满洲。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要知道，除了被征服的土地而外，在我们的面前还摆着比它要辽阔得多的尚未征服的亚洲大陆和茫茫的海洋。再说，在业已征服的土地上，也还不能按照我们的心愿恣意行事。同朝鲜共产主义者较量的最近几年的历史，就足够引起我们的巨大的恐惧心。”

“朝鲜民族是个厉害的民族！”

到这个时候，佐佐木才装出他也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出一个问题的样子，扬起头来说。但是森对佐佐木的回答并不感兴趣，继续说着自己的话：

"就象我常说的那样，我们只采取了几天的军事行动，就掐断了这个大陆的咽喉。但是，我们同拿着几支步枪起来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却已经较量了好多年了。进驻朝鲜和满洲的日本大军，也都变成了一团狼藉的血肉。与此相反，共军的势力日益增强，最近还显露出向朝鲜国内进军的气势。"

"确实如此。"

佐佐木特意睁圆了眼睛瞅着森，附和着说道。

"在同共军的较量中，我们消耗了过多的血和精力。长此下去，恐怕要耗尽我们的一切，将会一败涂地的！"

森装出慨叹的神情，望着远方的天空。

"是！"

"佐佐木！"

森突然把头一转，在那充血的蛤蟆眼里闪出一道凶光。

"起初，我们只用一种简便的方法，就是凡是朝鲜人，就不分大人小孩儿，一律毫不留情地火烧、枪杀、刀砍，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但是，在这几年中，我们已经得到了教训，证明单靠这种办法是不行的。所谓"三光"政策，无非是火上浇油而已。只有善于总结教训并汲取教训的人，才算是英明的。我们何必一定要坚决同全体朝鲜人为敌，跟他们宣布决战，进行浴血的战斗呢？我们要想方设法使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敌对、互相倾轧，自取灭亡。若能如此，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这块大地，朝着你我所共同渴望的霸占大陆的方向，迈出第二步。在你的眼中显得微不足道的自卫团，集团部落，保甲制度，防共宣抚工作班，防共避难训练等等，其中就隐含着这种具有实际性的重大意义。这一点，我们已在东满通过实际行动得到了验证。我们在各个地方组织这

些东西，最低限度也可以给居民们在外表上涂上我们的色彩。单只这一点，也就能得到很大的效果。共产游击队的枪杆子，必须突破这道障壁才能同我们交手。你该知道，古时候，将帅们打仗，手里总是拿着盾牌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怯懦。你以为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盾牌吗？”

“当然需要，不过，……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佐佐木小心翼翼地望着森问道。

“可以。”

“为了刺倒敌人，不是需要矛在盾的前面吗？”

望着佐佐木的森，突然把头一仰，大声笑道：

“哈哈哈，你也有很鬼的时候。好的，你勇猛、刚愎，又很有点儿鬼道道，很好。正因为我把你看成是一个有前途、有作为的青年军官，所以对你才常常用鞭策来代替夸奖。可你却议论我为什么那样重用自卫团团长。你也象女人那样嫉妒起来啦？”

“不，不是那个意思。不过，老实说，当队长说到自卫团团长虽是朝鲜人，但比日本人还强的时候，我的确感到这是一种侮辱。”

“好的，好的，可是你要想一想，我们要是在鼓动和激励这方面，对他们也那么悭吝的话，怎能让他们代替我们去拿起枪杆子呢。如果吝惜使用那么一点点儿夸奖，而由我们自己直接拿起枪杆子，手上染着污血，去驱赶居民充当我们的挡箭牌，岂不是等于公开地暴露了我们是他们的敌人吗？最近，我们让自卫团去进行的居民避难训练，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那是预备一旦有事需要时，我们就可以驱赶这些居民守住城门，阻挡共军的进攻。”

“啊？！”

佐佐木的眼睛睁得溜圆。

“用不着大惊小怪！不过，这只有我和你，还有滨田参谋才能知道的秘密。你要知道，我们对朝鲜人，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一切措施，都是以这个基本方针为依据的。我想对你说的是，你虽

然算是块有用的材料，但还是个出生不久的牛犊，因此，你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行，这对你的将来是大有好处的，明白了没有？”

“是！”

佐佐木低下头说。

森回到办公室，把装在酒壶里烫得滚热的清酒作为开胃酒喝了下去，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午饭。饭后，他感到浑身舒坦、四肢松快。于是，他走进办公室隔壁的寝室里，睡了一大觉，感到精神爽快起来。

森伸了伸懒腰，走进办公室，到墙角的小圆桌旁边，揭开留声机的盖子，放上一张唱片。在一阵嘈杂的管弦乐声之后，传出唱军歌的粗大声音：

大和男儿生在世上，
冲锋陷阵，死亦如花。

森一边用手摸着毛蓬蓬的络腮胡子，一边听着歌曲。他慢慢地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步，挥动着一只手打拍子，还随着留声机的歌声，用鼻子哼了起来。说起音乐来，他喜欢的是军乐和进行曲；说起古董来，他喜欢的是军刀和盔甲；说起女人来，他喜欢的是会击剑的女人。

就象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军国主义者。他出身于封建武士的家庭，从小熟习刀剑，长大后就把军国日本的征服亚洲和世界的“理想”刻骨铭心。他这一生一世的野心，就是用腰上的军刀砍杀整个亚洲大陆，用钉了铁钉的军鞋把它踏遍，然后登上世界的屋脊——喜马拉亚山峰顶之上，尝一尝一面俯瞰脚下的大陆，一面在军服大襟上擦洗沾满鲜血的和断了刃的可爱的宝剑所产生的壮快。

尽管他怀着这样的“宏伟抱负”，可是在同共军的较量中，他那宝剑的利刃钝了，在他们自以为是被征服了的土地的大后方里，他只落得当了个跟那些看不见的共军较量的连名称也不够响亮的“讨伐队长”。每想到这儿，他就气得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但不管怎样，他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是愉快的。森越来越大声地唱起歌来，就象士兵在行进一样，颇有节奏地来回走动着。就在这时候，他身后的房门被轻轻地打开了，刘炳甲走进屋里来。他夹肢窝里夹着个装有人参和鹿茸的匣子，惊奇地睁着两眼望着象发疯一样来回踱步的森。

“冲锋陷阵，死亦如花！”

森非常满意地重复着刚才唱的最末一句歌词，在向后一转的时候，才发现刘炳甲。刘炳甲慌忙把靴后跟啪地一碰，向他敬了个礼。

“团长来啦，你听这首歌怎么样？”

正在自我陶醉的森，用手指向上捻着髭须，向留声机那边歪了歪头。

“啊，非常好！”

“嗯，应该说，这不单单是一首歌，而是我们的大和魂！让自卫团团员们也学唱这首歌吧！”

“是！”

刘炳甲又一次碰了碰脚后跟。

“呃，你来有什么事？我正想叫你来呢。”

“是吗？很对不起，我这次来不为别的，是……”

刘炳甲毫不犹豫地走近森的身边，把夹在夹肢窝里的匣子，双手端着，非常郑重地递到森的面前。

“这是什么？”

森没有伸手去接，端详着刘炳甲问道。

“是人参和鹿茸！”

“人参鹿茸！”

森的目光转到刘炳甲递过来的匣子上面。

“是的，这是我父亲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搞到的。”

“呃哼，我看一看！”

森本想装出一副不当回事儿的表情，但在眼睛里和嘴角边却禁不住流露出满意的神情。而这，当然是决不会被刘炳甲那锐利的目光放过的。

“是。”

刘炳甲把那匣子放在桌子上，解开缎子包皮儿，露出用贝壳镶了白鹤的花样的紫黑色螺钿漆匣，匣盖一揭，散发出一股苦里透香的气味来。匣里分成两格儿，一格儿并排放着两根有小孩儿胳膊那么粗的人参，另一格儿放着一对还没有分出枝叉的毛茸茸的鹿茸。

森拿起一根人参。刘炳甲斜眼瞟了一下他的表情，开口说道：

“这是山参，在人参中，是功效最好的品种。现在阁下正看的那支是七十年生的，旁边的那支是五十年生的。”

“唔，这么小的就有七十年！”

森的那对原本就够大的眼珠子更鼓出来了。刘炳甲满有把握地接着说：

“所以，它的名字叫‘神草’就是神鬼的‘神’，草木的‘草’；有人说它是大地之精灵，所以又叫它做‘地精’。它能安神，有补益五脏六腑之功，使人长生不老之效。我在六岁的时候，父亲给我吃了两支三十年生的，直到现在仍然见效，就是在这北方的大冷天，我也热得无法穿上绒衣。”

“嗬——是吗！”

森特意把刘炳甲的肥胖、红润和行动敏捷的身体打量了一眼。刘炳甲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稍稍低着头，继续说：

“著名的山参产地，是江原道的太白山和小白山，在北关，有

名的产地是咸镜道的白头山、麒麟山、白云山和狼林山。这支山参就是在白头山采来的。采山参的人进山之前，要百日不过俗世的生活。也就是说，要禁戒酒色，沐浴净身，向山神爷致诚祷告之后才能进山。进山之后，不准说俗世的言语，要用山里的行话。比方说，猪肉应该叫'准米里'，菜汤要叫'米西西里'。"

"那为什么？"

"山参不是我们世上的，是很神灵的东西，在俗世里被污染了的凡人的眼睛是看不见它的，所以从来就有这种习惯。"

"嗯，很有道理。"

森点了点头说。

"您服用了它，一定会得到很大的药效。这个鹿茸，正如您知道的那样，就是鹿的角。凡是长在鹿身上的，都是灵药。鹿肾、鹿茸、鹿顶血、鹿胎、鹿脯、鹿血都是好药。其中最好的是鹿茸。可是象卖药广告上画的那样，鹿茸分出枝叉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大药力了，根本不能叫做鹿茸。……"

刘炳甲又说明了一通。很满意地听着并用手摸弄着匣里的东西的森，突然把脸一仰，朝着刘炳甲诧异地问道：

"团长当过药商吗？"

刘炳甲泰然自若地在嘴边浮现出一丝微笑，回答说：

"过去，我曾伪装成采药人，在山里转过一年，指挥过特工班。"

"嘿嘿嘿，原来如此，你可以称得上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了。好的！你代我向刘正雪先生表示谢意。"

"不敢不敢。"

刘炳甲很有礼貌地低着头说。

"团长！"

森突然正颜厉色地叫了一声，坐在椅子上。

"有！"

刘炳甲赶紧立正，望着他。

“我想叫你来，不是因为别的，我了解过前些日子进行的居民避难训练的情况，你们竟然用了三十分钟时间！”

“是的，我们虽然加足了马力……”

“呸！三十分钟，共军早就攻进城里来啦。要更紧张地进行训练，要在二十分钟以内，最好，要缩短到十五分钟。共军打上来的时候，一定要迅速地转移居民，维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是我们和你们这些持枪站在第一线上的人的神圣义务。要向团丁们和居民们广泛地宣传我们的这种意图，调动他们的自觉性，这样不就可以在训练中收到更大的成效吗？”

“是，我一定遵照执行！”

刘炳甲的细条眼闪着狡猾的光，暗暗地表示自己完全理解了“避难训练”的真正意图。森对刘炳甲这样一个闻一知十的部下，既感到称心，又感到窝心。精干的部下，虽然很有用，但精明得过分了，却又是不好驾御的。刘炳甲这个人，甚至连上司的这种心理都捉摸透了，因此即使遇到明摆着一看就知道了的事，如果不需要表白，他也就装出根本不知道的样子来。

“好，我相信你！可是我问你，最近自卫团的情况怎么样？”

森同样地没有表露出内心的那种情绪，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有日本军上等兵的指导，训练工作进展得非常快。”

“还差得老远哩！春天眼看着就要来到鼻子跟前了，不能因为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训练，下一阶段的训练就有所放松，还要更加积极地加紧进行。同时要由自卫团来接替我们讨伐队一直担负着的治安肃清的任务。有关警备、巡逻、搜查等任务，最好是由懂得居民的语言和风俗的自卫团去执行。以后你们就要逐步地把岗哨和地区接管起来，执行好这方面的任务。与此同时，要特别加强对镇内和郊外农村部落的巡逻和搜查，要把这项工作同训练结

合起来进行。谁敢断言我们这个地区就没有共军的特工人员潜入呢？如果还没有潜入的话，那就算是预先拉一道防线，我想这就会更好一些！……”

刘炳甲从皮夹克兜里掏出小本子，记下“讨伐队长”的指示。

五

院子里响起一阵急骤的号声。

“紧急集合！”

在营房门前站岗的值勤兵急声喊道。从外边训练回来，刚吃完午饭坐在板铺上休息的团丁们，象被弹簧弹起来似的，一个个跳了起来。

甲龙坐在旮旯里的第一小队铺头上，正在用针缝补在山里穿行的时候被树枝挂破的上衣襟，一听到喊声，慌忙拉断线头，跳下地来。景天和万植，脚上还穿着满是泥雪的鞋，两腿搭在床头上，头朝里平躺在床上。

“万植！景天！”

甲龙一边喊，一边摇着他们的腿。他们睁眼张望了一下，也噔噔地站起来了。

团丁们在狭窄的过道里拥挤着朝房门那头儿涌去。

今天，这是第二次紧急集合了。清早三点钟，他们被敲醒起来以后，上面就下达了迅速追击和歼灭出现在合水坪方面的“共军小部队”的命令。合水坪是向德山林场方面去的逆上二十里路的险山峻谷。

自卫团团长刘炳甲骑马跑在前头，团丁们捏着拳头在他的后面跟着跑。累得倒下了的团丁就被扔在半道上，部队仍然继续朝前跑。他们一口气儿跑到合水坪的后山谷，把整座山包围了起来，然后严密地搜山，从山下一直搜到高高的山顶，可是除了见到几只惊跑的兔子而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刘炳甲又命令他们继续搜查紧挨着的旁边的那座大山。

小队长和分队长们连打带骂驱赶累得坐在地上吐舌喘气的队员去搜索了另一个山头，结果还是一场空。这还不够，刘炳甲又继续强迫队员跑到山下五龙川畔的合水坪村，把整个村子翻了个底朝天，闯倒了房门，掀翻了衣柜和箱子，踹踢了土豆窖，闹得鸡飞狗叫孩子哭。

搜查的结果，“黄鼠狼”小队长把一对中年的农民夫妇押到站在村子当中宽敞的空地上指挥的刘炳甲面前。夫妇俩用本地人听来觉得陌生的南道口音，谈了他们在去年秋天弃农后离乡到这里来寻找生计的经过：离开家乡以后，有时坐车，有时步行，在路上熬了一个半月，前天才来到这里。全家老小都病倒了，急得连户口都没有来得及落，祈求长官原谅他们。

最近一些日子，不论是白天黑夜，每天都要搞几次紧急集合，拉着自卫团跑遍山岭、谷地和村庄、街巷，说什么要“追捕共军”，可是连共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最初，一搞这种活动，甲龙扛着上了刺刀、装好子弹的步枪跟着跑的时候，总是心跳得很厉害。可是现在他知道这纯粹是一种假想的把戏，也就不象最初那样心惊胆战了。不过，紧急集合的号声一响，团丁们一个个就都发出绝望的叹息。因为集合号一响，他们就得拼命地跑，翻越几十里险山深谷，跑得嗓子眼里冒烟，上气不接下气，还要在老百姓的怒目之下搜索村庄和街道，闹得鸡飞狗叫孩子哭。最近在德山镇和郊外村落流传着一种说法：一听到“自卫团疯狗”来了，连哭叫着的孩子也给吓得不敢哭了。在城镇和村庄，人们一见到自卫团

团丁，离老远就躲躲闪闪地避开了，还用冷眼瞟他们。甲龙就几次遇到过这种情况。每当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比在操场上挨日本上等兵打骂还要难受。

今天清早，他们搜查了合水坪以后，是在村里的各家各户派的饭，吃过了早饭才回来的。甲龙同万植、景天，还有其他五、六名分队员一起，到酒糟鼻子分队长指派的一家农户的上屋吃饭。他们围坐在饭桌的周围，甲龙一嗅到饭香，就忍不住那股眼珠直打转的饿劲儿，不由自主地拿起了饭匙。可是一抬眼便看见他对面的万植根本没有拿起饭匙的意思，只是呆呆地望着灶间屋。甲龙也下意识地向灶间屋瞅了一眼，只见黑糊糊的炕角里，拥挤着这家的五、六个孩子，正用充满着恐怖和诅咒的目光盯着上屋。甲龙立即猛怔了一下，只觉得有谁用粗大的铁棒打了他拿着饭匙的手腕似的。这时候，他才发觉放在面前的土豆燕麦饭，原是这些孩子们的早饭。他放下了匙子，脸象盖上了炭火一般烧得通红……

在几个小时之前，这种骚动就搞过了，现在又搞什么紧急集合呢？……

甲龙夹在队员中间拥向营房门口，心里感到异常不安。

“立正——，向前看！第一小队准备完毕！”

“黄鼠狼”小队长向穿着皮靴的叉开大腿站在远处的刘炳甲做了报告，接着二小队长和三小队长也做了报告。刘炳甲听完报告以后，用凶狠的目光横扫了一下整个队伍，口气严厉地说：

“注意！现在开始进行城内居民的避难训练。第一小队……”

刘炳甲的长条细眼忽地一闪，扫向第一小队。

“东街的居民都赶到东门炮台前头！”

“是！”

道涉仰起绷得很紧的脸回答。

“成八！你的二小队是南街。三小队长！”

刘炳甲的宽大脸庞一动也不动，只是向旁边移动着眼珠子，接着说：

“你把西街和北街的居民集合到正在修建中的西门炮台前头进行避难！”

名叫成八的长得象摔跤能手的二小队长和马头脸大个子三小队长一齐做了回答。

于是，刘炳甲抬起一只手，往腰间的枪盒上一插，用尖利的目光把整个队伍的人员一个一个地打量了一遍，似乎要看透他们的心似的。然后，又象是有什么地方不称心似的，皱着眉头说道：

“看你们的脸，一个个都象是失魂落魄的人。你们要振作起来。上次训练竟用了三十分钟时间，今天要缩短到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在一小队的前排，有人惊叫道。他是酒糟鼻子分队长治洙。刘炳甲的眼睛一闪，立刻转到他的身上，盯了他一会儿，又转向队员们，说：

“从各方面来看，对我们自卫团来说，今天的演习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讨伐队长森阁下，要通过今天的演习来检阅我们经过了第一阶段训练的自卫团的实力。他说，只要我们做出好成绩来，那么也叫我们自卫团得到日本讨伐队所拥有的机关枪等最新式武器。他还说，在今天的避难训练中立功的小队、分队和指挥官、队员们，都将按照功绩给假一两天，并发给特别奖金，今晚还要在明月馆设宴犒赏官兵们！”

“呀——”

刚才发牢骚反问的酒糟鼻子这么一欢叫，前排有几个人也跟着欢叫起来了。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刘炳甲喊了一声。队伍又立刻吓僵了。

“但是，要是训练搞不出好成绩来，是要受到应有的制裁和惩

罚的，对此，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你们要振作精神，拼死命也要搞好这次训练。在今天的训练中，实战的气氛要比往常的训练更浓。要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方法，不管是老人和妇女，还是儿童和婴儿，都要毫不留情地赶出来。有反抗的、逃避的，可以用枪进行威胁。为什么要这样坚决地进行这种训练呢？因为一旦有事，共军攻打上来的时候，能不能把居民们迅速地转移到炮台地下室避难，是关系到能不能保护居民生命安全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你们明白了这个根本意图，就应该奋力去做，毫不容情地驱赶所有的居民参加这场训练。三十分钟以后，就要鸣汽笛。讨伐队长森阁下亲自登上东炮台，督察这次避难训练。"

刘炳甲举起戴着皮手套的手，用手指指着那个阴森森地矗立在城边的炮台说。

背映阴霾的天空耸立着的东门炮台，是在几天以前同东城墙一道完工的。西面的炮台和南面的炮台，也修筑得很快，正在往高垒。在他们这儿，也能远远地望见。只有连接后山岭的北城和北门炮台的工事进展得最慢。总之，现在城镇的东西南三面，差不多全被高高的城墙和炮台围住了，这使得这个城镇又增添了一股腾腾的杀气。

甲龙望着刘炳甲指的东门炮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一想到上次搞避难训练，把城镇翻了个底朝天的情景，就禁不住心惊胆战。景天和万植也用不安的神情望着炮台。那天，避难演习结束以后，街上到处是哭声、喊声和争吵声。自卫团的坏家伙们把居民全都赶出去，趁街上没有人的时候，从商店和住家里偷走了许多东西。那些丢了东西的人，一见到自卫团团丁，就不由分说地扑到他们的身上，哭的哭，叫的叫，说情的说情，要他们交还偷走的东西，闹得满城一片慌乱。现在，他一想到这些，就感到脊背发麻。

"一小队向右转！向前十步走！"

“黄鼠狼”小队长这么厉声一喊，甲龙猛然惊醒过来了。

“黄鼠狼”小队长把小队拉到正门附近，具体地布置了行动计划。

“治洙！你的一分队由我来指挥。你先去推一辆自行车来，把办公室里的手摇式警报器绑在自行车上，等警报笛一响，你就先跑到东门街头，摇响警报器，把居民统统赶出来。自行车的后坐上再带一名队员。用这种办法，我们小队至少能缩短五分种时间。”

“哈！对呀！”

酒糟鼻子叫了一声，急忙地跑去了。

“其余的队员，你们都注意听着！每个班要分派两名到三名，进行分组包干。一分队……”

道涉的小眼睛连眨也不眨，站在那里精心周密地分派着。在三个小队长中，要讲办事麻利，带兵有方，还得数“黄鼠狼”。他手腕硬辣，而且比较高明。今天，他决心把避难训练缩短到十五分钟，显露显露自己的手腕。特别是“讨伐队长”森亲自站在望楼顶上督察演习的消息，更激起了他的升官的狂欲。德山自卫团还有副团长这么一个空缺儿。现在他当了个小队长虽然说也还不错，但是跟副团长这个官职一比，毕竟还差一格。他一直想捞到这个肥缺儿，老早就虎视眈眈，窥视着机会呢。

甲龙和万植是一组，被分派到某条胡同去执行任务。

“……要有不服从的，干脆用枪杆子往外赶。你们一个个都要振作起精神来，有谁糊里糊涂地把事情搞糟了，我就要他的命！”

道涉厉声说着，他那三角眼里射出一道凶光。

甲龙异常为难地望着“黄鼠狼”。他被分派去执行任务的那条胡同，除了几家小铺子而外，大多是房檐接房檐的矮小的草房。一想到自己将要挥动着枪杆跑进那条胡同里去的情景，就感到全身无力，四肢酸软。

“甲龙！”

背后有人轻声唤他，回头一看，是自卫团团长。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早已站在后头，在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他那倒背着的手里提着一条皮鞭，习惯地敲打着靴筒。看来，他早已来到队伍的后头监视了。

“有！”

甲龙回过身来回答。

“把鞋带系好！”

刘炳甲并不看甲龙的脚，只是用平静的口气说。甲龙低头一看，左脚的鞋带果真松开了，慌忙弯下腰去系紧了鞋带。

“我听说，你上次对教官就很不逊，最近在训练和值勤方面又不够积极。这可不好！你要搞好今天的训练，以后值勤的时候要卖点儿力气！要这样，我就叫你回家去娶媳妇，还给你个官儿做做。”

刘炳甲说完，也不听他怎么回答，用皮鞭敲打着靴筒，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甲龙还在愣怔怔地望着他的时候，突然，头顶上空“呜——呜——”地响起了警报笛声，分队长治洙早已骑上自行车，飞扬起围在脖子上的白绸巾，直奔大门而去。

“出发！”

“黄鼠狼”拔出手枪，朝头顶上一举，喊道。二十多名队员呼啦一下奔向街道。二小队和三小队也接着象山洪爆发似地向大门那头儿涌去。

路上的行人猛然怔住了。他们用恐怖的目光望了望边喊边跑的自卫团团丁们，慌忙地掉转头来，朝着来路匆匆跑去。正在街上玩耍的孩子们也吓得尖声怪叫着跑进胡同里。店铺老板惊惶地赶忙拾掇货摊子，闩上门板，慌得手脚忙乱，不知如何是好。

在阴沉的天空下面的这条安谧的小街，刹那间，象捅了马蜂窝一样，乱成一团。

甲龙他们的小队一到东门街头，就按原来的编排，两人一伙，

三人一组地各自散开。

甲龙和万植也朝着他们所分担的地区跑去。可是，他们的脚步越跑越慢，到后来干脆站在原地不动了。他俩懵懵怔怔地望着早已变成一个乱摊子的街道。

先跑来的治洙，推着自行车在各条胡同里穿行，“呜——呜——”地摇着警报器。这声音叫人听了非常刺耳难受，就象用快刀刮脊梁骨一样。随后跑进街巷的团丁们，闪动着雪亮的刺刀，用枪托猛敲着大门，打碎店铺的玻璃窗，嗷嗷乱喊乱叫。

各条胡同开始涌出难民来了。刹那间，大街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向南门炮台方向涌去。

道涉和治洙这些坏家伙们，越来越象来神儿的巫婆挥刀举枪，高声嚎叫，发起狂来。

“喂！喂！把东西扔掉！空身快跑！”

“共军来了，要割掉你们的鼻子呀！”

“十分钟！在十分钟以内跑到！不然全都死光！”

有个背上背着个孩子，手里又拉着个孩子，头上还顶着个大包袱的妇女，被酒糟鼻子的枪杆给推倒了。接着有一个背上背着须发银白的弯腰老人的年轻人跑过来，一下子绊在女人的身上，重重地摔了一跤。有个老奶奶，迎着涌来的人流，不知呼喊着谁的名字，踉跄地走着，走着，终于被人流冲倒，踩在众人的脚下。

“喂，混蛋！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呀？”

不知是谁，在甲龙和万植的背后大声吆喝起来，还狠狠地推了他们一把，差点儿没摔倒在地上。甲龙和万植勉强稳住身子回头一看，原来是道涉正瞪着一双要吃掉他们似的眼珠子，恶狠狠地站在他们的身后。

“你们俩是管这条胡同的吧？”

甲龙强打起精神，望了望这条胡同。

“是……”

“都赶出去了吗？”

甲龙和万植嗫嚅着。

“快给我赶出去！混蛋！”

只见道涉的拳头直向他们的脸上打来，打得他们眼里冒出火星。他们俩只好踉踉跄跄地向胡同里跑去。

“混蛋！你们要是误了时间，我就要你们的狗命！”

背后响着道涉的叫骂声。万植分担胡同左边的住户，甲龙负责胡同右边的住户。

甲龙挨家挨户地跑着。头一家、第二家都空了，第三家也没有人。他刚一打开灶房门，一股焦味儿直冲进鼻子，还冲出一股浓黑的烟，熏得他睁不开眼睛。仔细一看，灶里边还燃着木棒子，锅台上的大锅里正发出什么东西煎煳了的嗞啦嗞啦的声音。看样子，这家的主人是正在下豆浆的时候被撵出去的。甲龙慌忙跑进去也顾不得火炭烫手了，把灶里木棒掏出来。他又从缸里舀出几瓢水浇上去，才算松了一口气。

这家一定是卖豆腐为生的。

把老本儿都烧光了，以后怎么生活呢？甲龙觉得，这事不象是别人的事，自己可以无动于衷。他突然想到自己不该这样站着，便急忙跑出门外。

他正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另一家的时候，正面跑来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他的后面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背着个小孩，头上顶着个大包袱，匆匆忙忙地跑着。迎面跑来的那个小男孩，猛地停下脚步，用惊恐的目光望着甲龙，尖声叫道：

“妈！疯狗来了！”

小男孩回过头去，又跑向年轻女人的身边。甲龙只觉得脑袋象被谁猛击了一下似的，懵怔怔地停下了脚步。

“勇洙，快走就没事，你不走，自卫团真就要把你抓走的。”

年轻的女人这样哄着自己的孩子，可是孩子死死地把着那年

轻女人的裙子不放。

“他用刀砍人，我害怕！我害怕！”

甲龙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好象蒙了一层炭火似的。他深深地低着头，急匆匆地从女人的身边走过。

“长官，对不起，把剩下的那两块门板上好，我就走，千万容我一会儿！嗯，妈的，这块门板怎么不听话了！”

秃头的店铺老板正在上门板，一看到甲龙走过来，便一面求情，一面慌忙地上着。

“四号和五号门板上错了。”

甲龙看着他怪可怜的，说。

“啊呀，可不是真的，我就……”

秃头又慌张地把门板卸下来。甲龙不安地望了望胡同前后，说：

“先去躲一会儿吧，马上就回来的！”

“先躲一会儿？！”

秃头回头瞅了甲龙一眼，他那汗渍渍的脸上，流露出嘲笑他的神情。

“我们会替你照管的。”

“嘿，真气死人了，上次演习的时候，好东西都给偷走了，快露出空底儿来了，这回再给偷一次，我这条老命怕也就没有了！”

甲龙没办法，只好去帮助老板上好门板。秃头象监视盗贼似的，一面朝大街那头儿跑，一面还不时地回头瞟他。

这时，甲龙的心情，真象是在偷东西的时候被人抓住了似的，他感到胳膊和腿都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儿，不能正常动作了。他一时愣了神，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对面那家的大门吱呀一声，只见万植微微低着头走了出来，挎在肩上的枪杆子直打晃。

“万植！”

甲龙这么一喊，万植才停下了脚步，抬起头望着他，半天也没说什么。万植不仅很敏感，而且禀性生来就是不把心里的话吐

出来就憋得受不住的。但是到了最近，他总是紧闭着嘴，心情沉重地想着心事。

现在倒是由一天至多说两三句话的沉默寡言的甲龙来主动地跟他搭话了。但是万植除了回答“是”与“不是”而外，却不多说一句。

过了半天，万植才叹了一口气说：

“这家正在办喜事呢！”

“什么？办喜事？！”

甲龙圆睁着眼睛望了望对面的这一家。在围着板墙的草房院里，传出来一阵急骤的驴叫声。

“凭人的嘴，实在……说不出叫他们去避难的话。”

万植沉郁地咕哝着，望了望远处的山峰。在阴沉沉的天空上，飘落着一朵又一朵的雪花。院子里又响起驴叫的声音。

“办喜事的人家，怎忍心把他们赶出去呢？叫他们别出声，偷偷地办呗……”

甲龙说着向对面这家的大门走去。他的两只脚不由自主地就这样行动了。

一转过房边的烟囱角，就看到狭窄的房院里有好些人在闹哄着。甲龙向后退了几步。这个草房盖得颇有点儿规模。灶间屋、上下两屋的三间颇大的草房，都大开着房门。铺满草席的院子里，人们踉踉跄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个个都现出惊惶失措的样子。甲龙仔细一看，他们是想把摆在院子里的喜桌搬到屋子里去。那头儿，有四、五个人抬着一张摆满了碗碟的喜桌，闹闹嚷嚷地往屋里抬。桌面上摆着垒满了米糕的大盘子，竖起脖颈的整鸡，还有水果盘子什么的，看来这分明是新郎和新娘拜堂时用的大喜桌。

突然，毛驴又高声地叫了起来。拴在院子那边仓房柱子上的带着鞍鞯的大耳毛驴，扬头朝着雪花飞落的天空，不停地嗷嗷尖

叫。

一个白发、驼背的身材瘦小的老头儿，慌忙跑过去，从仓房里掏出一捆豆秸送到毛驴的嘴边，哄着说：

"死毛驴，你想搅了这场喜事吗？千万别叫！"

毛驴把嘴伸到豆秸捆里，扯出一把豆秸，扇动着鼻翅儿，喳喳地吃得很香。

离拴着毛驴的仓房不远的院角，放着一台花轿，旁边站着一个显得非常不安的年轻人。他身穿一件干净的棉布长袍，脚穿一双黑胶鞋，眉清目秀，中等身材。一眼望去，说不上因为哪一点，很象万植那样善良和聪明。这会儿，他非常惶恐不安地望着院子里乱作一团的情景。看来，他一定是新郎了，那么，新媳妇还没有走下轿来吗？

"好啦，好啦，都进屋里去吧，咱得快点儿叫新郎新娘拜堂，现在兵荒马乱的，新媳妇还没下轿怎么行啊？"

有一个只戴着宕巾（旧时以马鬃编制的一种帽子——译者注）的中年人朝着院里的人们喊道。于是大家都慌忙地登上廊台，走进了屋里。

这会儿，院子里只剩下那个头戴宕巾的中年人和那个白发、驼背的老人，还有一个穿着干净衣裙的年轻妇女。

"来，快点吧！"

戴宕巾的中年人，慌忙地走向停着花轿的院角，老人和年轻女人紧跟在他的后面。年轻女人碎步走到花轿跟前，撩起淡绿底牡丹花的绸缎轿帘，朝轿里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伸手从轿里掏出一双雪白的女胶鞋，整整齐齐地放在轿子前头。

可是轿里老半天还没有一点儿动静，轿外的年轻女人又朝里头说了几句什么以后，才见到一双穿着布袜的女人小脚伸了出来放在胶鞋上面，随后就是女人的油光的头碰在卷上去的帘子上而搭拉下来的黄黄的流苏露出花轿来，再后，眼前便晃动起粉红色

的小袄和淡绿色的长裙子。

新媳妇扶着花轿外面的年轻女人站了起来，低低地垂着头，扭着身子，不知怎样才好。新郎见到新媳妇下了轿，就向一旁退了几步。

这时，从远处传来手摇的警报器的声音。大家都惊得瞪圆着眼睛，望着房后的胡同。甲龙也吃了一惊，回头朝那边望去。

“快进屋吧！”

戴宕巾的中年人慌忙地拉着新郎的衣袖催促着说。

新郎新娘并排走在前头，身后跟着许多人。这时早已有一些人从打开的房门伸出头来看望。

警报声越来越近了。

“糟啦，怎么还不快进屋里呢？”

甲龙正在十分着急，戴宕巾的中年人已经催赶那对磨蹭着的新郎新娘登上廊台。他们刚刚走进房里，警报声突然在他们的近处呜呜地响起来了，好象就要来扯住他们脖领似的，震得屋檐嗡嗡直响。甲龙大吃一惊，望着大门那边，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正在这时候，有人在他的身后说：

“哎呀，长官您来啦？我方才已经向来过的那位长官也讲过……”

甲龙慌忙回头一看，是那个刚才在院子里张罗事儿的戴宕巾的中年人走过来，向他连连哈腰说。甲龙正在懵怔的时候，新郎新娘刚刚进去的那间屋子的房门哐啷一声开了，看去好象是新郎父亲的那个白发、驼背的小个子老头儿探出头来，惊慌地瞪着眼睛望了望外面，一看到站在院边的甲龙，就光着脚跑了出来，后头还跟来了许多人。甲龙向后退了几步。屋里黑糊糊的，看不大清楚，只依稀看出里面有一张摆满了各种食物的大喜桌和围在墙边的花花绿绿的屏风，还依稀看见低着头坐在屏风前面的新郎新娘的模样，特别显眼的是新媳妇的抹上油挽上去的发髻和横插着

的大发簪。警报声从房后渐渐向远处传去，可是许多人的脚步声和嗷嗷喊叫的声音，却越来越近了。

当甲龙象被什么追逼着的人那样向后倒退了几步的时候，那个白发驼背的老人光着脚跑到他的面前来，两腿一跪，双手拄地，伏在地上。瞬间，甲龙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眼前浮动着他父亲的身影了。

“长官，请高抬贵手吧！今天是我这个老得弯了腰的老头子给独生子娶媳妇的日子呀，这会儿刚刚摆了大喜桌正要拜堂，刚刚……”

老人的溃烂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但是，更感到惊惶的却是甲龙。他拉着老人的胳膊，象是央求说：

“老爷爷，快起来吧！我来不是为了……”

甲龙还没有把话说完，赶紧回头瞅了一眼。

通通的脚步声，各家大门的哐啷哐啷的开关声，嗷嗷的喊叫声，越来越近了。

“长官，就算是救一个要死的人，请高抬贵手吧！”

老人对憨厚的甲龙好象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似的，紧紧地拉着他的胳膊，苦苦地央求着。

甲龙用双手把着老人的手，反倒哭丧着脸哀求似地说：

“老爷爷，我不是什么长官，我替你向小队长说说吧。”

甲龙因为自己无法痛痛快快地给老人一句“就这样吧”的回答，心里焦急得象火燎一般，非常难受。听着胡同里渐渐走近的脚步声，就象是在捶打着他的脊背似的。甲龙打定了主意，如果来的人是一般的队员，无论如何，也可以设法让老大爷过去这一关的，可是如果是“黄鼠狼”或者“酒糟鼻子”分队长那样的长官来了，那就只好央求他们高抬贵手了。他们毕竟也是人，怎能忍心去驱赶坐在大喜桌前的新郎新娘呢？甲龙打定了这主意，把身子转向大门，想出去看看胡同里的情况。

这时，大门哐啷一声开了，小个子“黄鼠狼”飞也似地跑进院子里来。

他把两条腿支在院子当中，手往腰上一叉，用充血的眼睛凶狠地扫了一下聚集在院子里的人，然后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好哇，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是来赶集的吗？”说着，他突然抬起脚来，用皮鞋头子咚地踹了一下地，喊道：

“你们都长了几个脑袋，胆敢待在这里不走？”

老人不知道该怎样才好，只是瞅瞅甲龙，又瞅瞅“黄鼠狼”。其余的人都纷纷躲躲闪闪地向后退去。

甲龙按捺着怦怦直跳的心，向“黄鼠狼”跟前靠拢一步。

“小队长，这家正在办喜事……实在为难。”

甲龙鼓起最大的勇气，指着屋子里说。

“什么？喜事？”

“黄鼠狼”的闪着凶光的小眼珠子迅速地转向上屋。在敞着房门的屋子里，可以看得见低低地垂着头一动不动象僵了似地坐在炕上的新郎和新娘的身影。

惶恐不安的主人老头儿，踉踉跄跄地跑到“黄鼠狼”的跟前，趴在他的脚下哀求道：

“是呀，今天正赶上办喜事。队长，就象你看到的，我儿子现在已经坐在大喜桌前头了。长官，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就宽容我这一次吧！”

“黄鼠狼”连瞅也不瞅哀求他的老人，一步蹿到甲龙面前，不由分说，打了他一个耳光。

“混蛋！你说什么？不知本分的东西！我不是说过，凡是活着喘气儿的都统统地赶出来吗？快给我赶！你们也动手赶！”

“黄鼠狼”回过头去向跟来的团丁们厉声喊道。

“队长！这又何苦的呢！千万别……我这个老头子就是到了阴

间，也不会忘记队长你的恩德呀！红白喜事，自古以来就是连国家的君王也都很重视的人伦大事啊……”

惊恐的老人拉着“黄鼠狼”的胳膊苦苦哀求着。

“你这个老头子！共军就要打来了，还办什么喜事！”

“黄鼠狼”甩开老人的手叫道，可是老人还是拼命地拉着他央求说：

“长官，这是演习呀！”

“演习也要象实战一样，给我赶快滚出去。”

“黄鼠狼”狠狠地推了老人一把。只听老人唉哟一声，远远地摔倒在地上。

“啊，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世上还有这种说道儿？”

院子里的人闹哄哄地聚拢过来。“黄鼠狼”把脸一扬，两眼射出一股杀气，把攥在右手里的手枪向人群一举，叫道：

“是哪个家伙？谁敢跑到这儿来耍嘴皮子？”

人们都大吃一惊，怔住了。

“呀！混蛋！你们发什么呆？快进屋去把新郎新娘给我拉出来！不然，这台戏就没个完！”

“黄鼠狼”回头朝团丁们喊道。于是有几个团丁连鞋都不脱，穿着皮鞋冲进屋子里，动手去拉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惊惶地站了起来。甲龙一直紧紧咬着嘴唇瞅着这一情景，他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便把头扭了过去。

最惶恐不安的还是这家的主人老头儿。他从地上爬起来，跟在奔向屋子里的团丁们后面，一直跑到廊台，又猛地回转身来，象掉进水里的人一样摇晃着两条胳膊，又跑回到“黄鼠狼”的面前，跪下来哀求说：

“长官，我们大家马上就去，可是请您允许两个年轻的……允许新郎新娘留在屋子里吧。请您看在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面

上，啊？……”

“黄鼠狼”毫不留情地一脚踢翻了抱着他的脚脖子的老头儿，把手枪往头顶上一举，啪啪地打了几枪。站在院子里的人们都吓得脸色青紫，呼呼啦啦地涌向大门那头儿。

新郎新娘也被拉出了院子，在团丁们的枪杆威逼下慌慌张张地朝门外走去。倒在地上的老人，伸出两条胳膊摇晃着，象是想拉住擦过身旁的裙子和长袍的下摆，但他什么也没有拉住，就只好捶着地哭叫起来：

“啊哟，老天爷没长眼啊！这该死的世道哟，怎么不打个晴天霹雳呀！呜呜呜……”

“黄鼠狼”用嫌弃的眼光瞅了一瞅老头儿，回头向身旁的团丁尖声叫道：

“把这个老头子拉走！”

老头儿也不顾死活了，躺倒在地上硬挺着，可是到底拼不过年轻的团丁们，他一边被他们拖着走，一边不住口地咒骂着：

“给你杀！给你杀！”

甲龙站在房角的僻静处，胸膛象是就要爆炸似的，望着被拉出大门的新郎新娘和大声痛哭的老人的身影，身不由主地也踉踉跄跄地跟着走了几步。被拉着走在前头的新娘，脚上只穿着布袜，慌慌张张地迈过大门高坎的时候，长裙子不知挂在哪儿，撕开了很长的一段。她的淡绿色的长裙在风中飘动着。甲龙最初看到新娘身上的那件粉红色小袄和这条淡绿色长裙的时候，就感到心里格外火辣辣的。这跟姐姐买来的锦顺的衣裙是一样的颜色。在他们的后头，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被团丁们连拖带拉地走向门外，举过头顶的两手摇晃着，象疯子似地呼叫：

“劈雷呀！劈雷呀！……”

甲龙蓦然站在烟囱旁边。

老人已经消失在大门外了，但是他那摇着胳膊呼叫的情景仍

然留在眼前。他怎么那样象风雪呼啸的那天跟在自己身后的父亲呢？他感到头昏目眩，不由自主地一手扶在烟囱上。

“甲龙！”

不知道是谁在喊他，还猛地拉了一下他的手腕。甲龙回头一看，原来是万植。万植把嘴唇咬得煞白，瞅着甲龙的脸，他的眼睛里好象要喷射出一道火焰来。

“万植！”

甲龙也紧紧地握着万植的手喊道，这喊声如同呻吟一般，显得很痛苦。

这时，大门砰的一响，跑进一群团丁来。走在前头的是身材高大的治洙。他摆出一副要打老虎似的架势，大步迈过门坎，他的酒糟鼻子冻得紫黑。随着他闯进来的那些个团丁，也都是小队里的数得上的坏家伙。

“喂，甲龙！这家是办喜事的吧？”

治洙扇着有粗大的汗毛孔的鼻翅儿问道。这时，跟进来的人抢先回答说“就是这家”。

“好哇，这就算咱们走了红运啦！”治洙喊叫着颇有点儿傲气地走进院子里。

“都赶出去了吗？”

“黄鼠狼”在院子里问道。

“都赶出去了，一个也没剩！”

“他妈的！都怪分担这个胡同的小子穷磨菇，整整用了二十分钟！”

“别看这样，我看一等还是咱们的。小队长，这一大喜桌的东西咱们吃了怎么样？新郎那小子得了个新娘就够了，还要什么喜桌呢？嘿嘿嘿。”

“好哇，大家先进屋暖和一下身子再走吧。”

“呀！还是咱们小队长最好！”

不知道是谁欢叫了一声，接着就响起了一阵往屋里跑的咕咚咕咚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又响起了碗碟、匙子、酒杯相互撞击的声音，还有"喝呀！""倒酒呀！"的喧闹的喊声。

这些个家伙不管是什么，都要争着抢着先吃，于是打起狗架来了。

"混蛋！你往哪儿伸老鸹爪儿！"

"妈的，你怎么打人呐？你想都归你一个人吃吗？"

"这是我的，松手！"

"啊唷，好小子，你打人呐！你要独占这个喜桌吗？我揍死你！"

这时，两个家伙互相扯住脖领要打起来了。

"呀！猪崽子，给我住手！"

治洙高叫了一声，接着是什么东西打碎了的声音，再后就是唉唷唉唷的嚎叫声。

"那个整鸡放在小队长的面前！"

治洙又喊叫了一声，不管他们怎样，在另一头还是吃呀喝呀地乱得不亦乐乎。

"呀，狗崽子！这么好的酒席，打什么架呀！来，倒酒呀，咱们吃咱们的！"

"酒是泪水呢，还是长叹呢？……"

"好呀！"

拍打桌面的声音，咯喳咯喳地啃吃什么的声音，吧嗒着嘴的声音……

甲龙和万植站在烟囱旁边听着。甲龙感到头晕脑胀，两耳直嗡嗡，这些声音听来不象是发自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人世间，而是从深深的地层里透出来的一种噪音。发生在他们眼前的这一切，真不象是人们生活着的这个人间里的事。说不定现在他正被恶梦纠缠着哩。甲龙只感到浑身都麻痺了似的，失去了一切感觉，失去

了任何判断的能力了。

甲龙抬头望了望天空。阴沉沉的天上，正刮着冷嗖嗖的寒风，飘落下点点雪花。这时，在他的身边响起“得得”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万植搭拉着脑袋朝大门走去。甲龙呆呆地望着万植的背影，只见他那无力地低垂下来的瘦瘦的肩头上，挂着一支来回晃荡着的大枪，而他那迈过大门坎的脚步也是趔趔趄趄的。

甲龙的脸上突然浮现出惶恐的神色，也摇摇晃晃地跟在万植的身后，象逃跑似的走出大门。这时屋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哈哈的狂笑声。甲龙感到自己的脊背上好象背着一盆火炭一样发烫。他踉踉跄跄地跟着万植走着，身后又传来了毛驴的嘶哑的叫声。

阴郁的天空飞舞着雪花，劲疾的寒风吹过胡同，卷起地上的破纸乱草和尘土，在被谁追赶似地慌忙向前走路的甲龙和万植的身边盘旋了半天，才白蒙蒙地飞向空中。这两个青年的沉甸甸的大衣襟，象要被风吹卷上去似的一个劲儿地嗯嗒着。

甲龙早已追上了万植，但他还是糊里糊涂地向前奔走。他们的背后仍然不断地传来毛驴的叫声。

甲龙觉得自己的脸烧得滚烫，每迈出一步都象是没有踩到实地似的在打颤。卷着雪花的冷风虽然扑打在他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反倒觉得脸上烧得更加厉害了，腋窝和背上也淌出湿漉漉的汗水来。现在他的心情，就象是一个小偷被人发现了慌忙逃跑时的心情一样。

直到听不见毛驴叫声的时候，他才放慢了脚步，长吁了一口气，好象自己这才从陷阱里爬出来了。

他慢腾腾地迈着脚步，抬头望了望雪花飞舞的天空，看到离他不远的街那头矗立着的东门炮台。炮台顶上，身披斗篷的“讨伐队长”和穿着皮夹克的自卫团长，还有几个日本军官，正在用望远镜观望街道的情景。

“这么宽的街面，那么多的人家，我怎么就那么巧摊上一个办

喜事的人家呢？……"

甲龙的脑子里充满了这种不知道是对谁的怨怼。厄运也实在是过于巧妙地作弄着他了。

炮台顶上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最初只是一个人在满意地呵呵大笑，接着便是许多人一齐发出的轰笑。

甲龙觉得这笑声象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停下脚步，望了望后面，万植在被白雪遮没的胡同的那一头，正迈着沉重的脚步走来。他象一个老人一样弯着腰，瞅着地面，不慌不忙地走着，挎在肩上的大枪来回晃荡着。

六

炮台顶上发出来的笑声，其实并不是对着甲龙的，而是"讨伐队长"森看到叫他满意的训练结果之后发出来的罕见的笑声。二小队只用了十八分钟，一小队用了二十分钟才勉强地把所管辖的地区的居民们赶了出来。最落后的是三小队，用了二十二分钟才结束了训练。

刘炳甲在极为满意的森的面前受到了夸奖，而且森还保证说，今后可以考虑加强自卫团的装备问题。这样，他也怀着异常愉快的心情回到本部。

刘炳甲把全体自卫团员集合在操场上，做了这次避难演习的总结讲话。他在队员的面前没有表露出一点点儿满意的表情，而是极其严肃地做了训练的总结。他特别严厉地斥责了费时二十二分钟的三小队队长和队员，然后作为惩罚，特意命令第三小队在明天清晨五点钟进行一百里强行军。对第一小队，也严厉地指责

了他们在第三条胡同耽搁了时间的过失。那正是甲龙他们分担的胡同。最后他宣布，当天晚上在明月馆设宴犒赏在训练中有特出成绩的第二小队全体人员和自卫团内的分队长以上的指挥官，还决定明天给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的队员放一天假，并且勉励他们今后要更加努力执行任务。

总结一结束，“黄鼠狼”就大步蹿到甲龙的面前，不由分说，啪啪地打起耳光来。

“饭桶！没想到被顺手的斧子砍了脚背！就因为你这个小子，我们输给第二小队了。”

“黄鼠狼”把甲龙打了一顿，他的杀气腾腾的目光又转到站在旁边的万植的身上。他咆哮道：

“你他妈的也一样！”

骂完，就左右开弓地把他们俩猛打了一顿。但是他们俩都象一段木头一般，站在那儿连动也不动，怎么打便怎么挨。

“喂，喂，道涉！有要揍的，留到明天吧！快走，酒席都快凉啦！……”

二小队长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喊道。道涉这才咬牙切齿地说道：

“混小子，等我回来非揍死你们不可！”

白天寒风劲疾，吹卷着雪花，刮得非常的凶，可是天刚一黑，风倒慢慢消停了，天上降下了素淡的鹅毛大雪。

甲龙吃过晚饭，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走出营房外。

他无所思虑地望着飘落雪花的黑暗的天空，慢慢地沿着围有铁丝网的操场边踱步。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踏着雪跟来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万植。他一手拿着帽子，光着脑袋，走到甲龙的身边，不知道为什么，张望了一下四周，然后低声说：

“甲龙，你跟我到仓库后面去一趟！”

甲龙没有回答，诧异地望着万植。

“我有话要跟你说。”

即使在这黑暗的天色中，也可以看到万植的眼里闪出的奇异的目光。万植回转身来走了，甲龙望了望万植，也只好跟着他走去。

什么事呢？这些日子，万植既不呻吟也不言语，只是紧咬着焦黑的嘴唇默默地度日。不过，甲龙知道，现在的万植要比过去一有时间就拉着他的胳膊倾诉自己的苦衷，每到夜晚就呻吟喊痛的那个时候，更消瘦得多了，而这一点时时使他感到心疼难忍。万植的沉默不语，越发勾引起甲龙的焦躁不安。究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挂念京玉吗？要不然，也许是因为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吧？但是，如果就是这样，他不会拉我到仓库后面去的，这真叫他捉摸不透。

他们俩在院角里的用板子钉的小小的仓房后头停了下来。

"什么事？"

甲龙疑惑地先开口问道。可是万植仍然没作回答，望了望四周，然后放低声音说：

"甲龙，我反复想过，总觉得不能这样活下去了。"

这话，他曾经在一天晚上也讲过，那次讲的时候，他是惶恐不安的，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可是今天却迥然不同了，完全是一副异常沉着和果决的神情。甲龙只是注意地望着万植，并未作出回答。

"这些日子我左思右想，想了很多，可是我觉得，咱们不能再留在自卫团了，我再也无法穿着这套军装，扛着这支大枪活下去了！"

他压低嗓门儿悄悄地说着，但从他的语调听来，他的话是非常果断很有分量的。甲龙还是糊里糊涂的。万植接着说：

"你仔细想一想从咱们被拉到自卫团来的那天起直到现在的每一件事吧。从被拉来的那天晚上起，咱们过的就是活地狱的生活。哪一天，哪一刻，咱们没挨过骂，没挨过木棒打，没遭到皮

鞋踢呢？不管咱们的命怎样不值钱，怎么下贱，但咱们也是人呀，怎能被他们这样残酷地踩在脚下呢？我们过的是这个样的生活，而我们干的又是什么样的勾当呢？甲龙，我们天天练习，天天干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整天跑上跑下，打人，刺人和枪杀人吗？你再仔细想一想这些日子咱们所干的勾当吧。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股疯劲儿，动不动就跑到街道上和村庄里，翻它个底儿朝天，闯进住户，抢吃人家的饭菜，砸烂人家的衣柜。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今天白天，甚至闯进办喜事的人家，啪啪地乱打枪，撵走了新郎新娘，抢吃了他们的喜桌。披着张人皮，怎么能继续干这种勾当呢？现在我走在街上就是遇到猪狗，也臊得抬不起头来了。”

万植骞然停下话来，望着鹅毛大雪飞舞的天空。他的呼吸是急促的，脸上充满了绝望的神情。甲龙连气儿也不敢大喘，只是僵了似地望着万植。听了万植的话，一个月来受尽凌辱十分痛苦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地掠过他的眼前。从鞭打脚踢下惊醒的自卫团的第一个起床时间起，一直到今天，说他们不好好行进，说他们不象真正要刺死人那样地进行拼刺训练，说他们没有打敬礼，说他们没有大声回答，说他们眼色不恭，说他们这样那样不好，动不动就挥舞起木剑来打他们的脑袋，用钉子鞋踹他们的脊梁骨。

不仅这些，还有那至今仍在耳边响着的毛驴的刺人耳膜的叫声；趴在地上哀求的白发老人的哭喊声；劈劈啪啪的枪声；被拖拉着刮破了裙子的新娘子；闯进屋里抢吃人家的喜桌，嗷嗷乱叫的团丁们的声音；就象小偷被人追赶着似的，踉踉跄跄从雪花纷飞的胡同的路上逃跑的情景……这一切，他越想越觉得脸上象火炭一样发烧，腋窝和脊背也淌下一溜溜冷汗。

甲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万植！我也真的……”

甲龙开口说到这儿，就不知道用什么话才能说出自己内心的

烦恼了。

正在望着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的漆黑天空的万植，慢慢地转过头来，向甲龙靠近了一步，拉着他的手说：

“你心里的痛苦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现在我决心要向你讲的，不是跟上一次一样，用哭腔来使你感到痛心了。甲龙，我们决不能再这样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

听着万植的话，甲龙越来越郑重其事了。甲龙现在才发现，万植确是不同于他这个甘愿在痛苦和烦恼中挣扎的人，而是一个有坚定的信念和最大的决心的人。甲龙小心地问道：

“万植，那你想怎么办呢？”

万植向四外张望了一下，靠到甲龙的耳边，低声地说道：

“铁三所走的道路是对的！现在想起来，铁三说的话，也一百个对！我们究竟为了谁，为什么干这种勾当呢？”

“那么……我们也……”

甲龙声音颤抖了，没能把话说下去。万植毫不踌躇地点了点头，接着说：

“就是现在，咱们也应该跑呀！趁咱们的手上还没有沾上和咱们的父母兄弟一样的老百姓的血的时候，赶紧逃出去！”

“你说什么？咱手上沾什么……”

甲龙的心跳得很厉害，他简直连话都说不成了。

“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有一个可怕的陷阱正在张着口等着咱们吗？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你看吧，直到今天，我们不是用这杆枪天天练习打枪和刺杀的吗？你以为那是为了去打什么狍子和野猪吗？这不是为了让咱们去打死那些不听鬼子的话的老百姓是什么？甲龙，你想想，今天我们究竟是把枪口对准着谁来进行搜查战和避难演习的呢？嗯，你不感到可怕吗？”

万植那把着甲龙的手在索索地发抖。甲龙也真的害怕得不寒而栗了。说实在的，甲龙并不是根本没有想过这类问题。当他把

冰凉的子弹顶上枪膛，对准假人扣动扳机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起来，手指直发僵。当他端着上了雪亮的刺刀的步枪，疯子似地跑上前去，刺向草人的时候，有时还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草人变成了真人了，就不禁两眼发黑，没能刺中目标。

甲龙睁圆了大眼，身子和表情都是僵硬的，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着。

"甲龙，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怕'讨伐队长'说的要枪毙逃兵的话吗？我们宁可叫他们抓住枪毙了，也必须想办法逃跑！除了这条路而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万植再次摇着甲龙的胳膊低声地说，可是甲龙仍然僵硬地呆立在那里。

甲龙和万植一样，所过的都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痛苦的生活，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象万植那样想过，把自己置于一种走投无路的绝境。只是在想到度日如年的痛苦而漫长的服役时间的时候，感到两眼发黑。每当这个时候，他更是下定决心，要咬紧牙关，忍受痛苦，熬到获得自由的日子。但是，现在听了万植的话之后，忽然觉得自己是站在悬崖顶上了。这儿真的是悬崖吗？如果这儿真是悬崖，那么除了逃跑这一条道路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他只觉得头昏脑胀，心慌意乱，根本判断不出怎样才是对的了。

在他的眼前站着殷切等待回答的万植。甲龙勉强伸出似乎是麻痺了的胳膊来，把住万植的手，讷讷地说：

"万植，让我再好好地想一下……"

万植痛快地回答说：

"好吧！"

他们回到营房的时候，岗哨长骂他们不遵守换岗的时间，在外头乱跑。甲龙他们的分队今晚是站的后门的岗。他马上转身到后门去，和景天换了岗。甲龙双手端着枪，站在挂着一盏高粱饼

一样黯红的灯光的门楣下面。鹅毛大雪，一团一团地下得正紧，似乎要把整个天地都埋进雪里似的。从后门的门柱起，沿着黑糊糊的院边圈过去的铁丝网的细铁丝上面，也落上了厚厚的白雪。倚着门柱的甲龙，甚至连手里的枪杆子搭拉了下来都没觉察到，只是象一块石头似地站在那儿。他的头顶、肩头和枪杆上，也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白雪，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沉浸在深思之中。

现在他还仿佛感到，万植在低声说话时喷出来的口气火辣辣地掠过他的耳边。万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殷切和中肯的。按理说，禀性善良老实的甲龙，要比万植更不能忍受这种痛苦和耻辱的自卫团生活的。

甲龙身受牛马不如的虐待，还能坚持到今天，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逃跑的想法，也不是因为害怕在逃跑的时候被鬼子抓住给枪毙了。甲龙虽然善良老实，但他决不是那种胆小怯懦的人。他有着那种只要一旦下定了决心就是岩石也要穿过去的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当他自己或者同伴们遭到鬼子指导官或者小队长、分队长的连牛马也难以忍受的谩骂和毒打的时候，他就恨不得一个箭步窜过去，把他们提起来象摔蛤蟆似地摔倒在地上，再把他们踹个稀巴烂。这种冲动，常常使他的胳膊腿都索索发抖。这时，他只好狠狠地咬紧嘴唇，忍住这种即刻要炸开胸膛的可怕的冲动。他想，他的身体发肤，既是属于自己的，又不是属于自己的，是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随心所欲地处置的。对于他来说，家里有着他不能忘记的也不可能忘记的父亲、锦顺和其他家属，这些人是把他们的一生都寄托在甲龙一个人的身上，并且从他的身上寻求着希望和欢乐的。

如果逃跑的话，应该在南阳村的时候就跟着铁三一道逃跑的。可是，不论在那个时候，还是现在这个时候，一直在甲龙的头脑里有一个自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想法，那就是：作为一个人，不考虑父母兄弟和妻子，只顾自己，这是不合乎做人的道理的。铁三

妈在那次以后，又被拉到警察署，受了许多日子的罪，快到临死的时候给放出来了。随后许区长又找上门来，逼着她立刻搬家。铁三把家属搞成这个样子，能说他尽到了做儿子的义务和做人的本分吗？甲龙就是这样想着，才忍受下难以忍受的各种痛苦的。

但是今天万植要他一起逃跑的劝告，又是跟这个问题有区别的，是属于另一类的问题。万植的恳切的劝告，自有其刺痛人心的地方，那是无法用甲龙心中的那种信条来轻易驳倒的。

"趁咱们的手上还没有沾上血的时候，赶紧逃出去！"万植的低声话语象一把匕首一样深深地插进了甲龙的脑子里。万植的这一句话，使甲龙的坚定信条连根动摇起来了。一想到他说的话，甲龙就感到心惊肉跳和脊背发冷。万植举出今天抢夺办喜事人家的这件事，证明了将来的一切是非如此不可的。

怎么办好呢？难道现在真地到了或是逃跑或是要做出别的最后决断的悬崖呢？

僵立在那里的甲龙，抬起头来凝望着远方的天空。落在棉帽顶上的雪呼啦啦地散落下去了。他望了望南阳村的天空，竟然被纷纷扬扬的雪遮掩得连一小块青天都看不见了。于是他脑子里想象着埋没在大雪里的村庄和映着灯光的各家窗门的情景。眼前浮现出父亲、姐姐、锦顺和锦顺妈的面影。他向他们询问该怎么办才好，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回答，只是用悲哀的神情俯视着他。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现在要抛下他们而只身逃跑，就要把可怕的后果转嫁到他们的身上，这种决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痛快地下定的。

那么还有什么出路呢？难道除了逃跑而外就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吗？再说，逃跑，能算作一条出路吗？在甲龙的脑子里顿时产生了这些疑问。

细细一想，现在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逃跑时要走的路，只有通往县城的那么一条。不然，就得穿过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密林。

要从那条通往县城的路逃走，等于自投罗网，要是在这个隆冬季节走进什么吃的都没有的杳无人迹的密林里去，那也只能是白白饿死和冻死。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走这条既抛弃亲人又不能自救的实际上无济于事的绝路呢？

甲龙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

这时在黑糊糊的院子里响起了咯嗜咯嗜的踩雪的脚步声，看样子是到了换岗的时间了，岗哨长带着太植走来。

甲龙下了岗，打开营房的房门，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营房象一个死亡的深渊一样阴森凄凉。当然，他每次进屋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感觉，可是今天这种感觉却格外强烈。看来大家都睡着了，在这寂静的营房里，有几处传来了鼾声。

甲龙朝着营房里头的板铺，一面小心地走，一面细心地看。只见上酒店去的第二小队队员和分队长的睡铺还在空着。万植平躺在铺上，身上仍旧穿着军服、仍然扎着皮带、两只穿着鞋子的脚搭在床头上。大概下一个岗该是他的班了。万植的深陷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一动也不动，看不出他究竟睡着了没有。在上层板铺上，不知谁哼出似歌非歌的声音：

妻子和幼儿哭着拦我莫要离开他们，
我不得不叹息着把他们远抛在家乡……

这断断续续地哽咽着哼出来的歌声，是那样地凄凉和悲哀，句句炙人心肠。

呆立着的甲龙，鞋也不脱，一头就躺到万植身边的空铺上，闭上了眼睛。今天一清早就闹什么合水坪搜查训练，接着又是什么避难训练，足足折腾了一整天，而且又遭到精神上的打击，甲龙被弄得精疲力尽，往铺上一躺，就觉得身子快断成两截似的，那种滋味儿，真叫人说不准到底是痛苦还是舒服，只是不由自主地

哼哼起来。

躺了半天，他只感到胳膊腿和腰发酥了，象要沉到铺底下去似的。

甲龙睁开眼瞟了一下万植，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原样躺着，但是甲龙却看得出万植并没有睡着。万植不论是身子还是表情都是僵直和紧张的，好象在警惕地准备着，随时都可以起身行动似的。

甲龙想到应该回答万植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勇气先开口，只好又闭上了眼睛。上层铺上还传来如泣如诉的歌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甲龙困倦得沉入似梦非梦的朦胧之中。这时在他的耳边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继而感到热乎乎的口气掠过腮边。睁眼一看，原来是万植紧靠到身边来，瞅着他的脸。在万植的眼里闪过一道不寻常的光。瘪下去的两腮，不知怎地象是痉挛似地在颤动着。看样子，万植好象要说什么，可又没说，只是动了动干裂的灰嘴唇，望了一下房里，然后把嘴紧凑到甲龙的耳边，低声问道：

"甲龙，你想好没有？"

甲龙不由自主地要欠起身子来，万植伸手按了一下甲龙的胸脯，把嗓音压得很低地说道：

"我们不能错过今天晚上，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我过一会儿就去换岗，你再多呆三十分钟，就装作上厕所，悄悄地溜出来吧。"

痴呆呆的甲龙，只是眏着眍䁖眼，望着万植。他想今天晚上就逃跑吗？……

"当官儿的都喝酒去了，而且又下着大雪，只要一跑就没事了。再也等不来这样的好机会啦，你快打定主意吧！"

万植眼里迸出火花低声地说，他的呼吸炙热了甲龙的耳朵。甲龙轻轻地合上了眼皮。他在站岗的时候想好的那些要万植再忍一忍的根据和理由，现在即便是当着满腔燃烧着就要逃跑的欲望的

万植说了，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心思去细心地听的，而且也不会接受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撒手不管，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拦他的这种冒险行动。他又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万植的脸上交织着焦躁和疑惑的神情。

"万植，你安下心来听听我的话吧。"

甲龙慢慢地说。

"快说吧。"

万植仍旧是一副焦躁的神情。

"我想，逃走也罢不逃走也罢，要用这一个最后手段，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算晚的。"

万植的眼里浮现出疑惑的神色。甲龙接着说：

"如果这只是关系到个人的生死问题，我想，当初咱们就不会让他们拉到这儿来。即使咱们是被骗来的，也不会挺到今天，不是逃走，就是跟那些坏蛋拼个你死我活了。可是咱们象死人一样忍受了极其残酷的痛苦和种种侮辱，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属吗？就拿你来说，在这世上的亲人只有一个京玉……"

甲龙因为找不出适当的话而踌躇起来了，万植抢先接口说道：

"甲龙，请你千万别再提这种话！我一想到自己要抛下京玉逃走，我的心都快要撕裂成一条条的了。就是因为这个，我一连十多天，几次三番地下决心，又几次三番地打消这种决心。可是现在……我宁可死，也不愿继续忍耐下去了。难道为了救活一个京玉，就心甘情愿地去当强盗不成？"

万植终于激忿起来了。

"不过，咱们什么时候用自己的手干过那种勾当呢？"

"今天还没干，可是人家不会允许你明天也还不干的。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吧，'黄鼠狼'不是骂咱们没有认真去干，要揍死咱们吗？"

"是啊，不过，咱们宁可死，也不能动手去杀死那些无辜的

人啊！”

“甲龙，你怎么这样糊涂呀？……”

万植绝望地低声说着又叹息了一声。甲龙紧紧地把着万植的手，恳切地劝道：

“你的话都是对的。你实在要逃走，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不能叫你一个人走呀，我也得跟你一起走的。不过，万植，我的意思是要更多地想一想，慎重地行动。咱们穿着军服，扛着枪，在街道上和村庄里晃来荡去的，实在是件叫人脸红的事。不过，咱们无论如何还是可以做到不昧自己良心的。不管坏蛋们做什么坏事，只要咱们不跟他们一道干就行啦，我想他们总不至于因为这个就把咱们弄死的吧。万植，咱们还是对付着过些时候再说吧，你说呢？……”

甲龙恳切地说着。但是万植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只把头仰倒在他枕着的铺盖卷儿上，眼望着天棚。他俩沉默了片刻，万植终于短叹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你的处境跟我不同。我身上只有京玉一个人，可是在你的身上寄托着你的父亲和姐姐，还有可怜的锦顺一家一共四口人的命运。甲龙，我只是考虑到自己，才说出那些话来，叫你难过了……”

万植完全改变了刚才的那种激忿的情绪，用充满同情和哀怜的神情望着甲龙说。

甲龙摇了摇头。

“万植，别这么说！我的家口好歹还都是大人，可是京玉还是一个小孩子呀！你决心抛下京玉逃走，心里还不知道是怎么难过呢！我的意思不过是说，不论是你还是我，都有自己的不能随便行动的苦衷，还是好好地想一想吧。”

甲龙声音发颤，低声地说出涌上心头的充满真情的话语。但是万植什么话也没答，只是点了点头，把视线转到别处，继续凝

望着天棚。过了半天，他才突然地说：

“我想，鬼子总不至于在小孩子身上下毒手的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甲龙的眼睛瞪得溜圆。这时万植又把头偏向甲龙，拉着他的手说：

“甲龙，要是我走了，得请你关照关照我的京玉呀！这虽然是厚着脸皮说的话……”

万植的眼睛象刚才似地又闪出光来。甲龙看出万植已经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就是只有他一个人，他也要坚决逃走的。这时甲龙有些慌了。

“万植，你千万听我的话呀！今晚要忍过去，今天晚上……”

甲龙不觉抬高了嗓门。

“嘘——”

万植睁圆眼睛望了望周围，然后又回头瞅着甲龙，可他的神情似乎是在凝望着远方似的。他忽然短叹了一声。

“甲龙，我明白你的意思……”

万植说了这么一句，便把头低了下去。甲龙听了他的这句话之后，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这时，突然在过道那头儿响起了皮鞋声。他俩急忙躺回自己的铺位上。

皮鞋声来到床头前嘎然一停，接着传来的是粗暴的喊声：

“喂，万植，你怎么不去换岗？”

甲龙眯缝着眼睛一看，原来是姓张的岗哨长。凡是治洙不在的时候，总是他代理分队长，论凶狠劲儿，就连分队长也要输他几分的。特别是今天晚上，别人都上明月馆去喝酒去了，只有他留了下来值班，打天黑的时候起就气鼓了嘴巴。万植不知道啥时候蒙上了那件破破烂烂的棉大衣，躺在铺上一动也不动。

“喂！混账小子！你死了？起来！”

姓张的飞起那穿着沾满白雪的军鞋的脚，踢了一下万植的搭在床头上的腿。

这时万植才装出刚刚睡醒的样子，欠起上半身，直勾勾地盯了姓张的一眼，气冲冲地说：

“干吗这样？我去换岗就是了！”

“好小子！我看你这些日子老是眼神不恭，出口不逊！快给我滚起来去换岗！”

姓张的又狠狠地踢了一下万植的大腿，象要吃了他似地嚎叫着。可是万植连理也不理，从容地抻了抻衣角，戴上狗皮帽子，然后坐在床头上系鞋带。

姓张的先走了，万植随后跟了出去。他的脚步声渐渐地远了。甲龙欠起身子，探出头来望望过道那头儿。他看着万植的背影，不知怎么的，心里突然惶恐不安起来。万植走到房门跟前，回过头来，也不知道他看到甲龙没有，望了半天，然后才打开房门走出去了。

甲龙合上两眼想睡，可就是请不来觉。心里一直平静不下来。刚才万植不知道想些什么，对他的劝告似乎作出肯定的回答，可是他总还觉得叫人不能放心，但又觉得，怎么也不至于就在今晚闹出什么事来的。

甲龙在万植站岗的这两个钟头的时间内，一直在担着心，焦灼地等待他换岗回来。甲龙自己在又冷又黑的半夜里，极力摆脱死死缠在眼皮上的睡意，觉得站岗的那两个钟头怎么也不会有这么长。他估计时间该到了，探头去望房门顶上的挂钟，可是时针好半天才移动了五分或者十分。

好歹总算盼到了换岗的时间了。姓张的走进屋来，到床铺的尽那头儿，叫醒一个队员，领了他出去了。当那个队员走出房门的时候，甲龙的心也随着那个队员的脚步在走动着。他想：这会儿，他们该走过操场中心了吧，这会儿该换了岗回身走了吧，这

会儿姓张的自回办公室去，万植会打开房门走进屋里了吧。想着想着，甲龙猛地欠起身子，望着过道尽头，可是房门没有一点儿响动。

甲龙开始焦躁起来了，眼光一直没离开墙上的挂钟。前一阵显得那么缓慢的时针，这会儿竟快得能看出它的转动速度来了。二分，五分，十分……

突然哐地一声巨响，门扇子象脱离门框飞出来似地一开，撞到墙上，同时又发出玻璃被撞碎的响声，随后便有人噔噔地跑进屋子里来，喊叫道：

"起床——紧急集合——"

这是"黄鼠狼"的急骤的喊声，在他的身后，那个姓张的岗哨长畏畏缩缩地站着。

甲龙象被弹簧弹了似地猛地跳起来了。营房里立刻通通乱响，乱成了一团。甲龙轻轻地闭着眼睛，心里喊道：

"你呀，到底闹出事来了！……"

以分队为单位组成的许多搜查组，立即到大雪纷扬的街道和村庄里，到田野和森林中分头搜查追踪。他们一直搜到天明，搜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没有发现被大雪掩没了的万植的踪迹，只得精疲力竭地回到营房。

甲龙他们的分队，也沿着后山谷跑了整整一宿，直到天亮之后才回来的。尽管"黄鼠狼"和酒糟鼻子治洙威胁说，如果抓不到万植，就把他们统统枪毙掉，可是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清晨时分，他们踏着深雪，象游泳似地在雪里爬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咕哝着说：

"上天帮了他……"

甲龙回头一看，是本分队的太植、景天等五、六个队员跟在后面，在分队里一个年龄最小的名叫正植的队员，正抬着头望着天空说呢。

“是啊！”

小个子太植迈着碎步走着，也添了一句，这时，另一个队员也插上一句说：

“他干得对！不管他们怎么发狂，也抓不到他的！”

说这话的就是在昨天晚上哽咽着唱歌的那个大个子队员。

甲龙望着雪花纷飞的天空，也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并在心里殷切地盼望继续降下大雪，两天也好，三天也好，一直下到万植跑到永远不会被抓走的遥远的地方为止。

但是甲龙感到他所依靠的支柱忽然消失了似的，禁不住两腿打颤。在这个并非人间的活地狱里，只有万植一个人，才是可以同他一起交流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的，相依为命的亲密的朋友。现在，他失去了这个朋友，以后自己一个人怎能过得了这种非人的生活呢？这种孤独无依的悲哀情绪象潮水一样涌上心头。

回到自卫团营房一看，第三小队的分队长和几个队员吵嚷开了，说，昨天晚上，他们象捕到老虎的猎人一样高兴，得意洋洋地吃呀喝呀的闹了一宿，这下子可算是美到头儿了，“黄鼠狼”和酒糟鼻子他们俩，非有一个要被打断筋骨不可。他们这样说着，感到非常开心。可是普通的队员们却一个个不安地等待着第一小队的队员们回来。等到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万植可能已经安然脱险的话以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第　四　章

一

"最近你到北城工地去看过没有？"

森的粗暴的嗓音，在听筒里也哇哇直响。

"啊啊……"

刘炳甲的大方脸变得象章鱼一样通红了，只好吞吞吐吐地"啊"呀"啊"的。

"什么'啊''啊'的，我问你上工地去过没有？"

"啊啊，我忙着做训练总结，又要搞避难训练，忙来忙去……"

刚拿起话筒，就遭到对方的一连串严厉的追问，刘炳甲就凭他轻易不会心慌的本事，也有点儿晕头转向，结结巴巴的了。说不定是因为森这个家伙昨天晚上吃的酒肉还堵在心口窝，不然就是因为吃了那些费了好大劲儿搞来送给他的人参鹿茸之后，药效过分了，最近以来他动不动就大发作一番。刘炳甲一面等着他的下一句咒骂，一面缩紧着粗壮的身体，正在心里思索这些的时候，出乎他的意料，在话筒里突然传来粗鲁的笑声。这时，刘炳甲的那一对不轻易睁大的眯缝眼立刻瞪圆了。话筒里的笑声突然一停，传来了久久不息的电流的嗡嗡声。这更使他感到不安起来。

"你说的'忙来忙去'是什么意思呀？是赌钱的事吗？我听说你赢

了棉布商老文的许多钱啊！”

说完又笑了一阵。

森怎么知道的？是谁打的小报告呢？刘炳甲象鲫鱼似的张了张嘴，终于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要不是因为万植逃跑的事自己感到心虚，他是满可以大胆地按着自己的处世权术来周旋一番的，但是今天毫无办法，只好忍耐一下了。

“等修完城墙再去要钱怎么样？想赢了钱，等共军打了来，送给他们吗？嗯？”

不是呵斥，而是嘲讽的口气。

“是，一定遵命，我一定加快修建炮台工事的进度。从今天起，我马上把城里的居民来一个总动员……”

刘炳甲扭过肥胖的屁股，从裤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揩着那说不清是汗还是油的湿漉漉的额头，一边恳切地说。

“动员居民顶个屁用！你爹不按期交纳木材，工地上已经没有木料了！”

森的嗓音又尖叫起来。

“木材？那是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这个你还问我？傻瓜！”

没想到他下意识说出来的话，竟然触怒了森。森不给刘炳甲一点儿辩白的余地，把他骂了一通以后，命令他强力搞好北城的城墙和炮台的工事，就把话筒放下了。

刘炳甲把话筒啪地挂在墙上的电话机的耳机钩架上，蹙紧眉头，在原地站了好久。

明明是顺利进展着的事，在最近竟然开始一件一件地跳槽了。即使这样，只要他父亲能按期履行交纳木材的合同，刘炳甲也不至于遭到这种狠骂。要是连万植逃走的事件也被暴露出来的话，那他就要挨一场雷劈了。无论如何也要等把万植逮回来之后，再向上头报告。“黄鼠狼”这家伙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

可是林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搞成这样的呢？是不是被眼前的几文钱的小利就弄昏了头脑的父亲又在耍什么花招呢？那边不通电话，没法马上打听情况。应该先处理哪件事情好呢？

刘炳甲想了一会儿，决定先让第二小队长带领几名队员到林场去了解了解情况。但他想不出处理逃兵事件的妙法。已经是第三天了，可是还没有发现什么象样的线索，急得他简直受不住了。刘炳甲凭着自己的老经验，清楚地知道一个逃兵对瓦解整个队伍会产生多么可怕的作用。他坐立不安，拿起桌上的帽子往头上一扣，就朝房门走去。这时房门一开，一小队长道涉进来了。

"黄鼠狼"的狰狞而毒辣的脸，今天满布着怯色。他差点儿没跟刘炳甲撞个满怀，慌忙住脚敬礼。刘炳甲的那一对蹙得极不愉快的眼睛，变得更有棱有角，凶狠地盯着"黄鼠狼"。道涉没精打采垂头丧气地说：

"上城镇去的搜查队和派到县城去的搜查队，全都空手回来了。虽然查遍了每户住家和每条山谷……"

"混蛋！整天价显白自己有能耐，可就连那么个毛孩子队员也没有管住，放跑了他，到处去追，追了半天是这么个结果，简直是饭桶！"

狠狠地死盯着"黄鼠狼"的刘炳甲，顿时爆发出好歹一直忍到今天的一腔怒火，一步窜到桌子边，拿起烟灰缸，就照着"黄鼠狼"的脸打去。道涉慌忙一闪，烟灰缸打在敞着的门扇上，打了个粉碎。

"团长，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我已经用警备电话通知邻近的所有自卫团了。一个跳蚤，跳不出多远的。他没有钱，没有吃的，身上还穿着军装，他不下村是活不成的。"

"黄鼠狼"合着两手哀求着说。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不然我就枪毙你！"

"是，是，我一定把他抓住！"

"黄鼠狼"吓得满脸紫青。刘炳甲的嘴边浮现出一丝冷笑，望了

望他的那副可怜相，说：

“我问你，你打算上哪儿去把他抓回来呀？”

“一分队向南，二分队向西，三分队向东。”

刘炳甲感到口苦似的，咧嘴一笑说：

“所谓聪明的傻子，就是指你这种人说的。别的地方不用派人去了，只要派人去严密地搜查东面的通往县城的大路两旁就行！在这德山地区，除了那个方向而外，就没有别的道儿可走！”

“嘻嘻，是！是！”

“黄鼠狼”在淌了一阵冷汗的脸上，装出嘻嘻的笑容说。

“你亲自带一个分队出发，到马圈挑几匹快马骑上！”

“是！”

“你不要向讨伐队长报告。还有，要是没有抓住那小子，你也不用回来，投江死了算了！明白没有？”

“是，是，投江死了的事，我还不敢说准，不过我一定能把他抓回来的！”

“黄鼠娘”急匆匆地转身走了出去。

“哼！哼！带领这帮饭桶……”

刘炳甲正鄙视地望着他吧嗒着嘴的时候，没等房门关上，又有人跑进来喊道：

“团长！”

跑进屋里来的是个脸面和身子都显得很干瘪的象木杆子一样瘦高的汉子。他站在刘炳甲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哧呼哧直喘。不知道是因为脸条太长呢，还是满脸哭相，他的那个大长脸歪扭得更加难看了。

“咦，你不是徐监工吗？”

刘炳甲诧异地问道。他是在“黄鼠狼”抽调到自卫团之后，林场新雇的监工之一。

“团长，老爷派我赶快来见您，有急事禀知……我骑马一路跑

来，哎唷，我喘不上气儿来了……”

“什么事？”

“糟啦！……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儿啦，请给我一碗水喝喝……”

“他妈的！慌什么？水在那儿！”

徐监工朝着刘炳甲所指的客桌踉踉跄跄地走去，提起茶壶倒了一杯水，咕嘟咕嘟地喝起来，呛得脸色发黑，连声咳嗽不止。

“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傻瓜来当监工。喂，有什么事，快说！”

徐监工吭吭地咳嗽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林场的工人，吭，不干活儿，照他们现在的话来说，吭，就是罢工了！”

“什么？”

刘炳甲不觉高声喊了起来。徐监工大吃一惊，向后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这一下子，呛在咽喉里的水顺了下去，胸口才舒服了。

“老爷的意思是叫你派自卫团去镇压一下。只要扛枪的自卫团一到，他们就没有什么绝招儿啦！”

“嗯，那么多监工，一天吃三顿饭，都干了些什么，坐着看工人罢工吗？”

刘炳甲的大宽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到后来竟然变成黑红色了。他的额头、腮帮和下颏的肌肉，都抽搐了起来。

“我们豁出命跑上去，踹断了几个家伙的大腿骨……可是，工人们一齐起来闹事了。”

徐监工吓得连话都说不利落了。

刘炳甲对徐监工的回答，爱听不听的，用凶狠的目光望了望窗门外，突然嘴角一歪，好象吐出什么苦东西来似的说：

“跟我走！”

刘炳甲的肥胖的身体早就飞也似地走出门外。徐监工慌慌张

张地跟在他的后头。

二

一小队一连三天到外边去搜查。甲龙他们的分队，昨天白天出发，严密地搜查了通往县城的那条大路两旁的山岭和谷口，一宿没睡觉，不停地跑了一百多里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直到今天过了晌午才回到营房。其实，他们也并没有空跑一趟。大约走了五十里路左右，在搜查一个山谷的时候，分队里年纪最小的名叫正植的队员，偷偷地靠近甲龙的身边，低声地说：

"我拾到一只手套！"

在正植的显得稚气的圆圆眼睛里，闪动着不安的目光。甲龙也猛吃了一惊。正植警惕地望了望周围，从裤兜里掏出一只手套来，那正是锦顺上林场的时候带来的京玉织的粗棉线手套。

"在哪儿拾来的？"

甲龙强按捺住怦怦跳动的心，问道。

"就在那块磐石底下，那里还有升火的痕迹呢，我都用雪埋起来了。这只手套，我没处扔……"

正植迅速地把手套塞进甲龙的大衣兜里，说。

"你做得对，你做得真对！……"

甲龙拉着正植的手，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回到本部解散以后，甲龙就抽空儿到自卫团马圈的煮马草的灶坑跟前，把万植的那只手套扔进灶里，看它烧成了灰之后才回到营房。他虽然拿到了午饭，但是扒一口饭就象啃了一口沙

子似的，涩得实在没法咽下去。他只吃了几口，便放下匙子，走到外面，独自一个人站在营房后面的晒阳和背风的大墙角里，茫然地望着天空。在蔚蓝的天空上，轻轻地飘浮着棉絮般的云朵，照射着暖和的阳光。万植逃走的第二天就晴天不下雪了，接着一连三天都象春天一般的天气，叫人感到身上的破棉衣有些沉重闷人了。

甲龙的凝望晴天的目光渐渐迷糊了。

这几天，万植能走出多远呢？如果发现灰堆和手套的不是正植，而是分队长或者是象那个姓张的那样的坏蛋，又将会怎么样呢？一想到这些，甲龙的脊背一阵发凉。真是万幸哟！甲龙不由自主地垂下耸起的肩头，舒出一口气来。

看样子，万植是朝着县城方面去的路走了。他走出多远了呢？他不敢走大路，只能爬山道，那么一天能走多少里呢？他还没有吃的，也没有路费，又没有可投奔的地方。朝县城方面去的路上倒有几处村庄，实在困难的时候，也还可以找人家帮帮忙。这时，在甲龙的脑子里突然浮上一个不安的念头。记得万植逃走的第二天晚上，他到本部办公室去清扫，“黄鼠狼”正站在电话跟前，扯着脖子大声向各地区驻在所和自卫团支部通报缉捕万植，而且到了晌午，“黄鼠狼”又带领三分队队员急匆匆地走出去了。不用说，他们是去追捕万植的，不过，他们究竟是朝着哪个方向去的，还不清楚。甲龙因这种无法抑制的不安情绪，脑袋又混沉起来了。

“万植呀，万植，无论如何，你要快快走，除非是背静的独立房，绝对不要随便走进人家去，要平平安安地走到县城，到了那里，就会有藏身匿迹的地方了。”

甲龙在心里这样祈求着。

这时，甲龙听到旁边有人的动静，回头一看原来是景天。大概他是去换岗的吧，穿着大衣的肩上挂着一杆枪。听到自己的媳妇病危的消息之后，他那原本就已经够长的脸瘦得象死人头骨一

样尖尖的了。每有上街的机会，他就千方百计地想见到南阳村的老乡，好打听打听家里的情况，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只好独自在心里苦熬着。

正低着头走路的景天，一见到甲龙就停下了脚步。他俩用阴郁的目光无言地交流了一下彼此的心情。

“他走出多远了？”

景天先用粗浑的嗓音问道。甲龙找不出可回答的话，只是动了动嘴唇。

“他究竟走脱出去没有？”

景天又低声地问道，脸上现出极其不安的神情。

“该是走脱了吧！”

甲龙想起拾到万植手套的事，可是没有明说出来，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这时，景天转过头去，茫然地望着天空，叹息着自言自语地说：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景天的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真叫人捉摸不透。他只是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走过了甲龙面前。

甲龙望着有点儿驼背的景天的背影，茫然地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倒背着两手，慢腾腾地迈起脚步。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想起景天说的这句话。他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万植走的道路是对的呢，还是自己选择的路子是正确的呢？现在，他连心力也都衰竭了，根本无法进行判断了。他只觉得有一种没有同亲如弟兄的万植置生死于度外地一起行动，没有尽到做朋友的本分的自疚感，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可是自疚感之类的东西，对现今正在深山大雪中同死亡搏斗的万植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现在，甲龙所能做到的，只能是设法向南阳村的老家送去这个信儿，嘱咐家属好好地关照京玉。另外，甲龙本人只有尽快

地结束自卫团的役期，好回到家乡把京玉象亲妹妹一样地抚养成人。有朝一日万植回来的时候，能使他感到愉快就是了。最后，他感到担心的，是抓不到万植要拿家属们问罪的这个问题，不过，他也觉得正如万植在逃跑的那一个晚上说的那样，他们总不至于在不懂事的孩子身上下毒手吧。

甲龙一面这样想着，一面转过营房角去，这时候，后头不知道是谁在喊道：

"甲龙！"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太植和小队员正植朝着他走来。太植到自卫团以后更加消瘦了，身子还没有那个十七岁的，在自卫团里年纪最小的正植大。他迅速地摆动着瘦小的身子走过来。他身上的军服，就象万国地图似的斑斓不堪。几天前，他被派到"讨伐队"中队长佐佐木家里挑水、劈木柈、烧洗澡水。当他蹲在灶门前点火烧洗澡水的时候，背后传来了说话的声音，还劈头盖脑地泼来一桶热水。回头一看，是手里提着水桶的佐佐木中队长和他的长相很象小猫的老婆，他们气得脸色紫青。他的老婆嗷嗷叫着说：

"你这连洗澡水都不会烧的笨蛋！你把水烧得这么热，想煺活人吗？"

从那天起，太植一直怀恨在心，想着早晚要把他们两口子揍死！

不知道有什么急事，这时，太植急急忙忙地走来，张望了一下四外，便低声对甲龙说：

"你爹和锦顺来了，还领着京玉……"

"什么?！"

甲龙大吃一惊地问道。

这时，正植也靠近他的身边，补充着说：

"快去看看吧。我在后门站岗的时候，就看见有几个人在老远

的地方来回走动着，焦躁地望着营房。我问明了那个老人的来意，然后告诉他说，等换岗回去的时候，我自会告诉甲龙哥的，叫他们先到仓库后面背静的铁丝网旁边去等你。”

可是甲龙依然是一副糊涂的神情。太植接过话说：

“我刚刚去见过他们一面。你快去看看吧，我们给你望风！”

太植去见过他们，这一定是真的了。这时，甲龙的眼前立刻浮现出父亲、锦顺和京玉的模样。忽然间，一股怀恋之情涌上心头。甲龙只向他们俩点了点头，就朝着仓库急步走去，但他又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啦？快点去呀！趁这晌午没人的时候好见面啊。我们在仓库跟前望风，有谁来了，就咳嗽几声。你放心去吧！”

偏过头来的甲龙，根本没有听太植的话，却问道：

“京玉也来了吗？”

“是啊！真不好意思见到她！”

“你提到万植的事了吗？”

“哪有工夫谈那个？我只说就去把他哥哥找来，他正在等她的哥哥出来呢！”

太植是一副非常为难的表情。甲龙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便迈着沉重的脚步朝仓库那边走去了。

*　　*　　*

崔老汉和锦顺正在仓库后头的铁丝网外面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拉着锦顺手的京玉，不知道是因为冻脚，还是因为稳不下心来，在不停地晃动着身子，望着太植消失的仓库那头儿。

他们老早就想来探望的，可是推来推去，今天才忙着出了门儿。昨天早晨崔老汉睡醒后，长吁短叹地当着女儿甲女的面说，昨天晚上的一场梦很不好，就是空着手也要自己去亲眼看看甲龙

他们，才能放心。这样，就在今天一清早就领着锦顺上路了。

使他们感到为难的是京玉硬要跟着一道来。昨天晚上，她还没有透露出这个心思，只是当着他们的面，发愁给哥哥捎点儿什么东西才好，可是今天一清早，天色还是黑糊糊的，她就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包袱，跟着走出村口来了。不论怎么哄她，她也不听，站在那里紧闭着小嘴，什么话也不说，等大人走远了，她就跟在后边。

这样反复了两次。崔老汉和锦顺这才意识到在她见到自己的哥哥以前，是没有办法劝阻她，解开她心中的疙瘩的。锦顺只好把自己的围巾围在摇头表示不愿意戴的京玉的头上，领着她上了路。在路上，崔老汉和锦顺几次要背她，但是她一直摇头不肯，就这么徒步跟着走来了。

她紧抱在怀里的小包袱里，包着一双布袜。这是她拆开哥哥在前年过年的时候给她买的、在过年和端阳、中秋等节日才拿出来穿的那条土布裙子，昨晚打了个通宵做好的。

崔老汉一进城，就径直来到自卫团的本部，可是岗哨没有放他进去。老汉正在苦苦哀求，这时来了个人，屁股上带着手枪，看去象是个队长什么的，硬说不许外人探亲。老汉又向他苦苦求情，可也丝毫没有用处，他所得到的回答是，最近发生了特别的事件，绝对禁止外人探亲，这里的人都平安无事，还是放心回家的好。俗话说，求情帮忙比叔伯弟兄还得力。可是在刀枪面前，连这句俗话也不灵了。

但他们没有放弃要见亲人的心愿。特别是又听说出了什么事，这更叫他们放心不下了，他们就只好沿着围在营房和操场外围的铁丝网打转转，恰好在这时碰到在后门站岗的这个小自卫团员。

他们就照太植说的站在离铁丝网稍远的地方，抻着脖子焦急地望着围栅里头。

甲龙来到仓库后头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京玉。

"来啦！"

京玉欢叫了一声，挣开锦顺的手，朝着铁丝网跑去。

"啊，真的来啦！"

崔老汉也踉踉跄跄地跟着跑去，只有锦顺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望着转过仓库后墙角的甲龙。因为隔着一定的距离，身上穿的又是眼生的军服，很难一眼就辨认出这个人是甲龙，但甲龙的稍微驼着背走路的姿势，却是十分眼熟的。锦顺这才碎步走向铁丝网。可是先到一步的京玉，已经把头伸到阻挡在她面前的铁刺儿闪光的铁丝网空儿外边，望着甲龙的身后，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却不见万植的身影。

崔老汉和锦顺紧贴在铁丝网前，望着一步步走来的甲龙。他们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了。但是不论怎么看，那个穿着一套象伏天里的臭鱼肚子到处露出肠肚儿一样的这儿那儿冒出黑棉花的眼生的军服，两腿打颤地向他们走来的人，也很难叫人相信他就是甲龙。等他走到跟前的时候，更难认出他的模样来了。在家的时候，身上尽管披的是破旧的土布衣裳，可是红红的大脸盘上却总是洋溢着青春朝气，那脖颈象岩石一样坚强挺立，肩头和胸脯把衽襟撑得紧紧的。可是现在却看不见他过去的这种模样了，但见他象是闹了一场大病的人一样，在干瘪的发黑的脸上，只有两只深陷的眼睛在闪着光亮。现在，他只剩下那么个虚架子，好象一股风就可以吹跑了似的，晃晃悠悠地向他们走来。

崔老汉隔着一层铁丝网站在儿子的面前，因为心里难过极了，只是茫然地瞅着儿子。他感到眼熟的只有儿子的那双柔顺善良的深陷的眼睛。崔老汉的呼吸声越来越粗了。

"你……你就是我的甲龙吗？……"

崔老汉一面象一个失了神的人一样喃喃地说着，一面从窄小的铁丝网空儿里伸进两手去，有一只袄袖给挂在铁刺儿上，撕了个很大的口子。伸在甲龙面前的父亲的那一双象枯树根般的手在

索索地发抖。

“爹，是我呀！”这时甲龙才喊了一声，紧紧握住了父亲的两手。

这分明是儿子的嗓音，崔老汉也紧紧拉住甲龙的胳膊。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不是说自卫团里吃得好穿得好吗？可是脸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呢？是生病了吗？脸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呀？”

父亲因抚摸不到儿子的脸面，异常焦急，只好用伸进铁丝网的两只手摸着儿子的胳膊，两只充血的眼睛凝视着儿子的脸。甲龙在灰白干裂的嘴边，硬装出一点儿笑容，说：

“我没怎么样，前一阵是训练期间，有点吃力，现在不要紧啦！爹，听说您身体不舒服，现在好些没有？天气这么冷，您还出门上路，要是再累病了可怎么办呐？”

甲龙见到了心中日夜怀念的父亲和锦顺，全然忘记了刚才还在使他感到的那种痛苦，一心只想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使他们的心情轻松起来。

“你身板儿都糟塌成这个样子了，还为我担心啊？”

“真的，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吃紧的了。爹，听说锦顺妈也有些不舒服……”

甲龙更是使出气力，努力装出开朗的表情，问道。他的这一问话，并不是向着父亲的，也不是直接向着锦顺的，只是朝着抱住京玉的双肩站着的锦顺斜瞟了一眼。

从被糟塌成不象样子的甲龙站在面前的那一瞬间起，锦顺就痛苦得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也没动。可现在，甲龙问到她妈的健康情况，并碰到他瞟来的目光，她只感到那满怀的火热的东西顿时从眼眶里冲出来了。锦顺急忙用手捂住眼睛，把脸偏了过去。

“亲家也过得挺好的！”

父亲回答说。

京玉紧紧地贴在锦顺的身边，用不安的期待的目光，一会儿

望着大人们相逢的情景，一会儿又去望着那头仓库的后墙角。这时，她向前靠近了一步，用冻得通红的小手，抓着铁丝网，说：

“甲龙哥，我的哥哥怎么不来呀？”

甲龙感到突然有一颗子弹穿入了胸膛似的，猛怔了一下，松开了父亲的手。京玉把那冻得发青的小脸儿乎贴到铁丝网上，焦躁地望着他。甲龙低头瞅着京玉那对很象万植的晶莹明亮的眼睛，心里感到实在偈促不安。甲龙把自己的身子低到和京玉的个头儿一般高，握了握她那抓着铁丝网的通红的小手。她的手冻得冰凉。

“你哥哥现在……”

甲龙下意识间提到她的哥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迟疑了一会儿，说：

“值勤……”

“什么叫‘值勤’？”

他面对着京玉的明亮的眼珠和殷切的神情，实在不忍心说谎，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把实话告诉她。

“噢……他现在正忙着自卫团的事……”

“那么，我哥哥是在那里头吗？”

京玉满心疑惑地望着营房那头儿问道。甲龙感到嗓子发干，咽了一口唾沫，没说什么，只是向她点了点头。

可是怎么不能见面啊？我来了他还不……

京玉现出完全无法理解的样子。她虽然并不知道“值勤”到底有多么重要，但在她的脑子里，根本无法设想在这个世界上对哥哥来说竟然还有比妹妹更宝贵的。

“京玉！”

甲龙哽哽咽咽地叫了一声。但他没法继续说下去，只是紧紧地握着京玉的手。他不敢正视京玉的眼睛，偏过脸去说道：

“你哥哥叫我……见到你……就告诉你说，他现在过得很 好，让你放心回家……”

"真的？"

甲龙在不知不觉间撒了个天大的谎，向她又点了点头。

京玉的目光转向营房操场那头儿。操场上间或有自卫团团丁来回走动的影子。每当这时，京玉就瞪了大眼睛注意地望着，说：

"让我在远处看他一眼也好……"

京玉说完，就松开甲龙的手，沿着铁丝网朝着能够清楚地望见营房和操场的地方走去。她朝那头儿走去，有可能被人发现，但是甲龙实在不好意思去阻拦她。

崔老汉和锦顺从甲龙的举动中已经察觉到这里面有蹊跷。

"孩子，你怎么啦？京玉她哥出什么事了吗？ 真的，为什么她哥哥没到这里来呢？"

京玉走远了的时候，崔老汉不安地瞅着儿子问道。锦顺也是跟崔老汉一样的表情。甲龙认为不能对他们也瞒着不说的。

"他跑啦！"

甲龙叹息着回答。

"逃跑啦？万植他……"

崔老汉的眼睛惊得溜圆。锦顺也惊得把嘴张得老大。

"三天前跑了，现在还没有被人抓住。"

"啊，他怎么闯出这样的祸来呀，就是想到京玉，他也不该……"

崔老汉用沉重的目光望着在那头儿的铁丝网边正专心注视着营房前院的京玉的小小的身影，讷讷地说。甲龙看到京玉的这种叫人可怜的模样，也觉得万植的行动太不近人情了。他怎么能忍心抛下她，自己逃跑呢？崔老汉把头转向甲龙，伸出一只手来把着儿子的露出棉花的袄袖，恳切地嘱咐说：

"孩子，你可不能作这种打算啊。就是再苦些，也要忍一忍哪！刚才我到那个大门前，有个官长说，最近出了事，不能见团长，也不能跟你见面。原来是出了这种事呀！那个官长还说，只

要好好地当差，两年服役期限一满，就可以回家。如果干得更好，还可以把家属领到城里来过日子呢。"

甲龙并不是相信这种话，只是看到父亲的那种殷切的神情，无法作出别的回答，只好说道：

"放心吧！"

他凄楚地笑着勉强地回答了这么一句。崔老汉舒了一口气，把头转向渐渐远去的京玉。

"京玉！哎，你这孩子！怎么老往那头儿走哇？……"

崔老汉边担心地喊着京玉，边跟了上去。

这里只留下甲龙和锦顺了。两个人隔着铁丝网，用颤动的目光彼此相视着。相互怀恋的情意，和在愁绪重重的日子里蕴蓄在彼此心中的深情，通过这相视的目光，极其真切地传递着。甲龙动了动灰白干裂的嘴唇，低声说：

"你受了很多苦吧？"

锦顺听着他结结巴巴的问话，只是凝视着他。甲龙走后所经历的事，忽然在她的眼前一件件地掠过去。许区长到她家来，花言巧语地哄骗她做棉布店老板的姨太太的那种令人肉麻的丑态；为了还清许区长的不多几个债钱，替人洗衣裳、推碾子、做针线，凡是能卖工挣钱的事，就不分好孬，到处找活干的日子里所经受的种种事情，一时都涌上心头。有一天，她上清溪村洗了一整天的衣服，在回家的路上，还没有越过最后一个大岭，天就黑了。在那漆黑的夜晚，远处传来了野兽的吼叫声。她一个人在这样可怕的深山里走路，每走一步都吓得毛骨悚然，背淌冷汗，脚脖酸麻。就是这样，她还坚持着登上山顶，可是突然在很近的地方传来了狼嗥声，而且不是一两只，而是几十只狼，成群的狼在一齐嗥叫。她闻声吓得向后退了几步，最后便蹲在地上了。后来狼嗥声渐渐疏远了，可是她已经没有力气站起身来。虽然可以望见那远远的村庄里的灯光，但一种孤独而凄凉的感觉象潮水一般涌上

心头。这时，她想起了甲龙。他从林场回来的那一天，两个人踩着飘落的雪花走路的时候，甲龙向她说，“我真恨不得把大山搬来，以后你什么也不要愁，别到区长家里做活儿啦，我替你把债还清……两个人的力气合到一块儿，我们一定能过到好日子的。”甲龙的这种可信赖的模样，又生动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了。

这会儿，锦顺想到这里，突然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冲上心头，满眶的热泪就要倾泻出来了。锦顺咬紧嘴唇，深深地垂下头，隔着铁丝网，不安地瞅着锦顺的甲龙，也睁大了眼睛问道：

“你怎么啦？”

锦顺只是摇了摇头，把嘴唇咬得更紧，吞下了哭声。

其实，她真恨不得见到甲龙之后，把着他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诉说她心中的烦恼和悲伤，这才能使她的心情轻松一些。可是现在，当真见到了他，就觉得在身板儿被糟蹋得几乎失去原来的样子的甲龙面前，实在不好意思那样做了。锦顺终于压住了直往上冲的悲哀，克制住这种心情。

她又仰起头来，嘴唇已变得紫青了。锦顺注意地看着甲龙的比刚才稍稍显得黑红的难看的脸，好象要从中仔细地察看在这段时间内他所经历的风浪和痛苦的痕迹似的。这时，甲龙才有些放心似地微笑着问道：

“大娘的病真的好了吗？”

“真好了！”

锦顺随便回答了一句，依然仔细地瞅着甲龙的脸。她越看越感到心疼。皱皱巴巴的腮帮吊挂在两个高高的颧骨上，完全象一张老人的脸孔。怎么竟把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呢？慢说两年，就是两个月，恐怕也挺不下去了。他被折磨成这样，可还在为家属和别人担心。真不如象京玉她哥那样逃跑了，可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锦顺只感到自己的心一点一点地烧焦了。

“无论如何，也要好好地关照大娘，噢，家里是否断了烧柴

啦？……”

甲龙不知道锦顺的哀怨的心情，总是向她说这些话。

“放心吧，家里的事……”

忽然，锦顺的语调变得很冲了。甲龙诧异地望了一会儿锦顺的神色，但是没有发现什么，便又继续说道：

“你也要注意身体，你的脸色很不好，往后不要挂念我了。”

甲龙还在说着不切合锦顺心意的话。锦顺再也耐不住了，终于说出了在心里燃烧着的想法：

“我看，你还是象京玉她哥那样逃跑吧！”

“什么？！”

甲龙惊讶地向后退了几步。

“在自卫团……怕是保不住身体呢，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锦顺两手把着铁丝网，尽量地靠近他的身边，用哀切的目光瞅着他诉说着。

甲龙望了望四周，也靠近铁丝网旁，紧紧地握着锦顺的那把着铁丝网的手，说：

“我有时也起过这种念头……可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一来，不容易逃出去，二来，即使逃跑成功了，家属也要遭殃的。”

“遭殃？还能把人弄死吗？”

“完全可能。听说，抓到本人就枪毙，抓不到本人就拿家属问罪……”

锦顺听了甲龙的话，紧紧地咬着嘴唇，直愣愣地瞅着他，忽然她的眼光强烈地一闪，说道：

“即便是这样，能跑还是跑吧！不要为我们担心，只要你能够活下来，我们……”

锦顺一口气儿说到这里，忽然接不上话头，只是颤动着嘴唇，

恳切地望着甲龙。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出她的那种焦急的心情，在她那燃烧着的眼睛里汪上来一股泪水。

这时，从营房那头儿传来了急骤的号音，这是紧急集合的命令。甲龙猛怔了一下，回过身子，只见太植从仓房拐角那头儿急急忙忙跑来，喊道：

"甲龙，紧急集合！"

太植说完转身又跑回去了。

甲龙好象舍不得松开锦顺的手似的，更紧地握着她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说：

"你们放心回家吧！京玉这孩子就托给你们了，一定要把她领到我们家或者是你们家去，好好地关照她呀！"

锦顺点了点头，她的眼里满是泪水，眼看着就要溢出眼眶来了。

崔老汉也正在拉着京玉的手趔趔趄趄地走来。

"孩子，你千万不要轻率处事，要保重身体呀！"

崔老汉把手伸过铁丝网去，再三再四地叮嘱着，脸上仍然是一副怎么也放心不下的神情。

"爹，不要挂念我啦！"

甲龙把着父亲的手回答说。

"甲龙哥！"

跑到崔老汉身旁的京玉，一面喊着，一面把那小小的包袱伸进铁丝网里。

"京玉！"

甲龙弯下腰接过了小包袱。

"是我哥哥的布袜！"

京玉把小包袱递给甲龙，她那皴裂得通红的小手，又被铁丝网挂破，流出了血来。

"京玉！"

甲龙哽咽着喊道。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握了一会儿京

玉的手，又接着说：

"你回村之后，到我们家去住吧！"

京玉眼睁睁地瞅着他，摇了摇头。

"我不，家里没有人住，哥哥就不会回来啦！"

"不对！这是万植叫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这样，你哥哥才放心，过些时候才能回家的。你一定要听话呀！"

甲龙把着京玉的两只小手，恳求似地说。可是京玉仍然现出疑惑的神色，直盯盯地瞅了他一会儿，才勉强点了点头。这时，甲龙才直起腰站了起来。在营房操场那边，已经传来了尖厉的口令声 脚步声和枪械碰撞的声音。甲龙急速地看了父亲和锦顺一眼，说：

"不要替我担心啦，快回去吧！"

说完，便回转身子朝着操场跑去。

"孩子！孩子！……"

崔老汉这时才想起围在腰上的，带来准备给甲龙的那个包袱，慌慌张张地一边解着，一边喊道。可是甲龙已经转过仓库拐角，远远地跑向宽敞的操场去了。

锦顺两手把着铁丝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目送着甲龙的背影。这时，她实在按捺不住一再压在心中的悲哀，眼泪象河水决了堤似的冲出眼眶，簌簌地沿着两腮淌了下来。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根本没想到要擦拭脸上的泪水。京玉又用她那淌着红血的小手紧把着铁丝网，朝着可以清楚地望见操场的右方，一边移动，一边焦灼地看望着。她的眼睛象火一样猛烈地燃烧着，好象非要从那些来回奔跑、吵吵嚷嚷的自卫团团丁中找出自己的哥哥来不可。

甲龙朝营房前院跑去，眼前不断地交错出现那叮嘱他不要作别的打算的父亲的憔悴的面孔，眼泪汪汪地恳求他逃跑的锦顺的

模样和递出小包袱来的京玉的那双淌血的小手。他心乱如麻，脚步踉跄不稳。甲龙在心里想道：

“还是强忍着挺下去吧！为了能回到他们的身边，一定要挺下去！”

甲龙跑进营房，把京玉的小包袱塞到被服卷儿里，然后拿起枪跑到庭院，刚要入列的时候，有人高声叫道：

“这小子跑哪儿晃荡去了，怎么现在才来呀？”

这是因“黄鼠狼”去抓万植，而暂时代理小队长的治洙的嘶哑粗暴的喊声。甲龙以为，又要挨拳打脚踢了，正缩着脖子等待着。这时，自卫团团长刘炳甲穿着皮夹克，肩上挎着一支匣枪，脚上穿着闪亮的长筒皮靴，正好走到队伍前头来了。

刘炳甲听完小队长的整队报告之后，用格外发怒的闪亮的目光，扫了一眼队伍，命令道：

“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马上向德山林场出动！”

接着传来治洙的口令声。

“枪上肩！第一小队跑步走！”

队员们排列成行，踉踉跄跄地跑出大门。

刘炳甲骑着马跑在前头，队员们呼哧呼哧地跟在后头。第二小队小队长也骑着马，压在队尾。

人跟在马后头拼命地赶着走了十里多路，团丁们都累得要伸出大长舌头了。只要谁稍稍一落后，压在队尾的第二小队小队长就扬起马鞭无情地猛打过来，已经有几个团丁累倒在路上了。还有二十多里路，可是刘炳甲还在狠狠地咬着薄薄的嘴唇，死盯着德山林场的方向，继续催马加鞭。路上的积雪，在温暖的春光下融化成了一片泥浆。

甲龙浑身是泥，摇摇晃晃地奔跑着。这时，他的眼前展现出自己熟悉的德山的缓缓的山峦。虽然连续下了两天大雪，可是向阳的南面山坡上，已经露出积雪融尽的斑斓的地面。

他回想当时，尽管自己挣到不多的几个钱，也还是珍惜地深深地藏在怀里，想象着高兴地迎他归来的父亲、锦顺和家属们的面影，离开了这个林场。现在想起来，这就象是昨天的事情。那时，他想象着再也不离开亲爱的家属，一生一世跟他们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支柱，即便是贫穷困苦，也要过个情深团圆的生活。当时，他的心里满是这样美好的愿望。

现在，他又朝着这个林场走去。为什么要扛着枪杆子，象是马上要和谁拼个你死我活似地朝着林场跑去呢？……

已经远远地望得见林场谷口的五龙川拦河坝了。甲龙的眼前活灵活现地浮现出那些曾把他们一直送到这里的人们。老朴头把手搭在甲龙的肩上，以怜悯的深情望着他说："……快收下吧！虽然不多几个钱，可它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呀，拿去做个添补吧。按理说，你的喜事应由我们包下来办……"那个犹如亲兄弟一样亲切的青年"大学生"，硬把小钱包塞进他的坎肩兜里；还有，"青山流水"大伯，大声地招呼他，叫他办喜事的时候务必送请帖来！……但是最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的是在林场遭难的姜成满的家属，那个眼泪汪汪地祝福他和锦顺一起过幸福生活的大嫂的面影，还有那两个一直跟到五龙川冰场还不肯离开的男孩儿。当时，他还跟那两个男孩儿约定说，等雪化冰消之后，他一定来领他们，一同到南阳村去生活。甲龙的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说的，而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现在是怎么啦？为什么要扛着枪火急火燎地跑到他们那里去呢？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他的心中翻滚着。甲龙不觉间感到脚步沉重，速度也就放慢了下来，险些没被后头的人给撞倒。后头有人嘟嘟囔囔地埋怨他。甲龙勉强稳住身子，在泥泞的路上，呼哧呼哧地追上了前头的人。

三

独占整个德山地区的好景气，烜赫一时的德山林场，已经有三天听不见一点儿斧声和牛铃声，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了。通往县城的那条牛爬犁道，被这几天的大雪埋得辨不出原来的路迹。积聚在贮木场的原木，也变成一个个高大的雪堆。四天前，刘正雪好酒好菜吃饱晚饭之后，鼓着肚皮听取干瘪文书向他汇报有关原木的采伐和运送的情况。他把手插进裤腰里，摸着鼓胀起来的肚皮，满意地听着。说起来，最近的事情进展得很好，刘正雪心情愉快，因此食欲大振，精力旺盛，就是整天在林场上奔走着监督采伐，也还是觉着精力用不完似的。小老婆端着漱口水进来，高兴得娇滴滴地说："老头子越来越年轻了！"

他听完汇报，就向文书做了一两项指示。这时候，来了两个林场工人。他们就是这个林场里不用说监工，就连刘正雪也不敢怠慢的老朴头和外号叫"大学生"的青年人。他们今天显得格外庄重，严肃地走进屋里。老朴头敞开毛皮大袄，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来，说：

"工人要我们来向经理递交这个的。"

纸条上写着：

兹根据工人的意见，提出如下的要求：

一、恢复原定工钱数额，并立即补发被扣掉的工钱；

二、给姜成满的家属发抚恤费；

三、林场锅伙和供给所的物价应与普通市价相同。

德山木材公司工人同启

这本来是极其正当的要求。把这种要求说成是什么“要求条件”，其实未免可笑。但是，刘正雪的攥着纸条的手，却索索地抖动起来。他从监工那里曾经听说过，这些日子工人就提出过这种要求，但他那时根本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反倒认为，他们的命根子是拴在我的钱袋上的，几个穷光蛋还能把我怎么着！可是现在他们竟然选出代表来，还向他提出了书面要求！真是可笑之至！他呵呵地笑了，但是，这笑声又显出他很心虚。他突然刹住笑声，留心地看了看两个代表，然后开口说道：

“我看你们最好不要这样做，还是在林场办个酒吧间吧。你们是不是挣到了钱，吃饱了肚子，晚上闲得难受，才找这种事来干干的呀？”

刘正雪摆动着身子，手指捏着那张纸条晃了一晃。

气得满脸通红的“大学生”刚要开口的时候，老朴头先用平静而严肃的语气说道：

“经理，我们不是来开玩笑的！”

“不是来开玩笑的？……嘿嘿，那么，这是当真的了？”

“是的。”

刘正雪的面孔立刻绷得紧紧的。

“哼，是这样！如果我不接受你们的条件，你们又想怎么样？”

刘正雪的脸上露出一丝狞笑，扫了他们一眼，问道：

“不做工了！”

“大学生”多少有点儿激动地回答说。

“要是我还是不答应呢？”

老朴头对他的追逼反问，不慌不忙地说：

“大家都离开这个林场！”

刘正雪突然把嘴一张，狞笑的声音比刚才还要大。

不管他笑与不笑，两位代表依然严正地提出要他在明天对工人的要求作出正式答复，然后转身走了出去。刘正雪冲着他们的脊背，说：

“你们回去，向工人们传达我的意思，希望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要知道我们这里不同别的林场，是供应日本军部的军用木材所！”

刘正雪说完这番威胁性的话以后，依然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把工人们的要求书搓成一团，抛在地上。他想，穷光蛋们只是嘴上说说罢了，大冷天的，突然把这饭碗摔碎，还能往哪儿走呀！他又想到应该叫监工们查清楚这次惹是生非的骨干分子，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们撵出去就行了。他本来是这样打算的，没想到三天前工人就这么快地罢起工来了。不管你怎样敲钟，也没人上工，就是派监工们去硬拉他们，也没拉出一个人来。颇有点儿力气的徐监工，挥舞着木棒去驱赶工人，反而挨了一顿乱棒，弄得满嘴吐着白沫，叫人给背回来了。

刘正雪这才惊惶失措起来，赶紧耍尽了种种手段，可也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他对一部分人，进行威胁恐吓，而对另一部分人，则用金钱和酒食之类来进行引诱，可是工人们团结得很紧，丝毫也动摇不了他们。然而城内催促木材催得越来越紧，真是急如星火。如果把工人们罢工的情况报告给讨伐队，好是好的，可是又怕将来讨伐队不再向他订购军部所需的木材了。刘正雪象被钳子夹住了一般，感到动弹不得，毫无办法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闪出了应该动用一下儿子的念头。为什么没有早早地想到这个好办法呢？他心里这样埋怨着自己，于是急急忙忙地派徐监工骑马进城飞报。

工人们下定决心，誓死把罢工坚持到底。根据刘正雪的指示，

从前天晚饭起，锅伙就不做饭了，可是工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他们掏出衣袋里的最后一文钱，派人到德山镇买来满洲小米。姜成满的老婆就用它掺上干菜给工人熬粥喝。粮食是由在这次罢工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青山流水"大伯来严格控制的，他们想依仗这不多的粮食跟刘正雪斗下去，斗出个结果来。

春日般的阳光照射着的锅伙村显得异常闲静。每个村口都有一些年轻人结成伙来回放哨。其余的人都待在宿舍里，坚持不出工。

甲龙他们在林场做工的时候住过的那间原木房里，也聚满了工人。在白蒙蒙的烟雾里，看得见老朴头、"大学生"、"青山流水"大伯和平安道的青年，叫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在这里还看得见铁三也挤在旮旯里，屋里还有几个从别的宿舍来的代表。

坐在炕当中的老朴头，手里提着冒烟的小烟袋，平静地说：

"刚才，我们的人探听到了刘正雪在今天早上派徐监工进城去的消息。他大概是去请自卫团或者警察去了。别说是警察，就是把他的祖师爷请来，我们大家也绝对不要动摇，一定要坚持到底。你们想想吧，用现在被降低的工钱，交了饭费之后，还剩得下什么，慢说挣钱回家了，还不得不背上月月增加的债呢！难道我们去上工，倒是为了把自己的脑袋伸进刘正雪这个狐狸精的债务绞索里，老死在这个林场吗？要么就是取得罢工的胜利，要么就是干脆离开这个林场……"

大家听着老朴头的话，都点头表示赞成。铁三一边听着，在心里一边想：什么工钱不工钱的，干脆趁这个机会把这个林场闹个天翻地覆，然后远走高飞才痛快哩。如果这样，他就能跟"大学生"一块走上预定的那条道路。如果警察或者自卫团到林场来查明了自己的身分，那可就麻烦了。想到这，他越发希望这件事按照他的心愿闹腾起来。

铁三是把母亲流着眼泪给他做的几个燕麦饼揣进怀里，离开

了自己的家的。原先他是沿着通向县城的大路两旁的山谷走的，可是没有走上两天，就意识到沿着这条路走是走脱不了的。他饿着肚子整整走了一天，傍黑的时候，才下到一个村子里，就遭到警察的追击，差点儿没被抓走。从这村子到县城，还有十天多的路程。如果顺着大道走，一到人家要饭吃，就会被官方抓住；如果沿着山梁走，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又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连一把路上的吃粮都没带，要走进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密林里去，这等于自愿走进严寒的山林里去送死。

铁三只好在深山的一个岩洞里升起了篝火，过了一天一夜。真是急中生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想先到德山林场去，找"大学生"和老朴头商量商量。要是把自己的苦情给他们谈了，他们是绝不会袖手不管的，准会设法帮助他的。铁三想起有一次"大学生"说过，从德山向东南方向穿过三百里密林，路途虽然险恶一些，但有一条由此可以渡过鸭绿江走进咸镜道国境地区的近路。只要弄到几升路上吃的粮食和一双鞋子，就可以走脱了。于是他又产生了希望，把那个不到最需要的时候绝不吃的燕麦饼掰了一块，用火烤着吃了，然后转过方向，朝德山林场走去。

铁三足足走了两天，才来到林场的后山。他白天整天藏在树林里挨冻，到天黑的时候，才悄悄地下到锅伙村。他站在远场望着那非常眼熟的圆木房的小窗上透出的黯红的灯光，等待着有人出来。可是他所期待的老朴头和"大学生"并没有出来。

屋里大概也同往常一样，工人们正在炕上舒展开自己的劳累了一天的身躯，讲起故事来了吧。北斗七星大歪了，看样子夜已深了，傍这工夫，人们也该躺下睡觉了。想到这，铁三不禁叹息着回过身子来。就在这时，圆木房的房门开了，走出一个人来。铁三借着从屋里透出来的微弱的灯光，认出那个人头上戴着的他很熟悉的滑雪帽，不由自主地喊着迎上前去。

"大学生"意外地见到铁三，惊圆了眼睛。他听了铁三的话

之后，点着头称赞说“干得很好！”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帮助他。“大学生”叫他在外头等一会儿，自己先回屋里去了。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走出来，叫铁三跟他到后山去。在大山那面的深谷里，有一个小小的岩洞。他们在那里升起了篝火之后，“大学生”详细地指给了铁三通往鸭绿江方面的道路，并约定在明天晌午给他弄些路上吃的东西、鞋子和盘缠。

第二天，铁三等了一天“大学生”也没有来，直到天黑的时候，他才和老朴头一起来了。但他们没有带来路上吃的东西和鞋子什么的。“大学生”叫铁三先在林场干一段时间，等到解冻的时候跟别的工人们一起找个好地方去。起初，铁三不知道该怎样才好。不用说，同讲人情明义理的“大学生”、老朴头和其他的林场工人们一起生活，是非常可靠的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这里离德山镇很近，在林场露面走动，岂不是等于自己主动地把脚踩进套索里去了吗？

但是“大学生”和老朴头却要他放心地留在林场。因为林场现在突然扩大了，四面八方的工人都涌到这里来，不容易被他们发现的。即或被林场的监工们看出破绽来，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最近新来的工人中，分明夹着几个从邻近村庄来的逃避拉团丁的青年，而且其中有一两个已经被监工们发现了，还报告到刘正雪的耳朵里，但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出什么事情。徐监工甚至向合水坪来的那个青年暗示说，只要不闹事，好好干活儿、听话，他就可以闭眼不管。

不管怎么的，反正是灯下黑。不论是闯过警戒森严的道路，还是去冒穿越几百里大雪覆盖的原始森林的危险，都赶不上暂时留在这里干活儿安全。特别是德山木材所是砍伐本地区的“讨伐队”的军用木材的，是他们不很注意的地方。先在这里藏一藏，躲一躲，一旦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去冒险也不晚。

铁三听着他们的诚恳的劝告，仔细地想了一会儿，感到他们

的意见确实很好。但，这倒不是说铁三单单从事理去考虑，而是因为他无条件地信赖亲如父母弟兄的老朴头和“大学生”，只要一想到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心里也就踏实了。

铁三得到老朴头和“大学生”一再保证到了春天一定领他一道走之后，就留在林场拿起了斧头。

在这些日子里，铁三同“大学生”比亲兄弟还要亲。越交往越感到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他不仅有深厚的义理和真挚的感情，而且还有很大的抱负。他告诉铁三说，鬼子疯狂地组织自卫团，修筑城墙和炮台，不让人们安生，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共军。而所谓共军，不是别的，就是朝鲜的爱国者们组织起来的拿起枪来战斗的游击队，所谓游击队，就是消灭日本鬼子，拯救我们这样吃不上穿不上的朝鲜民族的军队。他还说，今天，朝鲜青年除了参加游击队，拿起枪来消灭日本鬼子，光复祖国这一条道路而外，再没有其他的生路了。最后，他还说出了深藏在心中的秘密。他说，他在国内彷徨了很久，最后就是为了走这条道路才渡江到这里来的，等冰雪一化，他就准备去找游击队。他还要铁三跟他一同去，又说，在鬼子的统治下，不论你往哪儿跑，到头来还得掉进鬼子的套索里去，根本无路可走。因此，要找游击队去，跟日本鬼子作斗争。

铁三是个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犹豫和恐惧，为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而挣扎的人。所以，对“大学生”的劝告，满口赞成是不用说的了，而且还纠缠着他要马上去找游击队，管它春天不春天的。但是沉着的“大学生”却告诉他说，从鬼子最近的行动，可以估计到游击队正在逼近这个地区，我们要找更好的机会再行动。

从此，铁三心里怀着很大的抱负，意气昂扬地抡着斧子，等待着游击队的消息，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但是使他感到心痛的是，有时想到被拉进自卫团去的亲密的朋友甲龙和万植。一想到他们没有和他走上同一条道路，而是扛着鬼子的枪，变成了鬼子的爪

牙，他心里就非常焦急，十分难受。总觉得当时无论如何也要拉着他们逃跑才对。这种不堪回首的悔恨，总是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他正这样地度着时日的时候，刘正雪一下子便把工人的工钱降低了百分之二十。这件事引起了林场工人的纷纷议论。什么工地都去过的，久经沧桑的老朴头、“青山流水”大伯和“大学生”等人带头起事，发动了这一场罢工斗争。那些干了活儿也还得背上一身债，使得故乡的妻子儿女仍然要饿死的走投无路的工人们，就象枯叶着火一样，不到几天工夫就全都投入了罢工斗争，到今天，已经有三天没有上林场做工了。

老朴头平静而果断地谈了面对新局面如何坚持罢工斗争的问题。他的话一结束，在座的人都下定决心表示赞成。大家商定，如果在一两天内刘正雪仍然不肯低头的话，就采取最后一个手段，也就是说，集体离开林场。最后还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要求各位代表回到宿舍后本着这个精神同工人们进行讨论。新工人较多的宿舍，决定派“大学生”和“青山流水”大伯去做工作。

讨论完工作，大家哄哄着站起来正要出去的时候，房门哐当一声打开了，在外头放哨的一个年轻工人跑了进来。他就是那一次“青山流水”大伯讲打虎故事的时候，因为随便插话而挨了一顿抢白的那个急性子北青人。

“文书说，让工人们都到办公室旁边的贮木场集合，刘正雪有话要说。”

老朴头倒竖起硬撅撅的浓眉，望着那个北青人说：

“把工人们召到一起，他要干什么？有话要说，就叫他到这儿来说！”

“我就是这么说的。”

“他怎么说？”

“他说，条件是根据全体工人的要求提出来的，讲条件，就应

该都召到一起说。”

老朴头听后，回头朝着炕上的工人们问道：

“出去看看好吗？”

“好，看他要搞什么鬼名堂。”

“大学生”痛快地回答说，别的代表也都表示赞成。

四

徐监工走的时候向经理说过，要等到工人们到齐了再出来。可是刘正雪的心直翻滚，急得象热锅里的沸水一样，简直无法平静地在办公室里等待了。

贮木场上还没有几个人，刘正雪朝锅伙村那头儿一望，从这个房角和那个胡同，象大旱年头的豆苗一样，稀稀拉拉的，走出几个人来，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晃晃荡荡地走来。刘正雪一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就急得翻滚，回头向保镖似地站在他身边的监工、把头和文书之流叫道：

“妈的，你们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快去把他们都撵出来！”

身旁的这些家伙马上答应，立刻各自朝着村庄那头儿叫喊起来：

“喂！快快集合！”

“天这么冷，经理都出来了，你们还看不见吗？”

这些家伙是瘸子打围坐山喊，没一个敢下去撵工人的。这些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动手打人的监工和把头们，自从前几天徐监工被打得半死不活之后，一个个都胆寒了。他们的这种孬样，更把刘正雪气坏了。如果照这样下去，这个林场就会被攥在工人们

的手里啦。事实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刘正雪在这个冬季里，是用耙子搂了钱的。单拿工人罢工的这几天来说，他就损失了好几千圆。想起来，那么一点点儿抚恤费和一、二折工钱，同这笔损失比起来就显得微乎其微，算不了什么了。但他还是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镇压这次罢工，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次让步，下次援例，到头就会被工人们牵着鼻子走的。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工人才算到齐了。年轻的工人们爬上对过的原木堆上，用不逊的眼光望着刘正雪。有些年纪的人就坐在这头的放倒在雪地上的原木和载着木材的爬犁顶上，吧嗒吧嗒地吸着烟。仅仅几天的工夫，林场的风气变得非常“坏”了。过去工人们只要老远看到刘正雪，都躲躲闪闪，低头躬身，可是自从转入罢工之后，工人们一见到他，就反倒高高地仰起头来。这种模样更把刘正雪气坏了。

刘正雪强按捺住气急败坏的情绪，装做要开始讲话的样子，拄着文明棍向前迈了几步，干咳着，清了清嗓子。听说要是不答应工人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离开这个林场。从他们此时的气派看来，这不是光说说的一句空话。如果真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那可就糟了！眼下正是好景气，工人一走，就会使他受到几万圆的巨大损失。这且不说，在同日本军部的关系方面，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违犯了交纳合同，说不定就象森所说的那样，他要被套上军法的绞索。清早派出去的大个子徐监工，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跌断了腿吧，直到太阳都偏西了，还没见他回来。说起来，儿子比起徐监工来还要蘑菇。现在情况这么严重，他本该马上派自卫团来镇压工人的，可他却象青蛙崽子一样，故意跟老子唱对台戏。这个混蛋小子！自卫团长算个屁！老子一垮，儿子也得跟着垮，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吗，还晃荡什么？这个不如狗崽子的东西！他不知道老子的肠肚都快要一寸寸地烧焦了，还在那里干着什么呢？

他清完嗓门，忽然想到这些，于是在刚刚镇静下来的心里又

冲上一股闷火。但他必须忍耐，一定要把工人们牵制到刘炳甲赶到的时候。刘正雪勉强压住那股不轻易消解的闷火，开口说道：

“哎——道，自古……”

他这样地开了话头，可是说什么好呢？第一句话就卡住了他的嗓门儿。说起来，起初他就没有考虑过究竟要说些什么，只是听到工人们议论着要离开德山林场的消息后，心里异常惶恐，才想到把工人们都召集到一起，用扯东道西的办法，把时间拖到刘炳甲赶到的时候。不管怎么的，他的话起头起得很有“学问”，那么下面的话也应该编得很有“学问”才行。

“自古以来，求生存为人之本能，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管是诸位在这严酷的冬天到林场来做工，还是刘某人离乡背井，抛下妻子，到这深山僻壤惨淡经营这个林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没想到在慌忙之间说出的这一段话，竟说得很象是那么一回事似的。刘正雪自我欣赏地点了点头，刚要接着说下去，对面的原木堆上，不知道是谁大声喊道：

“经理老爷，少说这些梦话吧！你来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我们是怕饿死才到这个地方来的！”

“是啊，你少说那种‘自古’‘蘑菇’之类的叫人听不懂的鬼话，还是回答我们提出的条件吧！”

工人们象被捅了的马蜂窝似的哄哄开来了。可是刘正雪也并不是那种遇到一点儿小事就惊惶失措的人。他泰然自若地环视了一下工人，扬起手说：

“大家安静点儿，听我把话讲完。凡事都要把道理讲清楚，才能找到应有的答案。”

这时，工人们稍稍安静了一些，刘正雪又继续说：

“我想说的是，刘某人也是一个有热血有人情的人。四天前，我接到大家提出的条件以后，心里一直是非常难过的。如果照我的本

来心愿，也是恨不得马上接受大家的条件的，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实在没办法就一口答应下来。请各位想一想，事情不是这样吗？已经有三、四天停工了，单拿这个来说也已经是个一笔很大的损失。就拿这笔损失掉的钱，本来也就完全可以满足各位提出的要求的。"

刘正雪为了做出极为痛切的表情，极力装模做样。工人们只是注意地观察着刘正雪，谁也没有吵嚷。刘正雪因此就来了劲了，继续说道：

"哎——道，所谓难处，并不是别的，现在这个德山木材公司，可以说既是我刘正雪的，又不是我刘正雪的。也就是说，正如各位工人都知道的那样，这个公司差不多是等于驻扎在城里的日本军讨伐队直接经营的。各位跟我要工钱，而我呢，整个冬天差不多都是无偿地把木材送到他们手里。如果这样干到春天，说不定我还要变成比大家更穷的叫花子，被撵到荒郊野外去呢！这次降低大家的工钱，是我忍痛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措施。诸位，现在不论是你们还是我，处境都是一样困难。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互相谅解，彼此让步，共同维持这个林场才好，这样做是一件相互都有利的好事。不必多说，这是洞若观火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忠良的臣民，必须要克己奉公，拥护国策，保障军需品的。当然，从我这方面说，不管我的处境如何困难，以后也将对各位工人的要求做出应有的研究，并同日本军部磋商，尽可能地给你们作出满意的答复。但是，从你们大家这方面来说，你们应该了解这种内情，中止无谓的轻举妄动，立刻上山做工，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因此，我由衷地劝告你们，希望大家这样做。要知道，你们的轻举妄动不是抗拒我刘正雪一个人的，而是抗拒日本讨伐队的，换句话说，就是抗拒大日本帝国的！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牢记着这个道理来行动！"

刘正雪对自己的这一番花言巧语，深为陶醉，不觉忘掉自己

说的是赤裸裸的谎话，竟然把它当作诚实话来说了，还说得极其痛切！他缓了一口气，转头望了望工人们。

并排地坐在老朴头和“大学生”旁边的大长脸平安道青年，实在忍不住了，猛地站起来，高声叫道：

“你少说那种舌尖儿上连唾沫也不沾的谎话！”

刘正雪对自己这“动人的演说”应产生的效果，本来是没有丝毫怀疑的，在顺手接过背后的干瘪子文书给倒的一杯水，呼呼地吹着拿向嘴边的时候，忽然听到高声的喊叫，不禁猛吃一惊，抬头一看，平安道青年那粗大身躯，正矗立在工人中间。

“干脆收起你那套连三岁小孩也骗不过去的谎话，直截了当回答我们的要求吧！在德山这一带，谁不知道你在这个冬天用耙子搂了钱？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松花江边，花了两万圆买了一个大农场，又花了几千圆，正在盖漂亮的房子吗？喂，即使是谎话，也是从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是人说话，就总该有个分寸吧！你买农场也好，盖宫殿也好我们且不管这个，我们只要求叫你回答，你究竟答应不答应我们的三个条件？刚才你讲话的时候，还说你是个有热血有人情的人，说着还特意眨了眨眼睛。那就要请问一下，如果你是那样有人情的人，为什么不给那个为了添满你的钱包在抬木头的时候被砸死的姜成满的可怜家属发放一点儿抚恤费呢？你不仅不发给抚恤费，还把他们当作眼中钉，还要让徐监工去把姜大嫂赶出锅伙，这又该怎么说呢？”

说着，平安道青年抬起手来指了指在贮木场原木堆旁把着三个孩子的肩头站在那里的姜成满媳妇。

他讲话的语调是平稳的，却在一层一层地剥掉刘正雪的丑恶画皮。

“啊，啊，你这个歹徒！……”

刘正雪象是在绸缎包里露出了臭粪似的，把刚才那种假斯文的表情一收，顿时变得狰狞凶狠起来，脸色红一阵紫一阵的，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是用文明棍指指划划的。这时，到处响起了工人们的喊声：

“少放屁，快快回答！”

“你有钱买姨太太，就没钱发我们工钱吗？”

“如果不答应，我们立刻卷铺盖卷儿回家！”

“你自己去砍木头卖吧！”

起初，刘正雪的脸象煮熟的章鱼头一样通红通红的，哪头儿骂他，他就用文明棍指着哪头儿，打转转地说：

“啊，你这，这小子，混蛋！……”

后来，他突然僵了似的，一动也不动了。他把文明棍儿使劲儿地拄在地上，紫青的脸上，一对狠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高声喊叫的工人。

过了一会儿，喊声稍稍小些了。刘正雪这才张开狠狠咬紧的嘴唇，用威吓的口吻说：

“好啊！人情和忍耐都是有限度的。那就随你们的便吧。不过，我还要再三地提醒你们，你们现在反对的不是我刘正雪个人，而是大日本帝国！难道你们就不感到可怕吗？你们要知道，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城里，驻扎着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和自卫团，他们随时都可以用刀用枪来对付反抗的人的。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刘正雪的嗓门儿，虽然在讲话的时候变得有些嘶哑，但是他的话却非常狠毒。

“喂，你少扯那些闲谈！我们要的是被扣掉的工钱，这同什么‘大日本帝国’有什么关系？”

在工人中有人这么喊道。刘正雪嗖地把眼光转向那头儿，说：

“有什么关系？你屁股底下的原木是干什么用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胆敢这样随便乱说？要知道，那是军需品，是给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大日本帝国修筑城墙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军需

品。我再一次地奉告你们……”

刘正雪说到这儿，回头望了一下聚集在贮木场上的工人，象要发出最后警告似地郑重其事地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在工人中不知道是谁慢吞吞地用粗嗓门儿说道：

“我看没有什么可听的了，我们回去吧！

“对呀！”

“回宿舍去吧！”

“啊，困得很！”

工人们哄哄地站了起来。僵立在那儿发恨的刘正雪，见此情景慌得不知所措了，这时，站在他身边的监工和把头们大声喊道：

“别散开！”

“经理大人还没讲完话呐！”

可是工人们连头也不回，各自散开，径直走回自己的宿舍去了。

刘正雪把举起来的文明棍往地上一拄，绝望地大叫道：

“糟了！……”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刘正雪猛地掉过头来望了望由县城通向林场的谷口。只见在那泥泞的路上，几个骑马的人在前头开路，后头是，一群身穿黄军服的人，在阳光下刀枪闪闪地跑了过来。刘正雪的那一对透过银丝框眼镜看到这情景的直勾勾的眼睛，立刻舒展成一双眯缝眼，紫青的两腮又有点儿血色了。

一晃儿的工夫，一群自卫团就来到了林场的入口处。在前头骑着马，闪动着皮夹克，摇晃着皮鞭的那个人，一定是他的儿子刘炳甲了。刚才，刘正雪还在绝望地叹息着，可这会儿，他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脸上浮起了微笑。

“这还有错，没问题啦！”

刘正雪小声自言自语说着，赶忙摇晃着文明棍慌慌张张地迎着儿子跑去。

工人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望着自卫团直奔这里而来。老朴头沉着地说：

“大家都回宿舍去坚持！”

工人们听了老朴头的话，都急急忙忙地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

刘正雪在林场进口的爬犁道上迎上了刘炳甲的一队人马。

“爹，你是怎么搞的，把林场搞成这个样了？”

刘炳甲在马背上歪扭着毫无表情的胖乎乎的脸，俯视着喘气嘘嘘的刘正雪，不满地说。

“什么？！混蛋小子！你现在才到，还跟我说这种话呀？快给我把那些工人都拉出来，叫他们给我去做工！”

刘正雪气急败坏，哭丧着脸，朝着马背上的儿子挥了挥文明棍叫道。这下子，刘炳甲的坐骑吃了一惊，萧萧嘶鸣起来，还扬起前蹄向后退了几步，差点儿没把刘炳甲摔下马来。他勉强坐稳了，勒紧缰绳，哄住了马。

“妈的！怎么发疯啦，难道要找死吗？”

刘炳甲也不抬眼看他爹一眼，嘟嘟囔囔地骂了一句，回头朝着团丁们喊道：

“开始行动！把工人们统统赶进林场！他们是罢工反抗的人，要毫不留情地一个不拉地把他们都赶出来！有胆敢反抗的，给我狠狠地打！继续顽抗的，就给我捆起来！”

可是，跑了一路的团丁们，一个个脸色灰白，气喘嘘嘘。有的甚至累得瘫坐在泥泞的道旁了。

“怎么啦？把魂儿都丢在路上了吗？怎么还站在那儿发呆呀？治洙，成八，快快行动！”

刘炳甲的胖脸颤抖着，又尖叫了这么一声。

治洙和成八这才慌忙地大声喊叫着，赶起瘫坐在路上的团丁，朝着工人的锅伙村跑去。

五

甲龙站在泥泞的路上，象失了神的人一样望着那些朝着自己熟悉的锅伙村跑去的团丁。他们的身上和脸上，都沾满了黑泥，只有一对对眼睛在闪着光亮。他们的模样，看起来竟不象个活人，而是象什么画册上的怪物。现在，这些怪物正挥动着枪杆一个劲儿地向前奔跑，更使人感到大煞风景。甲龙不禁瞅了瞅自己的身子，也跟他们一模一样。团丁们踏着稀泥从身边跑了过去，但是甲龙就象长在泥路上似的，一动也不动，心里想道：我是这种样子，见到老朴头和"大学生"他们可怎么办呢？

这时，不知道是谁在后头猛推了他一把，叫道：

"发什么呆？快跟我来！"

分队长治洙瞪着蛤蟆眼走了过去。甲龙也跟着迈开了脚步，但是步子凌乱，一走一打晃。不知是谁又跟到他的身边来。原来是景天和太植。

"啥叫罢工？"

景天用不安的大眼望着他问道。甲龙什么也没有回答。

"是反对日本帝国的！"

走在前头的太植回头说。

"这话我也听说过，可是罢工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呀？"

"大概是说不上工吧，他们不是让咱们去赶工人上山干活吗？"

"咱们为什么要赶他们去做工呢？"

"说的是啊，他们自己的胳膊腿不干活儿，跟咱们有什么关

系呢？”

甲龙听到景天和太植这么说，也沉郁地说：

“自卫团团长是林场经理的儿子嘛……”

景天和太植惊异地回头瞅了瞅甲龙。这时候，前头有人尖厉地高声叫道：

“混蛋！快快跟上！”

他们三个仓仓皇皇地加快了脚步。但是甲龙觉得自己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他们是因为什么才罢工的呢？他离开林场的时候，曾经听工人们闹哄哄地说过，如果刘正雪不答应给姜成满的家属发抚恤费，就谁也不去做工。大概是为了这个才罢工的吧。不管他们怎么样，我怎么能这样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呢？……他越想越感到大腿发直。

他们来到圆木房密集的锅伙村，治洙给每一、两个团丁分派一所房子，叫他们进去驱赶工人。

“你进这家去，把工人统统赶出来！”

治洙在一幢圆木房的前头，狠狠地推了一把刚刚跟上来的甲龙，喊了一声，然后带着其余的团丁朝另一头走去。甲龙怔怔地站在那里，望着面前的那幢圆木房。他那深陷下去的小眼睛突然睁得老大的了。这就是他在林场做工的那两个月，在那里休息和睡觉的熟悉的圆木房啊！糊在窗上的报纸，过了一冬，已经变得黄黄的了。这时，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浑身发僵，象石头一样，胸膛里通通地敲起棒槌来。

上下两个林村，都被翻得底朝天了。到处是踹开门扇的声音，人们的喊叫声，马嘶声，还有锅伙喂养的几条大狗乱跑乱跳的狂吠声。

在这家那家，工人们终于被自卫团的枪杆子赶出屋门来。甲龙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无意间回头看了一眼，不禁在心里惊叫了一声，向后退了一步。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在这走近身边的

三、四个工人中，竟然夹着铁三。啊，不会这样的吧！他眨了眨眼睛，又瞅了一眼，但是，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铁三！这时，铁三也猛怔了一下，停下脚步，动了动嘴唇，回头张望了一下。隔不远，第二小队的团丁们也押来了五、六个工人。跟铁三一道被押来的几个陌生工人，轻蔑地瞪着他们，慢吞吞地移动着沉重的脚步，从身边走了过去。这真是太惊人、太意外了，铁三怎么会在这儿呢？……甲龙傻呵呵地张着嘴，象失了魂的人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在铁三的比从前显得稳重的大人般的脸上和眼睛里，交织着一种难以用言语诉说的复杂的表情。

两个人相视了很久，还是铁三象放弃了什么念头似的，短叹了一声，慢慢地迈开了脚步。

"你怎么……"

铁三靠近身边的时候，甲龙不觉讷讷地开口问道。铁三看着好象要走过去了，可是走到甲龙身边时，却瞟了他一眼。铁三的鼓起的大眼里，清晰地浮现出幻灭和失望的神情。甲龙在不知不觉间缩着扛了枪的肩头，红了脸。要是在从前，两个人一见面，就要摔跤般地扭抱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尽情表达久别重逢的喜悦情怀。可现在，他们是这样地疏远，好象在他们中间已经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大江了。

"我还是到这里来了，没有地方去嘛……可我真没想到你也会这样地来到这儿，真的……没想到……"

铁三讷讷着，又叹息了一声，低下头，迈开脚步走了。

"铁三！……"

甲龙嘴里喊道，跟着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后头有人大声喊叫道：

"喂，站在那儿干什么？"

那个姓张的代理分队长跑过来喊道。

甲龙这时才明白过来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于是迈开沉重的脚

步，朝着治洙指的那幢熟悉的圆木房走去。

甲龙来到门口，瞅着被进进出出的人们的手磨得发光的门环，又踌躇了半天。回想起来，他拉着那个门环进出房间的情景，就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索索发抖的手拉了门环。门哐啷地一响，他又猛惊了一下。他强自迈开铁柱子一样直挺挺的沉重的大腿，朝屋里走了一步，习惯了外面的光线的眼睛乍一进到屋里就感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了。甲龙望了望黑黝黝的房间，听不到一点儿动静，这时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恳切的愿望，但愿这是一间空房子。不过，他终于渐渐地从透过小窗投射进来的灰蒙蒙的光线中，辨认出人们的模模糊糊的身影来。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在淡淡的黑暗中闪亮的眼珠。从各个角落里，有无数颗眼珠朝着甲龙放射出尖锐的光来。甲龙只感到脊背阵阵发凉。

他踌躇了一会儿，勉强张开口低声地说：

“请大家上工去吧……”

说完，他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怦怦乱跳的心，又朝屋里看了一眼，可是谁也不回答。这种沉重的缄默，好象从四面八方袭来要把甲龙禁锢起来似的。

这时，他可以清楚地辨认出炕上的人们了。有些人坐着，有些人靠着墙半躺在炕上。甲龙忽然看到离他最近的灶房旮旯里，有一个女人缩着肩膀站着。从小窗口投射进来的灰蒙蒙的光线，正照着那女人的侧脸。

甲龙不禁向后退了一步。她就是姜大嫂。在大嫂瞪大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难以分辨出是埋怨还是恐怖的目光。藏在大嫂身后的那个小姑娘，用一对惊恐的眼睛望着甲龙。大嫂左右贴身站着那两个跟甲龙一直走到五龙川拦河坝，央求他不要走，最后听说到了春天一定来领他们才放甲龙走了的男孩。

“叔叔！”

站在妈妈右边的，刚交五岁的最小的一个，用他的清脆的喊声打破了浓重的沉默，松开妈妈的裙子，跑了过来。他的脚上还穿着甲龙临走时给他编的那双草鞋。鞋尖儿上染得红红的鞋帮绳子异常显眼。甲龙不自觉地向前迎了一步，可是孩子跑到灶屋地的当中，蓦地站住了。孩子的大眼睛瞟着甲龙那一身陌生的军装，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他肩上的上了刺刀的枪杆子上，眼里闪过不安、恐惧和喜悦交错的复杂的神情，突然嘴角一动，变成一副哭丧脸，开始向后退了。大嫂上前抱住了孩子的肩头，她的脸也和孩子一样，也是一副掩饰不住的既高兴又尴尬的复杂的表情，她那和顺的大眼，好象在诉说着什么似的，闪出一道道殷切深情的目光。

甲龙不由自主地向后一步一步地退着，一直退到墙边。

"甲龙！"

忽然，在炕上发出一声低沉而严肃的声音。甲龙慌忙地朝那头一望，就碰见了坐在炕中间的一个身披毛坎肩的老人的严厉的目光。这老人就是他所熟悉的手里总拿着小烟袋的老朴头。在老人的身边并排地坐着头戴滑雪帽的"大学生"、"青山流水"大伯和平安道青年人等许多工人。甲龙的脸烧得象烤着一盆炭火似的。老朴头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

老朴头的语气依旧是平静的，但这对甲龙来说，却象闷雷一样，字字都震动着他的耳膜。他只好深深地垂下了头。

"世上还有这样叫人寒心的事情吗！一个月以前，你还是一个在这个锅伙里，跟我们同吃同住，一同上山伐木、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啊！"

老朴头似乎不胜惊讶，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甲龙只是咬着自己的嘴唇。

"可是，现在你却拿着鬼子的刀枪来赶我们了。我想，人的良心总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们是在抢你的饭碗吗？我

们只是因为都快要饿死了，才要求提高工钱的。你也曾因为工钱流过眼泪吧？现在的工钱比你在的那个时候又扣去了两成！你不要只是向后退步，还是抬起头来看看他们吧！”

老朴头用攥着小烟袋的手指着站在灶屋旮旯的姜成满的家属。甲龙不忍看了，闭上眼睛。老朴头继续严肃地说：

“把姜成满背进这个屋来的，不是你吗？你不是觉得大嫂和孩子们怪可怜的，给他们捐钱，给他们打草鞋，给他们拣松子，还答应春天来领他们到南阳村去过活的吗？我们为了要求刘正雪发给他们抚恤费，才举行罢工的。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你怎么好意思扛着枪跑进这个屋里来强迫我们去做工呢？一个人怎能忘本忘到这种地步啊！”

这时，甲龙的腋窝里和脊背上哗哗地直淌冷汗，眼前漆黑一片。他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用两手捂着火炭一样发烧的脸，转过身来，就朝房门摇摇晃晃地走去。

可是没等甲龙走到房门，哐当一声，房门开了。黑洞洞的房间立刻豁然亮堂起来。随着门响，冲进一个穿着件油光闪闪的皮夹克的人来，差点儿没和甲龙撞个满怀。甲龙刚向旁边一闪，刘炳甲就厉声地喊道：

“妈的！在这儿干什么？”

接着不由分说地给了甲龙一个耳光。刘炳甲把头一歪，朝着四敞大开的房门喊道：

“喂！快来！快来！给我都拉出去！”

一群团丁们象恶狼似的呼啦啦地涌进屋里来，穿着满是稀泥的军鞋登上炕，把刺刀指向炕上的人们。

“喂，你不要伤着人！”

老朴头用小烟袋推开指到胸前的刀枪，眼睛盯着面前的那个团丁。

“没到胸膛上打出透心眼的时候，就少说废话，快快给我上

山做工！”

刘炳甲提着手枪站在屋地上，厉声地叫道。

“哼，就是把我们硬拉出去，我们也不做工！”

因为刺刀紧逼到脊背不得不直起腰来的“大学生”说道。

就这样，人们一个、两个地被刀枪赶到外面，刘炳甲这才噔噔地走出去了。甲龙一直把索索发抖的身子靠在房门边的墙上站着。工人们走过他身边的时候，有的向他投去怜悯的目光，有的用充满嫌恶的眼光盯了盯他。

大个子平安道青年，擦过甲龙身边的时候，停下脚步，用充满轻蔑的表情望着他，象是要说什么，突然，“呸”地一声，把一口唾沫吐在甲龙的脚前，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甲龙象是失去了知觉的人一样，傻呆呆地站在那里。

“甲龙！”

有人在近旁轻轻地叫道。这声音很耳熟，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学生”。在“大学生”的直勾勾地望着他的眼里，充满了一种怜悯之情。甲龙不知道应该把视线转到什么地方才好，四外张望了一下，终于把头低下去了。过了一阵，传来了“大学生”的话音：

“无论如何也要扔掉那支枪杆子，做一个人啊！你千万要……”

他的语调非常恳切。“大学生”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了。

空荡荡的屋子里，吹起了一股冷风。灶坑里还没烧尽的木柈子上，不时地升起一缕缕蓝烟。灶门旁边仍旧放着甲龙在林场时每天晚上磨斧子用的磨石和水碗。他突然感到脑袋发晕，眼前直打转转。他摇摇晃晃地走到炕沿儿坐下。

工人们虽然被拉到林场，但是谁也没有去做工，他们顽强地坚持了罢工斗争。刘炳甲命令自卫团团丁们对工人施加暴力。先是用刀枪来威胁，再不听就用枪托打，最后在工人的头上“啪啪”地鸣枪警告了。另外，刘炳甲还逮捕了老朴头和“大学生”，说他

们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把他们押到城里去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还命令团丁们，用十几架牛爬犁和马爬犁装上原木，运到城里。最后他决定留下一个分队驻守林场，自己带领着其余的团丁返回城镇去了。

甲龙跟着护送马爬犁的队伍，上了夜路。他懵懵懂懂地走着，不止一次地踩空了脚跌倒在地上，直挨后面的团丁的骂。白天还挺暖和的，可是天一黑，就吹起阵阵冷风，把泥泞的道路冻结了。在前头，爬犁碾碎冰碴的声音"喳喳"作响，刺人耳膜，不过，甲龙这会儿是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只是机械地迈动着脚步。

现在，他眼前看到的只是充满憎恨、嫌恶和幻灭的老朴头和"大学生"以及吓得索索发抖的姜成满的孩子这些人的面影，并且耳边还不断地响着他们的话音：

"人怎能忘本忘到这种地步呢？"

老朴头的似愤怒又似嘲笑的话音，如刀割面一般。

"甲龙，无论如何也要扔掉那支枪杆子，做一个人啊！你千万要……"

这回是"大学生"的恳切的话声猛击了一下他的后脑。紧接着又浮现出平安道青年人的充满憎恨的那张长脸，向他"呸"地吐了一口唾沫。他觉得这又何止是向他吐唾沫，简直象是一盆火扣在他的身上。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一想起自己在他们面前说的"请大家上工去吧！……"这句话，便立刻感到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他在林场的两个月，从使用斧子到揭露监工们在检尺上要的花招，哪一件事情没得到老朴头、"大学生"和"青山流水"大伯等亲如父母兄弟的工人们的帮助，他们还集了钱送给他，让他用来办喜事，并且祝愿他过上幸福生活。可现在，他却把枪口对着他们，甚至于竟然把枪口对着可怜的姜大嫂和她的孩子们，强迫他们出去做工。他越想越感到，这种事绝不是披着张人皮的人能够

干出来的。他只感到浑身的筋骨都抽搐起来。

他象要把痛苦摇掉似的摇了摇头，抬眼望着远方的天空。真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前头影影绰绰望得见默默向前走着的马爬犁和黑糊糊的人影，脚下是冰碴破碎的响声。

马爬犁和人群，似乎是朝着漆黑的无底深渊走去。

“啊，我不是人啊！”

甲龙的脑子里不禁浮上这个念头。于是有一种滚烫的东西接着溢出眼眶，沿着两腮流了下来。

他们直到深夜才回到城里。到营房吃过晚饭，就都立刻倒在床上睡了。但是甲龙被派去上了正门岗，只好扛着枪又走出门外去了。他握着枪站在吊有高粱饼一样的灯盏下的正门柱子前，抬头望着天空，天上是一片闪烁的繁星。他觉得进入自卫团以来，似乎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天上的星星。

甲龙茫然地望着忽明忽灭的星光，忽然想到自己将来很可能会碰到非常可怕的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动不动就跑到街道上或者村庄里，搜查住家，往外赶人，搅乱人家的喜事。他们三个伙伴，已经有两个突破死亡线逃出去了，只剩自己一个没逃跑，终于弄到今天拿着枪杆子出现在亲如骨肉的林场工人面前，逼着他们上山去做工。他们今天是朝我的脸上吐了唾沫，以后是不是还要碰到比这更可怕的事呢？正在这时，有一颗颤颤悠悠的星星，突然拖着一条长长的光亮的尾巴飞了过去，消失在漆黑的远空。这时，万植在最后一天晚上说的，应该在手上沾上老百姓的鲜血以前赶快逃跑的话，火辣辣地冲进他的耳鼓。难道真的会发生这种叫人心惊肉跳的事情吗？这时，在他的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治洙、那个姓张的家伙这些个坏东西，挥动着刀枪，象疯子一样冲进林场工人堆里，随便毒打工人的情景。

甲龙颤抖着身子，心想，宁死也不能干这种勾当。可是，在这样可悲的环境里怎能度过两年的时光呢？

白天，甲龙见到父亲、锦顺和京玉之后，曾一再决心克服种种困难挺下去，可是现在这个决心又动摇起来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甲龙凝望着流星消失了的漆黑的天空。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锦顺的面影。似乎又听到锦顺在低声地说：

“我看你倒不如象京玉的哥哥那样逃跑吧……”

甲龙的目光忽然一闪，有一股不可阻挡的强烈冲动涌上心头。

“是的！铁三和万植他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没跟他们一起跑呢？啊，得跑，就是现在也好，现在也好！”

他攥紧拳头，在心中喊道。但是，眼前马上又浮现出父亲的模样。他那溃烂的眼边沾着粘呼呼的分不清是眼屎还是眼泪的眼睛闪着模模糊糊的目光……

“孩子，你可千万不要轻率行动呀……”父亲的恳切的话音又……

“爹，我再也挺不下去了，扛着这杆枪，是做不成人的！”

甲龙在心中哀求着说，可是父亲的幻影早已消失了。

甲龙的心慌乱得不知所措，但是这会儿要跑是不可能的。站正门岗的时候逃跑，过不了五分钟就要受到追击的。

甲龙好歹盼到换岗时间，回到营房里来。他虽然躺在铺上，可是请不来觉，翻来复去睡不着。他身心都疲惫到了极点，只想睡觉忘掉一切，可是一闭上眼睛，白天看到的情景就全都呈现出来，象恶梦一样纠缠着，使他不能入睡。四面传来的打鼾声，也格外地刺激他的神经。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营房的房门突然敞开了，接着是许多人同时走进屋里来的杂沓的脚步声，其中，钉了钉子的皮鞋声，听起来更觉耳熟。甲龙猛地欠起半身望了一眼过道，进来的果然是“黄鼠狼”小队长。他用穿着皮靴的脚通通地踏着地，颇有豪放气派地走了进来。后头呼呼啦啦地跟进来四、五个同他一起去

的团丁。“黄鼠狼”走到第一小队板铺前头，把戴皮手套的手往腰上一叉，用三角荞麦眼瞅着睡觉的队员，手上的皮鞭晃动着，脸皮也被冷风吹粗了。他突然大声叫道：

“喂，混蛋！小队长在雪地里东跑西颠爬来爬去的，吃了这么大的苦回来了，你们倒躺在铺上呼呼地睡大觉？猪猡！起来！你起来！你也起来！……”

“黄鼠狼”厉声地叫着，边用手中的马鞭狠狠地抽打着两头床铺上的队员边走了过来。

“啊唷！”

“这是谁呀？”

团丁们一个个象被火烫了似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甲龙的心怦怦直跳，只顾着看“黄鼠狼”的眼神。万植是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呢？他们临出发的时候，不是说就是追到天边也要把他抓回来吗？……看现在“黄鼠狼”的这种举动，既象是事情没随心愿，回来拿团丁们发火出气；又象是侥幸得逞，得意洋洋了，实在叫人摸不透底细。

“甲龙！这家伙回来啦！……”

在床铺顶头儿睡觉的太植，不知道什么时候紧靠到甲龙的身边，瞪起长条眼盯着他说。景天也是眼神里流露出惊恐的样子来到甲龙身边，低声问：

“这事究竟怎么样了？”

甲龙只是难过地咽着大口大口的唾沫，什么也不说，眼睛直盯着正走过来的“黄鼠狼”。

“黄鼠狼”摇动着皮鞭来到一小队床铺中间过道的火炉旁边的时候，全小队的队员们都坐了起来。“黄鼠狼”不再摇动他的那条皮鞭，停在火炉旁边，一边张开两只胳膊烤火，一边环视着傻睁着两眼坐着的团丁们。

“小队长！这么冷的天气，您受苦了！我们一到晚上就为小队

长担心。请您先喝口这个，暖暖身子。嘻嘻嘻……"

有个善于拍马屁的人贱声贱气地说着走上去，拿着个酒瓶靠到"黄鼠狼"的身边。他是第三分队的外号叫"山狸子"的坏家伙。

"黄鼠狼"回过头瞟了他一眼，二话不说，伸手接过酒瓶，一仰脖，咕嘟咕嘟地喝了大半瓶，然后才把酒瓶递给同去的团丁。

"嘿，味道不错！"

"黄鼠狼"用手背揉着鼻尖说。

"嘻嘻嘻……小队长，您这趟差事跑成功没有呀？"

"山狸子"撕了一条明太鱼干儿，殷勤地送到"黄鼠狼"的颔下，问道。

甲龙、景天、太植这些人都欠起身子，焦急地瞅着站在火炉那头儿的"黄鼠狼"。

"黄鼠狼"一边嚼着明太鱼干儿，一边兴冲冲地说：

"那还用问？一只跳蚤，能蹦多远？他那样的，还能飞上了天？我追了他二百里，就掐住他的脖子回来了！"

甲龙不觉跳了起来，纵身下到地上，别的团丁也都惊得两眼溜圆。

"黄鼠狼"嚼完了明太鱼干儿，忽然大咳了一声，满脸是阴险的表情，把团丁们横扫了一眼，说：

"你们要小心着点儿，打起精神来！万植那小子，明天就枪毙！团长还命令，要在全体自卫团员面前枪毙示众！"

"什么叫枪毙？！……"

甲龙下意识地挺身问道。

"乡巴佬，连枪毙也不懂？就是这样，'啪'地一声，就撂倒了！"

"黄鼠狼"边举起右手，用指头做出扣动扳机的动作，边阴险地笑着说。

说完，"黄鼠狼"仍然象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那样，通通地踏着地板，向外走去。关门的声音响过，屋里立刻鸦雀无声。团丁

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谁也没有动一动，一个个都被吓得痴呆呆的了。

起初，甲龙一时没有听懂枪毙这个字眼儿，等到"黄鼠狼""嘭"地关上门走了出去，他才明白过来枪毙就是要把万植杀死的意思。这时，他感到两腿索索发抖，神志恍恍惚惚，不知怎么的，脑袋老是一个劲儿地往左扭。他终于没能稳住身子，一下子就软瘫在床头上了。

"甲龙，这可怎么办呐？"

景天哭丧着脸摇着甲龙的胳膊问道。甲龙回过头来瞅了他一眼，忽然又提起了精神来。心想，现在不该是这样呆坐着的时候。他猛站起来，跑了出去。

"甲龙！上哪儿去？"

尽管后面有人喊他，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打开房门一直向外边跑去。他在漆黑的操场上跑了一阵，猛地煞住了脚步。为什么要跑到外面来，连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是要去见"黄鼠狼"吗？他望了望四周，根本看不见"黄鼠狼"的踪影。又转念一想，去见"黄鼠狼"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怎样才能把万植救出来呢？

甲龙站在操场中心，痴呆呆地望着漆黑的夜空。这时，他远远地看到大门旁边那本部办公室的窗户上映出的灯光。那分明是团长的办公室。瞬间，在甲龙的脑海里突然涌现了该去见见团长的想法。于是他便朝着那办公室急步小跑起来，可是，跑到离通明的窗户不很远的地方又煞住了脚步，伸长脖子望了望屋里。只见"黄鼠狼"和第二小队长成八，还有今晚值班的酒糟鼻子治洙，围坐在放着一个酒瓶的团长的办公桌前。"黄鼠狼"正打着手势起劲儿地讲着什么。甲龙不论怎么看，也看不见刘炳甲的影子。

甲龙甚至想到进屋去也向他们求求情，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他还想，是不是团长临时出外去了呢？他

站在那儿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回来。看样子，团长一定是回家去了。甲龙又想去他家里找他，于是朝大门走去，但走了不一会儿，不得不又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看到刚才跟他换岗的那个姓张的坏蛋，正在灯光下面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站在那里。

甲龙只好又回到办公室的前边，屋里依然是那三个家伙，这会儿正在大吵大嚷地用茶缸当酒杯轮流灌酒呢。

甲龙那陷于绝望的目光，忽然望到本部办公室另一头墙上高处的一扇铁窗。说不定万植就关在那儿呢，甲龙这样想着，便蹑手蹑脚地朝那头走去。

厚厚的砖墙的上端，有一个巴掌大的铁窗。甲龙伸长脖子往上看去，可是望不见一丝灯光。那么，是关在别的地方吗？不过，这个牢房，平常关着人的时候，也是没见过晚上透出什么灯光来的。他焦躁地用手摸着墙壁，把耳朵紧贴在墙上，从这头一直听到那头，又从那头再听到这头，就这样地听了几个来回，也没有听出里头有一点点儿动静。

甲龙把自己的身子和脸贴在冰凉的砖墙上，张开两手拥抱似地抚摸着，还低声喊道：

“万植，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被逮回来了呀！……”

这时，甲龙还不知道有一个黑影正在靠近他的身边，还在僵了似地紧贴着牢房的墙壁站着。

“甲龙！”

背后的人喊了一声，他这才猛地一惊，回过身来。在黑暗里也还看得清来人就是瘦高个儿的景天。

“万植被押到日本‘讨伐队’去了！”

“‘讨伐队’？！”

甲龙瞪圆了眼睛紧紧地拉住景天的胳膊问道。景天点了点头，叹息着说：

“跟‘黄鼠狼’一道去的队员们说，万植是在离这儿有二百里

地的一个村子里被抓住的。他拼命想跑脱，可是，腿上挨了一枪就跑不脱了。他们把半死不活的万植捆绑起来，架在马背上驮回来的。一回来，团长就立刻把他押送到‘讨伐队’司令部去了。甲龙，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啊？他们真的会枪毙他吗？”

甲龙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呆呆地望着景天。突然，甲龙叫了一声“万植！”便松开了景天的胳膊，坍倒似地坐在地上。

六

第二天是个犹如春日一般和煦的好天气。

天空瓦蓝瓦蓝的，非常晴朗。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阴沉沉的城墙上和炮台上，以及大街小巷里，积了一冬的厚厚的雪层，在温暖的阳光下，都浮现出一层湿润的冰水。在蔚蓝的天空上，偶尔慢慢地飘过一朵朵棉絮般松软的白云。路旁的水沟里，淙淙地流淌着灰白色的桃花水。这水声亲切地传进人们的心田。北方的严酷而顽固地冰封万物的漫长的冬天，终于裂出缝隙来了，并从这个裂缝里，春水低唱着新的季节而奔流出来。这春天的声音也是这个冻结得既无表情也无声息、象僵尸一样的山川，第一次宣告它自己再生的喜讯。从德山林场通到城镇东门的大路上和城镇内外的大道小道上，冰雪也开始融化了，到处一片泥泞。牛马爬犁压出来的两道泥辙，更加烘托出这似乎来得过早的春天的情趣。

在这北方，现在的这个季节，比起解冻之后的大陆上强劲的季节风把滚滚的黄尘从这儿吹到那儿，把天地和太阳全都卷入黄色尘幕里的春季来，或许是更富于魅力的春天哩！

今天，德山的大地在度过了漫长而严酷的冬天后，第一次迎

来了明朗温和的春光。

唯一使街道的景色变得阴森可怖的是城镇四周的阴沉沉的城墙和炮台。东西南三面的城墙和炮台已经接近完工，只有连接着城后山麓的北城墙和北山炮台，还有许多人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忙碌着。围绕着这个巴掌大的山间小镇构筑起来的森严可怖的城墙和炮台，把阴郁的暗影投射到街上。城墙上每隔着一段距离，塔一般耸立起来的炮楼上，开出了许多炮眼。大概肆虐了一冬的严寒，现在都躲进炮台里去了吧，从漆黑的炮眼里冒出一股股强烈的寒气和一阵阵杀气来。

在城周的几个炮台中，最高最大的一个是东门炮台。今天，在炮台顶上有一杆白布上印着一大块血斑的膏药旗，在蔚蓝的高空中随风乱舞着。旗杆下，炮台上，有几个穿着各色制服的人在来回走动。

他们是身体干瘪的"讨伐队"参谋滨田中尉，身躯粗壮的佐佐木中队长，蓄着八字胡的警察署长和长着耗子脸的区公所主任这些个在这镇上自认为是第一流的人物。"讨伐队长"森和自卫团团长刘炳甲没有在炮台上。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他们的制服上都缀着金穗子。炮台顶上的旮旯里，有一个身材矮小、肚子却鼓得象青蛙似的鬼子兵，吊着一个比自己的身子要大一倍的大鼓。从阴暗的炮眼里伸出来的机枪，在阳光下闪着道道寒光。站在炮台上的这些家伙们，在互相交谈着什么，又好象发闷儿似地望着城内和城外。

东门炮台外面，是一片长满了各种阔叶树和针叶树的低缓的丘陵，象平川一样伸向远方，只是城墙和炮台附近的树已经被砍得精光，这一带变成一块空地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游击队接近城墙，为此，他们还特意把炮台附近的空地开得更宽一些。

在东门炮台下的空场上，哐哐的打桩声震动着城墙。两个团丁把着一根看去象是刚刚砍修好的雪白的桩子，另一个团丁脱掉

上衣，抡起大锤，接连不断地打在桩子上。打那桩的声音震荡着温暖的春天的大气，发出"哐哐"的回音。

"快到时间了！……"

俯视着打桩的身体干瘪的滨田，这时从裤兜里掏出带表链的怀表，托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上，瞅着说。他的这个动作象是一种什么信号似的，城里立即响起尖厉的号声。过了一会儿，在直通东门的大街上出现了自卫团的行列。

队伍前头，刘炳甲骑着马摇摇摆摆地走着，紧跟着两个司号员，脖子上青筋突起，使劲地吹着行进号，再后头是一队自卫团的行列。他们步伐不齐，一个个搭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脚步。队伍渐渐地向东门移动着。

在炮台上俯视这情景的官长之中，佐佐木心情沉重地咕哝着说：

"我们在这个炮楼里，让这些个疲疲沓沓的窝囊废们去跟共军打仗？我总觉得实在没有多大把握……"

身体干瘪的滨田瞟了佐佐木一眼，怒气冲冲地回答说：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他们个厉害瞧瞧！"

"哼，你瞧瞧他们行进的步伐和那副表情吧。枪毙那么一个，能有多大作用？弄不好，说不定在共军来到之前就得把他们统统都枪毙光呢！"

"你这是什么话？是不是对森队长的诽谤？"

身体干瘪的滨田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说。

"你不要乱扣帽子！我们的队长自以为只有他才最了解朝鲜人，可是据我所知，用枪声是镇压不住他们的，更无法叫他们去替我们当炮灰！"

"嘿，你的情绪越来越不对头了！"

"你不要耍嘴皮子了，好好听我说吧。你知道当初朝鲜人组织共军的时候是怎么干的？他们不是就那么赤手空拳地扑向我们，

用他们的一条生命来换取我们的一杆枪吗？可是现在，我们倒自动地让他们扛上了枪了。当他们的枪口指向前头的时候，是对着共军的，可是只要就地向后一转，一眨眼的工夫，他们的枪子儿就会穿透我们的胸膛！”

“别说这种晦气话！”

“不，这绝不是什么晦气话！这话将比东方的预言家穆罕默德的话更要明智。何以见得呢？过不多久，共军就会打到这儿来。到了那个时候，按照我们的计划，是要把这些自卫团赶到第一线给我们做挡箭牌的。从他们这时候的处境来看，前面是共军，是跟他们一样的朝鲜人，后面是我们，也就是说，是日本人拿着枪在驱赶着他们向前。这时候共军就会向他们喊话：‘朝鲜人不打朝鲜人！’‘放下枪投降吧！’这么一喊，他们的心就会立刻浮动起来。在这个时候，只要队伍中有一个跟今天枪毙的这个家伙差不多的人，出来煽动大家说：‘咱们反正也是一个死，枪口不要对准朝鲜人，还是对准日本人的胸膛吧！’那么情况将会是怎样的呢？”

“哈哈哈……”

滨田把小瘦脸一仰，都笑出眼泪来了，接着又说道：

“我看你呀，当个话剧演员比当个军人要更合适一些。你是不是得了迫害狂呀？”

“住嘴！说不定枪子儿会最先飞进你那张开来狂笑的嘴里的呢！”

佐佐木气得脸色发青，两腮索索颤抖。但滨田并不在意，很不以为然地嘻嘻地笑着问道：

“那么，照你的意思该怎么办才好呢？今天的枪毙是不是要停止执行呀？”

“别说这种废话！照我的意思，恨不得把自卫团团丁统统枪毙了才好哩！不，应该把朝鲜这个民族斩尽杀绝，只有这样，我们的帝国才能在朝鲜半岛这个桥上放心地来来往往，才能霸占整

个大陆！”

“嘿！你想的也算是个上策！不过，请你不必担心。如果必要的话，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一瞬之间把他们统统消灭光的。在这个问题上，你大可不必心急！”

当这两个鬼子军官谈论这些话的时候，自卫团的队伍已经走过“讨伐队”派了双岗的拱形城门，来到炮台下面的宽广的场地上了。

刚才几个团丁打桩的那块儿空地的一头儿，搭起了一个比较低矮的台子。这个台子搭得很简单，四角立起四根柱子，架上几块粗木板就完了，粗粗一看，好象是个临时讲台。

刘炳甲带领的自卫团的队伍，径直朝那儿走去。

刘炳甲骑着马，踏着泥泞的雪路，走到台子跟前，把马缰一拉，掉转马头，朝着后头的队伍高喊了一声。队伍立即停了下来，团丁们乱哄哄地向四处张望着，刘炳甲又喊了一声，团丁们这才静了下来。刘炳甲骑在片刻也不得安静的马背上，身子摇摇摆摆地，瞅了瞅手表，然后抬头向旁边的炮楼看去。

这时，从城里的“讨伐队”营房大门里跑出几匹军马来，马蹄声震动着街道，朝着炮楼急驰而来。在最前头，飘拂着斗篷，快速奔跑的是“讨伐队长”森。炮楼门边的鬼子兵立刻向他行了举枪礼，但他连看也不看，就径直走进炮楼，他那带有刺马针的长筒靴颇有气魄地踏着楼梯，登上炮楼顶上去了。先来一步的官长们立刻站得笔直，象柱子一般，急忙向大步跨到他们面前的森举手敬礼。森悠悠然地走到楼顶边，用凶狠的长条眼扫视了一下刑场全景。炮楼下的刘炳甲一看到森，立刻拉紧马缰，举手敬礼。森点了点头，这才回头喊道：

“鼓手！”

笔直地僵立在后头的，吊着大鼓的小兵，慌忙地举起鼓槌，猛击出一声巨响。接着，通通通的鼓声响遍了整个小镇。

阴沉凝滞的鼓声，象闷雷似地沉重地响彻在明朗蔚蓝的天边，响彻在温暖的春阳普照的城镇、平地和遥远的山峦上空。每当鼓声响过，春天的和暖的空气也在不安地微微颤抖着。

万植满身血污，倒在“讨伐队”牢房的象冰块一样冰凉的洋灰地上。他听到通通通的象是敲击自己脑瓜的鼓声以后，才清醒过来。从阴沉沉的牢房的高墙上开出的巴掌大的铁窗口，透进一线柔和而明亮的光。他觉得这个光亮太眩目了，不由得又闭上了眼睛。

这是哪儿呢？我怎么躺在这个地方呢？

他现在还能想起的是，在通往县城的大路近旁的一个村庄里，他遭到了小队长“黄鼠狼”和“山狸子”几个坏家伙的追击，在爬一个陡峭的山坡的时候，大腿上挨了一枪，就倒在雪地上了。他顿时就心里直恨自己为什么要把枪扔掉了？这不是白白地送死吗？这种叫他深感冤枉的念头，使他咬破了嘴唇。

那么，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还没死？还活着？他又睁开了眼睛。这一次不象刚才那样感到目眩了。但是，不论怎么看，这里都不象是自卫团的牢房。

万植望着从铁窗透进来的乳白色的阳光，脑子里又浮现出一个记忆。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他突然感到，浑身紧缩得叫人窒息的压迫感轻松地消失了，又感到有一种凉爽的东西湿润了焦灼的喉头，他渐渐地苏醒过来了。在他的朦胧的视野中，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一些人的圆圆的脑袋的轮廓。这些个轮廓一清晰，万植就认出，这是“讨伐队长”森的八字胡，那是刘炳甲的绷紧了的大脸盘。当时刘炳甲还扯着万植的脖领把他拉了起来，朝他喊叫了一阵，可是喊叫些什么，现在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只有“讨伐队长”森用粗大嗓门叫喊“枪毙他！”这句话，还留在自己的耳边。

万植抬起头来，想欠一欠身子，可是胳膊、大腿和腰，没一处是听使唤的。他用了好大的劲儿，才一手撑着冰块一样的洋灰地，勉勉强强地欠起上半身来。万植凝视着从铁窗透进来的阳光照着的自己的身体，愕然地睁大了眼睛。披在他身上的已经不成其为衣服了，而是一块块沾满血污的破布条。那挨了枪子儿的右腿上的裤筒，一直撕裂到大腿根，鲜血淋漓的肿胀的大腿整个儿露了出来。一只脚上还挂着破破烂烂的袜子，而另一只脚上，既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完完全全是一只赤脚。两只脚都肿得紫青。不知道是冻坏了还是怎么的，两条大腿麻木得没有一点儿感觉。

在万植的轻轻闭着的两只眼睛里，流出一串串的泪水。

他埋怨自己的命实在太结实了。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还能活着呢？自己在逃跑的那天晚上，又为什么把枪扔掉了呢？这些悔恨深深地浸入他的骨髓。如果带了枪的话，就可以跟他们痛快地干一场，干脆死了算了，可是，现在还活着，白白地受这种痛苦和耻辱。

“通通”“通通通”，深沉的鼓声，从远处不断地传来，还有好些皮鞋响声靠近铁窗对过儿的过道墙边。万植强打起精神来，注视着墙壁。脚步声来到牢房前头停住了，随着开锁的喀嚓声，墙上的小门哐地打开了，但见冲进来的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接着是头戴钢盔的穿着钉子皮鞋的鬼子兵。随后又跟上一个鬼子兵。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走到他的两边，不由分说，各扯起万植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然后把胳膊拧到背后，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走！”

一个鬼子兵凶狠地喊道。

他就是派到万植他们小队去当教官的络腮胡子。万植感到粉身碎骨般的痛苦，又感到满脸发烧的耻辱。

他被推搡着走出漆黑的过道。"通通通"的鼓声更响了，"讨伐队长"森用粗哑的嗓门喊出的"枪毙他！"这句话，又响在他的耳边。他紧咬着焦干的嘴唇，迈动着艰难的脚步。

一辆马车停在正门的台阶下边。两个鬼子兵象抬什么东西似地把万植抬起来扔到马车上，然后也跳上了马车。提着马缰坐在车板前头的那个鬼子兵，把鞭子一扬，吆喝了一声，大肥马立刻就嘶叫着飞跑了起来。

万植躺在飞奔的马车上，望着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的无边无际的蔚蓝的晴空。掠过马车上的柔和的风，抚摸着万植的脸孔，轻轻地掀起他的衣襟。万植陶然地望着蔚蓝的天空，两只大眼渐渐浮上明朗的神采，象一张白纸似的脸上也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

春天来了！万植在心里想道。过去，他和甲龙、铁三这些伙伴们一起，背着装着粪肥的重得压低了肩头的背架子，吵吵嚷嚷地走在雪水淙淙流淌的山谷和岗坡的长垄地上的时候，蓝蓝的天上有一群云雀在他们的头上飞翔，欢唱。每年都是这样，快要送完粪的时候，五龙川对过儿的向阳坡上金达莱就开始怒放了，金达莱一开花，人们就要耕田撒种了。

沉浸在幻想中的万植，突然又听到了鼓声和踩踏路面的马蹄声，那"枪毙他！"的粗哑的喊声，也就格外刺激他的耳膜。

万植不由自主地猛然支起身子。

"躺下！"跨坐在车上的大胡子上等兵，大叫了一声，还用枪托狠狠地捅了一下他的胸脯，瞪着大眼珠子盯着他。

万植又只得躺在车上，仰望着天空。在蔚蓝明朗的天空上，依旧满是温暖的阳光。他真不相信自己此刻是被拉去枪毙处死的。天空、阳光、春天，都和从前没有什么不同，但自己为什么要被处死呢？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远离故乡数千里，失去了父母，带着一个可怜的妹妹，辛辛苦苦地过着贫苦的日子，这有什么罪呢？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死自己呢？如果一定要说有罪，那就是自己不

愿做刽子手。铁玉的话是完全对的，当时自己就应该跟他一起跑掉。这种误失时机的悔恨，使他痛苦和怨忿得胸膛都要炸开了。

鼓声，马蹄声……现在，悔恨和叹息，都是毫无用处的了。倘若身子没有伤成这个样子，他也还可以猛地跳起来，扑上去咬断敌人的喉管，抓个垫背的，可是现在身子一点儿也动弹不得，何况还有那个家伙瞪着眼珠子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呢。

他用充满绝望的神情望着天空。天边飘来一朵白云。在万植的眼里，那一朵白云渐渐地幻成了京玉的脸形。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很象万植的又大又明朗的眼睛，还显出一对酒窝，在向他甜甜地微笑。

“京玉——”

万植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还想伸出一只手去。可是倒绑着的两手，根本不能动弹。这时，马车蓦地停下了。

大胡子扯着万植的脖领，猛地把他拉了起来，还咧开嘴笑着说：

“来到人间的尽头了！”

万植站在马车上，望了望眼前的情景。

这是东门炮台外的一片宽敞的空地。团丁们面对面地排成两行，一直排到空场的尽头。那里有一个象讲台似的台子，旁边是高高地骑在马上的刘炳甲，帽檐深深地遮着他的前额，正注视着这头儿。头上，突然又“通通”地响起鼓声。万植抬头一看，看到了高高的东门炮台的顶楼。“讨伐队长”森、参谋、警察分署长这几个家伙，正在俯视着他。他气得咬牙切齿。逃跑的时候，本应该用刀枪狠狠地杀死他们，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现在，这个不堪回首的悔恨，又象火焰一样燃烧了起来，烤炙着他的胸膛。

“喂！你没听见上等兵说的，你已经来到人间的尽头儿啦！下车！”

不知道是谁这么声嘶力竭地喊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站在

马车下边的“黄鼠狼”小队长、治洙和“山狸子”。“黄鼠娘”两手叉腰，治洙和“山狸子”手里都端着大枪。“黄鼠狼”的绷紧了的阴险的脸上，显露出一种“胜利者”的狞笑。

刹那间，万植激忿得浑身都在熊熊地燃烧。什么枪毙呀，什么死亡呀，他全都不放在眼里了。这时，浑身创伤、倒绑着两手的万植，使尽力气，强撑着难以维持平衡的身体跳下车来。站在车下的那些家伙们都为之大吃一惊，向后猛闪。万植摔倒在湿漉漉的雪地上，但他马上又站了起来，对着这三个被吓呆了的家伙怒目而视。过了半天，“黄鼠狼”才自我解嘲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走到万植的身边，说：

“混蛋！你真是想死了！快走，前头就是上地狱的路，看见没有？”

“黄鼠狼”在万植的肩头上推了一把，用手枪指着前头说。他的手枪是顺着团丁们面对面排成两行而形成的过道，指向空地那头儿的台子的。这时，治洙和“山狸子”跑上来，用枪尖儿去推万植的后背。

万植迈开了脚步，喳喳地踏着冰水混杂的雪路走着，一种透心的凉意传遍了他的全身。

万植走到团丁们排成左右两行的排头处，停下了脚步。无数只眼睛在望着他。万植不慌不忙地环视着他们，全都是他熟悉的脸庞。但是没看到甲龙，也没看到景天和太植……看样子，站在队伍前头儿的都是第三小队的队员。这时，后头又有人推了他一把，他只好又向前迈动了脚步，团丁们的脸庞从眼前一个又一个地闪了过去。

因为回答的声音象女人而被络腮胡子上等兵打得嘴里直冒白沫的那个大个子团丁，满脸惊恐地望着他；因为多吃了一碗饭而被强迫在地上象猪一样流着眼泪爬着走的那个粗胖的团丁，眼睛里也流出了泪水。在他们旁边，也有一些阴险丑恶的嘴脸：一个是这样的队员，他在一次对某个村庄进行“搜查战”的时候，穿着

皮鞋闯进人家的屋里，踢翻了缸，捣翻了柜，穷凶极恶地胡作非为了一阵子之后，还把住在这家上屋的一对农民夫妇，也就是那个背井离乡，几天前才来到这个村子里，还没有落户的人给抓了来，因而得到自卫团团长刘炳甲的满口称赞；另一个是搞"避难训练"那天，冲进办喜事的人家，为了抢吃一只鸡腿而打架的脸上留有刀痕的面目狰狞的家伙。他们俩幸灾乐祸地、嘲笑地望着万植。

人们的脸面，一张张闪过眼前。这些脸面，在万植面前展现了他两个月前被拉到自卫团的那天起到逃跑的那天为止所经历过的痛苦、耻辱和丑恶可厌的一切。不论是那一个回忆，都使他切齿痛恨、心惊肉跳、惊怖战栗、无比气愤。这不是人间世，而是野兽的世界。如果说人世间有地狱的话，这个行列就是人间活地狱。

万植不自禁地浑身战栗，脊背一阵阵发凉。他觉得排在眼前的这个行列活象是一群野兽的行列。他们就是饶他重活十次，他也不愿意再次走进这群野兽的行列之中。

他挨个地瞅着团丁们的脸面，感到有的脸面是可怜的，有的脸面则使他作呕。

万植越走越快，快走到队伍尽头的时候，突然碰到抻着脖子朝他这头儿望着的甲龙的目光，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万植！"

甲龙喊着向前跨出一步，万植也不由自主地朝他靠近。这时，刀枪把他们阻挡住了。

甲龙的脸焦黑而干枯，看去比拳头稍大一点儿；一对由于极端的焦急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含有泪花的深陷的眼睛，闪出奇怪的光芒。甲龙站在那里，胸膛在猛烈地起伏，攥得紧紧的大拳头在索索地抖动。

刚才，万植走到队伍中间的时候，他的心情倒是平静的，可

是现在一见到甲龙，又突然激动起来了。

甲龙的身边，站着景天和太植，还有满眼惊惧的正植和小队里的其他熟悉的队员。甲龙忍不住痛苦，脸抽搐得更加厉害了，眼泪顺着颧骨突起的两颊一串儿一串儿地淌了下来。他的眼泪滴碎了万植的心。再也不能看见可爱的朋友了！这个念头突然使万植揪心地痛惜起自己的死亡了。万植想强做笑容，可是灰白干裂的嘴唇只是莫名其妙地动了一动。

“快走！”

有人在后头推着喊道。万植想硬挺在原地上，可是后头又猛推了一把，他不得不趔趔趄趄地迈开了脚步。他狠劲地偏过头去，怀着满腔的情意望着甲龙，又动了动干裂红肿的嘴唇。

“祝你平安！……”

“万植！”背后传来了许多人同时叫喊的声音。

接着是“呜呜呜……”的抽泣声，这分明是甲龙的哭声。万植摇摇晃晃地走着，偏过头来一看，甲龙把着身边景天的肩头，颤抖着身子哭着。枪杆子又来推万植的后背了，他一面迈步，一面在心里喊道：

“甲龙，不要哭了！你不要哭，无论如何也要找一条活路！”

万植走过了队伍前头，进到空荡荡的场地上，一走到那台子前面，“黄鼠狼”就喊道：

“上去！”

旁边的治洙还扯着他的衣领推了他一把。

万植毫不迟疑地登上台子。治洙也跑上来，掏出条肮脏的手巾要蒙住他的眼睛，万植使劲儿摇着头拒绝，还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他只好嘟囔着退了下去。

万植仰起了头。离他五、六步远的地方，站着“黄鼠狼”、治洙和“山狸子”。在那一边，是团丁们排成的行列，再往远处一望，东门炮台顶上，仍然站着“讨伐队长”森这些个鬼子官。“讨伐队

长”森猛地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往下一划，立刻就传来一阵马蹄声。自卫团团长刘炳甲策马跑到万植身边站住，从皮夹克兜里掏出一张纸，用尖腕的嗓门念道：

“命令：目前大日本帝国皇军，为使天皇陛下垂降的圣恩之光普照整个东方，正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大路上奋勇向前，战功赫赫。今天，在东洋大地上的人们，特别是深蒙陛下圣恩的半岛上的朝鲜青年，本应与帝国皇军的胜利进军步调相一致，灭私以奉公。此乃尔等神圣义务和荣光。倘有不服从命令和抗拒履行神圣义务者，乃是辜负陛下圣恩的叛徒，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兹为德山地区自卫团发生逃兵事件，特颁布命令如下：

“一、李万植反对大日本帝国，从自卫团潜行逃跑，按照帝国野战军法×条×项和×项条例，判处叛国罪，立即枪决。

“一、全体自卫团员应以李万植事件为戒，自重自爱，厉行军务。以后如有类似事件发生，必将严惩不贷。

“一、倘或逃兵缉拿不获，应罪其家属亲人，予以相应惩处。

※本命令发布后，李万植就地正法。

昭和×年×月×日

德山地区讨伐队长　森虎之助”

刘炳甲因直射过来的阳光而眯缝着眼睛，他既不激动，也毫无表情，只一字一句地往下念。

万植仰起肿胀的脸，望着天空。就象刚才在马车上看到的那样，天空还是那样晴朗，蔚蓝。在远远的天边，望得见五龙山脉，在那峰峦上正飘动着一团团的灰色的云彩。就在那个天边，又出现了京玉的脸孔。也跟刚才在马车上想象的一样，还是一副可亲的笑脸，还有那明朗的眼睛和可爱的酒窝。万植要拥抱她、向前

走出了一步，动了动被捆绑着的身子……“啊！京玉！我的妹妹呀，为了你，我是死不瞑目哟！”他胸膛象撕裂了似的，心里大声地叫道。

又传来马蹄的声响。刘炳甲骑着马在团丁们的队列后头走动，站在前头的“黄鼠狼”、治洙和“山狸子”，喊嚓咔嚓地推上子弹，端起枪，对准万植的胸膛。

“喂！这是最后的时刻啦，有什么话就说吧！”

骑马站在队员后头的刘炳甲，瞅了一眼炮台顶上的森，大声叫道。

万植转过头来，慢慢地看看骑在马上的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一丝冷笑的刘炳甲，看看对准他胸膛的三支步枪，又看看排成行列站在那儿的团丁们的一张张惊惧的面孔。

甲龙、景天和太植聚在一起，挤到队伍前头来。不知道为什么，太植扶着甲龙站着。那面是城墙和炮台，象绝壁一样矗立着。炮台的半腰上，有许多直冒腾腾杀气的枪眼。炮台顶上站着“讨伐队”的官长们，飘着一杆象印上一块大血斑似的膏药旗。笼罩在这些犹如恶梦一般的景象上面的，依然是跟过去那个时候毫无异致的明朗蔚蓝的天空和温暖的阳光。那个时候，他就是在这样的晴空和阳光之下，和甲龙、铁三他们一道上山打柴，下地送粪，到河边钓鱼，坐在坡地上给送午饭来的京玉讲五龙山的故事的。这会儿，枪声一响，那三个枪口就要喷出火舌，在这被捆绑的身体里激烈跳动着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死亡就要来到，而那些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也将从此永远消失了。

万植心想，我一死就万事皆了了，可是活着的他们将怎么办呢？甲龙、景天、太植和小队员正植这些个遭受苦难的队员们和他们的家属将怎么办呢？而他们的被围困在污血旗、野兽般的鬼子兵、城墙和炮台之中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呢？

这时，在他的心中强烈地产生了一种愿望，很想当着那些满

面惊恐的神色，望着即将死去的他而流着眼泪的团丁们讲几句话。但是能说什么呢？要给他们指出在“讨伐队”和日本鬼子的膏药旗下，在那个炮台下面怎样走脱的道路吗？让他们走自己所走的这条道路吗？这是不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很想说说深藏在心中的痛切的离别话。

于是万植舔了舔肿裂的嘴唇，说道：

“队员们！我就要死了，但是对于死，我是不那么害怕的……”

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的声音竟然是这样地清晰和沉着。他看到了甲龙又向前迈出一步。突然，想说的话一句接一句地涌上心头。他放眼望了望天边的五龙山，山头上正升起一片比刚才那片更大的灰云。清凉的风吹过额前，看样子天快要阴了。万植沉思了一会儿，就象同坐在面前的人娓娓而谈似的，平静地接着说道：

“我是早就没有了爹娘的。我八岁的那一年，父亲在工地上去世了，母亲在第二年留下个吃奶的小妹妹……也又饿又病死了。母亲去世的那一天，风刮得很厉害，她在临咽气儿的时候，还用哆哆嗦嗦的手摸着我的满是尘土的头，说：‘万植，这会儿，连你妈也要死了，你们可怎么活下去呀？……我扔下了还只是一团血和肉的京玉，……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

万植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他感到眼眶一阵发热。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但这些话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恳切的诉说。

他网膜模糊，朦胧地望着低着头的甲龙和在他的身后用手捂着脸耸动着肩头的个子高大的景天。他还看到在这儿那儿，队员们有的用拳头擦着眼窝，有的偏过满是眼泪的面孔，也都耸动着肩头。同时还听到了传来的哭泣的声音。他想起母亲去世的那天，他和甲龙手把着手整整哭了一个夜晚。万植接着说：

“我妹妹京玉哭着要吃奶，可是母亲已经埋葬在五龙川的后山上了。我这个父母双亡、没吃没穿的孤苦伶仃的少年，只知道

抱着小妹妹一个劲儿地哭。但是，我们兄妹俩并没有因此就死去，是村里的大叔大婶、哥哥姐姐和伙伴们，养活了我们，给了我们温暖……”

这时，在万植的眼前闪过了即使在就要死去的时刻也无法忘记的甲龙爹、帼丹爷和顺姬妈这些村里的长辈们的面容。于是他的眼睛突然闪出光亮，不自禁地用激越的口气继续说下去：

“我是被强拉到自卫团里来的。我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卫团是干什么的。啊，我为什么穿了鬼子的军装，扛了鬼子的枪呢？我们干了些什么事呢？我们把枪口指向了那些跟养活了我的村里的人一样的贫穷可怜、善良无罪的老百姓，打骂他们，捆绑他们，甚至冲进办喜事的人家，开枪赶人，抢吃新郎新娘的大喜桌。……队员们，披着人皮的我，实在无法再夹在那些禽兽不如的强盗堆里混日子了！”

万植的语调越来越激昂了。有的队员痛苦地抽搐着脸，深深地低下了头，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郁忿的神色。在场地上，连人们的呼吸声也听不到了。刘炳甲惊惶地朝炮台顶上望了一眼。“讨伐队长”森又挥了一下手，炮台上又发出沉重的鼓声，震荡着空间。

“队员们！我要么是逃跑，要么就是一死……”

万植这么一说，刘炳甲就仓皇地把攥在手里的黑皮手套举过头顶，使劲儿地往下一划。

霎时间，眼前爆发出天塌地陷般的一阵巨响，冲起一条红红的火柱，万植那一直朝着蔚蓝的天空高高昂起的头颅，忽地一软，垂到流出鲜血的胸膛上。他感到窒息，神魂象是向漆黑的什么地方远远而去。但他又昂起了头，在朦胧的眼睛里，浮现出蔚蓝的天空和雪白的云朵，还有京玉的嘻嘻的笑脸。这些景象，都在渐渐向远处消逝，越来越模糊不清了。他焦躁地把浑身的最后一点儿力气集中到眼睛上。可是蓝蓝的天空和京玉的身影仍然不断地

在他的眼前旋转着向远方消逝而去。

又是一阵巨响。然而，万植已经没有多少感觉了。他瞪大眼睛望着天空，象是要把蔚蓝的天空和京玉的模样，深深地收藏在心中。最后，他在昏迷中，听着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甲龙呼喊他的声音，倒在台子上了。

从他的胸膛流出来的鲜血，汪到板子上，然后从台子边上淌了下来，把刚才万植去过的雪地一片片地染红了。

鼓声终于停止了。天空依然是晴朗和蔚蓝的，但是刚才就在五龙山顶上升起的灰色阴云，渐渐地扩展开来，阵阵潮湿阴冷的风也卷过来了。

枪声一响，甲龙就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啊!"了一声，摇摇晃晃的，稳不住身子了。站在旁边的太植急忙把他扶住。接连发出巨响后，整个场地立即陷入一片静寂之中。突然，哭泣声四起，打破了这片静寂。甲龙这才睁开眼睛。他看到万植躺倒在台子上，胸脯里淌着鲜红的血，刚才还是挺立着的大腿，已经无力地搭拉在台子边上了。

"万植!"

甲龙疯也似地喊着要跑过去，太植和景天急忙抱住了他。甲龙挣扎着要甩开他们，可是甩了几次，终于有气无力地靠在两个伙伴的胳膊上，痴呆呆地站在那里。两只血红的眼睛，变得茫然而晦暗了。

"万植死了，万植……"这是无法叫人相信的，简直是一句谎话。甲龙瞪着眼睛朝着刚才响了枪、万植流着鲜血躺倒在上面的台子那面望了望，可是他那模糊了的目光什么也看不清了，眼前只是飞舞着无数杂乱的火花。"我是不是在做恶梦呀？如果是梦，应该快快醒来呀……"他使劲儿地摇了摇头，可是昏眩的目光还是没有清晰起来。

*　　*　　*

处决一结束，炮台上的鬼影很快就不见了，只听到他们的坐骑向城里飞奔而去的渐远渐弱的马蹄声。自卫团团长刘炳甲朝着正往枪套里套手枪的小队长“黄鼠狼”说了一句什么，也掉转马头，朝着城门跑去。

“黄鼠狼”来到一小队前头嗷嗷喊叫的时候，甲龙才有点儿清醒过来了。“黄鼠狼”在点名，点到了景天、正植的名字，又一连喊了五、六个一分队队员的名字，甲龙也被点到了。被点到名字的这几个队员，要由姓张的指挥，把万植的尸体掩埋掉。他们的用意是，一分队的“逃兵”，应该由一分队来处理。那姓张的在嘟嘟囔囔地发牢骚，但是“黄鼠狼”已经率领整个自卫团的队伍，朝着城门走去了。姓张的发了一阵牢骚之后，觉着不执行也不成，便无可奈何地说，他带一个队员进城把铁锹和草帘子拿来，其余的队员就在近处随便找个地方，把尸体搬过来。

场地上空荡荡的。呆呆地站在那儿的甲龙，猛地醒悟过来，战栗着身子，朝台子跑过去。他一步登上台子，抱起了躺在血泊中的万植，放到自己的大腿上，慌慌忙忙地要松开他身上的五花大绑，可是他的两只手哆嗦得很厉害，解不开绳结。这时，跟着跑上来的正植，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来，割断了绳子。甲龙就把满身鲜血的万植一下子抱在怀里。此刻，万植虽然是在亲爱的朋友的怀抱里，可是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知觉，他的头沉重地倒在甲龙的胳膊上，两条搭拉着的胳膊在摇晃。甲龙激忿极了，大声叫道：

“万植！”

在甲龙的那一对似乎被火烧得焦干的眼睛里，这才涌泻出泪

水来。他摇晃着万植的还有点儿温热的身子，爆发出男子汉的哭声。在万植的那一对没有闭上的明朗的眼睛里，依旧映着蔚蓝的天空。太植、景天和站在旁边的其他几个队员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甲龙，要阴天了……”

有人在喃喃地说。甲龙回头一看，原来是满脸泪痕望着天空的景天。不知不觉间灰色的阴云已经遮盖到德山镇上空，潮湿的寒风更使人感到凄冷。五龙山脉，不知是下雪还是下雨，被笼罩在白濛濛的帷幕之中。

要埋葬他？这么一想，悲伤又无法遏制地冲上心头。甲龙咬紧牙关，咽下泪水，抱着万植站了起来。这时，他忽然看到万植的一双肿胀了的赤脚，于是想起揣在怀里的、京玉给送来的那双布袜。昨天晚上，甲龙在自卫团的牢房周围转了几圈，回到营房以后，就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地把白天京玉送来的那双布袜从被子里掏出来，揣进自己的棉袄怀里了。

哪怕是片刻，甲龙也不愿意把万植的尸体放到湿漉漉的地上去，只是两手托着尸体说道：

“景天，我怀里有双布袜，你给他穿上！”

景天惊异地瞅着甲龙，甲龙又催了一次，景天才把手伸进他的鼓鼓囊囊的怀里，掏出布袜，穿在万植红肿的脚上了。看样子，布料不足，袜脖上头还接了一段青土布。纳得稀稀拉拉的针脚，很突出地映入眼睛。里外两层，都是纳了又纳的，但毕竟是小女孩儿做的活儿，粗大的针脚东扭西歪，不过却絮上了厚厚的棉花。这时，京玉拂着袭上眼皮的睡意，整夜为哥哥缝制布袜的模样，生动地浮现在甲龙的眼前。

“啊，谁能想到会把这双布袜给死去的万植穿上呢？……”

甲龙一想到这儿，就突然感到象有一把匕首猛插进胸窝似的窒息难忍。他觉得这把匕首剖开了胸膛、割断了肠子似的。他紧

闭着犹如火燎一般灼热的眼睛，仰脸对着天空。

“已经给他穿上了……”

他听到景天这话，才睁开眼睛，朝着空场那头儿的、在朦朦胧胧的视野中展现出来的丘岗，摇摇晃晃地走去。

一过空场，便看到姓张的那家伙说的弯进去的山谷，但他不想把万植埋在那里。别的队员们伸过手来要接过尸体，可是甲龙连看都不看他们，径直走上前面的那个慢坡上的丘陵。

姓张的在东大门前头的小酒店里喝了一杯酒之后，叫队员带上几把铁锹、镐头和几张草帘子，走出城门。

风突然大起来了，粘湿的雨雪开始飞落。

傍黑的时候，离城门不很远的一个丘岗上，出现了一座新坟。这是他们用镐头刨开还没化开的冻土，象垒石头似地把大冻土块垒成的一座坟。现在，天上降下来的一团团粘湿的雨雪，不断地落在这座小小的新坟上。

甲龙蹲在坟前，用手抚摸着坟上的新土。他的身后站着景天、正植和其他三、四个队员。天越来越黑了，可是他们谁也不想离开。

忽然，粘湿的雨雪下得更大了，满天飞落下来。一半儿是冰，一半儿是水的粘湿的雪团子，啪啦啪啦地落在甲龙和其他几个队员的肩上和头上，落在草草垒成的万植的坟墓上。没过多久，甲龙的蓬乱的头发上，露出破棉絮的军服肩背上，都湿透了，淌下雪水来，可是他仍旧纹丝不动，两只闪光的眍瞜眼直定定地盯着坟墓。

不断地飞落在坟墓上的霏霏的雨雪，立刻变成一道道冰水的小流，顺着草草垒成的坟丘的土块儿的缝隙，流进坟墓里去。万植是连一块棺材板也没有，光着身子躺在这冰冷的地底下的。那一道道冰水又无情地流进去，淹浸着他的尸体。甲龙想到这儿，就感到心肝儿被尖刀剜了似地疼痛。

他忽然直起半截身子来，这儿拾起一个土块儿填塞那个窟窿，那儿又捡起个土坷垃堵塞这个隙缝，忙乎了一阵子。但这个坟墓是用冻土块儿草草垒成的，用这种办法是填塞不完那么多窟窿的。好一阵子，甲龙才意识到这点，便停下了手，茫然地站着。他反倒想索性再翻开坟墓，把万植的尸体抱出来，抱在怀里。风越刮越凶，雨雪也越下越大了。

突然，从城里传来了刺耳的警报声。淹没在飞舞着雨雪的黑暗天空里的阴沉的城墙和炮台，也只能朦胧地看到它们的轮廓。长长的警报声，好象是把熔化了的铅水灌进人们的胸膛里一样。这警报声是告诉人们：三十分钟以后，就要关闭城门了。

“喂！你们不走，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呀？都快要把活人折磨死了！”

姓张的那家伙叫了一声，便披着一张草帘子先跑下丘岗去了。

谁也没有应声，但都唉声叹气地拣起散在地上的铁锹、镐头，望着面向坟墓呆呆地站着的甲龙。

景天扛着镐头走到甲龙的身边，默默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甲龙回头望了景天一眼，无力地点了点头。但他实在迈不开脚步。

这之后，传来了队员们踩着泥泞打滑的岗路往回走的脚步声。

久久站立在那儿的甲龙，自言自语地说：

“是我害死了你！……”

“甲龙！……”

缩着长脖子站在甲龙身边的景天，拉着他的胳膊叫道。甲龙回头瞅了他一眼，如怨如诉地把相同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是我把万植给害死了！”

景天圆睁着眼睛瞅了瞅甲龙，默默无言地拉着他的胳膊。

甲龙的脸依旧朝着坟墓，可是身子却被景天拉得摇摇晃晃地移动着。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这念头却象

插在脑子里的匕首一样要拔也拔不出来了。甲龙根本不顾道路泥泞，只是狠狠地盯着象死亡的阴影一样阴沉沉地耸立在黑暗里的城墙走去。此刻，他脸上的表情，同他的往常的表情比较起来，是完全不同的，真象是两个人一样。他那一直显得纯朴善良的圆圆胖胖的脸，现在看来就象是一块有棱有角的铁块一样坚硬，而那双善良的小心翼翼的小眼睛，却放射出粗暴的凶光。

第　五　章

一

“讨伐队长”森用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了解本地区内的春季“讨伐作战”的准备情况之后，感到非常疲倦，仰坐在转椅上休息。他发现没有一件事是按照原定计划得到执行的。“讨伐队”和自卫团的第二阶段训练是这样，在与山间地带相接的重要据点设立集团部落，还有，在本地区的中心地——德山镇修建城墙和炮台工事等等，也是这样，都碰到暗礁搁浅了。他越想越急得受不了。最近，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接到这样的通报：在邻近地区常常出现游击队小部队和工作员，已经打过几场小规模的很有显示力量的遭遇战和伏击战。综合这些情报可以看出，游击队南下已经迫在眉睫，这是明摆着的事。所以，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游击队就会打到德山地区，把子弹倾泻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森的头上。

森睁开疲倦阴郁的眼睛，望着透进强烈阳光的窗门。玻璃窗上头的屋檐边上垂挂着的一排冰凌，已经化成淅淅沥沥的屋檐水了。早晨上班的时候，冰凌还有胳膊那么粗，这会儿却化得象支小蜡烛那么大了。在望得见的远远的山峦的向阳坡上，积雪都化净了，露出了青翠的树林。春意渐浓的天气已经连续几天了。

森望着外面的景象，情不自禁地紧蹙起了双眉。

春天来到眼前了。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中立刻引起了不安和焦躁，甚至引起近于恐怖的震惊。

森有惧怕春天的毛病。但这绝不是什么先天性的特殊的疾病。要说起他对季节的爱好来，他是爱好秋天甚于爱好春天的。不过，他并不是肺病篓子，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厌恶春天。刚从士官学校毕业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尉补森，在那时节，也曾同朋友们一道到春花烂漫的山上游过春，还做过一首模仿古代日本武士的把骤开骤谢的樱花比作大和魂的诗，受到过同僚们的赞美。

但他来到这个大陆以后，就惧怕起春天来了。说明白点儿，他惧怕的倒不是这个强劲的季节风席卷大陆的荒凉的春天，而是同春天一道来临的犹如桃汛一般淹没整个大陆的游击队的攻势。他们在这个使人发怵的可怕的春天，即使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也要陷入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境地，象一条深陷在泥坑里挣脱不出来的小狗一样非遭到灭亡不可。目前，这个命运注定的恶性循环又要开始了。在同游击队作战的这几年里，森失掉了他在进攻大陆的烜赫的战争舞台上所膺得的“满洲旷野之虎”的绰号，几次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从此以后，他便有了一想起这些事就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冰冷的脖颈这种非常不愉快的习惯了。

他仰身坐在转椅上，了望着窗外。一直伸展到德山林场方面的连绵不断的山峦上的树林，越发显现出翠绿的颜色来，但这美景却在他的心中引起不安、焦躁和诅咒。望着望着，他那长长的马头脸就渐渐发僵起来，而蓄在鼻孔下面的四平八稳的八字胡，也象起了痉挛似地不时地翘动着须尖。那山峦、涧谷和青翠的树林，在他看来，不是诗人和风景画家们所要描绘的美丽的大自然，竟成了游击队的令人可怕的要塞。他曾经几次率领大军走进那些山林里，可是还没等看清楚游击队是个什么样子，就劈头盖脸地遭到对方火力的袭击。而且他们也不能光据守着青山和树林。说

不定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游击队的大部队会象一阵风似地，从树林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出来，象老鹰叼小鸡似地把他们收拾一阵，然后又一溜烟跑了，隐没在密林里。同游击队打仗，就象被无形的强手抓走了发辫的人一样，准是挨一阵狠打，然后又被摔死在地上的。

在德山的那一片渺无人烟的深山密林中，现在又要开始这种恶性循环吗？这种念头使他感到窒息，他就把椅子哐地推向后头，猛地站了起来。

“怕死鬼！”

他生气地骂道。他是在骂游击队是怕死鬼，因为游击队不敢走出森林，不敢“堂堂正正”地摆开阵势和他们交战。他也知道这个想法是愚蠢的，但是这句话却还是常常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应该说，这与其说是谩骂，倒不如说是近于悲鸣了。

他抑制不住忐忑不安的心绪，在房里来回踱了一阵，然后走到窗前，大开窗户，用充满仇恨的冷森森的目光望着一天比一天翠绿的山峦，咕哝着说：

“来就来吧！我要用人的血肉之躯来筑起一道城墙，你们要想同我们作战，首先得越过你们自己的民族的血海！”

他咧着嘴咬牙切齿地发狠，心中又盘算起如何火速进行德山城墙和炮台工事的工程、建设集团部落和训练自卫团等事来。这时，传来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喂，喂，是您吗？”

森本来以为是急报游击队出现的电话，心里怦怦直跳，可是耳机里传来的却是十分耳熟的绫子的嗓音，他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但他又立刻蹙起眉头来。一个月前，他从本国把自己的媳妇接来了。哪知道还没呆上一个月，她就说什么想孩子啦，这里叫人怕得喘不过气儿啦，一个劲儿地纠缠着要和他一道回一趟故乡。昨天晚上，她竟然鼓起小嘴巴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她就自

己一个人回去，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什么事？”

森没好气地问道。

“您还问什么事呢？我等您等得什么似的，您不想回来吃晌午饭吗？”

绫子娇滴滴地说着。森的眉头这才有点儿舒展开来，说：

“啊，是吗？……”

“您还说‘是吗’呢？好不容易搞到鲜鱼，拌好了生鱼片。嗐，您对我呀，事事都不够体贴！”

“生鱼片？哪儿来的鲜鱼？”

“自卫团长送来了活蹦乱跳的鲤鱼！”

“自卫团长？……这小子。叫他好好修城墙，他不加劲干，总是给我搞吃的，想把我喂成肥猪，好卖给共军吗？”

森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他老婆听了，抬高嗓门儿问道：

“什么？卖什么猪呀？”

“不，不，我就去！”

森挂上听筒，唤来小兵，叫他备马。

他回到家来，就着好酒吃了一碟生鱼片和两碗饭，肚子吃得鼓鼓的，惊惶不安的心绪也稍稍平静了些，心情也好多了。这样，他就欣然答应了老婆提出的休一个月的假、要多少多少回国旅费的“折衷案”。然后，他穿上象道袍似的睡衣，把腿伸到热呼呼的被炉子上，躺在炕上，听着老婆扯闲话。他朦朦胧胧地快要睡着的时候，被门前的一阵突如其来的马蹄声给惊醒了。森听到开正门的声音，猛地站了起来，打开通向过道的隔扇门。身材干瘪的滨田中尉站在正门前头，见到他，慌忙地敬了个礼。

“什么事？”

“队长，岭北地区……讨伐队本部来电话说……”

滨田上气不接下气，说不成话了。他的身子和脸都干瘦得象

根锥子那样尖尖的，那一对小小的眼睛却象铁丝网上的铁刺一样地闪着光。

“怎么回事？”

“昨晚本部所在地受到共军的奇袭！”

“什么？”

森的眼梢立刻吊了起来。

“驻守本部的一个中队的讨伐队和警察队，阵亡了一大半，城镇被共军占领了一夜，直到清晨才撤离。最叫人痛心的是，仅岭北地区讨伐队长连同皇军将士就有五十六名壮烈成仁……”

“什么？神岛死了？”

“是的，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派出援军，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兵力追歼共军了，急切地要求我们火速出动部队！”

“呃哼！……”

森不自觉地沉吟了一声，僵立了一会儿，才自言自语地说：

“前几天他到我这儿来，还笑话我搞筑城工事，说我失去了军人的精神，说我是庸俗之辈，哼，结果他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说完，森把头转向仰着脸等待指示的滨田，继续说：

“没有必要派出援兵了。即使现在就派援兵到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也是没有用处的，非但闻不到共军的味儿，恐怕还要中了共军的埋伏，被他们吃掉的。你回去，立刻向所属部队、警察和自卫团下达紧急警戒命令，然后把军官们全部召集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回头就去。”

“是！”

滨田即刻策马飞奔而去。

森慌忙地换上军装，飞身上马，赶回本部。

城镇的东、西、南三面的城墙和炮台工事，再有几天就要完工了。人伕们正在不少地方拆掉了脚手架，只有城镇后面沿山麓

修筑的北城墙和单独在北山麓土丘上修筑的北山炮台，还搭着密密的脚手架，一些人正在那里忙着做工。

北城工事如此延误，绝不是因为森不重视这个工事，也不是因为没有把主要力量集中到这儿来。恰恰相反，他清楚地知道这个跟青山紧紧相连的城墙和炮台是和他们生死攸关的，因此特地把力量集中到这儿来。因为城镇的东、西、南三面，都面向一片开阔地带，是不利于游击队的进攻，而特别有利于"讨伐队"的防守的。因此，最要紧的环节正是在北面。紧靠城北的树林茂密的山峦，是近连德山林场的险山峻岭，远接白头山脉的千年密林。森想，只要游击队想干，随时都可以从城北攻打上来，把弹雨一股脑地倾泻在他的头上。险峻的山岭和苍郁的密林，就是游击队的家和要塞。他想到这里，决心到春天放一把山火，把德山方圆十里的山林烧成可以一目了然的秃山。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眼下要紧的是争分夺秒，加快修筑城墙和炮台工事。他对北城和北山炮台的工事要求特别高，比关东军司令部颁发的"城墙和炮台的修筑标准"还要高，要求修筑得加倍坚固。他还每天都亲自到工地上，亲眼察看施工情况，稍有不足之处，就毫不留情地命令拆掉返工。这么一来，北城工事也就不但比别的工事多用了一倍的工，还迟迟没有完成。

刘炳甲看看快到晌午了，正忙着做回家的准备，忽然从"讨伐队"本部打来了电话，他听到了关于岭北地区被袭的事件的通报和滨田参谋的关于做好紧急警戒的命令。刘炳甲先作了些必要的布置，然后回家，吃过午饭便朝北城方面走去。

他先来到北城工地。人伕的动员情况比他原先预料的还要糟糕。第三小队长大个子，一边擦着额上的汗水，一边报告居民们不好好出工的情况。他说了半天，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出工的人数，只有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就是因为现在到了备耕期，人们再也不能出工了。大个子罗罗唆唆一再重复着同样的话。刘炳甲听

了，感到无可奈何，懒得开口说他，也不愿意睁眼瞅他那副嘴脸。刘炳甲这会儿是根本不听大个子说话了，回头只瞅着城墙的工地。这个城墙高十二尺，底宽七尺，顶宽三尺，可是除了四处都是脚手架而外，城墙还没有筑到一半高。只见工地上的人伕，就那么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在背筐上装着四、五块土坯，象地蚕似地慢吞吞地爬上搭板。而且连天气也帮着游击队，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把山野融化成一片泥泞了。

刘炳甲突然用冷森森的目光制止了大个子小队长的令人厌烦的唠叨，要他首先管好工地上的人伕，然后回过身来朝北山炮台方面走去。

离开北城走了一会儿，登上不太高的一个土丘，就一眼看得到炮台工地。刘炳甲站在土丘上，解开皮夹克上的两个扣子，向上推了推帽檐儿，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来，一面擦拭着额上油渍渍的汗水，一面察看工地全景。这时，他想起"讨伐队长"森常常口头禅似地重复说着的这样一句话：如果把北城看作是防御德山镇的生命线，那么北山炮台便是这个生命线的心脏。因此，森不仅命令把北山炮台修建成石筑炮台，而且还要挖一条由城内通往炮台的地道。

可是，这个炮台工地的情况比城墙工事还要令人寒心。

这是个温暖的阳光正在直射的中午。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可是在土丘的中央用长长的原木横竖搭起来的脚手架子上，还看不见几个人伕的影子。就是这么几个人，也还坐在脚手架上、跳板上吸着烟，懒洋洋地吐着烟雾。从那个距离很近的后山谷到筑有炮台的土丘山，是一条搬运石头的已经是一片泥泞的道路，搬运石头的人，好象大旱年头的豆苗一样，隔老远才看得到一个。就是这样的几个人，也是走不上那么十几步，便把石头扔到路旁，坐到石头上掏出烟袋来。在脚手架的跳板上和炮台的附近，以及在搬运石头的路上，虽然也有这么几个自卫团团丁扛着大枪在来回

晃动，但是没有一个是在向人伕们催工的。只有从后山谷的采石场上，远远地传来若有若无的打石声，益发烘托出这工地上的清冷、寂静的气氛。

“哼，好一派景气！”

刘炳甲没好气地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想笑但没有笑出来，他那绷紧的宽脸皮只是抽搐了一下，歪扭成一副难看的样子。

工事不见进展，队员又没有能耐，这是近来最使刘炳甲头痛的事。

在邻近地区，一天紧似一天的有关游击队出没的情报，更使刘炳甲揪心。不用说，德山地区也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卷入火海之中。昨天晚上，和这儿相距三百里的岭北地区的“讨伐队”本部已经遭受到全军覆没的惨败。这震撼内心而又听不见的枪声，好象是游击队在今年制定好了某种神机莫测的新的方略之后开始进攻的可怕的宣战信号。

刘炳甲想到这些十万火急的情况，表面上虽然仍旧保持着沉着和冷静，但他心里却象用火炙烤一样焦躁。

森限定的完工期限，已经超过了十多天了。前天晚上，森把他叫了去，狠剋了他一通。由于游击队袭击岭北地区事件，刚才又下达了紧急警戒令，说不定在一两天之内又要被召到森的面前，挨一顿狠剋哩！单是挨剋，也还算不了什么大事。倘若象岭北地区那样，没等筑完城墙炮楼，就遭到游击队的攻击，那么刘炳甲本人即或不叫游击队的枪子儿打死，而侥幸地活下来，但也得在森的面前被讯究问罪，变成他的刀下之鬼。

他在东满搞对敌工作，十年之功，就在一个早上尽付东流，如今倒真是自己跑到这样凶险的地方来埋葬自己的白骨了。想到这儿，他感到冤枉极了。

一股怒火突然冲上刘炳甲的心头，他恨不得跑进工地里狠狠地东驱西赶一通，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心中的郁火。但他随即又

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些要滑偷懒的人伕和自卫团团员算不了什么，只要明天把自卫团员全部调到工地上来，就可以使他们忙得手掌上和脚底上生火，问题在于出工的人数。如果不把城墙和炮台工地变成黑压压的一片人海，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在“讨伐队长”森前天晚上给重新限定的时间内完工。

但是，怎样才能解决出工的人数问题，加快修建工事的速度呢？他一时还想不出什么妙法来。

刘炳甲一面朝着工地慢腾腾地移动着脚步，一面沉重地想着心事。

突然间，从采石场的山谷到工地的坡路上，背运石方的那些稀稀拉拉的人伕们，都加快了脚步。坐在路旁歇着的人们，也都一个个地站起来，背起坐在屁股底下的石方，踏着泥泞的道路，慌忙地走着。

刘炳甲抬眼一望，在采石场山谷的拐弯的地方跑出一个自卫团员来，他手里抡着棍棒，大声叫喊着，急急忙忙地朝着土丘这边走来。他分明是一小队长道涉。人伕们的脚步更加快起来了，于是炮台工事的脚手架上，也晃动起人影，传出叮叮的打锤声。道涉抡起棍棒驱打那些还没有站起来的人伕，不一会儿，就跑到土丘上面了。整个工地就象一部停止运转的机器又突然开动了似的活动起来了。

刘炳甲满意地点点头，也加快了脚步。他在心里急切地想，“黄鼠狼”这人庸俗拙劣，是个缺点，不过在能替他出力这一点上说，如果所有的队员都能赶上“黄鼠狼”的一半，也就好了。

刘炳甲来到炮台工地近旁的时候，看到一小队一分队的甲龙扛着枪呆呆地站在人伕们搬运石方的路边。刘炳甲刚刚踏上炮台工地脚手架的跳板，心里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停下了脚步，回头叫了一声甲龙。甲龙低垂着沉郁的眼睛，朝着他走去。刘炳甲最近听治洙和“黄鼠狼”说，自从枪毙了万植以后，原来就沉默寡言

的甲龙，更加沉郁了，整天不说一句话，连站岗的时候，也是呆呆的，象个没有魂的木头人。刘炳甲心想：他和万植不仅是同村人，而且他们两个又特别要好，万植因为逃跑而被枪决，他自然难免要受惊惧怕。这会儿看到甲龙来到面前不敢仰脸直视的神情，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

“喂，你最近因为万植的事放不下心来，总是象吓掉了魂似的索索发抖。我看，你不必害怕了！”

甲龙抬起眼瞟了他一下，眼里闪出一道异样的光来。刘炳甲心里想：“我的话打中他的要害了！”于是厉颜慈口地说：

“万植是万植，你是你。你也应该向小队长学……”说着，抬起那只握着马鞭的手，指了指在脚手架上抡着棍棒到处奔跑嚎叫的“黄鼠狼”，接着说：

“你只要好好地卖力气干，就能实现你所希望的一切！”

甲龙又垂下了眼皮。

“我听说前些天你爹见我来了。就是看在你老爹的面上，也应该卖点儿力气。我们打算大大加快炮台工事的工程，你可以显一显身手嘛。在抓人伕和监工方面，只要你能做出好的成绩，完工以后准你五天假，让你回家娶媳妇。说起来，你的媳妇还不知道怎样难过着哩。现在什么事就在于你怎么想和怎样干了。”

刘炳甲的一对尖刻的条子眼察看着甲龙的表情。甲龙抬起了头，不知道为什么，面部表情是呆板的，深陷的眼眶里颤动着一道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惊讶的异样的光。“这小子糊涂了！”刘炳甲自以为是地咧开嘴笑了笑，又说道：

“不过，你要是不好好干，或者另有打算，那可就没趣儿了。你应该以万植被枪杀的事为戒，端正想法，好好听我的话！我是一个犹如区别水火一样赏罚分明的人，说到就做到的！”

刘炳甲如此严厉地说了一通以后，用毒辣的眼光扫了甲龙一眼，就通通地踏着跳板登上了脚手架。他一面登上架子一面想：甲

龙这小子很老实，只要把他攥到手，他也就可以成为信得过的一把好手，以后要多多地拉拢象甲龙这样的队员，在队员中增加自己的亲信。甲龙站在地上，仰脸望着跳板。这时，“黄鼠狼”正站在跳板上，抡着大棒，一边打人一边叫骂：

“共军就要打上来了，可你还躲在旮旯里睡大觉！你是共产党吧？说！说！……”

被打的人只是一个劲儿地“啊唷啊唷”地叫喊着，甲龙紧锁双眉，回转身来朝着别的地方走去了。

刘炳甲踩着跳板登上高吊在空中的脚手架上的时候，突然从北城那头儿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回头一望，在城外的路上，出现了七、八匹军马，正朝着这边飞跑过来。刘炳甲一眼就看出，在前头扬起斗篷飞跑的是“讨伐队长”森，心里不禁一阵发凉，因为他到现在还不曾想出一个象样的办法，就在工地上碰见森了。但他极力抑制着怦怦乱跳的心，仍然用冷酷狡猾的条子眼，望了半天飞奔而来的马队。不知道又想到什么，他忽然非常敏捷地从跳板上跑了下来。

“讨伐队长”森的烈性黄马，已经振鬣跑到炮台工地的土丘上，一阵嘶鸣声震动了整个工地。随后，佐佐木中队长和身材干瘪的滨田中尉等军官也跑了上来。森轻轻地拉着吭儿吭儿地打着响鼻儿不安地转动着的黄马，也不转眼看一看跑到他跟前立正敬礼的刘炳甲，就拿起胸前的望远镜，了望炮台工地的全景。

刘炳甲在走近森的坐骑前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吊眼梢上射出的一道凶狠的光，便意识到使用刚才想到的那些办法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努力装出一副严肃真诚的表情，抬起脸瞅着森的面孔。森半天没有说话，只是在专心地观察工地。因为有望远镜挡着，刘炳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变化，但从他的两撇象刀尖一样凶狠地横嵌在鼻子下面的胡梢在不断翘动，两个腮帮也在痉挛的迹象看来，可以断定他的情绪并不比刚到的时候好些。他现在

还不放下望远镜，这倒不是为了观察工地，而是因为一时还没有想好严厉责备他的办法。刘炳甲心里一凉，想到自己在这种时候低头站着要比抬头瞅他要好一些，于是把脑袋搭拉了下来。

这时，森象从嘴里吐出什么发苦的东西似地干涩地喊道：

“自卫团长！”

“是！”

刘炳甲深深地搭拉着脑袋回答。发怒的长官是喜欢俯首听命的部下的。

“你打算在什么时候完工？”

“是，我实在没有脸……”

刘炳甲的话音可怜地颤抖着，可是没有发生什么效果，森象打闷雷似地厉声叫道：

“混蛋！你的脸皮能给我挡住共军的枪弹吗？你到底打算在什么时候完工？说！”

“是，在本月内誓死……”

刘炳甲这时才抬起头来，努力表现出自己的坚定决心。

“什么？呸，好一个饭桶！难道共军给你捎信说，他们要在树林里老老实实地等着，等到你团长大人修好了炮台再来吗？”

森不是用愤怒的表情，而是用充满失望和轻蔑的神色，俯视着刘炳甲。刘炳甲什么话也不敢说，只顾搓着两手，低垂着脑袋。沉默了好一会儿，森才又接着说道：

“我最后命令，限你在十天之内给我完工！”

刘炳甲猛缩了一下肩头，抬起脸来望着他。

“怎么？没把握吗？”

“不，不，遵命完成！”

刘炳甲诚惶诚恐地回答。

“如果完不成，我就以军法论处，毫不留情地吊你的狗头！”

“是！”

刘炳甲颤声回答着，他那粗短的脖子就象王八脖子一样缩回去了。

“从明天起来个总动员！不管是城镇还是郊外农村一律动员，凡是管辖地区内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给我赶出来。如果自卫团的力量不够，可以由我们的佐佐木中队来增援！”

“是，队长，刚才我也想到这个……”

这时候刘炳甲的脸色才象一个活人了。

“地区内的所有林场，也要暂停生产，把工人们全部调到工地上来干活！自卫团员也不必扛着枪在工地上晃荡了，让他们也都去干活！”

“是！”

刘炳甲蛮精神地回答说。

二

世道在一冬之间竟然变得如此残酷和凶暴，但是大自然仍象往年一样毫不偏袒地将春天送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晚上，性情暴虐的北国严寒似乎还能逞凶肆虐，可是一到白天，天空和大地就都被笼罩在温和的阳光和那无声无息地渗入青山、原野和山谷里的春天的氤氲之中。积了一冬的深雪和坚厚的冰层底下，传出来了淙淙的桃花水流淌的声响。夜晚一来，冬将军又在为把山川重新锁进冰雪之中而发狂，但对流淌在冰雪底下的春天，却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了。冬天只是在表面上逞凶咆哮，但是温暖的春天却渗进万物的内部，一点一点地，渐渐地把虚张声势的冬天变成空虚的躯壳。过不上一个月，春天将叫绿芽和红蕾，出现在

这个大地上。而泛滥在山谷和田野间的湍急的桃花水，将涤荡尽徒有虚表的冬将军的残骸。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人们才把春天比喻为复苏和希望，活跃和青春吧。

温暖的春光，也一天一天地照射到南阳村恬静的山谷。五龙山峥嵘的树木苍郁的峰峦环绕着的山谷里，一连几天滞留着温暖的春意。这个山谷，四面环山，连来自大陆的西北旷野的季节风也难以吹到这儿来，因此这里比德山的其他地方更暖和，春意也就更浓郁。在晴朗的春日照耀之下，积在家家户户屋顶上的、比房苫还要厚的白雪，也开始溶化了冒着白濛濛的水气，沿着低矮的用燕麦草苫的房檐，淅淅沥沥地淌下屋檐水来。一到人们酣睡的深夜，在远处山涧的冰底下流动着的水声，一直响到家家户户的窗边。

春天就是这样依然如故地回到大地，山川重新透露出苏生的气息来。但是，现在的南阳村就是在大白天，也寂无人声，甚至看不见在屋子旁边的小道上玩耍的儿童。要是往年，这正是人们大忙的备耕季节。有的人家从仓房里搬出犁耙叮叮咚咚地忙着修理；有的人家在院子里铺上草席晾晒种子；妇女们头上顶着准备发芽的土豆来回奔忙；一整冬闷在屋子里，神情悒郁、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孩子们，也盼到了好季节，都跑出屋子来，欢蹦乱跳。可现在却看不到每年的早春时节所特有的这种亲切愉快的农村风光了。

桥对过儿的许区长家大门前的布告牌上，贴着用斗大的毛笔字写的布告。为了醒目，在重要的字句旁边，还加上了红圈。这是以德山地区“讨伐队长”森的名义发布的，上头写着南阳村全体村民务必在十五天之内搬到岭后清溪村的集团部落去，如敢违反，即刻把全村烧光。就这么一张布告，便把全村关进比冬天还要厉害的冰窟里去了。这样，虽然五龙川已经开始了解冻，可是人们的心灵里并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来临；即使温暖的阳光照进了窗门，

人们的眼睛还依然察觉不到世上有什么光明。

上村的大里头有一间快要倒塌的小草房，小京玉独自坐在温暖的阳光照射着的廊台上，一边织着袜子，一边轻轻地哼着歌子。打从去看望哥哥回来，京玉一直住在甲龙家里，可是她每想起哥哥的时候，就跑回自己的家来，有时还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有时又把自己会唱的歌儿全改成怀念哥哥的歌儿来唱。特别是最近几天，天气暖和起来了，她就回到自己家里，坐在廊台上度过日光照射的几个时辰。哥哥已经死了，再也回不来了，可是京玉并不知道，她把去年冬天拆掉自己的围巾给哥哥织了一双手套剩下来的棉线再织一双袜子，准备下次再跟锦顺姐进城探亲的时候带去的。她边织边唱：

怀念你呀，盼望你呀，我的好哥哥，
再等你五个夜晚呀，哥哥你就回来了。

这本是孩子们怀念死去的妈妈时唱的悲伤的歌谣。小京玉不知道爸爸和妈妈，是在哥哥的怀抱里长大的，现在她就把这支歌儿照自己的心意改过来唱着。

朱鹭谣也好，杜鹃歌也好，不管是什么歌，她都这样地改过来唱，使得听到的人们无不伤心断肠。从低垂在廊沿上的燕麦秸苫成的檐边，流下来的屋檐水，好象是伴着京玉唱的悲伤歌子流下来的泪水，又象是在伴着歌子的节拍用喁喁细语来劝慰京玉。屋檐水不停地流着。

万植被枪决的消息，甲龙家和锦顺家自不必说，就连全村没有一家不知道的，可是谁也不敢把这怕人的消息透露出来。人们每见到京玉，就都把脸偏过去，背着她偷偷地拭泪。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从自家的米柜里打扫出一把粮食，拿到甲龙家来，让他们给京玉做饭吃。

悲伤和苦痛，可能有轻有重，但它们都普遍地几乎无一例外地落到每一个家庭里。中村的景天家，年老的母亲坐在病危的儿媳妇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头前，象失神的人一样，望着透进灰蒙蒙的阳光的窗户，不时地咕咕哝哝地叫唤着儿子的名字。太植家，七星家，凡是儿子被抓去当团丁的家家户户，他们的境况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崔老人坐在上屋编织驮子，准备等天气再暖和些就往地里送粪。有时哮喘病一发，就得弯下腰来，咯儿咯儿地咳嗽一大阵，等稍稍缓过气来，又伸直腰继续编驮子了。对崔老人来说，把家迁到清溪村集团部落这件事，倒也不觉得是个大问题，只要在那里搭个马架子，种地的时候，越过一个大岭，来回走它个二十多里也就罢了。可是，自从听到万植被枪决的消息以后，他感到心情沉重的倒是站在铁丝网里面的儿子的那叫人放心不下的沉郁的神情。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硬着头皮挺下去吧！这就是崔老汉心里的愿望。有一次，许区长还对他说，只要甲龙在自卫团里好好当差，崔老汉肯顺从当局的关于迁到集团部落去的指示，他就可以向当局说说情，给甲龙个假期，让他回家来一趟。许区长的这些个甜言蜜语，崔老人竟然深信不疑。他准备在迁到集团部落以前，先把甲女打发到她丈夫那里去，然后再进城去见见甲龙，好好地叮嘱他不要轻举妄动，之后就把家搬到清溪村，搭个马架子，开始送粪、耕地。

这天，甲女没有在家。一连几天，她都是一清早吃完饭，就到清溪村去给地主家打零工。崔老人以为她是出外挣一点儿找丈夫用的盘费，可是特别为父亲和弟弟着想的甲女，早就放弃了找丈夫的念头。她认为，为了找丈夫就抛下可怜的父亲和身处险境还不知将来会怎么样的弟弟，这是断断不该做的事。在最近这些日子里，为了能给日见衰老的父亲买点儿熬粥吃的粮食，她每天清早都越过险峻的大岭到清溪村去卖零工。

锦顺妈坐在温暖的阳光照射着的廊台上缝着破瓢。她手里拿着纫上粗麻线的大针，在头发上钢一钢针尖，一针一针地缝着。看她的那个认真劲儿，真象是就为了缝补破瓢她才活在世上似的。她缝着缝着，不时地停下手来，抬起头呆呆地望着前山的峰顶，脸上完全是一副既没有思念也没有欲望的惘然若失的表情。

锦顺在山上。

这天，她收拾完早饭桌，腰上挟着菜篮，就走进前山了。篮里装着一把秃菜刀。积雪消溶了的向阳坡上，一片片蓬散的枯草在轻轻地摇曳。拨开枯草细看，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草吐出了嫩绿的新芽。各种早生的野菜，也冒出幼嫩的叶子来了。锦顺只留下白头翁之类的毒草，把其余的全都采进篮子里。因为寒食节以前的野菜野草，大多是鲜嫩的，又没有毒，煮熟了就都可以吃的。

过去，她们过的虽然都是同今天一样的贫困的生活，但过去并没有在这样白雪覆盖的季节到山上来采野菜。

从前，总是在金达莱吐出红红的蓓蕾的时候，她才和伙伴们一起走到游丝缭绕的山梁和山谷里来，一面采着好吃的野菜，一面大声地唱着在家里羞得不敢唱的歌子。每当这种时刻，从相近的山林里就会传来甲龙他们这些小伙子互答的诙谐的歌声。

但是，今天她踏着阴坡上没膝深的积雪，拨开小树丛爬到向阳的山坡上来采野菜，仅仅是为了活命。

她一想到那次跟许区长的冲突，就觉着心里淤了一块血似的。打那以后，锦顺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欠他的债还清，用无债一身轻的愉快心情等待甲龙归来。这样，不用说本村的活儿，就连清溪村等邻近村子里的大大小小的活儿，什么洗衣裳啦，做针线啦，推碾子啦，也不论是湿活儿还是干活儿，她全都揽下来做。家里吃的，本来说不上是什么饭食，但就连这种饭食她也几乎全让给母亲吃了，自己宁可饿着肚子拼死拼活地干活。这么

一股子劲儿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女人们一旦下了决心，就会有这么一股狠劲儿的。她这样地干了一个多月，一把血一把泪地攒了一些钱，甲龙的姐姐也把她苦苦挣来的两块钱送了来，凑在一起就足有五块多钱了。昨天她就让妈妈把这笔钱甩到许区长的板炕上回来了。

还了债，锦顺顿时觉着象解下了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似的，立刻舒出了一口气，身心都轻快起来。可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锦顺只凭自已的那么一股狠心，忍受了连男子汉也难以忍受的苦役和饥饿，终于把身体完全搞垮了。她总觉得胳膊腿象给锥子扎着似地疼痛，全身也象火炭一样发烫，不论是站着还是坐着，只感到浑身无力，直往下坠。

正在这时候，她听到了万植惨死的消息。

那一天，锦顺陪着京玉过了一夜，但没有把万植的噩耗告诉给她。京玉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一心想着织好袜子就可以进城去看望哥哥。她一面揉掉紧钉在眼皮上的睡意，一面不停地织着。锦顺瞅着她的这可怜的模样，实在禁不住要涌出眼眶的泪水。等京玉手里拿着活儿，慢慢地趴在锦顺的腿上睡着了，锦顺这才搂着京玉哭了起来。她哭，不单是看到可怜的京玉睡觉的样子给引起的，她还有别的悲伤，这些悲伤源源不断地涌上心头。她哭呀，哭呀，不停地哭，哭了个够。她不擦拭两颊上的纵横的泪水，只是抬起头望着窗户外。破窗纸在颤颤地抖动，从这个望得见屋外黑暗情景的窗户眼，透进来一股股冷风。

这时，她的眼前忽然浮现出隔着一道铁丝网看到的甲龙的面影。

那天，她看到甲龙实在被折磨得太惨了，痛心得不知道怎样才好，才苦苦地劝他也象万植那样逃跑掉。当时甲龙说，他一跑，家里就要跟着遭殃。但她还是劝他说，只要你能够逃出这个活地狱就好，不必为后果担心。她回到家以后，心里还一直是这样想

的，希望他即使是采用逃走的办法，也总得找个活路。要是真象甲龙说的那样，到那时候，鬼子会来迫害他们家属，她就决心挺身而出进行反抗的。

但是听到了万植哥惨遭不幸的消息之后，她受到很大的震动。她一面相信甲龙处事慎重，决不会轻率行动，但又深怕他因为拗不过她的苦劝而走上万植的那条路。这使她很担心。不管怎么，现在对甲龙来说，既没有返回家园的道路，也没有外出逃走的道路。那么，将来他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她越想越感到茫然。甲龙，是她时刻不能忘怀的人，是离了他就无法生活下去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象甲龙却越来越离她远了，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和她的距离竟然象人世与阴间那样的遥远！这种想法浮上心头，她的心情越发焦躁起来了，浑身象针刺一样疼痛。

那一个夜晚，锦顺就是被这种可怕的绝望之感笼罩住了整个身体，木木地一直呆坐到天明。她感到自己的心快被焚烧成一把灰烬了，但她始终想不出一条可以把被拉到象阴间那样与人世隔离得那么遥远的地方的甲龙，重新接回南阳村来，重新接到自己身边来的道路。

啊，这个人间世的生活怎么这样苦呀？是世上有了人以后人才创造了这个人间世的吧？但是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么一个恶毒地折磨人的人间世来呢？村里的大人们说，我们朝鲜人是叫日本鬼子给搞得过不上好日子的。日本鬼子拉走了甲龙和万植这许多青年人，还扬言要把南阳村的老乡们象赶猪驱狗一样赶进集团部落里去。就是他们，把我们家糟蹋成这样。难道我们杀害过他们的祖太爷吗？锦顺气愤极了，真希望来一场猛雷，把这个鬼世道劈个粉碎。但现在，不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找不到一条可以消除她心中的极大的痛苦和郁愤的道路。

然而，她发觉，只有一点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的。那

就是，如果甲龙遭到了什么不幸，她也就不再活在这个怨怼载道的世上了。

打那天以后，锦顺象丢魂失魄的人一样，魂不附体地活着。她总是紧闭着焦黑了的小嘴，一对茫然的目光凝望着空中的某处，去给人家推碾子、洗衣服，还踏着深雪爬到前山去采野菜。她就这样整天不休息地拼命干活儿。这倒不单单是为了弄点儿吃的来维持生活，而是因为要是放下手中的活儿，她就象是扔掉了藉以支持全身的支柱一样，要倒下去的。锦顺时常感到那活着的行动着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丢失了灵魂的躯壳，或者仅仅是自己的影子。

锦顺每天都要背着人们好几次去了望远远地伸向城镇方面去的泥泞的大路，在那里独自叹息。心想，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不祥的消息就会从这条大路飞到自己的身边。这种预感老是萦绕在她的脑际。

直到晌午以后，她才采了大半篮子的野菜下山回家。

她正要从陡峭的山坡下来的时候，眼前清楚地展现出一条从岭后的清溪村伸过来的车道。这条车道又分成两股，一股越过山岭弯弯曲曲地伸向南阳村去，另一股直接通往城镇。

锦顺站了一会儿，望了望通往城镇的道路。大路上的冰雪化得稀里哗啦的，在大车走过的车辙里都汪满了泥水。锦顺长叹了一口气，用手拽着一丛丛小灌木的梢头，小心翼翼地走下泥泞的坡路。

锦顺下到望得见路面的最后一座土丘上，停下脚步，喘了一口气，顺眼无心中看了一下通往清溪村的路，这一看，不由得吓得她睁大了眼睛。

在那路上走着一伙大兵，黄黄的军装，闪亮的枪筒，一共五个人。她不禁打了个冷战，好象有一股冰水流过脊背似的。自从鬼子兵象一阵旋风似地闯进村子里来，抓走了甲龙以后，她就是

在梦里看见那黄黄的军装，也会给惊醒的。

他们又来干什么呢？是不是要我们马上离开自己的村子，并到集团部落里去呢？他们不是说要放火烧毁村庄的吗？……想到这，她心里怦怦直跳。登上岭头的这些大兵，在通往南阳村和城镇的岔路口停了下来。锦顺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不一会儿，她看到那五个兵有四个朝着通往城镇方面的路走去了，岔路口上只留下一个兵。那个兵朝村庄那头儿望了一眼，就大步拐向另一条道，但他又停下脚步，痴呆地望了一会儿远远的村庄，随即转过身来也朝着通向城镇的路走去。

“啊！……”

锦顺不觉低声地喊出声来。那个半转过身子朝她这边走来的人，稍稍有点驼背，看样子实在太象甲龙了！锦顺踉踉跄跄地朝着最下面的土丘连滑带爬地跑了下来。她走到岭路上，一眼就看出在前头离她十几步远摇摇晃晃地走路的那个人正是甲龙。她想大声喊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嗓门卡得很紧，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她只好急步跑上去了。

甲龙还没有察觉到在背后响起的锦顺踏着泥雪跑来的脚步声，只顾低垂着头瞅着路面走着。他每走一步都要溅起一滩泥水，挂在肩上的枪杆直摇晃。锦顺心里着急地想道：他是为了什么事走到这儿来的呢？又为什么拐进岔路口以后不再朝村子走呢？她一面这样想着，一面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甲龙！”

锦顺勉强地放大喉咙大声叫道。甲龙大吃一惊，猛地回过头来，一看是锦顺，更惊得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站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两个人都僵了似地站在那里，默默相视着。

吹过岭路的微风，清爽地擦过锦顺的散下几绺发丝的汗浸浸的额头。锦顺抬起胳膊揩了揩脑门上的汗，向上捋了捋头发，问道：

“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甲龙手里拿着一根草棍儿摆弄着，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

“到外地来巡逻……”

甲龙说到这儿，便支吾着不再往下说了，回过头去望了望他刚才走过来的岭路。两个人半天没说话。他们虽然是相互疼爱、相互怀恋着，但是见面之后反倒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的心都被极大的痛苦折磨着。在大路的那头儿，还远远地可以望得见那四个先走了的自卫团团丁的身影。

经过一段不自然的沉默之后，甲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开口说：

“家里都好吗？大娘，还有我爹……”

“都好。”

“可是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呀？是身板儿……”

在甲龙的那张全无血色的青黑的脸上，泛起了隐约可见的红晕。

“不，不，我一点儿也不要紧，可是我倒要问问你……”

锦顺说到这儿，便不忍心再继续说下去，只好紧咬着下唇，犹豫了一阵，才又问道：

“听说京玉她哥被杀害了……是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

甲龙惊惶万状，就象偷偷地藏起来的东西突然被人发现了似的。

“许区长跟村里的人说的……”

甲龙呆呆地瞅着锦顺，猛地低下了头。

“是真的！”锦顺感到她那颗心突然一沉，眼前就浮现出京玉织袜子的模样，眼泪立刻要冲出眼眶来了。她急忙用手遮住眼睛，偏过头去，勉强忍住了马上要爆发出来的呜咽，却不能抑制住耸动

的肩头。

“锦顺，我不是……人呐，万植是我……害死的！是我……”

甲龙用沙哑的声音说着，好象是要从嘴里把难以忍受的痛苦吐出来似的。锦顺一听这话，猛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甲龙好象失了魂的人一样，痴呆地俯望着南阳村山谷。锦顺顾不得去擦掉脸上的泪水，紧接着又问道：

“你说的什么呀？京玉她哥怎么因为你……”

锦顺浑身起栗，嘴唇哆嗦，没办法再接着问下去了。甲龙抬起了头，两只眼睛象发高烧的人那样闪着光。

“因为什么？……”

甲龙一面反问，一面痴呆呆地望着锦顺。看他的眼神，好象有点儿神经失常的样子。锦顺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

“万植是我害死的！”甲龙在雨雪霏霏的那一天，站在万植墓前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象一把犀利的匕首直刺进他的心窝，到现在也还没有拔出来，并一直在他的心窝里留下了一滩淤血。甲龙接着说道：

“如果万植同铁三一道逃跑的话，就不至于被杀死了。可是我偏偏拉着他，把他拉到自卫团里来。唉，我这个人怎么象淹死鬼似地硬把人家也拖进水里去呢？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难受得要炸开了！”

甲龙用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抓挠着自己的胸膛痛苦地说着。锦顺圆睁着眼睛，什么话也没说。

“不光是这个。万植一到自卫团，就主张逃出去，可我总是阻拦他。后来他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在下雪的那天晚上恳求我跟他一块逃走，可是我没有同意，由着他一个人逃跑了。锦顺，我算不得是一个人呀，从小时候起，我和他就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应该同生共死才对，可是我竟让他一个人逃走了。万植是想到我的家口多，故意编造了许多顺着我的话好安下我的心，然后，自个

儿逃走了……我却这样活着，用自己的双手把万植的尸体裹在草帘里，埋进汪着雪水的泥坑里去……”

甲龙的湿润的眼睛望到别的地方去了。锦顺瞅着甲龙，又一次感到眼眶发酸，心想：善良老实的甲龙，他的心里不知道是怎样难过着哩！但是却找不出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话。甲龙突然转回头，喊了一声“锦顺！”并向她靠近了一步。他那总是显得温和沉着的目光，此刻却变得粗暴和凶狠了。锦顺只是不安地望着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走到这里也不回到村里去吗？我是没有脸面去见乡亲呐！”

锦顺立刻想起了刚才甲龙痴呆呆地站在山岗上俯望村庄的模样。

“打我被拉到自卫团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我所干的没有一件是人干的事。日本教官和自卫团的头头们，把我当成猪狗来打骂，这姑且不说了，我还天天被他们逼得象疯子似地跑到街道和村庄里，把枪杆子对准那些和咱们的父母兄弟一样的老百姓的胸膛，强迫他们搞什么‘避难训练’，什么‘佚役动员’和‘搜查战’。有一天，还砸翻了一家新郎新娘的大喜桌……”

“办喜事的人家?!”

锦顺急忙用手遮挡着惊慌得张大了的嘴，眼前不禁浮现出甲龙被抓走的那天，她在风雪吹卷的田野上追赶他的情景。

甲龙又接着说：

“不光这些，我还扛着枪跑到林场去了呢！”

“林场？”

“就是去年冬天我去挣钱的那个德山林场。那里的工人闹起事来了，举行了罢工，要求恢复原工资，要求发给姜成满的家属抚恤费。可是我却端着枪杆子，用我的嘴对他们进行恫吓，逼迫他们上山去做工！就是恫吓那些集钱给我们办喜事的人们，恫吓那失去了丈夫和父亲的可怜的大嫂和孩子们！这还不够，我还用自

己的双手埋葬了万植！锦顺，我的脸皮再厚，也不能回到村子里去见父亲和大娘，姐姐和你，还有村里的大爷大娘们！我更无法去见京玉，那个可怜的小京玉！我甚至都没脸去看那青天了！”

现在，甲龙好象要一下子把他从掩埋万植的那天起就窝积、纠缠、回旋和翻腾在心中的，那种无处诉说的烦恼统统地倒出来似的，向锦顺滔滔地说个不停。

甲龙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撕裂着锦顺的心。可是该用什么话才能减轻甲龙的心头上带着血的惨痛呢？

“不要说了！不要总……那么想……”

锦顺呼吸急促地抽动着肩头恳求着说，她那望着甲龙的眼睛里充满着一种哀求的目光。

“不！”

甲龙摇了摇头，继续说：

“在这个世上，哪有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当初，铁三抛开母亲和弟妹逃跑的时候，我认为这不是人所应该干的事。我为了做一个人，也就这样地到自卫团里去了。我这个大傻瓜，是用自己的腿跑进了陷阱里！锦顺，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甲龙象求救似的，用充满绝望和哀求的目光望着锦顺喊道。可是锦顺始终找不出可以回答他的话来。

“真的，怎么办好呢？……”

锦顺哭丧着脸重复着甲龙的话。两个人都默默无言，面面相觑着。这时候，甲龙的那对闪光的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灰尘似地立刻变得暗淡无光了。他深深地低下头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转过身去没精打采地走下岗坡。路边的枯草被风吹得唰唰作响。锦顺慢慢地跟在他的后面。

“昨天晚上，我跟着巡查队上合水坪、木盆沟去了。今天回来的路上，伙伴们让我回家看看。自卫团团长还跟我说，等筑城工事完工以后，准我五天假，回家办喜事……”

甲龙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嘟囔着。锦顺听了，不禁惊得瞪圆了眼睛。他在说些什么呢？他是不是糊涂了呀？她不安地想着，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

“你在说些什么呐？……”

甲龙停下脚步，紧闭着嘴，久久地呆望着白云飘浮的蓝天，突然回过头来，说：

“他是让我好好地听他的话，在筑城工事方面做出个样子来。要象‘黄鼠狼’小队长那样，把居民都赶到工地上去干活，谁不好好干就用木棒和枪杆子去打他们。要是有谁不肯顺从进行反抗，就开枪毙了他们。只要用这种手段做出突出的成绩来，他就可以准我假。这还算是小事哩，他还说让我把家属迁到城里去住，还要给我一个分队长或者小队长的官儿当当呢！”

甲龙越说越激愤，他的目光又象刚才那样闪出异样的光来。锦顺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他还说，游击队都快要打到眼前了，打仗的时候，让我打头阵去死拼。说是只要立了大功，就给我官儿做，还让我把家属领到城里来。可是，锦顺，你知道游击队是干什么的吗？我听人们说，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朝鲜人，是在为光复祖国而战斗。可是自卫团团长却让我用枪去打他们，说什么等我立了功，就给我官儿做，还让我父亲、大娘和家属们享清福！这也就是说，只要我能象自卫团团长、‘黄鼠狼’小队长和分队长治洙那样，用日本鬼子的枪去杀害自己的同胞，心甘情愿去当刽子手，就可以有好日子过哩！”

甲龙气得满脸通红。

“哎，别再说这种怕人的话啦……”

锦顺打着机灵向后退步，小脸吓得煞白。甲龙望着退了几步的锦顺，眼里突然闪过一道强烈的光。他握紧了大拳头，颤抖着，朝着德山镇的方向，开口道：

“我再怎么蠢，也不能去当刽子手呀！要实在把我逼进死胡同里，我就……跟这群野兽拼个你死我活……”

甲龙的浑厚的话音变得含胡起来了。他盯着德山方面的蓝蓝的晴空，从那郁愤的眼里射出一股粗暴的凶光。锦顺听了他的话，过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拼个你死我活”这话的意思，突然惶恐异常，不由自主地拉着甲龙的衣袖，喊道：

“这可不行啊！你听我说，还是想想别的路子吧！只要你不干那样的事，不就行了吗？”

甲龙苦笑着摇了摇头说：

“如果拒绝上战场，或者是临阵脱逃，都得象万植一样被枪毙的！”

“如果实在没办法，那你就逃跑吧！铁三不是逃掉了吗？现在开始化冻了，过不多久山上就会长出青草的，到那时候不就可以……”

锦顺好象是一个生怕放去什么东西的人一样，慌慌张张地更加紧紧地拉着甲龙的衣袖，哀求着。

甲龙用恻隐的目光低头瞅着锦顺，眏了眏眼皮，紧紧地握着锦顺那只拉着他衣袖的热手，点了点头说：

“谢谢你，当然可以跑，人被逼到份儿上，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可是，锦顺，你听我说，我有句话一定要当着你的面说清楚……”

不知道什么事，甲龙突然正颜厉色地提起了这么一个话头，但没接下去，就又闭紧嘴唇不再说了。

锦顺很纳闷，直盯着甲龙的脸。甲龙正用一种一切都置之度外的超然的表情望着远方的天空，浓黑的眉毛在索索地抖动。锦顺焦躁地瞅着，感到异乎寻常。甲龙那紧闭着的嘴唇，好久没有张开。他的眼眉为什么这样抖动？两个腮帮为什么抽搐不停呢？锦顺一看，更感到纳闷，实在耐不住要发话了。

"到底是什么话呀?"

甲龙把头转向锦顺，他的深陷的眼窝里，放射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光。他那握着锦顺的手无力地放开来，偏过头去咕哝着说:

"把我忘掉吧!……"

"啊?!"

锦顺象丢魂失魄的人一样，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我很难预料我以后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就是我们能在一起生活，也只会给你和大娘增添忧愁的……"

甲龙一看，锦顺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又没有把话接着说下去。锦顺只是用双手捂着脸，身子摇摇晃晃，就象要倒下去似的。

"锦顺你怎么啦?"

甲龙惊慌地把着锦顺的肩头说。过了好一阵子，锦顺才抬起头来。她用充满埋怨和绝望的神色的眼睛瞅着甲龙，有气无力地说:

"要真是那样，你让我怎么活下去呀?……"

锦顺趔趔趄趄地甩脱甲龙的手，转过身子来耸动着肩头说。

"锦顺!"

甲龙虽然已经靠到锦顺的背后，可是还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就把脑袋又低了下去。他觉得，无论是死还是活，他们俩都没有一条可以真正结合的道路了。这种绝望之感，无情地撕裂着他的胸膛。

锦顺抽泣了半天，突然把头一扬，说出这么一句话: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也跟着……死……"

说完，象刚才那样，又用手捂着脸小跑了起来。

"锦顺!"

甲龙吃了一惊，也跟着跑了几步，就停了下来。锦顺那个不知怎么地总使人觉得比从前瘦小了很多的身影，一转眼就已经拐过通向南阳村的岔路了。

顺着远去的锦顺的头顶看去，可以望到温暖的春光照耀着的南阳村山谷。不论是甲龙的家院里，还是锦顺的家院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影。房前的宽敞的空地上，只有一群鸡在啄食撒欢。横在那条小河上的木桥，显得格外醒目。

甲龙忽然想起去年冬天那一个下雪的夜晚，和锦顺一道从许区长的碾房回家时的情景，还想起他跟为了还清许区长的债，要给母亲治病而愁眉不展的锦顺所说的那番大话。

“只要咱俩使劲儿干活，就能过到好日子的，一定能过到好日子的！不管什么活儿，我都能干得来！”

这是多么自负的话呀！就凭这年轻人的使不完的气力、壮实的身体，横在眼前的，就算它是火的地狱，也敢闯过去。啊，这种想法简直愚蠢极了！牛呀，马呀，这些个畜生，难道是因为没有力气才被扣上了鼻环、带上嚼子的吗？他自己倒真是自动地带上了日本鬼子的嚼子了，弄得不顾死活地被人牵着鼻子到处奔跑！现在，他耻笑自己的这种可怜模样。

甲龙象尊石象一动不动地久久地站在岗路上，后来，只好用手背擦着滚烫的眼窝，慢腾腾地走下岗路去。

三

甲龙手里拿着一顶拱出棉花团子的破皮帽，望着白云飘浮的远天，踏着泥泞的路走着。他的这种模样，陌生人看到了，一定还以为他是一个无所牵挂的过往行人呢。

事实是这样，现在甲龙的脑子里是空荡荡的，既感觉不到什么，也没思索到什么，只是机械地、茫然地走着。就人来说，痛

苦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感知不到痛苦，好象无所牵挂了。此刻，在甲龙的脚下即使横着一个一失足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的悬崖，他也会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地欣然迈出脚步去的。

突然，甲龙被一阵喧闹的车轮声和马蹄声惊醒了。抬头一看，原来他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从南阳村和清溪村伸过来的两条大道交叉处的低矮的丘岗上。放眼望去，岗顶上出现了十几个身穿黄军装、头戴闪亮的钢盔的日本骑兵，后头跟着两辆满载军人的马车，跑得象箭一样飞快。

甲龙赶紧闪到路边站着。

以佐佐木大尉为先导的一群鬼子骑兵，闪动着充满杀气的眼睛，策马飞奔，后头紧跟着的双头马车，溅起了一片片泥水，跑得车子快要散了架子似的。前头那辆车上坐的是日本兵，后头的那辆车上坐的是他面熟的自卫团团丁。只听有人尖叫了一声，后头的车子就嘎然一声停了下来，溅起的泥水直泼到甲龙的脸上和胸脯上。他正在用手擦着脸上的泥水，不知道是谁在马车上喊道：

“喂，混蛋！也算你的运气好，回家走了一趟吧？”

这个喊话的就是“黄鼠狼”小队长。先走的那四个队员已经都坐在马车上了。

“快上车！”

“快！快！混蛋！”

酒糟鼻子治洙在车上凶狠地叫喊着。

甲龙顾不得什么了，赶快拉着不知是谁伸出来的一只手上了车。这时候，马车象发疯了似地跑了起来。

“站住！”

跑在前头的佐佐木，跑到了村口，把马缰一拉，张着大嘴喊道。他抽出了寒光闪闪的军刀。村里立即响起一阵狗叫声。猛停下来的军马，摇着脑袋嘶叫着。从车上跳下来的鬼子兵和自卫团

团丁们，好象开到了决死的战场一样，杀气腾腾，枪上全上了刺刀，立刻整好队。这时，佐佐木走过来，向他们下了命令：日本兵的机枪射手守住村庄周围的要点，其余的日本兵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各带自卫团的一个分队，到上村、中村、下村三个村子里去抓老百姓出工。甲龙的分队，正好派到中村去。

"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都要赶出来！如有逃跑的或者反抗的，就地枪决！立刻行动！"

佐佐木的命令一下，日本兵和自卫团团丁就象一群饿狼一样扑进村庄。甲龙傻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勉强跟着走了几步，当他走到望得见自己家的那块空地上的时候，就再也迈不动脚步了。

全村顿时闹得开了锅似的。人们的叫喊声，孩子们的哭叫声，军马的嘶鸣声，狗吠声，再加上间或发出的当当的枪声，响成一片。在日本鬼子和自卫团团丁的枪杆子的逼迫下，老乡们从各个村的胡同里走出来，走向甲龙家门前的空地。从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到须发苍白的老人，只要是拿得起一块儿小石头的人，都被驱赶了出来。

大胡子鬼子上等兵，摆出一副很熟悉情况的样子，朝甲龙的家望了望，便一脚踢翻了排子门，闯进院子里去。甲龙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过不一会儿，便传出来一阵喧叫声，紧接着，他的父亲就被推搡着趔趔趄趄地走出排子门外。鬼子上等兵把刺刀紧顶着他父亲的脊背，跟在后面。这时，许区长也挺神气地晃动着胳膊来到甲龙家的门口。摇摇晃晃地被推出门外的崔老汉，一看到区长就高兴地跑了上去，拉着他的胳膊恳求地说：

"区长，快到种地的节气了，现在出伕役怎么能行啊？您知道，我家只有我这么一把种地的人手哇！"

许区长把那张尖尖的脸朝着崔老汉一转，把袄袖一抽，说道：

"老头子，少说废话！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还有闲心谈种地！"

"啊，区长老爷！"

崔老汉大吃一惊，又拽着区长的袄袖央求。

“怎么变了卦啦？你先前不是说过，家里有当自卫团的，就不出民伕吗？”

“罗唆什么？松手！在这非常时期，自卫团的家属就更应该带头，为什么要溜号呀？老头子，趁着还没挨大板子的时候，快快跟上吧！”

许区长又把自己的袄袖一抽，使劲儿推了崔老人的脊背一把。崔老人稳不住身子了，站在后面的鬼子上等兵，也跟着一边嗷嗷地喊叫，一边用刺刀尖捅着老人的背，捅得崔老人的背直向后仰，踉踉跄跄地走出来了。

甲龙紧咬着嘴唇跟去。

甲龙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面前。崔老人一看到儿子，惊得眼睛溜圆。他半天说不出话来，颤抖着吓得发青的嘴唇，勉强说出这么一句话：

“甲龙，这是怎么回事呀？啊？”

甲龙回答不出来，向四外望了望，恰好这时看见一个正在那儿嗷嗷地喊叫着，监视着群众的日本少尉军官。

甲龙急忙跑了上去，叫了一声“老总！”在这个时刻，甲龙是没有多余的工夫去想自己的这种行动是不是卑鄙的。他一心一意为了父亲，自动地掉进这个灭亡的苦井里。日本少尉军官向那些赶了一批老乡来的鬼子下士大声指点了几句之后，便把那张刮得灰青的大胡子脸转向甲龙：

“什么的干？”

他的眼光象把刀尖一样，锋利凶狠。但是甲龙还是一面用手指着被鬼子上等兵押走的父亲，一面苦苦哀求道：

“老总，他是我的父亲，又老又有病，受不了这个。老总，我替他多干两倍三倍的活儿吧！”

“八嘎牙路！我看你活糊涂了，你有你的份儿，你老子有你老

子的份儿！来，接着，这才是你的份儿！”

少尉说着就抬手给了甲龙一个耳光，又朝着大胡子喊道：

“快快拉走！”

少尉象是了却了一件大事似的，一转身，就朝那头儿走了。甲龙僵了似地站在原地上。

这时，在他的对面传来一片叫喊声。甲龙抬头一看，是“黄鼠狼”和治洙从上村那头儿押来了十几个老乡。

“姐呀！姐呀！”

在老乡们的后头，传来一阵耳熟的小姑娘的喊声。只见一个小姑娘从胡同里跑出来，穿进老乡们的中间，抱住一个女人的大腿。甲龙立时就认出她们是锦顺和京玉，顿时一怔，向后退了一步。

只见治洙“噔噔”地走过来，非常凶狠地扯住京玉的领子，使劲儿一甩，就把她摔倒在泥泞的路上了。锦顺嘴里喊着什么，跑了上去，可是跟在身后的鬼子兵，用枪杆子硬把她挡住了。甲龙虽然把身子转向她们那边了，可是两只大腿却僵硬得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京玉从泥水里爬起来，又朝着走向空地去的锦顺，飞也似地跑过去。甲龙觉得自己同京玉的目光相碰了。在这一瞬间，他不觉后退了几步。可是，京玉却已看到了甲龙，停下脚步，闪动着眼睛。

“甲龙哥！”

京玉突然喊叫着，又象离弦的箭一样向他飞跑过来。她那尖利的喊叫声，好象是一把飞来的匕首，插到了甲龙的胸上。

甲龙踉踉跄跄地向后退步。

“哥！”

京玉跑上去，一下子抱住甲龙的满是稀泥的大腿，扬起闪着泪珠的又大又明亮的眼睛望着他。

“京玉！”

甲龙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一把抱住京玉的肩头。

“哥！不能让大爷和锦顺姐走呀，他们都走了，我跟谁过活呀？啊，哥！”

京玉一边说，一边使劲儿地摇着甲龙的大腿。可是，甲龙却象一段木头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怎么不说话呀？要这样，我就找我的哥哥去！我哥在哪儿？在下村？还是在上村？”

京玉紧跺着双脚说。

“京玉！”

甲龙的喉咙哽住了，好不容易才叫出了这么一声。他用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京玉的两个小小的肩头。这时，在他的身后传来了“黄鼠狼”的粗暴的声音：

“这个丫头怎么又跑到这儿来胡闹呀？甲龙！是你的妹妹吗？”

京玉用满眼惊恐的神色瞅了瞅“黄鼠狼”，把甲龙的大腿抱得更紧了。甲龙很为难地踌躇了一会儿，回答说：

“唉，她是……”

甲龙正在支支吾吾的时候，京玉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抢先回答说：

“我哥叫李万植！我哥在哪儿？”

“哈哈！原来是这样！”

“黄鼠狼”怪声怪调地说，用右手握着的手枪向上推了推帽檐儿，他那凸出来的脑门上渗出一层油渍渍的汗水。京玉目光闪闪地瞅着“黄鼠狼”。“黄鼠狼”的嘴边，露出一丝冷酷的笑纹。

“喂，你哥哥上天堂去啦！”

他用刚才向上推帽檐儿的那支手枪，指着天空说。

“天堂在哪儿？”

京玉诧异地望着蓝蓝的天空说。

“嘿嘿，你真是个糊涂虫！他吃了一颗‘黑豆儿’，就挺了腿儿啦！”

“黑豆儿？”

京玉松开抱着甲龙大腿的双手，站在“黄鼠狼”的面前，目光里显出更深的疑惑。

“干脆地说吧，就是用这杆枪‘叭’地一声把他给打死了！你别在这儿罗唆啦，快快给我躲开！”

“黄鼠狼”用手枪推开正挡在面前的京玉。

“喂，喂，到下村去的小子们，怎么到这会儿还不来呀？”他喊着就朝别处走去了。

呆呆地站在那里的京玉，忽然转过身，踉跄地跑过去，抱着甲龙，说：

“甲龙哥！他是骗我的吧？说我哥哥死了，这是谎话吧？啊，你快告诉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呀？甲龙哥，我哥哥他还活着吧？”

京玉挣扎着用手摇动着甲龙。

“京玉！”

甲龙只是哽哽咽咽地叫了这么一声，还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把脸偏过去了。用手摇动着甲龙，急得直跺脚的京玉，突然浑身麻痹了似的，一动也不动了。她的嘴张得老大，她那瞪得圆圆的眼睛，依旧呆呆地瞅着甲龙。

只见她那紧抱着甲龙大腿的双手，无力地轻轻一松，就象坍倒了似地坐在甲龙的脚下。甲龙慌了，急忙把她抱了起来。

“京玉！京玉！你醒醒！”

甲龙摇晃着京玉的瘦嶙嶙的肩头，焦急地喊道。京玉魂不附体傻瞪着两眼，小脸苍白得象一块白蜡。过了半天，她那长长的睫毛才又颤颤地抖动起来，勉强地睁开了眼皮，眼珠上象蒙上了一层白雾似地灰白无光，又死板板地一动不动了。她凝视了一阵甲龙，低声说：

“甲龙哥！我怎么办呐？……我，我得跟着谁过活呀？……”

京玉的眼里无力地滚下一串泪珠来。

“京玉！”

甲龙叫着京玉的名字，紧紧地把她抱住了。此刻，他眼里流出来的，不是一滴滴的泪水，而是一股股的火流。

“我怎么生活呀？……我跟着谁过活呢？”

京玉象梦呓似地反复地喃喃地说着。

天空依然蔚蓝无边，阳光仍然温暖宜人，一朵白云无忧无虑地飘浮在蔚蓝的天空中。

村里的人们象走向死亡的道路一样，低着头成群地沿着伸向城镇的泥泞道路走着。周围押送他们的日本兵和自卫团团丁们的钢盔和刀枪，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走在前头的一队骑兵中，有一匹军马高高地抬起它那黑黑的头，凶暴地振鬣长嘶。

夹在人们中间的崔老人，不时停下脚步，绝望地回头望望南阳村。锦顺也不时扶着崔老人呆呆地站着。

“我怎么活呀？我跟着谁过活呀？”

京玉从甲龙那儿走开了，趴在锦顺妈的怀里。她还在梦呓般地叨唸着这句话。

甲龙在最后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抬头望着天空，两腮上全是斑斑的泪痕。

啊，天啊！你怎么不塌下来呀？你是靠什么支撑住的？为什么竟然这样的残酷无情呢？

四

夜，已经来到炮台工地。这是个三十的夜晚，又加上阴云密布，夜色显得格外浓重。工地前面的宽敞的空地上，用小原木架起了房子大的篝火，升起熊熊的火焰，映红了漆黑的夜空。在那被火光映红、浓烟熏黑的黑红黑红的空间里，朦朦胧胧地浮现出围在脚手架之中的炮台的阴郁的黑影。在这片火光中，还望得见那些散落在工地周围的低矮的蟹壳般的小房。这是那些出伕的老乡们住的棚子，都是用几根木桩、几片草帘子和木板胡乱搭起来的。此刻，也许是人们都睡实了吧，四周寂静无声。

在夜色中也还可以看得出炮台在这几天里明显地垒高了许多。

在高高地架在炮台顶部的跳板上，放哨的鬼子兵端着大枪来回走动着，钢盔和枪杆等铁器，在火光中闪闪发亮。篝火旁边和人伕们住的低矮的工棚周围，有自卫团的哨兵在站岗。一到夜晚就刮起来冬天一样的冷飕飕的风，把白天溶化了的泥泞的土地又冻出一层硬皮来了。

“讨伐队长”森和自卫团团长刘炳甲，用足以累死人的劳动强度来加快了北城工事的工程。北城墙的两个墙头快要跟东城墙和西城墙合拢到一起了。所以鬼子就把抓来的城里的壮丁和南阳村的老乡，还有附近林场的工人和自卫团的两个小队，全部集中到炮台工地上，从天一亮就开始干，直干到漆黑的深夜，还要升起篝火照明，就这样，大力加快了工事的进程。鬼子们确确实实象一群野兽，急得两眼通红，暴虐地驱使人们做工。

只要发现谁有半点松劲儿的表现，他们就象老虎似地凶暴地

喊叫着，举起皮鞭，不分男的女的，老的和少的，一律给以无情的鞭挞，用枪托打，用皮鞋踢，还不解恨，就干脆抽出军刀来，用刀背砍。人伕们一天吃的是两顿发霉的臭小米饭，每顿也只有那么一小碗。要是搬运垒炮台的石头，在半路上走不动、倒在地上了，就得被鬼子们用脚乱踹一通，直踹到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才罢休。如果站不起来，就得被他们踹成半死不活。并装北城城门的一个木匠，被鬼子们指为"通匪分子"，在工地上被当场打得半死不活，后来被放在用草帘做的担架上，抬到"讨伐队"去了，现在他可能已经死去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木匠并装的大门扇，高达十二尺。他并装门扇的时候，在门扇上打了几道横木。这么高的门扇，没有横木怎能并装得起来呢？可是鬼子们却硬说他这是有意给游击队提供方便，好让他们脚踩着横木飞越城门，硬说这是蓄意进行的"通匪行为"。

工地就是这样地杀气腾腾。因此，人们的神情都已经不象是活人的神情了，人人倒好象是被地狱的勾死鬼抓住了脖领似的，只是魂不附体地摇晃着。

德山木材场等附近林场上的工人，也被抓到工地上来了。德山木材场的工人，到工地以后被分成两伙。前不久，从警察署释放出来的老朴头和"青山流水"大伯等老一辈的人，被派到快要完工的北城工地；象铁三，平安道青年人，性急的北青人，这年轻的一辈人，就被派到炮台工地上来，干构筑炮台和搅拌混凝土这些个吃力的重活儿。铁三用大布手巾严严地蒙着脸，站在高高的跳板上面，默默地给石工们递石方，或者在炮台下面，拿着四方锹，在飞扬着洋灰粉的搅拌场上做工。

这些日子，铁三好象多长了十岁，变得象中年人一样的沉着稳重。他先前的那种讨人喜欢的豪爽的性格和大方洒脱的风度，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现在的他，不论是表情还是言谈举止，都变得沉着有度。他那充满热情的闪光的大眼睛，现在却饱含着某种

深邃和老成持重的神态。他在高高的跳板上传递石方的时候，或是在跳板下面搅拌混凝土的时候，如果遇到鬼子兵和自卫团团丁们毒打人伕，就停下活儿，怒目而视。这时，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里，不平静地射出一股股火光。

铁三看到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自卫团服装的甲龙、太植、景天这些个从南阳村来的自卫团团丁们，背着大石头摇摇晃晃地走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非常复杂的。在他的大眼睛里，时而燃起了轻蔑和诅咒的火焰，时而流露出怜悯和同情，时而又显出不安和焦躁。

上次罢工的时候，铁三失掉了和他亲密无间并且积极帮助他的“大学生”和老朴头。他们在德山警察署，每天都受到严酷的刑讯，听说还要把他们押送到县城里，叫他们吃黄豆饭去。那时，铁三以为他和“大学生”约定的一同去参加游击队的计划成为泡影了，因此非常失望，想立刻到别的地方去，但他又马上打消了这种念头，因为他听到了游击队已经在岭北一带出现的消息。他打算即使是自己一个人，也要投奔游击队去，并背着人暗地里做了准备工作。所谓准备工作，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弄点路上吃的，弄来两双草鞋而已。他正在悄悄地准备着的时候，忽然从进城回来的工人那里，听到了万植因为逃跑被抓回来枪毙了的令人痛心的消息。他整整哭了一宿。这与其说是因为悲伤，不如说是因为激愤和怨恨。他觉得当初无论如何也应该带着万植一块儿逃跑才对。现在回想起来，他把甲龙和万植留在村里，自己一个人逃走，这是违背做朋友的义理的行为。这种后悔莫及的悔恨之感，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但是，凡是已成为过去了的事，不管你怎么悔恨，总象是一瓢泼在地上的水一样，再也收不回来了。铁三认为，应该把万植和甲龙的悲惨的遭遇作为教训，正确地生活下去。他毫不动摇地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去参加游击队。

从他离开家的那天起，一直使他迈不动脚步的原因是对留在南阳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的挂念。可是现在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愁事，可以安心出发了。因为，铁三到林场来快有一个月的时候，“大学生”特意请了几天假，到南阳村去探听铁三家里的情况。那时，铁三的母亲又被拉到城里的警察署，受了几天罪才被放出来，可是许区长又上门来逼他们马上搬家到别的地方去。当时他家里的情况是十分困难的。幸亏“大学生”、老朴头和宿舍里的工人们商量了个办法，给凑了一点钱，老朴头还给住在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地方的一位亲如兄弟般的朋友写了封信，请他好好地关照铁三的家属。“大学生”带着钱和信，又到南阳村去了一趟，帮助铁三家搬走了。

铁三这么打定了出走的主意，正准备在一两天内就动身的时候，却出乎他的意料，“大学生”和老朴头躺在进城送原木的马爬犁上回来了。原来，自卫团把他们抓到城里以后，近半个月之久，他们天天受到审讯和拷打，都给打成半死不活的了。林场的工人们，一看到这情况，都争先恐后地给请医生，买药，买豆腐什么的，十分热情地看护他们。当然，铁三也为他们积极奔忙着。他还心情急切地等待着“大学生”早日恢复健康，等待着开春的季节的到来。老朴头和“大学生”，在大家的热情看护下，渐渐恢复了健康，从前几天起，已经可以勉强到林场去做些轻活儿了。不料，三天前，日本兵象闪电一般闯进林场里来，把林场的所有工人都驱赶到这个工地上来。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大学生”和老朴头一起，被派到筑城墙的那一伙人中间干活儿。在分手的时候，“大学生”告诉铁三说，情况越来越糟，等工事一完工，就立刻动身出走。

这样，只要硬着头皮挺它个十来天，工程一结束，就可以永远抛开这种令人厌恶的生活，去投向那使人心花怒放的新生活了。

铁三来到工地那一天，正站在高高的跳板上垒石头的时候，忽

然看到背着沉重的大石头，在跳板上爬行的甲龙。

在那一瞬间，他的眼睛里闪出一股怒火。

"你这个孬种，还把万植带到自卫团里来，到头来搞出了一场大祸。这还不够，现在你自己还搞成这种鬼样。上次林场闹罢工的时候，你也还扛着枪杆跑来，逼工人们上山做工！……"

他越想越气愤，真恨不得跑上前去，抓住他的脖领，狠狠地摇他几摇。但是，他把这口气强忍下去了。

休息时候，他们两个在路上竟然碰头了。甲龙异常惶恐，铁三也是大惊失色。他甚至怀疑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甲龙。高颧骨，尖下巴，凹眼睛，简直不象个活人的样子。甲龙傻瞪着两眼瞅着铁三，动了动两片龟裂的似乎会渗出一层盐卤的灰白的厚嘴唇，只喃喃了几句，便耷拉下脑袋，走过去了。铁三回过身来，久久地望着甲龙的略微有点儿驼背的身影，心里慢慢地浮上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怜悯之情。

这个老实巴吉的人，他心里不知道是怎样难过着哩！万植死了，他父亲和锦顺也被拉到工地上来背运石头。铁三看到甲龙在偏过头去的时候，眼睛里含着闪光的泪珠。

说起来，万植的死，他父亲和锦顺被拉到这个叫人送命的工地上来，又怎能都归罪于甲龙呢？不是连甲龙本人也是在这死亡的泥沼中半死不活地拼命挣扎着吗？

想到这里，铁三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觉得，只要不看到这些事，不去想它，就甩袖一走，倒也心净。可是甲龙的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执拗地浮动在他眼前，偏偏不肯消失。不论他走到什么地方，这个泪汪汪的朋友的脸面，恐怕永远也不会从他的眼前消失掉的。

第一天晚上，铁三没有走成。他为了要见甲龙一面，偷偷地在工地周围转悠，寻找机会。他想，如果甲龙真的死心塌地变成了日本鬼子的走狗，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只要不是这样，只要甲

龙的胸膛里还有一颗没有失去的良心，那么，他无论如何也要带着甲龙一同投奔游击队去。但是，第一天晚上、第二天晚上，都没有得到暗中见面的机会。

今天是第三个夜晚了。这几天，铁三每天晚上都是住在离自卫团站岗的地方最近的工棚里的。在当作门帘挂起来的草帘旁边，铁三铺上稻草躺下来，就整夜不睡觉，注意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今晚，已经换了两次岗，看来该是过了午夜两点钟了，可是还不见甲龙出来换岗。第三次换岗的人是景天。只要换第四次岗，就快天亮了，就又见不到甲龙了。

他心里越急，时间过得也就越慢。今天晚上，说不定甲龙是在那边的篝火前面站岗哩。

他正在心里发急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脚步声。踩碎冰碴的声音渐渐传到耳边，忽然又停住了。铁三忙掀开草帘，注意地朝外面一望，除了看见两个背向着篝火站着的黑影以外，便什么也看不清了。

“这几天，你的身子伤得太厉害了！你回去睡吧，我替你站岗！”

景天咕咕哝哝地说。

“不要紧！”

接着听到的这个浑厚的话音，分明是甲龙的声音。如果景天留下来替他站岗的话，他就走出工棚去把甲龙叫住。铁三这样想着，正要欠起身子，那个个子高大的景天的身影，开始活动起来，朝着空地对过儿的那个自卫团团丁们住的板棚走去了。

“好！”

铁三的心怦怦直跳，恨不得立刻跑出去见甲龙。但是他抑制着这种冲动，先察看了周围的动静。看样子，在炮台顶上的跳板上面站岗的鬼子兵，也已换了岗，因为响了一阵脚踏跳板的声音之后，便寂然无声了。铁三这才掀开草帘，悄悄地走到外面，躲

在黑黝黝的城墙影子下，又望了望四外的动静，然后轻轻叫了一声扛着枪呆呆地站在前头十几步远的甲龙。甲龙猛吃一惊，回过身来。

“是我，铁三！”

“谁？你是铁三?！”

甲龙吃惊地问道。

“嘘，你过来！”

这时，甲龙才朝四周扫了一眼，便向铁三藏身的城墙下面走来。铁三望着向他走来的甲龙，心情异常复杂。看到他那支扛在肩上的枪，心里就冒出一股火来，可是看到他那好象只剩下个躯壳、摇摇晃晃地走路的身子，心里又不禁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但铁三还是压下了心头的种种复杂的感情，站在城墙下面的黑影里，把两手伸到甲龙面前。

甲龙有点儿惶恐，可也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惊慌地瞅着他。铁三握到甲龙的手，不禁吃了一惊。从前，他的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象他的心一样，是火热的，可是现在，却象枯树皮一样，给人以干瘦和冰凉的感觉。

两个人相视了好一阵。甲龙先开口问道：

“三更半夜的，你怎么……”

铁三瞅着甲龙那交织着惊讶、慌张和诧异的错综复杂的表情，一下子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好。铁三抬起头来，察看了一下四周。篝火旁边和跳板上，有哨兵在来回走动着。没有时间长谈了。

“是啊……可是我问你，万植牺牲了，这是真的吗？”

铁三这么一问，甲龙的握着铁三的那只手就猛地抖动了一下，他把头一低，轻声说道：

“是的，是我……”

这句用粗浑的、颤抖的声音说出来的、含胡不清的话语，好象勾起了甲龙心中的全部痛苦一样，听起来真是令人感到哀伤和

绝望。在远处火光的映照下，甲龙在眨眼的时候，挂在睫毛上的泪珠发出闪闪的光亮，他那被铁三握着的手，在嗦嗦地发抖。铁三心里一阵发酸，只觉得有一种炽热的强烈的东西堵塞在心里。他抬起头来，望着漆黑的夜空，眼前浮现出万植那显得聪明的清秀的面影。铁三也不觉眨起眼睛来了。

甲龙悄悄地松开铁三的手，低声地喃喃地说：

“铁三，你说得对！我偏偏把万植也拉到自卫团里来了……”

铁三又回过头来对着甲龙，看到了在低垂着的甲龙的脑袋后面，耸起的那支枪筒。这时，在铁三的心中，有一种恻隐、悲伤和可怜的情意在波动着。铁三紧闭着大嘴，极力使心中翻腾着的感情的波浪平伏下来。现在，绝不是交谈这种复杂心情的时候，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铁三的性格。他认为，无论如何也要使甲龙的思想发生一个天翻地复的大转变才行。说起甲龙来，他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发起热来，就不会冷却，而且有那么一股非干出个结果来不可的牤牛一样的劲头儿。但他也是一个犹如岩石一般不轻易发热的人。一定要在他身上点起火焰来，当然，用普通的火是点燃不起来的。

铁三毅然决然地说：

“甲龙，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不打紧的事情留到以后再谈吧，今晚我有要紧的事跟你明说。”

铁三的神情是严肃的。甲龙抬起头来。

“依我看，你现在的处境，比万植更要可怜！”

铁三照自己的老脾气直说了。这话就象一拳头打了出去似的。甲龙听了，两只眼睛睁得老大，嘴唇颤颤抖动，但一直说不出什么话来。铁三毫不客气地接着说道：

“当然，我不能怪罪你。不过，万植，我们的这个……聪明亲切的朋友，实在死得太冤枉了！我听到这消息后，整整哭了一夜。但是，他活得比你光明磊落。他扔掉了鬼子的枪，拒绝当鬼子的

走狗，是因为逃跑才被鬼子杀害的。他没有在敌人面前屈膝，死了也还是个堂堂的好汉！可是，你这又是个什么模样呢？你现在不也还扛着那杆枪，给鬼子当走狗吗？”

铁三的话，字字句句都象犀利的刀子一样无情地剜着甲龙的心。

“铁三！你这话……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吧！我的心情……”

甲龙在铁三的面前向后退了一步，气喘吁吁地说。但是铁三不给他缓气儿的机会，马上向前逼进一步，毫不留情地反驳道：

“你的心情无非是自己的本意不是想当走狗，是吧？这种和行动不符的心情，有什么用呢？请问，你不是扛着枪去抓那些无辜的老百姓给鬼子筑护身的城墙吗？不是把他们赶到炮台工地上来，到头来还不是把自己的父亲和爱人，把自己的亲友以及村里的人们，也都赶到这个活地狱般的工地上来了吗？现在，你扛着枪站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呢？不正是怕我们跑掉，用枪来监视我们吗？即使你心里想的不是这样，而且，看到了逃跑的人也不开枪，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有很多人，虽然很想逃走，就是因为看到你肩上扛着的那支枪，怕得不敢行动了，只好躺在窝棚里，一动也不敢动。既然是这样，你还有脸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坚持天良一直坚持到今天吗？你说说吧！”

在铁三的鼓鼓的大眼睛里，迸发出愤怒的火花。甲龙深深地低下了头。

“你从最初被拉到自卫团的时候起，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想的吧，都想着只要自己坚决地凭着良心不干坏事就行。总希望对付着混到期满，就可以回家过好日子，孝敬老爹了。但是，直到今天，你也没能坚持住自己的良心！如果你还要继续扛着那杆枪，那么，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陷进更加可怕、更加肮脏的泥坑里，另一种则是走向可耻的死亡。”

“你说什么？”

甲龙抬起头来，脸上现出恐怖的神情。

“现在，日本鬼子牵着你的鼻子来回跑，只不过是演习，做打仗的准备，过不多久，就可能要变成真的了。你比我更清楚，游击队已经来到附近地区。你要知道，游击队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是朝鲜人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所以，他们是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日本鬼子的。他们马上就要打到德山来了，准要把那个凶恶的‘讨伐队’消灭光的。到了那个时候，你的处境将会怎样呢？那时，你就要成为日本鬼子的挡箭牌，被逼着跟游击队开火。甲龙，你可要清醒点儿！游击队是我们朝鲜人一边的，是属于我们穷人这一边的人，可你，难道还要端起枪来打他们吗？如果你跟游击队打仗，那么你将作为日本鬼子的可耻的走狗而白白送死。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听明白了没有？！”

说到这儿，铁三非常激动，紧紧地抓着甲龙的袄袖狠狠地摇着。甲龙浑身嗦嗦发抖。他向铁三靠拢了一步，绝望地叫道：

“那么，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铁三没有回答，只是用灼热的目光瞅着甲龙。甲龙犹如挣扎般地摇晃着铁三的胳膊，接着说：

“你快告诉我呀！我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活下去啦！可是，我怎么办才好呢？我已经犯了罪，叫鬼子穿住了鼻子，动弹不得了！你让我逃跑吗？你让我咬断杀死万植的那个‘黄鼠狼’的喉管，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吗？”

不管是逃到什么地方，要不是马上逃走，他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甲龙的这种誓死的内心的搏斗，清楚地显现在他的歪扭的脸上。铁三瞅着甲龙，在他那充血的大眼睛里映现出明亮的光彩。铁三刚才这样做，原是横下了狠心，硬把对朋友的火热的情意，压制在内心深处的，可现在却实在抑制不住了，于是再握起甲龙的手，有力地摇着头，说：

“不，不是这样！”

“那是怎么样呢？”

“你跟我一起走吧！”

“跟你？上哪儿去呀？……”

甲龙眼里闪出光亮。

铁三犹豫了一会儿，心想，要说服他，还得费一番口舌。

“现在没时间细谈。甲龙，如果你相信我，就跟我走吧！可是……”

铁三正要继续往下说，突然，从远处传来了脚步声。他们猛吃了一惊，赶忙紧贴在漆黑的城墙脚下，注视着脚步声响的地方。不一会儿，脚步声停了，从篝火那头儿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可能是团长或者小队长他们出来查岗吧。铁三把嘴紧贴在甲龙的耳边低声地说道：

“明天天黑的时候再见面，你好好想想吧！”

铁三有力地握了握甲龙的手，就贴着墙根儿飞快地走开了，消失在黑暗之中。

“喂，喂，岗哨跑到哪儿去了？”

是一阵劈雷般的喊声，接着又传来踏破冰碴的皮鞋响声。这是“黄鼠狼”小队长的嗓音。甲龙本来还痴呆地望着铁三消失的黑暗空间，听到喊声，便惊惶地转过身来，赶忙朝着朦胧地映着火光的空地上跑去。

“混蛋！你蹲在这儿睡觉了吧！”

还没来得及回话，甲龙就被他打得眼珠子直冒火星。

在篝火的火星四溅的夜空上，飘浮着浓重的阴云。甲龙象尊石象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离甲龙站着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用草帘子围成的工棚，里面住着好些从南阳村抓来的男的人伕。他们在四面透风的地上铺上草袋和稻草，就象虾子一样蜷起腿儿睡觉。同村的人让帼丹爷和

甲龙的父亲崔老汉睡在最里边，给他们厚厚地铺上了草帘子和稻草。

帼丹爷是和孙女一起拉着马车被逼到工地上来的。在白天，帼丹爷失掉了他在这个世上的唯一财产，那匹和全家的生命一样宝贵的马。当他在采石场运石方的时候，从坡上滚下来的一块大石头，把马的后腿给砸断了。要不是砸着那匹马，说不定帼丹爷就要被石头给砸坏了呢。

直到深夜，帼丹爷一直不能入睡，翻了一阵身子，又坐起来装上一袋烟，打着火石点烟。每抽一口，烟锅上的火一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挤满在工棚里的蜷着腿睡觉的人们。刚来的头几天，还可以听到一点儿打鼾声，可现在如果不是竖起耳朵来细听，就连人们的喘气声也听不到了。

甲龙的父亲崔老汉躺在帼丹爷的身边。也不知道他睡着没睡着，只是蜷着身子朝另一头儿躺着。偶尔从他的嘴里透出一阵呻吟的声音。从前，崔老汉的身子还算是很壮实的，可是自从甲龙被抓去当团丁以后，他的身板儿就伤得不象个人的样子了。他就是拖着这残弱的身子，整天地从老远的采石场往炮台顶上背运石头 帼丹爷用恻隐的目光瞅着崔老汉。崔老汉又哼哼了起来。

“老弟，你身子很不舒服吗？”

帼丹爷把手搭在崔老汉的肩上，轻声问道。崔老汉不象是在睡觉，马上就抬起了头，一看是帼丹爷，也就坐了起来，回答说：

“不，大哥，你还没睡？……”

“我听你直哼哼……”

“我哼哼了吗？……大哥，给我一袋烟抽。”

崔老汉从腰里拔出小烟袋来。他一直没有睡着，被种种忧愁烦恼纠缠着。偶尔从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呻吟的声音，但他本人却没有察觉到。他身板儿伤得还不知道能再挺几天呢，而心情又比这更难过。他被抓到工地来，亲眼看到了这里的情况，才知道自

己把仅有的这么一个的宝贝儿子给送到怎样可怕的地方来了。原来，他的儿子竟然是在扛着枪杆子，强迫老乡们，甚至把自己的父亲和媳妇也都赶到这个活地狱般的工地上来做工的，每天晚上还要端着枪监视着他们。崔老汉看到儿子的这种情景，痛苦得心都要碎了。不用说自己没有尽到做人的本分，就是野兽，也不至于坏到这样的地步。一想到这，崔老汉就觉得脸上象扣上了一盆炭火似的。但是，在这个世上应该埋怨的只能是自己，俗话不是说，用自己的指头捅破自己的眼睛吗？这句俗话，真是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儿子本来是不愿意干这种事的，可是自己却偏偏劝他说，到那里去，人家管吃又管穿，能过到好日子，就这样，硬是让他扛上了日本鬼子的枪。崔老汉亲眼看到自卫团的铁杆分子，是怎样地抡起木棒或者用枪杆子把无辜的人们打得死去活来。今天白天，他还亲眼看到他们把一个中年木匠打得浑身是血。后来听说这个木匠被拉到鬼子"讨伐队"去，给活活地打死了。每当在杀害好人的野兽一般的刽子手们的令人惊悸的群象里面，浮现出儿子甲龙的脸面的时候，崔老汉就不知不觉地呻吟起来。

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固执地劝说儿子上自卫团去呢？回想起当年，那些袖带金杠、腰挎大刀的日本鬼子，象一群野兽似地闯进故乡，硬把祖辈相传的肥沃的土地打上标桩全给抢占了。这虽然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但是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连那打桩的声音也还那样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边。可是现在，怎么就这样老糊涂了呢？怎么就硬推着甲龙去当鬼子的刽子手呢？！

崔老汉整夜难过地抓挠着自己的胸脯，为自己的不可挽回的过失而悔恨。

他在这个痛苦得不愿活下去的世上，只因为盼望甲龙能过上好日子，才象牛皮筋一样坚韧地生活下来，这几年，他似乎觉得，这一生的希望眼看着就要实现了。但是这场美梦，在顷刻之间便化为烟云了。崔老汉意识到自己的六十年生平，就象河水上的泡

沫一样毫无价值地破灭了。

"大哥，怎么办才好啊？"

崔老汉吐了一口烟，忽然没头没脑地问道。帼丹爷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听了这话，诧异地反问道：

"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们家的甲龙。怎样才能让这孩子跳出这可怕的火坑呢？"

帼丹爷半天没说什么，后来，注意地望了望崔老汉的憔悴的面孔，捋了捋那把很有风采的长胡子，叹息着说：

"在这个世上，哪有活得象人样儿的？"

"可是，我家的甲龙，当了日本鬼子的刽子手啊！唉，我是用自己的指头捅了自己的眼睛啰！"

崔老汉叹着气说。帼丹爷望着他，说道：

"当初就不该让他去当自卫团的。"

"是啊，这全是我的过错。不过，鬼子都闯到这个间岛上来了，闹腾得这么凶，现在我们能上哪儿去，才能跳出他们的手心呢？"

崔老汉焦急地问帼丹爷。

"是啊……不过……"

帼丹爷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会儿，把脸紧贴到崔老汉的耳边，低声地说：

"现在也还不晚，你就叫他跑吧！"

"让他逃跑？！"

崔老汉一惊，两眼瞪得圆溜溜的，手里的小烟袋也索索地抖动起来了。

"过些日子，青草一长，就可以跑啦。虽说是家里出了逃兵，就要拿家属问罪，可是还能把人杀了不成？还是先搭救年轻人吧！"

"我不怕死，只要孩子得救，不过……"

崔老汉只是动了动嘴唇，没有接着说下去。帼丹爷抽了一口烟，瞥了一眼在烟袋锅的丁点儿火光的映照下显现出来的崔老汉的脸，没有再说什么。

崔老汉的脑袋里更是乱糟糟的了。就照帼丹爷的话去干吗？这么一想，脑子里顿时涌出种种其他的想法。甲龙逃跑时，要是也象万植一样被他们抓住了可怎么办呢？就算他跑出去了，可是这孩子还不懂世事，让他一个人到哪儿去生活呢？再说，锦顺这孩子又怎么办呢？

但是，一放弃这种想头，眼前就更是漆黑一团了。不管怎样，绝不能让儿子继续当鬼子的刽子手呀！他越想，心里也就越没有个着落，憋闷得喘不出气来。

这两位老人，各自沉思着，在考虑自己的想法，无言地吧嗒着烟袋。

在同一个时间里住在这个工棚旁边的用草帘子围成的一个小窝棚里的锦顺和帼丹，也正互相搂着蜷腿躺在一个旮旯里，低声地谈着话。大大咧咧的福姬，无忧无虑地躺在她们身边，呼噜呼噜地睡得很香。从草帘子缝里，透进来阵阵清晨的冷风。

"……听说完工以后，要把所有的人家都圈进清溪村的集团部落里去，男的要拉到别的工地上做工，姑娘们要全都赶到县城的什么工厂去。听说，工厂就象个监狱一样，除非得病死了，活着是休想出来的。你说，这怎么办才好呢？"

帼丹低声地说。

"是呀……"

锦顺望着在风中摇晃的草帘子，漫不经心地回答。她从谈话一开始，就总是用"是呀""是吗"来应付帼丹的话。即使这样，性格开朗的帼丹也不介意，依旧说个不停。

"我爷爷说，咱们这儿也已经不是人活的地方了，打算等工程一完，全家人就都背上一个包袱，躲到没有鬼子的深山野岭里

去讨生活。"

"是吗？"

"你们呢？"

帼丹紧紧地把着锦顺的粗糙的手问道。锦顺这才把目光转向帼丹，看到在黑暗中闪光的帼丹的那双小眼睛。

"是啊……"

"唉，你总是'是啊''是啊'的，难道你真愿意被拉到工厂去吗？"

帼丹的话音有点急躁，不过，锦顺也还是没说什么。只是这回说的"是啊"，确是出自锦顺内心的话。因为即使青天马上就塌了下来，现在的锦顺也还是想不出什么出路的。现在，在她的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在南阳村前的岗路上，甲龙象断肠般痛苦地说了一句"忘掉我吧"之后，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的那个身影。同时又浮现出甲龙的父亲背着沉重的石头，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倒下来的模样。家里还有整夜整夜不睡，为他们发愁的一身是病的母亲。要是真的迁到清溪村集团部落去，把姑娘们都抓到纺织厂去，他们的生活在霎时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就得各自西东了！这些个破碎的片片怎样才能汇集到一起，重建新的生活呢？现在，她甚至连这些也都没心思去想了。如果青天真的坍塌下来，也许倒会使她感到心情痛快哩！

"锦顺，别这样了，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你跟甲龙商量商量，我们到没有鬼子没有人烟的深山里去住吧，嗯？"

帼丹等不及锦顺的回答，就焦躁地说。

"能有没有鬼子的地方吗？"

"有的，世界这么广大辽阔，无边无际的，你明天去见甲龙一面吧。如果你感到实在为难，那我替你去见他。我也要向我爷爷说说。唉，这些日子，你是不是迷糊了啦？傻呆呆地老在想些什么呀？……"

锦顺依然是默默无言地听着帼丹的那滔滔不绝的出乎意料的话。

在晨风透骨的板棚外面，甲龙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原先站着的地方。东方已经发出鱼肚白，低垂在空中的黑云的轮廓渐渐地显现出来了。从采石场的山坡上，一阵阵冷风呼呼地吹过来。甲龙耸了耸缩着的肩头，依旧站在原地，遥望着露出曙光的天空。

五

一天的苦役又开始了。天上虽然是阴霾沉沉，但因天气暖和，快到晌午的时候，昨晚冻了一层硬皮的道路，就被几百名人伕的脚踩成了一片稀泥了。从远远的采石场山谷到炮台工地的岗丘，长长地排着背上背着大石头的男女老少的人伕和自卫团团丁们的行列。在高高耸立着的炮台顶上，也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发出了叮咚的锤声，他们正在往上垒着石方。炮台的下面，一伙男人扬起灰蒙蒙的粉屑在搅拌混凝土，女人们则用背筐装上搅拌好的混凝土，一个跟着一个地排成长行，走上搭到炮台顶上的跳板。

他们的动作都是那么缓慢吃力，好象一切都要立刻停止下来似的。背运石头的人，给石头压得大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向上爬。背着背筐的女人们的脚步，搅拌混凝土的男人们的铁锹，在炮台顶上垒石方的人们的动作，都是一样的缓慢。甚至卸下背上的石头空身往回走的人们，也都以这种习惯了的缓慢的步子慢慢地走着。

只有手里端着上了雪亮刺刀的枪杆，或是攥了木棒，拿着皮鞭，象嗅到肉味的野狗一样，在工地上来回奔跑着叫喊着的自卫

团的头头儿们的脚步，才间或打破了这种缓慢而齐一的运动。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响起一阵吆喝声，什么东西折断了的声音和人们的惨叫声。于是，在那儿附近干活的人们也就突然加快了速度。如果站在日本兵支起机枪站岗的跳板顶上往下看去，就可以看到整个工地上只有那么一个小环节象起了痉挛似地动了一动，但是，自卫团的头头们一走开，刚才动了一下的那个小环节又恢复原状了，跟整体一样显得异常迟缓、精疲无力了。这不是劳动，只不过是表明人们还在活着的一种动作而已。

甲龙是在搬运石方的行列里。他插到从采石场山谷里才刚刚走出来的自卫团团丁们中间。在离他们很远的前头，他父亲和锦顺正背着大石头，在老乡们的行列里艰难地走着。帼丹和帼丹爷也走在里边。甲龙不时地抬起头来，朝他们那头儿望望。他父亲和锦顺的脚步比昨天显得更沉重了。特别是他父亲，没走上两三步，就得停下来，耸动着肩头吁吁地喘着大气。甲龙真想替老父亲和锦顺背石头，他一个人一下子背它三块！但是，即使甲龙有把后山的采石场连窝搬了来的力气，也不能免去老父亲和锦顺的苦役。因为他们在日本鬼子的眼里，父亲不是父亲，儿子不是儿子，爱人也不是爱人，一句话，他们根本不是人，而只是跟日本鬼子骑着的马没有任何区别的奴隶！

甲龙每当看到自己父亲的脚上拖着一双用草绳打成的粗大的破草鞋，在搬运石方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踏着泥路，淌下一串串豆粒大的汗珠那种步履维艰的模样，就万分难受，心里总要涌上一股火柱一样的东西，在索索发抖的胳膊和腿上，也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力量和不可名状的冲动。他真恨不得大吼一声，碰到什么踹什么，遇到什么砸什么，狠狠地大闹一阵，然后纵身一跃，撞到什么地方，撞它个粉身碎骨才痛快哩！当这种绝望性的、突发性的冲动达到极点的时候，眼前就变得漆黑一团了。他只好停下脚步，咬紧牙关，强压下这种冲动，又搭拉着脑袋继续向前走去。

在他的脑子里，反复出现了昨天晚上铁三所说的话。

“他要上哪儿去呢？”

他的眼前浮现出在炮台下面跟面熟的平安道青年、性急的北青人这些个林场的青年人一起干活的铁三的形象。刚才，他从那里走过，跟停下手里的活儿直起腰来的铁三正好打了一个照面，铁三意味深长地向他笑了一笑。甲龙想着，快点儿到晚上，再见到他才好哩！

“他要我相信他！”

当然，甲龙是信任铁三的。再说，照他现在的心向，只要能摆脱开这个人间活地狱，不论什么地方，哪怕就是天涯海角，他也是愿意跟他走的。更何况这是同铁三作伴一起走的啊。不管是活路还是死路，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甲龙在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候，只要眼前不浮现出父亲和锦顺的模样就好了。不，只要不看到在工地上快要累断了气儿的父亲的模样，他就能够毫不踌躇地在今天晚上去见铁三，不打听要到什么地方去，也不问去做什么，就说一声“走！”干脆痛痛快快地离开这个鬼地方。

“怎么办呢？是等工程结束，父亲回到家里去以后才走吗？……”

甲龙从昨天晚上起就反反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拿定主意，下最后的决心。他不时地被这种突发性的郁愤折磨着。

“甲龙，那不是你爹吗？”

走在前面的景天，突然停下来惊惶地说。甲龙倏地抬起头来，景天的大长脸早就朝着前头望着了。走在后面的小个子队员也停下来朝前看着。

“啊！”

甲龙的眼睛惊圆了。在走向工地的岗路上，背着石头倒在地

上的那个人，分明是他的父亲。走在后面的帼丹爷和另外一个男人，赶快把背上的石头往地上一扔，急忙跑上前去，把他的父亲扶了起来了。甲龙也不由主地把背上的石头往泥泞地上一扔，他刚要朝父亲跑去的时候，在炮台那面，有一个人一边嗷嗷地喊叫着什么，一边朝他的父亲那头儿跑过来。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这是“黄鼠狼”的声音。甲龙马上停下了脚步。“黄鼠狼”的手里攥着一根木棒。被帼丹爷扶了起来的崔老汉，惊惶地把背靠在摔到地上的石方上，蹲在那里。“黄鼠狼”一步步走近崔老汉的身边。甲龙心惊胆战，脊背上沁出了冷汗。幸亏崔老汉在“黄鼠狼”来到之前又背起石头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迈开了步子。“黄鼠狼”又声嘶力竭地叫喊了一阵，拖着一根大木棒，擦过崔老汉的身边，慢腾腾地朝这边走过来。甲龙不禁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

“你父亲说不定要遭到什么祸哩，还是想个法子，让他回家去吧……”

年岁最小的队员正植背着石头，眼望着前面担心地说。

“有什么法子呢？”

甲龙叹息着说。

“我去跟‘黄鼠狼’讲一讲，怎么样？咱们替老人家多背一点儿，不就行了吗？”

走在前头的景天，转过大长脸来，说道。甲龙满心感激地瞅着这两个伙伴的脸，摇了摇头。

“算了吧，没有这个必要。”

“可也是。”

景天也长叹了一口气说。

“那小子是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怎么连跟他爹一样的老人也不认了呢！”

一个走在景天身旁的颇有些年纪的队员说。

“他非遭到横死不可！”

后头有人嘀嘀咕咕地说。

“瞧着吧，我早晚要把他给宰了！”

在甲龙身边的正植激愤地说。他那结实的圆圆的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内心的愤怒，两眼狠狠地死盯着正在向他们走来的“黄鼠狼”。在前头，不知道是谁，轻轻地嘘了一声。

这时，好象是特意回答这嘘声似的“黄鼠狼”爆发出恶狠狠的喊声：

“喂，喂，混蛋！你们是活死人，还是死章鱼的大腿？怎么不一溜烟地跑啊？”

“黄鼠狼”叉开两腿，把大棒往泥土上一拄，大声地叫道。自卫团团丁们瞪大了交织着恐惧和憎恨的神情的眼睛，加快了脚步。

“黄鼠狼”用狠毒的眼睛对这行列瞪了半天，又接着喊道：

“饭桶！不打不骂就不听话！混蛋！我们自卫团团长的脑袋，保得住保不住，就看这个炮台工事啦……”

“黄鼠狼”喊叫着，可突然住了嘴，把肩膀一耸，缩了缩脖子。因为他忽然发现穿着皮夹克的刘炳甲已经走到跟前来了。但他立刻装做没有看见的样子，朝着队员们继续说道：

“也就是说，关系到我们自卫团团长的生命！”

刘炳甲也装着什么都没有听见的样子，甩动着手里的马鞭走来。他那阴险毒辣、冷酷无情的眼珠子，藏在细长的眼皮里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黄鼠狼”和队员们。刘炳甲走到“黄鼠狼”的身边，不由分说，抬起他那肉呼呼的手，啪地给了“黄鼠狼”一记响亮的耳光。

“混蛋！我的脑袋保不住，你的狗头就能长在肩头上吗？”

声音虽然很低，但是话却非常狠毒。

“是！是！我是说……”

“黄鼠狼”一边摸着嘴巴，一边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

自卫团团丁们向他们投去了轻蔑的笑。

“你们都听着，从今天到明天晚上，要搞两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突击战！‘讨伐队长’有令，限在明天之内，一定得结束垒石作业！否则，要把我、把你们的狗头都统统吊在那个炮台顶上！喂，‘黄鼠狼’，你该清醒清醒了，如果不想死，就得狠狠地加快工程进度！今天傍晚，‘讨伐队长’要来视察工地，我这就到采石场去监工，是谁在那里？”

“治洙！”

“黄鼠狼”瞅着刘炳甲的通红的眼睛和杀气腾腾的面孔，立刻意识到“讨伐队长”的命令绝不是一句空口说的大话，吓得两只眼睛睁得溜溜圆。刘炳甲说完头也不回，就喳啦喳啦地踏着泥地走了。

刘炳甲朝采石场这么一走，眼看着他走了的“黄鼠狼”突然清醒过来，立即抡起手中的大棒子，转向队员。呆立在那里的队员们，一碰上“黄鼠狼”那狠毒的目光，都惊惶地转过身来向炮台匆匆走去。这时，四处传来了长长的叹息声。

甲龙也迈开脚步，抬眼望着炮台工地的岗顶。刚才因为碰到“黄鼠狼”和刘炳甲，耽搁了一些时间，老乡们的行列早就越过岗丘的那面，看不清楚了。看样子，他们已经走到黑压压全是一片人的炮台工地的近旁。甲龙心想，这个活活累死人的工事不知道要打几个通宵，恐怕父亲是受不了的。如果父亲的身板儿壮实一些，能跟他一起跑掉是最好的。就象早年父亲带着年幼的自己，在南北三千里和辽东八百里的大地上东奔西走一样，现在自己要是能陪着父亲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世界上周游，该有多好啊！他明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这个空想却执拗地萦回在他的脑里。

六

“黄鼠狼”挨了刘炳甲的一顿训斥之后，果然振作起来了。他知道，要在两天之内结束砌石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看来，还得垒上两人多高的石方，搞不成就得遭殃！如果还是那样糊里糊涂地转悠着，到头来恐怕连自己的一把骨头也保不住了。

“黄鼠狼”望着象巨大的井筒一样往上砌的炮台，想到这些，禁不住大吃一惊，就不专对谁地大声叫道：

“他妈的！给我快干！”

他把木棒抡得象小风车一样，回头向炮台跑去。

他快到炮台的时候，只见从城里飞跑出几十个骑马的日本兵来。干活儿的人们和“黄鼠狼”这些个现场监工的自卫团的铁杆分子们，都睁大着眼睛，望着疾驰而来的鬼子兵。过了老半天，“黄鼠狼”才发现整个工地都停止了工作，便声嘶力竭地叫道：

“你们都愣在那儿干吗？”

于是，人们又开始活动起来。“黄鼠狼”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便立即迎着快要跑到工地的日本兵走去。最先跑到炮台工地岗丘上的是“讨伐队”中队长佐佐木大尉。他连看都不看在他的脚下深深哈腰的“黄鼠狼”，只是在马背上挺起粗壮的身体，张望着工地的全景。随后有二十几个军官和小兵跑了上来，跳下马鞍，那充满杀气的眼珠子不住地滚动着。

佐佐木望着这些磨磨蹭蹭的人伕，他那张肥胖的脸竟象是啃了一口稀泥似地歪扭得非常难看。当他的目光扫到炮台附近的时

候，两只吊梢眼立刻闪出凶狠的光来，因为他看到在跳板跟前，几个背着背筐的妇女和老人都蹲在那里歇着，按顺序等候装上搅拌好的混凝土。

"他妈的！"

佐佐木象吐出什么似的，张嘴骂了一声，于是飞身下马，朝后头的人喊道：

"给他们人的待遇，再过十年也垒不成这个炮台！去！给他们点儿厉害瞧瞧！"

没等他把话说完，自己就抢先迈开皮鞋筒子，直奔炮台走去。后头的鬼子，也就都跟着呼啦啦地走进工地。

这时，铁三正在跳板下头，在白蒙蒙一片的洋灰粉面子里，用四方锹搅拌着混凝土。他看到佐佐木和小兵们这种不寻常的举动，赶忙对着坐在附近休息的妇女和老人们喊道：

"鬼子来了！快点儿装假起来吧！"

背着背筐坐在那里休息的人们，这才抬起头来张望，一看，鬼子兵来了，都吓得急急忙忙站了起来。可是佐佐木来得比他们更快。他嗖地跑上来，蹿到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的一个胡须灰白的老人面前，露出朝里弯着的獠牙，叫道：

"混蛋！你们胀破肚皮地吃大日本帝国的饭，却来反对大日本帝国？"说着，把手一伸，扯住那个老人的灰白的长须。老人啊哟一声，仰起了下巴。佐佐木的手背上青筋暴起，用足力气攥住老人的胡须，往上一提，接着向左右摇了几摇，再使劲儿向前一拉，胡子就被扯掉了一大把，只听得那老人惨叫一声，就一头栽倒在烂泥地里。

离老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脚上裹着渗出红血的白布的女人，还坐在地上傻呆呆地望着老人挨打。她忽然发现佐佐木奔向她来，立刻惊惶地跳了起来，刚要向前走出一步，佐佐木就象豹子似的猛扑上来，一下子就扯住了那女人的头发。他扯掉了女人的一把

头发，把她狠狠地摔倒在地上。但他并不就此感到满足，还翻动着狠毒的眼珠，向四周扫了几眼，便发疯似地挥起皮鞭，不由分说，冲着那些背着背筐的人们，就是一阵猛抽狠打。

“哎哟！”

捂着鲜血淋淋的脸坐在地上的人们，来不及哭叫就倒在地上的妇女们……跳板周围顿时乱成一片。

这场骚乱即刻波及到整个工地。

跟着佐佐木来的分散到工地各处的鬼子兵，也都扬起脚来，照着背运石头的人们的屁股，乱踢一通，还用枪托狠狠地照准脚手架上垒石头的人们的肩头和脑袋猛打，连背着混凝土登上跳板的妇女们也给拉过来摔倒在地上。工地上顿时出现了一场叫人目不忍睹的祸乱。人们都踉踉跄跄地加快脚步，慌里慌张地忙起活儿来。

铁三紧握着手中的方锹，不知多少次愤怒得全身战栗。每看到人们被打倒在地上，发出惨叫的时候，他的眼里就冲出一根根火柱。他直恨得发出了嗯嗯地发狠的声音，那紧握着铁锹把的胳膊好象忽地举起来似的。他真不知道自己是用什么力量把这种冲动给压制下去。如果照这样激愤下去，用不着多会儿，他的身体就会象一颗炸弹一样爆炸的。

刚才，正在骚乱的时候，崔老汉、帼丹爷和锦顺等背运石头的南阳村老乡们的行列，正好来到跳板下面。他们看到鬼子行凶，都惶惶不安地登上了跳板。

这会儿，崔老汉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力气，使他忽地一下子就登上了跳板，可是在打颤的跳板上面还没有走出几步，他的嗓子眼就冒起火来，两只腿也哆哆嗦嗦的迈不开步子了。崔老汉脸上、脊背上，汗水哗哗地直往下淌。这时，在他的头上和脚下，正接连不断地发出野兽般的吼声和人们的刺耳的尖叫声。崔老汉把最后的那一点儿力气完全使到腿上，艰难地迈出了一步，可是正要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他就觉得头昏目眩，天旋地转，跳

板的那一头儿象是搭在天边似的，显得非常遥远。崔老汉左右摇晃，眼看着就要跌倒在地上，但他又勉强稳住了身子。就这样，在他颤颤悠悠地登到跳板中间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啊！”了一声，就侧身跌了下去。这时，他背上的大石头掉了下来，顺着很陡的跳板通通地滚了几下，就滚下跳板了。前前后后的人们，都愣住了，用不安和恐怖的目光望着崔老汉。在头前几步远的帼丹爷，惊叫了一声“老弟！”但是因为正背着一块大石头，不能回身去扶他。这时，在跳板的顶端，有人喊了一声“大爷！”原来是锦顺先到了炮台顶上，已经撂下了石头，一看到这种情况，就急急忙忙地跑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跳板下面有人厉声叫道：

“啊！这是谁？”

说也凑巧，从跳板上滚下来的石头，通地一声正好掉在向人们挥动着鞭子的佐佐木的脚后。佐佐木的脸吓得煞白，随即仰起满是横肉的脸望着跳板，当他的充满杀气的弯钩子眼看到崔老汉的时候，眼睛里就射出刀刃一般的凶光。

“唔，好呀，你想把我砸死吗？”

佐佐木恶狠狠地说着，粗壮的身子一跃，便跑上跳板，一把扯住挣扎着正要站起来的崔老汉的脖领，把他拖到地面上，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抬起穿着满是钉子的皮鞋的脚，照着崔老汉的脑袋、胸脯和腰，乱踹起来。佐佐木乱踹了一阵，也许是感到大腿都踹痛了吧，就改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崔老汉一开始还能用手捂着脑袋，翻扭着身子，“啊呀！啊呀！”地叫喊，可是没过多久，就象死人一样挺在泥地上了，任凭怎么踢身子就怎么滚。

这时，突然从搅拌混凝土的地方，有人踏着泥泞飞跑过来。佐佐木听到有动静，就向那边瞟了一眼，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人，手提一把方锹，向他奔来。这个青年人就是铁三。他跑到佐佐木的面前，胸脯一鼓一鼓的，好象是在极力抑制着立刻就要爆

发出来的愤怒。

“哪有这个道理呀？这位老人家身上有病，又没有吃饱饭，你们就这样打他吗？”

铁三的大眼珠子网上了通红通红的血丝。因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佐佐木有点儿发傻了，瞅了一会儿铁三，那二道坎的下巴颏的胖肉就颤悠起来。

“什么？不要脸的东西！你不想活了，不找死就浑身难受了吗？”

佐佐木把小嘴张大，喊了一声，嗖地扬起了皮鞭。

头顶上响起‘嗖’的一声，皮鞭快要落在头上的一瞬间，铁三再三压制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了！他向旁边一闪，一把抓住佐佐木的胳膊，狠劲儿一拉，只听得佐佐木“啊”了一声，就仰脸朝天地摔倒在烂泥地上。他的皮鞭在铁三的手里直打晃。

铁三瞪圆了喷射着怒火的大眼，盯着佐佐木大步跨上前去。

“小日本鬼子，你也尝尝我的滋味儿吧！”

佐佐木这可吓掉了魂，只好躺在泥地上，举起双手，“啊啊”地叫着，拼命地想欠起上半身来。

铁三高高地抬起穿着沾满烂泥的大草鞋的脚，照着他的胸脯狠狠地踹下去。佐佐木惨叫着，身子深深地陷到烂泥里去。铁三还扬起皮鞭，狠命地抽打起来。

“混蛋！混蛋！我揍死你！”

他骂一句，就抽一鞭。

佐佐木象被一阵乱棒狠揍的疯狗一样，胳膊腿乱舞乱动，想躲开呼啸着落下来的皮鞭，在泥地里来回打滚。突然，他破开嗓门大声喊叫起来：

“啊哟，中村！喂，混蛋！啊呀！救人哪！开枪！快开枪！”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不论是在鬼子和自卫团的铁杆分子那方面，还是在人伕这方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是愣神地观望着。甲龙他们这一伙自卫团团丁，离炮台工地还很远，没

有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依旧背着石头，一边不安地望着炮台，一边走着。

这时，在跳板顶上的一个鬼子的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满脸大胡子的上等兵，直起腰来，懵懵懂懂地望了一眼地上的情况，看到佐佐木在稀泥汤里，边喊边滚，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于是一把拉过机枪，咬紧野兽似的大嘴，扣动了扳机。

“嗒嗒嗒”， 响起一阵机枪声。

铁三还在扬起皮鞭，对准佐佐木的脸猛抽狠打的时候，突然“啊！”了一声，身子就摇摇晃晃起来。他那宽阔结实的胸膛上，冒出了鲜红的血来。铁三用他那粗壮的大手捂着胸脯，好象大树折断了似的，一头栽倒在地上。

“啊，铁三！”

刚刚清醒过来，看到铁三猛打鬼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崔老汉，这时，突然浑身一颤，挺起身来，张开两臂，踉踉跄跄地朝着铁三跑去。可是，机枪又疯狂地扫射起来了。快要跑到铁三身边的崔老汉，突然起了痉挛似地把腰一挺，身子笔直地一仰，也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日本军官和士兵们，还有“黄鼠狼”等四、五个自卫团的铁杆分子，一下子就跑上来。这时机枪声才停了下来。

“大爷！”

锦顺在跳板上面，一面尖声地惊叫着，一面扬起裙子飞跑下来，抱起倒在血泊里的崔老汉，喊道：

“大爷！大爷！”

在混凝土搅拌场上，手里拿着锹，大惊失色的平安道青年和北青人这些个林场的工人们，到这时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个都扔下铁锹，跑了上来。平安道青年最先跑到，把铁三扶起来，呼喊着他的名字，忽然发现他的鲜血直流的胸膛还在起伏跳动，就急忙把他抱起来，跑到跳板下面，平放到一块草帘子上面，

解开他的衣襟。随后，其他的林场工人们也都跑了来。

七

甲龙听到枪声，猛地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

走在前头的景天，惊得瞪圆了眼睛，回头问甲龙。甲龙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冰凉地掠过心头，他就把背上的石头扔在地上，说：

“走！看看出了什么事！”

甲龙捏着拳头紧跑。景天、正植和小个子队员他们几个也跟着他跑去。枪声已经停了，跳板前头，闹哄哄地围满了人。甲龙停下脚步。只听得人墙里边，有个女人哭喊着：

“大爷！大爷！您怎么啦？醒一醒吧！……”

“什么？”

甲龙张着嘴向后退了一步。里边又传出锦顺的哭喊声和帼丹爷的呼叫声……甲龙惊惶地拨开人群钻了进去，推开最后一个人，走到人墙里头。一看，猛一怔，不知道是谁，躺在鲜红的血泊里，锦顺正趴在那个人身上，哭得死去活来。

甲龙猛吃一惊，向后倒退了几步。满身血污，张开四肢倒在泥水里的，分明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还不相信眼前的情景会是真的。

他想，父亲怎么会这样地倒在血泊里，象个无忧无虑的人一样躺着不动呢？再说，锦顺为什么要抱着父亲悲伤地痛哭呢？父

亲为什么睁着两眼而又什么也感觉不到呢？是啊，父亲一定是累倒了吧，可是，人们为什么又让他躺在地上呢？

甲龙大步走过去，推开锦顺，把父亲抱了起来。只见他父亲的上半身和脑袋沉重地向下搭拉着，他那铁耙子一样的大手也无力地垂了下来，直打晃。这时，甲龙感到心中有个什么东西忽地坍塌了下来。他惊惶地摇着父亲的身子喊道：

“爹！您怎么啦？您醒醒吧！我来了！是甲龙来了！……”

可是父亲的脑袋，还是无力地搭拉在甲龙的大腿上，不管怎么摇，怎么晃，父亲依然没有任何反映。甲龙突然发僵了似的一动不动地瞅着父亲的脸。父亲眼睛大睁着，两只失去光亮的灰暗的眼珠，似乎是满含悲怨地望着什么。

“爹呀！”

他突然破开嗓门大喊一声，抱着父亲，“呜呜呜”地大哭起来。

这时，站在旁边，用裙子捂着脸抽泣的锦顺，也放声大哭起来了。帼丹爷、帼丹、福姬、景天和在场的老乡们、林场工人们、自卫团团丁们，也都偏过脸去，耸动着肩头抽泣。

“爹，您怎么啦？啊，您怎么啦？您的儿子，为了孝敬您，不怕流血流汗啊！我为了父亲您，才强忍着种种痛苦，一直挺到今天，可是，爹呀，您怎么就这样地走啦？啊，这是怎么的啦？爹呀！呜呜呜……”

甲龙的哭诉，就象割断肠子一般，令人感到哀切。他哭着，挣扎着。妇女们都用裙子捂着脸啜泣，男人们则用粗大的拳头擦着眼泪。

甲龙的哭喊声蓦地止住了。他挺起粗壮的身子，抱着父亲的尸体，僵了似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象突然痉挛起来似地浑身一抖，把父亲的尸体慢慢地放在地上，然后高高地扬起头来。甲龙那泪痕斑斑的脸，苍白得象一张白纸。深陷在眼眶里的两只眼珠子，象刚刚磨快了的匕首一样，射出阴森可怖

的光亮。他慢慢地转过凶狠的目光，环视着周围。

“是谁把我的父亲给打死了？啊，是谁？给我站出来！是谁？”

甲龙好象要立刻扑上去似的，浑身发抖，厉声大叫。围在甲龙身旁的人们，纷纷躲躲闪闪地退到一旁。这样，就腾出一条直通炮台的路来，可以看到，在炮台下面，鬼子兵和自卫团的铁杆分子们正围在一处闹闹哄哄的情景。“黄鼠狼”和几个鬼子兵，正围着满身稀泥的佐佐木，忙着用手巾给他擦身上的稀泥，抻平衣襟。站在他们旁边的鬼子，还不断地往这头儿瞟着。

“嗯，原来是你们！”

甲龙的眼里射出一道闪电似的光芒。他象飞虎一样嗖地跃起身子蹿了上去。不由分说，伸手就扯住一个鬼子的脖领，抡起铁锤一般的大拳，照准他的长着一对蛤蟆眼的脸膛，狠狠地就是一拳，只听得呀地一声，那个鬼子就仰起满是红血的狗脸，一头栽倒在地上了。甲龙急忙把他的步枪夺了过来，跳进鬼子堆里。

这时，鬼子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有的嚎叫着闪开，有的慌慌张张地端起枪扑上来。

这时的甲龙，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一直忍耐到今天。他在最低层，在活地狱里，甘受残酷的压迫而耐着性子保存下来的力量，这一下子就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混蛋，杀你！”

甲龙喊着，碰到谁就刺谁。哧！一刀刺进去，刺到刀把上。只见那鬼子“啊！”地一声，张开野兽般的大嘴，两手乱划着，倒在地上了。

“杀！”

一下子又刺进一个转身要跑的鬼子军官的脊背里，只听得“噗”的一声穿透肺部的声音，那鬼子军官就横着摔倒在烂泥地上了。

甲龙朝着佐佐木和“黄鼠狼”直冲过去。

佐佐木虽然已经拔出手枪来，但是因为敌我扭成一团肉搏在一起，开不了枪，只是大声喊道：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混蛋！发什么呆？快来收拾这家伙，就他自己一个！就他自己一个！”

甲龙左右开弓，势如猛虎，鬼子兵给吓得直往一旁躲闪。他们听佐佐木这么一喊，才清醒过来，呼啦啦地围了上来。

围在崔老汉的尸体旁边的人们，都默默地失色地望着甲龙跟鬼子肉搏，但是到了佐佐木高声喊叫，鬼子兵扑向甲龙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厉声叫道：

“啊，鬼子行凶啦！”

人群中跑出一个女人。她就是锦顺。她飞扬着头发，疯也似地跑向搏斗的现场。可是不知道是谁，踉踉跄跄地跑上去，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这个人就是帼丹爷。老大爷边拉住锦顺，边回头向人们喊道：

“你们在干什么？快去帮甲龙！跟鬼子拼啊！”

老大爷从脚下捡起了一根大木棒，扬起灰白的长须直奔鬼子而去。这时，人群中爆发出喊声：

“打鬼子！”

林场来的平安道青年，也举起铁锹奔上去。

“打死他们！”

景天也跟着跑上来，在甲龙刺倒的鬼子的尸体旁边捡起一支步枪。

“杀呀！”

“啊——”

小队员正植，林场的北青人，自卫团员，林场的工人们，南阳村的老乡，被拔掉了胡子的老人，被扯掉了头发的妇女，所有的人们都一涌而上。他们有拿枪的，有拿锹把或者木棒的，也有挥着赤手空拳的，一齐呐喊着冲上去了。十几个扑向甲龙的鬼子

兵，在刹那间就被卷进群众的怒涛中。枪响了，但是群众的呐喊声把枪声给淹没了。

帼丹爷扬起灰白的长须，抡起木棒照着一个鬼子的狗头猛打，打得钢盔象破洋铁桶一样飞向空中，这鬼子兵就象癞蛤蟆一样摔倒在地上扑棱着四肢。长脸扭得可怕的景天和圆脸通红的正植这些个自卫团员，个子高大的平安道青年和身材短粗的北青人这些个林场的工人，早就把鬼子的枪支夺了过来，狠狠地向鬼子刺去。在跳板上面抱起机枪的大胡子上等兵，张开血盆大嘴，一面喊叫着让鬼子快快躲开，一面朝空中嗒嗒地放空枪。

甲龙正向佐佐木猛刺过去。此时此刻，他的眼睛除了死盯着那个正在朝着炮台一面退却一面喊叫，啪啪打手枪的佐佐木的那张大脸以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鬼子兵挥舞着刀枪，拚命地去挡住犹如猛虎一般向前冲来的甲龙，但是甲龙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用刺刀刺，用枪托打，用脚踢，勇不可挡地冲了上去。

甲龙在炮台前头刺倒了两个鬼子，终于逼近佐佐木，同他短兵相接了。佐佐木背靠着墙，把手枪对准了甲龙的脸庞，两眼射出野兽一般的凶光。

“狗崽子！”

甲龙也端着一扣扳机就立即飞出子弹的枪，但他不想这样作。他想一定要把这个冤家对头，一条一条地撕个粉碎！他端起枪，拼上去了。

“混蛋！”佐佐木喊了一声，这时，他的手枪口吐出一条火舌。

甲龙只感到前额被击了一下，滚热的东西顺着两腮流了下来，但他仍然冲了上去，把浑身的力气全使到胳膊上，对准佐佐木的胸膛狠狠地一刺，只见佐佐木的脊背撞在炮台墙上，脸扭得十分难看，张开大嘴嚎叫着，刺刀在他的胸膛上穿了个透心凉，发出触到石头墙的声音。佐佐木高举着两手，象吊在墙上似地直立着挣扎了一阵，终于搭拉下胳膊来，脑袋也搭拉下来了。他的瘫软

下来的尸体，好象是一块破抹布挑在甲龙的枪尖上。甲龙想到，自己先前就是被这号人当作牛马来打骂的，就是他，使自己失去了宝贵的朋友，到头来还是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甲龙这满心怨愤真是难以忍受。

甲龙正呼呼地喘着粗气，怒视着敌人的尸体的时候，突然头顶上响起了一排机枪声。甲龙猛醒过来，马上甩掉枪尖上的佐佐木的尸体，回头朝跳板顶上一看，原来刚才大声叫喊日本兵快快闪开的那个大胡子机枪射手，正象疯子一样端起机枪，胡乱地扫射着。枪弹射到跳板附近正跟鬼子搏斗的群众头上。他，就是练兵的时候用皮鞋头猛踢万植的那个家伙，就是把满身血污的万植拉到刑场去的穷凶极恶的敌人！甲龙恨得咔哧咔哧地咬着牙喊道：

“狗崽子！”

甲龙象飞虎一样跑上跳板。可是另一个人早已抢先跑到跳板的顶端。这个个子稍长、身穿自卫团服的人，已经跑到发疯似地向群众扫射的大胡子身后，倒握着枪杆，照准他的脑袋狠狠地一砸，大胡子就象一段烂木头倒了下去，机枪也顿时变成了哑巴。这个大个子自卫团员，端起机枪就顺着跳板往下跑，快跑到下面的时候，甲龙才看清楚这个人是景天。平素显得那么老实、又有点儿笨手笨脚的景天，这会儿却是龙腾虎跃，完全象是另外一个人了。他的大长脸，显得非常严厉。

“景天！好样的！”

甲龙把着景天的肩头大声说。

“啊，你的脑门挂彩啦！”

景天圆睁着眼睛说。甲龙这才想起自己受了伤，用手背往脑门一抹，就抹出粘呼呼的东西来。

“没关系！走吧，把鬼子统统干掉！”

甲龙有力地端起枪，望着正在厮杀的那头喊着。

“走！”

两个人一同跑过去。

刚才，从西头儿的城墙工地上跑来了几十名增援的鬼子兵，可是群众越打越勇，把鬼子兵团团围住，狠狠地打。鬼子们想冲出暴动的群众的重围，躲到岗丘那头儿去，正拼命地挣扎着。如果让鬼子冲了出来，掉过枪口来，暴动的群众就势必要遭到很大的伤亡。

“快跑！趁他们还没有冲出来，把他们连窝端掉！”

甲龙喊着，跑得更快了。

这时，从空地那边的小岗丘上，有一群人哇哇地喊着跑过来了。他们手里都拿着家什，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啊，老朴头！‘大学生’哥！……”

甲龙高兴地喊道。他看到群众前头的十分眼熟的毛皮坎肩和滑雪帽。不用说，他们是领着北城工地的林场工人们来了。

甲龙更来了一股劲儿，便挥舞着刀枪闯进搏斗的圈子里去。这一下，敌人腹背受敌，就更疯狂地一边开枪射击，一边嗷嗷嚎叫。甲龙一刺刀捅死了前面的那个鬼子，一回头又碰上了挥着长刀扑上来的一个日本军官。甲龙手急眼快，纵身跳过去伸出两手狠狠地掐住这个鬼子的脖子，直掐得他咽了气儿才松开手。他这才认出这个鬼子官就是“讨伐队”的参谋滨田。甲龙甩掉死抱着他不放的滨田的尸体，瞪着通红的眼睛望着周围。

不知怎的，周围突然静下来了。枪声听不见了，鬼子的嚎叫声听不见了，群众的怒吼声也听不见了。只有刚才搏斗时的喧嚣的余音，象是从远处传来的回声一样，嗡嗡地萦绕在甲龙的脑际。

炮台前面的宽敞的烂泥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鬼子的一具具尸体。人们手里端着枪，拿着家什，握着木棒，望着四周。对面，帼丹爷、锦顺、“大学生”和老朴头等许多人，都默默无言地瞅着甲龙。

这时，甲龙才明白他们已经把鬼子全都打死了。但他感到的，

却不是彻底复仇的快感，而是感到头脑发懵，浑身绵软无力，象泄了气儿似的。他既感到异常空虚，又感到十分充实。现在，他几乎失去了一切感觉，脑子里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才对。

他蓦然想到铁三。刚才他还在搅拌混凝土，怎么这会儿看不见他啦，应该快去见他。甲龙这样想着，望了望周围。他朝着端着机枪瞅着他的景天，问道：

"景天，铁三在哪儿？你没看见他吗？"

"铁三？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景天诧异地说。

"他怎么啦？"

"铁三比你的父亲先中了枪弹了！"

"什么？！你，你在说些什么？铁三他怎能……"

甲龙瞪着血红的眼睛，要跟人打架似地靠近景天说。

"佐佐木打你父亲的时候，铁三……"

景天说起铁三被打死的经过来。

"……最初还有一口气儿，林场的工人们把他抬到跳板下面包扎伤口的时候，他就……"

甲龙听了，两眼望着炮台。

"铁三！"

他用嘶哑的声音大叫了一声。满布着通红血丝的眼睛，象是火灼一样发烫，但却没有流出眼泪来。啊，铁三，你怎么会死去了呢？啊，怎么连你也死掉了呢？……

"甲龙！他们攻上来了！"

景天急忙喊道。甲龙抬头一看，一伙穿黄军装的人，从采石场的岗丘上扑上来了。他们越来越逼近了，走在头里的是身穿皮夹克的刘炳甲。他手里端着匣子枪，急冲冲地走着，后头是几十个自卫团团丁，他们挨挨挤挤地拥作一团，端着枪跟着跑过来。

甲龙的眼里突然冒出一道火光。胸膛里，顿时升起火柱，浑身的血液在炽热地沸腾着。

暴动的群众从四外集拢上来，在甲龙的身边布成一个阵势。

甲龙扳开大栓，推上一颗子弹，向前迈出一步，喊道：

“景天！端好机枪，枪声一响，你就给我狠狠地打”

景天端着机枪站到甲龙的身边，夺到了枪的平安道青年这些个林场的工人和参加暴动的自卫团员们，也都推上顶门子儿，走出来了。他们的身后是群众，个个都盯着直扑上来的自卫团团丁们。

刘炳甲的队伍，几十条枪，枪口对准群众这头儿，一步一步地逼上来。群众这方面的枪口，也都对准了逼上前来的敌人，慢慢地左右移动着。双方的刀枪都在放射出充满杀气的寒光。这个不知道在哪个瞬间就会一触即发的腾腾杀气，挤压在不断缩小着的空间里。只要一爆发，炮台前面就会变成一片血海，但是，在已经把生死置之脑后的甲龙和暴动群众的眼睛里，有的仅仅是无法压抑的仇恨和同仇敌忾的熊熊燃烧着的怒火。

刘炳甲走到离群众不远的地方放慢了脚步。他没有失掉平素的那种冷静和沉着，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他走到离群众十几步远的地方，突然站住了。跟在后头的一伙自卫团团丁们也都停下了脚步。在他们中间，可以看到治洙、成八小队长、“山狸子”这些个铁杆分子的杀气腾腾的嘴脸。但是大部分队员都是满脸的惊慌、不安和恐怖的表情，他们手里端着的对准群众的枪，象是发了痉挛似地颤颤地抖动着。

刘炳甲把匣子枪一动不动地指着这头儿，用他那狠毒的长条眼扫了一下甲龙和暴动的群众，嘴边露出了充满杀气的冷笑，嘴皮儿一张，喊道：

“混蛋！快把枪放下，举手投降！不举手，就统统打死！”

刘炳甲把枪一举，向前迈出一步。几个铁杆分子也跟着举起

枪来。

甲龙咬紧焦黑的嘴唇，两眼狠狠地盯着刘炳甲。他更紧地握住钢枪，也向前迈出一步，作为对刘炳甲的回答。景天、正植、“大学生”、平安道青年、北青人、帼丹爷、老朴头和“青山流水”大伯这些个站在后头的群众，也都毫不踌躇地向前跟上一步。

刘炳甲这时才有点儿惊慌，手里的枪抖动了一下，肥胖的腮帮抽搐着，薄薄的嘴唇变得紫青，微微颤动着。

“甲龙，你不想活了?!”

刘炳甲跺着沾满泥浆的皮靴喊道。

“不错，我不想活了!”

甲龙用从心底里爆发出来的粗嗄的声音喊道。心中的仇恨和愤怒，使他什么都顾不得了，他恨不得马上就把那复仇的火焰喷射出来，但是他不能，因为他看到了在刘炳甲身后站着一排满面恐惧、跟他一样因走错了路而滚到屈辱和死亡的泥坑里挣扎着的无辜的队员们的可怜的脸庞。特别是看到了小个子太植正提着枪，圆睁着眼睛站在队员们中间。

刘炳甲突然满脸凶狠，嘘嘘地大喘着气，厉声喊道:

“混蛋!‘讨伐队长’就要带领着大兵来了，快快举手投降吧!投降!你这混蛋!”

刘炳甲一面跺脚，一面喊叫，气急败坏地把手枪对着甲龙，手指搭在扳机上。甲龙的手指也立刻搭到扳机上。就在这时，爆发出一声响亮的枪声。这枪声是从刘炳甲的身后响起来的。随着枪声捂着胸脯横倒下去的，不是甲龙，而是刘炳甲。就在这一瞬间，甲龙看到站在自卫团团丁后头的太植，在退出弹壳之后，又推上去一颗子弹。刘炳甲倒在地上，他的粗胖的胳膊和腿，正在那里做着最后的一阵挣扎。

站在刘炳甲后头的二小队长，见此情景，慌忙地举起了手枪，但是没等他把手枪端平，又响了一枪，打得他象野兽一样嚎叫着

仰倒在地上。

甲龙不由自主地脱下帽子攥在手里，走到双方对峙着的中间空地上，用迸出火花的眍瞜眼望着面前的那些自卫团的团丁们，举起攥着帽子的拳头，高声喊道：

“队员们！”

一双双激动的眼睛在望着他。甲龙接着说：

“我们大家都走错了路了！我们都是受穷受苦、被欺压的庄稼汉的儿子！……”

甲龙只能这样平凡地说出在心中翻滚着的痛苦万分的话语。对这一点他有些焦躁。停了一会儿，他望了望这些伙伴，又继续说道：

“可是，我们都象猪狗一样被他们赶到自卫团里来了。我们到自卫团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呢？”

锦顺手里提着一根短木棒，原是站在暴动的群众中间的。这时，她瞅着甲龙，不由自主地穿过人群，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自卫团团丁和群众听着甲龙的就象口吐鲜血一样痛苦地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脸上都现出痛切的表情。

“除了欺负和打骂那些跟我们自己一样的贫苦可怜的人……给鬼子当狗腿子而外，我们还干了些什么呢？看吧，看看我这个没有出息的人吧！”

甲龙用拳头当当地捶打自己的胸膛，痛苦地抽搐着脸说。

“我这个没出息的人，一直到今天，还穿着鬼子给的这套刽子手衣服，端着鬼子发的杀人的这支枪杆子，闯进人们的住宅，打翻办喜事人家的喜桌，到头来，还把我们村里的老乡也都赶到这地狱一样的工地上来了！不，这还不够，还不光是这些哩！”

甲龙说到这儿，喉咙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再也说不出话来。他转过目光，望着炮台工地。炮台下面的泥泞的空地上，尸体狼藉。甲龙的粗大的喉结，激烈地起伏，呼吸也急促起来了。忽

然，在他的眼里掠过一道闪电般的光，望着面前的自卫团团丁们，喊道：

“队员们！请你们看看那个岗上的父母兄弟的尸体吧！日本鬼子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打死、踩死和枪杀了我们朝鲜同胞！养育我成人的、对我来说，世上只有一个我那可怜的父亲，也被鬼子给残杀了。队员们！我们当自卫团也是个死，不当自卫团也是个死！这个道理，我们怎么不明白，还一直糊里糊涂地活到今天啊？”

这时，突然发出一声尖厉的枪声。这好比是用刀尖划破铁板的充满杀气的枪声，掠过甲龙的耳边。但是，甲龙纹丝不动，盯着发出枪响的地方。藏在团丁们身后的酒糟鼻子治洙又举起了枪，但在这一瞬间，不知道是谁，高高地举起枪托，照准他的脑袋就是狠命地一击，那家伙连一声也没有吭出来，就象根烂木头似的倒下去了。

甲龙不理他，向前迈出一步，继续讲道：

“我们对这些凶恶狠毒的日本鬼子……”

甲龙手指着那些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日本鬼子的尸体说：

“早先曾抱过一点儿幻想，以为他们也是人嘛。我们太傻了！事实告诉我们，除了跟他们进行斗争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管是死是活，除了跟他们拼命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弟兄们，掉转枪口，为死去的伙伴们，为失去的父母兄弟报仇吧！……”

甲龙高举着拳头喊道。他的拳头激动得索索抖动。

这时，从站在对面的自卫团员的行列里，爆发出一阵喊声：

“对！”

“跟他们拼了！”

“打死日本鬼子！”

自卫团员们个个高声喊着，举起枪杆呼啦啦地围到甲龙的身边来，大家手拉着手，象漩涡一样团团旋转起来，喊声更加激

昂了。

在这一边的暴动群众之中，一个林场工人嘴里高喊着“我们也要一起战斗！” 也跑进自卫团员的漩涡里来了。这个高举着枪杆跑进来的人，就是“滑雪帽”。

“战斗！”

呼喊声象回声似的从四面八方响起来，工人们呐喊着跟了上来，和自卫团员们汇合在一起行动了。甲龙站在人们围成的圈子中间，挨挨挤挤，望着正在欢呼的伙伴们，眼里闪着泪珠。

甲龙用拳头揉着眼窝从圈子里走了出来，用悲壮坚决的目光环视着那些激动的脸，又开口说道：

“队员们！乡亲们！……”

群众又都平静下来了，望着甲龙。甲龙深思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游击队是朝鲜的军队。想打日本鬼子的朝鲜青年，都集合到游击队里去了。我们虽然扛过日本鬼子的枪，被迫给鬼子当过狗腿子，可是只要我们找到他们，把我们的种种苦情讲明白，他们就一定会收留我们的。伙伴们！不论怎么想，我们就只有这么一条活路了。上山投奔游击队去吧！”

甲龙用闪光的眼睛环视群众的时候，站在他对面的“大学生”向前迈出一步，喊道：

“甲龙说得对！投奔游击队去吧！”

没等话音落地，在他的身后，一双握着机枪的手高高举过了群众的头顶。

“投奔游击队去吧！”

景天大声呼喊着，随后，便竖起了树林似的枪杆，爆发出人们的一片喊声：

“走！”

“上游击队去！”

"走啊！"

喊声不停，而且越来越高亢了。

过了一会儿，队伍朝着后山沟进发了。

炮台工地的岗丘上，站满了给他们送行的老乡们和林场年老的工人。甲龙为了向他们告别，站在群众的前面。在他的身后，站着扛着机枪的景天，还有"大学生"、太植、平安道青年和北青人等许多青年人。

甲龙的一旁站着帼丹爷、林场的老朴头和"青山流水"大伯等这些人。另一旁站着锦顺、帼丹和福姬这些姑娘们，她们挤在一起瞅着他们。锦顺不知道为什么，心神不安，犹豫不定。站在她身边的福姬，一再捅她的腰，但是锦顺仍然是一副犹豫不定的表情。

"甲龙，你真是个好样的！参加游击队去，给你死去的父亲报仇啊！"

帼丹爷把手搭在甲龙的肩上说。

"谢谢您，大爷！"

甲龙低着头说。他抬起头，朝着旁边的老朴头他们说：

"鬼子会再攻上来的，你们快点儿躲开吧！"

"你们放心地走吧！"

老朴头满意地望着甲龙说。

"那么，我们就……"甲龙又低下头来向人们告别。忽然，传来了女人的急迫的话音：

"甲龙哥，等一等，锦顺姐有话跟你说！"

福姬仰起红红的圆脸，走出来说。

甲龙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她们。站在福姬身后的锦顺，不安地抬起头瞅了瞅帼丹爷和老朴头，但是，她的脸上立刻又现出了下定决心的神色。

“大爷，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走！”

锦顺沉着地说。

甲龙明白，锦顺的话不是冲着帼丹爷说的，而是对自己说的。但是，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不禁有些发愣。

“我看这样也好！甲龙，听说游击队里有不少女战士，你们就一起去吧！”

老朴头高兴地赞成说。帼丹爷也表示赞同，说道：

“好啊，锦顺，就跟他们一起走吧！不要惦着你娘，有我们照顾她呢。帼丹，你也跟他们一起去吧！好啦，不要耽搁时间啦。”

“大爷！”

帼丹激动地喊着，一头扑到爷爷的怀里。

“好，大家一起走吧！”

甲龙欢快地喊道。

锦顺用闪着泪花的明亮的眼睛望着甲龙，点了点头。

队伍的前头早已拐进山谷里了。

甲龙、锦顺、景天、太植和村里的姑娘们，稍稍落在队伍的后面，走下山岗去。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天空发晴了，露出了清明的艳阳。队伍象一条弯弯的河流一样转过山头去，前头一排如林耸立的刀枪闪着眩目的光亮。

甲龙走到拐进山谷的路口，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远处的岗顶上为他们送行的人们。他脱下挂在肩上的枪，高高地举起来，向他们摇了摇，然后回过身来，急匆匆地走去了。

在屈辱和欺凌中受尽了折磨，在背叛民族的道路上苦闷地徘徊了多时的甲龙，经过痛苦的生活体验，吸取了血的教训，终于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在走上这条斗争的道路之前，甲龙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觉得，在那晴朗的天边，亲如兄弟的万植和

铁三的那死不瞑目的脸庞，好象正在俯视着他。甲龙还觉得，他在这个世上仅有的亲爱的父亲，他甚至不畏种种痛苦，不惜任何牺牲，甘愿为他献出自己的一切以尽孝道的父亲，也正站在那个天边，哀怨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在失去了他们以后，甲龙才觉悟到，和敌人是不共戴天的，只有走上消灭敌人的斗争的道路，才有真正的孝道和友情，才能争得有意义的生活。他悔恨自己觉悟得太晚了。

但是，过往的事情终究已成事实，不论你怎样跺脚悔恨，也是无补于事的。

不过，现在也还不算晚，献出自己的生命去进行斗争吧，为我们的同胞和父母兄弟报仇雪恨，为光复我们的祖国而英勇战斗吧！

甲龙坚定地宣誓着，迈着有力的步伐向前走去。